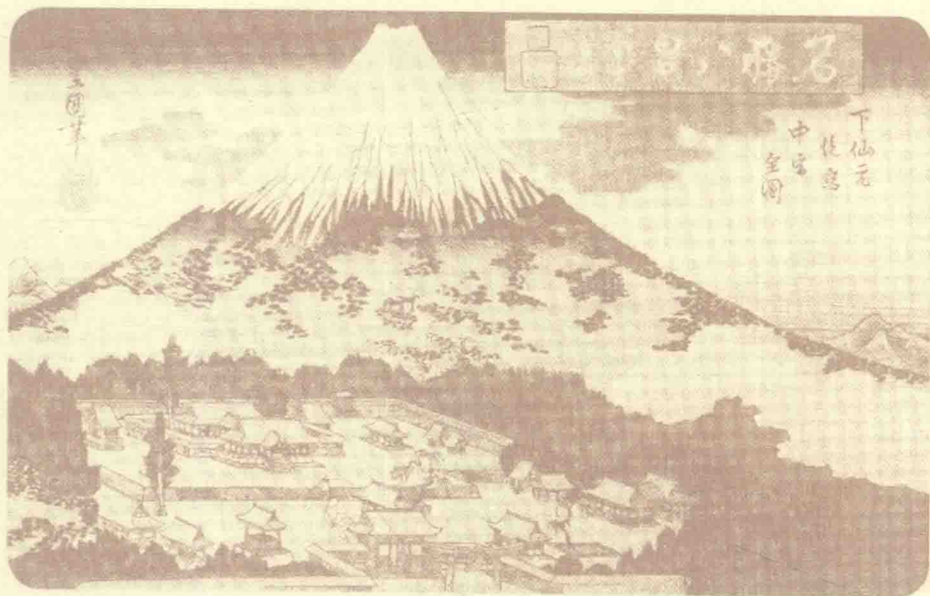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1輯，紀傳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2014重印)

ISBN 978—7—313—08539—9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紀傳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104126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595　字數:11900千字

2012年7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313—08539—9/K311—55

定價:16150.00圓(全十九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静

本册目録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六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藤原兼家　子道隆　道綱　道兼

藤原義懷　藤原惟成

藤原兼家，右大臣師輔第三子也。歲甫十歲，以童昇殿，村上朝累官至左京大夫。○分脈左作右

兼東宮亮。冷泉帝受禪，爲藏人頭、左近衛中將，超兄兼通，敍從三位，任中納言。天祿元年兼右近衛大將，轉大納言，大將如故。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兼通以其位在己上，心不平之。嘗請圓融母后手書，以關白宜兄弟相及之旨，及兄伊尹病革，獻之圓融帝，遂聽內覽，尋爲關白。愚管鈔、大鏡 初兼家女超子入冷泉上皇宮，生三條帝，兼通深忌之。兼家又欲以次女詮子入掖庭，兼通益怒。榮華物語 貞元二年兼通寢疾，兼家料其不可起，急駕入朝。兼通聞而大怒，愚管鈔、大鏡 乃輿疾朝，讓關白於左大臣藤原賴忠，而心欲奪兼家官爵，處之邊遠，然以其無罪，不能逞怒，乃罷大將，更授治部卿。榮華物語 兼家快快不樂，作長歌寓意，哀訴于帝，帝答以稻舟歌，蓋言且忍，不可忍也。大鏡裏書、拾遺和歌集 兼通薨，賴忠用事，憐其沈滯，屢爲請之。天元元年拜右大臣。詮子遂入掖庭，與賴忠女遵子並爲女御，甚被寵幸。既而堀河中宮崩，詮子生皇

子懷仁於東三條第。兼家謂詮子必爲中宮，詮子雖有寵，帝以賴忠故，外示疏薄。五年遂立遵子爲中宮，兼家大失望，自是廢朝參，與諸子家居，詮子亦在家。帝屢遣使存問，且欲慰其意，令皇子著袴於禁內。永觀二年七月相撲節會，帝欲令皇子觀，因名兼家，稱疾不朝。屢趣之，不得已入朝。帝諭曰：朕知天下十六年，漸厭萬機，近將讓位于東宮，宜以懷仁爲儲貳，朕念之久矣。公等不知本意，動有不

平之色、凡人之情、衆子猶慈愛、況朕一子乎、兼家甚驩、既而華山帝受禪、懷仁爲皇太子、榮華物語兼家以爲當爲關白、而賴忠猶關白、帝舅中納言藤原義懷專秉朝政、兼家又家居不出、子藏人道兼爲帝所昵、會女御忯子亡、帝深哀慕之、有將棄萬乘之志、道兼因而勸誘之、愚管鈔寬和二年六月、帝遂出宮、遜于華山、榮華物語、愚管鈔、皇太子卽位、是爲一條帝、兼家大得志、遂攝政、一如良房故事、日本紀略、一代要記、爲氏長者、公卿補任賜內舍人左右近衞番長、日本紀略、一代要記、番長據公卿補任、尋辭右大臣、敍從一位、公卿補任、一代要記、准三宮、日本紀略、公卿補任、一代要記、賜食邑三千戶、一代要記位在三公上、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永延二年兼家年六十、帝賜賀於常寧殿、日本紀略、扶桑略記、百錬鈔、公卿補任、奉幣六十社、宴東三條第、日本紀略、扶桑略記、許輦車入宮門、扶桑略記、一代要記、公卿補任、兼家新造二條京極第、是秋大宴公卿以下、日本紀略、百錬鈔、東宮大進源賴光遺馬三十匹、以頒賓客、召河陽妓

佐酒、以米絹與之、當時宴集之盛、未嘗有也、日本紀略兼家嘗營其東三條第、西對結構、擬清涼殿、時論刺其僭奢、大鏡永祚元年、賴忠薨、兼家代之、拜太政大臣、日本紀略、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正曆元年、兼家寢疾、先是京極第屢有怪、大鏡、榮華物語、移居東三條、榮華物語上表辭攝政、乃爲關白、日本紀略、一代要記、○公卿補任、榮華物語、爲併辭太政大臣、蓋誤、尋剃髮、法名如實、賜度者一百人、日本紀略、一代要記、公卿補任、○紀略一百爲一千大赦天下、免調庸、加賑給、以救其疾、日本紀略敕不改茅土之封、公卿補任准三宮、任人賜爵、皆仍舊、又增封二千戶、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兼家固辭不受、公卿補任、尊卑分脈、遂薨于東三條第、公卿補任、榮華物語、年六十二、公卿補任、日本紀略、榮華物語、帝服錫紵、心喪三月、伏見殿所藏記兼家嘗捨京極第爲佛宇、日本紀略、愚管鈔、榮華物語、號法興院、愚管鈔世稱法興院大臣、又東三條、大鏡信任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每事必與之謀曰、是爲我左右眼、榮華物語又有一巫、往來府中說吉凶、時或有驗、每有人問

事、伏而對、時人呼曰打臥神子、兼家甚信之、動靜云爲皆從其言、授之衣冠、至令枕膝而問焉、(大鏡)初爲納言、夢過逢坂値雪、覺而惡之、以問占者、曰、吉、公有獲班牛、有人果遺班牛、兼家高其術、厚贈而遣之、語于大江匡衡、匡衡曰、是占不叶、今夫逢坂關也、雪白也、公其爲關白乎、明年果爲關白、(江談鈔)子道隆、道綱、道兼、道長、(大鏡裏書)道長自有傳、

道隆、永觀二年累進敍從三位、任春宮權大

夫、寬和中歷權中納言權大納言、敍正二位、永祚元年任內大臣、尋兼左近衞大將、正曆元年、兼家以疾罷、代爲關白、尋攝政、賜隨身、聽牛車、(公卿補任)初兼家竊謂藤原有國平惟仲國平(姓闕)曰、我子誰可嗣職者、(江談鈔、古事談)有國雅與道兼善、(榮華物語)且兼家秉權、道兼頗有力、因言道兼可也、惟仲國平對曰、嫡庶之分、何得紊之、兼家從之、道隆聞之曰、吾獲執政、實非德選、徒以嫡長而已、何足爲眉目、唯以報有國爲喜也、(江談鈔、古事談)及卽職、首奪有國父子官、(榮華物語、江談鈔、古事談、)正曆二年辭內大臣、(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以帝年稍長當親政、(榮華物語)四年遂辭攝政、又爲關白、(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尊卑分脈、)而除目官奏猶準攝政、(公卿補任)長德元年疾、累表辭職、不許、(日本紀略、公卿補任、)請使子伊周權攝省中事、(大鏡、榮華物語)許之、是歲薙髮、尋薨、(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大鏡、榮華物語、)年四十三、(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大鏡裏書、)世稱中關白、(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大鏡、榮華物語、)又稱二條、又稱南院、(尊卑分脈)道隆薨、弟道

兼道長相繼而攝政、時人稱之爲三道、以比昭宣公三子稱三平、(大鏡)道隆風姿端雅、在職頗無闕失、而進妻父高階成忠爲二位、其餘多擢妻黨、時人以此少之、(榮華物語)酷嗜飮、常以藤原濟時藤原朝光爲酒敵、(古事談)三人常同車載酒而出、及醉被髮脫衣以爲快、遂至成疾、不起、臨終、人使其西向念佛、(大鏡)曰、若使濟時朝光在極樂、則吾欲往生、不然則吾不願也、(古事談、愚管鈔、)子伊周隆家自有傳、長子道賴、(公卿

補任、大鏡、資質粹和、夙得令譽、大鏡、爲祖父兼家所養、官至大納言、長德元年薨、世稱山井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大鏡、

道綱長德中官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東宮傅、寬仁四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年六十六、公卿補任、大鏡、世稱傅大納言、尊卑分脈、性貪鄙、後一條帝幼日、道綱侍側、謂曰、殿下曾見撒金乎、曰、未也、道綱曰、美觀莫過焉、乃使藏人取内庫沙金百兩自撒之、帝見而甚悦、道綱起收之、陽爲

棄去、懷之而退、續古事談、子兼經參議、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兼宗武藏守、兼綱右近衛少將、尊卑分脈、

道兼爲人雄傑多髯、榮華物語、心性獷戾、大鏡、榮華物語、華山帝卽位、中納言藤原義懷以外舅親干預朝政、愚管鈔、十訓鈔、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已攝政、道兼探知其意、多方圖之、愚管鈔、時爲藏人左少辨、親近於帝、會女御忯子亡、帝思慕不已、道兼與僧嚴久、開說佛經、勸去位、曰、陛下第早捨身、臣亦奉從、帝遂決意、愚管鈔、古事談、寬和二年六月、夜與道兼潛出宮、幸華山、及期猶預曰、朕且徐思之、道兼趣曰、劒璽既已歸東宮、事不可復止、帝遂往投華山元慶寺落飾、道兼亦當披剃、乃欺帝曰、臣不告父而毀形、永爲不孝之子、請先歸家而訣、拂衣而去、帝始悟爲其所賣、參取大鏡、愚管鈔、古事談、一條帝卽位、兼家攝政、道兼亦被登庸、未半歲、累遷任權中納言、永祚元年拜權大納言、敍正二位、正曆元年兼右近衛大將、明年任内大臣、五年

轉右大臣、公卿補任、及道隆薨、其子伊周忌道兼位望隆盛、密令外祖父高階成忠呪詛、適會道兼疾篤之、其繇宜遷居、榮華物語、乃移其所善藤原相如第、居無幾、詔爲關白、大鏡、榮華物語、尋薨、年三十五、公卿補任、愚管鈔、大鏡裏書、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公卿補任、在職僅七日、榮華物語、世曰七日關白、公卿補任、愚管鈔、稱粟田、又稱二條、稱町尻、公卿補任、道兼常謂、吾有功於父、關白非吾而誰、及道隆薨職道兼甚望之、故其在父喪無戚容、會賓客

遊戲時人醜焉、大鏡子兼隆正二位中納言、爲兼家所養、次兼綱右近衞中將紀伊守、兼隆子兼房歷中宮亮右近衞少將、任備中讚岐等守、敘正四位下、尊卑分脈嗜和歌、而生平未有可稱者、禱柿本人丸、久輸虔誠、一夜夢老翁坐花下、戴烏帽著直衣、左手持紙、右手把筆、似搆思者、兼房心異之、欲就問之、翁迎謂曰、子常慕人丸、懇款切至、故爲見形也、兼房覺而使畫工寫所見、皆不如意、屢改而成、旦夕

拜之、自是才思日進、臨終獻之白河帝、帝竒重之、秘藏鳥羽寶庫、藤原顯季請而摸之、始傳人間、十訓鈔兼房二子、長兼仲左近衞少將、次僧宗圓下野宇都宮別當、尊卑分脈

藤原義懷攝政伊尹第五子也、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天延永觀間爲侍從藏人頭、公卿補任雖無學術而神機穎敏、能諳朝典、大鏡及華山帝登祚、以外舅將柄朝政、資望尚淺、難以遽居台輔、而中外機務專歸義懷、賴忠雖爲關白、而權勢反出其下、愚管鈔與左中辨藤原惟成協替裨益、紀綱頗張、大鏡任參議、遷權中納言、至從二位、公卿補任一日帝會侍臣馳馬、將親馭之、義懷適至、帝愧赧改容、義懷意欲諫之、然以近習環侍而止、曲意騎馬、周旋馳騁、帝意乃安、大鏡既而帝爲左少辨藤原道兼所誘、欲捨身、愚管鈔義懷惟成深以爲憂、於是二人屢伺候左右、一夜帝潛出宮、義懷悲泣輾轉於守宮神前、遣人徧索山林、翌日與惟成追至華山帝已

祝髮、榮華物語事無可奈何、惟成謂義懷曰、君以外戚被重寄、今出而在外、豈可復列朝班、俯仰人世哉、請速披剃、義懷曰、固所欲也、乃爲僧、大鏡、十訓鈔、古今著聞集、袋草子、○古事談以惟成語爲義懷語改名悟眞、又更寂眞、公卿補任、大鏡裏書時人疑其薙染出慫遹不能堅守、而屏居飯室安樂寺、勤行精進、大鏡、十訓鈔、古今著聞集、安樂寺據愚管鈔寛弘五年薨、年五十二、公卿補任子成房信懷、並近衞中將、伊成左兵衞佐、教忠左少將、尊卑分脈

藤原惟成、初名惟賢、後更今名、尊卑分脉左大臣魚名之裔、父雅材有文藻、嘗作鶴鳴九皐詩序、村上帝見而愛之、藏人頭源延光方被眷注、一日帝顔色不懌、延光懼而退、帝召而謂曰、朕委汝耳目、蒐訪人才、今有學生雅材、文辭富贍、何不薦達、朕親擢之、可藏人、延光大駭、立徵之、雅材貧窶不能朝、十訓鈔特命内藏寮賜衣服、十訓鈔、禁秘鈔進至右少辨、尊卑分脉惟成任式部權少輔、十訓鈔○分脉作大輔爲藏人左中辨、日本紀略、尊卑分脉圓融帝末年、朝政廢弛、紀綱紊亂、及華山帝卽位、惟成與義懷振滯革弊、俗返淳素、人稱惟成有力、世受其賚、江談鈔、參取大鏡及帝遜華山、爲僧名寂空、扶桑略記更悟玅、江談鈔、日本紀略一日帝過東坂本、見紅梅盛開艶之、惟成諫其寄蹤空門、留情微物、帝然之、詠和歌而去、古今著聞集永祚元年卒、年三十七、尊卑分脉初惟成家貧、妻善中饋、令人不見其窘、及顯出之、更娶源滿仲女、時議少之、古事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六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藤原利仁

藤原忠文

小野好古　紀淑人

源經基　子滿政

平貞盛

藤原秀鄉　藤原爲憲

藤原利仁、左大臣魚名六世孫也、祖高房越前守、父時長民部卿鎭守府將軍、娶越前人秦豐國女生利仁、尊卑分脈越前敦賀有有仁者、姓闕資產甚饒、利仁爲之女壻、因家焉、今昔物語利仁沈勇多謀略、鞍馬寺縁起矯捷如飛、尊卑分脈諳練兵機、有將帥之器、鞍馬寺縁起少入京師、給事攝籙家、今昔物語延喜中歷上野上總介武藏守、任鎭守府將軍、至從四位下、尊卑分脈下野高座山賊藏宗藏安等、聚結千餘人、剽掠貢調、廷議擇勇將討之、衆咸推利仁、乃命利仁、利仁進至高座山下、時盛夏暑劇、利仁命士卒多作橇、衆不解其意、入夜名一卒問曰、天將雪乎、對曰、否、天晴何得有雪、利仁大怒殺之、少時又名一卒、問之如前、卒懼佯答曰、雪降、利仁大悅、既而夜半雪大作、至曉而止、利仁命士卒乘橇進攻之、賊衆飢凍不能復戰、利仁縱

兵奮擊、大破之、斬獲居多、由是威武大振、鞍馬寺縁起○東鑑曰、文治五年、源頼朝征藤原泰衡、歸路過陸奥田谷窟、是將軍田村麻呂利仁等、各奉敕征夷之時、賊帥惡路王及赤頭構寨之窟也、義經記亦曰、利仁誅賊首赤頭者、據此則利仁在鎭之間、有夷俘叛亂、仍誅之乎、然而實錄諸書無所見、故不書、又按今昔物語曰、文德朝新羅叛命、朝廷詔利仁討之、利仁聞命奮勵、勒兵調船將發、至山崎、忽得疾、仰天踴躍、拔劍擊空者數、遂倒而死、古事談文德朝作宇多朝、並與利仁履歷不合、故不取、利仁子有象爲下野守、任鎭守府將軍、號中將軍、公統內舍人、與善越後介、敘用齋宮寮頭、世稱齋藤、子吉信、孫忠賴、並加賀介、

其族繁衍於加賀、稱加賀齋藤、富樫林等諸族、皆其後也、大束越前權守、久紀壹岐守、尊卑分脈

藤原忠文、左大臣緒嗣曾孫也、父枝良、歷事陽成光孝宇多醍醐四朝、累勞至從四位上參議、忠文延喜延長間、歷修理少進左馬頭左衞門權佐、爲右近衞少將、兼春宮大進、任播磨讚岐介、遷攝津丹波守、敘從四位下、承平中爲大和守、任修理大夫、累進正四位下、

天慶二年拜參議、公卿補任及平將門反、任右衞門督、拜征東大將軍、日本紀略、公卿補任、○補任征東作征夷、今從紀略、忠文方食聞命、投筯而出、賜節刀、不還家而發、東鑑弟刑部大輔忠舒、右京亮藤原國幹、大監物平清基、及源經基等從焉、扶桑略記、古事談、弟據尊卑分脈、途聞將門伏誅而還、十訓鈔特遣忠舒與下總權少掾平公連赴下總、索餘黨、賊徒竄伏、將門記尋兼備前守、公卿補任藤原純友寇太宰府、又拜征西大將軍、純友伏誅、不果行、日本紀略兼民部卿、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天曆元年兼紀伊權守、公卿補任尋卒、年七十五、日本紀略、公卿補任、贈中納言正三位、公卿補任忠文爲近衞司、勤恪匪懈、每宿直、繫寮馬於臥側、聞其齧蕩以警眠、備不虞、古事談、十訓鈔、帝覽貢馬、會二馬相齧、無人能制之、忠文時爲馬寮頭、徑進執轡分之、見者歎服、帝嘗欲聽昇殿、固辭而止、江談鈔晚年上表請致仕、朝廷以其恪勤、優詔不許、外記日記、公卿補任、性苦暑熱、營別業於宇治、每盛夏往而居焉、江談鈔

世稱宇治民部卿、扶桑略記、今昔物語、公卿補任、初將門之伏誅也、諸將遍蒙賞賚、忠文亦自疏陳其勞、下公卿議、大納言藤原實賴曰、忠文軍未至、賊既伏罪、無功可賞、中納言藤原師輔曰、奉敕往討、不爲無勞、古曰賞疑惟重、不可獨遺忠文也、實賴曰、無功而賞、是爲濫賞、朝廷遂從其議、參取古事談、十訓鈔、源平盛衰記、忠文由此深怨實賴、古事談、十訓鈔、其卒也、實賴女女御述子及男左近衞少將敦敏相繼早世、世以爲忠文之

祟、因稱惡靈民部卿。帝王編年記　忠文好鷹、重明
親王特詣其別業、乞得一鷹、途遇鳥數試頗
凡、親王自路歸、更求他鷹、忠文乃臂一鷹出
曰、本欲獻此、恐不中用、王其試之、親王在路
見鳥放之、便入雲去、世謂此鷹五十丈內遇
鳥必擊之、知掣者凡而飛去、人稱其精鑑。江談鈔、今昔物語
子滋望、從五位上備前守。尊卑分脈
小野好古、太宰大貳葛絃子也。公卿補任　資性勇
武、大槐祕鈔　延喜延長間、歷讚岐權掾・春宮權少

進、右京亮・大藏少輔・中宮大進・右衞門權佐、
承平中聽昇殿、敍從五位上、歷兼備前權介・
中宮權亮、任右近衞少將、天慶初敍正五位
下、兼近江權介、公卿補任　及藤原純友反、爲山陽
道追捕使、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兼南海道、日本紀略・外記日記　太
宰權少貳源經基・右衞門尉藤原慶幸・右衞
門志大藏春實等隸焉、造戰艦二百餘艘、直
赴伊豫、先是賊爲讚岐介藤原國風所敗、走
入太宰府、刼掠管內、扶桑略記　好古驛奏其狀、日本紀略　於是好古分兵二道、自率精銳由陸路、慶
幸・春實由海路、會筑前博多津、賊列陣待戰、
數合、春實袒被髮、執短兵、大呼衝陣、斬獲頗
多、賊退去、更乘船逆戰、官軍乘勝奪船放火
燒之、賊大敗、殺傷數百人、溺死者甚多、獲戰
艦八百餘艘、純友單舸走免、尋亦就擒、餘黨
悉平、扶桑略記　遥授從四位下、公卿補任　尋班師、日本紀略
任左中辨、兼備前山城守、爲太宰大貳、未赴
任、天曆初任參議、兼讚岐備中權守、天德中

累進正四位下、兼彈正大弼・左大辨、再任太
宰大貳、應和二年敍從三位、康保四年致仕、
安和元年薨、年八十五。公卿補任
紀淑人、中納言長谷雄次子、紀氏系圖・古今和歌集目錄
延喜延長間、歷藏人・左近衞將監・右兵衞佐、
左衞門權佐、承平中爲河內守、古今和歌集目錄　累
進從四位下、紀氏系圖　六年南海賊起、聚黨數千
人、乘船千餘艘、橫行海中、鈔掠商舶、扶桑略記　敕
以淑人爲伊豫守、日本紀略・古今和歌集目錄○扶桑略記爲伊豫大

介、追捕海寇、賊徒聞其寬恕、望風歸款、魁帥小野氏彥紀秋茂津時成等三十餘人、率衆二千五百餘人來降、淑人給衣粮、班田疇、歸就農耕、海表晏然、（扶桑略記、日本紀略、）天慶初藤原純友將反、淑人累教諭之、純友不聽、遂反見誅、（外記日記）六年遷爲丹波守、天曆初任河內守、尋卒、（古今和歌集目錄、作者部類、）

源經基、貞純親王長子也、親王清和帝第六皇子、以故世稱經基爲六孫王、後賜姓源朝

臣、有武略、便弓馬、善和歌、（尊卑分脈）承平中爲武藏介、（日本紀略、將門記、）豫知平將門蓄異謀、（日本紀略、今昔物語）密至京師奏之、朝廷疑不納、無幾將門果反、（今昔物語）於是嘉賞、授從五位下、（日本紀略）從藤原忠文討將門、（扶桑略記、古事談、）途聞將門伏誅而還、（十訓鈔）尋任太宰權少貳、（扶桑略記、外記日記、○尊卑分脈爲大貳誤）爲追捕凶賊使、（外記日記）從小野好古討藤原純友、（扶桑略記、外記、日記、）及好古班師、特令經基搜餘黨、時純友股肱佐伯是行桑原生行未伏誅、尚聚殘黨、侵掠西邊、官軍與是行戰于日向破之、藤原貞包擒是行、既而生行寇海部郡、經基自率兵接戰數合、遂破之、生獲生行、又獲馬船及器械雜具、生行病創死于獄、乃斬首、併是行傳之京師、賊黨悉平、（外記日記）前後歷式部丞、左衛門權佐、內藏頭、兵部少輔、筑前信濃美濃但馬伊豫武藏等守、鎮守府將軍、（尊卑分脈）天曆中爲上野介、（○上野作上總）一進正五位下、（作者部類、佐竹系圖、○尊卑分脈作正四位上）應和元年卒、年四

十五、（尊卑分脈○本書或作四十一、足利系圖山縣系圖作天德二年卒誤、）有八子、長滿仲、自有傳、次滿政、（○日本紀略、藤原道長記作滿正、）次滿季、治部丞、兵庫助、武藏守、次滿實、陸奧下野掾、次滿快、左衛門尉、相模介、下野守、次滿生、上總掾、次滿重、出羽介、次滿賴、下野守、上野掾、經基之後、繁衍於東國、最爲豪族、（尊卑分脈）

滿政稱八島大夫、或稱村岡大夫、（尊卑分脈）有武略、與滿仲齊名、（續往生傳）家有名馬、曰翡翠、（法成寺攝

政記、源平盛衰記、獻之朝、法成寺攝政記正曆中都下多盜、敕滿政及姪賴親平維時等索之、日本紀略、姪掾尊卑分脈、歷兵部丞、治部少輔、陸奥伊豫武藏等守、爲檢非違使、任鎭守府將軍、子忠重、忠隆、忠國、忠重從四位下刑部權大輔、忠重孫重宗佐渡守、與源義家戰於美濃敗死、重宗子重實仕鳥羽上皇、與弟重時及源光信等稱四天王、重實姪重國、姪孫重知、重季等皆死承久難、重實子重遠爲祖重宗養子、娶義家女、

及重宗敗徙尾張、曾孫山田重忠自有傳、重遠弟重成爲式部丞、保元之難、從源義朝勤王、尊卑分脈平治之亂、代義朝而死、平治物語重成弟重定捕獲源爲朝、以功爲筑後守、忠隆爲駿河守、子齊賴尊卑分脈爲藏人、天喜中盜入禁中、挺刃逼御座、齊賴捕獲之、以功爲檢非違使、扶桑略記、百鍊鈔、尋從源賴義討安倍賴時、尊卑分脈賴義以出羽守源兼長不勝任、奏罷之、薦齊賴代之、陸奥話記後爲出雲守、尊卑分脈

平貞盛、葛原親王玄孫也、父國香鎭守府將軍常陸大掾、貞盛因稱常平太、平氏系圖○按源平盛衰記作上平太誤、承平中國香爲姪將門所殺、平氏系圖、將門記、○神皇正統記云、爲將門所攻自殺、貞盛時爲左馬允在京聞父死、欲報其仇、今昔物語棄官東歸、爲常陸大掾、今昔物語、將門記、貞盛以力不敵、隱忍未發、今昔物語叔父下總介良兼素與將門有隙、諭貞盛曰、親族多爲將門所殺、資財爲其掠奪、而今反欲事之乎、盍與我勠力復讎、貞盛遂從良兼、

與將門戰不利、貞盛以爲久居賊地、恐陷同惡之罪、不如稟朝命聲罪討之、天慶元年潛取山道赴京師、將門聞之、率輕騎追及信濃、貞盛苦戰大敗、僅以身脫、器械資糧盡爲所奪、單騎入京師、既而朝廷給官符於貞盛、到常陸、推問將門罪、將門記將門聞貞盛至、欲迎擊之、貞盛潛匿不出、將門駐軍數日、不知貞盛等所在、因散還其衆、率千許人出下野、今昔物語、將門記、貞盛聞之、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

發兵四千餘人急擊之、將門敗走、保下總幸島、貞盛等乘勝逐北、縱火燒營、將門逆戰、貞盛等奮勇力戰又破之、親射殺將門、賊黨悉平、參取扶桑略記、今昔物語、將門記、以功敍從五位上、扶桑略記、今昔物語○日本紀略作從五位下、將門記正五位上、神皇正統記正五位下、授右馬助、扶桑略記、今昔物語、古事談、任鎮守府將軍、日本紀略、平氏系圖、天祿天延間歷丹波陸奧守、類聚符宣鈔、敍從四位下、印本尊卑分脈、平氏系圖、初貞盛在京師、嘗詣式部卿敦實親王、時將門亦候親王而去、從者

五六人、貞盛遇諸門、入謂親王曰、恨手下無兵、不能殺將門、它日爲天下患者必彼夫也、後果如其言、古事談、子維敍、維將、維敏、維衡、維敍任右衞門尉、歷上野常陸陸奧權守、維將常陸介筑前肥後等守、維敏上野常陸介陸奧守、平氏系圖、維衡驍勇絕倫、與平致頼源頼信藤原保昌齊名、續往生傳、十訓鈔、歷上野常陸介伊勢陸奧出羽伊豆下野佐渡等守、平氏系圖、維衡居伊勢、小右記、子孫因家焉、世稱伊勢平氏、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藤原秀郷、左大臣魚名之後也、祖豐澤爲下野守、父村雄下野權大掾、帝王編年記、尊卑分脈、秀郷稱田原藤太、帝王編年記○源平盛衰記作俵藤太、驍武有籌略、源平盛衰記、延喜末犯罪配流、後爲下野掾、日本紀略、押領使、扶桑略記、今昔物語、敍六位、百鍊鈔、天慶中平將門反、陷關東諸國、凶燄甚熾、扶桑略記、古事談、秀郷陽應之、造其營通謁、將門聞其至喜甚、時方梳髮、不及結束、急戴帽出迎、秀郷以爲彼

今擧大事、而擧措輕佻如此、誅之易易耳、東鑑、治承四年○源平盛衰記云、秀郷將應將門、抵門通謁、秀郷族大兵彊勇、名振東國、將門聞之驚喜、散髮迎接、喋喋款語、秀郷以爲輕率無君人之度、大失望、既而將門設酒饌饗之、方對食、食汚其袴、頻以手揮之、秀郷益鄙之、遂絕將門、今從本書、遂與平貞盛協規同力、攻將門破之、謀畫居多、今昔物語、將門記、源平盛衰記、將門中箭墜馬、秀郷進斬其首、扶桑略記、古事談、以功特授從四位下、日本紀略、扶桑略記、百鍊鈔、○神皇正統記作正四位下恐誤、賜功田、子孫世傳、任下野武藏兩國守、扶桑略記、古事談、拜鎮守府將軍、尊卑分脈、梅松論、

子千時、鎭守府將軍、千晴、（晴字據日本紀略○本書晴作春）相模介、（尊卑分脈○日本紀略作權介）安和中與橘繁延僧蓮茂坐謀廢立、子久頼下獄、千晴流于隱岐、數年召還、（日本紀略○尊卑分脈爲千時事誤）千常、鎭守府將軍、後三世皆襲其職、（尊卑分脈）世稱五代將軍以爲榮、（梅松論、結城文書、）子孫繁衍、爲關東雄豪、（尊卑分脈）

藤原爲憲、右大臣是公之裔也、父維幾常陸介讚岐守、（尊卑分脈、天野系圖、工藤二階堂系圖、）天慶初爲憲從父在常陸、平將門之叛、來圍國廳、府中騷

動、爲憲率國兵三千拒之、不克而逃、後與平貞盛藤原秀鄕勠力討將門、頗有功、維幾因得不解官、（將門記、參取扶桑略記、帝王編年記、）爲憲任遠江權守、爲木工助、授從五位下、稱工藤大夫、子孫繁衍于駿河遠江伊豆等之地、（尊卑分脈、工藤二階堂系圖、相良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六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藤原道長（子賴通、賴宗、教通、藤原有國）

藤原道長、關白兼家第五子、質性豪爽、少負氣、兼家常歆羨從姪公任爲人、激勵諸子曰、我兒不及遠甚、寧得蹈渠影哉、兄道隆、道兼自揆不如、俛首不對、道長獨對曰、小子固不能蹈影、恐終蹈其面而已、飯室有相工、歷見兼家諸子、至道長曰、斯人有奇表、如虎步絕嶮、非他可比倫、工詩歌、兼善射御、（大鏡）源賴光一時猛將、嘗聞其臨急膽定、稱以爲將帥之器、（古今著聞集）年十五敘從五位下、任左近衞少將、稍遷、永延元年敘從三位、兼左京大夫、明年擢權中納言、正曆中轉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兼左近衞大將、（公卿補任）時道隆嗣子伊周弱

冠超拜內大臣、道長疾其驕汰、叔姪之間、恒不相叶睦、長德元年、東三條太后詣石山寺、伊周道長俱扈從、途半、伊周有故方還、乃下車啓事、太后爲駐車、道長旋馬迫伊周曰、日已垂昏、何爲濡遲、伊周不平然無如何、道隆聞而怒其輕侮大臣、太后雅重道長而疏伊周、帝方寵中宮、以故親遇伊周殊厚、伊周且暮侍內、密間太后、兼詆道長、帝頗聽信之、（大鏡）是歲道隆寢疾、帝以道隆請、令伊周攝內覽、既而道隆薨、詔其弟道兼代之關白、道兼就職、數日亦薨、（榮華物語、愚管鈔、）伊周以爲已當得關白、帝意亦在伊周、而輿議歸道長、道長亦自謂、令伊周當事、必亂天下、攝籙之任、捨我而誰、太后亦勸帝用道長、帝意不移、太后垂泣固請、帝不得已、（參取大鏡、愚管鈔、）詔道長以本官攝內覽、尋拜右大臣、（公卿補任、大鏡、愚管鈔、）爲氏長者、（公卿補任）既而伊周及弟隆家坐事配流、中宮不勝憂沮、截髮爲尼、（榮華物語）道長轉左大臣、進正二

位、依祖父師輔故事、賜童六人爲隨身、無幾罷之、更賜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近衛各四人、公卿補任長保二年、道長長女女御彰子立爲中宮、上東門院是也、生後一條帝・後朱雀帝、日本紀略、皇胤紹運錄道長漸弄威權、帝厭之、至晏駕後、道長視帝手書叢蘭欲茂、秋風吹破、王事欲寄、讒臣亂國、以爲指斥己、怒而手壞之、參取愚管鈔、古事談暨三條帝嗣位、道長僭恣滋甚、帝龍潛時納右近衛大將藤原濟時女娍子、生小

一條院、道長又進其女妍子、遂立爲中宮、娍子爲皇后、大鏡・榮華物語帝在位無幾、患目疾、道長屢勸帝禪位、帝惡之、既而不愈、增劇、決意禪位、而欲使小一條爲新帝之儲貳、道長沮之、曰、諸皇子無堪儲君者、唯先帝第三皇子可、帝益憤之、無復禪位之意、乃詔道長准攝政儀、令視除目、因謂近侍曰、朕今以除目委任道長、使彼所爲不義邪、自取天譴、朕則不與焉、其後道長促帝不已、帝遂讓位後一條帝、

帝年僅九歲、以小一條爲儲貳、道長攝政、小右記聽帶劍、賜內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兵衛各六人、公卿補任准三宮、賜年官爵、益封三千戶、給帶刀資人三十人、如良房故事、明年傳攝政於子賴通、敘從一位、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及三條帝崩、道長乃廢小一條、立後朱雀帝爲皇太弟、日本紀略・大鏡尋拜太政大臣、寬仁二年、聽中重內乘輦車、辭太政大臣、及內舍人隨身、公卿補任是歲十月十六日、女威子立爲中宮、道長不勝喜、

詠和歌寓志曰、固能庸乎麼、和我庸圖所憶望不模知頭幾乃加階黨流去登母奈之徒於望斃麼、小右記初道長未顯達、與伊周角射、道長注矢祝曰、吾女得配宸極、則中之、一發破的、伊周繼射、不中、道長再注矢曰、吾至攝關、則中、又中之、道隆不悅、命罷射、至是一家三后、位極人臣、果如其意、大鏡三年、以疾祝髮、日本紀略、愚管鈔、榮華物語、法名行觀、又更行覺、日本紀略、愚管鈔、詔行非常赦、益封二千戶、日本紀略受戒東大

寺、公卿多從之、日本紀略、小右記、榮華物語、皇太后以下候問旁午於道、小右記、榮華物語、萬壽四年疾篤、詔免天下調庸大赦賑卹以救之、又賜度者千人、日本紀略、車駕臨問、視其羸瘦憂懼泣下、道長奏謝曰、自古秉政者衆、而隆盛如臣殆罕、聖恩深厚、無復可言、帝若問所欲言、道長乃奏曰、法成寺落成、董役者未有賞、唯此爲憾、榮華物語、帝即便下敕、徙家司等級、賜法成寺封五百戶、十二月薨、年六十二、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榮華物語、帝爲服錫紵、心喪三月、小右記、祭祀節會、多從停廢、小右記、日本紀略、扶桑略記、長元元年、以其墓列荷前例幣之數、左經記、道長累爲國之外戚、政柄專歸己、高下在其心、一條帝以來、天子屢幸其第、錫賚重疊、富重於皇室、小右記、榮華物語、後一條帝嘗患瘧、使僧綱祈禳、而瘳、賞絹須若干匹、御府供進、不得如數、乃取諸道長家給之、寛仁初營上東門私第、課諸國司供其役、其輸大石也、至撤民舍戶牀藉地、遏行人令曳之、

第成、王公以下、贈遺相繼、小右記、甚信佛乘、每六齋日禁天下殺生、榮華物語、屢供養佛堂、其儀准御齋會、日本紀略、初造淨妙寺於木幡先塋、榮華物語、大鏡裏書、置別當所司、給僧侶冬夏服、後創法成寺於京極、欲媲之東大寺、大興功役、榮華物語、令公卿採宮中諸司及神泉苑乾臨閣等石、以充其用、小右記、土木未及就、道長罹疴、賴通欲亟其事、乃令諸國寧緩於公事、勿怠此役、於是公卿以下、日發數百役徒、遐邇奔湊、不日而成、榮華物語、病革、徙居于此、小右記、榮華物語、世稱法成寺攝政、又曰御堂殿、尊卑分脈、所著有蓮府祕鈔、其日錄曰法成寺攝政記、法成寺攝政記、道長有妻二人、曰倫子、曰明子、倫子左大臣源雅信女、生賴通教通彰子妍子威子嬉子准三宮、是稱鷹司殿、明子左大臣源高明女、初高明謫于筑紫、明子尚弱、爲叔父盛明親王所育、既而父叔俱亡、東三條院憐其幼孤、取而養于宮中、撫視殷勤、侍女奉御、皆分給焉、后

諸兄皆欲得之、后不許、道長獨得通、遂生賴宗、能信、顯信、長家、敘從三位、是稱高松殿、參取榮華物語、大鏡、明子敘從三位、據公卿補任、能信自有傳、顯信小字苔君、幼信佛乘、任右馬頭、無幾出家、爲僧、大鏡更名長禪、尊卑分脉長家幼名小若君、大鏡美姿儀、善和歌、倫子養爲己子、特加眷愛、居之於御子左家、榮華物語累經清顯、長元寬德間、任權大納言、兼民部卿、公卿補任、榮華物語康平七年薨、年六十、公卿補任、尊卑分脉世稱御子左大納言、尊卑分脉

賴通幼名鶴君、一代要記、榮華物語、大鏡年甫十二、敘正五位下、尋爲侍從、寬弘長和間、累遷任權大納言、公卿補任道長逼三條帝勸禪位、帝憂憤莫如之何、因欲使皇女禔子內親王下嫁賴通、以得道長歡心、乃召道長諭旨、小右記、榮華物語道長雅欲之、以告賴通、賴通前已娶具平親王女、不欲尚帝子、及聞父言、黙然有憂色、道長曰、男子何止一妻、且汝未有子、宜廣求繼嗣、遂強尚焉、會賴通寢疾、辭以具平爲祟、絕婚、榮華物語後一條帝卽位、任內大臣、代父攝政、爲氏長者、無幾爲關白、遷左大臣、康平二年、以病辭官職、不聽、大赦天下、救病、公卿補任、定家記、四年拜太政大臣、尋辭、公卿補任永承中捨宇治別莊爲寺、名平等院、扶桑略記治曆三年、車駕幸之、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扶桑略記、賜封三百戶、賴通飾船奏樂、迎駕奉獻、極其精豐、駐蹕三日、扶桑略記敕曰、前太政大臣、名雖君臣、義如父母、一代要記乃准三宮、賜年官爵、食邑三千戶、內舍人近衞資人、

導良房故事、明年帝不豫、扶桑略記、百錬鈔、賴通辭關白、仍諮詢政事、公卿補任、一代要記、今鏡、初後朱雀帝疾大漸、顧命賴通輔帝、而欲以後三條帝爲其東宮、賴通意不欲之、曰、立東宮尚未晚也、○十訓鈔、東鑑並曰、後朱雀帝疾大漸、賴通受顧命、言及東宮、則黙而不應、弟能信詭言諷帝、既而後三條帝得爲東宮、今鏡故賴通與東宮不協、榮華物語至是屏居宇治、委遠政務、榮華物語、今鏡、賴通嘗欲傳關白於子師實、密啓之上東門院、后以非道長夙志、致手書於

帝勿聽其請、由是傳關白於教通、而約他日必傳之師實、而教通久無傳意、賴通責之曰、卿宜踐舊約、吾見師實居職、足瞑目矣、教通曰、非吾所得而私、賴通憾焉、（古事談）延久四年剔髮、法名蓮花覺、後更寂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承保元年薨、年八十三、（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今鏡、榮華物語）世稱宇治殿、（尊卑分脈、今鏡、榮華物語）賴通承父祖餘烈、專制朝命、（大鏡、愚管鈔、）驕侈過於道長、嘗作高陽院、華麗無比、（榮華物語）教通造二條第、亦極宏壯、賴通不悅、謂師實曰、大營私宅、充塞街衢、無乃踰制乎、師實曰、固也、雖然家族所爲、孰敢容議乎、賴通領焉、自是競廣第宅、互以侈麗相高、（古事談）

子通房、美姿儀、（愚管鈔）善和歌、（今鏡）至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公卿補任、尊卑分脈、）蚤薨、（今鏡、公卿補任、）無嗣、（尊卑分脈）次子師實、自有傳、師實弟俊綱、其母方娠、出嫁讚岐守橘俊遠、故冒姓橘氏、後賴通收爲子、時人見俊綱著直衣、呼曰橘直衣、俗謂革易曰直蓋、謂俊綱改姓也、任尾張守、修理大夫、居伏見里、稱伏見修理大夫、家甚富饒、而居宅多勝、一時歌人會集吟咏、率無虛日、嘗侍白河帝、帝問近京勝境、俊綱對曰、石田第一、又問其次、曰、高陽院、帝曰、然則鳥羽第三乎、曰、如夫鳥羽宮地、眺望不甚奇絶、唯以官家所創、世人徒艷稱焉爾、如論第三、則其臣之伏見乎、時人稱其眞率、（今鏡）嘉保元年卒、年六十七、（中右記）

賴宗、小字巖君、（大鏡、一代要記、）工和歌、時論與貫之兼盛相配、（今鏡）少累陟清顯、治安元年任權大納言、（公卿補任）長久末右近衞大將闕、賴宗謂已當補之、而姪通房超拜、賴宗大失望、杜門不朝、無幾通房薨、賴宗爲右近衞大將、（榮華物語）永承二年拜内大臣、康平元年敍從一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聽輦車入宮門、（公卿補任）三年轉右大臣、治曆元年薨、年七十三、（公卿補任、尊卑分脈、）稱堀河右大臣、（尊卑分脈）子兼賴、正二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兼賴弟俊家、長元中補藏人頭、坐殿上淵醉使人

毆藤原經輔削籍、○古事談曰、寛德二年有殿上淵醉、頭中將俊家就席氣洩、滿坐掩口、俊家乃齧柑子以亂衆耳、藤原經輔耳語傍人曰、柑子及不鳴、衆皆失笑、俊家愧忿、引笏毆經輔、因坐不敬削籍、按俊家此時既爲從二位參議、不應稱頭中將、而事亦鄙猥、今不取、無幾復官、日本紀略、歷代皇紀、長曆長久間任參議、進從二位、永承三年爲權中納言、治曆初轉權大納言、承曆中至右大臣、永保二年薨、年六十四、公卿補任○一代要記作六十二、世稱大宮右大臣、尊卑分脈 其日錄曰大右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俊家善謳、禁直日偶至紫宸殿、觀櫻花盛開、憑

欄擊節唱櫻人曲、樂工多政方聽而不堪感發、亦舞地久樂、人傳稱焉、寶物集、古今著聞集、子宗俊、權大納言、次師兼、參議、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次基俊、在歌人傳、次基賴、鎭守府將軍、尊卑分脈 次宗通、權大納言、俊家弟能長、出爲叔父能信子、至内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能長弟基貞、美濃守、尊卑分脈 基貞弟能季、權中納言、公卿補任 稱伊勢中納言、尊卑分脈

教通、小名世治君、大鏡 寛弘中累進任左近衞權中將、敍正三位、長和二年直任權中納言、治安元年爲内大臣、永承元年兼皇太弟傅、明年任右大臣、天喜康平間聽輦車牛車、轉從一位左大臣、公卿補任 代賴通爲氏長者、治曆元年、賜左右近衞番長各一人、近衞各三人爲隨身、四年代賴通爲關白、公卿補任、扶桑略記、後三條帝卽位、累表辭關白、不聽、罷左大臣、公卿補任 時帝禁國司再任、教通將作南圓堂、因請再任如故、帝奮髥震怒曰、國家特重攝關者、以

其或爲外祖之故爾、朕則異於是、何憚之有、峻卻其奏、教通艴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而出、帝不得已、召還許之、續古事談 大和國司與興福寺爭訟、帝親決之、意在國司、教通不悅、帝曲從之、愚管鈔 延久二年拜太政大臣、尋辭、承保二年薨、年八十、贈正一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稱大二條殿、尊卑分脈 所著有澄池記、二東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子信家、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

（補任）稱山井、（今鏡、尊卑分脉、）信家弟信長、累歷顯官、延久元年拜内大臣、（公卿補任）教通薨、欲令信長代已關白、而從弟師實代之、（榮華物語）承曆四年拜太政大臣、（公卿補任、扶桑略記、）不歷左右大臣、而直拜相國、此爲其始、（源平盛衰記）寬治二年敘從一位、嘉保元年薨、年七十三、（公卿補任）稱九條、（今鏡、尊卑分脉、）

藤原有國、字賢、右大臣内麻呂之裔也、六世祖眞夏、（尊卑分脉、字據江談鈔、）大同中爲右近衛中將、任山陰道觀察使、弘仁初罷觀察使爲參議、

坐事左降備中權守、父輔道豐前守、（公卿補任）有國少善事父、嘗隨父赴任、父暴病卒、有國請命泰山府君、祈求懇至、俄而父蘇、人以爲孝感、（古事談、十訓鈔、）貞元中敘從五位下、累歷石見越後等守藏人、右中辨任藏人頭、敘從三位、正曆中坐事除名、（公卿補任）初關白兼家臨終、欲擇諸子令襲職、謀諸有國、有國推道兼、兼家不從、用平惟仲言、遂以長子道隆襲職、道隆以此怨有國、至是竟被中傷、（江談鈔、古事談、）人皆冤之、

及後道隆死、道長秉柄、爲太宰大貳、時道隆子伊周以罪左遷太宰帥、有國在任聞之、慨然曰、我以彼父公之故、無罪遭削奪、猶且以爲辱、況彼人以戚畹貴族、遠投荒裔、其辱想當如何、乃使其子廣業迎謂曰、屬有官守、不能郊迎、凡百供億有闕、惟公所命、吾老尚存、獲事君于斯、吾竭誠之時也、乃餽以品物數十、供設備至、伊周大慙、然意感其厚、殊相親善、人以此稱之、（榮花物語）長保元年兼彈正大弼、

三年任參議、敘從二位、寬弘八年薨、年六十九、（公卿補任）有國與藤原惟成、竝以文章名世、（本朝文粹）有國嘗以名簿與惟成、惟成驚曰、藤賢式大、本是一雙、何以乃爾、答曰、寧入一人之胯、欲超萬人之首、（江談鈔、古事談、○江談鈔式大惟成字、然惟成任式部大輔、則式大非字明矣、）有國爲人穎敏有才幹、爲攝政道長所親任、道長嘗營東三條第、令有國監之、西泉透廊南柱、中閒一架、不施長押木、道長視以爲不牢、有國不辨而止、及上東門院册

立、始入內、輿輦自此出、廊架闊然、無所障礙、有國仰指廊上視道長、道長始悟其慮深遠、（十訓鈔、古事談）上東門院臨產而難、道長甚憂之、遽開障子自內出、咨諸卿、將祈禳焉、時有國在坐答曰、既已娩、又何禳矣、言未畢、女侍走告皇子生、皆呼萬歲、後道長問有國、何以知之、曰、向見公開障子出、謂障子者已開、以是知之、（十訓鈔）嘗有人圖暗打有國者、有國聞之、在暗處持油立、果有來打而過者、便以油灑其

袖、明日認以爲驗、其人不能爭逃、其機警率此類也、（江談鈔）子廣業、公業、資業、廣業累歷文章博士、播磨守、式部大輔、左大辨、至參議從二位、公業中宮大進、資業累官至從三位式部大輔、家號日野、廣業孫正家、有文學、善和歌、對策及第、（尊卑分脈）累官任左少辨、兼文章博士、（辨官補任）與大江匡房齊名、後三條帝方親信匡房、而正家未爲帝所知、會禁中火、公卿侍御未有至者、帝出御南殿、正家直入奉內侍

所出之、入右近陣索乘輿、就階前奉迎、帝怪問爲誰、對曰、左少辨正家、帝曰、汝辨官也、宜近御前、正家遂奉帝而出、於是正家得自以名通於帝、時人稱其敏捷、（今鏡）後至正四位下右大辨、兼藏人頭、永保初實政外補、正家亦左遷爲若狹守、（辨官補任）後爲盜所傷死、（尊卑分脈、百鍊鈔）年八十一、子俊信、左少辨、資業子實政、（尊卑分脈）實政長元末賜學料、尋補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公卿補任）後三條帝之爲皇太弟也、實政

以宿儒爲春宮學士、帝特親信之、情意款密、相懽如朋友、（十訓鈔）侍讀十五年、康平中出爲甲斐守、（公卿補任）帝爲賦詩餞之曰、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古事談、十訓鈔、今鏡）又賜和歌以慰諭之、（新古今和歌集、古事談、十訓鈔）帝登極、再爲春宮學士、延久四年爲左中辨、（公卿補任）初帝在東宮、實政奉使春日社、至木津、遇藤原隆方、隆方自負門地、陵辱實政、實政歸、泣訴之東宮、至是隆方爲權左中辨、而實政求左中辨、帝曰、

凡事不容毫有背理、初任左中辨、豈宜直為正官哉、時藏人頭藤原資仲在側曰、實政欲一日解木津之憾耳、帝沈思良久、廼曰、朕將請之天照大神矣、遂越隆方任左中辨、適隆方在朝、聞有除目、以為己得左中辨、既而特兼備中權守、慙恨而退、（今鏡、參取續古事談、隆方備中權守據辨官補任、）實政白河朝累官至參議、永保中遷太宰大貳、（公卿補任）尋授從二位、寬治二年、坐八幡宮事流伊豆、在途薙髮、朝廷趣而遣之、無幾

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子敦宗、式部大輔、（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一百三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六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實資 子資平
藤原能信
藤原伊周 弟隆家

藤原實資、乳名大學丸、（大鏡）參議齊敏子也、祖父實賴養爲己子、（公卿補任、大鏡、榮華物語）甚見愛、其珍寶莊園咸歸焉、（大鏡）少屢歷清要、長保三年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是時左大臣藤原道長累世權威、加以后父專總朝政、逞縱威福、及三條帝嗣位、道長驕蹇殊甚、朝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朝廷綱紀日益頹弛、實資獨侃然正色、無所回撓、帝亦竊倚賴之、（參取小右記、大鏡、榮華物語）初宣耀殿女御入宮有幸、生小一條院、枇杷中宮之立也、帝欲立

女御爲皇后、然憚道長不決、道長揣帝意嚮之、而外示贊襄、內實沮礙、及册拜日、廷臣佞媚之徒、恐其補皇后職、悉往中宮所居、逃避朝命、帝遣使召之、衆皆不應、以醜言陵侮敕使、如參議藤原正光、至以瓦礫投之、實資適有疾、聞之曰、天無二日、土無兩主、實資豈可畏權臣而忽朝命哉、卽時力疾、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數輩入朝、預嘉會、帝深德之、密諭實資子資平曰、朕淹在東宮、不知物情、常謂一旦登極、何事不如意、而今不獲爾、昨日立后、自公卿以下、咸憚左大臣、不應敕喚、惟須大將經理、朕深嘉忠懇、自今以往、庶事必與大將議、卿其以是密報、俾大將知之、愼勿泄焉、實資聞敕諭、大感喜曰、食祿之身、恒恐素餐之責、臣子之義、安可不奉命乎、會道長病、時有流言、實資隆家等喜道長病、實資曰、此言何所從來、榮辱有命、何足恤也、于時帝久患眼、道長因逼令禪位、後一條帝、而以皇長

子小一條院爲其儲副、欲使實資爲東宮大夫、實資輙辭謝曰、身典親衛十六年于此、衰老日迫、警衛或懈、重以顯要、益非所堪也、事遂寢、寬仁三年刀伊寇西海、敕符太宰府討擊而郤之、奏捷京師、公卿會議酬賞、權大納言藤原公任、中納言藤原行成等曰、所下敕符、雖有賞募之文、而符未到府、先既發兵、不宜加賞、實資駁曰、昔在寬平中、新羅侵對馬、

島司文室善友不待敕符、擊走寇賊、朝議加賞、苟有功可錄、何問敕符到不到、此而不賞、將何以勸後、權大納言藤原齊信亦同其議、賞遂行焉、（小右記）治安元年拜右大臣、（公卿補任、日本紀略）尋兼皇太弟傳、（公卿補任）萬壽三年聽駕牛車入宮門、不就班列直上殿、（日本紀略）長曆元年敘從一位、（公卿補任）永承元年薨、年九十、（公卿補任、扶桑略記、）世稱後小野宮、（尊卑榮華物語、○尊卑分脈作寬德二年薨、年九十二、分脈）日錄曰小右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實資性明達方

正、不阿權貴、初上東門院入內也、道長要一時名輩、作屛風和歌、藤原公任爲其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獨拒不作、乃歎曰、豈有官列上達部、而受大臣命、作其屛風歌者乎、我未之前聞也、況於法皇之尊乎、公任身出華胄、職典廷尉、當自異凡流、而阿從之甚、何心敢爾、道長使人懇祈、實資固辭不作、及後一條帝立中宮、百僚咸會、道長謂實資曰、我賦和歌、子肯和乎、實資諾、既而和歌出、蓋

其意以天下爲己有之義也、實資惡其僭慢、詭辭贊之不和、（小右記○藤原清輔袋草子引小右記、爲不和秀歌之故、實者誤、）帝有凶夢、心惡之、或白宜講最勝王經以除之、實資曰、夫佛所說、亦非釐正法政之事乎、若能政務循理、則災眚自熄、陛下留念省察、帝然其言、（小右記）園城寺僧明尊、夢關寺牛自稱迦葉佛、乃率徒侶、往而膜拜、於是朝野靡然赴之、獨實資不往焉、（今昔物語）賴通爲關白、暴禁京師婦女戴笠著襪、時有違犯者、吏

輒毀剥實資非之、曰、都下婦女、戴笠覆面、以詣佛宇、亦善心之所向、任其所爲可矣、況無妨害於公乎、方今憲令之可設非一、而何汲汲於此哉、小右記○著聞集曰、後朱雀帝惡廷臣褻太長、其弊漸至侈靡、與實資議所以矯之、實資奏曰、愚臣先稱因此蒙譴、杜門家居、則廷僚當不禁而自革、乃停朝參叡日、於是朝貴肅然、悉復舊規、按與大鏡所載藤原時平事大同、蓋傳聞之誤、今不取、實資少修操行、人或姍笑之、實資不以爲意、益勉飭勵、嘗移居新宅、爐火飛燒簾、俄頃延及屋宇、衆皆喧擾來救、實資止之、人怪其故、

曰、徼火倏發、終不可救、蓋天災也、縱令救而滅、別有災大於此者、亦不可測也、徐徐駕車而出、唯携一笛、餘無所顧、人服其曠達、十訓鈔道長嘗有邪祟、實資往候、鬼忽憑人曰、賢者方來、我不欲見此人、欻爲解散之狀、病即瘳、古事談時人號曰賢右府、十訓鈔、今昔物語、尊卑分脈、然性好土木、終歲修葺相繼、斧斤之聲常不絕、殆與東大寺相比、以此頗招物議、大鏡實資初無子、養兄高遠子資平爲子、參取

尊卑分脈、大鏡、後生二子、曰資賴、曰某、某爲僧、稱良圓、大鏡資高從四位下筑前守、尊卑分脈資賴歷伯耆守、小右記、大鏡、刑部少輔、小右記至正四位下攝津守、尊卑分脈初後一條帝視除目時、攝津國司闕、實資爲執筆、自請闕白曰、天曆舊臣實資、身歷仕七朝、冀以此勤勞、賜攝津國司、即敕許之、實資拜謝、遂以資賴補之、古事談資平長德中任侍從、敘從四位上、公卿補任及三條帝登極、以父故甚被親暱、帝嘉其恪勤、欲

置之清貫、擬辨官暨藏人頭、道長竝沮之、小右記長和四年遂補藏人頭、長曆中累進至正二位、治曆元年任大納言、三年薨、年八十二、公卿補任嘗著水眞餘流記、決戶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子資房、資仲、資房參議正三位、尊卑分脈日錄曰春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子資宗、公房、資宗正四位下右馬頭、尊卑分脈公房參議正三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資仲、長元中歷任讚岐權守、侍從右近衞少將、長久延久間累官至權中納言、承曆四年爲太

宰權帥、寛治元年薨、年六十七、公卿補任 嘗著節會鈔、仁和寺書籍目錄 子顯仲善和歌、爲從四位下左兵衛佐、尊卑分脈 嘗侍白河帝宴、詠柳臨池水和歌、以勝間田池託興、時池廢既久、人嗤其紕繆、呼曰勝間田兵衛、袋草子

藤原能信、攝政道長第五子、寛弘中敍從五位上、歷任侍從兵衛佐藏人、長和初兼中宮權亮、累遷左近衛權中將、敍從二位、寛仁元年任權中納言、敍正二位、無幾陞權大納言、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公卿補任 後朱雀帝在東宮、道長進其女嬉子爲妃、妃生後冷泉帝、不正位於宮闈而薨、及後朱雀帝卽位、立禎子内親王爲中宮、以能信兼中宮大夫、前此后妃多出於藤原氏攝籙家、是時能信兄賴通爲關白、而無女可爲后者、因子養其妻女姪嫄子、納諸掖庭、於是改中宮稱皇后、嫄子稱中宮、參取榮華物語愚管鈔、 因以能信爲皇后宮大夫、公卿補任、榮華物語、 寛德二年、帝違豫、欲禪位後冷泉帝、

而令後三條帝居東宮、賴通受顧命而退、愚管鈔、十訓鈔、 能信知賴通沮議、躬近御牀、詭言白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帝曰、是何言、朕將置之東宮、前謀之關白、曰事未晩也、故止、能信曰、聖慮已然、宜早決定、不可過今日也、卽日立尊仁親王爲皇太弟、後三條帝是也、以能信爲東宮大夫、世稱其讜言、今鏡、愚管鈔、 治曆元年薨、年七十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後三條帝在儲位、能信養妻兄藤原公成女茂子納宮、生白河帝、榮華物語、今鏡、愚管鈔、 帝卽位、以外祖父贈能信太政大臣、扶桑略記 常曰、朕微此人、不得居此座、愚管鈔 凡言及能信、則稱曰大夫殿而不名、其見追崇如此、今鏡、愚管鈔、

藤原伊周、幼名小千代、大鏡、榮華物語、 關白道隆第二子也、公卿補任、榮華物語、 才貌邁人、特爲道隆所愛、榮華物語 兄道賴爲祖父兼家養子、大鏡、榮華物語、 以故早擢顯職、累進中納言、榮華物語 伊周正曆中任參議、拜權中納言、公卿補任 道隆恒憂伊周官階

不如道賴、俄遷爲大納言、（榮華物語）敍正三位、又超叔父道長等拜内大臣、（公卿補任）時年二十一、（大鏡）道隆既嬰疾、不能視事、因請令伊周權攝省中事、又敕文書宣旨先經關白而後覽之、伊周謂事合專委我、何煩經關白哉、道隆從而請令爲關白、帝不聽、唯隨身從其所請、（小右記）道隆甍、伊周身在喪次、横預朝政、多所裁定、首華易衣服制度、自謂代父職者必我也、而以叔父道兼屬尊望重、竊憂之、令外祖高階成忠呪詛、既而道兼爲關白、伊周憤恚、道兼尋甍、伊周喜以爲果得所願矣、（榮華物語）初東三條太后及道長與伊周不協、而伊周以中宮兄爲帝所親寵、（大鏡）太后雅惡其爲人、謂是兒一旦執權、幾誤國事、（愚管鈔）因屢請帝令道長爲關白、帝不得已聽之、伊周益憤、時論譏其不自揆焉、（大鏡、榮華物語、愚管鈔）太政大臣爲光二女孤居鷹司第、伊周私其姉、華山法皇亦聞其妹美、書挑之不聽、法皇屢往窺之、伊周疑

其與姉通、以告弟隆家、隆家曰、兄勿憂、我能辦之、長德元年、隆家率輕俠數人、夜覘法皇歸自鷹司、欲放矢怖之、誤中御衣、（○按百錬鈔爲二年正月事、今攷小右記元年七月廿七日條、其爲元年事明矣、故今從本書）事喧傳京師、帝雖粗知聞、爲法皇愬之、不驟推窮、伊周又修太元法、呪詛東三條太后、故事太元法唯官修之、人臣所不能爲也、事發覺、帝震怒、二年四月、遣檢非違使收之、官使宣敕、貶伊周太宰權帥、隆家出雲權守、伊周驚怖不肯出、檢非違使圍守其第、伊周夜半竊出圍、詣木幡先塋告別、（○按小右記、百錬鈔、古事談皆曰、適愛太子山、未知孰是）先是中宮有娠、出居伊周第、翊日帝責中宮出伊周、中宮陳不在、帝大怒、索之甚急、檢非違使入第偏搜索、其夕伊周歸自木幡、兄弟乃赴配所、伊周道病、帝聞而憐之、敕安置伊周于播磨、隆家于但馬、是秋伊周聞母疾、亡歸匿居西京、（榮華物語）帝復命檢非違使徙於筑紫、（公卿補任、榮華物語）三年遣赦還京師、（公卿補任、大鏡裏書）

扶桑略記、○按榮華物語以爲長德四年皇子敦康生、卽召還伊周兄弟、誤長保元年中宮生皇子敦康、日本紀略、小右記、二年道長女女御彰子立爲中宮、日本紀略因改中宮稱皇后、無何皇后崩、日本紀略、百錬鈔三年復伊周本位、公卿補任、百錬鈔、五年進從二位、公卿補任寛弘二年敕居大臣下大納言上、參預朝政、公卿補任、百錬鈔、小右記、五年准大臣、賜封一千戸、尋敍正二位、公卿補任、一千戸據日本紀略、稱儀同三司、公卿補任、職原鈔、尊卑分脈、伊周常謂、敦康親王後必登青闈、及中宮生皇子敦成、大失望、時會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呪詛敦成、道長召明順責之、明順憂懼數日而死、榮華物語六年伊周坐呪詛事、停朝參、既而赦之、公卿補任、日本紀略、百錬鈔、七年疾篤、臨終誡其子女曰、我平生意令男陟顯職、女爲后妃、今命之窮至此、不可奈何、汝等愼勿誤身於人、以辱我名、道雅汝勿恥居下位、布世媚權、忍爲之、則不如晦跡山林爲僧也、又謂隆家曰、吾儕宿志不遂、賫恨入地、今以道雅託子、善教督

之、薨年三十七、榮華物語稱帥内大臣、公卿補任子道雅、從三位左京大夫、顯長、從五位上縫殿頭、尊卑分脈

隆家幼名阿古、大鏡一條帝時累歷官階、正暦五年進敍從三位、長德元年任中納言、時年十七、○按扶桑略記、爲長德二年年十七、二年貶出雲權守、道病、安置但馬、公卿補任會母病、外祖高階成忠代隆家上書請歸養、不省、扶桑略記、本朝文粹、亡幾與伊周俱赦歸、爲兵部卿、公卿補任、大鏡、榮華物語、自是絕交罕出、道長詣賀茂、公卿皆從、隆家列在後行、道長慮其不平、同載而語、且擠曰、衆謂子前遭讒、我所奏定也、子意亦然、是時奉行詔旨、我豈加一辭、若我專之、今日何得詣此社、天鑒在上、寧可欺罔、道長與廷臣會飲、宴酣曰、如此之席、無隆家不樂、乃遣書招之、坐客霑醉、釋衣讙呼、及隆家至、爲之斂容、道長促隆家釋衣、隆家諾而未肯、藤原公信自後褫其衣、隆家作色曰、我素非爲卿等所侮弄者、今

乃坎壞至此、衆咸失色、道長笑曰、我今日聊與諸君遊戲、子亦強爲之、躬起釋其袍、隆家乃悦、大鏡長保四年復本官、敘從二位、公卿補任隆家常欲敦康親王居東宮、及一條帝大漸、就臥内候顧命、時道長威權日盛、帝雖愛親王、而憚道長不肯冊立、隆家歸家拊膺憤歎、居常鬱鬱不樂、大鏡長和中兼皇后宮大夫、公卿補任竊有出外之志、加患目疾、時宋國醫來筑紫、欲就療之、會太宰大貳闕、隆家求補其闕、大鏡

廼任權帥、按本書作太宰帥、今據公卿補任、朝野羣載、及赴任、賜宴晝御座、小右記進正二位、公卿補任、小右記在治有政績、爲士民所歸嚮、大鏡寛仁三年、刀伊寇對馬壹岐二島、攻殺壹岐守藤原理忠、進入筑前怡土郡、小右記隆家命郡人文室忠光等拒之、頗有殺獲、賊又至那珂郡、隆家再遣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明範等拒之、賊船奄至、欲燒警固所、府兵奮戰、賊衆多中矢、退于能古島、數日賊抵志摩郡船越津、隆家豫遣權檢

非違使財部弘延邀擊、賊逃去、隆家乃遣小貳平致行種材等數將、發船三十餘艘追擊、賊抵肥前松浦、前介源知擊走之、朝野羣載致行等船泊博多津、隆家聞諸將逗撓、遣少貳源道濟督趣之、將士皆謂賊船頗多、請益戰艦、一時齊發、種材獨奮曰、若待造舩而發、賊徒既逃、我忝功臣後、犬馬之齒過七旬、雖非一夫之用、願單身當賊隕命王事、道濟壯之、同其議、勒兵解纜、既而賊徒遠去、事乃止、小右記

隆家上諸將士功、朝廷賞種材爲壹岐守、大鏡種材者、對馬守春實孫、春實天慶中與小野好古、俱討兇賊藤原純友者也、大鏡、秋月系圖是歲隆家罷帥歸京師、治安三年辭中納言、尋爲大藏卿、長曆二年復任太宰權帥、長久三年辭帥、寛德元年薨、年六十六、公卿補任、大鏡裏書子良賴、正三位權中納言、經輔、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一百三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

列傳第六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源滿仲（子賴光　賴信）
平維茂
藤原保昌

源滿仲、鎮守府將軍經基長子也、仕村上冷泉圓融華山四朝、爲人有勇略、善和歌、（尊卑分脈）自王公以下皆器重之、朝廷賴爲爪牙、（今昔物語）累歷常陸介武藏攝津越前伊豫陸奥等守左馬權頭治部大輔、拜鎮守府將軍、至正四位下、聽内昇殿、（尊卑分脈）天德中賊倉橋弘重等夜入其家掠資財、滿仲射獲弘重、鞫索捕其黨中臣良材紀近輔等、（古事談）後賊又圍其家放火、煙焰甚熾、延及三百餘家、越後守宮道弘氏來救之、中賊矢而死、滿仲拒而卻之、（日本紀略）

安和二年、橘繁延（繁延據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愚管鈔、源平盛衰記作繁敏、）藤原千晴僧連茂等謀奉爲平親王作亂、滿仲亦預其謀、既而有憾于繁延、（源平盛衰記）遂與武藏介藤原善時上變告之、（日本紀略、扶桑略記、）辭連親王外舅左大臣源高明、右大臣藤原師尹欲排陷高明代其位、故專奏讞其獄、（源平盛衰記）敕遣滿仲弟檢非違使滿季搜捕其黨、流繁延千晴等、賞功進滿仲善時階、（日本紀略）滿仲性好漁獵、忍殺生、其子僧源賢深患之、與惠心院僧都源信誘道之、滿仲大感悟、（古事談、今昔物語）乃召從士謂曰、我久從戎事、未嘗一日懈緩、明日當剃髮、我爲武人、止於今夕、汝輩善爲衛護、卽使兵五百擐甲負弓矢環館達旦、明日遂剃髮、（今昔物語）更名滿慶、（尊卑分脈）號多田新發意、（源平盛衰記○按神皇正統記曰、攝政兼家剃髮稱入道、故當時無敢稱入道者、如源滿仲、亦剃髮稱新發意云、）悉放鷹鷂、燒網罟、（古事談、今昔物語、）從士五十餘人亦從而剔髮、（今昔物語○古事談作男十六人、女三十餘人、）受戒之日、至殺生戒、佯睡不

聽、後陰造源信曰、向弟子受戒、心深戒殺、而使家人知之、恐生輕侮之心、故不輒奉教、意師之不悅、是以來謝耳、(古事談)遂歸佛乘、頗通止觀之旨、(小笠原系圖)滿仲嘗居攝津多田、故家號多田、(尊卑分脈)天祿元年創多田院、(帝王編年記、尊卑分脈、今昔物語、天祿元年、據編年記、)長德三年卒、(尊卑分脈)年八十六、(諸系圖竝云、寬和二年剃髮、年七十五、長德三年卒、年八十五、按寬和二年至長德三年、相距十二年、諸系圖誤矣、今推甲子訂之、)卽葬多田院、安其像、(多田院文書)後土御門帝文明四年敕贈從二位、

(親長記、多田院文書、)初滿仲以爲鎭護之任、非有利劒、不足以示威、數鳩冶工、多作刀劒、皆不愜其意、聞筑前有良工、因召而使作、亦不如意、工憂之、祈神七日、精鍊六十餘日、乃得二刀、滿仲大悅、試斬死囚、其餘勢一截其鬚、一斷其膝、名曰鬚切膝丸、源氏世傳寶之、(平家物語劒卷)子賴光、賴親、賴信、僧源賢、賴親歷左衛門尉檢非違使、信濃大和等守、敍正四位下、(尊卑分脈)永承四年興福寺僧徒來攻其館、其子前加賀守賴房等拒戰卻之、殺傷頗多、(扶桑略記)僧徒愬訴于朝、五年朝議定其罪、流賴親於土佐、(扶桑略記、百鍊鈔、歷代皇紀、尊卑分脈、)賴房於隱岐、(扶桑略記、歷代皇紀、○尊卑分脈作肥前)康平五年復賴房本位、(扶桑略記○尊卑分脈作死配所、)賴親子孫稱大和源氏、(尊卑分脈)源賢小名美女丸、幼而就學於延暦寺、舉措獪惡、後事僧源信、折節求法、終有所得、(小笠原系圖)號多田法眼、(尊卑分脈)好和歌、所著有樹下集二十卷、(八雲御鈔)傳于世、

賴光爲人英武驍勇冠世、善射、以將略稱、歷事圓融華山一條三條後一條五朝、累歷攝津伊豫美濃等諸國守、兼內藏頭、遷左馬權頭、聽內昇殿、至正四位下、(尊卑分脈)長保中爲東宮大進、侍皇太子、時有狐臥于殿上、皇太子命賴光射之、賜御弓及蟇目矢、對曰、臣壯歲或射麋鹿之類、久不試藝、中之不易、如其不中、適足以墜家聲、敢辭、皇太子強之、乃射中其胸、狐墜地、皇太子及羣臣感其能、以弱弓

重矢射中之、賜寮馬賞焉、賴光拜謝曰、此非微臣射藝之功、唯藉祖先神祐之力也、（今昔物語）寬仁中改造皇外祖母京極第、賴光進其器用、凡家中所須物、無不悉備、極其精巧、藤原道長甚驩、（小右記、榮華物語、）弟賴信初事藤原道兼、嘗謂我能殺關白道隆、使吾主人代之、我提劒突入、誰得防之哉、賴光聞而大駭、責諭曰、汝勿妄言、得志誠難、縱雖能殺、一旦事泄、則主人何得爲關白、若事不發露、代爲關白、沒

世之間、蔽之亦甚難矣、賴信乃服、（古事談）治安元年卒、（尊卑分脈）賴光嘗夜過賴信宅宴飲、適見繫一人於廄中、問彼何人、賴信曰、鬼同丸者也、賴光曰、彼多力、何不嚴其縛、賴信乃令繫以鐵鎖、鬼同丸聞其言大怨之、爾夜賴光醉臥賴信家、鬼同丸脫鎖逃出、潛上承塵、將伺便刺之、賴光召從士警衛左右、鬼同丸不得發、欲要諸歸路、乃赴鞍馬、至市原、殺野牛、匿身其間以待之、既而賴光至、源綱平貞道等從、（綱姓據尊卑分脈、劒卷、貞道姓據今昔物語、）賴光見牛羣游、令從士射之、綱見斃牛、射中之、牛突然而起、俄而鬼同丸跳出、揮刃逼賴光、賴光挺刀斬之、遂墜其首、人服其勇武、（古今著聞集）綱貞道與平季武（季武姓據今昔物語）公時、（姓闕）竝在賴光部下、以驍勇齊名、世稱曰四天王、（劒卷）綱祖仕任武藏守、父宛稱箕田源次、綱爲源敦所子養、敦者滿仲婿也、（尊卑分脈）綱養母居攝津渡邊、（劒卷）因以渡邊爲氏、（太平記）初宛與貞道父良文竝居東國、

各恃其勇武不相下、適有人間之者、二人大怒、欲與相接戰、以确勝負、乃刻日定約、各率兵數百、出陣于野、既而良文使人謂宛曰、與率衆而戰、曷若單騎相當、以決雌雄、宛亦然之、於是二人徑前注矢、良文發矢、宛回身避之、宛發矢、良文亦如之、縱橫馳騖、交相發矢、而不能中焉、二人各服其技、乃相謂曰、吾與子、非有深讐、欲一戰以校勝負耳、今已各試其技、亦可以已矣、乃輟兵講和、深相結託云、

（今昔物諸）綱曾孫直有勇力、（尊卑分脈）仕源義家、從陸奥役、（奥州後三年軍記）賴光子賴國、賴家、賴基、賴國仕至左馬權頭、賴家在歌人傳、賴國六世孫行綱任伯耆守、爲藏人、世居攝津多田莊、稱多田藏人、（尊卑分脈）後白河法皇謀滅平氏、權大納言藤原成親諭密旨於行綱、啗以重利、委將帥之任、行綱許諾、既而意中變、以爲衆寡不敵、勢必難成、事若發覺、禍至無日、乃馳至福原、以狀告清盛、清盛大驚、流竄成親等、世

惡其反覆、（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及源賴朝起、行綱欵附源義經、義經之去京師赴南海也、路歷攝津河尻、行綱帥兵邀之、反爲義經所擊破、（東鑑）

賴信爲人剛果明決、練達兵法、與兄賴光齊名、又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賴、竝以驍勇稱、而賴信爲之稱首、（十訓鈔）仕一條三條後一條後朱雀四朝、歷治部權少輔、左馬權頭、伊勢陸奥甲斐等諸國守、爲上野常陸介、拜鎭守府將軍、至從四位上、（尊卑分脈）長元元年前上

總介平忠常作亂於下總、朝廷命檢非違使平直方中原成道討之、（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忠常侵掠州郡、勢甚強大、（今昔物語）二將屢攻之、久而無功、（日本紀略、扶桑略記）三年九月、更敕賴信及坂東諸國司討之、（日本紀略）賴信時爲甲斐守、（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小右記）率兵抵常陸將攻之、（○按本書以此爲賴信爲常陸介時事誤、據小右記、賴信任常陸介、在長和中、攷紀略略記小右記、竝書甲斐守賴信、故今訂之、宇治拾遺以爲上野介時事亦誤、）左衞門尉平惟基諫曰、忠常依阻嶮隘、軍鋒甚銳、難可猝攻、請俟兵集而

行、賴信不聽、遂率兵赴下總、惟基率騎三千來會鹿島、忠常臨大水設壘、悉收舟檝、賴信招之、忠常不從、賴信集衆問攻戰之術、咸曰、無舟何以濟軍、賴信曰、如環水而行、則徒曠日、賊益固守、意賊恃險不設備、如直濟而出其不意、則可一鼓而拔、不如急攻之、我嘗聞此河有淺處、廣一丈許、水僅及馬腹、豈軍中有能知之者乎、有眞髮高文者、進曰、我濟之

熟矣、請先渡、遂馳入水、令一卒從其所行、立葦爲標、於是全軍亂流而進、忠常果不設備、見大衆至、不敢逆戰、惶怖出降、軍士相謂曰、吾徒皆生長此地、而知其津渡者、不過三人、將軍始來而能言之、殆非人之所及也、今昔物語明年六月、頼信以忠常歸京師、忠常病而道死、斬首傳于京師、扶桑略記、百鍊鈔、左經記朝廷嘉其功疇賞之、頼信懇請曰、臣恭奉敕旨、討逆賊、而未及接戰、賊倉皇就擒、實是天威之所致、臣

何力之有、臣向謬蒙國恩、忝任四國、而衰老日迫、難從事於遠任、如得改任丹波、則臣志願足矣、既而又以其母墳墓在美濃、請任其守、小右記明年遂爲美濃守、春日若宮神主所藏編年殘篇後遷河內守、尊卑分脈、今昔物語初關東有良馬、頼信求而得之、及歸京、有盜欲路奪之、多方計之不得、行至京師、偵之、子頼義心欲得之、入侍頼信、頼信逆謂之曰、我得良馬、明旦當與汝、頼義悅而留宿、會風雨甚、盜乘間偷馬而去、頼信以爲盜必東國人、負胡簶單騎逐之、頼義亦驚起、執弓矢騎而東馳、至關山及之、盜乘其馬徐徐涉水、夜黑咫尺不辨、頼信謂頼義必來在後、顧而呼曰、射之、言未訖、忽聞弦聲、其馬驚逸、鐙摭有聲、頼信曰、盜斃、汝取馬來、乃先歸就寢、頼義遂得馬而還、頼信心深嘉之、明日飾其馬與之、初頼信爲上野介、右兵衛尉藤原親孝從在其國、縛盜於家、盜脫枷鎖遁出、劫親孝兒爲質、走據壺屋、擬刃其胸、

親孝驚悲、不知所爲、固囑家人曰、莫敢逼近之、如使彼殺兒、則寸斬其肉何益、走見頼信泣訴之、頼信笑曰、勇士臨事、不顧妻子、如何以一兒之故、狼狽如此乎、乃自往視之、盜見其至、屏息不敢仰視、捉兒益急、頼信叱曰、汝欲殺此兒乎、將欲免死乎、明言之、盜對曰、我豈爲殺之乎、苟爲活命之地耳、頼信曰、速舍此兒、我不汝殺、盜懾伏從之、頼信命曳出盜、親孝請斬之、頼信不許曰、彼窮爲盜、貪生劫

兒、不忍深罪也、且我與彼約、豈可食言哉、乃與之糧馬弓矢而去、（今昔物語）永承三年卒、（尊卑分脈）年八十一、（諸系圖竝云、康平三年卒、年六十、武田系圖、小笠原系圖竝云、安和元年生、永承三年卒、年八十一、比諸系圖較詳、今從之、）子孫相繼皆名于世、（今昔物語）子賴義、賴清、賴季、賴任、義政、賴義自有傳、賴清肥後陸奥等守、子孫號村上、賴季掃部助、號井上、皆居信濃、賴任號河內、義政號國井、（尊卑分脈）

平維茂、鎭守府將軍繁盛孫也、父兼忠、上總介、（平氏系圖爲繁盛子、今從今昔物語）維盛少有勇略、從祖父貞盛甚奇之、養爲子、（後拾遺往生傳、元亨釋書）貞盛多養姪及從姪爲子、維茂年最少、行居十五、故曰餘五、初維茂在陸奥、與國豪族藤原師種爭田、（師種據尊卑分脈、○本書作諸任）訟守藤原實方、實方不能斷、交生嫌隙、集兵相攻、既而師種避維茂勢強、歛兵奔常陸、維茂侮之、不設備、師種急來襲之、維茂夜聞水鳥驚覺、師種至、急起戒兵、見卒僅二十人、維茂使妻子逃避、身親力

戰、及曉自火其宅、士卒皆傷死、維茂被髮著婦人服、潛逃匿萑葦間、師種徧檢其屍、燒爛不可識別、謂維茂既死、大喜而去、維茂士卒聞變至者數十人、維茂大呼曰、我不死、汝等無憂、乃督士卒欲急追之、皆曰、彼衆我寡、不如暫避其鋭、而圖後擧也、維茂曰、昨夜我自分萬無勝理、而挺身獨奮者、誠恥彼謂望風而潰走也、忍辱苟生、不如一死之快、彼狃一勝而不虞後、我襲其不意、則無不克、我意已決、去留任汝所欲、士卒皆奮躍而從、師種路過妻兄大君家、大君拒不納、而爲酒饌餉之、師種至櫪原饗士卒、士卒卸鞍醉臥、維茂追及之、師種見維茂至、騷擾失度、維茂急擊敗之、斬師種、乃進至其宅、令曰、男子殺勿遺、婦女勿傷、遂放火燒之、擒師種妻、禮送於大君而還、自是維茂威名大著關東、（今昔物語）時人服其勇敢、推稱將軍、（東鑑文治四年）後爲出羽介、（印本尊卑分脈）拜鎭守府將軍、（印本尊卑分脈、東鑑、○按維茂歷任、諸書無所考定、）

蓋在一條三條後一條之朝、卒年八十、世稱餘五將軍、維茂篤信佛教、練習法華、屢從僧源信問法焉、後拾遺往生傳、元亨釋書、東鑑、○世傳維茂嘗過信濃戸隱山、有羣盜、佯作婦人粧誑維茂、又著夜叉假面劫之、維茂擊殺之、口碑所載、不贅于此、又按越後蒲原郡小川莊平等寺維茂所建、寺有維茂墓云、子繁貞繁兼繁茂繁職繁茂出羽介、平氏系圖○本書繁茂作繁成、今據東鑑訂之、繁茂玄孫長茂自有傳、

藤原保昌大納言元方孫、父曰致忠、尊卑分脈天曆中爲藏人、除備後守、江談鈔歷右京大夫右

馬權頭、敍從四位下、尊卑分脈永延中坐保輔事免、日本紀略長保元年射殺前相模介橘輔政子及其家僮、今昔物語、長保元年據小右記、日本紀略、廷議決其罪、流于佐渡、小右記、日本紀略、○江談鈔曰、村上帝問天文於賀茂保憲、致忠屢奉旨往復、粗曉天文、後偶在廁、對人談天文、有飛矢中柱、致忠驚曰、固當然、上廁說天象、故熒惑射我、而以今歲有木星之助、故中柱耳、怪誕不經、故不取、致忠娶源允明女生保昌、尊卑分脈○按本書作元明親王、而當時無其人、蓋醍醐皇子源允明也、故今訂之、保昌爲人膽智勇決、膂力過人、精達武藝、今昔物語與甥源賴信等齊名、十訓鈔兼

善和歌、後拾遺和歌集爲左馬頭、小右記歷任丹後大和攝津等守、丹後守據古事談、十訓鈔、大和左經記、攝津歷代皇紀、今昔物語、作者部類、至四位、作者部類○按正從上下未詳、長和中帝幸左大臣道長第、觀競馬、以賽馬肥壯、賜保昌物、小右記保昌赴任丹後、路歷與謝山、有一老者、騎馬戴笠而倚樹下、從者欲叱而下之、保昌戒之曰、視彼據鞍按轡、所謂一人當千者、殆非庸人、既而遇平致經率衆而至、見保昌曰、公向見老翁乎、是我父平五大夫也、田舍

翁素疎禮法、恐有失敬、致經既去、保昌顧謂從者曰、向從汝等言辱之、則悔何及焉、十訓鈔、古事談、保昌嘗冬夜微行、時有巨盜袴垂者、多力善走、劫剽爲業、見保昌欲褫其衣者數矣、保昌吹笛而回顧、袴垂不覺心悸、謂非常人也、拔刀擊之、保昌叱之、袴垂惶怖伏地、保昌問其名、乃自首、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非碌碌者、從吾而來、復吹笛、從容而行、既而還家、與之絮衣而誡曰、乏則復來、勿侮人而受害、

今昔物語長元九年卒、年七十九、歷代皇紀尊卑分脈、有子僧快範、號島禪師、尊卑分脈議者謂、保昌固非將種、而以武幹見稱、朝廷重焉、惜子孫無復繼業者云、今昔物語保昌弟保輔、○江談鈔爲兄任右兵衛尉、尊卑分脈爲人貪戾凶暴、事多不法、永延中下獄死、續古事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源經信 子基綱
藤原齊信
源俊賢
藤原公任 子定頼
藤原行成

源經信、民部卿道方第六子、公卿補任 博識多藝、公卿補任、古今著聞集、 妙和歌、與藤原公任並稱、八雲御鈔、 古今著聞集、 長元初敘從五位下、爲參河權守、長暦寛德間、任刑部少輔、少納言、左馬頭、永承中進正四位下、公卿補任 圓融院八講、經信赴會、過北野廟前、不下車、人怪問其故、對曰、四位不拜二位、於式有之、菅公存日、位不過二品、沒而爲神、何享非禮哉、古事談、東齋隨筆 天喜治暦間、歷左右中辨、藏人頭、遷右大辨、任參議、兼伊豫權守、延久初爲中宮權大夫、兼大藏卿、累敘正三位、轉左大辨、公卿補任 帝詣住吉、羣臣獻和歌、經信作序、其歌曰、於岐豆加是布岐珥計羅志奈須美庸志能麻都能志豆延遠、阿羅布志羅奈美異、日經信謂子俊頼曰、古今集所載、躬恒住江之歌、譬諸任大臣、其大饗之日、吾歌當入中門就史生席乎、俊頼曰、大人豈出躬恒下乎、以今論之、大人之歌、猶

一大納言徐步昇南階、與大臣對坐耳、經信悦、袋草子、古今著聞集、十訓鈔、 語人曰、躬恒歌、如老翁戴錦帽、彈琵琶、憑紫檀几、眺望吟詩也、對此者唯我此歌也、十訓鈔○按三五記或評此歌曰、如松下緑苔、山風灑洒之地、八十老翁戴錦帽、憑紫檀几、坐虎皮、彈和琴吟望、又曰、帝問經信曰、汝歌與躬恒歌孰勝、對曰、臣歌當對躬恒、然實出躬恒之上、其自負如此、袋草子亦載此事、與此稍異、 承保元年爲皇后宮權大夫、兼勘解由長官、尋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 白河帝幸西河、設詩歌管絃三船、選一時名輩、隨其所長分乘之、三船

既泝中流、經信猶未至、帝不懌、頃之經信來、跪沙汀、喚曰、請回船、乃上管絃船、彈琵琶、獻詩歌、帝欣然、蓋經信以長於三事、不斥言其船也、（古今著聞集、十訓鈔、）事與公任相類、世竝稱美之、御府有二琵琶、曰玄象牧馬、世傳以爲名器、帝召經信、試彈牧馬、且問曰、二器孰勝、經信奏曰、昔一條帝使源信明兄弟試之、信明彈玄象、弟信義彈牧馬、牧馬勝焉、相換而彈、玄象勝焉、然則非器之有優劣、惟由人之工拙

耳、乃彈玄象、果如其言、（古今著聞集）承曆初敍正二位、四年高麗王遣使請名醫丹波雅忠、事下公卿議之、經信後至曰、高麗王之病、於我何與、遂不遣、（十訓鈔、續古事談、承曆四年據百鍊鈔、）永保初兼民部卿、尋轉權大納言、兼皇后宮大夫、嘉保元年爲太宰權帥、二年赴府、（公卿補任）路宿筑前筵田驛、會八月十五夜、驛邸有大槻樹蔽月、經信命伐之、通宵彈琵琶朗吟、其風致如此、（古今著聞集）承德元年薨於府、年八十二、（公卿補任）經

信資性穎敏、遇事能斷、有人射狐於其社頭、社以狐爲神事、及廷議將處之法、經信謂曰、白龍魚服、挂豫且之密網、由是其人得免罪、（續古事談）源定通爲童殿上人、廷議欲官之、經信曰、嘗聞童子任官者、唯宇治關白之牧牛童耳、滿坐逌然、事竟寢、（古事談）延喜以後、無歌可觀、唯有公任經信、經信殆逼古風、然世無識者、後人謂如楚有屈子、此時藤原通俊亦以歌自負、常與經信大江匡房等、互相論難、匡

房才出通俊右、通俊奉白河帝命、撰後拾遺、經信著難後拾遺集、凡朝廷和歌會、經信無不與、或爲判者、或爲序者、世稱天下判者、（八雲御鈔）嘗居桂里、稱桂大納言、（尊卑分脈）其日錄曰帥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子基綱、俊頼、（尊卑分脈）俊頼歌人傳、基綱承德初補藏人頭、任參議、康和長治間、累敍正三位、拜權中納言、永久四年兼太宰權帥、至正二位、明年薨于府、（公卿補任）年六十八、（尊卑分脈）基綱善琵琶、與藤原宗俊政長等齊名、

古今著聞集其赴太宰、白河法皇面敕曰、卿以衰暮遠赴任、琵琶秘曲、料應有所付授、基綱奏曰、臣二子闇劣、皆非其器、孫女雖幼、性甚聰慧、非二子之所及、臣之所得傳而無遺、及基綱甍、帝思其言、召見其女、與琵琶彈之、女年僅十三、凡其秘曲、咸能奏之、帝大感賞、十訓鈔、參取體源鈔、

藤原齊信、太政大臣爲光第二子也、公卿補任資質英敏、練習典故、愚管鈔、十訓鈔寬和正曆間、累歷

左近衛中將、補藏人頭、兼備中播磨等權守、後任參議、長保中敘從三位、爲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補檢非違使別當、寬弘初、帝幸松尾及平野社、齊信爲行幸行事、車駕還宮、特擢從二位、班在藤原時光藤原公任上、世以爲榮、尋陞正二位、轉權大納言、長和中兼按察使、寬仁四年爲大納言、公卿補任萬壽中蹈歌節會、右大臣藤原實資爲內辨、著座于陣、拜閱宣命、帝起入內、右近衛中將源師房當唱警蹕、而齊信從傍唱焉、衆皆愕眙、古今著聞集藤原行成記其失錯於扇、子行經持而入朝、左近衛少將源隆國誤執其扇、遂以其事播於衆、齊信怨之、古今著聞集、古事談、行成曰、我無意愛憎、常尋繹禮儀、每有朝會、退而注記、故姑書之、以備遺忘、而家兒偶誤攜去、爾吾實不知焉、時人以爲行成與齊信不相能、授意其子、佯爲不知者、古事談長元八年甍、年六十九、公卿補任齊信辭藻宏麗、才藝優長、與源俊賢藤原公

任藤原行成、其名相上下、世稱四納言、愚管鈔及甍、朝野惜之、榮華物語藤原伊周嘗論曰、公任齊信、可謂詩敵、譬諸相撲、公任善倒人、而不能倒齊信、至文章、亦爲伊周所許、江談鈔後一條帝修清暑堂神樂、公任當擊拍子時、齊信隨班坐公任上、公任以爲彼非能管絃者、必辭之、乃試爲讓、齊信不辭擊之、始終協律、事竣、公任謂齊信曰、足下何時習之、曰、是亦朝儀一事、不可不知、是以略學焉耳、古事談、十訓鈔、齊

信多子、皆夭、養弟公信爲子、無何而卒、（榮華物語）又養右衞門督藤原懷平子經任、經任累歷參議左兵衞督、檢非違使別當、權中納言、叙正二位、至權大納言、治曆二年薨、（公卿補任）

源俊賢左大臣高明第三子、仕圓融華山一條朝、歷侍從、兼備後介、左近衞少將、補藏人、任右中辨、兼太皇太后宮權亮、（公卿補任）俊賢素與關白道隆相善、道隆私謂俊賢曰、藏人頭自古重其選、方今才能見稱者誰乎、對曰亡

踰於僕者、道隆頷焉、遂擢補藏人頭、由是俊賢常德道隆、（古事談）既而叙從四位下、兼右兵衞督、長德元年任參議、尋兼勘解由長官、右近衞中將、治部卿、播磨守、累叙正三位、寬弘中任權中納言、叙正二位、寬仁元年任權大納言、尋上表辭之、爲民部卿、萬壽四年薨、年六十九、（公卿補任）俊賢嘗從關白賴通遊北山、路有堂舍、衆將入、俊賢止曰、適日北方不塞、恐將有凶穢、驗之果有載屍車置廡下、衆嘆服、（古事談、十訓鈔、）二子顯基隆國（尊卑分脈）隆國自有傳、顯基隱逸傳、

藤原公任、關白賴忠長子也、（公卿補任）天元三年加元服於清涼殿、帝親授冠、（日本紀略、帝親授冠、據扶桑略記、○按略記爲二年事、恐誤、）叙正五位下、（日本紀略、公卿補任、歌仙傳、）尋爲侍從、永觀寬和間、任左近衞權中將、兼尾張伊豫權守、進正四位下、永祚初補藏人頭、兼備前守、正曆三年拜參議、長德長保間兼左右衞門督、檢非違使別當、任中納言、叙

正三位、（公卿補任）爲人聰敏博綜衆藝、善賦詩、工音樂、最長和歌、（參取大鏡、十訓鈔、古今著聞集、）與源俊賢藤原行成俱爲納言、掌典禮、而至於朝儀式目、則多出公任之手、議者謂進退禮容、不及其所識、（江談鈔）寬弘初藤原齊信位次超公任、公任觖望、稱疾不朝、上表辭職、不允、遣右中辨藤原經通就第叙從二位、促令入朝、（續古事談）無幾任權大納言、進正二位、兼按察使、（公卿補任）攝政道長與羣卿遊于大井川、浮詩歌管絃三

舩、各選其才乘之、道長謂公任曰、足下多能、將駕何船、公任請乘和歌舩、他日語人曰、使我作詩如歌者、必播名于世、悔當時不駕詩舩、（大鏡、古事談、○十訓鈔、袋草子、古今著聞集爲詩歌兩舩）萬壽元年喪其愛女、憂念不輟、遂上表致仕、意欲薙髮、然恐兒孫不肯從、託造堂避方忌、而入北山長谷別莊、遂祝髮爲僧、性素不好色、其妻先爲尼、自是獨居、常樂閒寂、（榮華物語）長久二年薨、年七十六、（扶桑略記）世稱四條大納言、（榮華物語）所著有

北山鈔、和歌九品論義、新撰髓腦、前十五番名所和歌集、及深窓秘鈔、金玉集等書、又撰和漢朗詠集、授女壻藤原教通、（又撰以下十訓鈔、女壻姓名據榮華物語）公任受業於高岳相如、以故朗詠集中多載其句、（江談鈔）嘗與具平親王論和歌曰、貫之歌仙也、親王曰、何得及人麻呂、公任不然之、後日各撰秀絕十首議之、八首人麻呂勝、一首優劣不辨、而貫之僅得一首勝耳、（古事談、袋草子）公任心不服、退自撰歌仙三十六人秀歌、左右相配、至今傳世、（袋草子、左右相配據藤原爲家弘長歌合序）子定賴、

定賴美姿儀、善和歌、（榮華物語）兼工書、寛弘中歷侍從右近衞少將、長和三年爲右中辨、兼中宮權亮、（公卿補任）是歲帝將幸春日社、定賴爲行事、時定賴從者與敦明親王奴鬭爭、定賴怒令從者毆之、幾死、親王訴之於帝、帝方震怒、敕藏人藤原永信、下宣遣撿非違使收定賴從者及用事者中務丞源光成、進士橘爲通、

左大臣道長奏曰、捕其諸司官人進士輩、於事不細、當以敕命傳於臣、而永信直下其宣、請先論永信罪、於是帝暫停宣、既而收定賴從者、停其行事、五年大嘗會、定賴當爲行事、攝政賴通雅知其情慢廢事、用右少辨藤原資業代之、乃語衆曰、若定賴才能賢則賢、然緩怠亦甚、我聞博雅才人、文筆管絃、無所不該通、而天下緩怠之白者也、定賴豈其匹耶、白者猶言知名者、（小右記）定賴嘗詐稱關白賴

通之言、朝源顯定賴通聞之、面責曰、攝關豈嘲人乎、由是停朝參幾半歲、蓋顯定黨賴通、定賴黨教通、其相惡如此、江談鈔 寛仁元年敍正四位下、補藏人頭、公卿補任 定賴嘗與諸殿上人飲於尚侍直廬、與藤原兼房互相嘲謔、兼房怒陵辱之、藤原資業勸定賴罷歸、兼房欲奪其冠、定賴走而免、兼房追至其家、投瓦礫於門內、大詈而還、世譏其爲藏人頭而威嚴不行也、小右記 四年任參議、兼右大辨、治安二

年敍從三位、長元中任權中納言、長久三年奉敕書宮殿榜、特賞敍正二位、尋兼兵部卿、寛德元年以病免、乃薙髮、明年薨、年五十一、公卿補任 初一條帝行幸大井川、定賴與父同扈從、帝命羣臣獻和歌、公任心竊願定賴作秀歌、既而講師唱定賴歌曰、美頭茂奈久瀰曳和多流河那、於保爲加波、公任憮然色變、至唱弭禰迺模美治波、阿迷登不禮登母之句、欣然曰、謂之秀歌亦可、西行談鈔

藤原行成、右近衛少將義孝長子也、祖父伊尹養爲子、寛和中爲侍從、任左兵衛權佐、永祚正曆間兼備後權介、敍從四位下、長德元年擢藏人頭、公卿補任 初行成與藤原實方論事殿上、實方不堪怒、取行成冠、投之中庭、行成不敢與之抗、使主殿司取冠著之、徐曰、何以至此、帝偶隔蔀見之、以爲器度如此、足以任事、古事談 十訓鈔 會藏人頭源俊賢遷參議、帝問曰、誰可代汝者、俊賢以行成對、帝曰、階級卑賤、

難遽超擢、俊賢曰、行成才能過人、足司獻納、何以資望之淺、沮其登庸、夫君人者在務知人、知人則賢者益進德、小人自懷戒、否則政事不能無愆失、惟陛下察之、帝然其言、翌日補之、大鏡 先是行成坎壈日久、怏怏不樂、欲薙髮遁世、俊賢素服其才、慰諭曰、窮達有命、宜勿屈志、足下有家寶否、行成曰、我有一劒、累世重器也、俊賢曰、當急鬻爲資、以祈榮達、我且竭力推奬、古事談 及行成任納言、班在俊賢

之上、而深感舊恩、每坐讓席、（古事談、大鏡、）尋歷民
部權大輔、左右中大辨、兼大和權守、長保三
年任參議、兼侍從、敍從三位、寬弘中兼皇太
后宮權大夫、爲兵部卿、任權中納言、長和初
至正二位、寬仁中兼太宰權帥、轉權大納言、
萬壽三年兼按察使、明年薨、年五十六、（公卿補任）
性直諒、（古事談）多才藝、（愚管鈔）最長書法、冠絶當
時、（十訓鈔、江談鈔、）世與兼明親王藤原佐理並稱、（江談
鈔）一條朝奉敕題宮闕禁門榜、帝褒賞、特進

其位、（公卿補任）時敕修飾僧空海所書美福門榜、
行成設空海肖像、使大江以言作文祭告之、
而後潤色、世傳往時小野道風謗毀空海榜
字、忽手顫不能成字、蓋行成懼有祟、其謹飭
如此、（古今著聞集）凡行成每題榜、必記位署姓名
於其背、佐理不然、後人涉疑似者、由是決焉、
（徒然草）後一條帝戲使侍臣各出扇於御前、而
觀其意趣巧拙、以科優劣、謂之殿上扇合、行
成未顯時、有此戲、衆競彫飾金銀珠玉、以誇
其美、行成唯髹漆其柄、黃紙製之、書樂府數
句、楷草相半、筆勢殊絶、帝把玩、歎賞不已、取
而藏之、（古今著聞集、十訓鈔、大鏡、）初行成遽補職事、任辨
官、以故禮典多失墜、及稍練習、還優等輩、時
人謂問學之力也、（古事談）四納言嘗相會蹴鞠、
鞠逸落場外、公任戲曰、衆中脫有非大臣大
將之子者、須攝鞠來、蓋斥行成也、行成艴然
曰、嗟乎使先人享壽、則大臣大將、豈爲難得、
而不幸早世、爲卿曹受侮如此、公任默慙失
言、（十訓鈔）長保中捨外祖源保光舊宅、創世尊

寺、（日本紀略、百錬鈔、外祖據尊卑分脈、○按大鏡、世尊寺乃伊尹之舊居也、）後世
傳行成書法、稱世尊寺家樣、（尺素往來）其日錄曰
權記、又著東宮年中行事二卷、（仁和寺書籍目錄）子
實經、良經、行經、（榮華物語、尊卑分脈、）行經爲藤原長家
養子、儀容閑雅、善和歌、（榮華物語）寬德中任參議、
永承中兼兵部卿、至從二位、（公卿補任）妙于書、頗
有父風、子孫相繼、以書稱于世、（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六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師實 子師通 家忠 孫教長

源師房 子俊房 顯房

藤原師實、關白賴通子也、天喜中敍正五位下、爲侍從左近衛權中將、進從三位、任權中

納言、轉權大納言、康平三年爲內大臣、治曆元年任右大臣、敍從一位、延久初兼東宮傅、尋轉左大臣、公卿補任 尊卑分脈 後三條帝卽位、銳意圖治、務革舊弊、榮華物語 續古事談 前此天子多藤原氏所出、而政柄皆歸外家、帝天資英明、加以三條外孫、不假攝籙權、自在東宮、每惡賴通專恣、賴通亦知不爲帝所容、屛居宇治、榮華物語 每戒師實曰、汝勿一日闕朝參、宮中無事亦候、帝令藏人覘殿上侍臣、日二三次、便報曰、

某在某不在、而師實無一日不在直廬、問累月、夜遽召師實閒語、問曰、卿有女乎、對曰、有一女、帝曰、嬪事東宮、師實拜謝而出、師實實無女子、養妻女姪賢子、以是對焉、師實欲告之賴通、是夜趣裝至宇治、告謝賴通曰、小子常奉慈訓、不怠朝參、今日果荷此榮命、實大人之賜也、賴通感喜出涕、賢子入東宮、甚獲寵幸、旣而太子卽位、是爲白河帝、立賢子爲中宮、愚管鈔 初賴通讓關白於弟教通、約曰、後

傳之我子、而教通遂背其約、賴通飮恨而終、承保二年、教通寢疾、臨終奏請、使子信長襲職、帝許之、師實失望、帝偶至中宮、后梳髮淚墮濕席、帝怪而詰之、后曰、左府聞陛下欲令信長爲關白、不堪憂愧、將晦跡林藪、若然則妾亦與君王永訣矣、帝大驚、俄召職事、敕師實爲關白、古事談 堀河帝受禪、改關白爲攝政、寬治二年、拜太政大臣、尋辭、四年復爲關白、而視事如攝政、嘉保元年辭關白、許之、而隨

身兵仗如故、聽輦車入宮、康和三年、祝髮更名法覺、是歲薨、年六十、(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法覺據分脈)世稱後宇治入道、又稱京極關白、(尊卑分脈)其日錄曰京極關白記、(據後三條帝即位記引京極關白記)子師通、家忠、經實、能實、忠教、經實正二位大納言、家稱大炊御門、(尊卑分脈)二條帝即位、推外祖父之恩、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今鏡)能實正二位大納言、稱小野宮、忠教正二位大納言、稱難波、(尊卑分脈、參取公卿補任、)

師通稟性豁達、好學不倦、博通百家、兼工篆隸絲竹、從大江匡房受經史、又就太宰帥源經信學琵琶、有氷藍之譽、(外記日記)延久承保間、累遷敘正三位、(外記日記、公卿補任、)承曆元年拜參議、兼左近衛大將、(公卿補任、水左記、○職原鈔曰、參議兼近衛大將、師通爲始、按前是巨勢野足藤原冬嗣等、並參議兼大將、豈親房偶失考歟、)永保中至內大臣、嘉保元年、代父爲關白、敘從一位、(外記日記、公卿補任、今鏡、)師通好賢愛士、進文學之士、黜勢利之徒、嘉保永長間、天下肅然、康和元年寢疾、上表辭職、(外記日記)尋薨、年三十八、(外記日記、公卿補任、今鏡、)世稱後二條殿、(源平盛衰記、尊卑分脈、)其日錄曰後二條關白記、(後二條關白記)匡房嘗稱曰、望公威容、大不類世間人、恨不令異邦人見之、(外記日記、今鏡、)

初嘉保中、延曆寺僧徒奉神輿、犯闕訴事、師通使中務丞源賴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大怒、詛師通、適師通薨、世以爲神祟、(源平盛衰記、愚管鈔、賴治據盛衰記、)是時白河法皇禪位、仍親政事、百司常填于門、師通嘆曰、豈有禪位之君而立車

於門者乎、自師通亡、法皇益無所憚、時人嗟惜焉、(今鏡、)子忠實、自有傳、家政正三位參議、性峻急、時人謂之三條惡宰相、家隆從四位少納言、(尊卑分脈、今鏡、)

家忠、家稱花山院、延久應德間、累遷權中納言、敘從二位、寬治二年、進正二位、五年轉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師通薨、家忠序齒應爲關白、然父師實以孫忠實爲己子、意欲使爲攝籙、帝乃使忠實視太政官事、康和五年、右近

衛大將闕家忠欲得之法皇亦欲以其寵臣藤原宗通任之家忠私與忠實謀忠實曰無復他計憑中宮爲内援庶幾得志家忠從其言密請中宮中宮知法皇之意不可奪不爲之先容既而法皇遣右大辨藤原宗忠言旨於帝會帝在便殿吹笛宗忠進奏帝故爲不聞宗忠承間復奏帝不應猶吹笛徐起入内宗忠恐法皇之譴請速得報帝乃出曰以宗通補大將唯命是聽而朕有所惑昔有教勅政之大者莫過於官人上自大臣大將下至勒負尉妙簡器用一從輿議之所歸朕深服膺以朕心擬之權大納言家忠位次才望非宗通之比何舍此取彼若有逸羣之材則雖位卑官微超擢而可也未聞宗通才過人汝以是奏之宗忠反命法皇愧服乃以家忠任之（今鏡）保安元年關白忠實因事失法皇旨法皇怒停内覽欲以家忠代之與其親臣藤原顯隆議顯隆曰稻荷祭日棚閣上事何如法

皇乃止先是流言稻荷祭日家忠與其姻家藤原顯季等會飲棚閣上甚失卿相體顯隆以是譖焉（愚管鈔）明年轉左近衛大將天承元年拜左大臣敘從一位保延二年聽牛車入宮是歲薨年七十五子忠宗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脉）所著有監要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孫忠雅太政大臣忠親内大臣稱中山（公卿補任尊卑分脉）所著有水鏡山槐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教長小字文珠忠教子也工和歌善書學佐

理楷法（今鏡）大治康治間累進至藏人頭拜參議久安五年敘正三位保元元年還左京大夫（公卿補任）爲崇德上皇所親昵上皇將起兵教長諫不能止深以爲憂私告内大臣藤原實能實能又附教長奏陳不可皆不納及事敗教長薙髮居廣隆寺（保元物語）法名觀蓮（尊卑分脈）朝廷以上皇近臣遣人逮捕流于常陸浮島（保元物語浮島據今鏡）應保二年召還（一代要記）後隱高野山以終焉（今鏡）所著有拾遺古今（仁和寺書籍目錄）教長

弟賴輔、永曆中、任豐後守、應保仁安間、爲太宰少貳皇后宮亮、嘉應中、拜刑部卿、至從三位、(尊卑分脈)壽永二年、平氏奉帝入太宰府、賴輔命子賴經拒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文治二年薨、(尊卑分脈)賴輔大鼻、人呼曰鼻豐後、(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源師房始名資定、具平親王長子、(公卿補任、尊卑分脈、)甫生二歲、親王奇之曰、此兒有將軍相、後必爲大將、(續古事談)及長、才識博洽、善屬文、兼工和歌、(今鏡)關白賴通約爲父子、(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榮華物語今鏡作道長養子)以其妹妻之、或有竊言其醜者、師房曰、夫婦者暫時之偶合、美惡不足以累心、(寶物集、榮華物語、)寬仁四年敍從四位下、賜姓源朝臣、更今名、尋任侍從右近衛中將、萬壽元年、累進敍從三位、三年任權中納言、長元康平間、爲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治曆元年拜內大臣、後三條帝卽位、轉右大臣、大將如故、聽輦車入宮門、白河帝登極、益加優異、敍從一位、聽牛車、轉左近衛大將、尋兼皇太子傅、承

曆元年、以病辭官職、優詔不允、(公卿補任)遺藏人頭源俊實就第拜太政大臣、是日薨、年七十、(扶桑略記、公卿補任、)稱土御門、(尊卑分脈)所著有敍位除目鈔、土右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子俊房、顯房、師忠、廣綱、師忠正二位大納言、稱澤大納言、廣綱從四位下攝津守、(尊卑分脈)

俊房天喜中敍從二位、任參議、(公卿補任)前齋院娟子內親王與皇太后同居、俊房與之姦、皇太子大怒、奏帝將正其罪、帝不得已、停其朝參、(榮華物語、古事談、)旣而進正二位、任權中納言、然終後三條世、不得大用、承曆中任大納言、尋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公卿補任)永保二年右大臣缺、帝擇其人不決、與大江匡房議、匡房乃推俊房、帝曰、朕亦以爲然、然顯房見爲中宮父、今若不補、恐披剝辟世、其餘先進亦多冀望者、朕以是難焉、匡房曰、大臣非序進之官、要在得其人、況顯房旣歷國司乎、帝曰、歷國司人陟大臣、非無其例、如菅原道眞是也、匡房

曰、博士不在此限、且揆之人情、豈有第而娼疾兄之登台司者哉、今鏡乃拜俊房右大臣、明年轉左大臣、寬治七年、兼左近衛大將、扶桑略記、公卿補任明年敘從一位、嘉保三年聽輦車、保安二年、致仕祝髮、公卿補任號寂俊、尊卑分脈、後拾遺往生傳薨、年八十七、公卿補任、後拾遺往生傳、稱堀河左府、今鏡、尊卑分脈、日錄曰水左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印本尊卑分脈、俊房練達政事、自祖具平、三世相繼、有文才、兼善書、殿門楊多其所書、後拾遺往生傳、參取今鏡、子師賴博聞强

記、有才藻、今鏡受業大江匡房、古今著聞集永保承德間、稍遷任參議、兼右兵衛督、公卿補任堀河朝、左大辨源基綱、右大辨藤原宗忠等、皆以後進超師賴、爲權中納言、師賴不平之、家居不出數年、由是罷右兵衛督、崇德帝以頻年夭變屢見、敕諸道博士、言所以禳之、皆言宜起才能之士、不令其抑欝、則副天心矣、於是以師賴任權中納言、古事談就職後爲釋奠上卿、每事諮訪、然後行之、藤原成通勞曰、公久家居、不從公事、宜其降心訪求、恐有失誤、師賴顧曰、入大廟每事問、無復他語、成通悔愧焉、十訓鈔、古事談、亡何轉大納言、敘正二位、公卿補任、一代要記、保延五年夏旱、祈雨丹生貴布禰、師賴奉行之、時大內記有故不會、少內記文屋相永攝事、不能作宣命、師賴代書、退曰、此宣命必應得神感、果霶沛三日、古今著聞集是歲薨、年七十、尊卑分脈○公卿補任、一代要記作七十二、稱小野宮、弟師時、師俊、尊卑分脈師時善詩歌、有才名、爲匡房所稱、今鏡

至正三位、權中納言、兼皇太后宮大夫、公卿補任所著有沓記、印本尊卑分脈長秋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師時旣薨、鳥羽上皇命其家上之、藏鳥羽北殿、題櫃上曰權大夫次第、今鏡師俊亦累官至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顯房善和歌、文學雖不如兄、頗有時望、今鏡後冷泉朝、歷侍從右近衛少將中將、爲藏人頭、兼近江周防介、伊豫權守、任參議、敘正三位、再遷爲權大納言、公卿補任白河帝卽位、以中宮

父超兄俊房、兼右近衛大將、（榮華物語）永保三年俊房轉左大臣、顯房代爲右大臣、仍領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參取扶桑略記、今鏡、榮華物語）寬治七年寢疾、帝敕赦輕囚以救其病、（中右記）嘉保元年敘從一位、是歲薨、年五十八、（公卿補任、中右記、尊卑分脈）帝哀悼爲廢御膳輟朝三日、贈正一位、（中右記）世稱六條右府、（尊卑分脈）初治部卿源隆俊有女爲擇其婿、召相者問俊房顯房孰可者、相者答曰、俊皆至大臣、又問兄弟孰榮、曰弟最榮、或生

至尊、或出一人、必在斯人之後、後子雅實至太政大臣、女賢子爲白河帝中宮、生堀河帝、果如其言、（今鏡）顯房子雅實、顯仲、雅俊、國信、顯雅、雅兼、（尊卑分脈）雅實自有傳、顯仲從三位左京大夫、兼神祇伯、（公卿補任）工和歌、（今鏡、印本尊卑分脈）善書、（十訓鈔、古今著聞集）源俊賴奉敕撰金葉集、顯仲心不然之、更著良玉集、（八雲御鈔、仁和寺書籍目錄）保延四年薨、年八十一、（一代要記）雅信正二位權大納言、國信正二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家稱坊城、（尊卑分脈）顯

雅正二位權大納言、保延二年薨、（公卿補任）家稱楊梅、（尊卑分脈）顯雅性疏率無才能、（古今著聞集）世謂不能作詩而至公卿、以顯雅爲始、（古事談）堀河帝善吹笛、嘗謂侍臣曰、朕欲奏五常樂急百遍、卿等視草木將舞、乃吹垂五十遍、伶官時元揭簾曰、樹動、果如明詔、坐者善其對、顯雅率爾曰、非樹自動、風吹之也、滿坐皆掩口、（古今著聞集、體源鈔）雅兼有才識、善詩歌、（今鏡）天承元年敘從三位、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白河帝亟稱其才

幹、嘗謂鳥羽帝曰、吾嘗用藤原通俊、大江匡房、實近古名臣、自謂得其人、今雅兼殆不下此輩、（古事談）保延元年以病辭職、朝廷每有大議、鳥羽帝引見而諮訪焉、（今鏡）康治二年薨、年六十五、世稱薄雲中納言、（尊卑分脈）所著有禮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七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源賴義 子義綱　義光

源義家 子義國　平景政　孫爲義　曾孫爲朝

源賴義、鎮守府將軍賴信長子也、尊卑分脈、小笠原系圖、陸奥話記、小名王代丸、小笠原系圖 沈毅多武略、有將帥之器、善騎射、長元中從父討平忠常、有功、坂東將士多屬意者、陸奥話記 爲小一條院判官代、陸奥話記、尊卑分脈 院好畋獵、賴義每從焉、好用弱弓射猛獸、每發必飲羽、莫不應弦而倒、上野介平直方見其騎射奇之、謂曰、我雖不肖、爲名將之胤、雅好武藝、而未嘗見控弦之巧如卿者、請以女爲箕帚妾、賴義納之、陸奥話記 尋爲相模守、陸奥話記、尊卑分脈、小笠原系圖 俗尚驍勇、賴義在任、愛士好施、威風大行、強悍之徒、皆如奴

僕、會坂以東弓馬之士、爭爲門客、秩滿歸京師、陸奥話記 先是陸奥有安倍賴時、世爲豪帥、恃勢驕横、永承中守藤原登任率陸奥出羽兵討之、不克、事聞、陸奥話記、今昔物語 廷議以賴義拜陸奥守、陸奥話記、今昔物語、尊卑分脈、小笠原系圖 尋帥兵討之、既至陸奥、會有大赦、賴時大喜、傾心服事、陸奥話記、今昔物語 賴義尋兼鎮守府將軍、扶桑略記、帝王編年記、百鍊鈔、陸奥話記、今昔物語、尊卑分脈、小笠原系圖、尋兼據本朝續文粹上疏文、○陸奥話記爲拜陸奥守時兼之 闔境清靜、及任終、入鎮守府視事、留數十日、賴時奉之恭謹、厚贐其軍、既而賴義歸于國府、路宿阿久利川、有人夜斫藤原光貞營、賴義廉得其主名、則賴時子貞任之所爲也、賴義怒曰、是射我也、非射光貞矣、乃欲收貞任抵罪、賴時聞之、聚子姪、據衣川閉關而反、陸奥話記、今昔物語 天喜四年七月、朝廷詔賴義討之、帝王編年記○按賴時反、諸書不詳其年月、蓋天喜二年賴義任終、而賴時反也、今推當時事情、賴義任終、三年不還京師、則不得不報其故、而朝廷亦不當不即下詔討之、延以至今年、疑先是已討之、未克、至此賴義又請發兵、而朝廷再下詔也、又按藤原

經清等降賴時、似在賴時反時、則其事在四年之前也、然金爲時等招喩俘囚、亦不詳其在何時、故姑係于此、以備考、賴義乃發坂東兵擊之、得步騎數萬、國內響應、時賴時女婿藤原經清平永衡率兵歸賴義、永衡戴銀冑、或說賴義曰、永衡初仕前司登任、厚被眷顧、自與賴時結婚、遂貳於太守、及戰背舊主而屬賴時、其人素不義、今雖外示誠款、內實挾姦謀、恐陰通使報軍動靜、且其冑與衆異、是非欲使賴時兵不射已乎、不如速斬之、以絕其內應、賴義

以爲然、收永衡及其腹心四人、立斬之、經清內不自安、乃流言軍中曰、賴時將遣輕騎襲國府、時賴義及麾下妻子皆在國府、兵士多勸賴義歸國府、於是令氣仙郡司金爲時等攻賴時於衣川、親率驍騎數千、馳歸國府、經清乃逃歸賴時、賴義使金爲時下毛野興重等招諭國內俘囚、俘囚長安陪富忠舉兵應之、五年七月與賴時大戰二日、賴時敗死、七月據百鍊鈔 餘黨未平、貞任兵勢日熾、時以兵革歲

荐饑饉、軍糧不給、兵衆離散、不得復合、賴義憂之、參取陸奧話記、今昔物語、 八月上書請下官符東山東海諸國、運輸糧穀、扶桑略記 九月又奏破賊狀、請賜官符徵發諸國兵士、輸納糧食、扶桑略記、陸奧話記、○按八月奏請者、蓋賴時未死時所上、而九月狀則賴時死後所上、至此而達京師也、十一月親督兵一千八百餘人、○按扶桑略記十訓鈔爲千三百餘人、今昔物語三千百餘人、一代要記三千餘、 擊貞任於河崎柵、時大風雪、人馬凍餒、貞任率精兵四千餘、出戰于鳥海、鳥海據陸奧話記 賴義大敗、士卒死

亡殆盡、纔餘六騎、賊急圍之、發矢如雨、扶桑略記、陸奧話記、今昔物語、 賴義子義家及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清原貞廣、藤原範季、藤原則明皆驍勇奮擊、賴義馬中矢斃、景通得馬授之、義家及光任等殊死戰、景通長子景季年二十餘、馳衝賊陣、斬其將數人、遂死之、和氣致輔紀爲清等亦皆力戰而死、和氣致輔紀爲清據陸奧話記 賊兵遂退、賴義僅得脫焉、有相模人佐伯經範、賴義素厚遇之、及軍敗、不知賴義所在、以問亡卒、對

曰、將軍爲賊所圍、從兵不過數騎、意必難脫、經範曰、我事將軍三十年、齒及耳順、而將軍亦逼懸車、今當覆滅之時、何不相從地下乎、遂馳入賊中、從兵二三騎亦相謂曰、我公既爲將軍死節、吾曹豈得獨生、相與衝陣而死、其得士心率此類也、（陸奧話記、今昔物語）十二月賴義上解曰、諸國兵士軍糧、雖有徵發之名、無到來之實、本國之民、悉皆遁避、不從兵役、出羽守源兼長無討賊心、非蒙天裁、何得征伐、（扶桑略記、陸奧話記）先是朝廷以賴義任終、改補國守、（扶桑略記、百鍊鈔）然以虜未蕩定、辭不赴任、（陸奧話記）是月詔賴義再任、（○百鍊鈔係去年十二月、今從略記）罷兼長、以源齊賴代之、官符諸國、徵發軍糧、齊賴遷延不發兵糧、運亦不至、貞任勢益彊大、橫行諸郡、劫略人民、（扶桑略記、陸奧話記）賊將經清率兵出衣川關、侵奪官物、（陸奧話記）康平五年春、朝廷以賴義任又滿、敕高階經重代之、國民素慕賴義威名、不受經重指揮、經重不得已而歸京師、（扶桑

略記、陸奧話記）賴義銳意勦賊、遣使諭出羽俘囚長清原光賴及弟武則爲援、光賴等猶豫未決、賴義屢以珍寶啗之、七月武則率子弟部下萬餘人而來、賴義將兵三千餘、進會武則于栗原郡營岡、與議軍事、會有鳩翔于營上、衆以爲瑞、賴義以下羅拜之、（扶桑略記、陸奧話記、今昔物語）乃分兵爲七隊、清原武貞爲一陣、橘貞賴爲二陣、吉彥秀武爲三陣、橘賴貞爲四陣、賴義自將五陣、（○本書曰、五陣中又分三陣、註曰、一陣將軍、一陣武則、一陣國內官人等）也、吉美侯武忠爲六陣、清原武道爲七陣、（陸奧話記）進至磐井郡萩馬場、將攻貞任叔父僧良照小松柵、會日暮、且以凶日不發、武貞賴貞等進覘地勢、從卒放火於柵外民舍、賊驚譟連發矢石、賴義謂武則曰、兵貴乘機、不必拘日時、乃使騎兵圍攻之、深江是則大伴員秀率敢死者二十餘人、鑿岸登巖、斫柵而入、短兵接戰、柵中大亂、貞任之弟宗任將八百餘騎出戰、賴義驍騎平眞平管原行基等、力戰

敗之、（陸奧話記、今昔物語）清原武道邀險要、宗任精兵三十餘騎襲之、武道逆戰、殺傷殆盡、賊兵棄柵逃走、遂縱火燒柵、賴義退休士卒、不敢追擊、會霖雨、留十八日、軍乏食、磐井以南諸郡、盡屬宗任、奪官軍輜重、賴義憂之、使兵一千餘防之、又分遣三千餘於中村、刈稻爲糧、營中留者六千五百餘人、（陸奧話記）九月貞任偵其兵寡、自將精兵八千來襲、（扶桑略記、陸奧話記）賴義作長蛇陣邀戰、呼聲動天地、自午至酉、遂大敗

之、（陸奧話記）乘勝逐北、至磐井川、殺賊兵百餘、獲馬三百餘匹、（扶桑略記、陸奧話記）賴義謂武則曰、今日縱賊、明日復振、乃使武則以精兵八百、乘夜追之、賴義還營、勞士卒、親問創痍、衆皆感激、爭樂爲之用、武則自間道襲貞任、攻破之、殺傷甚多、（陸奧話記）貞任退保衣川關、賴義親將兵攻之、道路險隘、加以霖雨水溢、軍不利、武則竊遣兵燒賊將藤原業近柵、貞任望火大驚、棄關保鳥海柵、（陸奧話記、今昔物語）賴義進攻大麻生

野及瀨原二柵拔之、（陸奧話記）遂襲鳥海柵、貞任不能拒、退保廚川柵、賴義入鳥海柵、有酒數十瓮、士卒爭欲飲之、賴義止之曰、恐賊置毒困我也、而有一人竊飲者無害、乃縱使飲之、舉軍歡洽、進拔黑澤尻柵、連破鶴脛比與登利柵、遂圍廚川嫗戸柵、（陸奧話記、今昔物語）貞任構樓櫓固守、矢石雨下、官軍死者數百人、賴義命士卒壞民屋、塡塹湟、刈草積河岸、（扶桑略記、陸奧話記）下馬遙拜皇城、禱八幡神、自取火稱神火投

之、暴風欻起、煙焰漲天、樓櫓壘柵、一時灰燼、柵中擾亂、官軍急攻之、賊兵數百突圍死戰、武則紓其一面、賊衆逃走、賴義追擊殲之、遂斬貞任及弟重任藤原經清、（扶桑略記、陸奧話記、今昔物語）柵中有美女數十人、皆衣綾羅飾金翠、賴義悉頒給將士、（陸奧話記）無何貞任伯父爲元弟家任宗任等出降、餘黨悉平、六年二月遣藤原季俊物部長賴、函貞任重任經清首、送於京師、（扶桑略記、陸奧話記、今昔物語）朝廷賞其功、敍正四位下、

爲伊豫守、義家以下拜官有差、扶桑略記、陸奥話記、八月賴義私創八幡神宮于鎌倉鶴岡、報賽焉、東鑑治承四年七年以諸降虜歸自陸奥、百鍊鈔、歴代皇記、奏請賞有功者、朝議未決、明年上疏曰、依勲功蒙恩賞、本朝異域、軌躅多存、或起徒隷、以昇金紫之高位、或出卒伍、以至將相之崇班、賴義爲功臣之末葉、持奉公之忠節、嚮者與州之中、夷賊蜂起、領郡縣以爲胡地、驅人民以爲蠻虜、數十年間、六箇郡内、不從國務、如

忘皇威、就中近古以來、暴惡爲祟、去永承六年、任賴義以彼國、專委征伐、天喜元年、兼鎭守府將軍、賴義銜鳳凰之詔、向虎狼之俗、紆甲冑以赴千里之路、交矢石以忘萬死之命、爲其魁首者安倍貞任及重任、散位藤原經清等、適依兵略、皆伏誅戮、或傳首於京師、或聚馘於隴道、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五人、束手歸降、夷狄之居、已爲公地、叛逆之輩、皆爲王民、依其功績、去康平六年、被任伊豫守、賴

義其年爲平餘類、逗留奥州、去年二月、適以入華須割虎符、早赴豫州、而征戰之間、有軍功者十餘人、雖請抽賞、未有裁許、仰待綸言、難赴任國、況去年九月、方賜任符、戒途淹滯、自然如是、四年之任、二稔空過、彼國官物、不能徴納、而封家納官、其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勤進濟、方今彼國雜掌言、頻遇旱損、稻粱不秀、境無秋實、民有菜色、須迴興復之計、且致辦濟之勤者、重檢傍例、或尋莅境之年限、以

計歷、或依舉國之亡弊、以重任、古今之間、寔繁有徒、況致希代之大功、何無殊常之厚賞、昔班超之平西域、早封千戸之侯、今賴義之征東夷、盍賜重任之賞、彼送三十年以彰功、此歷十三年以立勲、遲速之間、已有優劣、採擇之處、何無哀矜、望請天恩、依征夷功、速下重任宣旨、且迴興復之計、且致進濟之勤、本朝續文粹○按賴義乞再任如此、而朝廷裁決諸書無所見、承保二年剃髮、尋卒、水左記○按尊卑分脈云、永保二年剃髮、尋卒、年八十八、世稱伊豫

入道、賴義工畫、幼時戲畫不動像於中門廊壁、客有識畫者、見之大驚、問賴信、賴信曰、我兒所畫、兒常好畫、我以爲無益、客曰、是謂天骨、非人所能及、勿禁之、古今著聞集篤信佛、續往生傳嘗建堂於六條坊門北、埋陸奧役所獲馘餘、名曰耳納堂、古事談、東齋隨筆、尊卑分脈、子曰義家、曰義綱、曰義光、尊卑分脈義家自有傳、按源平盛衰記曰、賴義季子賴俊從賴義討貞任、驍勇善戰、中流矢死、賴義甚哀、後冷泉帝聞之、自書死骸成佛之數言、賜入其棺、據諸系圖、賴俊者賴親之孫、而於賴義爲從姪、今不取、

義綱加元服于賀茂社、因稱賀茂二郎、尊卑分脈康平中從父討貞任、以功任左衞門少尉、百鍊鈔、扶桑略記、一代要記、陸奧話記、歷任陸奧伊勢甲斐美濃等諸國守、尊卑分脈寬治七年平師妙師季等、橫行出羽、燒守信明館、掠財物、中右記○信明姓闕時義綱爲陸奧守、奉敕討平之、中右記、百鍊鈔、明年三月函其首、中右記將降虜至京師、中右記、百鍊鈔、以功敘從四位上、中右記○尊卑分脈曰、義綱終於正五位下、蓋誤、天仁二年姪義忠爲人所殺、廷議以爲義綱子義明等所爲、使檢非違使源重時討義明、百鍊鈔、歷代皇紀、帝王編年記、義明戰死、尊卑分脈義綱寃之、走據近江甲賀山、敕使其姪爲義討之、義綱剔髮請降、百鍊鈔、尊卑分脈、子義弘、義俊、義仲、義範、皆自殺、尊卑分脈爲義以義綱歸京師、詔減其死、流于佐渡、百鍊鈔、尊卑分脈、長承三年再蒙譴責、遂自殺、尊卑分脈

義光加元服於新羅明神社、故稱新羅三郎、尊卑分脈又稱館三郎、十訓鈔幼善弓馬、及長雄勇有謀、爲左兵衞尉、宿衞京師、聞兄義家擊清

原武衡家衡不利、奏請援之、不許、遂辭官赴陸奧、尊卑分脈、古今著聞集、義家大悅、感泣曰、今日見汝、猶先大人再生、勠力討賊、破之必矣、遂從義家圍金澤柵、武衡就義光乞降、不聽、再請曰、願公爲我來柵中、我卽出降、義光告義家、將入而受降、義家固止之、奧州後三年軍記乃使從兵藤原季方往、武衡嚴兵待之、季方粗無懼色、武衡賂之以金、季方不受曰、城旦夕且陷、是皆吾握中物也、按劒而出、十訓鈔、奧州後三年軍記、及

城陷、義光庇武衡、請貸其死、義家不聽、尋從義家歸京師、（奥州後三年軍記）任刑部丞、歷常陸介甲斐守、敘從五位上、至刑部少輔、大治二年卒、（尊卑分脈○印本尊卑分脈曰六年卒、年七十三、）義光少好音律、究其精妙、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時元卒、時其子時秋尚幼、不得傳秘曲、乃授義光大食調入調、及義光赴陸奥、時秋追至近江鏡驛、乃請與俱、義光止之數次、不可、行至足柄山、義光駐轡謂之曰、吾深感子志、然此山有關、嚴

禁闌出、吾已以死自矢、必當斫關而過、子以身殉之無益也、宜速歸、時秋猶請從不已、義光稍曉其意、乃下馬、布二楯俱坐、因於胡蘇中出時元所傳大食入調譜示之、又問齋笙乎否、時秋乃探懷中出笙、義光曰、子所以從我者、想必此事、我今赴戰、生歸難期、子有官守、宜歸全其業、乃悉以秘曲傳之、畢各別去、（古今著聞集）義光嘗與藤原顯季爭莊園、顯季謂彼曲己直、己必勝矣、已而訟久不決、顯季怪之、白河法皇謂顯季曰、莊園之訟久不決、汝恨之乎、顯季因具陳義光枉曲之狀、帝曰、汝宜與彼、顯季默然不對、帝徐諭之曰、汝采邑有餘、一莊得喪於汝何有、義光采邑不多、僅食彼地、於渠所失固大、然則汝宜與之、且義光猛獰武夫、萬一逞其怨毒於汝、禍將不測、訟之曲直、朕固知之、然朕所以不敢決之者、以愛汝也、顯季感泣起謝、退招義光、以所爭莊園與之、義光大喜、乃書名簿授之、後顯季

每出、必有甲士數人從之、警衛左右、顯季問之、乃云、刑部家兵也、顯季由是益感帝恩、云、（十訓鈔、古事談、）當時朝政姑息、武人跋扈、大率如此、

子義業稱刑部太郎、爲左衛門尉檢非違使、曾孫佐竹秀義自有傳、義清稱刑部三郎、孫武田信義、安田義定、曾孫小笠原長清自有傳、盛義稱刑部四郎、爲左兵衛尉、子平賀義信自有傳、親義稱岡田冠者、祐義稱刑部六郎、子義業以下（尊卑分脈）

源義家伊豫守賴義長子也、小字源太、初賴義夢八幡神賜劒、覺而異之、既而其妻有身生義家、年甫七歲、加元服於石清水宮、因號八幡太郎、尊卑分脈、閨中鈔、小字源太據平治物語、○陸奧話記十訓鈔並曰、鳥海之戰、義家騎射如神、賊衆號曰八幡太郎、按賴義三子各加元服於神社、皆以社名爲稱、故今不取、爲人勇武明決、最妙騎射、尊卑分脈、陸奧話記、永承中從賴義擊安倍貞任於陸奧、戰於鳥海柵、陸奧話記、扶桑略記、大爲貞任所敗、義家馬中矢、藤原則明奪賊馬授之、義家奮戰連射、所向

披靡、賊嘆其驍勇、以爲神、陸奧話記、今昔物語、康平五年攻衣川關大破之、貞任伏誅、陸奧話記、扶桑略記、○古今著聞集曰、衣川之戰、貞任敗走、義家追及、注矢將射之、大呼唱和歌曰、古呂毛乃多氐波保古呂毘珥計利、貞任駐馬回顧、續成上句曰、斗志遠倍志、以斗能美駄禮能、玖流志佐珥、義家乃斂矢而還、按此說他無所見、疑出於和歌者流好事者所爲也、故今不取、東陸用兵凡十餘年、陸奧平定、義家之功居多、陸奧話記、扶桑略記、今昔物語、六年以功敘從五位下、爲出羽守、陸奧話記、一代要記、扶桑略記、今昔物語、既而還京師、嘗過關白賴通第、談陸奧軍事、大江匡房隔座聞之曰、彼有將才、惜不知兵法也、從者告之義家、義家謂其或有之、見匡房出、就其車拜之、禮甚恭、遂師之、學兵書、奧州後三年軍記、古今著聞集、承曆三年右兵衛尉源重宗與散位源國房構兵於美濃、水左記、扶桑略記、詔義家討之、水左記、扶桑略記、百鍊鈔、國房者義家從祖父賴光之孫也、以父賴國爲美濃守、稱美濃七郎、重宗者賴光叔父滿政之曾孫也、尊卑分脈、初義家之從士嘗爲國房所詬辱、而義家未之知也、時賴義方修佛

事、義家在座、會有人耳語義家、告以其事、義家蹶然起反館、賴義遣人視之、報曰、方著戎衣裝鞍馬、賴義曰、向吾見其毛髮上指、必有以也、迺令止之曰、汝有所忿、宜待佛事終然後發、不過延一兩日耳、因鎖其門、義家破鎖而出、從騎僅三人、馳至關山、及者十五騎、明日至美濃、見兵二十五騎、燒國房家、國房逃、從騎謂義家曰、吾知蹤跡、請得而殺之、義家曰、吾憾既報、可以已也、迺還、古事談、至是義家

奉詔討重宗等、重宗聞之遁匿、水左記 既而重宗與國房合兵拒義家、義家遂誅重宗、尊卑分脈 ○按國房事、諸書不詳其顚末、而據分脈國房歷伊豆陸奧等守及諸官至正四位下、則當時不死於兵可知矣、然今無所考、 永保元年園城寺僧徒攻延暦寺、義家又奉詔逮捕之、扶桑略記 既而帝行幸石清水、以僧徒未平、特敕義家與弟義綱從駕、以其非扈衞之職、爲關白師實前驅、及夜義家更服執弓矢立御輿側、水左記、續古事談、 行幸春日、義家又率家兵衞朱雀門、特詔被甲

冑執弓矢、水左記 帝以儲貳故與輔仁親王不協、每行幸令義家義綱從焉、愚管鈔 三年爲陸奥守、兼鎭守府將軍、時藤原清衡清原家衡、與清原眞衡構兵相戰、義家急赴陸奧、助眞衡攻家衡於出羽、不利而還、家衡叔父武衡聞義家敗、起兵應家衡、乃合謀據金澤柵、奥州後三年軍記 寛治元年九月、義家又自將數萬騎攻金澤柵、敵設伏待之、義家適見雁行亂、覺其有伏、使兵士偵之、果得伏兵、擊殲之、乃謂

衆曰、兵書有之、伏兵在野、飛雁亂行、我若不學、則今日殆墮賊計中矣、奥州後三年軍記、古今著聞集、 遂進圍柵、會弟義光自京師來、義家大悅、分兵授義光、戮力攻之、柵中固守、矢石雨下、死傷甚多、久之不拔、義家日校兵士勇怯、各爲一座、戰罷迺更定其座、以激勵之、義光從士藤原季方每戰必勇、季方姓據尊卑分脈 未嘗一就怯者座、軍中榮之、有季劉惟弘者、臨陣每怯、一日自奮曰、吾勇怯決於今日、先衆而進、箭中頸

而死、所食物自瘡口出、衆皆笑之、義家聞之曰、性怯而奮鬬者、死必如此、亦可憫也、吉彦秀武說義家曰、柵中守固、我軍疲勞、攻之無益、不如曠日持久、彼糧盡計窮、則不戰自潰矣、義家從之、○按本書、秀武初隸眞衡、有憾而起兵、說清衡家衡、使襲眞衡、義家爲國司、援眞衡討清衡家衡、推其兵端、實由秀武、則秀武者眞衡之仇、而清衡家衡其黨與也、至是秀武說義家以此計、遂得破武衡家衡、事不相蒙、主客棄亂、蓋賴義計貞仕之日、秀武爲一隊之將、以故歸欵義家、而有是舉也、然本書脫略、中多闕文、事實不可得而詳、無他書可徵、今一從舊文、 既而柵中食乏、武衡就義

光請降、義家不聽、柵中窘蹙日甚、乃使羸弱逃去、秀武曰、〇本書作李武、今訂之、請斬之以絶逃路、柵中人衆則糧盡愈速、義家從之、自是無復逃者、柵中糧果盡、而時既至冬、奥地寒甚、義家將士皆患之、相謂曰、不日大雪、必致凍死、皆顧念妻子、至竊脫衣甲、卸戎馬、遣之國府、俾妻孥鬻以爲歸京之資、一夜義家使親兵藤原資通下令曰、今夜柵必陷矣、宜放火軍營、使士卒取煖、軍中怪之、及曉武衡家衡果燒柵自遁、義家追擊之、獲武衡、家衡斬之、梟其黨四十八人首、陸奥出羽悉平、義家上國解曰、武衡家衡謀反、罪浮於貞任宗任、今不煩調發、幸得討平、請速下追討官符、獻其首闕下、朝議以爲私鬬、而不下官符、不賞其功、遂棄首於道路而還京師、奥州後三年軍記、〇按中右記百錬鈔皆爲元年事、本書係五年誤矣、五年藤原實清與清原則清爭河内田園、義家義綱各左右之、以不相下、由此忿爭、將相攻伐、廷議謂恐生天下之

變、下詔五畿七道、禁義家兵士入京師、及諸國百姓以田園公驗寄義家、事遂寢、百錬鈔、義家歷任左近衛將監、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左馬權頭、河内相模武藏信濃下野伊豫等守、敍正四位下、嘉承元年以病剃髮、天仁元年卒、年六十八、尊卑分脈、天仁元年據闇中鈔、義家英略蓋世、機智如神、趫捷絶倫、參取扶桑略記、古事談、古今著聞集、十訓鈔、又善和歌、闇中鈔、其赴陸奥、過勿來關有山櫻落花之詠、後人傳稱焉、千載和歌集、陸奥之役、義家每射必貫敵甲、莫不應弦斃、清原武則欲試其射力、疊堅甲三領、挂之樹枝、請義家射之、義家一發洞貫、武則大驚曰、神也、非人之所能矣、陸奥話記、扶桑略記、保元物語、白河法皇嘗患夢魘、敕義家獻兵器、厭之、義家上黑漆弓一、法皇置之枕上、魘遂弭、乃問曰、汝所上弓、豈非陸奥軍中所操者邪、義家對曰、臣不復記臆、法皇嘉嘆焉、古事談、〇源平盛衰記曰、寛治中堀川帝患魘魅、詔義家甲冑而直禁庭、義家睨視殿上、執弓三鳴虚弦、帝病忽愈、疑與古事談所記一事、而記者有異同耳、

初貞任之敗、弟宗任詣賴義降、賴義善遇之、而宗任日侍義家朝夕不懈、義家亦推誠接之、未嘗小猜嫌、一日獵裝之野、獨令宗任從、見一狐逐之曰、我不忍殺之、言終發矢、矢汰耳間著地、狐斃、宗任舉而示之、義家曰、畏怖卒倒耳、今將蘇、蘇則縱之、宗任取其矢進之、義家背而令挾之胡簶、見者危之、而宗任卒不敢加害、嘗微服至人家、惟宗任從、留在中門、時雨夜暗、適有盜數十人、持炬來窺、宗任

知之、適聞犬吠、故取蟇目箭射之、連發二矢、犬吠且走、義家在內、問曰誰、曰宗任、義家曰、注矢何太急、盜聞之曰、八幡殿在、皆逃去、古今著聞集 義家每出必隨家兵以自備、而不使人見、一日在右大臣藤原賴宗家圍碁、僅從小豎一人、會有人拔刀突入、聞義家在、投刀就縛、有兵士數十人、自旁舍至、擁之而出、其備不虞如此、十訓鈔、古事談、義家籍父祖之業、威名大著、坂東兵士、莫不傾心服從、保元物語 至於其子

孫、專轄天下兵馬之權、實基於此、義家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高階系圖以高階惟賴爲義家第四子、不知何據、今不取、 義宗爲兵庫允、早卒、義親叛臣傳、義忠歷帶刀長、檢非違使、任河內守、嘗與叔父義光不相得、天仁二年義光使義忠家士鹿島三郎殺之、義時稱陸奥五郎、爲左兵衛尉、義隆稱陸奥六郎、尊卑分脈 平治之亂、從義朝戰死於龍華越、平治物語、東鑑 治承四年、子賴隆稱毛利冠者、生僅月餘、以父之故配于下總、及

賴朝起兵、與千葉常胤謁見賴朝、賴朝見其風采、喜曰、眞源氏之胤也、延座常胤之上、東鑑 義國稱三郎、居上野新田郡、爲帶刀長、敍從五位下、爲加賀介、遷式部丞、任檢非違使、康和中將兵討佐竹昌義於常陸、父安末義國以衛仗入禁闕、路遇右大臣藤原實能、左右叱而撻之、義國墮馬、從者忿恚、直馳燒實能第、報其怨、朝廷逐義國、蟄於下野足利、參取尊卑分脈寫本印本、及常陸正宗寺古記、○據東鑑養和元年文、當時食足利者藤原俊綱也、

按分脉、義國母足利有綱之女、而印本一說云、義國嘗討關東賊、抵有綱子基綱家、遂以基綱女爲妻、蓋義國之得罪、不得居新田、以與足利氏姻戚、故往依之也、然他無可考、而以有綱兄俊綱以養和元年死、則其娶基綱女者似可疑、而俊綱與義重同時、若以爲有綱兄、則義重與祖母之伯父、年齒相似、恐無是理、而分脉又云、有綱從祖師種與平維茂戰、維茂則與藤原實方同時、實方以長德四年卒、去養和元年百餘年、則其世次恐有闕略、而娶基綱女者蓋亦可信也、姑附以備考、久壽元年髫髮世稱荒加賀入道、明年卒、子義重、義康、李邦、義重及義康子義兼自有傳、義康見義兼傳、李邦爲八條院藏人判官代、尊卑分脉義親子爲義

爲義稱陸奧四郎、保元物語康和四年、父義親流于隱岐、百錬鈔義家意欲使爲義嗣其叔父義忠、尊卑分脉、岡碕本保元物語、天仁二年義忠爲從兵所殺、事連從叔義綱、義綱逃走近江甲賀山、爲義時年十四、奉敕討之、義綱薙髮出降、爲義以義綱還京師、百錬鈔、尊卑分脉、擢爲左兵衛尉、遂得嗣祖父義家、岡碕本保元物語尋爲左衛門大尉、按諸本保元物語、剱卷、尊卑分脉、任左衛門尉、或爲天仁二年、或永久元年、保安四年、而中右記、長秋記、百錬鈔、天永保安間皆書左衞門尉、蓋在天仁天永間、故書于此、大尉據玉海建久二年永久元年興福寺僧徒將攻延曆寺、爲義奉詔拒之、從者僅十七騎、戰于栗子山走之、保元物語○栗子諸書或作栗栖、栗前等、今從諸異本保元物語、保安四年任檢非違使、敍從五位下、爲檢非違使、諸本保元物語、剱卷、尊卑分脉等書、其說不一、見行本保元物語曰、年二十八爲檢非違使、敍五位、以天仁二年年十四推之、至保安四年、實二十八歲也、今從之、從五位下據尊卑分脉、○按尊卑分脉爲義歷任治部丞、中宮少進、左馬允、兵庫助、尾張介、伊豫相模河内等守、而諸本保元物語、平家物語、剱卷並曰、爲義請爲陸奧伊豫守、不允、終不仕國守、其餘歷仕亦無確據、故不取、久壽元年子爲朝在豐後暴橫侵擾

鎭西、爲義坐罷、台記、尊卑分脉、○保元物語爲久壽二年保元元年七月、鳥羽法皇崩、崇德上皇與左大臣藤原賴長合謀、將再踐阼、數召爲義、爲義猶豫不至、上皇遣參議藤原教長於其家諭旨、爲義辭曰、臣嘗奉敕降義綱于甲賀山、拒僧徒于栗子山、爾後有事、則唯命諸子、不親臨戰、以故稍疎軍事、況今景迫桑楡、豈能濟事、如長子義朝長於坂東、曉暢兵事、麾下亦多精銳、然既詣高松殿、餘子不勝其器、八郎爲朝

長於鎭西、材武驍勇、善射善戰、今適在京師、君宜以聞、臣有名甲、曰薄金、膝丸、楯無、葱姑、八龍、月數、日數、源太產衣、夢爲颶風吹去、臣心惡之、故敢辭、教長曰、子累世將種、宜速勤王、夢寐拘忌、何足介意、爲義不得已、與子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俱詣白河殿、○京師杉原鎌倉本保元物語載義憲爲七人、愚管鈔爲賴賢爲朝二子、未知孰是、上皇大喜、乃以爲義補判官代、賜莊園及名劒鵜丸、保元物語賴賢爲藏人、半井本保元物語遂率諸子守

西門兵百騎許、獨爲朝將二十八騎守西河原門、○諸本保元物語竝云、爲朝守西門、爲義守西河原門、而其兵數亦不同、今從見行本、賴長乃召爲朝議軍事、爲朝進策不聽、又與爲義議、爲義曰、臣聞甲兵多聚于高松殿、臣兵雖寡、不難防拒、皇輿設出宮、宜幸南都、斷宇治橋、見幾而動、勢若不振、奉皇輿至關東、扼足柄箱根之險、聚部下之兵於八州、而還皇輿於京師、在我轂中矣、賴長曰、然、但我皇是太上法皇之正嫡、一宮亦我皇正嫡、

而使四宮卽位、人神共憤、方今不乘幾決策、又期何時、皇輿不可出宮、子宜勵志建功、以圖他日之榮也、爲義曰、臣旣決死、乃起而赴軍、諸本保元物語○愚管鈔曰、爲義詣白河殿曰、麾下兵皆屬義朝、來者甚寡、二兒僅守此宮、何能濟事、坐待敵至、非計也、請速幸宇治、斷橋防之、不然直幸近江、據甲賀山、則東兵來屬、兵若未聚、則幸關東、據足柄之固、招致東兵、可以得志、計儻不行、則臣請襲高松殿、一戰而決矣、賴長曰、事不須急、我兵固寡、今大和人檜垣冠者、以吉野兵來、不日當至、汝姑待之、爲義失望而退、旣而帝使源義朝及平清盛源賴政等乘夜來攻、爲義等奮戰防之、義朝

縱火上風、宮中擾亂、上皇騎而出宮、爲義等步從、至如意山、上皇謂諸將曰、汝曹速去、朕當出降、爲義等對曰、臣以死奉之、乘輿將何嚮、上皇曰、汝曹不去、適爲朕累、諸將涕泣而去、爲義乃匿木工神主家、清盛奉敕率兵三百至東坂下大津、搜索甚急、保元物語爲義聞之去匿三河尻五郎大夫景俊家、○見行本作三河三郎大夫近末、今從諸本保元物語、將適東國、病不能行、僅抵蓑浦、追兵來迫、諸子力戰拒之、從兵死亡略盡、

復入景俊家、遂抵黑谷佛寺、薙髮更名義法、爲義謂諸子曰、我今老憊、力不可爲、將憑義朝乞降、義朝豈不以其賞格丐我餘命、爲朝以爲不可、勸赴關東圖後舉、爲義不聽、遣奴告旨義朝、間行赴西坂、令諸子散去、戒曰、勿聚於一方、以爲菹醢、須伺時幾、相共戲歃而別、義朝迎之居其家、累奏請減死、不許、義朝不得已遂弑之、時年六十一、〇見行本、半井本、保元物語竝云六十三、按諸本既云天仁二年年十四、永久元年年十八、今據此推之、義朝奉

首朝廷、朝廷又賜義朝、葬于北白河圓覺寺、爲義家于六條堀河、世稱六條判官、保元物語、參取諸本、異子義朝、義賢、義廣、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行家、爲家、賴定、正親、維義、義俊、經家、義成、僧仙覺、僧賴憲、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義朝叛臣傳、行家自有傳、義賢近衞帝爲東宮、仕爲帶刀長、尊卑分脈、〇按本書藤原忠平流有熊野別當湛快子湛增、曰實源爲義子、然劔卷爲外孫、源平盛衰記爲從母夫、姑附備考、仁平末居上野多胡郡、〇源平盛衰記作武藏誤秩父重隆養爲子、

以故屢往來武藏比企郡、士卒多來歸、參取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與姪義平生釁、久壽二年構兵鬭於大藏館、敗死、東鑑、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尊卑分脈、子仲家、義仲、仲家父死、源賴政養爲子、爲八條院藏人、稱六條藏人、治承之亂、從賴政與子仲光同戰死、參取山槐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尊卑分脈、義仲叛臣傳、義廣初名義範、玉海、壽永二年居常陸信太、稱信太三郎先生、衆寖來附、治承四年、姪賴朝至常陸、擊佐竹秀義、義廣與弟行家抵國府

謁賴朝、明年掠略鹿島社戶、遂圖擊賴朝、將兵三萬、發常陸至下野、使人誘足利忠綱、忠綱應之、又誘小山朝政、朝政僞許之、義廣大喜、行至朝政家、朝政先據野木宮擊之、義廣大敗、士卒逃散、下河邊行平政義、邀擊之於古我高野之津、義廣僅脫奔信濃依姪義仲、東鑑壽永二年從義仲入京師、義仲欲令義廣爲追討使、廷議憚賴朝而不許、義仲又奏曰、鄕請義廣爲追討使、而院宣未下、請賜義廣

備後、督其州兵以討平氏矣、法皇使諭旨曰、義廣固怯弱、恐不勝其任、故不下命目、卿以爲可則可之、但其任官不可輒許、玉海○按本書又書美濃守義廣、源平盛衰記亦同、與本文異、今無所考、三年、賴朝使弟範賴義經西上討義仲、義仲使義廣將三百騎拒之於芋洗、兵敗奔竄、東鑑、諸本平家物語、○玉海作宇治五月與波多野泰通大井實春等戰于伊勢羽取山敗死、東鑑○源平盛衰記爲六月、尊卑分脈載爲義第三子、曰名義憲、稱信太三郎、文治元年任伊豆守、從義經走西海、尋匿居伊賀、賴朝命服部時定攻之、義

憲自殺、盛衰記亦曰、文治元年信太三郎義憲任伊豆守、而不載其從義經、唯異本平家物語說與分脈同、義憲或作義範、或義教、今據百鍊鈔東鑑、文治元年源氏六人任官、中有義範爲伊豆守、考分脈及山名系圖、時任伊豆守者新田義重子山名三郎義範、而非信太三郎、按義廣初名義範、故分脈盛衰記誤以山名義範爲信太義範、而其從義經者伊豆右衞門尉有綱也、故又誤以伊豆守義範爲從義經、考東鑑、有綱後匿居大和、平時定攻之、有綱自殺、是伊豆守仲綱子、而義經之壻也、分脈平家物語竝爲匿伊賀、傳聞舛謬、蓋由此也、義廣戰死既在其前、義範終賴朝世仕在鎌倉、無從義經之理、盛衰記又曰、元曆元年六月、中原親能捕爲義之季子前美濃守義廣、此乃東鑑所載信太三郎也、今舉其異同以備考索、賴賢爲左衞門尉、保元之亂、從父

守白河殿西門、及義朝等來攻、兄弟爭先、賴賢遂進戰、隔水發矢、射中二人、與弟賴仲率兵數十衝陣力戰、及軍敗、與弟賴仲爲宗爲成被殺于船岡山、異本保元物語子義房爲八條院藏人、稱八條太郎、叔父行家養爲子、賴仲爲掃部助左兵衞尉、爲宗居丹波、稱丹波冠者、爲成居八幡、稱八幡七郎、爲家稱淡路冠者、賴定稱加賀冠者、正親稱練絹冠者、維義稱松井冠者、尊卑分脈乙若、龜若、鶴若、天王、在六條

堀河、朝廷使義朝殺之、義朝遣秦野延景殺之船岡、合瘞于圓覺寺、爲義塋側、從者隨至刑處、亦同自殺、保元物語、參取尊卑分脈、爲家、義俊、經家、義成、僧賴憲五人皆養子也、尊卑分脈○見行本保元物語爲爲義子四十二人、京師本杉原本爲四十六人、而皆曰爲義嘗謂我願生子六十六人、每國各居一人、今不取、爲朝爲人魁岸奇偉、意氣豪逸、膂力過人、長七尺許、左手偏長四寸、最善射、自幼恃勇陵人、甫十三歲、爲義知其不可誨、逐之鎮西、爲

朝居豐後、稱鎭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將徇筑紫、菊地、原田諸族聚兵拒之、爲朝以婦翁阿曾三郎平忠國爲鄕導、大小二十餘戰、陷城若干、年至十五、掠略九國、多行不法、擧國來訴、朝廷使爲義召之、不至、保元物語久壽元年、爲義坐解官、台記、尊卑分脈二年、敕太宰府捕爲朝治其黨與、百錬鈔爲朝既聞父解官曰、家君以我故獲罪、豈忍坐聞、我當歸而乞罪也、鎭西兵士多願從者、爲朝曰、不宜擁衆入京、遂率驍勇二十八人至京師、○諸本保元物語竝云、久壽元年敕捕爲朝、二年爲義解官、爲朝聞之、乃率首藤九郎家李、惡七別當等至京師、今據台記、百錬鈔、諸本誤矣、保元之亂、從父詣白河殿、左大臣賴長召諮謀、爲朝對曰、臣久在鎭西、陷城破圍、屢歷戰陣、其制勝也、無若夜戰、臣請今夜襲高松殿、三面縱火、一方攻之、兵火相逼、敵必不能支、敵臣者唯臣兄義朝耳、臣能一矢殪之、況尫弱如清盛輩乎、主上若徙他所、臣請得射騶從少許、則彼必棄乘輿而走、臣乃

遷乘輿於此、使陛下得再卽天位、易如反掌、決勝之機、不待天明也、賴長曰、爲朝年少、恃勇使氣、事甚麤率、汝輩輕騎私鬪、宜利於夜擊、今二帝爭位、豈可輕易擧事哉、徵南都僧兵、料應黎明來到、宜待其至、整衆而戰、爲朝退謂人曰、戰陣之法、異於朝廷禮節、固宜任武夫、搢紳之徒、焉能知軍事、阿兄曉兵機、乘夜火攻、誰能拒之、敗在目前、何暇待明旦兵衆之集哉、既而義朝、清盛等乘夜來襲、爲朝怒曰、臣累言之、今果然矣、保元物語上皇遽進爲朝爲藏人、欲以奬勵之、半井本保元物語爲朝曰、敵兵來逼、當施方略、此豈除目時邪、任官者任、我特仍舊稱鎭西八郎、將戰、兄弟爭先不決、爲朝謂我嘗以陵諸兄被逐、今日不宜於父前爭先、乃曰、諸兄宜進戰、若敵彊難當者、請但命弟、清盛部將伊藤景綱及子忠清、忠直來前、爲朝曰、清盛尚不足爲敵、況汝曹乎、宜斂手退、景綱怒而射之、爲朝曰、我嘉汝勇、與

汝一矢汝試當之乃射洞忠直胸而及忠清鎧袖一軍讋悚無敢進者清盛引退獨山田伊行回馬呼曰願一見八郎殿爲朝又射殪之詰旦義朝使鎌田政家率百騎進擊政家射中爲朝冑爲朝大怒曰豈爲汝輩耗一矢不如赤手禽之乃張拳而進首藤家季等二十八騎從之政家引兵逃奔義朝親督二百餘騎來戰乃大呼曰我是源義朝也今蒙宣旨指揮官軍汝曹非我家屬乎宜速解兵而

去爲朝應之曰家大人奉院宣總督諸軍爲朝領一隊之兵在此義朝又曰我宣旨使且降爲朝曰向兄放矢與抗父執兵天譴孰重爲汝兄汝向我放矢天譴難逭宜棄弓矢乞義朝媿屈語塞既而兩軍交戰爲朝矢不虛發應弦而倒遥見義朝將注矢射之而慮父與兄潛約勝敗交相助亦未可知乃止義朝兵來進決戰爲朝謂家季曰敵兵甚衆若吾軍矢竭短兵相接則一以當百亦不可敵我

欲發一箭而懾軍將何如家季曰然但勿誤傷之爲朝乃射鏃斲義朝鍪而著寶莊嚴院門楔義朝進馬曰汝本善射今何不精爲朝曰憚家兄不敢若見假借請命所中注矢將發事已急深巢清國進遮義朝馬前爲朝射斃之兩軍格鬬互有勝負義朝乘風縱火果如爲朝所料軍遂敗績爲義將爲僧出降爲朝曰不可新院爲主上之兄左府又非關白之弟乎而罪不相容縱家兄欲救父朝廷豈

能赦之乎不如赴關東說三浦畠山小山田等族藉其兵馬管領東國官兵來討則爲朝竭力拒守若不能支死未晚也爲義不從遂爲義朝所弑○按京師杉原半井本並曰爲朝勸爲義至關東聚兵使諸子分據東北諸道建都鎌倉設置百官如平將門所爲其言浮夸虛誕蓋作者從而緣飾耳故今不取爲朝遁去匿近江輪田○源平盛衰記曰匿近江石山寺平家物語劒卷曰至筑紫匿田根將奔筑紫謀復讎三字據諸異本而聞清盛部將平家貞率衆入京師不果既而罹疾僦湢室而澡浴會佐渡兵衞源重貞

奉敕搜索、有人怪爲朝容貌告之、重貞偵其浴、率兵三十餘（○諸本保元物語爲三百餘）圍湢室、爲朝裸裎、手木材毆殺數人、遂被擒、傳送京師、帝御北陣觀之、廷議處斬、以其非常壯士、減死一等、斷臂筋而流于伊豆大島、居五旬、創既愈、臂力雖稍減、注矢反長於舊、自謂我先出自清和天皇、而八幡太郎之胤也、祖先之業不可失、此地是朝廷所賜我也、（保元物語）於是自領大島及三宅八丈美計澳五島、（按鎌倉本半井本保元物語加上津島新島三倉島爲八島、今從見行本及京師杉原本）奪其租稅、島中不從已者、咸奪弓箭而焚之、舊臣亦稍來屬、勢日熾、居十年、偶見海上鷺飛、意其有島、航海一晝夜、遂得至一島、傳言爲鬼島、爲朝威服土人、名島曰葦島、以一人歸大島、因欲嚇伊豆人民、每令往來國府、暴横加甚、土人患焉、嘉應二年、伊豆介工藤茂光至京師奏狀、朝廷詔茂光率兵五百討之、戰艦抵大島、爲朝謂從士曰、我如欲遁竄、縱萬數可輒

擊而敗、顧吾嘗在筑紫、耀武九國、西海人士莫不讋服、保元之難、東國將士亦面見我射藝、雖遭流竄、猶得爲島主、取快一時耳、而我所以隱忍不死者、將以繼父志成吾事也、今縱射卻官軍、而違敕方命、亦終不可免、多殺人民、何益之有、吾志決矣、汝曹當悉離散、乃執弓出海濱、注大箭遙射一艦、洞之、艦淪人沒、舉軍大懼、不敢進艦、爲朝歸家、靠柱刳腹而死、年三十二、（據見行本保元元年年十八之文推之、○本書云保元元年年十八、永萬元年二十九、嘉應二年三十三、一書矛盾、三蓋二之誤、諸本皆云保元元年年十八、而不書其死在何歲、但京師本作二十八、杉原本作三十八、尊卑分脈云以安元二年死、與杉原本合、未知孰是、今姑據本書、）加藤景廉進斬其首、傳京師而梟之、（諸本保元物語）爲朝射藝絶倫、彊弓長箭、世所不及、後世傳其鏃爲槍、相傳爲朝所至諸島、至今立祠祭之、子義實、爲上西門院判官代、次實信、爲上西門院藏人、（子義實以下據尊卑分脈）次爲賴、生于大島、稱島冠者、爲朝將自戕、先刺殺之、次爲家、稱大島二郎、年五歲、

其母抱而逃、因得脫、（諸本保元物語、參取尊卑分脈、○難太平記足利系圖並云、足利義兼實爲朝季子、義康養爲子、然分脈云、義康之妻藤原氏生義兼、則二書之說可疑、故不取、）

平景政鎭守府將軍忠通孫也、父景成稱鎌倉權守、景政稱權五郎、（參取諸本平氏系圖）以勇武顯、年甫十六、從源義家攻仙北金澤柵、先衆而進、敵射中景政目、（○保元物語曰、爲鳥海三郎所射、按鳥海三郎安倍賴時子家任也、及貞任敗死、出降、則其不死明矣、今不取、）而景政自折其矢、遂射敵斃之、脫胄而仆、矢猶在目、三浦爲繼欲拔之、足蹋其面、景政拔刀欲刺爲繼、爲繼驚問故、景政曰、隕命於鋒鏑、士之所甘、生而被蹋面、汚辱無甚焉、不如刺汝而死、爲繼乃跪拔之、後不知其所終、（奥州後三年軍記）子孫世居相模、大庭梶原之族、從源賴朝有功、（參取平氏系圖、源平盛衰記、）相模鎌倉有景政祠、曰御靈祠、建久五年賴朝使八田知家奉幣祭之、（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七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清原武則
藤原清衡　曾孫泰衡

清原武則、出羽山北俘囚長也、陸奧話記、今昔物語、○按系圖、武則父兵部大輔光方、祖父左京權大夫基光、右大臣夏野之裔也、然他無所見、故今不取、源賴義討安倍貞任、累年不能克、徵兵

於武則及兄光賴、康平五年、武則率子弟萬餘人會賴義于陸奧栗原郡營岡、賴義與語大悅、乃以武則及其子武貞甥橘貞賴、賴貞、吉彥秀武等、分爲隊將、武則遙拜京師誓曰、臣率子弟應將軍命、志在立節、不顧殺身、八幡三所照臣丹誠、所不致死力者、神明殛之、將士咸感激、既而官軍至萩馬場、將攻小松柵、擇日不吉、賴義駐軍不進、既而議決戰、武則曰、官軍之怒、猶如水火、用兵之機、不過此時、遂以騎兵攻破之、久之會霖雨、官軍食乏、貞任自將精兵來襲、武則告賴義曰、賊失計、將授首、賴義曰、官軍分散、孤營兵寡、賊將大衆奄至、勝算在彼、而卿謂失計、其意如何、武則曰、我軍爲客兵、常困糧乏、利在速戰、若賊守險不戰、則客兵易疲、不能持久、勢屈情見、爲彼所乘、僕常患之、今賊來進欲戰、是天祐將軍也、且賊軍有黑氣如樓、是敗衄之兆也、

官軍必得勝、賴義悅曰、因卿忠謀、將耀朝廷之威、卿其勉旃、武則曰、今爲將軍棄命、輕如鴻毛、寧進而死、不退而生也、遂戰大敗之、武則將精兵八百餘、乘夜追之、更選敢死士五十人、從間道入賊營、縱火、官軍見火光、鼓譟薄之、事出不意、貞任營大擾亂、自相殺傷、遂棄高梨宿石坂柵、退保衣川關、武則與武貞賴貞分道攻之、不利、武則下馬立河岸、會見兩岸有樛木、枝葉覆河、有從士曰久清、趫捷

絶倫、武則命緣樹踰河、燒賊營、久清跳梁、攀岸樹而縣繩索、士卒三十餘人相引而度、竊火賊將藤原業近營、貞任驚逃、官軍進至鳥海柵、賊棄柵而走、賴義悅謂武則曰、得入此柵、實卿之力也、見我顏色如何、武則曰、將軍鞅掌王事、櫛風沐雨、在軍十餘年、甲冑生蟣蝨、天地感精忠、將士皆樂爲用、破賊衆如決積水、愚臣執鞭相從而已、何功之有、今見將軍、白髮反半黑、如得貞任首、則鬢髮盡黑、皮膚悅澤矣、賴義謝曰、卿率子姪、發大軍、被堅執銳、自當矢石、陷陣拔城、其功甚大、卿莫多讓焉、但曰我髮半黑、我亦然之、武則拜謝、既而賴義合兵圍廚川柵、及柵陷、賊殊死戰、官軍死傷者多、武則急令解其一面、縱出之、賊衆大潰、官軍邀擊之、無得脫者、遂滅貞任、六年二月、朝廷賞其功、敘從五位下、拜鎭守府將軍、陸奧話記武則嘗與賴義射獵于野、一發獲兩翼、賴義嗟賞、贈以其馬、親執轡授之、東鑑建久

四年子武貞、後三年軍記、東鑑文治五年、武衡、東鑑養和元年武貞稱荒河太郎、後三年軍記、東鑑文治五年、武衡稱將軍三郎、東鑑養和元年○按武則仲子、今無所考、武貞領陸奧伊澤加賀江刺稗枝志波岩手六郡地、後三年軍記、東鑑文治五年、長子眞衡相繼領焉、初貞任之敗、武貞納藤原經清妻、生子家衡、經清子清衡亦從母養於武貞、眞衡資父祖餘業、勢益强盛、門族自爲其臣僕、爲政無私、境內富庶、無子、養成衡者爲子、稱海道小太郎、賴義討貞任、軍次常陸、見多氣權守平致幹女、致幹據系圖○後三年軍記作宗基、訓讀相通、悅而私焉、遂有身生女子、致幹擧養之、眞衡聘之爲成衡妻、命臣族饋飲食金帛、以饗新婦、眞衡姑夫吉彥秀武自出羽來、多齎酒饌、盤盛黃金、捧之謁見、會眞衡與客圍碁、意不在秀武、秀武危坐良久、怒以爲我眞衡之姻屬也、脅於時勢、以隷臣庶、年老屈膝、跽於庭上、而不之省、豈所可堪、遂投金趨出、戒從者擐甲、縱啖所齎酒饌、而歸于出羽、眞

衡聞而大怒、發兵往攻之、秀武慮衆寡不敵、遣使説清衡家衡襲眞衡堡塞、清衡等悅、乃發兵襲之、燒伊澤郡白鳥村人家四百餘區、眞衡聞而大驚、急馳還、清衡家衡亦自圖不可敵、引兵而還、永保三年、源義家爲陸奥守、眞衡邀饗之、事畢又發兵往攻秀武、清衡家衡乘間又襲之、會義家從士藤原正經伴助兼檢察本郡、眞衡妻遣使謂曰、清衡家衡雖來襲、兵馬有備、不足懼也、但婦人不可將兵、願君等來此領衆指授方略、且報戰鬬之狀於國司、二人即來入城、清衡家衡引還、義家赴出羽、攻家衡沼柵、家衡拒卻之、○按本書清衡家衡襲眞衡下即云、武衡聞國司敗還、來出羽、謂家衡云云、文義不屬、事實難明、蓋清衡家衡引兵而還、眞衡請義家使擊之、義家進攻、不利、賊勢稍振、故武衡有是言乎、然此間闕文、眞衡事迹無復所見、而武衡出兵之由、亦不可知、今據武衡之言、商酌大意書之、叔父武衡率兵造沼柵、謂家衡曰、義家英略邁人、而君以孤軍卻之、是非唯君之美名、亦吾曹之榮也、乃共合謀、棄沼柵、據金澤柵、義家

聞武衡來援、大怒、寛治元年九月、自將兵數萬攻之、前鋒奮擊苦戰、柵中悉力拒守、厓岸壁立、矢石俱發、官軍死傷甚多、○本書載前鋒之戰在義家未至金澤柵之前、蓋錯簡也、今釐正之、吉彦秀武説義家以曠日持久之計、義家從之、乃合長圍、自圍其二面、弟義光圍其一面、清衡重宗圍其一面、○按後三年之亂、起于秀武、清衡家衡其黨與也、及義家爲國司、眞衡罷兵奉之、則秀武其讎敵也、今屬義家攻家衡、其間必有事故、説見義家傳、重宗不知爲何人、而本書襲眞衡之後、不復書清衡事、至此始見、蓋有故與秀武屬義家、而在攻城之列乎、本書闕略、竝不可知、疑以傳疑、久之、武衡使言義家陣中曰、久罷戰鬬、柵中無事、我有健卒曰龜次、勇而善鬬、請選銳士一人與之劇、義家輒於軍中得壯士鬼武、出而應之、鬼武擊殺龜次、柵中恥之、出而大戰、既而柵中食盡、武衡就義光請降、義家不許、柵中使羸弱逃去、義家悉殺之、窘急日甚、十一月、○本書爲寛治五年誤矣、説見義家傳、家衡自燒柵、變服遁去、武衡匿池水中、以草覆面、義家兵搜索獲之、初義家之圍柵也、家衡兵千任

登樓罵義家曰、汝父賴義爲安倍貞任所困、奉名簿於故清將軍請救、終賴其力而獲殲賊、汝我家臣僕、今忘恩背本、天譴焉逭、義家大怒、至是責武衡曰、在軍請援、是兵家之常、何足異焉、汝父武則應官符、率兵而從先人、而日者汝令千任言、先人奉名簿于汝父、名簿今安在、以汝父從軍、先人特奏拜鎭守府將軍、其酬功勞亦至矣、而汝忘恩搆逆、妄言辱我、罪不容誅、命斬之、武衡望見義光乞哀、

義光謂義家曰、赦降將家之常、而將軍固欲殺之、如何、義家作色曰、夫降虜者、苟免偷生、悔罪歸款、如宗任等是也、武衡身被俘獲、窮蹙祈生、可謂降虜乎、遂斬之、家衡爲縣小次郎次任所殺、次任使從者獻其首于義家、○按眞衡攻秀武之後、本書不復書眞衡事、不知其所終、清衡亦然、說見上、武衡率兵造沼柵之前、亦無所見、不知何由連兵合勢、蓋眞衡有始無終、武衡有終無始、皆闕文也、今並無所攷、千任亦就虜、義家命吏斷其舌、吏以手探之、義家叱曰、汝以手觸虎口邪、更命別人以

鐵箸抉其齒、抽舌而斷之、繫縛樹枝、置武衡首於其下、令踏之、千任屈脚不肯踏、力殫足遂及首云、後三年軍記

藤原清衡、鎭守府將軍秀鄉七世孫、秀鄉生千時、爲鎭守府將軍、千時生千清、千清生正賴、爲下野守、正賴生賴遠、居下總、賴遠生經清、尊卑分脈經清始居陸奥、爲權守、稱亘理權大夫、後三年軍記、源平盛衰記爲權守、據尊卑分脈、卽清衡父也、尊卑分脈、後三年軍記、清衡因稱權太郎、源平盛衰記經清娶安

倍賴時女、賴時領伊澤江刺等六郡、恃彊憑陵、不輸貢賦、永承中、陸奥守藤原登任擊之、不克、朝議選源賴義赴任、賴時素服威名、屈已恭順、既而因子貞任事、據衣川關而反、經清與平永衡將兵應賴義、永衡稱伊具十郎、仕前守登任、後娶賴時女、又屬賴時、或說賴義曰、永衡反覆之徒、必爲内患、不如殺之、賴義收斬之、經清懼不自安、竊謂其客曰、前車覆後車鑑也、十郎已歿、吾不知死所矣、客曰、

公雖欲赤心事將軍、必疑而不信、爲公計不如叛歸安大夫、轉禍爲福、今而不斷、悔無及矣、經清乃流言軍中曰、賴時將遣輕騎間道襲取將士妻子、軍大騷擾、賴義馳還國府、使金爲時留攻賴時、軍不利、經清乘間率兵八百餘、奔赴賴時、俄而賴時戰死、賴義與貞任戰敗績、官軍多死傷、賊勢大熾、經清私造符、遣諸郡徵納官物、令曰、可用白符、不可用赤符、國符赤有印、私符白無印、賴義不能制、對

壘數年、多方經略、得清原武則兵萬餘人、攻小松高梨石坂等柵、皆破之、貞任奔鳥海柵、經清與貞任弟宗任保廚川柵、地勢峻絕、守禦甚固、官軍悉力攻之、縱火奮擊、遂拔之、貞任敗死、經清被虜、賴義惡其反覆、故以鈍刀徐斬之曰、今能用白符乎、（陸奥話記）經清既被誅、清原武貞納其妻、生子家衡、故清衡從其母養於武貞、武貞子眞衡、藉父祖業、勢寖彊大、與部屬吉彥秀武搆兵、秀武慮衆寡不敵、遣人誂清衡家衡曰、眞衡恃勢驕縱、君輩以臣僕被遇、何不自愧、彼今悉衆來攻、宜速擣虛、焚其堡寨、虜妻孥、彼進無所攻、退無所據、必成擒矣、我得報怨雪恥、則雖爲眞衡喪元、亦所甘心也、清衡家衡大悅、發兵襲之、眞衡聞之、道還、清衡等亦料不可敵、引兵而還、永保三年、源義家爲守、眞衡分兵留守、躬往擊秀武、清衡貳於家衡、遂屬義家、攻家衡及其叔父武衡于出羽、滅之、（後三年軍記）領伊澤加賀江

刺稗枝志波岩手六郡之地、（東鑑文治五年）爲陸奥押領使、（尊卑分脈）國人稱曰御館、（尊卑分脈、源平盛衰記）自江刺郡豐田移岩井郡平泉、而卒、子基衡爲陸奥出羽押領使、奥羽去京師遼遠、朝廷猶以蝦夷視之、而地廣民殷、（東鑑）基衡奕世豪彊、吏民奔附、勢過國衙、藤原師綱爲陸奥守、括公田、基衡隱信夫郡、閲數守不納、官吏使者齎宣旨行、基衡與本郡莊司季春謀拒之、爭鬭傷使者、既而基衡懼、謂季春曰、以今守不

循前例驅逐之然而彼具狀奏上違敕之罪不可逭將如之何季春曰是所素料也然主命難辭聊發一矢耳公陽爲不知歸罪臣等刎首謝守何虞之有乃拘季春送守所基衡惜其勇悍陰遣妻賫黃金萬兩他物若干贖季春師綱不許遂斬之古事談十訓鈔基衡子秀衡沈毅有度量嘉應二年任鎭守府將軍源賴朝起義平氏之師數衄平宗盛欲藉秀衡兵馬擊之請授陸奥守發其兵朝廷以爲今雖不新授職彼固奄有闔境不如授之養和元年就授陸奥守秀衡受除命依違不敢出兵玉海平氏滅雄據一方不與賴朝通賴朝致書修交其貢獻遞送京師初賴朝弟義經依秀衡謀與俱圖平氏居有年聞賴朝起欲往從之秀衡堅留不遣義經潛出陸奥歸賴朝竟滅平氏及與賴朝鬩構流離轗軻間道遁歸時賴朝建大勳威武四播秀衡既老憂子孫不能守業聞義經來而喜以爲舉二州兵任

其驅使賴朝無所敢藉手館于衣川禮接甚篤賴朝建言秀衡納反者扇亂院宣詰責秀衡謝無異圖然奉義經不衰文治三年卒遺言諸子推義經爲大將軍舉國聽命東鑑子國衡泰衡忠衡高衡通衡賴衡

泰衡迫秀衡卒爲陸奥押領使兼管出羽賴朝聞秀衡卒屢乞院宣使泰衡密圖義經泰衡恇懼文治五年襲義經於衣川殺之送首鎌倉既而賴朝欲取二州乃以泰衡遲回不速殺義經爲辭奏請泰衡沮格王命庇護反者發兵討之朝議不允其年秋遂分三道擊之千葉常胤八田知家由岩城岩崎會遇隈河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由念種關別攻出羽賴朝親將大軍由下野入白河關泰衡聞之築城熱借山以庶兄國衡爲將指麾諸軍○按愚管鈔國衡稱父太郎泰衡稱母太郎蓋國衡母賤泰衡母貴故國人稱之也金剛別當秀綱等精銳二萬騎屬之築城苅田郡引名取廣瀨二河水柵相接栗原三迫一

野諸砦、皆置重兵、遣田河行文秋田致文守
出羽、泰衡軍于國分原鞭楯、賴朝命先鋒畠
山重忠急攻熱借山、工藤行光小山朝光從
之、大軍繼至、秀綱敗走、信夫莊司佐藤元治
張弓弩遮于石那坂、常陸冠者爲宗與其弟
爲重資綱爲家等、潛甲出伊達澤原橫衝之、
元治以下部將十八人戰死、泰衡軍褫氣、賴
朝乘勝踰熱借山、攻大木戸、國衡勇壯善拒、
部將出死力鬭、聲震山谷、朝光等陵土湯鳥

取之險、出大木戸後山、大呼發矢、城中驚擾、
國衡失據、奔于大關山、道被殺、泰衡部將金
十郎勾當八等、構壘根無藤、據險而拒、亦所
破、出羽守將田河行文秋田致文、亦與比企
能員宇佐美實政戰敗死、泰衡退陳物見岡、
保多加波波城、道過平泉不能入、放火燒城、
樓櫓屋宇、一時灰燼、賴朝進圍多加波波城、
泰衡望風而遁、窘困不知所出、遣卒遺書賴
朝營、戒使速逃去、書意以爲豫州依阻本州、

在父秀衡時、泰衡所不知、及父歿聞命戕之、
有功無罪、何故興戎征伐、今棄捐城邑、彷徨
山林、二州既奉威靈、冀赦一死、就家人之列、
不爾處遠流、二途或蒙允許、則置一行答書
于比內郡、辭旨懇惻、賴朝不聽、分兵搜比內
郡、泰衡將奔蝦夷島、到贄柵、其將河田次郎
叛、襲泰衡殺之、時年三十五、函首詣軍、賴朝
執而責之曰、泰衡既在吾握中、何假力於人、
汝背譜第之恩、大逆無道、宜懲將來、遂斬之、

梟泰衡首于路傍、庶兄國衡驍勇善戰、居城
西門外、稱西木戸太郎、大木戸之敗、奔于大
關山、道遇和田義盛、回轡將射、義盛先射中
髆、畠山重忠從兵大串重親追殺之、國衡極
豐肥、有良馬曰高楯黑、騎而上下平泉高山
日三次、馬終不汗、至是陷濘、鞭不能前、遂爲
重親所斬、自國衡死、軍無統紀、泰衡終敗、弟
忠衡稱泉三郎、守父遺命、事義經最謹、及泰
衡有異圖、獨不與、泰衡殺之、高衡稱本吉冠

者、泰衡敗出降、從父俊衡稱比爪太郎、弟季衡稱比爪五郎、俊衡子師衡稱大田冠者、兼衡稱二郎、忠衡稱河北冠者、季衡子經衡稱新田冠者、俊衡居志波郡、聞賴朝至、燒城而走、賴朝遣三浦義澄等追之、俊衡與三子及季衡父子出降、先是泰衡外祖前民部少輔藤原基成居衣川館、賴朝遣千葉胤賴招諭之、基成偕使者來降、自師出四十餘日、兩州平定、自清衡領六郡、遂略二州、四世九十九

年而亡、賴朝劃郡邑、與從征將士、撫慰土人、其治一遵秀衡故規、置兵鎭戍、泰衡之敗也、其部將有由利維平者、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賴朝問曰、汝主泰衡世據二州、養兵十七萬、威振境内、予頗難於加誅、然大兵一臨、不能支百日、舉族覆滅、身爲其下所殺、豈所養非所用乎、維平曰、壯士分守要害、老者艱步、自殺、如余不肖、乃被生擒、故不共死耳、昔左馬頭殿管領海道十五國、將兵數萬、平治之亂、不旋踵而敗、授首長田莊司、古之與今、優劣何如、且我主所統、僅兩國之士、拒戰數十日、猶爲幕下之憂、幕下勿深誚焉、賴朝默然、愛其勇壯、釋爲家人、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七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平忠盛　子經盛　子經正
教盛　教盛
忠度　教盛子
經盛　通盛
教經

平忠盛、鎮守府將軍貞盛五世孫也、高祖維衡任伊勢下野等守、平氏系圖以勇略名世、古事談長保中與平致賴構兵而鬭、事聞、流於淡路、小右記父正盛任伊勢因幡讃岐等守、系圖嘉承中爲追討使、擊源義親於出雲有功、亦以驍勇著、百鍊鈔忠盛歷事白河堀河鳥羽三朝、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敍正四位上、任播磨伊勢備前等守、爲檢非違使左衞門大尉、系圖大治中山陽南海二道海賊起、忠盛奉敕捕之、朝野羣載長承元年鳥羽上皇創得長壽院、敕忠盛掌土木事、以功除但馬守、亡何擢刑部卿、聽內昇殿、

上皇寵遇日隆、羣僚猜忌、胥議陰圖之、期以豐明節會、忠盛聞之、謂我門雖微、世爲武臣、一旦受辱、則大隕家聲、避而不朝、則恐得怯懦之譏、全身免恥、是良計也、乃製木刀、塗銀薄、飾室如鞘、卷而佩之、家臣平家貞從忠盛昇殿、向闇處抽刀視之、光芒如氷、羣僚惶懼、謀遂不行、方宴歌舞迭興、乃命忠盛奏舞、羣僚變調而歌曰、伊勢瓶子醋甕也、忠盛微時居伊賀伊勢間、世呼其族曰伊勢平氏、且眇一目、故託言以嘲、○平氏與瓶子音相近、眇與醋甕國語相通、忠盛憤恚、宴未罷而退、及出解刀授主殿司而去、既而羣僚奏言、忠盛不由敕而帶劒上殿、擅設兵衞、請削官籍處罪、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忠盛陳謝曰、嚮臣家僮聞羣僚有謀、蹤跡而至、臣實不知、罪固無所逃、如臣佩刀、即付主殿司、請按驗之、然後論臣罪狀、於是命取刀視之、乃木刀也、上皇歎曰、良將用心、固當如此、兵士赴難、亦其常也、不足深罪、平家物語、源平

盛衰記、初白河法皇每選勇士以護衛、嘗謂忠盛曰、昔小一條院親近源賴義、未嘗去側、今汝亦勿離朕身、藤原伊通意見、古今著聞集、法皇有寵姬、作別宮於祇園社東南居焉、世稱祇園女御、法皇屢幸、一夜潛行、忠盛以北面從焉、會暗雨驟至、前路有鬼、頭髮如束鍼、身有光、且明且滅、見者驚怖、法皇命驅之、忠盛進將射之、意其非鬼、狐狸爲妖也、不如生獲、徑前捉之、乃一老僧也、將點燈於神祠、戴麥稈而蔽雨、

提油注、持爂器、行吹其火、於是得其實、衆心始安、法皇稱其膽略、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後以女御賜忠盛、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以所法皇賜忠盛婦人爲兵衛佐局、蓋誤、嘗嚴禁天下殺生、時有加藤成家者、養鷹捕鳥、召詣檢非違使廳鞫之、成家自陳云、刑部卿忠盛家人也、日課獲鮮鳥、以充女御之膳、如有闕怠、輒處重科、凡源平家法、所謂重科者、謂斬頸也、愚賤之人、非不知朝廷有嚴制、然犯朝廷之制、其罪不過禁獄流罪、苟違源

平家法、輒立抵死、故唯爲免死之計、不敢知其他、事聞、法皇笑曰、如此白物、宜放遣之、古事談、蓋當時武臣恃勢縱恣、自擅生殺之權、而朝廷不能制焉、大抵如此、忠盛仁平三年卒、年五十八、忠盛以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子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度、源平盛衰記○系圖以家盛爲清盛弟、經盛兄、清盛賴盛自有傳、家盛從四位下右馬頭、系圖○平家物語作右馬助、經盛工和歌、善吹笛、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久安中敍

從五位下、保元嘉應間累遷敍從三位、治承初進正三位、任太皇太后宮大夫、尋兼修理大夫、養和元年任參議、公卿補任、壽永二年從帝于西海、壇浦之敗、潛入山剃髮、東鑑、既而赴海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曰、入山自刃而死、時年六十一、子經正、經俊、敦盛、平氏系圖、經俊若狹守、戰死于一谷、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教盛爲兄清盛特所友愛、因築宅於六波羅總門側居焉、世呼曰門脇殿、源平盛衰記、久安四

年以本府奏任左近衛將監、尋爲藏人、仁平初除淡路守、保元中兼左馬權頭、遷大和守、公卿補任平治元年右衛門督藤原信賴作亂、教盛與弟賴盛等率官兵攻之、信賴伏誅、平治物語以功任越中守、公卿補任、岡崎本平治物語、永曆元年遷常陸介、累敘正四位下、公卿補任應保元年坐與右少辨平時忠謀立皇弟憲仁爲儲貳、奪官、源平盛衰記、本書教盛誤作賴盛、今據山槐記、公卿補任訂之、明年任能登守、兼內藏頭、仁安元年兼春宮亮、及高倉帝

即位、爲藏人頭、任參議、敘正三位、養和元年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壽永二年從帝赴西海、十一月源行家引兵至播磨、教盛與重衡等將兵一萬待於室山、分爲五陣、教盛居後、行家至、四陣佯北、行家衝教盛陣、教盛縱兵奮擊、四陣合圍大破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斬首百八十級、遂復備前播磨、源平盛衰記三年宗盛等奉帝據一谷城、行敘位除目、拜教盛正二位大納言、教盛作和歌曰、計布末泥毛、阿禮婆安流

登邪於、母布良年、由迷迺宇知珥毛、由迷遠美留可桼、遂辭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及帝崩於壇浦、自刃而死、醍醐雜事記、源平盛衰記、○東鑑爲赴海而死、未知孰是、時年五十七、公卿補任子通盛、教經、業盛、業盛敘從五位下、平氏系圖戰死于一谷、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時年十七、源平盛衰記次忠快、盛緣、竝爲僧、平氏系圖

忠度生長於熊野、平家物語膂力邁衆、驍名震于一時、兼善和歌、就藤原俊成學焉、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仕至正四位下、任左兵衛佐、薩摩守、平氏系圖

養和元年與姪重衡等破源行家於洲股川、忠度麾下殺獲頗多、擒行家子行賴、東鑑、源平盛衰記、吉記、行賴名據尊卑分脈、壽永二年源義仲抵延曆寺、足利義清抵丹波、將犯京師、宗盛分路遣諸將、忠度率兵拒義清、參取玉海、吉記、○平家物語爲忠度率一千騎赴淀者誤、既而宗盛召還諸將、奉帝西犇、三年源義經襲一谷、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忠度時守西門、拒土肥實平、平家物語事出不意、軍大敗、忠度與左右三人走水濱、岡部忠澄率十餘兵、大呼薄

之、忠度紿曰、我是東兵、乃躍馬而走、忠澄埀及、忠度從士遮而禦之、忠澄遂進與忠度交搏墜馬、忠度抽刀刺之三、纔傷其頷下、忠澄從卒馳至、自後擊忠度、斷右臂、忠度自度不可免、曰、汝且緩我、將唱佛名而死、乃引忠澄投之丈餘、於是解帶脫甲、西向端坐、高唱佛名、忠澄跪問姓名、忠度曰、汝何戇、今至此極、豈告姓名乎、汝獲我必受重賞、疾斬吾首、忠澄遂斬之、時年四十一、忠澄閱其鎧、有書一

卷、平日所作和歌也、中記姓名、因知其爲忠度、初忠度赴鎭西也、還自淀潛抵五條、見俊成、敘別、出書一卷、乃言曰、忠度自奉教誨、已來無時不謁見、然比年以還、天下鼎沸、京師繹騷、不得屢奉杖屨、今天子播遷、我家禍敗且及、聞公向奉敕撰集、竊冀忠度亦以公之庇、得留一首、不意今日至于此、若屬昇平、必有其舉、卷中或賜採錄、而載一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俊成攬淚許諾、忠度喜謝而出、

及俊成撰千載集、取故鄕花一首載之、然憚朝議、不書姓名、人爲惜之、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有子曰忠行、號八田藏人、平氏系圖

經正工和歌、善彈琵琶、少小入仁和寺、給事守覺法親王、親王甚眷愛之、賜其所愛琵琶名青山、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仕朝爲皇后宮亮、源平盛衰記、但馬守、進正四位下、平氏系圖及帝西狩、齎琵琶詣仁和寺、謁親王、彈數曲敘別、聽者莫不隕涕、彈罷、還琵琶於親王曰、此器昔日之所

賜、常欲寶愛終身、今將遠別、身歿西海、此器亦隨亡、是以奉還、異日亂平、得再奉謁、請復賜之、親王埀泣不能答、經正遂作和歌辭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壽永三年、一谷城陷、走過大藏谷、敵兵莊高家大呼曰、○本書莊作城、今訂之、見敵而走、豈非平家公達乎、來與我決死、經正回顧曰、非敢走也、爾非我偶、高家怒急迫之、經正度不可免、下馬引刀自潰腹而死、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曰、經正爲川越重房所獲、八阪本曰、佐佐木高綱、南都本曰、成田五郎、未知孰

是、有子甫六歲、平氏族滅、斬于六條河原、(長門本平家物語)
敦盛敍從五位下、以其無職掌、世呼曰無官大夫、一谷城陷、平氏舉族乘舟而遁、敦盛獨後、單騎赴水濱、望從兄知盛船、入海一町許、源義經麾下熊谷直實馳馬大呼曰、公非平氏大將乎、我是天下第一剛者熊谷直實也、還與決死、敦盛回轡至水濱、與直實交搏墮馬、輾轉、直實乘其上、膝壓鎧袖、欲拔刀斬首、

俯視其面、婉然美少年也、直實心憐之、不忍施刃、乃問其姓名、敦盛曰、唯速斬、直實曰、若不詳姓名、則之卒伍、不亦辱乎、敦盛乃告實、遂遭害、(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時年十六、(源平盛衰記)
通盛初名公盛、永曆元年補藏人、敍從五位下、長寬治承間、累遷正四位下、越前守、兼中宮亮、敍從三位、(公卿補任)養和元年三月、與重衡等將兵擊源行家於洲股、敗之、(吉記、東鑑、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八月、通盛與但馬守經正將兵擊義仲、

通盛至越前國府、以義仲兵勢甚熾、遣使乞援、(吉記)通盛欲待經正俱進、經正頓兵若狹、逗留不至、(玉海)九月、通盛使兵衞尉清家(姓闕)爲將赴加賀、適加賀人稻津實澄等叛應義仲、(稻津據尊卑分脈)自營後來襲府中、兵寡、通盛率麾下八十餘人出戰、力不能支、退保敦賀、(吉記)復請益兵、(玉海)朝廷遣行盛忠度赴援、(百鍊鈔)北兵來攻城不能支、十一月、回軍京師、(吉記)壽永三年二月、從教盛在備中下道、時讃岐廳衆二千

餘人叛赴京師、路襲其營、教盛令通盛教經擊之、廳衆逃走淡路、通盛與教盛急攻殄之、欲進抵伊豫、攻河野通信、乃赴四國、教經至屋島行宮、通盛至阿波花苑、通信懼走安藝、一谷城陷、通盛走過湊川、佐佐木俊綱追及之、通盛力戰而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俊綱名據東鑑、○本書作成綱)
教經初名國盛、敍正五位下、任能登守、(平氏系圖)壽永二年平氏復山陽南海、源義仲遣其將

足利義清、海野幸廣來攻、軍次備中水島、將犯屋島、宗盛遣重衡、通盛、教經、大率舟師拒之、敵七千餘騎、侵曉而發、教經激勵士卒、乃以纜舫戰艦二百、（○源平盛衰記作一千餘艘）施板以便進退、舟中坦然如大路、（平家物語）刻期會戰、教經善射、躬自接戰、射殺敵將高梨高信以下十三人、（源平盛衰記）會日蝕、天晦不辨東西、敵大敗而走、明年、從父在備中下道、讚岐廳衆來襲、教經大怒曰、此是奴輩、昔秣我馬、飲我馬、今

忽歸源氏、飄射我營、甚無狀也、請鏖盡之、乃駕輕舸與兄通盛窮追之、廳衆走淡路、屬源義嗣、源義久、教經兄弟遂抵淡路、急攻之、一晝夜斬義嗣、虜義久、餘黨逃散、悉追殄之、獲首一百三十二級、（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保曆間記作一百六十級）報捷福原、又欲攻河野通信、乃與通盛分路赴四國、教經抵屋島行宮、通信走安藝、與沼田次郎合、教經進而破之、通信逃還伊豫、沼田次郎窮蹙、遂降、執之以還、教經又聞義

嗣黨淡路人安摩宗益率其徒竊赴京師、（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阿摩諸書或作阿閒、又天野、宗益或作宗員、又忠景、）率百五十騎要之西宮海上、宗益不得進退、泊舟於和泉吹井浦、其黨紀伊人園部重茂欲來而與之合、（○重茂、平家物語作忠康）俱赴京師、教經又抵紀伊、擊破之、獲首三十六級、（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曰、園部忠康既與阿摩忠景合、教經擊之於和泉、獲首一百三十級、未知孰是、）又報捷福原、豐後人緒方惟能、海田宗親、（海田宗親、源平盛衰記）據臼杵維高谷、率其衆、據今木城、通信亦自伊

豫往屬之、教經將兵二千餘騎攻之、（○平家物語作三千餘騎）一晝夜拔之、惟能、通信敗走、教經還福原、源義經將攻一谷、先至三草山、資盛、有盛等率衆拒之、夜爲義經所襲、棄軍而走、宗盛欲更遣兵禦之、乃使使督促諸將、諸將皆沮、（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宗盛謂教經曰、三草艱於防禦、向遣平盛俊董督軍務、兵士猶苦無主將、爲之何如、君宜往指示方略、激勵軍士、教經對曰、臨軍對敵者、雖以身率先、而有時蹉跌、況

諸將辭難就逸、如此而欲收其利、吾未曉也、苟欲全身、不如不赴戰場之爲愈、諸將所難、教經向之、公勿爲意、遂赴三草、結營山下、有二三鷲鹿突出、教經謂士卒曰、鹿者野獸也、當畏人逃藏、今來於此、意是敵兵潛襲、汝等勿怠警備、義經果率輕鋭數千、黎明奄至、軍大敗績、諸將多隕命、（源平盛衰記）宗盛又奉帝徙屋島、四年義經攻屋島、宗盛等乘舟避之、海陸射戰、宗盛特使教經登岸拒之、教經乃率

敢死三十餘人、回船登陸、發矢力戰、敵兵多死傷、義經麾下佐藤繼信中矢墜馬、教經家僮菊王進將斬其首、繼信弟忠信射而殪之、忠信從卒欲取菊王首、教經乃提菊王投之於船、既而日暮、義經退陣于牟禮高松、是夜教經欲襲義經、江見守方與平盛嗣爭先鋒、達旦、以故不果、義經陵晨來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盛嗣景清以下精鋭各執短兵、奔衝縱橫、殊死當之、敵兵少沮、教經別將兵二十人、發矢禦之、然騎步不敵、迴舟而退、（源平盛衰記）壇浦之敗、東兵素聞教經驍名、爭先欲獲之、教經挺身血戰、遠者射而殪之、近者搏而投海、從兄知盛見教經奮鬬不已、止之曰、大事已去、君宜自圖、勿爾多殺、彼等皆卒伍、不足與也、教經乃欲與義經決死、會義經舟摩教經舟而過、教經乃脫兜鍪、徹鎧袖、躍入其舟、回視覓之、義經自揣不可當、於衆中避之、教經遂認義經、大呼自名、欲前搏之、義經從士遮前蹴

而倒之、義經得間遷別船、教經膂力雖絶衆、趫捷不如義經、以故逸之、敵兵安藝時家（○平家物語作實光）與手下力士二人、齊進當之、教經蹴其一人墮海、雙挾二人、遂歿于海、（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時年二十六、（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一說、醍醐雜事記爲自刃而死、未知孰是、東鑑一谷之敗、教經爲遠江守安田義定所獲、幷諸將首傳之京師、梟于獄門、平家物語盛衰記竝云、明年戰死于壇浦、按玉海壽永三年二月十九日記載教經現存之說、醍醐雜事記歷舉壇浦戰死諸將、亦有教經、據此則義定所獲、非眞教經審矣）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七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忠實　子忠通　孫基實　基房

源雅實　子雅定

藤原忠實、關白師通長子、（公卿補任）祖父師實子養之、（尊卑分脈、今鏡、台記）寬治中累進正三位、任

權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承德元年爲權大納言、康和元年、敕內覽太政官文書、明年拜右大臣、兼東宮傅、長治中爲關白、（公卿補任、尊卑分脈）鳥羽帝之立、藤原公實恃戚家恩、冀望攝政、請之法皇、法皇心動、院別當源俊明、機警以止之、忠實得無恙、（愚管鈔）因改爲攝政、語在俊明傳、（公卿補任、愚管鈔）天永三年辭右大臣、尋進從一位、拜太政大臣、永久初爲關白、（公卿補任、中右記）忠實既聽牛車、久之不駕、後始駕退朝、謂人曰、御堂殿聽牛車、齒幾彊仕、宇治殿及大殿、賜之皆四十一、我蚤有是命、深恐盈滿、故未敢駕、今我亦四十一、我追先例也、（中右記）初法皇敕忠實、納其女泰子於帝宮、忠實固辭、法皇怒、養藤原公實女璋子以納之、帝之幼也、舉止輕躁、或小弓射人、忠實憂之、及長行稍易良、忠實悔其不納泰子、保安元年法皇幸熊野、帝敕忠實納泰子、奩裝已備、法皇聞而大怒、詰責忠實、停內覽、（愚管鈔）忠實退居宇治、

杜門不出、作歌自傷、（今鏡）禱祖神復內覽、（古今著聞集）法皇以忠實長子忠通代爲關白、忠通不肯就、且請宥父罪、（愚管鈔）明年忠實復內覽、尋上表辭職、（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法皇乃以忠通爲關白、痛抑忠實、大治四年法皇崩、忠實本得鳥羽上皇意、嘗奏上皇曰、臣觸宸怒、久罷朝參、然使忠通得執政、榮寵甚至、請以來歲正月拜禮日入朝、坐忠通上、及期入朝、公卿位班未次、忠實稱腳疾不堪久立、獨拜而出、關白以

下扶起之、時人榮之、愚管鈔長承元年更詔內覽、公卿補任人莫不怪者、歷代皇紀亡幾上皇遂納泰子、今鏡、愚管鈔、保延六年准三宮、食邑三千戶、聽輦車一如忠仁公故事、上表辭之、公卿補任忠實年老、行步甚艱、每入朝、或駕輿、或坐圓座、使人引之、今鏡薙髮更名圓理、居宇治、公卿補任世稱富家殿、尊卑分脈、今鏡、忠實最愛次子賴長、以爲其才堪大用、悉以律令格式及敘位除目官奏秘記、授賴長曰、此祖先遺物、當傳忠通、然彼

已居攝籙、不宜預細務、且汝有二男子、繼我家者必汝也、久安中、賴長養女多子爲女御、忠通養女呈子亦入宮、共欲践后位、賴長告忠實、爲多子求之甚急、忠實屢奏法皇、法皇不果、忠實賴長以爲忠通沮之、大恚、奏請不已、終立多子爲后、自是忠實疎忠通、命讓內覽於賴長、忠通默然、忠實請法皇諭忠通、忠通上書論其不可、法皇取其書示忠實、忠實大怒、召左衞門尉源爲義、屯兵御倉町、守東

三條亭、謂賴長曰、攝政不孝、我蓄怒日久、然忍而不言、屢爲汝求內覽、彼不敢從、言已不遜、今我決意、絕父子之義、夫攝政天子所授、我不得奪之、氏長者我之所讓、非素有敕授、奪彼以予汝、我何所憚也、乃遣源仲行賴賢仲賢于忠通第、奪朱器臺盤、朱器臺盤者、藤家重器、所世授長者也、賴長且諫且辭、不聽、賴賢謂忠實曰、庫鑰不可得、忠實作色曰、盍破鎖、賴賢得一鑰庫邊、遂取朱器臺盤、忠實

大悅、以爲天之所與、悉授賴長、爲氏長者、又上書法皇、陳忠通之罪、旣而奪忠通宅地莊園、以獻之法皇、久安六年、忠實喪母、不使忠通豫喪事、曰、凡家有凶、避嫡長衰日、忠通旣非我兒、不可避其衰日、宜避賴長衰日也、尋遣賴賢於忠通邸、收師實師通二記、遂請法皇、以賴長內覽、台記賴長驕縱日甚、法皇頗厭之、及近衞帝崩、而議皇嗣、專任忠通、不復召忠實賴長、愚管鈔後白河帝立、以皇子守仁爲

皇太子、忠實請以賴長爲傳、法皇不聽、台記保
元元年法皇崩、崇德上皇舉兵、賴長爲之謀
主、未幾兵潰、賴長中流矢、忠實大懼、以賴長
子兼長師長隆長犇柰良、居禪定院、斷宇治
橋、使僧尋範千覺、及源賴兼等、募寺僧郡民、
以抗官軍、謀殺忠通子興福寺別當慧信、慧
信犇京師、賴長病創幾死、橘俊成馳告忠實、
請一見之、忠實彈淚曰、安有氏長者而隕命
于矢刃乎、我不忍見此薄命兒也、歸告我兒、

任汝所之、勿復使我聞見、俊成歸報、賴長死、
忠實悲泣曰、我常期彼爲攝關儀刑百辟也、
不謂至于斯、廷議當忠實流、忠通苦請得釋、
忠實聞而嘆曰、不意關白愛我至此、悔我疎
彼之日久矣、乃獻誓書於帝、以明無惡心、忠
通遣人迎之、忠實稱疾不出、忠通更使子基
實喩以朝廷意、於是出柰良、移居知足院、保元
物語 應保二年薨、年八十五、公卿補任、歷代皇紀、尊卑分脈、所
撰述有乾鈔十卷、仁和寺書籍目錄 其日錄曰知足
院關白記、據本書 忠實容貌豐美、聲音清朗、好
音樂、善彈箏、授與秘于師長、今鏡 萬秋樂秘說、
以忠實所傳、世特重之、體源鈔 子忠通、賴長、尊卑
分脈 賴長自有傳、

忠通嘉承天永間、累進正二位權中納言、永
久三年轉權大納言、爲內大臣、元永二年兼
左近衛大將、保安二年內覽太政官文書、尋
爲關白、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初白河法皇以泰子故責
讓忠實、欲易輔臣、密求其人、無如忠通者、乃

召諭曰、鄙語曰、父自父、子自子、父之罪於子
何有、卿爲執政、忠通曰、父獲罪廢黜、子不爲
請而以代其位、非孝也、且臣之家、世忝此職、
故授受之間、亦有儀而存、願宥忠實、而後得
補職於家庭之儀、亦將無所闕、法皇感而聽
之、愚管鈔 三年進從一位、拜左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移家近皇居、朝參必先諸卿、每召對、條舉比
例引據明確、法皇特重焉、愚管鈔 及崇德帝卽
位詔攝政、其儀一如忠仁公故事、公卿補任 大治

三年、拜太政大臣、明年又爲關白、近衛帝卽位、復攝政、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天養元年敕賜大和、忠通遣人檢注國內、興福寺僧徒大起拒之、明年更賜石見、忠通舊知備前伊賀、至此併領三國、四年賴長長子兼長轉右近衛權少將、先是忠通養兼長爲子、是歲任侍從敘正五位下、旣而忠實奏請轉任、法皇曰、前已奏可、延滯可異、忠實乃與忠通書責之、忠通意不平、及轉少將、賴長奉書謝之、忠通報曰、事可

賀、但子以抑留爲嫌、何謝之有、遂謂其母師子曰、自今以後不管兼長敘遷事、賴長更因皇嘉門院御匣陳謝、忠通不聽、忠實聞而恨之、台記、五年拜太政大臣、再任太政大臣始于此、六年辭免、尋辭攝政、爲關白、公卿補任、忠實愛賴長惡忠通、賴長心欲內覽、忠實告忠通曰、汝宜傳內覽於賴長、他日賴長當復與汝子孫、忠通不應、忠實請法皇曰、願召諭忠通、使彼吐衷情、法皇爲言之、忠通白曰、賴長資性

凶險、彼若扶幼主、四海被其禍、然使忠實聞此言、必怒讓臣、臣欲承順於父、則不忠於君、忠孝難兩全、臣故憚不敢對、遂言如內覽寧爲公所收、臣不能私讓、法皇以告忠實、忠實果大怒、愚管鈔、命兵士奪朱器臺盤、悉授賴長、以爲氏長者、遂絕忠通、且奪其宅地莊園、忠通不以爲意、朝參如故、參取台記、愚管鈔、賴長謗曰、失氏長者、而舉止猶如是邪、忠通欲加冠嫡子基實、使郡國辨其供給、以奪氏長者事、遂

寢、旣而基實元服、次子基房著袴、公卿無來會者、惟藤原宗能忠基經定與其事、無敘位昇殿之命、而崇德上皇及皇嘉門院特臨其亭、台記、帝惡賴長驕恣、最親信忠通、仁平元年元日節會賴長爲內辨、帝不臨、台記、愚管鈔、翌日帝覲法皇、忠通從焉、法皇不與之言、台記、以爲帝惡賴長皆忠通所爲、台記、愚管鈔、旣而賴長內覽、法皇使藤原公教謂忠通曰、賴長內覽、實出於朕意、非因忠實之言爲之、且卿教帝以

不孝、朕深惡之、三年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長子守仁、忠通承旨奏法皇、法皇不聽、一日謂忠實曰、忠通欲立幼主以專威福、勸帝禪讓、復恐朕不聽、使帝稱疾也、彼其用意如此、天下從此漸亂、忠實退告賴長曰、甚矣忠通之愚也、若使親王子即位、親王必專權、彼豈得預乎、忠通奏請再三、法皇曰、事關大體、朕將與忠實議之、忠通乃止、台記賴長驕傲日甚、至陵辱法皇近臣、法皇漸疏之、始信

忠通之言、愚管鈔久壽二年帝崩無嗣、時人屬望重仁親王、美福門院忌之、欲立雅仁親王、保元物語法皇謂雅仁雖年長、而資性輕躁不可承大統、因擇所立者、乃召忠通議之、忠通曰、天位至重、臣何敢輕言、法皇固問不對、法皇曰、朕聽公言、將如稟命大神宮、忠通乃曰、聖諭及此、臣敢不盡愚、四宮方爲親王、春秋已二十九、臣以爲所宜立、法皇曰善、於是皇嗣定、四宮即雅仁親王也、是爲後白河帝、愚管鈔

忠通關白如故、公卿補任先是賴長秉權專政、忠通備位而已、至是奏、陛下新臨四海、振整綱紀、政柄不當分、如臣才不可用、則請罷關白、以授賴長、不則內覽氏長者、固宜屬臣、帝然之、未幾難作、賴長兵死、保元物語、帝然之、據異本忠通復爲氏長者、公卿補任、保元物語、忠實坐賴長當流、忠通因藤原通憲奏曰、忠實若處流、臣何面目立朝乎、帝爲釋之、保元物語及二條帝即位、忠通辭關白、子基實代之、忠通好佛、最通台教、兼學

眞言、造別業於法性寺側、世稱法性寺關白、又往來桂別業、詩歌自娯、優游卒歲、今鏡應保二年薙髮、改名圓觀、長寬二年薨、年六十八、公卿補任其日錄曰法性寺關白記、據本書忠通爲人寬厚、喜怒不形、善賦詩屬文、其集爲世所貴重、夙嗜和歌、風格高古、至其秀逸、殆不在人麻呂下、嘗選詩集三卷、上之白河帝、又纂和漢詩歌、以贈藤原基俊、最善書、禁門扁榜、寺閣障壁、往往書之、今鏡嘗侍忠實、忠實試出

屛風書之、所與皆小筆、忠通故把最小者、以書六大字、忠實嘆稱、(古今著聞集)或請寺門額、忠通書與之、既而聞其寺藤原基衡所創、恥爲之書、遣人陸奧、逼而奪之、(今鏡)晩年書法精巧、自成一家、世稱法性寺樣、少時書最勝寺額、每過其門、赧然恥其拙、(清案鈔)忠通以關白歷仕四世、諳朝廷典故、左大辨藤原爲隆嘗語人曰、忠通早極其位、持滿多懼、徒自斂手、故世無見其所長、設使忠實猶爲關白、忠通及

源有仁爲左右大臣、則人才相竝、得各竭其力、惜哉、(今鏡)子基實、基房、兼實、兼房、兼實自有傳、兼房至太政大臣從一位、稱禪林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基實累官、保元中進正二位、拜右大臣、兼皇太子傅、二條帝卽位、爲關白氏長者、時年十六、(公卿補任)榮進之速、古今無比、(今鏡)永曆初轉左大臣、永萬元年攝政、明年薨、年二十四、廢朝三日、贈太政大臣正一位、世稱六條、(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或中院、(尊卑分脈、愚管鈔)、又梅津殿、(尊卑分脈)爲人白晳豐肥、能書、頗有父風、(今鏡)子基通、忠良、基通自有傳、忠良大納言正二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稱鳴瀧大納言、(尊卑分脈)

基房歷左近衞權少將、正二位權大納言、永曆中爲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長寬二年轉左大臣、仁安元年兄基實薨、爲攝政氏長者、(公卿補任)基實妻盛子、平清盛女也、基實薨時、其子基通尚幼、攝籙莊園、基房當盡得之、參議

藤原邦綱謂清盛曰、殿下莊園、不可盡舉屬之于今攝政也、在昔唯法性寺殿併而領之、其餘皆有所分割也、況故攝政殿子、雖非政所之出、而義爲母子、則割而領之、何不可之有、清盛大喜、於是基實莊園第宅、古器文書、多屬基通母子、基房雖爲攝政、所領纔與福寺法成寺、平等院、勸學院、鹿田方上等、數所而已、(愚管鈔)尋任太政大臣、承安二年爲關白、(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基房與清盛不愜、治承三年停關

白、左遷太宰權帥、基房祝髮、改名善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改名據分脈、）清盛聞之曰、凡應配流者、既從僧服、則法當追改配所、因流備前湯迫、（源平盛衰記）明年召還、（玉海、山槐記、○愚管鈔、平家物語、爲養和元年事、）及養和帝西狩、源義仲入京師、恃功驕恣、請婚基房、基房逼其勢許之、未幾義仲幽法皇于五條第、削奪朝臣官職、暴横日甚、基房召義仲、從容喩曰、卿未聞朝廷之尊乎、夫皇帝神明之統、天地鬼神所擁護、百世歷歷、以至于今、

一有輕蔑悖慢者、莫不立亡滅、今如平清盛、把握朝權二十餘年、刼遷法皇、陵逼宸極、罪惡貫盈、天奪其命、闔族奔竄、寄身西海、亡在旦夕、卿速奉還車駕、悔過易轍、則庶乎得免禍、義仲領之、乃移法皇于西洞院第、復朝臣官職、（源平盛衰記）寛喜二年薨、年八十七、稱松殿、又中山、或菩提院、（尊卑分脈）後白河法皇命畫工繪年中行事圖、視基房、基房簽貼其舛違進呈、法皇嘉賞、且以其手書、命藏蓮華王院、（古今著聞集）子家房、隆忠、師家、忠房、家房從二位權中納言、隆忠從一位左大臣、稱大覺寺、忠房正二位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稱大覺寺據尊卑分脈、）師家八歲爲權中納言、十二爲内大臣、攝政氏長者、（公卿補任）貞永初、至天王寺祝髮、（百錬鈔）改名大心、曆仁元年薨、年六十九、稱天王寺、（公卿補任）子基嗣正二位大納言、實嗣右近衛少將、（尊卑分脈）

源雅實、右大臣顯房長子也、少歷清貫、白河帝即位、任參議、進從二位、永保二年任權中

納言、應德三年轉權大納言、康和長治間、拜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鳥羽帝即位、敍從一位、遷右大臣、保安三年拜太政大臣、（公卿補任）特敕在關白上、（職原鈔）源氏有是拜始此、（公卿補任）天治元年辭官、薙髮號蓮覺、大治二年薨、年六十九、（尊卑分脈、一代要記、號蓮覺據分脈、）稱久我、（尊卑分脈）其日錄有久我相國記、雅實樸直敢言、白河帝常憚之、父顯房亦每其省視爲改容、尤爲一時所重、僧正某者、嘗奏事、帝謀之雅實、

雅實對曰、臣不才不能親細事、每使人代之、
清問所及、臣未之知、帝有慚色、子雅定善舞、
初堀河帝時、有石清水臨時祭、敕選公卿子
弟善舞者、帝意在令雅定奏第一舞、而憚關
白忠實、乃命之藤原宗能、雅實恥之、令雅定
辭命、身杜門不朝、帝乃進雅定位、慰其意、雅
實入朝拜恩、時忠實家將大饗、請雅實爲尊
者、許之、至期忠實遣使招之、辭以齋而不往、
嘗患瘧、白河帝命僧行尊禱而瘳、雅實報以

騂馬、帝戲使人謂之曰、行尊之功、實朕力也、
公唯賞行尊、曷不報朕、雅實乃獻武藏大德
隆賴所造小弓、不具弦弢、裹以陸奧紙、帝大
笑、今鏡又與忠實俱賜酒於帝前、至三酌、帝命
徹酒、忠實欲退、雅實目曰、自非猿樂之徒、豈
有賜酒令促去者乎、帝笑更酌、忠實特憚之、
雅實善舞樂、帝使伶人多忠方就習胡飲酒、
召而試之、未稱意、以告雅實、對曰、彼自無器
骨、不至妙已、帝欲試令雅實舞、微喻其意、雅
實令取舞具於家、入直廬而臥、帝屢遣人促
之、不起、及暮乃起舞、帝大嗟嘆、先是忠方弟
助忠爲人所殺、帝哀惜曰、神樂祕曲、胡飲酒、
採桑老從此絕、雅實曰、神樂聖上傳之、採桑
老天王寺樂工傳之、胡飲酒幸傳在臣、勿苦
聖心、古事談子顯通、雅定、顯通正二位權大納
言、先父而薨、顯通長子雅通、爲叔父雅定嗣、
次子僧明雲、尊卑分脈爲延曆寺座主、源義仲之
亂、爲賊兵所殺、公卿補任、天台座主記、〇平家物語、次子作長子、

雅定生甫九歲、會鳥羽宮有童舞、雅定舞胡
飲酒、娟秀閑麗、觀者以爲天童、堀河帝脫御
衣賜焉、參取中右記、今鏡堀河鳥羽之朝、歷侍從右
近衛權中將參議權中納言、至從三位、保延
二年爲權大納言、六年兼左近衛大將、公卿補任
雅定爲鳥羽上皇所親昵、內大臣藤原賴長
爲辭左大將、欲令雅定代已、古今著聞集時右近
衛大將藤原實能、權大納言藤原實行、班在
雅定之上、二人共欲得之、崇德帝意屬實能、

上皇聞之、夜如禁中、爲雅定請、因得超拜、古今著聞集、今鏡、實行擴令鏡、上皇又命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永屬雅定家、職原鈔久安五年拜内大臣、時實行拜右大臣、公卿補任或往而致賀、車馬喧囂、填塞門外、及通謁、實行盛服而出、喜溢眉宇、既而至雅定門、庭寂聞、無他營設、倉卒出見曰、凡拜大臣者、有大饗等儀、事頗煩擾、子何賀之爲、於是人知其優劣、今鏡尋轉右大臣、公卿補任久壽初薙髮、法名蓮如、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台記作法如時

賴長爲左大臣、謂藏人頭藤原光賴曰、聞右大臣將出家、知朝家典故者、唯有此人、今無疾而出家、國家何憑、宜奏法皇遏之、光賴稽緩、業已不及、時人嗟惜、台記雅定諳練朝典、能傳家說、賴長素以博聞自負、然亦時質問焉、出家之後、帝使人諮訪、其爲世所重如此、續教訓鈔性好戲謔、言笑終日、嘗奉使伊勢、不言數日、左右怪之、及出内宮、言笑如常、人稱其誠敬、台記應保二年薨、年六十九、公卿補任世稱中院右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古事談曰、雅定每自稱曰、我有六能、松君、雙六、末木、舞、笙、職者、松君蓋松若丸、神樂曲也、末木細射也、無子、養兄顯通子雅通爲嗣、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七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源隆國　子隆綱　俊明

源經成

藤原爲隆　弟顯隆

大江匡房

源隆國、權大納言俊賢第二子也、長元中任參議、尋爲權中納言、敍正二位、後冷泉朝、關白賴通女立爲皇后、以隆國爲皇后宮大夫、治曆三年、拜權大納言、承曆元年以病出家、無幾薨、公卿補任、關白賴通女、據扶桑略記　隆國嘗詣賴通宇治宅、故騎小馬出入其門、曰、非敢乘馬、是足駄耳、俗謂屐爲足駄　賴通悅其機警、不復禁之、古事談　隆國性畏暑、構別莊於宇治、每夏月休暇居焉、招往來人、隔障而坐、自聽其談說、隨而筆之、若方俗閭巷小事、亦莫不錄、積成卷袠、曰今昔物語、後人頗增益之、又有倣前書述之者、曰宇治拾遺物語、宇治拾遺物語序　薨年七十四、公卿補任　世稱宇治大納言、古事談　三子、隆俊隆綱、俊明、隆俊康平中任參議、敍從三位、兼右大辨、治曆初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　隆國嘗在後冷泉朝、恃寵無禮、後三條帝之在東宮也、常銜之、及卽位、欲洩忿於其子、當隆俊入直、帝竊窺之、見其正笏端坐、行事于陣、辨敏給、嘉

嘆曰、如此人才、未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古事談　進至正二位、承保二年薨、年五十一、公卿補任

隆綱、治曆中任參議、兼右近衞權中將、公卿補任　初後三條帝以父故、亦憎隆綱、古事談　而關白賴通善視之、以故遂居淸要、愚管鈔　會藤原仲季射白狐於齋宮、廷議定其罪、或曰、狐已死、或曰、未也、隆綱抽筆書讞曰、雖有飮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之曰、才藻如彼、固可嘉

尚、而朕嚮謂榮進太過、豈不繆乎、遂得親任、（愚管鈔、續古事談、○按十訓鈔、隆綱書定文云云、帝賞之、特令兼中將、據公卿補任、先是隆綱已兼中將、十訓鈔誤、）承保元年薨、年三十二、（公卿補任）

俊明、補侍從、兼左近衛少將、（公卿補任）延久中禁內火、帝倉皇出避、衆擾亂喧豗、殆觸乘輿、俊明後至、親執弓矢、叱而退之、帝悅、由是得寵遇、（古事談）白河朝任參議、至權中納言、兼中宮大夫、（公卿補任）及中宮藤原氏薨、帝悲哀過甚、俊明入諫、言頗剴切、（古事談）帝既脫屣、仍與聞機

務、（中右記）始置院別當、以俊明等爲之、執政大臣、莫不憚之、（愚管鈔）承德中任權大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公卿補任）初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東宮舅、冀望攝籙、及鳥羽帝將踐祚、以爲得其機、固請法皇、法皇不決、御內殿、禁人通謁、未有命戒、衆不知所從、俊明束帶上殿、欲入而取旨、左右遏之、俊明曰、我將面陳大事、排闥而入、法皇曰、何爲來也、俊明曰、日既高矣、踐祚事其柰之何、法皇曰、攝政屬何人、將以關白爲之乎、言未畢、俊明高聲稱唯趨出、徑造關白忠實第傳宣、宜遵舊典速行踐祚儀事、遂定、（愚管鈔）俊明嘗作佛像、藤原清衡遺砂金以資之、俊明卻而不受、或問其故、俊明曰、清衡竊據陸奧、擅其土地人民、一旦生變、我當與征討之議、是我所以辭也、（古事談、十訓鈔）永久二年薨、年七十一、（公卿補任）俊明諳練朝章、及有大禮、偶遺儀注而不携、則臨時以意推行、毫無爽失、（古事談）子能俊、官至大納言、（公卿補任）

源經成、代明親王曾孫、（尊卑分脈）父長經、備前守、經成萬壽寬德間、歷藏人侍從左中辨民部大輔、補藏人頭、永承中爲參議、檢非違使別當、至正三位、（公卿補任）上東門院慶東北院、且赦、經成輒命吏取重囚三人、斷其手足、時人謂曰、赦令不下則是囚不至死、大赦反爲死刑、又殺盜濱人丸、僧惟尊聞而爲說報應、經成辨而排之、惟尊無語而退、（續古事談）左獄火、吏請縱囚徒、經成曰、是徒犯禁被繫、今罹天刑、固

其所也、既而火熾、囚徒寃痛叫號而焚死、十訓鈔康平四年中納言闕、經成冀望、禱于石清水宮、謂祠官曰、我理刑獄、多殺囚徒、願以此報、得爲納言、祠官曰、神惡殺、焉得以殺人之多、而祈之福報哉、經成曰、爲國除惡、未嘗枉法狥私、而謂之好殺乎、儻所爲而有寃枉、神必不祐、果爲納言、參取古事談、續古事談、○按十訓鈔爲朝成之事、蓋誤、治曆元年進敘正二位、二年薨、年五十八、公卿補任子重綱、重資、成經、尊卑分脉重資從二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脉、

藤原爲隆、父曰爲房、歷仕白河堀河鳥羽三朝、至參議、兼大藏卿、公卿補任永久元年、醍醐寺僧仁寬謀不軌、事發覺、廷議處仁寬於遠流、而欲逮親族、爲房曰、仁寬所爲、悖逆無道、然父母兄弟、不必與知、安得連坐、公卿同爲房議、因獲免、時人語曰、奉君有忠、遇下有仁、若人子孫、其必蕃衍、源平盛衰記有子十五人、爲隆顯隆最著、而爲房以顯隆爲嗣、尊卑分脉爲隆器宇倜儻、才幹過人、後拾遺往生傳白河朝補藏人、嘗奏事、端緒頗多、帝有倦色、欲起入內、爲隆佯爲不知、奏大神宮事、帝復御座、因得盡其奏、續古事談歷藏人頭、任參議、轉左大辨、敘從三位、公卿補任堀河朝使于伊勢、還奏、帝方吹笛弗顧、爲隆退告上皇曰、今上不豫、請禱之、上皇驚問內侍、曰、不知、召爲隆詰之、對曰、臣嚮奏大神宮事、主上吹笛不省、苟非沴邪爲祟、豈宜如此、帝聞之大愧、有人獻柑樹、帝特愛之、架

屋庇護、爲隆不喜、令小舍人撤去、樹遂枯、帝知之不責、其見畏憚類如此、續古事談大治五年薨、年六十一、公卿補任、尊卑分脉、家稱坊城、其日錄曰永昌記、尊卑分脉

顯隆、仕堀河鳥羽崇德三朝、歷右大辨藏人頭、保安中任參議、進權中納言、敘正三位、公卿補任風力幹局、逈出等輩、最爲法皇所親任、夜常入侍、所言多聽、時人稱曰夜關白、今鏡保安以來、專參預機務、勢傾一時、大治四年薨、年

五十八、中右記其日錄曰中記、都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子顯賴亦至正二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其日錄曰民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大江匡房、式部大輔匡衡曾孫、信濃權守成衡子也、大江系圖穎悟絕倫、四歲始讀書、八歲通史漢、朝野羣載所載匡房暮年詩記、江談鈔、十一歲作詩、世稱爲神童、權大納言源師房令賦詩以試之、匡房援筆立成、師房奇之、暮年詩記、續古事談、稱神童、據詩記進呈後冷泉帝、帝大感賞、賜學料、續古事談、中右記、關

白賴通創平等院于宇治、與師房往而規度、大門北向、賴通問師房、寺門北向、古亦有諸、曰、不知、匡房尚幼、從在後、師房試問之、匡房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本朝六波羅寺、門皆北向、賴通歎賞、十訓鈔、古事談、補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敘從五位下、爲式部少丞、公卿補任負才憤世、欲晦跡山林、權中納言藤原經任諭之曰、卿命世之才、何不自愛、而遽至此乎、匡房廼止、然由此頗忤賴通意、時後三條帝

在東宮、匡房爲學士侍帝、帝悅善遇之、匡房家貧借衣就版位、日夜在左右、講論文學、帝卽位、卽日補藏人、今鏡無幾爲左衞門權佐、公卿補任令京師嚴禁夜行、是以終帝世盜賊稀少、路人無剽掠之患、江談鈔尋兼春宮學士、爲右少辨、公卿補任帝嘗奉幣伊勢、親草宣命、示匡房、有朕卽位以來不敢爲私之語、匡房曰、神不可欺罔、請垂斂念、帝作色曰、朕有何私邪、曰、前以藤原實政爲左中辨、豈不超隆方邪、帝

默而罷、續古事談、本書左中辨作常陸辨、今據今鏡訂之、○古今著聞集曰、後三條帝奉宣命於神社、稱其未嘗違律令格式、資仲諫曰、此語用以戒將來則可矣、以言既往、則非臣所知也、事與匡房語相類、而無他書可相證、故附此備考、實政者參議有國之孫也、尊卑分脈嘗爲帝侍讀、甚被眷遇、今鏡語在有國傳、承曆中高麗請醫、廷議以其無禮不遣、使匡房作牒報之、其詞有云、雙魚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世傳稱焉、江談鈔、十訓鈔、古今著聞集、永保應德間歷式部大輔、左大辨、寬治初任參議、嘉保元年爲權中納

言、承德元年兼太宰權帥、至明年始赴任、尋進正二位、秩滿而歸、嘉承中罷中納言、再爲權帥、公卿補任以足疾不赴任、遙決府務、是以府解屢至、獄訟繁興、時論譏之、中右記天永二年兼大藏卿、公卿補任無幾以病祝髮、焚晚年日錄、卽夜薨、年七十一、中右記世稱江帥、中右記、古今著聞集、後三年軍記、其在宰府、始祭菅原道眞於安樂寺、自作竟宴詩及序、後人脩祭不絕、以至于今云、古今著聞集初參議音人以文學著、八世繼業、

至匡房爲三朝帝師、及薨、藤原宗忠歎曰、朝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亡良臣、可勝惜乎、中右記、八世繼業據朝野羣載所載匡房病中祭文、○祭文作九世、今訂之、匡房工和歌、後拾遺和歌集、詞花集、最以詩文名于世、少時作秋日閒居賦、大學頭藤原明衡賞之曰、其鋒森然、定少敵者、見落葉埋泉石詩曰、已至佳境、及長才藻炳蔚、一時名輩悉稱之、暮年詩記博識强記、諳練朝典、著江家次第二十一卷、搢紳取爲摸楷焉、著江家次第、據仁和寺書籍目錄、白河帝詔匡房、輯朗詠集全什、至五月蟬聲送麥秋、未得其全什、或以一詩視之曰、是也、匡房以爲首尾不稱、非是、後得其全什、果贋作也、人服其鑒、今鏡其家多藏書、累世不罹災、作庫于二條高倉、或曰、京師多火、何不之思、匡房曰、我家文章、當關朝家盛衰、何慮之有、仁平中文庫遭火、朝廷亦衰、續古事談匡房晚年傷知己凋謝、嘆曰、匠石輟斧於野人、伯牙絕絃於鍾子、况風騷之道、何怪鮮識者也、是以寬治以

後、不役心於文辭、觸感偶詠、輯集成卷、作暮年詩記以自述、暮年詩記嘗自稱曰、我以文學顯達、名譽邁古、齡垂中壽、唯不歷藏人頭、與子孫之無似、以爲憾爾、江談鈔匡房與藤原伊房藤原爲房、以博物齊名、時人稱曰三房、臥雲日件錄子隆兼式部少輔、維順式部大輔、大江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七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賴長 子師長
藤原通憲 子成範

藤原賴長、太政大臣忠實第二子、幼名菖蒲若、長承中敘正二位、爲權大納言、保延初兼右近衛大將、任內大臣、五年兼皇太子傅、轉左近衛大將、（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幼名據台記。）藤原通憲勸之學、賴長乃師通憲、又學於源師賴、藤原成佐、傍受因明於僧惠曉、才名日著、忠實特愛之、（參取今鏡、台記、保元物語。）康治二年、始學易、賴長謂明年甲子、運膺革令、當有改元、宜學易以議其事、然世俗或云學易者有凶、又云五十始可學、是謬妄不足信也、據論語皇侃疏、少而學之、亦復何害、而猶懷疑懼、乃使安部泰親祭

泰山府君於河上、時雨雪、賴長祈請曰、學易者將究天地之道、通消長之理、而或謂鬼爲祟、究理正也、鬼祟邪也、天豈令邪勝正哉、須臾雪霽、賴長大喜、以爲天允、乃盥漱讀之、遂引成佐、日講究其義、又受筮儀於通憲、天養改元議、竟決其手、（台記。）一日與通憲論及卜筮先後、通憲言屈、乃戒之曰、公才太高、超絕今古、我則竊爲公危焉、請勿復學、賴長心悅、（台記、保元物語。）久安三年、詔以賴長爲一上、是歲新嘗

會、賴長內辨失儀、深自怍、乃曰、我祖先居一上者凡三人、功德施世、海內所仰、未有不肖如我者也、上逆天心、下乖人望、天人不與、以致有此失、恥莫大焉、明年式部權少輔闕、時成佐爲甲斐權守、請補之、賴長推薦曰、成佐才學優長、夐出等輩、如不加超擢、何以勸後進、且臣以成佐爲師、粗知文字、今幸備員大臣十有三年、莫推臣勞以及成佐、允其所請、則公以舉才、私以報德、敕從之、（台記。）五年拜左

大臣、敍從一位、（公卿補任）六年帝元服、初賴長養妻兄藤原公能女多子爲子、至是入內爲女御、時兄忠通亦子養藤原伊通女呈子納宮、欲以爲后、呈子本美福門院養女也、賴長欲立多子爲后、託忠通請之法皇、法皇依違不決、賴長疑謂忠通沮之、密上書請旨、法皇報曰、朕固無抑多子之意、嚮忠通奏朱雀帝以後、非執政女不得立爲后、卿宜使忠實請之、忠實所請、忠通豈得而拒之、賴長乃因忠實

嬖妾、請忠實至高陽院、上書曰、願今日冊多子爲皇后、賴長亦奏若冷泉圓融堀河母后、皆非執政女、又與忠實謀、奉書美福門院請之、法皇報曰、當趣攝政使宣下也、而諭忠通但曰、冊立依故事、無立多子之語、忠實賴長大惑焉、賴長謂忠實曰、多子不得爲后、則小子遁世、忠實憂焉、既而呈子敍從三位、賴長又因法皇近臣藤原季賴奏曰、呈子先冊立、則臣遁世、忠實亦復上書請之甚切、法皇心未決、忠實自詣法皇涕泣曰、賴長性急、事若不成則出家、臣齡過七十、將失一子、願陛下以臣故許之、不必問先例、況近有堀河母后例乎、法皇遂立多子爲皇后、賴長大悅、呈子尋爲中宮、（台記）賴長每事誹謗忠通所爲、猜忌日甚、忠實亦疏忠通、奪其所授朱器臺盤、以授賴長爲氏長者、時帝頗惡賴長驕恣、仁平元年元會、賴長爲內辨、帝入御帳不出、（參取台記、愚管鈔）及曉帝使人奏法皇曰、明日賴長復至、

則不得而朝覲、是月敍位、忠通使左少辨平範家奏法皇曰、誰執筆、曰、左大臣、帝召範家曰、可令右大臣執筆、範家對以法皇詔、帝怒曰、卿宜以朕言白法皇、範家奏之、法皇大怒曰、唯召左大臣、豈有上臈無故而用其次乎、乃賜書忠實、促賴長尋詔內覽太政官文書、（台記、範家姓據辨官補任、平氏系圖）時忠通方爲關白、而更有此命、人莫不驚怪、（愚管鈔、保元物語）三年法皇詔賴長試進士、（百鍊鈔、法皇詔據古今著聞集）賴長建白、三省申

政、及釋奠晴儀、寬仁以降久廢、無知之者、乃草其儀上之、使諸司肄而行之、（台記、寬仁以降據百錬鈔、）久壽二年、上表辭左大臣內覽、不允、（公卿補任、）帝崩、及定皇嗣、法皇唯與忠通議、賴長不得與焉、（愚管鈔、）時或告賴長曰、有人使巫降帝靈、巫爲靈言曰、嘗有釘愛宕山天公像目以詛朕者、以故朕喪明卽世、法皇遣人驗之、果如其言、美福門院及關白意疑忠實與賴長所爲、故法皇深憎之、賴長聞而惶恐、指天日以自

明、（台記、）既而後白河帝立、停內覽、（公卿補任、）忠實請使賴長爲皇太子傅、法皇曰、太子女院所育也、賴長於女院多所簡忽、顧朕卽世之後、賴長必不盡忠於太子、豈可使之爲傅乎、賴長懼、上書法皇以陳情、法皇慰諭之、賴長欲復內覽、祈之諸社、忠實亦請之、法皇竟不能得焉、（台記、）法皇素不愛崇德上皇、賴長屢謗法皇及忠通、爲法皇所疎、賴長諂事法皇、既而法皇漸惡賴長、專親忠通、至是賴長阿附上皇、（參取台記、愚管鈔、保元物語、）初近衛帝之崩、上皇謂朕當再踐阼、不則重仁親王、而以後白河帝立、大悒憤、保元元年、法皇崩、上皇召賴長議舉大事、賴長以爲事成己爲攝政、（保元物語、）乃對曰、時難得而易失、今一院登遐、時已至矣、宜斷宸衷、勿復有疑、（異本保元物語、）上皇遂遷白河北殿、徵兵、事既急、使將士守四門、賴長問策源爲朝、爲朝曰、夜襲高松殿、擊其不意、賴長不能用、旣而帝使源義朝等來攻、諸將逆戰大敗、賴

長將奔、有流矢中頸、（愚管鈔曰、筑後前司源重定射中之、）口不能言、藤原盛憲等扶而上車、聞忠實在柰良、欲往見之、行至木津川、告之忠實、忠實不見、賴長憤恚、自齚其舌、遂死于柰良坂、（保元物語、柰良坂據公卿補任、）朝廷遣人發驗其墓、（百錬鈔、保元物語、）高倉朝遣使就墓、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公卿補任、保元物語、）賴長美姿貌、爲人嚴厲深刻、每朝會、諸卿或晚至、或議與己異者、特摧辱之、甚則至壞焚其第、時人呼曰惡左府、（參取愚管鈔、今鏡、保元物語、）然

其責人、自官吏迄皂隸、必悉事情、覈明是非、其人若陳說有理、則引咎辭謝、保元物語初忠實命忠通子養頼長、公卿補任、愚管鈔、保元物語、忠實命據今鏡、及忠實疏忠通、頼長力觝排之、台記忠通巧歌詩、善書、頼長譏曰、是小技無益國家、保元物語又譏其併領備前等三國曰、攝政二朝食租三國、榮則榮矣、獨不念貪婪以汚名乎、爲氏長者、益忌忠通、不復相通、台記相見朝堂、則頼長執禮猶恭、忠實問故、對曰、豈可以意氣不合紊

天倫之常乎、愚管鈔久壽初、會右大臣闕、頼長與大納言藤原宗輔素善、因欲使內大臣藤原實能轉右大臣、宗輔任內大臣、上書法皇曰、宗輔年幾八十、爲大納言班首、忠勤無比、宜轉任之、若舍之抽擢其次、則臣亦辭職、法皇諾而不果、時中宮父藤原伊通亦爲大納言、班宗輔次、而中宮乃忠通養女、故頼長比宗輔軋伊通、其險詖率類此、平素好講究經傳、彊記過人、未嘗廢書也、嘗詣春日社、舟中閱類聚三代格曰、吾輩當務讀漢家書、如在逆旅、亦須讀本朝書、嘗涉獵南史、每食飲沐浴、使書生五人說其綱要而聽之、後試誦之、其所說五百九十一事、而所記二百八十五、猶恥其未悉、好購求載籍、書庫東西各設架、名爲陽棚陰棚、分部四、曰經、曰史、曰雜記、曰本朝、其書多所手寫、台記所著有治相記、台記、仁和寺書籍目錄稱宇治左大臣子兼長、師長、隆長、僧範長、尊卑分脈、保元物語兼長幼而爲伯父忠通所

養、台記至正二位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保元初、坐父事流出雲、隆長伊豆、範長安藝、尊卑分脈○保元物語、伊豆作常陸、半井本安藝作安房、蓋誤、師長幼名萬壽麻呂、台記仁平中任右近衛權中將參議、累進從二位、久壽中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保元初、坐父事流土佐畑、今鏡、保元物語、長寬二年赦還、今鏡、保元物語、源平盛衰記、畑據盛衰記、按察使源資賢問所之事、師長不答、唯唱韓康獨往之句、資賢爲之掩涙、古事談、十訓鈔、上皇召見之曰、朕

不聞琵琶久矣、乃授以琵琶、師長始奏賀王恩、繼彈還城樂、上皇及左右嘆美之、(十訓鈔)是歲復本位、進正二位、仁安中轉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公卿補任)稱土佐大將、(十訓鈔)安元初任內大臣、治承元年拜太政大臣、敍從一位、(公卿補任)三年平清盛怒廷臣圖己、流數十人、師長流尾張井戶田、(源平盛衰記)薙髮改名理覺、(公卿補任)四年赦還、(源平盛衰記)建久三年薨、年五十六、(歷代皇紀)稱妙音院、(公卿補任)師長幼穎悟、好音律、最長

琵琶及箏、皆極其奧秘、(今鏡)式部大輔源惟守學琵琶於師長、及師長遷土佐、惟守送至大物浦、師長感喜、授蒼海波秘曲、(今鏡、保元物語○千載和歌集、十訓鈔、惟守作惟成、)諸國亢旱、百禱無應、師長奉敕彈琵琶於日吉社、澍雨立降、衆嘆異、稱曰雨大臣、(源平盛衰記)師長嘗謂人曰、觀舞聽樂、知國之興亡者、古賢之論也、今世民間所謂白拍子、其音屬商、亡國之音也、舞容不端、仰天而立、有憂思之態、(壒囊鈔、續古事談、)所著有三五要錄、

要略、仁智要錄、要略、白馬節會鈔、(仁和寺書籍目錄)子師妙、右近衛少將師良、從五位下、(尊卑分脈)

藤原通憲、大學頭季綱孫、加賀掾實兼子也、爲長門守高階經敏所子養、(尊卑分脈○本書曰、通憲冒姓高階氏、至子孫悉復本姓、然無題詩集、作者部類、仁和寺書籍目錄、皆書藤原通憲、據此則通憲既復本姓也、今從之、)歷事鳥羽崇德近衛三朝、敍正五位下、任日向守、(參取尊卑分脈、今鏡、)通憲善相法、一日自鑑梳水、見有劍貫頭之相、心惡之、後遇相者、亦告其凶相、通憲憂曰、如何而禳之、

曰、爲僧則免、然年七十後、非我所知也、通憲信其言、欲爲僧、以所居官卑、竊請法皇曰、臣欲爲僧、以日向入道見稱于世、亦遺憾也、冀權爲少納言、法皇不允、(平治物語)康治中再請、薙髮、法皇問之前中納言藤原顯賴、顯賴曰、通憲天下才子、人無復出其右者、所請勿聽、通憲固請不已、天養元年遂任少納言、無何薙髮、更名圓空、又改信西、(台記)保元元年、左大臣藤原賴長奉上皇據白河殿、集兵將攻禁內、

通憲奉敕諮軍事於源義朝、義朝獻策、遂克之、亂平、賴長黨與藤原成隆・藤原盛憲等潛匿不出、通憲設計、科其罪曰、某配某國、某放某地、於是逆黨以爲罪不抵死、剃髮出降、通憲悉收之、源爲義・平忠正等十八人亦請降、通憲竟以死論、右大臣藤原雅定・大納言藤原伊通等議曰、嵯峨帝以後、未嘗加死刑於朝臣、柰何今遽論殺之、減死一等可也、通憲堅執不聽、因奏曰、臣聞非常事人主專斷之、

今放反徒於郡國、恐遺後患、不如悉斬、帝從之、（保元物語）通憲妻藤原朝子、帝乳母也、以故特見親信、天下之事莫不與聞焉、（平治物語）初關白忠通憂大内圮壞、朝儀廢闕、奏請繕治、鳥羽帝慮致擾費不許、及通憲用事、奏修治之、於是通憲躬自布算、日夜計畫殿堂門廡諸司八省、纔踰年而成、朝會内宴咸復舊儀、又遵延久故事、置記錄所、裁決政事、（參取愚管鈔、神皇正統記、今鏡、平治物語、）二條帝受禪、政出於上皇、通憲權威益熾、時權中納言藤原信賴爲上皇所親眷、通憲與之有隙、信賴請爲近衛大將、上皇以告通憲、通憲曰、敘位除目、國家大典、選非其人、則上違天心、下乖人情、曩時白河上皇欲以大納言藤原宗通爲大將、堀河帝不許、故院欲中納言藤原家成任大納言、諸卿議以爲不可、大納言猶不輕授人、況大將乎、若信賴任之、恐致驕奢、自取禍敗、願少留聖思、上皇不悅、通憲圖唐安祿山事實三卷以進覽、

之、（平治物語）且書其後曰、唐玄宗近世之賢主也、然而愼其始、棄其終、雖有泰岳之封禪、不免蜀都之蒙塵、今引數家唐書及唐曆・唐紀・楊妃内傳、審其行事、彰之畫圖、伏望後代聖帝明王披此圖、愼政教之得失、（玉海）蓋其意以信賴比祿山也、信賴聞而銜之、（平治物語）初源義朝請嫁其女於通憲子是憲、通憲拒之、未幾聘平清盛女爲男成範妻、義朝不懌、（愚管鈔）信賴因深結義朝、謀殺通憲、（愚管鈔、平治物語、）平治元年

清盛如熊野、信賴義朝乘間稱兵、是日白虹貫日、通憲驚以爲宮中夜將有急變、直詣三條殿、會上皇宴遊、通憲諸子皆侍、通憲慮破上皇樂意、不直奏之、密告宮女而出、歸謂其妻曰、天變既若此、汝告之兒輩、乃策馬犇于大和田原、藤原師光藤原成景等四人從焉、平治物語信賴義朝不知通憲逃亡、相議曰、通憲父子常侍院中、可襲捕而斬之、卽夜率兵圍三條殿火之、愚管鈔及曉焚通憲宅、多殺婢妾、

通憲走過石堂山、復見星變、歎曰、此忠臣代君受災之象、今君弱臣強、忠臣代君者、其將在我乎、遣成景覘京師消息、歸報其變、通憲惶窘不知所爲、乃穴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唱佛名、師光等剃髮爲僧、悲泣而去、出雲前司源光泰率兵索通憲所在、獲奴鞫問得實、乃就掘其所、通憲氣息未絕、遂斬其首、徇之都市、梟于獄門、平治物語○按愚管鈔爲信西自刺胸死、未知孰是、初通憲欲薙髮、藤原賴長歎曰、卿高才絕代、而世無識者、坎壈至此、我常爲朝廷恥之、子若遁世、誰復自勵、此天亡我國也、通憲亦謂賴長曰、僕薄命不帶一顯職、今將遁世、人將謂有才者天反不祉、亦至於廢學、願明公勉之、因相對泣、台記通憲宏才博覽、諳練典故、兼通佛教天文、今鏡古事談鳥羽法皇幸熊野、召見宋僧淡海、言語不通、通憲爲之譯語、應對如流、淡海曰、子學於宋乎、抑宋人乎、通憲曰、我嘗謂或有使于異邦、是以略通殊方語耳、平治物語

所著有本朝世紀、法曹類林、及日本紀註二卷、仁和寺書籍目錄、日本紀註據外錄又好歌舞、嘗撰曲中佳者、教妓磯禪師舞之、白拍子始于此、徒然草子俊憲、貞憲、是憲、成範、修範、光憲、餘皆爲僧、靜賢、澄憲、寬敏、憲曜、覺憲、明遍、勝憲、行憲、憲俊、寬兼、憲慶、尊卑分脈俊憲就學於勸學院、康治中對策及第、爲文章博士、歷式部少輔、任刑部大輔、補藏人頭、敘正四位下、平治元年任參議、公卿補任十二月、坐父事流于越後、尊卑分脈通憲

嘗識後白河帝、謂叛臣在側不知也、人或言之、無警也、不明甚矣、然強記過人、所聞之事、雖經歲月、無所遺忘、而欲有所興建、則決意施行、不復拘故常、其所長如此而已、俊憲亦竊語人曰、法皇全然晉惠也、八王爭權、將不遠矣、人以爲知言焉、（玉海元曆元年○本書單書俊憲入道不載姓氏、按尊卑分脈、通憲子俊憲爲僧、則蓋非二人、故書于此、）貞憲亦坐流土佐、是憲佐渡、修範隱岐、靜賢安房、澄憲下野、寬敏上野、憲曜陸奥、覺憲伊豆、明遍越後、勝

憲安藝、後皆召還、○（平治物語作俊憲出雲、貞憲隱岐、是憲安房、修範阿波、靜憲丹波、澄憲信濃、寬敏上總、覺憲伊豫、）貞憲從四位下少納言、是憲從五位下少納言、（尊卑分脈）修範參議正三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成範、仁平保元間、累遷爲播磨守、任左近衛中將、進從四位上、（公卿補任）信賴之亂、藤原經宗藤原惟方皆黨之、既而知事不成、奉帝如六波羅、及亂平、恐成範發其奸、構而陷之、流于下野室八島、亡幾徵還復任、（平治物語）仁安中敘正三位、爲左兵衛督、承安四年任參議、安元二年任權中納言、尋兼民部卿、至正二位、文治三年薨、年五十三、（公卿補任）成範性愛櫻花、移芳野山櫻、環植於樋口町宅、人呼曰櫻町、成範禱神延花壽、花爲不萎者三七日、帝愛其風流、賜書曰櫻町中納言、（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子基範、從三位、左近衛中將、刑部卿、成房、兵部少輔、近江守、範行、從四位下、長門守、通成、侍從、兼範、大隅守、（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七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伊通
藤原光賴 弟惟方
藤原經宗

藤原伊通、右大臣俊家孫也、父宗通、容貌魁偉、最達時務、治家有法、上下輯睦、人無閒言、一時稱之、得白河上皇眷遇、屢預大議、至正二位權大納言、中右記 世稱阿古丸大納言、今鏡 伊通保安三年任參議、大治五年爲中宮權大夫、是歲參議源師賴等四人、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 伊通愧不入選、辭官不朝參、以節會日、毀檳榔毛車、焚於街路、褐衣布裳、走馬遊宴倡家、寄院寵臣藤原家成書曰、我當倘佯自適、以卒歲、會子爲通得崇德帝寵、帝欲復用

伊通、關白忠通不可、帝屢請鳥羽上皇、遂用之、長承二年直任權中納言、於陣座、陣座拜官、自伊通始、今鏡、長承二年據公卿補任 永治元年轉權大納言、尋進正二位、保元元年任內大臣、明年爲左大臣、公卿補任 是歲藤原信賴殺藤原通憲、捕其子十二人、欲寘之死、伊通議宥死從流、平治物語 永曆元年拜太政大臣、時綱紀漸弛、舊章日廢、伊通深憂之、作意見一篇上之、其略曰、聖主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是、故世無有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衞、逆徒心沮、小一條院舉源賴義、白河院召平忠盛、侍衞禁內、所以防微威衆也、近代殿上夜直無人、雖藏人在安臥旁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崇學、非謂善詩賦爲知治體也、君學此以使臣、臣學此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

情者無益之人也、世當有經世之器、知臣莫如君、請選之、凡人臣專爲身謀、而不盡心奉公者、皆朝廷之罪人也、臣之所學如此、輯其所聞擬十七憲法、謹上、其言頗切時務、（八條宮所藏本）性好詼諧、（今鏡、平治物語）藤原信頼圍三條殿、宮人多赴井而死、（平治物語）亂平、武士以功任官、伊通笑曰、殺人者皆拜官、三條殿井殺人最多、何不授官也、（今鏡、平治物語）永萬元年薨、年七十三、稱大宮大相國、又曰九條相國、（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伊

通幼與弟季通、見進后全子、全子相之曰、兄當爲大臣、弟不至卿相、果如其言、（古事談）父宗通臨終、頒所食莊園於諸子、使伊通記其地名、與兄信通同署、以肥後三重屋莊丹波今林莊與信通、命諸子曰、汝之母歿後、各分領之、宗通薨、未幾信通亦歿、其子行通幼、母疾將歿、乃以三重屋莊與伊通、今林莊弟重通、伊通辭曰、先考之言猶在耳、押字未滅、豈忍違之、且父逝子嗣、理固當然、我畏天道、恥人倫、不敢受命、遂以其莊授行通、（台記）所著有無名鈔、（八雲御鈔）大槐秘鈔、人記除目鈔、（仁和寺書籍目錄）子爲通、伊實、爲通正四位下參議中宮權大夫、（公卿補任）伊實有膂力、每與人戲、不好讀書、伊通教戒之、（古今著聞集）至正三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

藤原光頼、權中納言顯頼長子也、大治五年爲修理亮、長承中爲藏人、敍從五位下、保延仁平間、歷左右少辨、補藏人頭、保元中任參議、進正三位權中納言、兼左衞門督、平治元

年兼檢非違使別當、（公卿補任）時甥右衞門督藤原信頼擧兵、據大內、幽帝及上皇、分兵守諸門、矯詔召羣卿、光頼疾信頼狂悖、久不入朝、是日束帶而朝、使乳母子右馬允藤原範能束甲而從、謂範能曰、事若急、汝方可取我首、莫使亂兵侵辱、旣而升殿、信頼在第一座、羣卿列其下、光頼益不平之、以爲彼右衞門督、我左衞門督、我何立其下、乃揖左大辨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直坐信頼上、信

賴畏怖色沮、光賴端笏整容曰、知今日之議、衞府督爲第一座、然聞有旨召諸卿、不參者誅、所議何事也、一座皆不能對、信賴竟不出一言、光賴回視曰、噫朝參謬、乃徐徐而起、將出、召弟惟方言曰、有詔召我、而無所預聞、但聞當時才望、皆將見誅麹、我名亦在其中、我與此輩同死、實無遺恨、汝前與信賴同車、撿信西首、汝已爲別當、別當重職、衆人之車後、何其屈辱也、惟方忸怩曰、此奉旨也、光賴曰、

雖有旨、何曾無一議、我家事延喜帝已降、十一世于今矣、非善政不奉行、非忠良不共事、今汝黨凶逆、將墜家聲、不亦哀乎、大貳清盛已自熊野還、以大軍來討之、信賴伏誅無日矣、且聞信賴事無大小、與汝謀、汝委曲保護、莫使玉體震驚也、又問主上今何在、惟方曰、在黒戸御所、上皇何在、在一本御書所、神鏡如何、在溫明殿、劔璽在夜御殿、光賴又見朝餉所窻閒有人影、曰、此爲誰、曰、信賴居之、故

宮侍輩來往耳、光賴歎曰、世雖澆季、日月未墜、宗廟神靈、何不祐我國家、吾聞異國世有亂臣、未聞皇朝有此事也、因歔欷揮涙而出、惟方奉帝潛幸六波羅、官軍得展力者、光賴與有功焉、(平治物語○世傳信賴欲衆間殺光賴、所執笏有光、信賴畏而不敢發、其笏今傳在勸修寺家、謂之光笏、併附于此、)永曆元年爲權大納言、應保初進正二位、長寬二年致仕薙髮、(公卿補任)改名光然、(尊卑分脉)居桂里、(今鏡)承安三年薨、年五十、(公卿補任)世稱桂大納言、又號葉室、或號六

條、(尊卑分脉)所著有亞記、月中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子光方、光定、光雅、宗賴、光方正五位下阿波守、光定正五位下兵部權大輔、(尊卑分脉)光雅從二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其所撰述曰龍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宗賴爲叔父參議成賴所養、初光賴以成賴爲嗣、以日錄文書授之、嘉應中、成賴供奉春日行幸而有勞、因請敍宗賴正五位下、宗賴累遷任參議、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建仁三年薨、年五十、(公卿補任)嘗著權亞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光賴

弟惟方、

惟方、永治平治間、官階累遷、爲檢非違使別當、進從三位、公卿補任甥信頼爲弟、信俊娶惟方女、以故情好欵密、及信頼謀反、深結惟方、遂發兵、幽帝及上皇、使惟方權大納言藤原經宗覘二宮擧動、機務皆與惟方謀、兄光頼責惟方甚切、惟方悔悟、與經宗等陰合謀、乘夜奉乘輿出大内、及藻壁門賊兵怪而詰之、惟方曰、此宮女外出也、我在、汝輩何疑、賊尚不

信、弓褰車簾、擧炬燭之、帝婉容美服、與中宮同駕、賊以爲眞宮女、乃開門、遂幸六波羅、惟方身短小、及爲別當、人呼曰小別當、既黨信頼、幽兩宮、後與經宗奉帝脱賊中、時人以居中間成事、稱中媒、故又目曰中小別當、左大臣藤原伊通曰、中者忠也、非中媒也、惟方能從兄誨、去逆歸順、此賢者之事也、平治物語惟方母帝乳母也、故被親待、漸預政事、經宗元舅也、頗恃恩、二人相得、稍弄朝權、且曰、庶事宜取聖旨、不可使上皇知也、愚管鈔、惟方母帝乳母據平治物語、上皇大怒曰、帝年尚少、慮不至此、是必二人離間吾父子也、乃敕平清盛捕之、將寘死、愚管鈔、平治物語、前關白忠通諫而止、今鏡、平治物語、於是流惟方于長門、經宗于阿波、愚管鈔、平治物語惟方薙髮改名寂信、世稱粟田別當、公卿補任及經宗赦還、惟方作歌自悲、詞意凄楚、上皇聞而憐之、仁安元年召還、十訓鈔、古今著聞集、仁安元年據愚管鈔、子惟定、從五位下、宮内大輔、爲頼皇后宮權亮、惟頼、

宮内大輔、惟基、少納言、勘解由次官、尊卑分脈

藤原經宗、大納言經實第四子、保元中至權大納言正二位、公卿補任素與藤原信頼睦、及信頼作亂、引經宗及藤原惟方、寄以腹心、經宗慮事不成、與惟方合謀、潛奉乘輿幸六波羅、愚管鈔、平治物語、亂平、經宗以元舅深被親信、與惟方稍侵朝權、上皇怒、乃流阿波、愚管鈔、今鏡、平治物語應保二年召還、長寬二年復官爵、聽帶劔尋任右大臣、公卿補任時人呼曰阿波大臣、平治物語仁

安承安之間、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轉左大臣、敍從一位、治承二年爲皇太子傅、壽永元年聽輦車牛車、公卿補任時源義經與兄賴朝不協、奏乞追討賴朝宣旨、法皇猶預不決、下公卿議之、經宗曰、當時護衛京師者、唯義經一人、若憤懣生變、不知朝廷使誰制之、姑許所請、以悅其意、而後開諭賴朝、使知非朝廷本意、則何不可之有、法皇從之、玉海、東鑑、賴朝聞而啣之、不以經宗入議奏之選、愚管鈔經宗

抗表辭職、文治五年薙髮、薨年七十一、公卿補任經宗久居顯要、鍊達朝典、爲時所欽重、愚管鈔世稱大炊御門左大臣、子賴實、累官、正治元年拜太政大臣、建仁元久間、兼東宮傅、敍從一位、尋辭太政大臣、承元二年復任太政大臣、建保四年剃髮、嘉祿元年薨、年七十一、公卿補任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

列傳第七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實行 子公教　第實能　實能孫實定
藤原成通
藤原宗長 第雅經

藤原實行、權大納言公實第二子也、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今鏡、爲第三子、永久三年爲參議、尋進從三位、保安三年爲權中納言、歷兼左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天承元年爲權大納言、久安中爲右大臣、尋拜太政大臣、特許節會不就班直上殿、保元二年致仕、尋薙髮、改名蓮覺、應保二年薨、年八十三、○尊卑分脈爲八十四 號八條太政大臣、公卿補任 又號三條、尊卑分脈 其日錄曰八條相國記、實行有才學、習威儀、性至孝、親有疾、衣不解帶、晨昏侍養、遭父喪、藤原基俊來弔、繫和歌於梅樹曰、年加志美志阿流自我保珥氏宇迷我延能波奈陀珥和禮珥毛能我多利世余、實行感傷、答歌曰、禰珥加倍流波奈能須我多能由加志玖波多陀古能毛斗烏加多美斗波美余、今鏡 子公教、公行、公宗、尊卑分脈 公行從三位參議、久安四年薨、公卿補任 公宗正五位下民部大輔、尊卑分脈

公教歷侍從左右近衛少將中將、保延二年任權中納言、久安中敘正二位、爲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保元二年拜內大臣、公卿補任 永曆元年薨、山槐記、公卿補任 公教資性溫良、奉公勤恪、而恬然不貪榮利、世以爲賢、今鏡 嘗與客相對、會有飛礫撲隔子、客失色、公教顧問曰、何人所爲、家人對曰、隣家少將所擲也、公教笑曰、此危地不可居、乃延客移坐、少時礫復至、公教談笑自若、竟無愠色、其雅量如此、十訓鈔 初爲少將、每夕盛服候鳥羽上皇及待賢門院、詣必有時、故宮女以日暮爲少將時、今鏡 子實

綱、實國、實房、實綱爲正三位權中納言、實國正二位權大納言、實房累歷顯要、至正二位左大臣、實行弟實能、公卿補任實能累官、保安中進從三位、任權中納言、天承保延間、兼左右衛門督、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久安六年爲內大臣、轉左近衛大將、尋兼東宮傅、公卿補任保元元年鳥羽法皇不豫、時崇德上皇將謀復位、人心匈匈、內外皆懼、實能密疏奏法皇曰、陛下一日棄羣臣、天

下必亂、宜留叡念於萬歲之後、法皇亦固疑之深、然其言乃敕將帥十人、徵其誓書、付之美福門院、愚管鈔既而法皇崩、上皇果謀復位、實能又附左京大夫教長諫上皇曰、雖世屬澆季、帝王之位、實由祖宗神靈之陰騭、而非人力之所致也、且夫以弟越兄、其比非一、願陛下聽命於天、優游卒歲、事若一跌、噬臍莫及、上皇不聽、遂遭播遷之辱、保元物語轉左大臣、進從一位、二年薙髮、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法名眞理、薨

年六十二、尊卑分脈世稱德大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又號大炊御門、今鏡子公能、公親、公保、尊卑分脈公親幼而好學、藤原賴長稱其穎敏、台記至參議正三位、平治元年薨、公保正二位權大納言、安元二年薨、公能正二位右大臣、應保元年薨、年四十七、尊卑分脈○七作八號大炊御門、子實定、實家、實守、實家正二位大納言、建久四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號八條、尊卑分脈實守從二位權中納言、文治元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實定爲人穎敏、頗有才

學、玉海、古今著聞集、蚤歷清要、保元三年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應保二年帝幸日吉社、藤原實長以行事賞超實定敘從二位、實定追請昔日幸父公能第賞、因敘從二位、班在實長下、長寬二年與實長並任權大納言、實定尚不歉心、遂辭大納言、敘正二位、以超實長、公卿補任、古今著聞集、凡爲公卿者罷官以進位、古未之有也、古今著聞集仁安初任皇后宮大夫、嘉應二年辭之、公卿補任自是家居有年、沈鬱不得志、作詩歌自

遣、佳句頗多、世傳稱之、古今著聞集治承元年再任大納言、亡幾兼左近衞大將、○源平盛衰記曰、承安元年左大將闕、實定門地才學、世所推重、且爲大納言上首、自以爲必中選、而右大將平重盛轉任之、弟中納言宗盛任右大將、實定乃屛居山林、作歌寄藤原顯長、詞意凄楚、顯長答歌慰諭之、實定沈滯數年、鬱鬱不樂、有出家之志、召家臣佐藤近宗、私告其情、近宗固諫止之、勸詣安藝嚴島明神、祈得大將、實定從之、靜海素崇信嚴島明神、聞其自往致禱、惻然曰、近衞大將彼家所世任、我舍斯人擧宗盛、我過也、乃使宗盛解右大將、降重盛任之、蓋實定兼左大將、按實定履歷、著聞集所載、與補任合、足以爲據、盛衰記謬妄傅會、其與顯長贈答和歌、見新古今集、而顯長以仁安二年薨、益見其誤、故不取、壽永二

年爲內大臣、大將如故、公卿補任源義仲作亂、欲以妻兄權大納言藤原師家爲攝政、然大臣無闕、就實定借內大臣、擧師家爲之、因停內大臣、參取玉海、愚管鈔、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義仲伏誅、復任內大臣、文治中拜右大臣、尋轉左、建久元年辭官、擧子左近衞中將公繼爲參議、翌年薙髮、改名如圓、是歲薨、年五十三、稱後德大寺、公卿補任源義經奏請追討兄賴朝宣旨、事下三公議之、實定不輒可否、賴朝德之、選擧議奏公卿、實定在其中、及薨深惜之、東鑑實定家多藏書、和漢都萬餘卷、花園左大臣記八十許卷、四條戶部記百餘卷、皆世之所無也、玉海最好和歌、構一室、常延歌人、嘯咏自娛、清案鈔子公守、公繼、尊卑分脈公守右近衞中將、玉海公繼自有傳、

藤原成通、右大臣俊家孫、權大納言宗通第四子也、公卿補任甫九歲患瘧、令僧都某祈之、不効、宗通欲引一僧更禱之、成通曰、聞我未離

胎、僧都已爲修驗師、九歲無恙、誰謂不効、今有此疾、遽使他僧祈請、縱蒙其力、而非我所願、況効驗未可必乎、且我疾不至隕命、願大人勿爲憂、宗通嘆異、長明發心集永久天承間、歷右近衞少將中將、任參議、長承三年進從三位、任權中納言、兼侍從、康治二年敘正二位、久安五年轉權大納言、平治元年薙髮、改名栖蓮、薨年六十三、公卿補任成通美風姿、車服時作異裝、雅性好揚人善、見一事可賞、必至垂

淚、精力絶人、多材藝、能詩長和歌、崇德帝嘗命羣臣上和歌、成通述懷之作、最爲人所嗟賞、又善馭馬、嘗從幸白河、中流馬蹶、忽立鞍上、裳衣莫所濡、今鏡最好蹴鞠、練習不倦、疾則卧蹴之、雨則入大極殿竊習之、竟至其妙、嘗使從者十許人坐、走其肩上而蹴鞠、中有僧、乃蹈其頭而過、皆曰、靴之觸身、輕輕如鷹在臂、僧曰、覺如笠在頭耳、鞠譜一日蹴鞠庭上、鞠誤入簾中、成通跳而從之、會宗通在座、成通

恐踏其席、受鞠跗上、翻身而出、古今著聞集又詣清水寺、蹴鞠高欄上、足猶著靴、觀者莫不驚愕、嘗自稱曰、我見人入鞠場、不審察其術巧拙、相其命分、亦未嘗謬也、又曰、我蹴鞠七千日、凝思通神、自以爲其妙獨步古今、世之歌人、尊信人麻呂祭之、後世好鞠者、豈得遺我哉、鞠譜後世蹴鞠盛行、立鞠神祠於成通西洞院故宅祭之、蓋據成通之言云、參取諸神根元鈔、雲井春、○鞠譜曰、余蹴鞠七千日、初至一千日、棚上置鞠以祭之、會飮盡歡、客去、獨坐燈下、忽見三兒、人面猿身、共昇一鞠來、曰、我鞠神也、額上各有金字、一春楊花、一夏安林、一秋園、曰、王公好鞠則國富身壽、凡人所思念、多作罪障、好鞠之人、一入鞠場、則無有他念、即成功德、公愈勤之、言畢不見、事涉怪誕、故不取、其所著鞠譜一篇傳于世、鞠譜成通輕捷絶倫、能走墻腹、或輾轉屋上、忽坐簷端、宗通屢戒其喜輕捷、鳥羽帝亦爲言之、成通不悛、古今著聞集成通無子、養姪爲通子、泰通爲嗣、壽永建久間、歷參議中納言、正治中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又養源行宗子有通子之、爲下總守、尊卑分脈

藤原宗長、大納言忠教曾孫也、祖父賴輔養爲子、賴輔歷豐後守太宰少貳、至刑部卿從三位、尊卑分脈、養爲子據公卿補任、父賴經坐與源行家義經交通、文治五年流于伊豆、東鑑時宗長爲右近衛少將、亦坐罷官、後至刑部卿從三位、公卿補任、東鑑、○東鑑作左近衛、今從補任、初賴輔學蹴鞠於藤原成通、稍有名稱、宗長受其業、練習多年、遂究精妙、與弟雅經并有上足之稱、後鳥羽上皇好鞠、以宗長爲師、上皇蹴鞠亦絶巧、宗長與

雅經及藤原泰通等上表、奉稱曰蹴鞠長者、雲井春、鞠師擄尊卑分脈、上皇臨前太政大臣藤原賴實第、蹴鞠賜宴、明月記、承元御鞠記、第上中下各八人、聽冠緌及襪禁色、始于此焉、雲井春子宗教輔長、宗教為刑部卿、土御門帝以宗教為蹴鞠師、宗教二子、教繼教俊、教繼任左近衛少將、敘正四位下、教俊為侍從、尊卑分脈宗長弟雅經、雅經建久中為侍從、建仁建永間、歷兼越前介加賀權介、任左近衛少將、公卿補任以善和歌

直和歌所、後鳥羽院口傳、明月記、奉敕與源通具藤原定家等撰新古今和歌集、本書序承元中轉左近衛中將、建保六年進從三位、承久二年任參議、明年薨、年五十二、公卿補任雅經嘗學和歌於定家、至其子孫、體裁與二條家略無別、正徹物語又好蹴鞠、兄弟冠一時、號宗長曰難波、雅經曰飛鳥井、子孫以為稱號、後難波漸衰、唯飛鳥井和歌蹴鞠、俱為世所宗、雲井春○古今著聞集曰、雅經少寓居華山院釣殿、日詣加茂社、嘗作歌曰、與乃奈加珥、加𤤺奈羅奴美乃、斗毛知妬利、奈岐古曾和多禮、加毛乃加波羅珥、一夜社司夢神告曰、我憫夫詠奈岐古曾和多禮者、汝必求其人、社司遍求得雅經、告以夢、雅經感嘆、自此官得稍進云、子教定、至右兵衛督正三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七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敦光
清原賴業
藤原兼光

藤原敦光、式部大輔明衡子、大内記敦基母弟也、（尊卑分脈）少攻文學、對策及第、仕堀河鳥羽崇德三朝、歷式部丞大内記兼文章博士、遷大學頭轉式部大輔、保延元年災異荐臻、飢饉疾疫、邊海繹騷、盜賊踵起、帝令諸儒論奏、敦光援證古今上疏曰、天變地妖、所以警戒人主也、凡厥休咎之象、司天奏之、古人有言曰、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儻見、無世而不有也、上明而政平、則雖竝世而起、無以傷也、後漢永元年中、有日蝕之異、公卿大

夫皆上封事、詔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我朝弘仁聖代、登用賢才、抽爲侍中、選爲郎官、當其新敍之日、授彼專城之任、其後歷代二十四代、計年三百餘年、車書同軌、無有異路、而近年以來、風俗澆漓、恩典斑駁、儻不墜往代之屋欵、自可贊明時之皇化、夫疾疫之起、政違時令之所致也、天平十三年、敕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像、寫大般若經、以禳疾疫、祈豐穰、弘仁四年、禁京畿百姓棄擲病人、修格以協掩骸之義、伏惟和漢之間、每有災異、或擧賢良、優耆老、贍貧民、或免租穀、減調庸、省傜役、宜遵舊規以存寬恤、王者八政、食爲其先、古人有言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食、自非兼年之食、何免荒飢之憂、夫衰弊之漸、其來有由、一者、廟社不祀也、祈年祭月次神今食神嘗祭、新嘗會、朝之重事也、其祀僅存、其禮漸薄、凡神今食、天皇幸

中和院神嘗祭、幸大極殿、威儀棣棣、自感神心、昔告朔餼羊、仲尼愛禮、以小喻大、何失恒規、宜每事遵式、擧而行之、諸國所在大小神社、破壞不修、顚倒無基、國宰不踐祭祀之場、社司不爲修治之營、況非家譜之輩、知廟社之務、誰能竭謹愼之誠、而致齊肅之禮乎、二者、佛事不信也、招福之術、以敎法爲本、歸佛之要、以清淨爲先、是以寶龜三年十一月詔、每年正月、行吉祥悔過於天下諸國國分寺、

救飢荒之禍、以爲恒例、而今廟堂之中、雖備威儀、州閭之間、恐致闕略、國分寺有無實之聞、講讀師無有智之侶、欲得感應、究如求芙蓉於木末、恒例齋會、臨時佛事、歡念雖深、施與如踈、是則諸司懈怠、諸國艱澁之所致也、三者、奪農時也、中古以來、高堂大厦、造營寔繁、築山鑿池、課役未絕、人不旋踵、民無息肩、昔衞靈公依冤春之諫、罷嚴寒之役、矧乎非時使民、必傷農事、須休土功、勿奪農時、四者、

重賦斂也、田畝無加、賦斂有增者、古傷之、今傷之、魏文侯時、租稅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斂多也、不可賀焉、由是魏國大理、如聞近來無檢田數之增減、不究農民之貧富、強稱利田、徵納租稅、地廣民富者、自適其宜、地狹民貧者、暗失其心、富者寡、貧者衆、旁魄論之、可謂苛酷、又雖檢田數、率法過差、興亡之間、世自知之、宜隨國之治否、爲吏之褒貶、五者、不禁奢僭也、

彼漆器畫罇、猶議其奢、葛衣菲食、長傳其儉、漢文帝之罷露臺、齊桓公之卻紫衣、治世盛擧、後代美談也、方今天下人庶、屋宅衣服、旣踰制度、軒騎僮僕、多過規模、頻加禁遏、猶不悔改、鄙語曰、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世之所好、只從時俗、況復金銀之珍、彫鏤匪一、紅紫之服、冗費甚多、宜繹從前之綸言、以停當時之華麗、六者、學校之廢也、天下之所貴唯賢、所寶唯穀、皇朝

宮城之南、左則置大學寮、以崇聖師、右則置穀倉院、以蓄米穀、而黌舍頹弊、鞠爲茂草、蘋蘩蘊藻之奠、有累供備、縉紳青衿之徒、無處容身、唐太宗卽位之初、京師飢饉、孜孜求士、務在擇才、政革舊弊、頻致豐稔、宜依聖代之遺風、早施明時之新化、七者、府庫空虛也、大府食廩、久以空虛、諸國租稅、已少塡納、況納官封家、有名無實、列位之臣、不預月俸、奉公之士、難禦歲寒、所謂衣食闕於家、雖父母不

能制其妻子、凍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又諸國大糧、須給幾布、臺隸之輩、衣糧難支、如此七事、廢一不可、抑諸國土民、爲逃課役、或稱神人、或爲惡僧、橫行部內、對捍國務、加以京中所住浮食大賈、或於近都借一物、向遠國貪三倍、或當春時與少分、及秋節取大利、若送數廻之寒燠、殆傾終身之貯資、窮民不堪、舉家逃亡、永鬻妻子、爲彼奴婢、天下凋殘、職此之由、伏惟延喜年中式部大輔三

善清行朝臣封事、所謂天下費、非往世十分之一者、以彼一分、比之今時、非復延喜十分之一、國之衰耗、指掌可知、戶令云、凡遭水旱災蝗不熟之處、少糧應須賑給、賦役令云、凡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檢實、具錄申官、免租調課役者、須遵令條、速施德政、以安人民、凡海陸盜賊之起、莫不繇飢寒而萌奸邪之心、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用刑罰、難致肅清、戶口饒、衣食足、則邊境安寧、寇

賊消散、宜從延曆五年四月十九日格文、簡擇良吏、攘除姦盜、但國有典刑、誰免懲誡、雖觸一面之網羅、終致四海之靜謐、蓋馭俗之道、寬猛相濟、去承平六年、南海賊首藤原純友、結黨屯聚、時以紀朝臣淑人任伊豫守、兼行追捕事、賊徒聞其寬仁、二千五百餘人悔過就撫、魁帥三十餘人、束手歸降、卽給衣食田地、令勤農業、然則循良之吏、各赴任國、搜求黨類、若有歸降之輩、班田給物、依前行之、

國富刑清、亦籌策之一也、抑太宰府者、蕃客往反之地也、鎭守府者、遠夷交接之境也、若無霜威之振外土、恐有風聞之及殊方、縱雖屬無爲之世、何可忽不虞之備、安不忘危、古之炯誡也、敦光學該內外、靡所不窺、撰本朝帝紀、續本朝秀句、凡當時文章銘贊、必使敦光草之、（續本朝文粹、撰本朝帝紀續本朝秀句、據仁和寺書籍目錄、）本天養元年卒、（尊卑分脈、一代要記、）子有光、永光、成光、竝以文學仕、（尊卑分脈）

清原賴業、初名顯長、後更今名、左大臣夏野裔、大外記祐隆子也、補大外記明經博士、特敕兼學明法、爲高倉帝侍讀、（清原系圖）承安二年宋國遺法皇書曰、賜日本國王、朝議以爲非禮、宜卻之、時論不決、賴業曰、朱雀一條兩朝彼所贈牒狀、稱呼不敬、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人或譏議、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彼我互稱天皇、用敵國禮、而今若此、恥孰大焉、聞者韙之、

安元中兼越中權守、治承養和間、諸州兵起、官軍無利、內大臣宗盛計無所出、使謂賴業曰、今觀事勢、難以威力戡定、非禱神奉佛、則不能濟、其修大神宮臨時祭邪、將遵阿育王故事、造八萬四千寶塔邪、籌略所宜、請指畫之、對曰、臨時祭可問其人、造塔在公意、今之所急、在亟革弊政、讞辭訟也、不然、危亡無日、雖然是非我所知、公卿大臣所宜議也、（玉海）文治五年卒、年六十八、（清原系圖）關白兼實稱曰、賴業

學該和漢、當世無雙、國之大器、道之棟梁、凡朝儀典故、每有咨議、賴業引證古今、辨析精覈、多見從用、（玉海）嘗讀禮記、表出中庸、據本經爲解、不取舊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熹註未傳、其所見適相暗合、人以爲奇云、（康富記、享德三年）子孫建祠祭之、後嵯峨帝賜號曰車折大明神、（舟橋家藏清原系圖）相傳有人嘗乘車過其祠、車忽折、因名焉、子佐光、親業、竝任少外記、（子佐光以下清原系圖）壽永中源義仲反、攻法住寺殿、親業

中流矢而死、（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藤原兼光、參議有國六世孫也、祖實光、父資長、竝中納言、家號日野、（尊卑分脈）兼光永曆中對策及第、累歷要職、文治中進權中納言正三位、兼右兵衛督、建久二年爲檢非違使別當、（公卿補任）興復廢絕、廳務修擧、有幹事之稱、時有失釜者、就其隣家索獲之、隣人不服、訴於官、乃召問之、其人辨曰、我甕也、每控地而行、非手則不能寸進、何得持釜去也、衆以爲然、失

釜者訟而不已、兼光判以釜予被告者曰、汝言有理、我知告者爲妄也、盜喜、卽以頭戴釜而去、兼光呼回詰之、盜竟服、（古今著聞集）六年敘從二位、明年薨、年五十二、（公卿補任）嘗著姉言記、（仁和寺書籍目錄）子資實、正二位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公卿補任）其日錄曰都玉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七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平清盛上（子基盛　宗盛　知盛　重衡）

平清盛、刑部卿忠盛長子也、（公卿補任、平氏系圖、）母白河帝宮女、帝出賜忠盛、生清盛、（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按二書皆曰、帝賜宮女、時宮女有身、帝謂忠盛曰、生女則朕收之、男則汝養爲子、及生忠

盛欲奏其狀、未得便、年至三歲、忠盛從帝幸熊野、過絲鹿山、掇零餘子獻之、作歌曰、波布保妬珥、以毛我奴加古毛、柰利珥計利、帝繼成之曰、多陀毛利斗利天、也志柰比珥世與、忠盛遂養爲子、而今昔物語則曰、八幡別當光清妻生兒、適見零餘子作歌曰、波布保妬珥、以毛我奴加駄波、柰利珥計利、妻繼之曰、以麻波毛利毛也、刀流倍珂留羅牟、其事相似、疑世見清盛強盛、誤引鳥羽帝語以實之、取光清歌而傳會之也、且二書書母氏盛衰記爲兵衛佐局、平家物語爲祇園女御、而平氏系圖不書清盛母、曰教盛母待賢門院侍女、待賢門院侍女者、疑即祇園女御也、則其母子之異同猶不可詳、而其記事特委曲詳悉者亦可疑、故今不取、）長而穎悟、美姿貌、（長門本平家物語）忠盛後娶藤原宗兼女有子、以故清盛出依宗兼甥藤原家成、（參取源平盛衰記、尊卑分脈、）大治四年敍從五位下、任左兵衛佐、（公卿補任、中右記、）保延中遷中務大輔、兼肥後守、累進從四位上、（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竝曰、時人謂清盛年少非華族、何叨榮位乎、鳥羽法皇聞之曰、清盛之族豈在人下、蓋謂其實爲白河帝子也、今不取、）久安二年進正四位下、任安藝守、（公卿補任、）將詣熊野社、路經伊勢阿濃津、有鱸魚躍入舟中、人賀之曰、昔白魚入周武之舟、以爲嘉瑞、今公獲之、豈非神之所眷佑乎、清盛喜、手自割之、與從者共食焉、

（平家物語）保元元年上皇集兵白河北殿、清盛叔父右馬助忠正及源爲義應召、初鳥羽帝預知亂作、親書下野守源義朝以下十人姓名備守禦、清盛以其父奉上皇命使妻乳養重仁親王故不預焉、然以其疆宗世將、美福門院稱遺詔召之、乃與義朝帥兵攻北殿、及北殿敗、敕清盛捕爲義、清盛搜索未能得、爲義忠正窘迫出降、忠正就清盛乞宥死、清盛雅與之不協、且其意以爲我斬忠正、朝廷必使

義朝斬爲義、朝議若宥之、我則以斬叔父固爭也、遂殺忠正、義朝亦殺爲義、保元物語清盛以功任播磨守、尋除太宰大貳、公卿補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平治元年冬、右衛門督藤原信賴作亂、以義朝與清盛有隙、誘爲謀主、瞯清盛詣熊野、發兵犯皇居、清盛至切部、○愚管鈔作田邊子弟自六波羅騁使告變、清盛將歸京師、患兵士寡弱、遣使熊野別當湛增及湯淺宗重徵兵、伊勢伊藤加藤族率兵來迎、遇於安部野、衆皆踊躍、遂入京師、先詣稻荷社、令衆折杉枝插鎧袖、已至六波羅、時信賴入居禁內、分將士守宮門、平治物語、加藤據諸異本清盛致名簿於信賴、佯示無他志、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遣非藏人藤原尹明、陰與清盛謀、夜放火二條大宮、賊兵棄宮門赴救、愚管鈔於是帝潛乘婦人車、出藻壁門、幸六波羅第、參取愚管鈔、平治物語清盛遣騎兵三百餘迎乘輿、公卿百官相踵而至、平治物語關白基實亦至、基實信賴妹婿也、人皆疑

之、藤原公教顧清盛曰、關白來、如之何、清盛曰、攝籙之臣、不來則可召、今其來、固其宜矣、衆皆善其對、愚管鈔帝召清盛諭曰、今宮城新成、汝令將士佯走示弱、賊必悉兵出鬭、因速入據之、無令宮城罹兵燹也、清盛曰、信賴逆賊、在臣掌握、若其兵燹、則無可柰何、然聖旨嚴重、敢不罄力、乃遣重盛賴盛等將兵擊之、戰酣引退、賊果悉兵追之、官軍遂入宮城、信賴狼狽出走、義朝回兵、更攻六波羅、清盛遽著兜鍪、誤倒戴之、左右言之、清盛詭辭應曰、至尊在此、我不欲背之爾、乃登北臺、指麾士卒、賊兵急攻、矢下如雨、官軍退縮、清盛叱曰、使賊薄此處、何其無恥乎、整軍徐出、躬自當之、令士卒更進遞戰、賊軍敗走、平治物語清盛入禁內收名簿、曰、昨日予焉、今日取焉、大笑而出、愚管鈔信賴已伏誅、帝進清盛子弟官爵、源平盛衰記義朝走尾張、爲平忠致所殺、清盛搜索其諸子、獲賴朝義經等、欲斬之、既皆赦之、平治

物語是歲日向太郎通良反于肥前、百鍊鈔、源平盛衰記、清盛奉敕遣傔人平家貞討之、源平盛衰記永曆元年以前後功敍正三位、尋任參議、應保長寬閒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敍從二位、兼皇太后宮權大夫兵部卿、永萬元年任權大納言、公卿補任是秋延曆興福二寺構兵京師訌言、上皇密詔討清盛、清盛聚兵守備、上皇大驚、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幸六波羅、躬自開諭、清盛佯病不出、源平盛衰記

上皇還宮、謂近臣曰、浮言一出、京師動搖、未審言者爲誰、嬖臣西光進曰、天無言、令民言之、驕而無禮者、天之所惡、平氏其亡乎、坐者默然、高倉帝卽位、以其幼冲、上皇復親庶務、清盛妻平時子皇太后之姊、以故勢焰益熾、上皇稍惡之、然不得制、積憤薙髮、專歸佛乘、清盛心竊喜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仁安元年敍正二位、公卿補任拜內大臣、公卿補任、兵範記二年陞從一位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出入宮中、不歷左右大臣、直爲太政大臣者、前此止藤原信長一人而已、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無何上書辭太政大臣兵仗輦車、許之、敕賜播磨印南野肥前杵島郡肥後御代南鄉土比鄉等、爲大功田、傳之子孫、世世無絕、公卿補任三年疾病、詔行非常赦、百鍊鈔剃髮、法名清蓮、尋改靜海、公卿補任、長門本平家物語○見行本平家物語靜海或作淨海世稱太政入道、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嘗造別館於西八條、殫極土木、長門本平家物語其第多蓺蓬、因號蓬壺、又營別

莊于攝津福原、亭榭風流、以窮四時之觀、源平盛衰記天下政事一出其手、放濫驕溢、上下苦之、自知有議己者、選童子三百人、以爲耳目、截髮詭服、執梅枝、臂小鳥、翼著赤幘、出入禁門、不通姓名、塡滿街市、伺察隱伏、凡所見聞、皆歸報之、清盛聽信其言、淫刑濫罰頗多、一時爲之震懾、京師騎乘者、皆望而避之、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孫資盛塗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基房從者責其無禮而辱之、清盛大怒曰、雖攝

關之貴、何無憚於我也、乃伏甲士於路、覘基房出、擊破其車、截從者髻以報之、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爲女御、已而立爲中宮、是爲建禮門院、（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治承元年重盛宗盛兄弟竝爲左右近衛大將、時上首者皆怏怏不平、法皇執事權大納言藤原成親亦企覬之不能得、因與西光謀、以法皇密旨約結源行綱、平康賴、法勝寺執行俊寬等、會俊寬鹿谷山莊、謀滅平氏、法皇亦欲臨之、法印

靜賢諫而止、（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愚管鈔爲法皇幸者誤、事詳註本紀、）初西光子藤原師高爲加賀守、孫師經燒涌泉寺、白山僧徒就延曆寺訴之、法皇使座主明雲和解之、僧徒不聽、朝議不得已流師高等、法皇不悅、西光乘隙讒明雲、處流、（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清盛嘗受菩薩戒于明雲、約爲師弟、以故延曆寺僧徒乞救於清盛、清盛欲奏請留之、至則法皇不見、明雲遂赴配所、僧徒追而奪之、法皇怒命將士討延曆寺、清盛不肯

奉命、法皇特敕成親集兵、成親竊謀討清盛未發、源行綱背約、馳詣福原告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保曆間記爲清盛時在西八條第誤、今從本書及玉海顯廣王記、）清盛大驚、急歸京、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於法住寺殿、就大膳大夫藤原信業奏曰、成親等欲滅臣家亂天下、此非陛下所知、臣將逮捕此徒、窮問事情、法皇錯愕、少焉曰、非朕所知也、清盛乃收西光拷治、具得其實、遣使誘致成親、著戎衣、操眉尖刀、謂平貞能曰、我取嫉於人、

豈以官階踰分乎、夫田村麻呂苅田麻呂子、而東征建功、陞爲近衛大將、其餘以軍功得賞者不爲不多、豈我一人而已、昔保元之亂、右馬助已下親族多應新院之召、且一宮則故刑部卿之所奉、我亦不能恝然、然以故院遺詔、身先禁旅、戡定禍亂、平治之亂、信賴義朝凶鋒熾銳、當此之時、自非我忘身奉公、國家殆危矣、撥亂靖難、使官家有今日、是誰之力、若錄此功則恩賚宜及子孫、況於我身乎、

今偏信成親等讒、遽欲滅我門、向微行綱、我豈得晏然、法皇擧措輕躁如此、他時有再進姦計者、院宣一出、則我得賊名、悔之無及、不如先事圖之、我今欲從法皇於鳥羽宮、不然則幸於吾第、宿衞之士或有枝梧、汝宜號令士卒、俾爲警備、於是闔族咸著戎服、將士麕至、清盛以謂重盛必不從己、不欲召之、然以父子之故、乃告以其計、重盛切諫、事遂寢、既而斬西光、流成親父子及其黨、皆置遠惡處、

無幾遣人殺成親、(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年中宮有身、先是清盛冀其生男、禱嚴島社、月一造焉、一夜夢神賜后寶劍、納其懷、復授妻時子、清盛大悅、世疾其貪榮、榜門謗之、清盛以爲有文才者所爲、錄差涉形迹者一千三百餘人、按問北野社前、竟不獲主名、(長門本平家物語)是冬皇子生、清盛喜極而泣、人以爲不祥、初中宮產難時、法皇將幸新熊野、先入產室誦經護持、既而分娩、(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清盛獻砂金富士綿各一千兩謝之、(源平盛衰記)法皇怒其似嘲物曰、朕爲驗者、亦足以活一身、(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三年重盛薨、法皇與關白基房謀、收其所領越前、(玉海、源平盛衰記、)故攝政基實妻薨、又收其莊園、(玉海、山槐記、)基房奏請以子師家超次爲中納言、(玉海、公卿補任、)基房兄子基通、清盛女壻也、亦因清盛請之、因爲懇請而不得、(源平盛衰記)是冬清盛率兵士數千騎至自福原、京師驚擾、(玉海、山槐記、源平盛衰記、)清盛使子重衡白帝曰、臣觀時勢、

心不自安、若一旦得罪、悔無及矣、今當乞骸骨、竄匿遐徼、願奉東宮以往焉、帝大驚、遣中使慰諭、(玉海、)即日停基房父子官職、以基通爲關白、(玉海、公卿補任、百鍊鈔、)基房聞清盛抵京師、謁法皇曰、臣嘗以資盛事遭清盛怒、因重盛營救得免、今重盛歿、清盛無復所憚、欲甘心於臣、臣必遠竄、不得永奉左右、因嗚咽泣下、法皇愀然曰、朕亦不自安也、(源平盛衰記)遣靜賢諭清盛以爾後於萬機無有所言、(百鍊鈔)靜賢就家

臣傳命曰、頃年朝廷不寧、人心動搖、惟公上下所倚頼、其不能制、人尚可、何至自爲不靖、聞公有憾于朕、豈由閒言而致然邪、公擁兵入京、朕不知其謂、宜披陳悃愊、若無他故、當下令以靖騷擾、清盛不出拜命、日將暮、靜賢請歸、久之清盛使子知盛對曰、靜海老耄、自揣不能復侍院中、靜賢將出、呼曰、賢相名臣、跼天蹐地、清盛乃呼還之、艴然曰、方成親謀奸、卿能覺事機而止、鹿谷御幸、是我所以面

卿也、夫保元平治之亂、忘家勤王、討逆靖難、是皆人之所知、然遺舊勳、動輒猜忌、輕信近習、欲滅我門、命運未衰、幸脱禍機、至若重盛歿未過七七、遽有八幡御遊、及法住寺殿御會、踈薄何甚、且重盛忠義、時人所知、向賜越前也、命傳之子孫、然而歿後輒見削奪、死者何罪、遽至於此、及中納言缺、吾爲基通請、而更以師家爲之、我所請、縱無例據、應以特恩見聽、況夫基通以宗嫡官至中將、於此拜乎

何有、竊聞、進院内近習共謀不良、實出於院之叡慮、縱吾有罪、當蒙七世之宥、齡垂七旬、屢將誅戮、我身且不能保、子孫得復立朝哉、老而喪子、猶朽木無枝、重盛沒後、自知衰運、宜其失眷遇、背人望、縱盡忠勤、豈副聖旨、殘喘無幾、絶望於世、不孝子父母尚愍之、況重盛忠孝才行兼備乎、老罹至痛、何不少賜憫恤、故吾謂近侍院中無益耳、言訖泣下、靜賢亦歔欷、少選爲説逆順、多方開諭、清盛意稍

釋、禮而遣之、（源平盛衰記）俄而奪公卿以下至北面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出基房爲太宰權帥、流前太政大臣師長于尾張、逐權大納言源資賢于關外、於是遣宗盛圍法住寺殿、幽法皇于鳥羽宮、（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三十九人、諸書有異同、今從玉海、百錬鈔、事註本紀、）又使宗盛白帝曰、自今而後、事無巨細、一決聖心、是日往福原、（源平盛衰記、保曆閒記、）無幾還八條第、皇太子避方忌于八條第、獻宋人所齎太平御覽三百卷、（山槐記、百錬鈔、○按

百鍊鈔爲天皇行幸、然是日幸、他書無所見、恐誤、今不取行　四年清盛奉皇太子卽位、是爲安德帝、上皇尚富春秋、亦非有他故、而遽去位、人惡其專恣、上皇以清盛崇信嚴島神、欲臨幸以得其歡心、先喩旨清盛、清盛大悅、遂幸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四月源賴政勸以仁王、謀滅平氏、乃使源行家齎令旨歷說東國、與諸源約結、行家先至伊豆、令源賴朝起兵、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初行家匿居熊野新宮、及赴東國、與那知新宮僧徒約起兵

相應、本宮別當湛増與平氏有好、率其徒攻那知、反爲所敗、遣使告之福原、清盛還六波羅、與廷臣議、遣檢非違使襲以仁王、清盛初未知事出於賴政、賴政子兼綱亦在遣中、故賴政先知之、使王遁于園城寺、延曆興福二寺應之、清盛大集將士計議、用上總介藤原忠清計、以米絹啗延曆寺、延曆寺僧徒果畔、源平盛衰記　賴政奉王赴奈良、清盛遣子弟將二萬餘騎、追擊之平等院、王及賴政敗死、玉海、山槐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東鑑、清盛常疾叡山奈良僧徒屢犯京師、欲遷都於福原避之、平家物語、保曆間記、是歲六月遂徙焉、宮殿未成、權以弟賴盛別莊爲宸居、玉海、源平盛衰記、　既而復徙車駕於己第、玉海、人情崩駭、物議紛紜、源平盛衰記　至此幽法皇於三閒板屋、先是以宗盛諫、自鳥羽宮徙八條烏丸、稍寬其禁、及以仁王事起、禁防益密、進膳止朝夕而已、人呼曰牢御所、清盛欲造大内裏於新都、使大納言藤原實定參議源通親

等相攸輪田、規度廣袤、而土地狹隘、議者或欲營昆陽野、或曰印南野可也、未決、乃使前權大納言藤原邦綱課周防假營皇居、稱爲里内裏、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是月清盛及妻時子準三宮、賜年官年爵、直私第者、服飾如院宮上日儀、源平盛衰記、年月據公卿補任、遷都以來、朝野怨讟、訛言屢行、或云源仲綱等擁以仁王走伊豆、潛匿在甲斐、玉海、於是收園城寺莊園、罷圓慧法親王所帶天王寺檢校職、考治僧正房覺

以下十三人、傳二會講師圖全等公請、（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流堂衆筒井明秀等三十餘人、（平家物語）九月相模人大庭景親告曰、伊豆流人源賴朝稱承一院詔曁高倉宮令旨、發兵攻殺目代平兼隆、據石橋山、景親聚兵擊破之、賴朝逃竄杉山、不知其所之、或曰赴水、或曰自瘞死、清盛大悅、賞景親等、既而清盛族黨在東國者頻告曰、賴朝死石橋者妄也、北條佐佐木三浦等皆屬之、伊豆駿河甲斐信濃將

士雲集、兵勢大振、不早誅恐無及、清盛悔恨曰、東國人士、多是爲義門族臣孥也、我慮不及此、放賴朝於東國、使彼擁戴而滅我門也、譬猶授盜鑰放虎野、鄙賴池尼之營救幸得全首領、今忽忘舊恩、關弓於我邪、乃請上皇下討賴朝敕、上皇曰、宜奏之法皇、清盛慍曰、方今天子幼冲、事不可不決陛下、何爲踰請法皇、聖慮其與源氏邪、上皇笑而從之、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討賴朝、以孫維盛、弟忠度子知度爲追討使、源義仲亦起兵信濃應賴朝、是月上皇又幸嚴島、清盛扈從、屛人迫請曰、既下討賊敕、無復疑陛下、然願賜誓書、而明不與源氏、否則放陛下於此、上皇曰、朕年來於公何負、而疑朕至此、如所請則何難之有、宗盛進紙筆、清盛口占其辭、請上皇書、書成賜之、上皇竊與侍臣語、歔欷流涕、清盛還自嚴島、心稍解、造宮夢野、復從法皇、十月維盛抵富士川、軍夜驚潰、十一月新都宮成、帝

從御焉、延曆寺屢上狀請還舊京、清盛集百官、令言兩都利害、衆皆承意、盛稱新都之美、左大辨藤原長方獨抗議、以爲不便、清盛不懌而罷、（本書長方作宗房、誤、今據續古事談訂之）俄移公卿還舊京、（源平盛衰記）先是福原第屢有怪、夜有物如人面、大可充一室、又中夜有聲、如大木僵、而空中哄然大笑、又所愛駿騏曰望月、一夜鼠巢尾生子、又庭上有髑髏數百、旋轉交錯、聚爲一巨顱、高十餘丈、忽生千萬眼、清盛惡之、（平家）

物語自維盛等敗後、東海北陸諸源兵勢益熾、前右兵衞尉山本義經及弟柏木義兼亦起兵近江應賴朝、十二月遣知盛等討之、源平盛衰記、東鑑義經犇鎌倉、東鑑時延暦寺僧徒與園城寺連和應義經、據園城寺、遣兵擊之、延暦寺僧徒逆戰山科、玉海、百鍊鈔又遣子清房攻園城寺、放火燒之、堂宇焚蕩無遺、玉海、山槐記、百鍊鈔、清房據百鍊鈔○平家物語作知盛、忠度初興福寺僧徒欲迎以仁王、發兵至木津川、聞以仁王敗而還、攝政基通

遣氏院有官別當藤原忠成諭之、僧徒陵轢忠成、褫衣逐之、再遣右衞門督藤原親雅偵其形勢、右衞門督據平家物語恐怖而還、自後僧徒蠢動不已、朝廷遣使詰事由、僧徒曰、非有他志、唯欲圖清盛耳、源平盛衰記清盛聞之、以瀨尾兼康補大和檢非違所、率數百騎赴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臨發誡之曰、無著甲冑執弓矢、而使僧徒致疑也、平家物語僧徒聞兼康至、率兵來攻、士卒多死、僧徒梟其首于猿澤池上、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兼康僅以身免、源平盛衰記先是興福寺復園城寺牒、譏嘲清盛父祖不貴顯曰、平氏之糟糠、武家之塵芥、西乘房信救草之、清盛大怒索急、信救懼、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漆身爲癩亡去、源平盛衰記後爲源義仲書史、所謂大夫坊覺明是也、又作木偶首、號爲太政入道首、撾擊踏蹴、清盛益怒、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遣重衡將兵數千擊之、焚東大興福二寺、山槐記、東鑑時天下諸道叛平氏者日相續、士卒多逃亡、清盛意頗沮喪、

請法皇復聽政院中、法皇讓而不聽、源平盛衰記固請再三、既而從之、獻美濃讚岐以爲御分國、以天下事專委宗盛、玉海至是清盛悔心漸生、欲慰法皇意、納其女于宮、上皇晏駕纔旬餘、然法皇不能拒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八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平清盛下

養和元年、清盛聞關東兵將經南海入京、遣兵守緣海處所、東鑑 時緒方惟能・菊池隆直等據西海、河野通信據南海、俱爲源氏聲援、維盛知盛等出兵東北、而或逗撓、或病還、清盛忿恚、時宗盛奉院宣將赴東國、未發、會清盛得疾、身熱如火、盛水石槽、澡浴以取冷、病勢日熾、妻時子稱二位尼、見其不可起、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平治以降、運天下於掌握、官至太政大臣、身爲國家外祖、奚求之有、第所恨者、不見賴朝首、我沒之日、無造堂塔、無供養佛、願斬賴朝首以懸墓上、凡爲我子孫者、宜體是心、勿敢懈、宛轉煩躁、七日而薨、歲六十四、源平盛衰記 荼毗愛宕、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作六波羅 藏骨經島、○按東鑑曰、以遺命藏骨播磨山田法華堂、未知孰是、 會盜行火蓬壺、京師訛言相驚曰、有叛者、時人以爲不祥、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其疾革也、以僧圓實奏法皇曰、臣死之後、陛下每事宜與宗盛議、法皇依違不決、聞清盛色愠、遂許之、玉海 凡其一門公卿十六人、殿上人三十餘人、平家物語 諸國受領衞府諸司六十餘人、守領郡國過天下半、富埒王室、被服冠帽皆極華麗、一時尚之、曰六波羅樣、大納言平時忠每語謂非其門族者爲非人、其強盛如此、清盛守安藝日、奉詔作高野山大塔、及竣功、夢老僧謂曰、大塔之造誠美、而安藝嚴島與越前氣比、實金剛胎藏之兩界也、今氣比殷盛、嚴島荒廢、若修葺之、卿身及子孫必享福祿、清盛奏諸朝、遂修葺其社、窮極壯麗、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遇其內侍巫女甚篤、源平盛衰記 凡有事則必禱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又攝津輪田碕地勢嶮惡、漕運甚艱、

公私往還覆沒者相繼、清盛憂之、欲爲築一島爲泊、然風濤衝齧久不就、山槐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命寫一切經於石、沈以填之、平家物語、又請官令河内和泉攝津及山陽南海二道諸國充其役、山槐記既而功成、行旅得免患、人皆便之、名曰經島、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清盛子重盛、基盛、宗盛、知盛、重衡、維俊、知度、清房、清定、經光、季盛、清邦、良衡、經光以下據異本平氏系圖重盛自有傳、維俊爲春宮少進、知度敍從五位上、任參河守、平氏系圖壽

永二年與維盛等將兵討源義仲、至越中礪波山、會戰大敗、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保曆閒記、知度馬中矢殪、岡田親義來迫、知度擊墜其兜鍪、遂斬之、其子重義繼進、知度麾下遮擊親義、從騎來救重義、奮戰益力、互相殺傷、知度度不可脫、自刃而死、源平盛衰記○按本書或云、知度戰死于篠原、而平家物語以篠原戰爲知度死後事、故今不取、清房○印本平氏系圖云、權大納言邦綱子、清盛養爲子、誤、敍從五位下、任淡路守、平氏系圖治承四年率兵燒園城寺、百鍊鈔壽永二年與維盛等拒源義仲大敗、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三年戰死一谷、平家物語清定實大外記中原師元子、清盛養爲子、爲式部丞、敍從五位下、玉海、中原系圖、任參河尾張等守、中原系圖、尾張據源平盛衰記、壽永三年戰死一谷、平家物語清邦權大納言藤原邦綱子、邦綱嘗與清盛情好款密、以其女妻重衡、清盛亦養清邦爲子、爲侍從、源平盛衰記任丹波守、玉海敍從四位下、尊卑分脈經光、季盛、良衡、並事闕、基盛不詳其所出、清盛養以爲子、平氏系圖保元

元年年十七、以檢非違使率兵守宇治、塗値宇野親治、基盛呼曰、奉敕禁兵士齎甲入京、卿若欲奉官家、從我去、否則不得過、親治曰、赴上皇召、基盛欲圍擊之、親治彎弓射之、基盛兵披靡、既而援兵四合、基盛指麾士卒曰、敵無後援、盡生獲之、遂虜親治以下十六人、致之闕下、基盛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帝壯之、即日敕敍正五位下、保元物語、正五位下據京師鎌倉二本、後敍正四位下、平氏系圖出爲大和守、又將赴京師、

路泅於宇治川溺死、源平盛衰記○按本書載基盛事、或書遠江守、或書左衞門佐、然其除任之前後、不知何年、故不書、有子曰行盛、爲正
四位下左馬頭、平氏系圖壽永三年壘備前兒島、
將五百餘騎拒守、爲賴朝將佐佐木盛綱所
敗、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按平家物語作資盛有盛、恐誤、帝崩、與左近
衞少將有盛射殺數人、敵入舟、乃執短兵奮
戰而死、○平家物語曰、與有盛入海而死、初父沒之日、行盛
幼弱、及長以其母有夢、日誦提婆品以追福、
雖處艱難窮阨、未甞廢弛、至是亦誦之、聽者

悲之、源平盛衰記行盛從權中納言藤原定家學
和歌、其赴西海也、遺平生所著稿一卷、作和
歌留別、源平盛衰記、新敕撰集、定家讀之感泣、謂他日
奉敕撰和歌、必當載之、其父俊成撰千載集、
載薩摩守忠度歌而沒其姓名、定家惋惜之、
源平盛衰記後更數朝撰新敕撰集、載行盛歌而
書其姓名、源平盛衰記、新敕撰集、
宗盛二條朝歷遠江淡路美作等守、左兵衞
佐左馬頭、仁安二年任右近衞中將、尋爲參

議、明年進正三位、任權中納言、兼左衞門督、
治承元年兼右近衞大將、明年進正二位、任
權大納言、兼春宮大夫、三年辭官職、公卿補任及
重盛薨、清盛益横、法皇素疾平氏顓權、自藤
原成親事發、清盛亦常蓄憤怒、欲幽法皇、宗
盛帥兵圍法住寺殿、法皇掩泣曰、豈欲遷朕
於遠僻乎、宗盛奏曰、不敢也、暫幸鳥羽北殿、
遂遷鳥羽殿、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法皇怨嘆曰、昔屬
有成親事、殆至此、賴重盛力救而得脱、人之

云亡、今至此極、宗盛不如兄遠矣、平家物語明年
高倉上皇將幸嚴島、先幸清盛西八條第、名
宗盛竊謂曰、朕明日將發願途朝鳥羽殿、然
不可以不報相國、爲之如何、言未畢、泫然淚
下、宗盛對曰、臣從幸何煩聖慮、爲上皇乃朝
鳥羽殿、兩宮喜且悲、相對而泣、無幾宗盛諫
清盛、從法皇於八條烏丸第、是歲安德帝卽
位、宗盛憑恃外戚之重、益逞威權、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養和元年正月爲畿內及伊賀伊勢近江

丹波等總管、百錬鈔 時源義仲起兵信濃、應源
賴朝、從者稍衆、是月源行家率兵數千騎抵
尾張、目代馳驛告六波羅、京師驚擾、兵士乘
閒掠略資財、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先是知盛率兵
赴東國、至洲股病而還、賴朝義仲兵勢日熾、
宗盛欲將大兵往擊、法皇下敕曰、凡帶武官
及自餘便弓馬者、宜悉隨從、然州郡皆知官
符院宣出于平氏、相率歸源氏、宗盛將發會
清盛薨而止、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於是宗盛白法皇

曰、先臣所爲臣閒有不欲者、而臣之不肖不
能諫止、自今而後、事皆奉聖旨、聞東征兵士
糧食方盡、先臣向欲使西海北陸二道轉軍
餉、事未及施行而沒、願聽聖裁、且陛下欲宥
賊乎、將進討乎、請得朝議一決、然後從事、法
皇集公卿議之、法皇欲宥賴朝等、宗盛不聽、
遣重衡將兵赴東國、玉海 三月重衡等大破行
家於洲股而還、源平盛衰記 先是賴朝竊奏法皇
曰、臣非謀反、欲除賊耳、聖慮若眷眷平氏則

源平兩氏相竝奉仕如往日、冀試其忠否、法
皇以書示宗盛、宗盛奏曰、和解實爲美事、然
有先臣遺命曰、凡我子孫必當暴骸於賴朝
前、臣等既受此言、義不可不伐也、玉海 壽永元
年復權大納言、尋拜内大臣、賜左右近衞番
長各一人、近衞各四人、爲隨身兵仗、公卿補任 至
拜賀日、儀從甚盛、時東北諸源將入京師、宗
盛不以軍事爲意、華麗自誇、時人譏之、源平盛衰
記、平家物語、 二年敍從一位、辭内大臣、公卿補任 先是

朝議徵兵諸國、畿内及紀伊伊賀伊勢尾張
參河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
門豐前豐後筑前筑後大隅薩摩等兵來集、
源平盛衰記 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行盛經正清
房知度等爲追討使、率十萬餘騎、先擊義仲、
行奪貢賦、掠民財、進至越前、拔義仲將仁科
守弘等所守燧城、仁科守弘據源平盛衰記 復越前加賀、
遂至越中、與義仲戰于礪波山、大敗績、七月
義仲抵近江、宗盛遺書延暦寺請援、啗以本

寺準氏寺、日吉社爲氏社、僧徒不聽、（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宗盛遣資盛自宇治、知盛重衡自勢田、分道赴近江、義仲進屯延暦寺、資盛等引兵而還、時源行家入大和、源行綱據攝津河内應賴朝、足利義清抵丹波、皆將入京師、於是召還諸將、（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吉記、玉海、）平將奔鎭西、知盛等以爲不可、宗盛不聽、定議西狩、先是宗盛竊議挾法皇而去、或知其謀、密奏之、法皇潛出宮、宗盛惶惑、計無所出、乃自火第宅、收

劒璽、奉帝及建禮門院皇弟守貞而西、闔族皆從、宗盛行至福原、勵臣僚士卒曰、四海板蕩、天子蒙塵、汝輩能盡死力以護神器乎、皆曰、禽獸猶知報、況於人乎、君臣之分、不以盛衰變心、唯命之從、宗盛悅、（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於是拜清盛墓、終夜奏樂誦經、（源平盛衰記）翌日燒故都宮殿公卿第宅、泛海如太宰府、（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既而法皇下詔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玉海○一代要記爲一百八十九人、源平盛衰記一百八十人、平家物語一百六十人、以

高倉帝第四皇子登極、是爲後鳥羽帝、宗盛等聞之曰、悔不并取三四宮來、三宮惟明親王、四宮則後鳥羽帝也、時刑部卿藤原賴輔爲豐後國司、遣子賴經理國務、聞平氏入太宰府、遙命賴經拒之、賴經與緖方惟能謀、以院宣倡九國二島兵士攻平氏、（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宗盛遣資盛等說惟能、惟能不從、（平家物語）發兵由博多來攻、乃遣肥後守平貞能及菊池隆直原田種直將兵禦之、不能支、宗盛等奉帝

奔箱碕、尋遷于藤原秀遠山鹿城、聞惟能以兵十萬來、泛海避之、至柳浦、謁宇佐宮祈恢復、知盛管國長門、目代紀光季獻船一百三十餘艘、遂抵讚岐、造行宮於屋島、田口成良自阿波來屬、四國將士皆應之、（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先是宗盛上書法皇曰、車駕西遷、欲避一時禍亂耳、臣等初非負陛下、自今而後庶務悉奉聖算、法皇依違未報、（玉海）既而宗盛勢復振、稍徇山陽道、閏十月遣重衡通盛教經等

與義仲將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戰于備中水島、大破之、斬其三將、獲首一千二百級、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諸本名氏各有異同今從本書、十一月遣教盛教經重衡、○平家物語作知盛、重衡今從盛衰記、將兵一萬、○平家物語諸本爲二萬或三萬、今從盛衰記、與源行家戰播磨室山、又大破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山陽南海十四國將士、稍爲其用、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先是賴朝義仲交生嫌隙、義仲以水島室山之戰頻敗衂、平氏勢益振、乃欲與之連和共擊賴朝、密遣書屋島達其意、宗盛喜欲許之、知盛固爭而止、源平盛衰記、明年正月築城於攝津一谷、廣袤三里、包福原故都、北限山、南至海、一谷爲西門、生田森爲東門、兵士十萬餘、○東鑑玉海作數萬、歷代皇紀作六萬、充滿其中、又設船數萬艘以備水戰、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廣袤三里、及船數據盛衰記、遣使與義仲連和、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時在讃岐聽衆二千餘人叛赴京師、○平家物語作阿波讃岐途襲教盛備中下道行營、○平家物語作下津井教

盛通盛教經擊敗之、廳衆走淡路屬源義嗣義久、通盛教經攻而殲之、遂欲至伊豫擊河野通信、通信懼走安藝、與沼田次郎合、教經進擊敗之、虜沼田次郎、通信逃走、又敗安摩宗益園部重茂於吹井浦、通信與緒方惟能海田宗親臼杵維高等據今木城、○長門本平家物語宗親作宗通又擊走之、是月賴朝使其弟範賴義經攻一谷、大發兵赴攝津、資盛等陣三草山西、義經夜襲之、軍中驚動、自相鬬亂、資盛走屋島、範賴率五萬餘騎攻東門、義經令田代信綱土肥實平等將七千餘騎攻西門、自帥精騎三千徑下鵯越、放火燒營、內外齊攻、城中人馬蹂躪、宗盛奉帝泛海如屋島、士卒狼狽爭舟、舟中以刀斷其臂股、號叫擾亂、覆歿大船三艘、溺死者多、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通盛忠度經正敦盛知章經俊業盛盛俊等戰死、重衡被虜、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法皇憂三種神器在外、及獲重衡、令遺書宗盛上之、約以貫其

死、宗盛得院宣及重衡書、乃奏答、向者京師失守、臣等謹奉幼主幸西海、當時奉院宣還御、既聞京師稍安、乘輿將還、而義仲稱奉院宣、逆拒於水島、官軍克勝、遂得幸攝津、頃者聞當有院使來議講和、俄而源氏來襲、臣不知聖慮所在、惶惑失措、是以未還京、遲回至今耳、講和者公私所同便、然聖旨未明、謹俟處分、臣久承朝恩、何敢負義、而義朝之誅、坐信賴事、非與臣家有私怨、願詔武士停戰

鬭、無妨還幸、東鑑○源平盛衰記、宗盛奏答曰、向方賊徒倡亂、京師失守、臣等以居外戚、奉幼主母后、避兵西海、三種神器、傳國大寶、不可一日離玉體也、冀陛下暫幸于此、待亂平、乃奉而還禁闕、否則相率赴高麗百濟、惜神器終為異域之物、今承詔旨、曰還神器於京師、則當宥重衡死、向親族多死一谷、重衡豈獨忍惜生哉、遂不奉詔、玉海二月二十一日條載或人說云、宗盛奏答還三種神器帝及母后敬聞命、於臣則不欲入京師、願賜讚岐留居、使男清宗從乘輿也、而三月朔條定長說云、宗盛答敕大略欲和親者、與東鑑合、據東鑑定長者奉敕鞫訊重衡、則其所說蓋得其實也、既而又徇山陽道、源平盛衰記十二月、行盛守備前兒島、為賴朝將佐佐木盛綱所破、東鑑四年正月、知盛

屯兵長門引島、守門司關、以備東兵、東鑑、源平盛衰記、是月義經抵渡邊、大雨暴風、義經將精兵衝風濤猝至、宗盛以田口成良策、奉帝泛海、留將士守城、二月十九日、義經放火燒屋島民舍、延及行宮、營壁悉為灰燼、煙焰蔽海、平氏軍不能支、入海避之、於是海陸放矢相挑、宗盛謂教經曰、聞向義經來戰僅七騎、我軍處其後騎繼至、猶豫遂逸之、鄉宜認義經鎧仗、下船狙擊、教經乃率精兵三十餘人、進船

登岸、躬自督戰、多所殺傷、義經退陣牟禮高松、教經陣于屋島、明日義經又來攻、教經避之於海、義經軍益振、宗盛奉帝遁志渡、義經來攻、又不能衛、泛船經引島如箱碕、源平盛衰記時範賴領大兵在豐後、東鑑以故平氏不得進、回船漂泊壇浦、義經舟師七百餘艘、○平家物語作三千餘艘來攻、宗盛等戰艦五百餘艘拒之、○平家物語作千餘艘奉帝從御戰艦、使士卒駕唐船、料源氏必攻唐船、將前後夾擊之、時田口成良視

平氏日蹙、漸懷攜貳、竊告之義經、義經知其謀、急攻之、成良亦應之、平氏大敗、知盛來帝船曰、事既如此、無復可言、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侍御悉悲泣、二位尼歎曰、宗盛實非相國之胤、亦非我所生、宜其心操不似小松内府、彼必不能死、爲虜受辱矣、蓋二位尼既生重盛、後不復有男、清盛憂之、後會有身、欲其爲男、禱祈神佛、既而生女、秘之不告、覓得清水寺北坂傘工家兒、竊易之、没清盛世、終不言之、至此二位悲憤、始言之云、源平盛衰記乃與按察局抱帝挾劒璽、投海而死、東鑑曰、二品禪尼持寶劒、按察局抱先帝、共没海、又載義經注進狀、按察局雖抱先帝入水、身尚不死、源平盛衰記二位尼赴海下文又云、八條殿亦相繼赴海、按稱八條殿者即二位尼也、爲二人誤、今據愚管鈔百錬鈔平家物語諸本、取盛衰記上文、教盛知盛經盛資盛有盛行盛等相繼死、東鑑、平家物語、宗盛清宗不能引決彷徨舟中、兵士醜之、故爲失手相觸擠之、父子素善泅、縱横浮游、東兵以鐵搭鉤而捉之、送于京師、父子同載用八葉車、徹前後簾、拘于義

經堀川第、五月送于鎌倉、路苦祈宥死、義經慰曰、必以我軍功贖宗盛、喜曰、苟得延餘喘、雖竄逐遠惡、亦所甘心也、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六月入鎌倉、賴朝垂簾引之別室、隔庭而見、比企能員傳命慰勞、東鑑、源平盛衰記、宗盛竦動懾息曰、若得宥一死、則當出家事佛也、清宗進曰、我家世護朝家、有功無過、世人所共知、而事既至此、復何言、惟速賜死爲幸、賴朝不忍致刑、欲其自裁、俎上盛魚、置刀以示之、宗盛不覺、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清宗知其意、然不忍先父而止、源平盛衰記賴朝呼宗盛曰讚岐權守、改名末國、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末國據長門本、又送還京師、往抵近江篠原、義經置宗盛父子於各所、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宗盛曉其意、乃請引僧受戒而死、義經許之、遂斬於篠原、源平盛衰記時年三十九、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曰、宗盛就虜、京師聚觀、有二三癩人語曰、積惡之餘殃、一至此乎、我聞此公曾與建禮門院姦、先帝即其所生也、建禮門院對後白河法皇懺悔往事、亦有西海舟中被誣與兄宗盛通之語、蓋當時醜詆之言、未必得實、故附于此、傳首京師、

梟于獄門樗樹、吉記、百錬鈔、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有二子
曰清宗、曰能宗、平氏系圖、源平盛衰記、清宗敍從五位
下、加首服於法皇宮、聽昇殿禁色雜袍、尋任
侍從、兼備前介、累進敍正三位、任右衛門督、
公卿補任及父死斬於野路、東鑑時年十七、源平盛衰記、平
家物語、○公卿補任作年十五、能宗幼失所恃、其母臨終深
以爲念、宗盛愍之、殊鍾愛之、常謂清宗我家
嫡嗣、宜爲大將軍知東國事、此兒爲副將軍、
知西國事、故呼曰副將、及宗盛被虜、義經斬

之六條河原、源平盛衰記時年六歲、東鑑○源平盛衰記爲八
歲、

知盛平治元年敍從五位下、累遷任左近衛
中將、治承中敍從三位、任左兵衛督、爲院廐
別當、公卿補任以仁王之舉兵、知盛與重衡等擊
之宇治、敵徹橋拒戰、衆不肯進、知盛曰、兩軍
相遇於橋架上、我雖衆不爲用、宜其爲寡少
所遮也、乃令衆亂流直涉、遂大破之、源平盛衰記
山本義經起兵近江、與姪資盛等將兵數千

擊敗之、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資盛據玉海、長門本平家物語、
○盛衰記云、知盛征東大將軍、平家物語征夷大將軍、而玉海云、東國追討使、大將軍則
一時所命、非拜征夷征東等將軍、故不取、斬首二百餘級、生獲四
十餘人、玉海養和元年二月移兵襲源行家於
美濃板倉、縱火燒營、行家敗走、源平盛衰記時平
氏軍屢戰罷倦、知盛亦罹疾、遂還京師、玉海參取
東鑑、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以知盛病還爲三月事誤、無幾任參議、
壽永元年拜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時東北諸源日
彊盛、二年源義仲至近江、知盛將兵拒之、義

仲進屯延暦寺、知盛還至粟津、與大田兼定
等戰不克、引兵還京師、宗盛大懼、遂定議西
狩、既出京師、叔父賴盛留而不往、兵衆頗離
畔、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宗盛悔之、知盛怒曰、前途所
倚憑未可必、故向勸固守京師、而公不用我
言、今至此、無可柰何、平家物語既而抵屋島、及源
賴朝與義仲構隙、義仲遣宗盛書請和、宗盛
喜欲許之、知盛諫曰、向爲彼所逼、以至于此、
今復與之和、賴朝謂我何、且天子在焉、彼若

卷甲戢兵、乞降軍門則許之、何講和之有、公宜以此意答之、宗盛從之、義仲竟不至、三年源義經陷一谷城、知盛守城東門敗走、追兵幾及、子知章力戰而死、知盛乘良馬獲免、涉水上船、船狹不容馬、鞭令還陸、田口成良曰、名馬可惜、莫令賊獲、請射殺之、知盛曰、是脫我於尼、寧令賊獲之、豈忍殺乎、（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見宗盛垂泣曰、子救父而死、父忍而走、他人爲之、我亦唾面、今自爲之、人謂我何、宗盛稱知章武幹、深憫惜之、（平家物語）重衡爲虜、法皇遣使宣詔曰、卿送書宗盛、令上三種神器、則放還卿、重衡乃遣書宗盛、（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位尼泣請宗盛上神器贖重衡、死左右悲慟不能仰視、知盛曰、縱上神器、重衡決無還理、不可爲浮辭移也、衆皆然之、（平家物語）子弟相聚屋島、悒鬱無聊、宗盛曰、先公之徙福原、我新幹蠱、而逸高倉宮、深以爲恨、今離京師已三年矣、淪落之悲、固切懷抱、然比之往事、未足甚傷

也、（源平盛衰記）知盛正色曰、東北叛賊、昔浴我恩、歘忘舊好、皆歸賴朝、雖鎭西亦莫不然、我故請待賊京師、殊死格鬬、至刀折矢盡而已、然我不得獨留、從衆至此、豈非慙恨之甚乎、（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於是造壘其管國長門引島、塞門司關以備諸源、（東鑑、管國二字據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四年二月屋島陷、擧族泛海、漂泊長門壇浦、義經追至、大戰海上、舟師四合、知盛獨立船首、激勵將士曰、勿退戰、唯有今日而已、自古驍將勇士、或爲囚虜者、避必死而求苟生也、卿等隕命此時、貽名後世、無爲東賊笑、萬衆一心、要捉義經投之海、所求止此、藤原景清平盛綱等皆感憤、欲必獲義經、（源平盛衰記）知盛見宗盛謂曰、今日合戰、士氣皆倍、但田口成良獨否、我察其有異志、請斬以徇軍、宗盛不聽、知盛再三彊之、宗盛不得已召成良曰、汝之擧措、不似向前、豈屈撓邪、宜號令四國衆力戰決勝、知盛在側扣刀欲斬成良、宗盛遂不肯、成

良果叛、東兵攻急、知盛往建禮門院及二位尼船、宮女等泣而問狀、知盛笑曰、事固當如此、今復何言、但宮人始見東男子耳、乃自掃除舟中、令悉棄猥雜物、既而帝崩于海、宗盛被虜、（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知盛聞而垂泣、深恥之、遂與叔父教盛並坐自刃而死、（源平盛衰記○本書一說東鑑、平家物語作投海、今據醍醐雜事記、從本書本文、）年三十四、（公卿補任）子知章爲武藏守、一谷城陷、從知盛走、兒玉黨數人躡而追之、監物太郎賴賢射殺一人、二人進迫知盛、知章遮而搏之、獲其首、知盛得間而免、知章遂戰死、時年十六、（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盛衰記或作十七、誤、）賴賢欲收知章首、被重創、遂死之、（源平盛衰記）知章弟知忠、平氏赴鎮西、時年甫三歲、乳母子紀二郎大夫友方（○八坂本平家物語、友方作爲方、長門本作紀伊二郎兵衛爲範、）攜往備中宮內、居數年、至伊賀寓山中僧舍、後潛還京師、匿法性寺側、平盛嗣・藤原忠光・藤原景清以下潛來屬、京師騷擾、（如白本平家物語）建久七年六月、將襲賴朝

妹壻藤原能保第、（明月記）後藤基清在京師、能保使基清圍而攻之、射戰移時、從士二十餘人死、知忠度不可免、自刃而死、時年十六、友方亦自殺、盛嗣・景清遁去、欲報仇、不克而死、（諸異本平家物語）

重衡、應保二年敘從五位下、尋任尾張守、除左馬頭、嘉應承安間、累進敘正四位下、治承三年任左近衛權中將、無幾辭之、四年補藏人頭、（公卿補任）是歲五月、以仁王事起、與維盛等將兵二萬餘、敗源賴政於宇治川、（玉海、山槐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振旅還、帝敕重衡戎服進見、親問軍狀、（玉海、山槐記、）十二月、率兵數千騎赴奈良、（山槐記、東鑑、）攻東大興福二寺、僧徒據奈良坂般若路、設陷穽、布蒺藜、僵樹以塞攻路、重衡進擊、放火民舍、適風暴急、延及二寺、燒一百餘宇、大像亦爲灰燼、僧徒大敗、（山槐記、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斬二百餘人、（百鍊鈔○源平盛衰記爲七百餘人、平家物語千餘人、）梟首三十餘級、（玉海○盛衰記爲四百餘級、）燒死者百餘人、○（東鑑、平

家物語爲三千五百人、盛衰記二千四百餘人、長門本平家物語一萬二千三百餘人、養和元年三月、與維盛等將七千餘騎擊源行家於尾張洲股、隔水對陣、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行家將乘夜來襲、重衡卒浴馬於渚、因覘知之、走還報之、玉海、東鑑、乃逆擊破之、斬其將卿公義圓、東鑑、源平盛衰記、泉重滿潛乘筏濟水、重衡等覺之、故引兵退遠水而陣、待其濟擊之、斬重滿、殺獲甚多、行家退走小熊、重衡與維盛等追及之、分軍爲五、藤原景家藤原忠清平盛

俊高橋長綱迭進擊之、皆不勝而退、重衡維盛自將二千餘騎當之、景家等四千餘騎又來合、更進迭戰、行家遂敗走、重衡等乘勝逐北、連破之於折戶熱田、○長門本平家物語、折戶作折津、行家走參河、收散卒保矢矧東岸、遣人佯言東兵大至、重衡等以爲衆寡不敵、引兵而還、源平盛衰記、再任左近衛權中將、敍從三位、公卿補任、壽永二年九月、平氏奉帝至屋島、遣諸將略山陽南海二道、南海道據平家物語、閏十月、源義仲遣其

將高梨高信足利義清海野幸廣仁科盛家來攻、重衡與通盛敎盛帥舟師二百艘拒之備中水島、斬高信義清幸廣、獲首一千二百級、源平盛衰記、十一月、敗惟資于備前東川、吉記、○惟資姓闕、源行家于播磨室山、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三年二月、源範賴義經率兵來攻一谷、重衡守生田森、城陷而走、莊家長父子急迫之、○按東鑑二月七日記曰、重衡於明石浦爲景時家國所虜、又五日記列範賴義經部下將士名、有梶原平三景時、源太景季、平次景高、及莊太郎家長、而無家國者、家國家長疑有一誤、平家物

語曰、莊四郎高家及梶原源太景季追而不及、景季射其馬、重衡不能走、高家追虜之、南都本作梶原父子三人、長門本單作景時、伊藤本八坂本作莊四郎高家、未知孰是、今姑從盛衰記、重衡馳至須磨浦、家長追而不及、放矢射馬、重衡有副馬、令親臣後藤守長騎、疾呼索之、守長不顧而走、重衡欲自刃、家長疾馳逼之、授己馬、緊縛之鞍、行、源平盛衰記、旣而義經送之京師、拘于土肥實平家、玉海、法皇召重衡於藤原家成堀河故宅、遣右衞門權佐藤原定長宣詔曰、宜諭宗盛上三種神器、若奉詔、

旨、則命賴朝宥死歸屋島、源平盛衰記、參取東鑑、平家物語、重衡對曰、曩祖貞盛以來世爲朝家爪牙、勤勞王事、而至子孫獲罪、漂泊西海、向通盛以下親族旣見梟首、臣縱得生還、勝敗豈係一人、臣亦何顏面再見宗族乎、神器自非與乘輿俱、決無還京師之理、然詔旨嚴重、以臣意諭之、源平盛衰記乃送書屋島、上皇亦遣召次花方者、齋院宣諭時忠等、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宗盛心欲講和、旣而戰敗、神器歿于海、玉海、東鑑、○平家物

語云、二位尼得重衡書、悲泣謂宗盛曰、中將今如此、願爲我更爲計、宗盛曰、同氣之愛固所不忍、雖然神器國家之大寶、以之易重衡一人、必取嗤於賴朝、且帝之所以爲帝、以神器在也、母氏獨愛重衡、盍爲餘子慮、遂不奉詔、與本書所載異、重衡乞從僧服義經爲奏之、法皇不聽曰、先使聞知賴朝而後議之、於是請僧源空問法悔過、源空假爲剃髮授戒、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三月賴朝遣梶原景時致之鎌倉、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至伊豆會賴朝獵于北條、引見之曰、賴朝將上敵法皇之愾、下雪先人之恥、乃舉義石橋以討暴亂、遂

致公於此、見屋島內府、亦將有日矣、重衡對曰、自古源平二氏相與衞護天朝、而二十年來、吾家獨秉國家之鈞、宗族登朝者八十餘人、權勢之盛、天下無比、今我命窮、竟爲囚虜、亦兵家之常已、何羞之有、唯速刎首、神色自若、無所屈撓、見者嘆稱焉、賴朝乃屬工藤宗茂善遇之、東鑑、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曰、賴朝引見、乃使景時言曰、昔者賴朝因故相國洪恩、得有今日、其恩山高海深、固無意修舊怨、然以院宣之重、不能顧其私、遂得致公於此、豈本意乎、然勢旣至此、則謁屋島大臣、亦應在邇、景時跪而將言之、

重衡意怒、其令人將命、乃遙向賴朝勵聲曰、運命之窮、今至如此、若不忘相國恩、請速斬首、旣至鎌倉、宗茂爲具湯沐、重衡以爲死期已迫、賴朝豫使侍女千手往侍之、問其所欲、重衡曰、無他、只欲剃髮爲僧、千手還報、賴朝不聽、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又遣千手及藤原邦通工藤祐經饋酒肴慰之、祐經擊鼓歌今樣、千手彈琵琶、重衡乘興吹笛、先吹五常樂、自謂曰、是爲後生樂、次吹皇麞急、曰、是往生急也、夜闌宴罷、重衡留千手勸酒、朗詠一曲曰、燭

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邦通等還盛稱其言語藝能、賴朝曰、我憚外議、不臨其席、深以爲憾、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亦載此事、小有異同、今不悉注、明年六月賴朝送重衡於奈良、先是東大興福二寺僧徒怨重衡、請得以甘心、至此遣之、僧徒不欲殺之於境內、惟乞其首、因斬之於木津川上、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按盛衰記一說作斬于奈良坂、時年二十九、公卿補任僧徒得其首、梟之於奈良坂、參取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八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大庭景親 弟景久
伊東祐親 子祐清
齋藤實盛
足利忠綱

平家貞 子貞能
平盛俊 子盛嗣
藤原忠清 子景清 弟景家
瀨尾兼康

大庭景親，姓平，稱三郎，相模人，平太景能弟也，平氏系圖，異本保元物語，相模人，據東鑑，○諸系圖或爲景義子，誤，保元之難，屬源義朝攻白河殿，保元物語 當有罪當斬，由平氏救濟獲免，源平盛衰記 源賴政起兵，景親屬平氏往擊之，東鑑 源賴朝據石橋山，景親與弟股野景久屬平氏，源平盛衰記 與武藏相模諸將率兵三千往攻，東鑑，源平盛衰記 稻毛重成謂景親曰，日既暮矣，彼此難辨，請以明日戰，源平盛衰記 會三浦義澄等至丸子河，縱火景親及諸將家，景親望見曰，是三浦黨之所爲也，若延至明日，彼必來合，我腹背受敵，勢不可支，石橋之塞，道路狹窄，不便驅馳，今乘敵兵寡少，先攻拔之，明日徑與三浦黨戰，則兩無失矣，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 乃進攻之，至曉，賴朝敗走入杉山，

景親乘勝追北，賴朝潛匿山谷，景親蹤跡不得，置關險隘，斷走路，遣騎報狀平清盛，清盛命維盛忠度等將兵擊賴朝，既而賴朝聲勢大振，關東將士景附，景親率兵一千，○盛衰記作三千 迎平軍，東鑑，源平盛衰記 往抵藍澤宿，源平盛衰記 聞賴朝將兵二十萬越足柄山，甲斐源氏二萬餘也駿河，窮蹙計無所出，逃于河村山，○盛衰記作星山 數日出降，賴朝命拘于上總介平廣常所，東鑑，源平盛衰記 遂斬之固瀨河上，東鑑 子某亦與

父共斬、源平盛衰記弟景久、景久稱股野五郎、與景親攻賴朝于石橋山、與佐那田義忠搏戰獲之、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及賴朝敗走、景久欲擊武田一條等族、督駿河目代橘遠茂兵赴甲斐、次富士北麓、夜有羣鼠、悉嚙斷兵士弓弦、景久不知所爲、往至彼志太山、會安田義定工藤景光等來自甲斐與戰、景久軍不能射潰奔、東鑑及景親被斬、景久自度不脫、潛赴京師、東鑑、源平盛衰記、遂從平維盛、

擊源義仲于北國、安宅軍敗、義仲追北至成合、景久縱橫奮戰、獲首十三、創重遂自殺、源平盛衰記○八坂本平家物語、景久戰死于礪波山、長門本爲根井幸親所射殺、先是景久與齋藤實盛等在京師、實盛自期必死、欲試儕輩意、謂景久等曰、方今源氏日振、平氏屢敗、顧降木曾殿邪、景久曰、吾曹素名于東國、若其熱附寒離、吾不忍爲、今日之事、吾意決矣、至是戰死、平家物語

伊東祐親、祐親據東鑑、本書作祐近○姓藤原、工藤大夫家次孫也、父曰祐家、尊卑分脉家次年老娶寡婦、婦有一女、家次與之亂生祐次、祐家蚤世、家次乃立祐次爲嗣、與之伊東莊、令祐親兄事之、與河津莊、因稱河津二郎、祐親怨恚謂、我寔爲適孫、固宜承重、而反以庶孽爲嗣、甚無謂也、及家次死、遂訟之廳、不勝、祐親益銜怒、會祐次疾將死、祐親往問之、陽爲悲泣不堪、祐次信之、以子祐經屬之曰、金石年及十五、則子爲加烏帽、妻以子之女、祐親許諾、祐次

感喜而終、金石祐經幼名也、既長食伊東莊、祐親以其女同往京師、謁平重盛、留祐經宿衞身、還伊豆、悉奪其采邑、祐經遣人收租、而不能得、祐經訴之、祐親竊賂主司、主司裁決、中分其莊、令各領其半、祐經忿恨、竊出京師、將圖祐親、祐親悟之、告狀京師、遂奪祐經妻、更嫁土肥遠平、祐經益慚憤、間行還伊豆、謀殺祐親、時源賴朝謫居伊豆、祐親及子祐泰、祐泰據東鑑○尊卑分脉作祐道與諸豪族迎賴朝、獵于富

士野、祐經命家僮大見小藤太八幡三郎圖之、伏赤澤山覘之、祐泰先至、八幡自後射中之、祐泰顧而注矢、不能彀悶絕墮馬、祐親繼至、大見射傷其手指、祐親佯爲重傷、伏蔭於馬、呼曰、有賊衆皆馳集、大見八幡脫身而逃、祐親見祐泰拔其矢厲聲曰、射汝者誰、汝被一箭、不言而死乎、祐泰細語在咽中曰、祐經有宿怨、嚮見大見八幡怪之耳、今祐經承公方眷顧、恐終不利於大人、言訖而死、祐親悲憤、乃遣次子祐清殺大見八幡、初賴朝抵伊東、與祐親女通生一兒、時祐親在京師、其妻私擧之、祐親還家聞而惡之、又恐獲罪於平氏、竊殺其兒、併圖害賴朝、祐清告之、賴朝去適北條、曾我物語○按本書書祐親族人與尊卑分脈等所載頗有異同、今不盡註、治承中賴朝擧兵、敗于石橋山、走土肥、祐親帥兵三百追之不及、乃燒土肥民屋而還、源平盛衰記賴朝兵威日振、關東悉降附、祐親勢窮、將艤舟伊豆鯉名、赴駿河會于平維盛、途

爲天野遠景所擒、時賴朝屯黃瀨川、遠景以祐親往謁之、祐親女壻三浦義澄請拘之、已家、壽永中賴朝妻有身、因請宥祐親、賴朝許之、義澄大悅、使祐親詣幕府謝罪、祐親嘆曰、我何顏面復見賴朝乎、遂自殺、東鑑祐經少宿衞京師、爲左衞門尉、稱工藤一臈、東鑑、曾我物語頗好和歌、後事賴朝、甚被眷遇、常憚祐泰二子祐成時致復讎、竊說賴朝曰、伊東孫河津二子爲曾我祐信所養、伊東乃公之讎、彼若成長、必將逞其志、豈不危哉、賴朝欲收二子斬之、畠山重忠等營救獲免、曾我物語建久四年、祐經從賴朝獵于冨士野、遂爲祐成時致所殺、東鑑、曾我物語子祐時、尊卑分脈小字犬房丸、工藤系圖亦事賴朝、東鑑、曾我物語

祐清稱伊東九郎、東鑑初賴朝流于伊豆、祐清知其非常人、私善遇焉、父祐親將殺賴朝、祐清告其謀以避之、賴朝深德之、祐親之死、賴朝召祐清曰、汝父之罪、吾猶欲宥之、汝德于

吾、吾將重賞汝、祐清曰、父已遭害、吾何面目事君、且吾保君、豈望後報哉、宜速斬吾、不然、請放吾、吾必爲平氏射君、賴朝曰、吾不忍殺汝、且一人去就、何與於勝敗之數、汝疾去屬平氏、遂放遣之、祐清乃奔京師、後從平氏與源義仲戰于篠原而死、長門本平家物語

齋藤實盛稱別當、鎮守府將軍藤原利仁之後也、世爲越前著姓、至實盛遷武藏長井、源平盛衰記事源爲義義朝白河殿及待賢門之戰、

從義朝有功焉、保元物語、平治物語、義朝之東奔也、實盛等僅三十餘騎從之、延曆寺僧徒諜知之、衆三百人出要于路、實盛下馬手冑、被髮覆面、紿謂之曰、我輩諸國募兵、遇左馬頭殿戰沒、偷生逃還、殺之何功、若要鎧仗、請悉獻所有、但諸君衆盛、恐不能周給、今從吾所擲、諸君自獲之如何、因投冑於地、僧徒競赴之、衆乘其喧爭而馳過、僧徒大怒、揮兵追迫、實盛大呼自名、旋馬當之、僧徒辟易却去、又進破橫川僧徒于龍華比至勢多、義朝謝遣實盛等、各路分走、期會于東國、平治物語、義朝亡後、仕平宗盛、從維盛擊源義仲于北陸、先是富士川之戰、實盛盛稱關東將士騎射精強難當、軍士大懼、遂致不戰而走、至是請宗盛曰、臣必致死此役、以湔前恥、唯越前臣之鄉閭親姻皆在、古曰、衣錦還鄉、願得衣錦直垂以爲身後之華、宗盛憐而許之、及戰于篠原、衆皆敗走、實盛獨止奮鬪、與手塚光盛相搏、遂爲

所殺、光盛以首示義仲曰、光盛獲此首、以爲士則著錦衣、以爲將則單騎無卒、問其姓字、終不告、第曰示木曾殿、義仲熟視曰、噫是齋藤別當乎、我幼而見之、其髮既華、今乃鬒黑何哉、樋口與齋藤有舊、或識之、乃召認之、兼光一視潸然曰、是實盛也、平昔語曰、我年老力衰、每取侮少壯、他日臨戰、當染鬚髮以伍壯者、今果踐其言、乃洗之、鬚髮皤然、義仲爲之掩泣、時年七十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子、宗貞

稱齋藤五、宗光稱齋藤六、二子名據長門本平家物語事平維盛、維盛西奔、宗貞兄弟請從之、維盛不聽曰、乃父北征、留爾等在此、以逆知有今日矣、爲我保護幼子六代、宗貞兄弟乃止、隨六代母子匿菖蒲谷、六代之見捕、兄弟從之、徒跣東行、及被貫還京師、共爲僧、不知所終、平家物語

足利忠綱稱又太郎、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鄕之裔也、世食下野足利莊、父俊綱仁安中遭

讒收其食邑、往京師訴寃、平重盛申理還與、俊綱深德之、思効力於平氏、忠綱驍武絕倫、時人謂忠綱過人者三、齒長一寸、聲聞十里、力敵百人、治承中以仁王擧兵、賜令旨於忠綱及小山朝政、忠綱與朝政同宗、並爲州之豪右、以故常相猜忌、忠綱素善平氏、遂從平知盛擊王於宇治、東鑑橋既徹、河水方漲、藤原忠淸進戰而敗、乃議分兵守岸、轉出于淀芋洗、不然則引兵赴河內、忠綱進謂知盛曰、若紆道移時、則僧兵來援、王入奈良、勢不可復制矣、且今臨敵、何顧漂沒、乃厲衆徑濟、從騎三百、無一溺者、諸軍繼進、遂獲大克、忠綱時年十七、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既還京師、忠淸盛稱戰勝之功、實由忠綱、淸盛召欲賞之、忠綱請補上野六郡大介、給新田莊、許之、而忠綱族人爭功喧嘩、淸盛終不果、源平盛衰記明年信太義廣圖襲鎌倉、乞援于忠綱、忠綱欲因事而除朝政、即應義廣、及義廣敗逃、匿于龍興、居數

日、其下桐生某勸令逃亡、忠綱遂走西海、不知其所終、治承中俊綱爲賴朝所攻、桐生殺之出降、賴朝惡其悖逆、即誅之、梟於俊綱首傍、沒俊綱所領地、赦其妻孥、還與宅地及資財、東鑑忠綱有子曰忠廣、承久之亂、屬王師戰死、佐野系圖

平家貞、鎭守府將軍貞盛之裔、進三郎大夫家房子也、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盛衰記家房作季房、諸本系圖爲筑後守範季子、祖木工頭貞光給仕右京大夫正盛子

孫世臣屬平氏焉、家貞任筑後守、天承中、廷臣將辱平忠盛于殿上、家貞與子家長衷甲橫刀、候于階下、藏人頭源師俊叱却之、家貞不肯去曰、身是忠盛從士、有所聞而來、以備非常、瞋目仰視、聲氣猛厲、衆大沮不敢發、忠盛亦以詭計欺衆竟得免、(源平盛衰記)清盛如熊野、路聞藤原信賴作亂、欲還擊之無器仗、家貞取其所齎長櫃五十具、出鎧冑弓箭若干、人皆服其有備、清盛聞信賴兵盛、欲赴四國

徵兵、重盛諫之、使速赴難、家貞力贊之、遂還京師、及源義平攻六波羅、家貞與子貞能先衆進、與義平戰、(平治物語)平治元年、日向太郎通良反于肥前、敕清盛討之、清盛遣家貞往攻之、通良勇悍、城固不拔、既而官兵麕至、賊衆漸衰、踰歲城陷、斬首三百餘級、傳通良及子通秀親能等七人首于京師、上皇御鳥羽殿觀之、家貞從騎二百餘、整隊而行、姿儀端潤、進退可觀、上皇使人問姓名、家貞馬上應對、

見者美之、(源平盛衰記)子家繼、貞能、家實、家長、(平氏系圖、家長據一本平氏系圖、○按源平盛衰記以家繼爲貞能弟、然玉海、山槐記、百錬鈔共爲貞能兄、與系圖合、故從之、長門本平家物語、家繼作貞繼、)家繼義烈傳、

家長稱伊賀平內左衛門、從平知盛死于壇浦、(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貞能爲筑後肥後等守、清盛恃以爲腹心、(東鑑)治承四年、菊池高直等起兵應源賴朝、貞能赴肥後、發九國兵攻高直城、兵固守、貞能計其不可急拔、合圍守之、扼險要絕糧道、高直

食盡而降、原田岡杵戶次等相踵納款、振旅歸京師、其在鎮西也、差官使課莊園社寺、徵兵糧、誅求峻急、筑紫之民爲之寃苦、(參取東鑑、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時諸國瓦解、干戈日興、京師流言攝津源氏多田行綱以兵塞川尻、貞能將騎兵五百往擊之、聞事妄而還、(騎兵五百、據平家物語、)路遇宗盛奉帝西奔、貞能迎謂宗盛曰、公欲焉往、縱赴西海、果能不死乎、敵知我走、所在邀截、死有餘辱、等死則死於京師耳、請速迴駕、

不聽、貞能悽然曰、臣眷戀京師、不能從駕、乃還京師、詣重盛墓、感愴移時、發墓收骨、源平盛衰記藏之高野山、平家物語又從宗盛于福原、及其在太宰府、緒方惟能發兵來攻、宗盛遣貞能將兵禦之、不利而退、源平盛衰記、異本平家物語、後逃亡削髮、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更名以典、常陸那珂郡小松寺舊記因宇都宮朝綱請免死於鎌倉、許之、東鑑稱肥後入道、源平盛衰記○玉海云、貞能同資盛爲豐後士人所擒、而不詳其顛末、今無所考、小松寺舊記曰、貞能至常陸那珂郡、瘞重盛遺骨、結茅行方郡若海村、閒居以終云、

平盛俊、清盛之族父也、平氏系圖父盛國、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愚管鈔、歷伊勢守、爲檢非違使、東鑑稱主馬判官、平治物語、長門本平家物語、盛俊爲人長壯多力、任越中守、源平盛衰記平治之亂、從重盛拒源義平於六波羅、平治物語養和初、將兵擊源行家于洲股川有功、又率子盛綱盛嗣及兵五千、從平維盛擊源義仲于篠原、相持安宅川、盛俊遣盛綱測水得淺處、督衆而涉、與義仲兵接戰、復與行家戰、志雄、會義仲來援、乃退、源平盛衰記宗盛之西奔、盛俊舉族從之、保一谷城、城陷、諸將出走、盛俊力鬬而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盛國壇浦之敗、被虜送于鎌倉、不食而死、弟盛久爲左兵衛尉、洲股川之戰、從平重衡有功、○東鑑、長門本平家物語曰、盛久從平宗盛西奔、軍敗逃還京師、匿于民間、嘗敬觀世音、造等身像、置清水寺、於是變服徒跣、詣清水寺、爲千日拜、未滿、爲北條時政所捕、送鎌倉、源賴朝使土屋宗遠斬之、由比濱、臨刑刀折、換之復折、宗遠異之、馳使告狀、賴朝妻北條氏有所夢、事適相符、因免死、悉復食邑、與良馬遺之、事涉怪誕、故不取、盛俊二子、盛綱、盛嗣、

盛嗣爲右兵衛尉、稱越中二郎兵衛、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養和元年、從平知盛攻源行家于尾張川、平家物語壽永二年、從平維盛擊源義仲于礪波山、又與義仲將足利義清戰于水島大敗之、手斬義清、從平教盛擊源行家于室山、斬柘植有重、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屋島之戰、知盛激勵將士、欲必獲義經、盛嗣奮曰、其初聞義經西上、竊偵其狀貌、其人短小、腋之投海、易易耳、乃舟中持鐵搭、鉤義經冑幾、獲之、小林宗行

救義經、盛嗣復鉤宗行、斷其脛鍛、（源平盛衰記）及戰破、逃匿京師、會平知忠招聚義故、舉兵于法性寺、盛嗣往屬之、爲藤原能保所攻、知忠自殺、盛嗣亡走、投但馬人氣比道廣家、爲養馬卒、每浴馬、爲馳射勢、漸被親近、竊與其女通、道廣心知爲盛嗣而不問、既而道廣番直京師、盛嗣時往來京師、有所嘗狎女、數遊其家、會賴朝懸賞募盛嗣、或陰誘女問盛嗣所在、遂告之鎌倉、賴朝命道廣捕之、道廣乃遣

妹夫朝倉高清往但馬執之、高清使壯士數人就湢舍縛之、盛嗣出叱曰、吾豈爲汝所擒者、然吾今逃去、道廣必得罪、義不敢逃、唯吾不忍受縲絏、乃自解腰帶、與之縛焉、賴朝見而責曰、汝平氏同屬、何不死於西海、盛嗣曰、平家諸公不能出一奇以圖恢復、遽就擒滅、某全性命、欲更奉一主、以復先業耳、賴朝曰、汝嘗仕義經何、曰、向在京師、陰圖判官、然防閑周備、志不得遂、爾後貯銛刀利鏃、欲試之

于將軍之身、賴朝意欲赦之、慮其爲後患、遂斬之由比濱、（長門本平家物語、由比濱據源平盛衰記。○八坂本平家物語曰、賴朝欲赦盛嗣用之、盛嗣曰、忠臣不事二君、今將軍不知盛嗣、赦而不誅、後必悔之、請速斷頭、遂就刑、）

藤原忠清、伊勢故市人、初稱伊藤五、（保元物語）事平清盛、任右衞門尉、（源平盛衰記）爲上總介、初忠清年十八、會有二賊亡匿鳥羽殿寶庫、鎖門自守、逮者環視、懼不敢入、忠清卽踰垣直前、手刃一賊、縛一賊、衆服其膽勇、（平家物語）以仁王

之舉兵、潛入園城寺、源賴政令僧徒牒招延曆興福二寺、二寺應之、平家將士會六波羅計議、忠清曰、山門南都戮力、制之不易、三井寺僧徒閉關拒守、山僧設弩據險、招東海北陸兵、南都率芳野十津川衆而來、則我腹背受敵、若相持曠日、則諸國源氏亦將來合、勢難遽破、請先陷山法師、以利而誘之、乃下院宣於延曆寺、討園城寺、積米二萬石絹三千匹於諸房、使僧徒任意取之、延曆寺果變約

屬平氏、以仁王走宇治、忠清與弟景家等從平知盛追之、自率三百餘騎、與筒井明秀渡邊省等戰不利、既足利忠綱涉水而進、忠清亦繼濟、戰有功、源平盛衰記 重衡等聞王走奈良、欲急往擊之、忠清曰、比及南都、日將暮非計也、乃還師、山槐記 尋以先鋒屬平維盛、東討源賴朝、軍于駿河冨士川西、夜有水禽驚噪、衆以賴朝兵來襲也、舉軍大擾、自潰而還、清盛大怒、命斬忠清、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平盛國力救得

免、平家物語 從維盛擊源行家于洲股川、又與子忠綱從維盛、擊源義仲于北國、忠綱戰死、源平盛衰記 忠清遂削髮亡去、伊藤八坂南都本平家物語 及平家繼糾合同志、舉兵伊賀、忠清往屬之、家繼敗死、忠清逃亡于山中、東鑑、玉海、 後匿于志摩麻生浦、加藤太光員家衆執送之京師、竟斬于六條河原、東鑑○平家物語曰、忠清兄弟値清盛薨、俱削髮、無幾源義仲兵起、子姪皆戰亡、遂懷悲而死、今不取、 三子忠綱、忠光、景清、忠光義烈傳、忠綱稱上總太郎、爲檢非違使、治承

中從父擊源賴政于宇治、射殺源兼綱、從擊源義仲戰死、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景清稱上總七郎兵衛、軀幹長大、以勇聞一時、世呼曰惡七兵衛、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軀幹長大據長門本平家物語、 壽永中屬平維盛攻源義仲不利、又從平知盛擊源行家于室山敗之、源平盛衰記 屋島之戰、景清登岸、與美尾屋十郎接戰、十郎卻走、景清逐之、左挾眉尖刀、右捉兜鍪首手相掣、斷其錏鍛、十郎遁去、平家物語 義經迫壇浦、平

知盛欲獲義經、景清曰、坂東兵長於騎戰、至船戰則若魚緣木、盡捉而投之海耳、平盛嗣與後藤範綱交搏於舟中、景清自旁擊範綱殺之、源平盛衰記 平氏滅後、景清逃亡、會平知忠舉兵于法性寺、景清往屬之、知忠既破、景清亡走、長門本知白本平家物語 後出降、賴朝命和田義盛拘其家、景清傲岸無禮、義盛不能堪辭之、乃移置八田知家許、居歲餘、景清不食而死、八坂本平家物語 忠清弟景家、

景家仕飛驒守、從忠清戰于宇治、獲賴政首、山槐記圓滿院源覺鬭甚力、景家慮以仁王得間逃去、引兵急追之、及於光明山、令騎兵射、王中流矢殞、平家物語養和初、率子景高從平維盛擊源義仲于北國安宅之戰、景高戰死、景家與兄忠清剃髮爲僧、源平盛衰記、八坂本平家物語○按盛衰記藤戶之戰載景家、蓋誤、不知其所終、二子景高景經、景高稱太郎左衞門、從父追以仁王、獲其首而還、又屬平維盛擊源義仲大敗、退戰安宅渡、

景高特以所率兵五百、當根井幸親兵二百餘人、奮戰久之、兩軍殺傷略盡、遂爲幸親所殺、源平盛衰記景經稱三郎左衞門、平宗盛以其乳母子最親昵之、壇浦之敗、宗盛投海、爲伊勢義盛所鉤執、景經厲聲叱之、跳入其舟、揮刀斬一卒、進欲擊義盛、堀親弘自旁射中景經顙、竟被殺、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瀨尾兼康備中人、稱太郎、食瀨尾莊、○瀨尾一作妹尾壽永中從平維盛擊源義仲、戰于安宅渡、爲倉光成澄所擒、將斬、義仲奇其狀貌釋之、屬成澄弟成氏拘之、兼康屈心事成氏、甚得歡心、因說曰、瀨尾莊善水草、君當乞而得之、我爲鄉導、成氏請義仲與俱往、兼康子宗康聞而來迎、遇于播磨國府、行抵備前三石驛、親朋載酒來、終夜劇飮、成氏醉臥、兼康與宗康刺殺之、又襲殺源行家所置吏于備前國府、於是招募兵士、得二千餘人、設塞于佐佐迫守之、會義仲帥兵赴備前、塗聞之大怒、令

今井兼平以兵三千擊之、兼康敗走、保備中板倉河、追兵至又敗、與成澄交搏墜水、水中引成澄刀殺之、奪其騎而走、宗康體膚充肥、足腫不能從行、困踣道上、兼康既行里許、不忍棄去、復還前處相見、揮淚既而追兵驟至、慮其不可脫、手刃宗康、力鬭斬數人、遂爲所殺、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曰、初兼康見擒、屈心事義仲、會義仲兵戰備中水島大敗、兼康以國人皆降平氏、義仲親將衆往擊之、兼康以其土人、命爲鄉導、及到播磨、詐謂義仲曰、請先往備中、使本州人具芻糧也、又誘成澄曰、我前所食瀨尾莊、土壤膏腴、盍試以功請之、

成澄請義仲而得之、乃與兼康俱赴瀨尾、比抵備前和氣渡、憩于路傍佛寺、兼康謂曰、瀨尾距此不遠、但邑人未知新司之臨、恐供給有闕、請先往告諭父老也、乃馳至草壁邑、與親舊合謀、夜率衆襲佛寺殺成澄、因招集土兵、得三百人、扼佐佐迫之險備之、義仲聞成澄見殺、大怒來攻、兼康兵敗、退保板倉、復敗、乃與子兼道出走、兼道體肥、不能從步、俱入林中、蔽大木射追兵、矢竭、
各割腹而死、今從本書、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八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藤原成親 子成經　藤原師光
平時忠
平賴盛 平宗清

藤原成親、權中納言家成子、(尊卑分脈、公卿補任、)仕近

衞後白河朝、歷侍從越後守右近衞中將、(公卿補任、)後白河上皇特親寵之、參預機務、平治之亂、黨于藤原信賴、兵敗走仁和寺、上皇匿之、平清盛遣兵仁和寺、收捕反黨、成親就囚當死、重盛以其姻親為營救之、遂得末減、(平治物語、姻親據源平盛衰記、○按愚管鈔曰、成親信賴至仁和寺、覺性法親王收二人送清盛、信賴被誅、成親尚弱、罪狀稍輕、故得不死、今從本書、)應保元年復官爵、(公卿補任、)尋以上皇近臣解官、(公卿補任、百鍊鈔、)仁安中為參議、拜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兼尾張守、嘉應元年成親遣目代右衞門尉政友于尾張、(○政友姓闕、)政友至美濃、與平野莊祠官爭鬭、莊隸于延曆寺、僧徒怒、奉神輿詣闕訴其罪、廷議流成親于備後、政友下獄、未赴配所、得赦復本官、(百鍊鈔、源平盛衰記、備後據公卿補任、)二年兼右衞門督、為檢非違使別當、安元中任權大納言、(公卿補任、)治承元年、左近衞大將闕、成親負寵躁進、力丐而不得、心頗怏怏、既而重盛宗盛超拜左右大將、成親益怨恚、陰脩戰具、聚同志將圖平

氏、(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按二書並曰重盛宗盛為左右大將、既而重盛辭左大將、藤原實定為左大將、成親以為亦出于清盛之意、計益決矣、按公卿補任、治承元年七月成親死于配所、其年十二月實定為左大將、據此則二書誤矣、故今不取、)招藏人源行綱厚饗之、促膝耳語曰、平氏竊弄朝權、罪惡貫盈、法皇欲使成親討之、雖非敵愾之器、欲竭駑駘之力、卿源氏之胄、豈無意於將帥之寄、事若有濟、為卿奏請、操天下兵權、行綱許諾、初成親欲與法勝寺執行俊寬謀、難於發言、數召之、出侍婢佐酒、俊寬通焉、

成親承聞告謀、與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僧蓮海西光等、會于俊寬鹿谷別莊、西光有寵于法皇、與成親相結、外託游燕、專議軍事、成親遺行綱白布五十端、以資軍實、宴酣、風起翻傘、羣馬奔逸、坐客驚起、誤破瓶子、成親笑曰、今日首事、平氏既倒、（○瓶子平氏音相近）豈不快乎、一坐皆笑、康賴起舞曰、平氏首既得矣、宜徇街市梟于獄門、乃取瓶子懸屋柱、（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式部大輔章綱據長門本平家物語）成親

建議曰、適會祇園祭、街衢喧囂、宜乘此時縱火六波羅四面急攻、掩擊不備、豈不得志、乃以行綱為將、赴八條俊寬康賴七條北門蓮海章綱修善寺西部署已定、（長門本平家物語）會延曆寺座主明雲處流、僧徒羣起奪之、法皇將使成親討之、以故不得發、行綱見其計議度日、以為以弱敵強、事必難濟、馳至福原首實、清盛大驚、急還六波羅、先收西光訊鞫、遣使招成親、成親未知事泄、盛服而至、吏卒捽首執之、清盛命幽于小室、將待昏而害之、重盛往見之、成親泣曰、公為我請命、重盛見清盛陳說開譬、清盛意少解、乃見成親嗔罵曰、平治之亂、卿當誅、以重盛力解、得有今日、位貴秩優、兼領州郡、而有何不歉、忽忘舊恩、反欲滅我、天鑒不爽、遂為我囚、卿具陳謀議、成親低頭謝曰、我於公固無宿怨、豈有此事、言出讒吻、冀勿之信、清盛怒取西光款狀、大聲讀之曰、卿何面目復欺我乎、以其書毆成親面、命令曳出、箠楚流于備前兒島、使難波經遠

護送焉、經遠以兒島接于津會、徒之難波、無幾清盛命經遠殺之、（源平盛衰記）經遠置毒酒中、令飲不死、（平家物語）撒鐵菱於崖下、擠之而死、（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愚管鈔曰、絕粒七日、後使飲酒大醉而死、）時年四十、（據公卿補任天養元年七歲之文）成親嘗構臺館於鳥羽別莊、極閎壯、摸住江風致、名洲濱殿、後白河法皇臨焉、成親獻八葉車、飾五緒簾、餽遺公卿、以下甚夥、至牛卒受錢五十萬、其僭奢如此、（長門

本平家物語子成經、成經幼事後白河法皇、特見愛幸、近侍殆無虛日、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嘉應承安間、稍進爲右近衛少將、兼丹波守、公卿補任稱丹波少將、治承元年、坐父事、因于六波羅、妻父平教盛力救之、清盛不得已、命瀨尾兼康放于備中、既而與康賴俊寬流于薩摩鬼界島、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教盛每給衣食、成經輙分予二人、艱楚萬狀、纔免飢寒、平家物語明年遭赦還、清盛餉物授邑、

接待頗厚、長門本平家物語尋復官、進爲參議正三位、建仁二年薨、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爲大納言、誤、

藤原師光、阿波人、不詳其父、事少納言入道信西、幼而慧黠、信西愛之、薦爲左衛門尉、源平盛衰記平治之亂、信西逃于奈良、師光從行、及信西將死、師光剔髮請命法名、信西爲易名西光、平治物語爲後白河法皇所親近、寵遇日渥、源平盛衰記時人稱爲昵臣第一、玉海欲挂籍于冠族、敕爲中納言藤原家成子姓、行院中事、干預朝政、尊卑分脈子師高爲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安元初任加賀守、會師高子師經爲目代、因事燒涌泉寺、白山僧徒羣起、奉神輿來延曆寺、併詣闕訴之、廷議流師高于尾張、師經亦處流、師光怨之、構延曆寺座主明雲於法皇、流之伊豆、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師經處流據玉海、百鍊鈔、及鹿谷謀泄、平清盛命捕師光、致之前庭、瞋目罵曰、汝以卑賤仕朝家、父子並任官職、何乃狃恩驕肆、譏構天台座主、今又黨兇惡圖我族、

師光顏色不變曰、凡爲士夫者、至受領檢非違使、何足爲過、公父忠盛出身寒微、殿上人恥與之齒、公亦年長未得敘爵、依託我家成卿、布衣高屐、旦夕伺候京師、兒童呼曰高平太、保元中以乃父逮捕海賊之賞、超爲四位兵衛佐、世皆側目、今乃位極人臣、豈非濫竊之甚、清盛不勝怒、起蹴其面、師光罵不輟、栲掠極楚毒、師光終首實、乃命裂口、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夜半斬之、玉海梟其首、百鍊鈔子師高爲加

賀守、師平左衛門尉、師親右衛門尉、師高流在尾張、及師光死、清盛使小熊郡司維長（姓闕）殺之、師平師親亦被殺、皆梟其首、（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平時忠大納言高棟之後、（平氏系圖）兵部權大輔時信子也、時信女爲後白河帝后、（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平氏系圖、）以故追贈左大臣、（百錬鈔、源平盛衰記、平氏系圖、）時忠久安中爲非藏人左衛門尉、後白河朝歷刑部兵部大輔、永曆元年兼右少辨、亡何解

官、（公卿補任）應保二年、坐呪詛國家流于出雲、（百錬鈔、愚管鈔、長門本平家物語、出雲據公卿補任、）永萬元年赦還京師、明年復官位、尋轉左少辨、仁安中爲參議、敍從三位、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尋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嘉應元年、坐奏中納言藤原成親罪狀不實、又流出雲、明年以延曆寺訴徵還京師、（玉海、百錬鈔、）復官位、尋敍從二位、（公卿補任）治承元年、延曆寺僧徒奉神輿犯闕、請流加賀守師高、諸將拒而卻之、僧徒將再入京師、朝廷患之、遣官使諭止之、宣旨既出、朝士畏縮、皆不欲行、時忠於縉紳中素稱氣俠、應選而行、僧徒怒甚、欲加僇辱、時忠神色不變、直抵大講堂、援筆作書、諭以順逆、辭旨剴切、僧徒傳觀歎賞、事遂解、人稱其膽智、（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三年進正二位、（公卿補任）四年安德帝卽位、時年三歲、人譏清盛立幼主以顓私權、時忠聞之作色曰、諸君何不解事之甚也、近者近衛六條二帝、皆二三歲登天位、若在異國則周成

王、漢孝殤、晉穆帝、或母后懷而臨朝、或在襁褓而登極、已有故事、復何容擬議、聞者笑謂皆非佳躅也、（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壽永二年拜權大納言、（公卿補任）是秋從帝鎭西、先是豐後國司藤原賴輔遣子賴經綜理國務、聞平氏奉帝入太宰府、遙命賴經拒之、賴經與緒方惟能合謀、將犯行在所、惟能先遣子惟村令告平氏曰、惟能等嚮承院宣、勿令貴族入九國、請亟去此、時忠出見而謂之曰、汝諦聽我言、夫我

君天孫四十九世正統、人皇八十一代天子、高倉帝嫡長子、天照皇大神之所幽贊、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且傳國劒璽正在于茲、向東北兇徒等爲賴朝義仲所詿誤、不辨向背、屢拒官軍、自速禍滅、汝輩去順效逆、是何心哉、且若鎭西人士則趨走闕庭、近承天澤、今忽被鼻豐後誑惑、對捍王師、天罰奚逭、當此之時、汝輩宜翼戴王室、戮力討賊、一旦大駕還宮、悔無所及也、源平盛衰記、惟村歸報惟能不聽、遂率九

國兵來攻、宗盛等奉帝而遁、明年一谷城陷、重衡爲虜、法皇令重衡送書于宗盛、且降院宣于時忠、上送三種神器、御壺召次花方齎院宣至屋島、時忠執花方曰、汝爲法皇使、遠涉風浪、亦甚勞矣、今爲汝作終身之記、乃火印其面、作浪方二字、剪鬐截鼻而遣焉、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帝崩于海上也、平氏或虜或死、劒璽亦没海、惟内侍所尚存、兵士不知其何物、將啓櫃、忽瞑眩衄血、時忠視之叱曰、此是内侍所也、兵士恐怖而退、時忠已還京師、竊語子時實曰、吾有文書一篋、向爲義經所收、若顯露於人間、則所連及甚多、吾亦難乎免矣、爲之奈何、時實曰、聞義經雅信婦言、時事如此、不如與彼結昏以請之、時忠不聽、時實强之、泣而從之、義經得女大悅、遂還其文書、時忠盡焚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而奏請法皇曰、臣從賊赴西海、自知其罪難免、然前内大臣命臣沈神鏡於海、而臣保護歸降、是臣之力也、願

以此功得免流罪、安堵京師、即當剃髮染衣、長謝人間、乃下公卿議之、參取玉海、源平盛衰記、時忠在鎭西也、雖未嘗居閫職、至軍國事則無不豫決、以故深爲賴朝所忌、且前辱院使花方、詞甚悖慢、法皇亦銜之、源平盛衰記、廷議遂流時忠于能登、時實于周防、玉海、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見行本平家物語周防作安藝、八坂本作土佐、誤、官符既下、而遲留數月、賴朝意義經之所爲、上奏促之、赴能登、文治五年終于貶所、東鑑、年六十、公卿補任、○東鑑作六十二、今

（據公卿補任、承安四年年四十五之文、）賴朝嘆曰、斯人前朝之輔佐、而有智臣之譽、宜爲朝廷惜也、（東鑑）時忠在高倉安德二朝、階緣椒掖、荐昇清要、且以清盛妻兄、勢焰傾一時、敍位除目多出其意、世人期以大臣、呼曰平關白、凡三爲檢非違使別當、（源平盛衰記）廳務尚嚴、嘗逮強盜十二人、斷其右手、懸諸獄門、時人讋氣焉、（參取百錬鈔、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懸諸獄門、據百錬鈔、）子時實、時家、時宗、時實仁安元年敍從五位下、任讚岐守、壽永中進正

四位下、爲左近衞權中將、（公卿補任）從帝赴鎭西、及平氏滅、被虜還京師、（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流于周防、未赴徙所、義經與賴朝構隙、將往鎭西、時實從之、至大物浦發船、暴風倏起、不得前行、從士四散、時實亦與義經相失、將還京師、賴朝兵士捕之、致于鎌倉、賴朝以朝官之罪不可擅決、送還京師、改流上總、文治五年被赦而還、（東鑑）建曆元年敍三位、建保元年暴薨、年六十三、（公卿補任）時家至從四位下、任右近衞中將、時宗爲侍從、（平氏系圖○本書或爲時家子）

平賴盛刑部卿忠盛第五子、清盛異母弟也、（平氏系圖、公卿補任、○印本系圖爲第三子、）初平氏有二寶刀、曰小烏拔丸、忠盛卒、清盛以家嫡傳得小烏、賴盛亦以母故得拔丸、繇是與清盛有隙、（長門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保元中任安藝守、兼右兵衞佐、敍從四位下、爲中務大輔、尋兼參河守、（公卿補任）平治之亂、帝潛幸六波羅、清盛使子弟各將一千騎進攻、賴盛入郁芳門、與義朝戰敗績、單

騎卻走、鎌田政家從兵八町二郎多力疾走、追而及之、以鐵搭鉤之、賴盛數傾冑避之、遂爲所鉤、幾墮馬、卽揮拔丸截鐵搭、二郎顚仆、得間奔歸于六波羅、既而信賴等敗、匿仁和寺、賴盛與兄教盛率三百餘騎圍而虜之、以功兼尾張守、（平治物語）永曆應保間、累進任修理大夫、敍正四位下、永萬二年兼太宰大貳、仁安元年敍從三位、任參議、治承四年敍正二位、壽永二年拜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其居曰池殿、

因稱池大納言、時東北諸源兵勢甚熾、宗盛聞源義仲入京師、分遣諸將禦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使賴盛向山階、賴盛辭曰、自治承三年冬、我有所思、永廢弓箭、嘗告於故入道殿而誓之、今不可復從戎事、宗盛不允、既而宗盛奉帝赴西海、賴盛聞之、遣子爲盛詗問、至鳥羽及之、宗盛倉皇不及接言而去、愚管鈔、賴盛亦躡後而往、然實無離京師意、至鳥羽南、撤赤幟而還、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抵法住寺殿、法皇命匿

之八條院所居常磐殿、愚管鈔、平家物語、常磐殿據源平盛衰記、平盛嗣謂宗盛曰、池殿麾下無一人至者、是必留京師、請擊之、宗盛曰、忘恩捨義之人、雖來何益、舍而勿問、先是源賴朝以池尼之故、屢遺書慰安之、且戒飭士卒、勿害賴盛諸子、是以不從西狩、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或榜其門、譏依倚仇家、苟全身命、賴盛深愧之、源平盛衰記、三年五月、賴朝遣使招致賴盛及其臣平宗清於鎌倉、賴盛將往、宗清固辭不從、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賴盛遂抵鎌倉、賴朝接待甚渥、東鑑、源平盛衰記、與之同舟、自由比浦至杜戶、飲燕盡歡、東鑑、六月還京師、東鑑、平家物語、○按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並爲五月誤、賴朝贐以金裝刀一口、沙金一囊、馬十匹、東鑑、○按贐物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與之異、今不取、奏復其官爵采地、東鑑、參取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文治元年剃髮改名重蓮、東鑑、明年薨、年五十五、公卿補任、子保盛、光盛、爲盛、仲盛、知重、保盛至正三位、公卿補任、平氏系圖、光盛正三位、愚管鈔、公卿補任、爲盛爲右兵衛佐、愚管鈔、平氏系圖、紀

伊守、平氏系圖○按源平盛衰記曰、爲盛戰死于礪波山、據愚管鈔、平氏西走、爲盛猶存、故不取、仲盛任佐渡守、知重敘從五位下、爲武藏守、平氏系圖

平宗清稱彌平左衛門、○諸本平治物語並作彌平兵衛、鎭守府將軍貞盛八世孫左衛門尉李宗子也、東鑑、八世孫據平氏系圖、仕平賴盛、及賴盛爲尾張守、以宗清爲目代、永曆元年源義朝伏誅、其子朝長死、賴朝亡、宗清自尾張入京師、路遇賴朝、就而禽之、至青墓驛、掘朝長墓、獲其首、併送

六波羅、清盛囚賴朝於宗清家、行刑有日、宗清謂賴朝曰、郎君欲免死邪、對曰、保元以來、父兄宗族夷滅、且盡、冀爲僧修冥福耳、宗清意愍之、乃謂曰、尾州毋池禪尼者、大貳之後母、而大貳殊敬事之、尼性仁慈、前問君之狀貌、僕爲言君雖年少而有成人之風、且容姿酷肖右馬助殿、尼聞之悽愴形於色、君若憑之請託、庶有萬一焉、右馬助者禪尼之少子、名家盛、蚤死、已而宗清抵禪尼、告以賴朝之

意、尼惻然哀之、乃囑平重盛說清盛宥其死、清盛不聽、尚緩刑期、會義朝五七日忌至、賴朝請造率都婆、宗清爲製百枚與之、賴朝手寫佛名、解衣施僧、禪尼聞而益哀之、營救備至、遂得免死、〔平治物語、參取諸異本、〕是以賴朝深德宗清、及擊平氏、每誡將士勿害宗清、〔長門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平氏西奔、宗清從賴盛留京師、賴朝思池尼之恩、欲招致賴盛、宗清於鎌倉、宗清不欲行、賴盛強之、宗清曰、公雖無憂而闔宗漂泊西海、臣每念之、日夜悲憤、敢辭、賴盛有愧色曰、家事咸以委卿、卿以吾爲不可留、何故無一言、宗清曰、去留在公、何妄可否之、人無貴賤、誰不愛其身、賴朝昔脫萬死、故得有今日、臣嘗有德於賴朝、今往相見、必有重賞、而獨不愧于西海諸公子僚友乎、公若爲之倡義、臣請充前驅、如此行則何以臣爲、公既留京師、鎌倉之招難拒、公至鎌倉、賴朝必問臣、請爲辭以疾、〔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乃送賴盛至近江

野路辭去、〔平家物語、〕直往屋島仕宗盛、〔東鑑、〕賴朝欲召見宗清、予之莊園、豫書充文、備鞍馬絹帛以俟其至、又命將士三十人、各以鞍馬騾馬及絹帛贈宗清、已而賴盛至鎌倉曰、宗清以疾不來、賴朝以爲遺憾、以其所擬給物、悉贈賴盛、〔源平盛衰記、〕平氏亡、宗清遁不知所終、子家清、〔平氏系圖、〕與平田家繼等擧兵戰死於近江、〔東鑑、〕

〔○本書唯書家清入道、不載姓氏、然據平氏系圖考之、家清與家繼再從兄弟、則其爲平家清者明矣、故書于此、柘植家譜以宗清爲少納言平信實子、其說謂平氏亡宗清避地〕

伊賀山中、賴朝遺藤九郎盛長就賜宗清以本州山田郡三十三邑、盛長勸宗清構室而居焉、宗清手折柘枝挿地曰、此枝蕃茂則吾居成矣、明年果開花、宗清奇之作和歌、因以柘植爲氏、然東鑑等書無所見、且考平氏系圖、信實子有右京大夫宗清、而無稱柘植之文、其稱柘植者、卽左衛門尉宗清、則柘植家譜蓋以其同名、誤爲一人也、故不取、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八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平重盛 子維盛

平重盛、太政大臣清盛長子、資性忠謹、武勇軼人、接物溫厚、百錬鈔 中外屬意、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 久安六年爲藏人、敘從五位下、久壽二年任

中務少輔、公卿補任 保元元年上皇集兵於白河殿、重盛率禁軍、從清盛攻之、源爲朝將兵守西門、清盛部將伊藤忠清忠直先登、爲朝一發洞忠直胸、及忠清鎧、軍中震悚、清盛懼曰、我攻此門、非承特命、更嚮東門以避之、將士皆言、東門亦爲朝所守、不如由北門、清盛乃引兵而退、重盛奮曰、奉敕出軍、何問敵強弱、獨麾輕騎直進、清盛惶遽、命左右遏之、不得已而向春日表門、既而源義朝縱火攻之、白河殿遂陷、保元物語 二年敘正五位下、任左衛門佐、兼遠江守、公卿補任 平治元年從清盛如熊野、至切部、聞藤原信賴等反、清盛進退失據、計猶豫不決、重盛曰、身爲武臣、聞天子爲逆徒所逼、安得不亟赴國難、衆皆從之、乃遣使熊野別當湛增等徵兵、見兵僅可百騎、適聞義朝子義平擁兵三千要於安部野、清盛恐衆寡不敵、欲先赴四國、召聚兵士、然後入京、重盛曰、事若稽緩、賊必矯詔討我、悔之無及、以

寡擊衆、將家之常、速往戰死、亦足以燿名後昆、清盛意乃決、遙禱熊野神、遂赴京師、愚管鈔 ○云、清盛至田邊、所從子基盛宗盛及兵士僅十五人、聞變惶惑、欲先走筑紫而發兵、紀伊人湯淺宗重有兵三十餘、勸入京、熊野湛快具弓鎧、遂還京師、與本書小異、 行至鬼中山、見一騎士來、衆皆失色、以爲義平使、至則六波羅使也、言伊勢兵士三百餘迎清盛於安部野、於是衆心始安、重盛問京師消息、對曰、六波羅無他、惟有播磨中將遁難來投、信賴矯詔捕之、勢不能匿出之、重盛怒曰、

人困而歸、我棄之不祥也、後孰爲我用者、既而還京師、迎乘輿幸六波羅、與叔父教盛賴盛各將一千騎、分道攻信賴、重盛勵士卒曰、年號平治、地曰平安、我爲平氏、以三者卜之、賊平無疑、乃分兵爲二隊、留五百騎於大宮街、帥其半攻待賢門、信賴大懼而退、兵皆潰走、重盛進至大庭椋樹下、源義朝使子義平禦之、義平率驍兵十六騎、躬自搏戰、注目重盛、重盛且鬭且卻、至大宮街、杖弓息馬、部將

平家貞進贊曰、曩祖平將軍再生矣、重盛再率其半、復入大庭、一戰而退、義平追躡、重盛與與三左衛門景安、新藤左衛門家泰脫身而走、○景安家泰姓闕 義平將及、馬蹪伏、鎌田政家射中重盛、甲堅不入、又射馬殪、重盛墜兜鍪、政家薄近、重盛撞以弓、遶巡閒乃著兜鍪、景安馳至、搏倒政家、義平來刺景安、重盛怒、欲自當之、家泰進馬當義平、亦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閒走六波羅、義朝來攻、重盛擊走之、時

上皇御仁和寺、信賴等往乞宥死、上皇憐之、手書請於帝、使未及還、六波羅遣兵士捕信賴及黨與藤原成親等、信賴伏誅、成親亦當死、重盛請而宥死、自解其縛、平治物語 是冬以功兼伊豫守、公卿補任、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 明年敘從四位上、累兼左馬內藏頭、尋辭內藏頭、爲右兵衛督、應保三年敘從三位、長寬二年進正三位、永萬元年爲參議、公卿補任 是秋帝崩、諸寺僧侶會葬、延曆興福二寺爭次構兵、時有訛言、上

皇陰命僧徒討平氏、清盛大驚、聚兵自守、重盛堅執以爲妄、乃造法住寺殿詗之、會上皇將幸六波羅、自開諭、乘輿已在道、重盛乃扈從而還、清盛稱疾不出、上皇還宮、重盛諫清盛曰、我家討逆撥亂、其功亦多、今有何咎責、而猝至於此、大人不宜形之詞色、恐姦人乘機、釀成讒說、吾苟敬上卹下、神將助我、何懼之有、清盛嘆稱其恢量、上皇亦戒近侍、勿輕爲浮言、源平盛衰記 仁安元年任權中納言、兼春

宮大夫、二年敘從二位、遷權大納言、聽帶劍、三年以病辭官、嘉應元年敘正二位、公卿補任 二年子資盛路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基房從者所車簾辱之、重盛讓資盛曰、官有高下、等列尚可敬、況攝政乎、汝過十歲、不知禮法、取辱固宜、源平盛衰記 基房縛送其下手者以謝、重盛畏懼、慰勞還之、玉海、源平盛衰記 清盛聞而盛怒、心欲報復、重盛諫曰、資盛幼蒙、失禮攝政、罪在從者、而不之問、反欲犯尊貴、豈非悖邪、夫攝

籙臣所以毗輔皇政、撫育民庶、柰何恃勢而凌之、且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願大人詳思之、源平盛衰記 清盛不納、陰使武士辱基房、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按愚管鈔及盛衰記一說、報怨基房、出於重盛意、玉海亦詳載顚末、但云大納言甚憂之、而無報復出於重盛之文、今以其爲人察之、不應校角至於如此、蓋當時巷說紛紜、從而筆記耳、 重盛懼黜預其事者、逐資盛於伊勢、平家物語 承安元年復權大納言、四年源雅通以病辭右近衞大將、公卿補任 諸卿多望補其闕、重盛附奏曰、官職之設、文武異塗、

止擇華族與世家、近世之弊風也、臣本將種、且大臣之子、任大將、古今之通例、冀居此職、遂得兼右近衞大將、源平盛衰記 治承元年轉左近衞大將、尋拜內大臣、公卿補任 是歲延曆寺僧徒有訟、奉日吉神輿入京師、命源平諸將禦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重盛以三千餘騎守陽明待賢郁芳三門、禦而卻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三千作三萬 先是藤原成親結黨竊謀滅平氏、事泄被捕、清盛命武士速斬成親、重盛諫曰、彼法皇寵

臣也、自其祖顯季仕白河朝、傳家既久、爵位亦崇、今以私怨遽殺之、未見其可、唯當逐之都外、以儆其餘耳、斯言實爲國家、非以與彼有姻也、昔者嵯峨朝藤原仲成伏誅、厥後廢死刑者二十五代、至保元中信西用事、多斬源平二族、發宇治左府墓、後二年信西墓亦爲信賴所掘、豈非其報邪、今我家貴盛冠世、所慮唯子孫、願大人思積善之慶、爲子孫少忍之、清盛意稍釋、重盛出戒武士曰、大人一

且逞怒、後必悔之、縱有命、汝愼勿加刃、由此成親得不死、重盛既還、清盛恚怒不止、欲幽法皇於別宮、大召子弟臣僚、於是平氏親族戎服畢集清盛第、重盛後至、及中門、宗盛見其烏帽直衣、引袖尼之曰、有大事召公、大人既甲、公尚綏服乎、○平家物語爲平貞能言曰、是何言也、近衞大將、兵權所歸、而吾適忝此職、濫著戎衣、甚非攸宜、若或賊虜猖獗、王師失利、雖大臣之重、固宜被甲執兵、我未曉諸君之所爲

何如、其所斥爲敵者誰也、且所謂大事者、朝家事而已、是私事、何得言大事、衆皆聳動、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清盛心懟、不違改服、俄起、尚素絹而出、恐甲露、手頻正襟、至縫裂、故示閒暇、從容言曰、來何晚耶、拷治西光、備得其情、成親姦謀、實由法皇、皆猥屑小人近侍宮闈、僥倖非望之所致也、而法皇輕舉生事、今當徙法皇於他所、以除禍本也、重盛垂泣曰、今視大人之舉動、悲懼交至、未聞官昇相國者、躬擐甲冑、況於披鬚後乎、聞佛說四恩、國恩最重、知之爲人、不知爲禽獸、夫吾家者、雖桓武之苗裔、中古以來、絕無顯達者、平將軍之討將門、賞止受領、及刑部卿造得長壽院、始聽昇殿、人尚以爲過獎、大人起自小官、位極人臣、闇愚如重盛、以資蔭叨居顯要、一門采邑、殆半天下、寵榮極矣、今忽忘隆恩、輕蔑皇威、鬼神必怒、覆亡無日、重盛深懼焉、今拘一二首謀、罪可罪而足矣、何至迫至尊哉、且大人縱

欲爲之、重盛不忍背國恩、部下有死士二百、足以護法皇、雖然、以子抗父、亦所不忍、曩義朝害父、雖以君命、悖逆何重盛欲爲孝子、則爲不忠、欲爲忠臣、則爲不孝、進退維谷、言若不聽、請先斬重盛、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清盛曰、餘命無幾、惟慮子孫而已、自今而後、唯君之所計、起而入內、重盛責諸弟曰、大人衰耄、謀此不良、諸君何不切諫、而反爲贊成乎、又戒將士曰、汝等愼守我言、勿敢妄動、若欲從大

人、必先斬我、既還第、尚慮其爲暴、乃報急纂嚴、將士皆謂此公未嘗輕易作事、今忽有此召、何不速赴、難波經遠、瀨尾兼康、平家貞、及子貞能等爭集小松第、乃令平盛國籍兵、有見兵二萬餘、（○平家物語、作一萬餘、）於是使家貞貞能言清盛曰、法皇聞大人謀震怒、下詔重盛討之、恐大人倉卒間、至有非常事、是以遣二人備防閑、我以身固請、幸勿驚怖、清盛大惶惑曰、唯內府所爲、重盛謂家貞等曰、我以權謀

救父過、而反傷其心、是豈人子之道哉、泫然涙下、聽者皆悽惻、（源平盛衰記）既而勞兵士曰、諸君不失期約、信義可嘉、唯嚮有所聞而召、事適得解、宜速罷歸、後勿狃而爲常、法皇聞而垂涙曰、重盛何人、以德報怨、（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朕願先斯人終命、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其此人之謂乎、（源平盛衰記）清盛跋扈日甚、重盛居常憂懼、一夜夢賴朝禱神、神斬父首、覺而悲泣、瀨尾兼康來謁、屛人告其夢、亦與重

盛所夢符、重盛益感愴、會子維盛來、命飲酒、貞能行酒、重盛使貞能賜維盛太刀、維盛以爲傳家寶刀小烏、既而視之、乃無文刀也、維盛失色、意疑貞能錯繆、重盛灑涙曰、汝勿深怪、此大臣葬時所佩、家君百歲後、我將佩之、今我有所思、故以與汝也、維盛不能仰視、飲泣而退、（平家物語、參取源平盛衰記、）無何解左近衞大將、三年辭內大臣、（公卿補任）重盛詣熊野社、自祈死、（山槐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盛衰記、平家物語曰、重盛拜證成殿、有光生自身、從者

忌而不告、令不取、）歸路經岩田川時、方盛暑、維盛及諸子浴流取涼、衣裳霑溼、左右見其如著凶服惡之、請更衣、重盛不聽、以爲志願遂矣、既而寢疾、會醫至自宋、清盛勸令治疾、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爲、我若藉彼得愈、是示國無醫也、況具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客、縱我不起、寧忍辱國乎、清盛不能強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疾日篤、帝爲賜藥、法皇臨視、（山槐記、帝賜藥據百錬鈔、）剃髮法名證空、（帝王編年記、○平家物語、作淨蓮、八坂本）

(平家物語照空、)薨年四十二、(公卿補任、山槐記、帝王編年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爲四十三、)世稱小松殿、(平家物語)其室中四方、各置十二佛像、像別懸長明燈籠、妙選美女四十八人以供其事、每及日沒、禮讚畢、令擊鈸行歌、身坐中央聽之、時人又稱曰燈籠大臣、(○本書曰、重盛采地陸奧氣仙郡貢黃金一千三百兩、時宋人妙典至筑紫、重盛召之、與其金一百兩、且囑之曰、令附汝檜木屋材一船及黃金一千二百兩、其二百兩宜捨育王山僧侶、一千兩輸之官、請爲我就育王山建一小堂、置僧食田、修我冥福、妙典乃歸國請官、宋主許之、按重盛素重國體、方疾拒宋醫、而不應、以私請宋主、此時宋僧德光主育王、故後世以德光與僧正瑛頌傳會、爲贈金之證、其實無所干涉、本書之說、諸書所不載、故今不取、)

初方相撲節行事、稠人中有竊言、此公多福、至近衞大將、儀貌心術、亦邁人遠矣、澆季之世、未易得見、但恐不能享壽耳、果如其言、(源平盛衰記)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其首尾、召藏人源仲綱收之、仲綱袖而出、毫無難色、重盛悅之、翌日贈駿馬良刀、手書褒之曰、昨日擧止似還城樂舞、其性度如此、(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子維盛、資盛、清經、有盛、師盛、忠房、宗實、宗實出爲左大臣藤原經宗子、重眞、行實、重遍、清雲、竝爲僧、資盛善和歌、(平氏系圖)仁安元年敍從五位下、尋爲越前守、(公卿補任)路值攝政基房而不下車、(玉海、源平盛衰記、)平重盛責其不敬、逐之伊勢、(平家物語)明年許歸家、承安四年兼侍從、治承二年爲右近衞少將、累敍從四位上、(公卿補任)四年近江以東諸源蠭起、悉應源賴朝、資盛與叔父知盛等率兵討之、與山本義經、柏木義兼戰破走之、(玉海、源平盛衰記、)養

和元年爲右近衞權中將、壽永二年補藏人頭、敍從三位、(公卿補任)帝赴西海、擧族從之、資盛素得法皇眷遇、自鳥羽歸入法住寺殿、法皇既已出宮、使人奏情狀不報、乃赴西海、(愚管鈔)明年源範賴、義經來攻一谷城、將七千騎禦之三草山、夜爲義經所敗、(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爲兵三千、)走于屋島、(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壇浦之敗、投海而死、(東鑑、平家物語、○玉海元曆元年二月十九日記云、資盛貞能等爲豐後土人所擒、源平盛衰記亦云、豐後人獲資盛清經、送首範賴、未知孰是、)子盛綱、(平氏系圖)

為北條氏臣、一本織田系圖其後世為長崎氏、平氏系圖異本織田系圖、次親實、○實或作真其母抱之匿近江津田、鄉長取其母為妻、遂育親實、為越前織田祠官子、號織田權大夫、織田系圖、參取異本、又稱津田先生、異本平氏系圖○異本織田系圖云、資盛子長盛國、資盛在伊勢所生、次實忠、仕鎌倉、號關左近大夫、次盛綱、次親實、無他書可證、附以備考、鬚髮曰覺盛、嘗作和歌寓思曰、佐美駄禮波、豆駄乃伊利延乃、美乎豆玖志、美延奴毛布加幾、志留志柰利計利、按尾張法華寺所藏織田氏系圖、以此歌為資盛赴西海日所遺親

實母、又按安土山總見寺所藏權中納言藤原為重親寫此歌、其末識曰、覺盛法師俗名親實、小松內大臣重盛公次男資盛卿息、今從之、清經敘正四位下、平氏系圖為左近衛中將、壽永二年與宗盛等出太宰府、乘舟至豐前柳浦、見家國日危、勢不可復濟、一夜看月慷慨、吹笛朗詠、遂投海而死、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有盛敘從四位下、平氏系圖為左近衛少將、壽永三年從資盛將兵陣三草山、為源義經所敗、走于屋島、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壇浦之敗、力戰而死、源平盛衰記師盛為備中守、一谷城陷、乘舟而逃、有一甲士請乘其舟、師盛許之、甲士軀幹鴻大、躍而乘之、舟為之覆、師盛墮水、源義經麾下士伊勢義盛以鐵搭鉤斬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平家物語伊勢義盛為本多親經、東鑑為遠江守源義定獲之、未知孰是、今姑從其詳者、忠房為侍從、任丹後守、因稱丹後侍從、東鑑、平家物語、平氏既亡、文治元年禽獲抵鎌倉、平家物語賴朝命兵衛尉藤原基清東鑑○源平盛衰記作左兵衛尉實元護送之京師、至近江殺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長門本平家物語云、忠房屋島城陷、不知其所往、後往紀伊、憑

依湯淺宗重、據其城、平氏餘黨平盛嗣、藤原忠光、弟景清等及伊賀伊勢兩國士衆多歸之、源賴朝命熊野別當湛快等急攻之、城堅不下、湛快請益兵、於是賴朝使僧文覺往誘之、宗重亦度無濟、勸忠房出降、乃送之源義經、義經又送鎌倉、賴朝引見好言、還之京師、路至近江勢多殺之、保曆間記亦云、忠房竊脫八島、竄匿熊野、平氏餘黨稍稍來集、而戰敗就擒、至鎌倉被誅、按此事平家諸本互有同異、果如此、東鑑盛衰記等書不容不書、疑妄、故不取、

維盛仁安中為美濃權守、尋任右近衛權少將、承安二年兼中宮權亮、敘從四位下、公卿補任美姿儀、安元中法皇五十算賀、維盛舞青海

波、覲者皆艷賞、玉海、安元御賀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右京大夫家集、呼曰櫻梅少將、源平盛衰記源賴朝起兵、維盛爲追討使、薩摩守忠度參河守知度副之、玉海、山槐記、源平盛衰記、依囊祖因幡守正盛討源義親故事、賜驛鈴而不授節刀、百錬鈔、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九月二十二日、將五千餘騎、玉海發福原、按、發福原日、諸本平家物語頗有異同、今從山槐記、源平盛衰記、行發兵、玉海、山槐記、十月十日、至駿河國府、源平盛衰記將踰足柄山就平行以待敵、部將藤原忠清曰、初發福原日、相國

面命、凡軍中事專委忠清、公所親聞也、臣故敢進鄙計、方今伊豆駿河兵猶未來附、率烏合之衆、遠侵險阻、甚危道也、不如臨富士川張軍、維盛從之、平家物語麾下士齋藤實盛嘗在關東、審東國事、維盛召而問曰、賴朝之衆善射挽強如汝者幾、對曰、公以實盛爲善射乎、凡東兵以射稱者、大箭不下十四五扶、如實盛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且其士馬精悍、東兵一騎殆當我二三十騎、我兵五萬、彼號二十

萬、我客彼主、素諳地形、遮前斷後、我必敗、不若先招誘武藏相模兵士、而後往擊之、將士皆懼、無復鬭志、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既而實盛辭歸京師、維盛不懌曰、我不與實盛俱、豈不能行軍邪、乃以忠清爲前鋒、源平盛衰記、南都本平家物語、進陣富士川、賴朝至黃瀨河、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其將武田信義遣書維盛、激怒忠清、勸維盛斬其使、玉海、山槐記、○山槐記忠清作忠景、南都本長門本平家物語信義使爲賴朝使、二十日賴朝進屯賀島、信義夜自陣後襲

維盛營、東鑑平氏軍聞水鳥驚噪、以爲敵兵大至、軍中騷擾、人馬相騰踐、棄器械輜重而走、時人作歌訕笑、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維盛初無走意、忠清固勸而去、玉海賴朝麾下飯田家義父子濟川追躡、無敢拒鬭者、唯伊勢人伊藤武者次郎力戰而死、東鑑維盛等還至勢多、先遣使陳狀、清盛大怒曰、奉敕出師者、有進無退、若王師不利、暴骨戰場、不足以爲恥、未聞承追討之任、不血刃而退、汝等何顏再入京

師、宜晦跡山林也、維盛懼而不旣、後陰來京師、居檢非違使藤原忠綱家、玉海清盛聞之、欲逐維盛斬忠清不果、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明年與叔父重衡擊源行家於尾張洲股大敗之、源平盛衰記頃之轉右近衛權中將、補藏人頭、尋敘從三位、公卿補任、明月記、壽永二年將兵十萬北討源義仲、義仲聞之、遣其將仁科守弘、林光明、倉光成澄、匹田俊弘等於越前、守燧城、平泉寺長吏齊明亦率其徒一千餘屬之、其城北陸

道第一要害、向背阻山、下有澗水、北兵積木石壅過道路、溪壑盈溢如湖、維盛至而不能攻、乃陣岩神山、齊明生貳心、爲書約之矢以射、平氏獲之知有堰、發卒決之、俄而水涸、平氏軍進攻、齊明爲之內應、守弘等不能支、棄城走、追擊之于河上城、于三條野、于篠原、于安宅、連破之、拔林富樫城、報捷京師、齊明告維盛曰、義仲見在越後國府、如聞我軍連勝定越前加賀、則必悉兵來矣、若入越中、恐爲

巨害、宜急遣兵備寒原之險、塞其進路、維盛乃遣平盛俊將數千騎赴之、進次般若野、義仲先使今井兼平率六千騎來攻、旣已踰寒原入越中、與盛俊接戰、自卯至未、盛俊兵多死傷、乃收散卒歸加賀、於是維盛與諸將議、分三萬騎向志雄山、親將七萬餘騎向礪波山、義仲率五萬餘騎至自越後、陣礪波山下、使叔父行家攻志雄山、維盛等以爲地勢險阻、義仲艱於攻圍、乃結營猿馬場、與義仲相

距可二町、義仲先出弓手十五騎放矢、維盛亦如之、遞番相繼、互倍其數、至昏而止、是夜義仲潛軍攻襲、呼聲震山谷、維盛擧軍驚擾、爭走陷南壑、死者一萬八千餘、源平盛衰記○保曆間記爲五萬餘、平家物語爲七萬餘、維盛纔收餘衆走加賀、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保佐良嶽、義仲進與維盛戰于平岳野、兩軍息兵馬十餘日、維盛聞義仲將來襲、濟川宵遁、兵士溺死者一千餘、源平盛衰記乃陣安宅港、撤橋待之、義仲不得濟、先縱轍馬試

淺深、馬突入陣中、衆以爲散兵之所亡、畠山
重能曰、不然、是敵試水也、想敵必在近、重能
乃與弟小山田有重登篠原岳覘之、義仲果
涉水而至、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篠原岳據長門本平家物語、重
能先進、諸將繼之、相鬪交綏、於是維盛等勒
兵與義仲會戰、且戰且卻、義仲追擊至成合、
實盛以下精兵多死、源平盛衰記、維盛收潰卒歸
京師、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諸本平家物語礪波山志雄山以下諸戰將士
姓名互有異、同、今不悉注、既而京師失守、帝幸西海、玉海、源平

盛衰記、平家物語、宗盛擧族皆從、維盛不以軍事爲
意、日夜思妻子、三年與左右三人潛出屋島、
舟行至紀伊、欲入京師見妻子、而道路梗塞
不能達、登高野山、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路至粉川寺、
見僧源空受戒、源平盛衰記、重盛舊臣齋藤時賴
爲僧在寺、偶投其舍、時賴一見且驚且悲泣、
問其故、維盛曰、我不能割愛、常思兒女、内府
不察、比我池大納言、稍見猜忌、是以遁來、我
今欲一拜熊野神、赴水而死、乃相攜登高野

山、剃髮爲僧、時年二十五、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本書並爲
二十七、據公卿補任訂之、乃還從者於屋島、囑弟資盛曰、
唐皮小烏、奕世至寶、傳至于我、向付之貞能、
卿當領之、若至亂平、必傳之我子、既而至熊
野、乘舟浮那知海、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盛衰記引禪中記
曰、維盛潛還京師、詣法皇宮乞命、法皇憫之、命賴朝宥死、賴朝奏先致鎌倉而後議之、維
盛知不能免、不食數日、至相模湯下而死、佯爲赴海死、匿居牟漏
郡藤繩、子孫遂爲土人、貢香那智、因名其地
曰香[illegible]、小松氏色川氏其裔也、參取源平盛衰記一說、色

川氏系圖、○源平盛衰記及諸本平家物語以爲維盛實死那智海上、太平記作匿十津
川、維盛有子曰六代、文治元年北條時政至
京師、購求平氏子孫、時政聞六代與母同匿
遍照寺側菖蒲谷、往而擒之、其乳母聞神護
寺僧文覺爲賴朝所崇信、奔往乞救、文覺乃
見時政苦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時政不聽曰、二品
之命、我焉得專、源平盛衰記、文覺曰、願稽期二旬、
我將自請時政許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文覺遣使
鎌倉曰、維盛嫡子六代、我向許爲弟子、時政

以公之命、殄滅平氏子孫、六代今就囚、幼弱如彼、雖舍而不問、有何所慮、況彼祖父大有恩德於公、冀姑以六代付我、賴朝不能違、許之、手書諭時政宥其死、東鑑○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以爲文覺親往鎌倉陳請、多方救之、今不取、文覺使過期不至、時政將六代還鎌倉、至駿河千本松原、將斬之、有僧馳馬東來、恐其不相及、揚笠遙示、時政見之停刑、已而書至、遂以六代屬文覺、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賴朝遺書文覺、屢問其擧動、文覺曰、

六代不肖、不足介意、其母懼而勸披鬀、更名妙覺、世稱三位禪師、平家物語、妙覺據彌寢氏家譜、建久五年妙覺齎文覺書至鎌倉、就大江廣元陳情謝恩、賴朝感重盛德、留而厚遇、欲補一寺別當、東鑑及賴朝薨、文覺圖不軌、事發覺處流、妙覺時在高雄、源賴家恐其爲變、奏而捕之、斬于相模田越河、平家物語時年二十六、長門本平家物語○平家物語諸本爲二十九、或三十、按六代爲囚在文治元年、時年十二矣、至正治元年、實二十六歲、故今從本書、彌寢氏家譜曰、六代有子曰清重、薩摩彌寢氏其裔也、然無他書可徵、姑附以備考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八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兼實 子良經

藤原兼實、關白忠通第三子也、家號九條、保元三年敍正五位下、累進至左近衞中將、平治中爲從三位權中納言、應保元年轉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長寬二年爲內大臣、仁安初兼東宮傅、亡幾轉右大臣、承安末敍從一位、公卿補任 兼實博通典故、朝廷每有疑議、數咨詢焉、治承四年帝禪位于安德帝、數月平清盛遷都福原、以規度未定、稱爲離宮、而今年當行大嘗、上皇患宮室未成、大禮稽緩、羣臣或言接續屋宇、或言造里內行之、上皇意不決、兼實留在舊都、召問之、對曰、祭祀宮闕不可偏廢也、若欲造宮城而修祭祀、則巨費

相繼、營辦無由、暫還舊都、修祭祀、而後徐議宮城、冀虔敬不失、民賴其慶、上皇乃停大嘗、養和元年上皇崩、帝幼冲、法皇躬機務、時客星見、炎旱、饑饉、法皇問救禳之方、兼實對曰、夫人事失於下、災變見於上、人君宜廣召卿大夫、使面陳讜言也、國以民爲本、本搖則國何以得立、頻年炎旱、禾稼不登、而出兵四方、課疲瘵之民、責芻糧之供、加之修造東大興福兩寺、百姓嗷嗷、無所息肩、豐年猶不能堪、況於凶歉之運哉、今欲銷天譴濟人物、在祈禳與德化、自古禱祀之法、效驗不一、雖朝廷已行、非尋常薰修之所能回移也、宜特發幣使告大神宮及所崇敬諸社、又選顯密僧、精修祕法、懇禱苦請、則咎徵何不弭矣、若夫當今之時、欲行德政、而征討未可輒已、土木亦難廢也、然國弊民耗、縱獲賊首、亦無益耳、宜小存寬恕以從民心也、而若其征討、則專委之將帥、但料給糧食、務省冗費、庶得息民怨

焉、土木亦宜爲之節限、以施惠下之仁也、夫訟獄者明王之所愼、宜申敕理官、審辭訟、錄囚徒、究覈情僞、務處平允也、以災異行肆赦、比例極多矣、寬弘中以客星見原釋囚徒、立消妖氛、是其令典之可從者也、若大神宮司所訴、及諸寺之惡徒、懲其首謀、餘皆洗雪、與之更始、則庶幾回天意而享靈貺、法皇不能用、源義仲逼近畿、平氏挾帝齎神器走西海、京師無主、乃卜待帝還、與雖無神器別立主

孰吉、官寮奏待帝還吉、法皇更命官寮各敷人議之、所言不同、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到今、兆民無所繫心、頃者盜刧數起、里閭恟擾、無主之所致、是宜早立主一也、平氏挾帝稱號令、吾無主而討之、師出無名、是宜早立主二也、祖宗之法、無劒璽則不得卽位、按國史、繼體天皇卽位前、稱天皇、稱踐祚、及得劒璽、乃卽大位、與今事正相類、可以準據、是宜早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

策、何以塞亂源、而遏姦軌矣、法皇嘉焉、乃立後鳥羽帝、時羣臣或議、安德帝卽位紫宸殿、不終祚、宜用別殿、兼實上言、先朝時、臣勸用南殿、今羣臣拘忌、歸咎棟宇、明主先理之當否、不問例之吉凶、卽大位于大極殿、修祭祀于豐樂殿、其來尚矣、及豐樂殿廢、併祭祀修之大極殿、大極殿正殿也、紫宸殿正寢也、今大極殿遭災未成、宜修于紫宸殿、正殿既無、安有不移之正寢而降修之諸司廳者哉、且

劒璽未還、宜停卽位待其還、不傳劒璽而卽大位者、臣未之前聞也、義仲之奉命討平氏也、途聞源賴朝遣弟義經率兵西上、廼亦還京師、暴戾日甚、無復西意、法皇屢使人趣之、義仲不奉命、時都下浮言沸騰、謂義仲將反、法皇患之、聚兵法住寺殿以備之、又欲潛遷帝於法住寺殿、以問兼實、對曰、臣聞凡人臣有罪、則當察其輕重、據法論決、而聚兵殿陛之下、相與爭雌雄、可謂王者君臨之法乎、然

義仲不奉命、亦非無謂、以臣揆之、宜遣使者驗其狂悖之狀、因察浮言之所由、若得主名、則執而附法、義仲或順服、何煩征討、臣又聞義仲之欲拒戰、特恐東兵之衆耳、陛下若使之滅兵馬、義仲必發、彼既出京、則逼迫之患除、而朝廷得徐制之於外矣、今計不出此、而欲遽奉主上遷他所、臣知其必不可也、法皇不能用、法皇又議即位、使藏人頭藤原光雅問兼實曰、將擇時日行即位禮、然而即位則

大嘗亦不得不行也、比年兵荒、小事尚難辦、況於巨費相踵者哉、即位雖不可紓、非行大嘗則徒爲耳、對曰、天位授受之際、今日受禪、明日即位、古今之通規也、去年踐阼、未行即位、多難之所使然、而固非常例、苟得其時、當速行之也、然而神祖之約、以傳劒璽者爲國主、無劒璽而即大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嚮以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先立主矣、至于即位、則必待劒璽之還、然後可議也、今夫神鏡

劒璽方在賊手、其存滅不可得而知、而謂必待其還、知不爲時論所容、臣尚憂憤不已者何也、神器遭擾竊、已踰年序、然未聞建籌策修禱祀、以圖迎取也、宜速禱皇天后土、直致征討、以復神器也、國祚未衰、則必完而還、奉之即位、慶莫大焉、儻時運既窮、神器或就毀滅、則當審其不可得、而後方議即位耳、今未盡我之所爲、而欲苟且即位、恐有不重神器之譏也、雖臣言不用、定即大位、宜勵精銳意、

克復舊物、然則神祇何不佐佑、成敗何不果決也、法皇又使光雅來曰、所奏正合朕意、議者或言停即位大祀、恐逆徒得力、彌侮笑我、且神器還否、不可豫期也、宜早即位、以絶賊望、朕甚惑焉、卿再議之、對曰、議者薦上策、宜速從之、光雅彊上議、兼實曰、此國家之大事、臣豈敢持獨見塞兼聽之路哉、神器與賊徒孰重、未聞日夜焦思刓精爲神器之計、而徒患賊徒猖狂、輒行即位、則益示輕神器於天

下矣、方今不奉神器而即位、臣恐後世藉口、僭竊不絕、非獨繫當今之國體也、攝政基通左大臣經宗等謂宜早行大禮、法皇亦韋羣議、遂奉帝即位於太政官廳、兼實以宿望久居台司、不秉國鈞、姪基通忝攝政、無所建白、賴朝賢兼實、微諷其意、罷基通代之、法皇愛基通、未之許也、義經討平氏有功、爲法皇所寵、賴朝深忌之、圖殺義經、義經乞賜宣旨討賴朝、內外恟懼、法皇使高階泰經咨兼實曰、

義經所請、若拒而不許、則事且不測、何以處之、兼實對曰、追討宣旨、所宜愼重、非罪犯八虐、未嘗輕下、今賴朝所犯未至此、輒下宣旨、非臣所知也、曩者淸盛義仲請討賴朝也、皆賜宣旨、本非叡慮、而出不得已也、而邇者亂逆不已、職是之由、今縱欲避目前之難、焉可襲其謬乎、然非臣所敢決、唯宸衷審之、泰經曰、法皇固察賴朝無反意、祇欲安慰義經耳、見公辭氣、似助賴朝、賴朝竊薦公、叡慮或意公德其言而爲之地、則於公不利、賴朝旣察嚮之宣旨出於淸盛義仲所請、獨不察今之宣旨亦非朝廷意哉、下之何害、兼實曰、是朝家大事、豈可挾私忘公哉、區區孤忠、不避嫌疑、義經之於賴朝、與淸盛義仲同乎、君以嚮之不慍、能保今之無他乎、當今之計、宜諭義經綏其謀、而遣使問賴朝曰、義經屢有勳功、且爲汝代官、故朝廷倚賴焉、近聞汝將殺之、其罪何也、或爲讒邪所構、因而害之、不亦冤

乎、抑罪狀明著邪、宜致之鎌倉以處法、今欲差兵騷擾京師、何蔑朝章之甚也、戒敕如此、賴朝尚鬭閱、則宜處之違敕、速致征伐、今未審罪科、輒下宣旨、後悔何及、泰經許諾而出、兼實歎曰、天倫泯滅、兄弟交逞悖逆、喪亂極矣、時左大臣經宗等議以爲今宿衞單弱、朝廷所賴獨義經耳、而拒其請、一旦生變、誰能當之、不若姑許之也、是夜賴朝所差僧昌俊襲義經第、院中騷擾、明日遂賜宣旨、旣而賴

朝上書自訟、疏與義經干涉者、請或流或罷、且汰朝官、擬遷除、定議奏公卿十人、引兼實居首、請授內覽、法皇疑兼實使賴朝薦己、戒基通豫避職、兼實辭內覽曰、今幼主初立、百度復舊、賴朝欲肅清朝廷、致維新化、然攝政之外更置內覽、非所求治、而反招亂也、醍醐帝爲帝王之稱首、而失於逐菅丞相、鳥羽帝爲叔世之賢君、而失於用賴長、是或謀分威權、或寵昵凶憸、保元以降、匈匈不安、原其始、

莫非仁平之謬舉也、帝王之圖治、務欲貽厥孫謀、延喜仁平之故事、舉世皆爲炳戒、今復效尤、詎垂後來、夫天子親政、以所獻文書、先示委任之臣、謂之內覽、今幼主未親萬機、攝政假就南面攝萬機、而別置內覽、以可示攝政文書、先示內覽、則攝政與內覽、殆似有君臣之禮、今以臣爲內覽、勢不與之均、叙位除目官奏、行之攝政直廬久矣、以臣爲內覽、亦就其直廬分而行之哉、凡事固有先理而後例者、既非古例、又背其理、豈可襲末造謬舉以施背理之事哉、伏乞寢其奏、法皇不聽曰、事例有無、不可復拘、黜陟進退、賴朝率意注擬、寧有例邪、兼實既奉內覽、素不爲法皇所喜、基通雖攝政、譽望出兼實之下、法皇每慍之、譖毀日行、猜嫌益甚、兼實求見愛姬丹後局自陳、不能得、賴朝遂薦兼實攝政曰、兼實非冀臣汲引、臣亦非私兼實、衆望所協、實爲允當、文治二年攝政、辭右大臣、法皇謂左少

辨藤原定長曰、汝兄光長有學問、頗得人望、近聞密邇攝政、觸事短朕、就中有法皇不宜知天下事之語、攝政使光長報賴朝、朕甚恐焉、兼實聞之、益不自安、杜門不出、迺因定長奏曰、臣自顧身無過失、反被阿黨之名、何以得居樞機之任、讒誣之言、不可得辨晰、願速賜罷黜、若蒙允許、請私達叡旨于關東、臣欲以衷情諭賴朝、而臣之登庸出賴朝、恐賴朝依違不決也、法皇黙然有悔色、曰、朕怒光長、

密語侍臣、不圖事至於此也、後數日、使定長謂兼實曰、曩者朕於光長徒言所聞耳、不必信之、而公憂悒辭職、甚亡謂也、至報諸關東、則朕之命與卿之言、豈有輕重、所請皆非朕意、且夫居攝籙之寄、蓋春日大明神之所裁、各有定命、何遽辭職之爲、前攝政屢表忠節、思之不已、既罷其職、更削其家領、朕甚愍之、屢言于關東、然亦各有其命歟、自今之後、公其善視之、待以平心、無芥蔕於其間、朕所深

嘉也、凡朕之所可否、唯取輿人之論、非有他意、今歲豐饒、蓋政事應天意之徵、卿其勿有畏避、兼實乃止、亡幾、詣法皇宮議曰、頃諸國貢賦、隨請免除、諸司罄竭、見無儲蓄、神事佛事及諸禮儀、安取供給、不少加督趣、則轉相模倣、應修造諸社之國、亦將覬望蠲貸矣、須斟酌時宜、立免除之法、終歲所須之物、豫命諸司上色目、若其用度、務從節減、撰上卿一人、總領計會、先事議定、勿使國家禮典稽緩

後時也、時諸國不獻龜、停御體御卜、兼實奏、賞罰國之大綱、今諸國慢命如此、元曆中以喪亂停御卜、除是未有其例、朝廷無一言、何以爲政、又請施德化崇風教、法皇報曰、卿視職之初、朕惑流言、今皆釋然、輔政以來、公正無私、具瞻之望、久而益高、所奏誠善、自今倚賴經綸、卿其勿知而不言、神祇監臨、不復容疑、雖慰勉懇到、終不相恊、五年爲太政大臣、無幾辭之、建久二年關白、三年法皇不豫、示

奉大神宮告文、有朕亦不慕浮生、不若早期蓮臺之句、對曰、聖旨曠達、非愚昧所知也、然退而思之、有未安者、主上漸長、總攬乾綱、則睿念及之亦猶可、今主上幼冲、政在陛下、萬一陛下有不可諱、將奈天下何、近世白河法皇保七十七春秋、億兆樂戴、雖脩短不必齊、宜爲天下乞延數年之寶算、以待皇孫成長、且臣聞之、國家治亂、譬諸人身有疾病也、凡疾雖有急遽者、一旦全癒、則無復餘患、曩時

之勢是也、若夫疾疢纏身、荏苒歷年、則淪浹肺腑、必至顚斃、今日之勢是也、何則清盛義仲之禍、行家義經之難、其患非不急、而誅討及時、敗不旋踵、莫有後患、今也賴朝之雄傑、莫與爭鋒、芟夷大難、名爲太平、而民戶凋弊、姦宄日甚、以天下之富、貢賦闕乏、諸事不辦、禍殆不可測、大廟之靈無乃憂煎歔欷乎、臣等雖在、循默備員而已、非陛下之軫念斯民、誰能扶持顚覆者、冀以此意載告文、玉海 七年

罷關白、公卿補任 初兼實女入內爲中宮、旣而生皇女、兼實大失望、會承仁法親王權大納言源通親等惡兼實、離間於帝及賴朝、至是兼實辭職、中宮出宮、事見于后妃傳、兼實之辭職也、通親尙謀捃摭其罪逐之、帝素無意、遂得免、愚管鈔 九年帝禪位於土御門、帝通親據外戚之權、專弄威福、兼實雖不預朝政、每憤之、玉海 建仁二年削髮、法名圓證、一代要記、○公卿補任作圓隆 承元元年薨、公卿補任、明月記、 年六十、○本書及愚管鈔作五十九、與一代要記建仁二年五十四之文合、今從公卿補任應保元年十四及要記一說文治五年四十二之文 世稱月輪關白、尊卑分脈 其日錄曰玉海、玉海 兼實雅有公輔之望、其攝政也、志在行善政、開言路、修廢典、天下稱爲良相、愚管鈔

子良通、良經、良輔、良平、餘爲僧、尊卑分脈 良通幼而聰敏、頗有才學、愚管鈔 累官至內大臣、文治四年薨、年二十二、良輔累歷顯要、至左大臣、稱八條、公卿補任、稱八條據尊卑分脈 博涉羣書、爲世所崇尙、愚管鈔 建保六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良平爲兄良

經所養、亦至左大臣、病免、公卿補任 起爲太政大臣、敍從一位、仁治元年薨、稱醍醐、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良經歷權中納言、敍正二位、文治五年轉權大納言、建久六年爲內大臣、正治元年轉左大臣、建仁二年詔令內覽、踰月爲攝政、時人榮之、公卿補任、參取愚管鈔 先是權大納言源通親用事、大變易朝官、至是通親薨、迺有此舉、良經博通衆藝、最長和歌、上皇推重、每有諷詠引與俱焉、眷待優隆、以爲執柄得人、愚管鈔 建永

元年良經夜就寢暴薨、或云爲盜所刺、○一搢紳家藏書曰、良經十一世孫關白政基、就管原在數借書、其縫際有殺京極殿逞志數字、乃知菅原爲長所爲、召在數殺之、以報祖先之讐、今按爲長在數雖同出于菅原道眞、族屬疏遠、無所干涉、據藤原親長記、明應五年關白政基召在數責其無禮、與子尚經謀手殺之、與良經爲長事大相懸隔、蓋良經之死、傳說紛紜、不得其實、相傳良經抑爲長、不使作新古今集序、爲長憾之、使人殺之、故附會以爲此說、今不取、稱後京極、尊卑分脈其日錄曰殿記、殿記子道家、教家、基家、教家出爲左大臣、藤原良輔子、至正二位大納言、基家正二位內大臣、號鶴殿、尊卑分脈道家自有傳、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八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長方　藤原經房

藤原長方初名憲頼、權中納言顯長長子、（公卿補任、尊卑分脈、）頗有才學、（玉海）累官至從二位權中納言、（尊卑分脈○公卿補任作正二位誤）爲人剛毅、當事敢言、無所回避、以直方稱、（玉海）平清盛遷都福原、長方快快不肯從駕、留於京師、時人呼曰留守中納言、（源平盛衰記○按長方時爲參議、此曰中納言者、追稱之也、）先是清盛幽法皇於別宮、流關白基房于備前、兇暴日甚、人畏其威焰、無敢言者、及源頼朝起兵、上皇召羣臣議、長方進言曰、頼朝孤身舉兵、數月之閒、應者十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之爾、是無他、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請法皇聽政如初、召基房還京師、務修德政、則

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皆失色、清盛聞而内懼、奉法皇如初、還基房於京師、長方有力焉、（玉海、參取古今著聞集、）清盛會百僚問兩都便宜、衆箝口不肯言、唯長方辨析指陳、極言新都之不便、傍人皆爲長方懼、俄而決策還都、或謂長方曰、新都靜海所極愛、卿何譏之甚也、清盛聽於卿意外之幸耳、如觸其怒、則卿將若之何、長方曰、不然、人之常情、其所自是任意行之、無復所顧慮、及有疑悔、方始謀諸人、靜海發問、我既知其意潛回也、是以從而導之爾、固不冒其怒也、聞者嘆服、清盛雅重長方、每有除目、必曰、此人才識該博、不可令人超越、（續古事談）壽永二年、平維盛通盛等討源義仲、軍敗而還、京師騷然、法皇召羣臣議防禦之術、長方曰、自源氏稱兵、勢日猖獗、官軍數敗、不可復支、國家之急、未有如此者也、在昔漢氏困於匈奴、力不能禦、則議和親以緩難、可謂達權矣、少枉朝憲、與喪民命、其利

害輕重爲如何、宜早遣廳使、赦其罪以救一方也、不聽、義仲進據延曆寺、京師失守、內大臣平宗盛奉養和帝逃於西海、義仲等入京師謁法皇、（源平盛衰記）法皇將行賞、議者以爲論戰功則義仲宜爲首賞、然賴朝實爲唱義之最、則又不可後於義仲、議久不決、（玉海）長方曰、漢誅諸呂、立文帝、陳平爲謀主、而周勃以戰功賞超陳平、援以例之、義仲賞可超賴朝、而稽之故事、將門之伏誅也、戡定成功者秀鄉、

而戰鬭效力者貞盛也、時以秀鄉爲功第一、據此則賴朝宜爲首賞也、從之、（源平盛衰記）義仲欲擁法皇以赴西海、勸詣石清水社、衆皆危懼、長方遣使諭義仲曰、法皇有觸穢、未可拜神、假令不親拜禮、而猶不可近神宮也、義仲以爲然、乃延其期、義仲尋伏誅、（玉海）文治元年源賴朝請爲總追捕使、法皇問之羣臣、長方固陳不可、法皇不從、（八坂本平家物語）是歲薙髮、更名中印、（公卿補任）右大臣藤原兼實常推長方爲

一代名士、至是嘆曰、朝廷之失臣、公家之巨損、誠可惜也、（玉海）三年敕羣臣上意見、問及長方、而長方知朝家事不可爲、不復建言、建久二年薨、（玉海、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年五十三、（公卿補任）世稱梅小路中納言、又稱八條、（玉海、源平盛衰記）長方能詩、（玉海）所著有新選秀句、（仁和寺書籍目錄）子宗隆、長兼、兼高、宗隆權中納言從二位、長兼初名賴房、有文才、至權中納言正二位、兼高參議正三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有文才據分脈、）

藤原經房、右中辨光房子也、（公卿補任、尊卑分脈、）稱勘解由小路、又稱吉田、（尊卑分脈、源平盛衰記、）歷職內外、養和壽永間、任參議、兼近江守、敘從三位、拜權中納言、建久中兼民部卿、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初平氏用事、時有大議則每諮詢於經房、（源平盛衰記）平氏滅、源賴朝起、亦聞其爲人、屢通慇懃、以故經房深自結于賴朝、竊望其薦己、（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書並曰、經房爲人廉直有操守、平氏滅、賴朝遙執朝政、廷臣多通問修敬、雖平氏姻黨、莫不皆然、唯經房介然不阿附、與本書太

異、今不取、文治初、賴朝爲天下總追捕使、經房贊成有力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自是賴朝每有所擬請、事無巨細、因經房奏達、東鑑、遂薦爲議奏、玉海、東鑑、人或有讒諸賴朝者、賴朝不聽曰、經房素有良臣之譽、且吾所擬請、一因彼奏達、未見其不可也、如此之言、莫出諸口、東鑑、正治二年薨、年五十八、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其日錄曰吉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八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基通
源通親
藤原道家
藤原公經（子實氏）

藤原公繼

藤原基通、攝政基實第一子、（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容貌閑雅、甚爲後白河法皇所寵、（玉海）嘉應承安間、歷從四位上侍從右近衞中將、治承三年、任內大臣爲關白、（公卿補任）近衞中將不歷參議納言、驟升台輔、自古未有、（愚管鈔、平家物語）及安德帝受禪、攝政進從一位、（公卿補任）源義仲逼京畿、平氏議挾法皇而走、基通聞其計、密奏法皇、法皇潛幸延曆寺、（玉海）平氏擁帝赴西海、宗盛促基通從行、基通至七條大宮、密謂從士進藤高直〇（源平盛衰記作高範）曰、乘輿西幸、法皇猶在京師、爲之柰何、高直瞑御者迴車、基通遂得逸去、（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京師無主、法皇集廷臣議所立、義仲欲立以仁王子、基通固爭而止、（玉海）既而義仲恃功縱肆日甚、（源平盛衰記）停基通攝政、以權大納言藤原師家代之、（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及義仲敗、師家亦罷、基通復攝政、（公卿補任）時謂基通當罷、源賴朝奏法皇曰、基通與平氏絕

婚、獨留京師、心迹甚明、宜居職如故、既而賴朝欲使右大臣兼實代基通、法皇遣人謂基通曰、賴朝請使右府代卿者數矣、朕不允、他日復請、朕不能違、爲卿謀之、宜自退避、基通不能平、時法皇稍厭庶政、基通深以爲憂、密奏曰、聞有以恬靜攝養之事勸陛下者、是姦臣之言、宜勿聽從、法皇曰、朕逢時不祥、欲就安閑既久、非由人慫慂也、朕雖不聽庶政、攝政無有他故、勿深顧慮、（玉海）未幾法皇從賴朝

言、授兼實內覽、（玉海東鑑）明年基通遂罷、（公卿補任）賴朝又奏曰、臣聞攝政無不領莊園者、今攝政無莊園、而前攝政所領頗多、太非攸宜、請以高陽院地付前攝政、京極殿地付今攝政、（玉海東鑑）建久七年又爲關白、及土御門帝卽位再攝政、建仁二年罷、承元二年祝髮、法名行理、天福元年薨、（一代要記）年七十四、（尊卑分脈）號普賢寺、（尊卑分脈攝關次第）子家實道經兼基基教、家實從一位太政大臣、稱猪隈關白、道經正二位右大

臣、兼基正二位大納言、基教從二位右近衞中將、家實子兼經、從一位太政大臣、稱岡屋關白、子基平從一位左大臣、稱深心院關白、又稱西谷、（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文永中上意見十二條、（吉續記）兼經弟兼平關白太政大臣、家稱鷹司、（尊卑分脈）初基通家稱近衞、子孫襲稱、基通叔父兼實代基通攝政、稱九條、其曾孫教實良實實經兄弟相繼攝政關白、教實襲稱九條、良實稱二條、實經稱一條、其後五家各世攝籙、是曰五攝家、

源通親太政大臣雅實曾孫、內大臣雅通子也、（尊卑分脈公卿補任）歷事後白河至土御門七朝、治承中補藏人頭、任參議、（公卿補任）平淸盛將營新都、通親與大納言藤原實定左中辨藤原經房等相地於輪田、而土地狹隘、置坊止可一條至五條、（百錬鈔源平盛衰記）通親曰、宜廣開第三條、以建十二門、雖異邦亦有如此者、今開至五條、何所不足、議不諧而止、（源平盛衰記）文治元年

拜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是歲源賴朝奏定議奏公卿、通親亦與焉、（東鑑玉海）三年陞從二位、尋爲淳和奬學二院別當、六年兼左衞門督、補檢非違使別當、建久六年轉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初刑部卿藤原範兼女範子、嫁法勝寺執行能圓、生女在子、能圓與平時忠及時子、異父同出也、（參取尊卑分脈愚管鈔）以故範子入宮、爲後鳥羽帝乳母、號刑部卿三位、平氏奔西海、能圓亦從焉、範子諸父範季、嘗鞠養後鳥羽帝、帝之踐

阼、亦與有力焉、範子往依之、至此賴朝欲納女於宮、適通親與範子私、亦欲納在子、與承仁法親王、及上皇宮人高階榮子謀、以言撼中宮、併譖中宮父關白兼實罷職、使兼實弟慈圓辭天台座主、以承仁代之、賴朝大恚、在子遂入宮生皇子、（愚管鈔）通親養之於私第、稱今宮、（増鏡、稱今宮據五代帝王物語、）通親稍用事、欲藉外戚之名、以專威權、世人目曰源博陸、既而勸帝禪位、帝諮之賴朝、賴朝以爲幼主不利於國、

固陳不可、帝復遣使懇諭、乃奉詔、於是筮所立、今宮遇吉、議者謂故事無沙門外孫履天位之事、通親駁其議、關白基通亦贊成之、（玉海）帝敕通親、養在子爲子、（尊卑分脈、五代帝王物語、増鏡、）遣使鎌倉、言立今宮之意、使者未還、（玉海）立今宮爲皇太子、卽日傳位、是爲土御門帝、（明月記、毘沙門堂所藏記、三長記、）前帝聽政院中、（増鏡）以通親爲後院別當、（公卿補任、玉海、）賴朝聞而切齒、前此、賴朝欲必納其女、女死、又謀納少女、未果賴朝薨、通親欲

得右近衞大將、奏以權大納言藤原賴實、超內大臣藤原良經、拜右大臣、使之辭大將、遂兼之、良經者、兼實之子也、（欲得大將以下、參取公卿補任、）初後藤基清、中原政經、小野義成、仕賴朝妹婿藤原能保、及能保薨、三人圖殺通親、通親匿法皇宮、使人請源賴家、捕三人處流、（○東鑑云、奪基清讚岐守護、而不載處流、蓋賴家陽許處流、實不遣之也、然今無所考、）參議左近衞中將藤原公經、右近衞中將藤原保家、右京大夫藤原隆保等、嘗與賴朝能保善、至

此皆獲譴、（公經保家官據公卿補任○本書云、公經保家停朝參、隆保處流、然補任無所見、故不取、）時人謂上皇本無偏頗、憸人生事誤君也、居數月爲內大臣、時範季女重子亦入宮、有寵生皇子、上皇最愛之、奉養異於諸皇子、欲使之踐大位、（參取愚管鈔、増鏡、）通親揣知、又勸上皇、立爲皇太弟、卽順德帝也、（愚管鈔）通親兼東宮傅、建仁二年十月暴薨、年五十四、（公卿補任、暴薨據愚管鈔、一代要記、）上皇素不直通親、及薨意欲使人知當時黜陟、多不出宸衷、以藤原良經

爲内覽氏長者、尋攝政、時人悅之、（愚管鈔）通親善和歌、（作者部類）家號土御門、（尊卑分脈、玉海）子通宗通具通光定通通方通行、通宗爲參議右近衛中將先卒、女通子入土御門帝宮、生後嵯峨帝、（尊卑分脈、增鏡）以故贈正二位左大臣、○（增鏡爲從一位）通具正二位大納言、家號堀川、（尊卑分脈）嘗奉敕與藤原定家等、選新古今和歌集、（增鏡、尊卑分脈）能圓少女嫁藤原能保、爲土御門帝乳母、通具姦之、生具實、具實爲正二位内大臣、子基具

從一位太政大臣、通光從一位太政大臣、號久我、（尊卑分脈）通光一門貴顯、嘗修八講於鳥羽第、時人謂其盛不下御八講、（增鏡）定通正二位内大臣、（尊卑分脈）子顯定建長中爲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顯定欲兼近衛大將、請之後嵯峨上皇、上皇頗許之、既而藤原公基兼大將、顯定慙恨、削髮隱高野、後上皇幸高野、欲見顯定、使人往偵、則室中無人、唯散白砂耳、上皇不懌、（增鏡）世稱高野入道、（尊卑分脈）通方後嵯峨帝

龍潛時盡心視養、（增鏡、五代帝王物語）後爲檢非違使別當、至正二位大納言、通行終於正二位權大納言、（尊卑分脈）

藤原道家攝政良經第一子也、土御門順德朝歷侍從左近衛中將、權中納言、敍從二位、兼左近衛大將、進爲左大臣、（公卿補任、攝關傳）承久元年征夷將軍源實朝薨、嗣絕、北條義時以道家連姻源氏、迎其子賴經襲職、（承久記、東鑑）三年四月九條帝立、道家以帝舅攝政、七月義

時陷京師、遂廢帝、停道家氏長者、（公卿補任）安貞中爲關白、（一代要記、公卿補任）寬喜元年累表辭職、不允、（玉蘂）三年長子左大臣教實代父關白、道家尚預機務、（公卿補任、五代帝王物語）文曆元年後堀河上皇崩、四條帝幼冲、道家教實父子共秉鈞衡、賴經爲將軍、外舅前太政大臣公經爲後院別當、一門烜赫、勢傾朝野、（五代帝王物語）嘉禎元年教實薨、道家又攝政、（公卿補任、五代帝王物語）曆仁元年詔準三宮、辭不受、剃髮、（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東鑑）更名行

惠、百錬鈔、攝關傳、尊卑分脈一說、攝關次第等諸書或行祚、又行祐、○朝參如故、五代帝王物語、東鑑、四條帝崩無嗣、道家欲立順德皇子忠成、且參預朝政、北條泰時不聽、立土御門帝子邦仁、是爲後嵯峨帝、神皇正統記帝臨御之初、事無大小、咨訪道家實氏、五代帝王物語建長四年薨、○東鑑曰、時人謂道家之薨、蓋武家之謀也、然不詳其何事、按寬元中、賴經還京師、及三浦泰村敗、光村臨沒曰、將軍在鎌倉日、從禪定殿下之言、速擧大事、則闔門合在顯位、以若州猶豫至此、由是觀之、豈道家曾啗泰村等、以滅北條氏代其職邪、蓋其事發覺、北條時賴陰殺之也、然事蹟曖昧、無可徵驗、故不書、年六十、稱

光明峯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五代帝王物語、又東山入道、五代帝王物語、攝關傳、創梵宇于京城東、名東福寺、以擬東大興福二寺、元亨釋書使僧圓爾居焉、元亨釋書、五岳前住籍、其日錄曰玉蘂、玉蘂子教實良實賴經實經僧法助、教實後堀河朝、歷正二位權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拜左大臣、爲關白、及四條帝立攝政、嘉禎元年辭職、尋薨、年二十六、公卿補任、尊卑分脈、號洞院攝政、家稱九條、尊卑分脈良實歷正二位權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爲左大臣

關白、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文永七年祝髮、更名行空、尋薨、年五十五、號普光園院、家稱二條、尊卑分脈賴經自有傳、實經四條朝、歷正二位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爲右大臣、寬元中轉左大臣、爲關白、弘安七年以病削髮、更名行祚、尋薨年六十二、號圓明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家稱一條、尊卑分脈、攝關次第、法助最爲道家所愛、五代帝王物語仁和寺御室親王所領、道家以法助爲道深法親王弟子、令住仁和寺、敕準三宮、稱開田準后、僧

準三宮肇于此、五代帝王物語、仁和寺御傳、

藤原公經、內大臣實宗子也、歷任左近衛中將、藏人頭、承元初累進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公經之妻、源賴朝妹夫中納言藤原能保之女也、公經恃勢驕恣、後鳥羽上皇嘗許公經爲近衛大將、建保五年大將闕、太政大臣賴實擧子師經、上皇不得已、遣使諭意公經、公經大怨望曰、吾無復意於立朝、將披鬀避世、住依源實朝矣、中使還報、上皇怒停朝參、

實朝救之獲解、（愚管鈔）承久元年兼右近衞大將、（公卿補任、一代要記、）三年上皇欲討北條義時、以公經與鎌倉有姻忌之、議先殺公經、羣臣皆箝默、内大臣藤原公繼苦諫、（承久記）上皇乃召公經及子實氏、令其妻弟僧尊長幽之校書殿、（東鑑）公經就召、自知及難、遣人報義時所置京師守護伊賀光季曰、上皇有召、愼勿應命、光季乃據第戰死、（承久記）大豆渡軍敗、上皇幸延曆寺、公經父子亦被將去、（東鑑）尊長數欲害公經、實氏營護遂得免、（承久記）先是公經密告上皇計於光季、光季報之於鎌倉、及北條泰時陷京師、公經潛遣人迎之、値泰時於深草河原、泰時喜、乃遣兵護衞其家、（東鑑）及後堀河帝立、任内大臣、明年拜太政大臣、尋敘從一位、上表辭職、寬喜三年罹疾剃髮、更名覺勝、寬元二年薨、年七十四、（公卿補任）公經既與關東連姻、而其女亦適關白道家生將軍賴經、孫女一爲後嵯峨中宮、一爲後深草中宮、權勢薰

灼、一時無比、嘗搆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寺、園池堂宇、壯麗宏敞、爲天下之壯觀、（增鏡、參取）（尊卑分脈、）因稱西園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初太政大臣公季之後號閑院、公經曾祖通季所乘車畫鞆繪、子孫傳之、非閑院嫡宗不得用、（尊卑分脈）公經承而乘之、（愚管鈔）時人呼曰鞆繪大將、（承久記）子實氏、實有、實雄、實藤、實材、（尊卑分脈）實雄仕後堀河、四條、後嵯峨、後深草、龜山五朝、任内大臣、轉右大臣、爲皇太子傅、至從一位左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文永十年薨、年五十七、稱山階、（尊卑分脈）子公雄至權中納言正二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少事後嵯峨帝、得殊眷出入卧内、（增鏡）及帝崩悲悼不已、薙髮法名顯覺、公雄弟公守、正安初至太政大臣、（公卿補任）文保元年薨、稱山本、又稱洞院、（尊卑分脈、園太曆、）實氏歷仕土御門、順德、後堀河、四條、後嵯峨、後深草六朝、累歷清要、拜内大臣、爲皇太子傅、後院別當、轉右大臣、敘從一位、寬元四年

爲太政大臣、公卿補任 實氏兩朝帝戚、爲世尊重、其子公基公相相竝爲左右近衞大將、五代帝王物語、增鏡 平重盛以後所未有也、五代帝王物語 實氏欲獲伊豫宇和郡、請之北條泰時、橘公業哀訴言、我先遠保奉敕討藤原純友、始居宇和、子孫無罪、不宜奪其邑、泰時患之、實氏重遺書曰、吾老矣、所求不獲、深以爲羞、今將往鎌倉面言焉、泰時不得已許之、東鑑 文應元年薙髮、更名實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居京極常盤井第、增鏡 世

稱常盤井入道、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增鏡 文永六年薨、年七十六、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實氏善和歌、及薨、藤原爲家特惜之、謂人曰、相國嘗謂寬元六帖近俗、續古今集無秀逸、是確論也、清鈔 案 嘗途遇北面賷敕書者、見實氏下馬爲敬、實氏劾奏曰、賷敕書者、不宜下馬、北面某不知禮、此輩豈得仕朝邪、因黜之、其存大體如此、徒然草 子公基、公相、公基至右大臣、文永十一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妻貞子生大宮院、東三條二后、大宮院

生後深草、龜山二帝、貞子以外祖母敍二品、准三宮、弘安八年、帝與二上皇皇太子臨其第、賀九十算、其尊重如此、增鏡 公相從一位太政大臣、公卿補任 文永四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性急寡恩、至薨人不甚愛惜、世傳公相面上長下短、及葬、爲妖術者發其冢、所首去云、增鏡 子實兼、亦至從一位太政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藤原公繼、左大臣實定第三子、壽永二年爲侍從、公卿補任 幼而聰慧、年十一謁右大臣藤原

兼實、時諸卿會集聯句、公繼彈琵琶、書聯句於扇、筆法可觀、兼實嘆異、贈以琵琶、玉海 建久中任參議、敍從三位、累遷爲大納言、進正二位、尋兼右近衞大將、承元三年任內大臣、建曆元年轉右大臣、公卿補任 右近衞大將藤原公經以姻戚與鎌倉相親、及後鳥羽上皇謀討北條義時、欲先殺公經、公繼諫曰、彼非武弁、制命在我、就令有罪、宜徐議之、矧今日之擧、臣未見其可、後白河帝之討義仲也、不知命

之賴朝、而命輕佻麤率之知康、王師失利、宮闕流血、此近時明驗也、況關東之兵、百倍官軍、今不料衆寡、遽加天誅、殆非計也、願留聖慮、上皇不懌、而公經亦得不死、其後王師敗績、果如公繼之言、承久記元仁元年任左大臣、明年敍從一位、安貞元年薨、年五十三、稱野宮、公卿補任公繼幼、其母抱詣相者、相者曰、此兒當爲一上、其母詭曰、兒父爲士、如何爲一上、曰若父爲士、必爲檢非違使、然如吾所見、則

大臣相也、果如其言、古今著聞集子實基、寛元四年任内大臣、公卿補任建長五年爲太政大臣、一代要記文永十年薨、公卿補任○按本書作十二年、今據本書薨年七十二、及十年子公孝遺喪之文訂之、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

列傳第八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源賴政　長谷部信連

源行家

源賴政攝津守賴光玄孫也賴光子賴國亦爲攝津守生賴綱賴綱善和歌生仲政〇政或作正仲政善射兼能和歌爲兵庫頭聽昇殿特詔守護大內生賴政尊卑分脈賴政天資穎敏有武略尤精射工和歌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白河法皇擢爲判官代保延中補藏人敘從五位下久壽二年任兵庫頭公卿補任保元之難後白河帝以鳥羽帝遺敕召武將十人賴政率部下兵勤王保元物語二條帝卽位日有狂人入禁內賴政捕獲之以功聽院昇殿公卿補任平治元年藤原信賴作亂源義朝勸信賴招賴政賴政初許之然慮義朝向殺其父弟大乖人望事必不成心懷危疑及聞帝潛幸平清盛六波羅第決意屬禁旅義朝攻六波羅賴政陣六條河原不進源義平察其觀望以精兵衝之賴政乃收兵赴六波羅出禦義朝義朝呼曰卿已稱源兵庫頭今反屬伊勢平氏玷辱我宗何也賴政曰我世以弓箭奉仕皇家未嘗失士節卿與叛臣不知自悛是非辱我宗乎義朝奔敗遂死尾張平治物語賴政久在禁衛不聽昇殿嘗作和歌寓懷示之宮人千載和歌集帝覽憐之源平盛衰記仁安元年敘正五位下聽昇殿〇源平盛衰記曰敘四位聽昇殿者誤三年進從四位上公卿補任高倉帝時有鵺夜鳴宮屋上帝以爲不祥侍臣推賴政射之賴政一發中之帝及侍臣莫不歎賞十訓鈔〇按賴政射鵺南都本平家物語爲二條帝時長門本爲鳥羽帝時其餘諸本射鵺者再一爲近衛帝時一爲二條帝時源平盛衰記亦爲二條帝時或爲高倉帝時太平記爲近衛帝時其說又異諸說紛紜故皆不採姑從諸本之說則怪鳥夜鳴聲似鵺震驚宮闕天皇爲之不豫關白基實建議使賴政射之事既如此何當時諸家

[日錄一無所載邪、然猪早太階下之舉措、郭公弦月之唱和、膾炙人口、蓋粗有其事而敷衍張皇也、但本書所載差近平實、故今從之、]嘉應承安閒任右京大夫、敘正四位下、[公卿補任、百錬鈔、]治承元年延暦寺僧徒羣起、奉日吉神輿犯禁闕、於是命諸將守宮城諸門、神輿直指賴政所守達智門、賴政下馬、免冑拜伏、遣從士渡邊唱言曰、守將賴政致意大衆、賴政崇信山王、祈子孫之福、今奉敕在此、懼向神輿彎弓、昔日源平勢力相抗、保元以來、源氏稍衰、賴政纔承餘緒、

承乏警衛、所率寡弱、自知不足邀大衆顧諒之、若不見聽、賴政與士卒俱暴屍輿前而已、平重盛擁精兵守陽明門、衆徒避之、而凌我寡弱、恐取笑京師也、於是僧徒轉向陽明門、[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門名從盛衰記、]二年平清盛憐賴政年邁淹滯、爲奏請曰、向者諸源多陷逆賊、唯賴政資性正直、勇名被世、齡踰七旬、未昇三品、伏乞未歸黃泉之日、枉賜紫綾之恩、於是敘從三位、時人異之、[玉海、○源平盛衰記、賴政作和歌曰、能保流倍岐、多余利柰計禮波、古能毛斗珥、志比乎比呂比氏、余乎和多流加柰、因此和歌得敘三位、蓋誤、]三年剃髮改名眞蓮、[○一作賴圓、]世稱源三位入道、[尊卑分脈、]子仲綱有駿馬、稱星鹿毛、亦名木下、甚愛之、右近衛大將平宗盛請觀之、仲綱拒以和歌曰、古比志玖波、岐氏毛美余加志、美珥曾布流、加藝乎婆以加我波、柰知夜流倍岐、宗盛仍請不止、賴政聞之謂仲綱曰、若從時勢、彼雖不乞、猶當遺之、況今懇請如此乎、汝宜速送、仲綱不得已借之、宗盛不還、[源平

盛衰記、]怒仲綱甚、斬印烙仲綱二字、畜之廏中、一日有客請觀、宗盛呼馭人曰、牽仲綱來、仲綱聞而媿忿、欲刺宗盛而死、賴政亦不平之、常伺其釁、圖滅平氏、時清盛兇暴日甚、幽閉法皇、奪廷臣四十人官爵、天下怨讟、[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四十人據山槐記、]以仁王高倉帝庶兄、素有英稱、然以母無貴寵、年長不冊親王、賴政謂可爲義主、夜竊造王第、說曰、大王親法皇子、縱登青闈、踐紫極、有何不可、英齡三十、未得爲

親王、臣竊爲王憾之、今清盛縱暴、侵侮至尊、憑陵朝貴、愛憎任心、賞罰由己、神怒人怨、其亡無日、大王上順天心、下應人望、舉義誅逆、以釋法皇之憤、千載一時、斷不可失、臣年踰七旬、齒力雖衰、而宗屬頗廣、亦足以捍衛一方、在昔源平兩家功勳爵賞不相下、而今交隔雲泥、禮如君臣、源氏支屬、多爲編甿、流落四方、大王一旦下令旨、彼皆繼踵而至、滅平氏如指掌也、大王熟思之、（源平盛衰記）王久幽居

不得志、聞賴政之言大悅、遂許之、四年四月遣藏人源行家頒示令旨於諸國、以聲清盛之罪、（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別以令旨一通賜前右兵衞佐源賴朝、行家嘗居熊野、與新宮僧徒交結、至是相約起兵、僧徒密相告語、事竟泄、（源平盛衰記）本宮別當湛增、○（盛衰記作大江法眼）與平氏有故、帥兵三千攻新宮、反爲所敗、馳使報之清盛、不知賴政爲首謀、令賴政子兼綱等圍高倉宮、（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兼綱告之賴政、（源平盛衰記）賴

政、乃勸王遁于園城寺、率仲綱兼綱及渡邊黨五十餘騎、（騎數據山槐記）火第而往、從王于園城寺、使僧徒牒延曆興福二寺請援、二寺應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宗盛素聞賴政士渡邊競勇名、及賴政去京師、遣人伺之、歸報曰、競在家、宗盛不信、再遣覘之、尚在、乃召見曰、汝非賴政死士乎、何不從行、曰、頃日失愛於入道、故不得從、宗盛得之甚喜、（源平盛衰記）競請曰、臣有良馬、爲人盜去、願賜廄馬一匹、宗盛乃以名馬

南鐐賜之、（平家物語）初賴政去京師、從者請告競、賴政曰、彼家近平氏、若使人遽至、適爲平氏所覺、彼有勇略而忠於我、聞我所在則雖不告亦至、賴政入園城寺、（長門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競馳至曰、臣爲伊豆守殿取六波羅名馬南鐐來、仲綱大喜、翦其尾鬣、火印平宗盛入道五字、放之宗盛門外以辱之、（平家物語）既而延曆寺變約、柰良大衆未至、賴政議曰、以寡擊衆、無如夜戰、今夜先使羸弱一二千陣于如意峯、步

卒放火於法勝寺三條河原、則平氏必出禦、我兵乃誘敵退于岩阪櫻本、乘間遣精鋭四五百襲六波羅、放火上風、乘勢奮擊、蔑不勝矣、僧徒皆然其議、源平盛衰記眞海者黨於清盛、異議移時、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賴政乃使僧徒一千餘人向如意峯、仲綱率七百餘騎抵山階、而天已明、計不成、軍皆引還、衆怒欲殺眞海、眞海走六波羅、源平盛衰記賴政慮園城寺不可恃、且兵寡難久保、遂奉王赴奈良、王途上倦睡、

墜馬六、駐軍憩於宇治平等院、清盛遣左兵衛督平知盛、藏人頭平重衡等將兵二萬餘追之、賴政撤宇治橋待之、平氏軍既至、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黎明大霧、咫尺不辨、至橋墜死二百餘人、賴政部下僧兵筒井明秀○秀或作春出射、殺傷甚多、矢竭、執眉尖刀、趨走橋架、亦斬十餘人、一來法師跳踰明秀頭上、奮刀力鬭、二人斬獲無慮八十人、賴政令渡邊黨代戰、渡邊省及連、至、覺、授、與、競、唱、列、配、早、清、勸等三

十餘人踵進、○勸本書作進、今據平家物語尊卑分脈訂之、擊藤原忠清軍却之、知盛等勵兵雨射、我軍不能前、後中院但馬、○平家物語作五智院左右執兵截飛矢、擊殺數人、世呼曰截箭但馬、平氏軍不能進、我兵舞躍嘲笑、既而足利忠綱等三百騎亂流而濟、大軍踵至、戰平等院前、賴政與二子連射敵軍、以仁王得間南走、賴政亦從、適有飛矢中賴政膝、兼綱亦戰死、賴政乃告王曰、事既至此、大王宜速赴奈良、藉衆徒之力以

濟事、臣自此永訣、王嗚咽而去、賴政迴轡射敵却之、矢竭、乃入平等院釣殿、脫甲端坐、謂左右曰、身仕六朝、齡垂八旬、官爵已踰祖先、武略不恥等倫、今爲天下倡義、隕命留名、武夫所願也、汝輩能捍禦、我將從容就死、源平盛衰記乃賦和歌曰、宇毛禮岐能波奈佐玖古斗毛奈加利志珥、美能奈流波底曾、阿波禮奈利計流、言畢伏刃而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年七十七、古今著聞集○尊卑分脈爲七十六、按本書承安二年藤原清輔尚齒會記、賴政時

年六十九、至是歲當七十七、今從之、傳首京師梟之、公卿補任、東鑑、○源平盛衰記曰、下河邊清恒匿賴政首於平等院牀下、平氏軍無知者、永亨記曰、清恒納其首於笈、佯爲修驗者、歸下總、瘞古河城東南龍崎、尊卑分脈曰、美濃山縣郡有賴政墓、按賴政叔父國直居山縣、蓋收葬之也、然今無所考、五子、仲綱、賴兼、廣綱、國政、兼綱、女仕二條院、稱讚岐、能和歌、尊卑分脈嘗作澳石之歌、世稱絕唱、自是呼澳石讚岐、千載和歌集、尊卑分脈、仲綱任伊豆守、敍正五位下、宇治橋戰敗、與父同自殺平等院、有子長宗綱、任左衞門尉肥後守、敍從五位下、與父同死、次有綱稱伊豆冠者、任右衞門尉、敍從五位下、尊卑分脈、伊豆冠者據東鑑、壽永元年承源賴朝命、擊蓮池家綱平田俊遠於土佐、爲源義經女婿、恣行劫掠、賴朝奏請繩糾之、及賴朝義經生釁、從義經於西海、路阻大風、匿于大和宇多、賴朝使平時定擊之、有綱勢屈、入山中自殺、傳首京師、東鑑、次賴成和泉守、次成綱左衞門尉、次賴季七條院藏人、賴兼爲藏人、敍從五位下、爲大內守護、子賴茂歷安房近江守

右馬權頭、至兵庫頭、敍正五位下、爲大內守護、尊卑分脈承久元年將軍源實朝遭害、賴茂覬望將軍、潛謀起兵、事覺、後鳥羽上皇欲誅之、愚管鈔、尊卑分脈、○東鑑爲賴氏違法皇意、併討賴茂、以大內守護居昭陽舍、名不出、遣兵擊之、乃與子下野守賴氏右近衞將監藤原近仲、右兵衞尉源宗眞、前刑部丞平賴國等入仁壽殿、放火自殺、殿舍寶物多爲灰燼、東鑑、名不出據愚管鈔尊卑分脈、廣綱兄仲綱養爲子、尊卑分脈以賴朝推輓、任駿河守、不得預國務、廣綱請而不許、及賴朝拜右近衞大將、不使其列儀從、由是懷怨、亡命爲僧、匿上醍醐、終身不出、東鑑子孫居丹波、多田系圖稱太田氏、尊卑分脈、多田系圖、國政實齋院次官國平子也、賴政養爲子、稱山縣三郎、兼綱實賴政弟賴行子、賴政養爲子、敍從五位下、任左衞門尉、爲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宇治之戰、賴政敗走、兼綱獨止拒鬭、矢不虛發、敵披靡不敢近、視藤原忠綱、欲與之搏、爲忠綱所射貫額而死、源平盛衰

記、參取平家物語、矢不虛發據王海、

長谷部信連、右馬允爲連子也、東鑑、右馬允據長門本平家物語、爲人有膽勇、年甫十六、年十六據八阪本平家物語直瀧口、有僚友忿拏者、其人壯健、衆不能制、信連輒提拽二人、掖以出、人稱其多力、又有強盜入常盤殿、殺人取財、宿衞畏慄、不卽追捕、信連挺身追之、立斬四人、一盜返擊傷頰、信連遂擒獲之、源平盛衰記以功任左兵衞尉、平家物語後隸以仁王、治承四年王與源頼政謀欲

殄滅平氏、事泄、平清盛遣檢非違使源光長等率兵圍第、頼政子兼綱在遣中、告之頼政、頼政急告王、遁難於園城寺、事出倉卒、王大驚、乃召信連、告實問計、信連曰、事易辨耳、王勿深憂、便入後閤、取婦人衣裳及笠、使王服之、爲婢妾乘夜出宮、源平盛衰記藤原宗信擔傘、侍童鶴丸戴囊相從、信連乃匿婢妾、歛器物、平家物語王有寶笛二枚、曰蟬折、曰小枝、常不離身、及出宮遺之、王甚戀惜、信連於後探得之、

追及獻之、王喜、乃命信連偕行、八阪本平家物語信連曰、檢非違使等方且圍宮、而無一人警衞、令奴輩蹂踐王宮、臣深恥之、臣在王府、世人所知、將謂信連怯懦、惜命逃亡、請亟還衞宮、王攬淚而別、信連歸宮、開門待之、黎明檢非違使圍王第、兼綱停在門外、光長馳入門內、大呼曰、王異圖發覺、檢非違使奉宣旨來邀、王速出、信連應聲曰、汝等無狀、王適微行在他所、檢非違使乃令吏卒入宮搜索、信連怒

叱曰、汝等無狀、騎馬入王門、且使奴輩亂入宮中、何不敬之甚也、長兵衞尉信連在此、來共決戰、拔刀而待、吏卒五十餘人讙噪入宮、信連縱橫奮擊、無敢敵者、源平盛衰記、參取異本平家物語、光長兵有七郎安清者、力兼十餘人、進當之、信連迫與之搏、掖安清向光長曰、我獲汝所養壯士、汝欲活之來救、光長懼不進、信連曳安清而投地、氣絕復蘇、長門本平家物語其餘死傷者十餘人、信連刀折、赤手欲當敵、吏卒憚其

驍勇、不敢逼近、放矢射之、中左股、有一人執眉尖刀進、信連欲奪之、鏦傷右股、於是吏卒相聚虜之、信連就縛大罵曰、汝等田舍人、太不解事、身是靭負尉、何以縲絏爲、吾豈逃逸者邪、乃送之六波羅、平宗盛踞長押責讓曰、官吏銜宣旨收王、汝何爲殺傷之、宜就考木、鞫問王密謀蹤跡、具得情狀則速斬首、信連曰、吾固不知王之所如、縱然知之、不應言之、況不知邪、頃聞諸國劇賊潛入京師窺王公

第宅、矯託宣旨、以爲剽劫、吾常巡警宮中、令曉檢非違使等擐甲執兵、來犯王第、吾謂姦人矯命行劫、故力鬪抗拒耳、今設有宄賊佯稱宣旨、羣入公第、幕下諸士憚其稱宣旨、令其恣意劫掠、公謂之何、辭氣壯烈、毫無撓色、侍坐將佐莫不嗟異焉、（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清盛壯其勇烈、赦死流伯耆日野、（平家物語、）平氏滅後至鎌倉、源賴朝錄其舊功、收爲家士、補安藝檢非違使所、賜能登大屋莊、建保六年終於

大屋莊、河原田、（東鑑○按源平盛衰記曰、宗盛以信連下左獄、平氏滅後至伯耆居金持、文治二年賴朝名至關東、欲遺勇士之胤、命娶由利小藤太寡婦、與此不同、附以備考、）子孫世居能登、以長爲氏、

源行家初名義盛、（東鑑、源平盛衰記、尊卑分脈、○玉海義盛作義俊、）左衞門大尉爲義第十子也、（尊卑分脈、）保元平治之亂、父兄宗族爲平氏所夷滅、行家潛匿熊野、客於新宮、因稱新宮十郎、治承四年、以仁王欲頒令旨於諸國、聲罪討平氏、覓可使者、會行家游京師、源賴政薦之、王卽名喻旨、行

家白王曰、臣少遭家難、竄身熊野、日夜切齒、欲報讐雪恥、今將使命、榮莫甚焉、臣請徵發宗族故舊、唱義所在、以紓大王之稸怒、王喜授之令旨、賴政曰、義盛業已爲令旨使、願假一官以示重四方、王卽命爲藏人、改今名、佯爲修驗者、歷說近江美濃尾張信濃甲斐常陸伊豆等國郡、諸源奮激、無不響應、初行家赴東國也、移告新宮僧徒曰、清盛悖逆、幽閉法皇、罪惡滔天、高倉宮不勝憤懣、徵兵諸國、

欲仗義討逆、行家巡歷關東、催勸宗人舊故、不日舉兵、願諸君待我歸相率扶義、僧徒密相計議、事寢泄、爲本宮僧徒所覺、源平盛衰記五月王及賴政敗死宇治、八月前右兵衛佐源賴朝應令旨起兵伊豆、關東州郡望風欵附、京師悚動、平氏大發兵擊之、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養和元年正月、行家率數千騎入尾張、將徇美濃近江、二月進據美濃板倉、與平氏戰而敗、退保中原、賴朝遣其弟僧義圓將兵援

之軍勢稍振、源平盛衰記三月與平重衡維盛等阻洲股河對陣、東鑑、源平盛衰記兵僅千餘、剋期會戰、其夜義圓挺身先登、行家亦度義圓貪功先已、遣人覘之、果不在、於是行家簡精騎二百乘夜濟河、源平盛衰記平氏軍預爲之備、縱兵擊之、東鑑行家冒陣挺戰、其子行賴被擒、義圓戰沒、行家僅以身脫、行賴被擒據東鑑○盛衰記曰、行家子惡禪師者、與尾張源氏泉太郎重滿等七百餘人縛筏宵自上流濟、平氏知之、合圍擊之、斬獲溺死殆盡、惡禪師及重滿皆爲虜、八阪本平家物語惡禪師下有圓清二字、伊藤本作圓西、檢吉記亦載洲股捷報、有惡禪師者、爲藏人弟而不名、考之系圖不載、無所考證、故不取、又按賴朝弟有惡禪師全成、疑與此一人也、諸說蓋傳聞之誤、收餘衆退屯小熊、平氏分軍七千爲五、交進來戰、行家射卻其四隊、重衡維盛迭進、四部又合、行家衆寡不敵、且戰且走、抵參河保矢矯川、額田兵士舉郡來附、軍復振、敵軍追至、行家教老兵三人佯爲赴京役夫、贏糧荷槽、過平氏營下、敵兵問曰、汝等見潰兵乎、曰兵可四五百、東走、又問東兵亦來乎、曰前軍已抵菊河、後軍

塡塞橋本見付彌野被山、不知幾千萬、平氏恇懼引還京師、行家馳使諭美濃尾張曰、平氏自潰而走、當路有不放一矢者、指爲源氏仇敵、國郡懼後禍、爭追尾射之、平氏軍狼狽而還、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曰、美濃目代驛言、東兵已至尾張、道路梗塞、宜亟發兵擊之、於是知盛清經等將騎三萬擊之、行家義圓將六千餘騎陣尾張河、與平氏相對、乘夜度河襲之、平氏圍而擊之、義圓戰死、行家大敗、走參河、平氏追擊之、會知盛罹疾、諸軍引還京師、按玉海東鑑、去年十二月知盛擊近江源氏、是歲二月罹病還京、據之諸本云與行家對尾張河者誤、故不取、行家欲進入京師奉告文

於伊勢大神宮、以祈滅平氏、東鑑、源平盛衰記、祠官等拒而不受、又牒延暦寺請援、不報、東鑑乃之鎌倉、居松田館、請頼朝曰、我與平氏大小八戰、多亡士卒、願得一小國以弔死者、頼朝曰、興兵以來、幸爲義徒所歸、遂得領十國、若彼義仲亦自領五國、公宜抗厲威武、自爲管國之計、頼朝安得私國邑哉、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國數據盛衰記、行家失望、遂與頼朝生釁、往信濃依義仲、頼朝傳聞行家與義仲謀己、將兵擊之、義

仲謂不可與交兵、避之越後、頼朝退屯于武藏、遣使責之、請得行家、義仲不忍遣之、乃質其子義高而講和、壽永二年四月、平氏大擧擊義仲、義仲遣將士逆戰、義仲累敗、五月平氏分軍爲二、進陣礪波志雄二山、義仲使行家別將一萬餘騎向志雄、與平盛俊戰不利、義仲赴救之、盛俊敗績、源平盛衰記是後義仲累捷、七月進據延暦寺、義仲從勢多、行家從宇治、分道入京師、平氏奔西海、行家與義仲戎

服謁法皇于蓮華王院、源平盛衰記、參取玉海、吉記、平家物語、法皇賜行家法住寺南殿爲第、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尋命諸將占護京城、自七條南河原東至大和界、行家守之、吉記論功敍從五位下、玉海、一代要記、任備後守、以非其好不肯拜、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因改備前守、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聽院昇殿、源平盛衰記漸被寵待、至入侍博戲、時京師劫盗充斥、法皇以爲北兵新至、未給糧食之所致也、遂依公卿議、玉海、以所沒官平氏地、須賜義仲行家、

然尚攻剽不已、玉海、源平盛衰記、法皇名頼朝、頼朝爲奏便宜不至、使其弟範頼義經監貢賦詣京師、義仲疑懼、欲逆禦之、又與行家等謀奉法皇臨陣、行家不與其議、白之法皇、法皇使人讓之、義仲意行家泄之、自是交生嫌隙、玉海、範頼據源平盛衰記補之、九月行家奏曰、平氏頻寇緣海、鈔盗貢篚、攻入備前、部兵單弱、力不能禦、臣願往擊之、法皇許之、義仲沮而止、源平盛衰記既而平氏徇下山陽道、兵勢轉熾、玉海、源平盛衰記、義

仲兵與平氏數會戰不克、義仲自赴擊之、源平盛衰記聞範頼義經入京師、途歸備之、玉海、源平盛衰記、十一月行家將騎三千、吉記、長門本平家物語、○玉海爲二百七十餘、源平盛衰記爲一千、本書云、將三百騎而發、尋得三千、則玉海所書亦得其實、取路丹波、赴播磨、平教盛等盛兵室山逆防之、行家大敗、走和泉、時義仲橫暴滋甚、人皆厭苦、三年行家遂去赴河内、據石川城、八阪伊藤本平家物語並作長野城、今從源平盛衰記及南都本平家物語、畔義仲、義仲遣其將樋口兼光擊之、行家棄城、走紀伊名草、○源平盛衰記名草作高野兼光追之、適聞義仲敗引還、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行家往來西海京師、假頼朝威所在鈔掠、先是行家出兵數失律、以故不爲頼朝所推奬、及西海已平、兵權專歸頼朝、而行家遂不與之通、頼朝益惡之、義經亦爲頼朝所忌、鬱鬱不得志、行家依義經、潛居京師、文治五年九月頼朝遣梶原景季於京師、喩旨義經擊行家、以覘其動靜、東鑑景季父子素與義經有隙、及反命從而讒搆之、頼朝

令土佐房昌俊襲義經、行家救之、義經捕斬昌俊、行家捕關東祇候人、奪東洞院亭、自從居焉、未幾與義經俱請討頼朝宣旨、法皇不得已許之、以義經爲九國地頭、行家爲四國地頭、頼朝恚之、親將討之、進至黄瀨川、東鑑、參取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義經行家避之西海、十一月將自攝津之大物浦渡海、行至河尻、州人多田行綱等遮擊、義經行家拒破之、比發船、大風暴起、船舫壞損、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行家與義經相失、漂至和泉、玉海、八阪本平家物語、法皇復依頼朝請、宣諭畿内搜捕義經行家、時行家匿於和泉在廳日向權守清實姓闕家、平時定率常陸房昌明掩擊、行家見擒、斬於赤井河原、傳首鎌倉、東鑑○諸本平家物語曰、平時定聞行家逃匿和泉八木鄉、欲襲擊之、常陸房昌明應募赴之、行家見昌明突入、左右揮刀禦之、與昌明交搏、行家多力、昌明不得制、時定從士宗安以石擊行家額、行家笑曰、擊敵以刃、何用礫爲、兵士踵至、遂見擒、行家坐使昌明試視其刃、昌明所執有削刻四十餘所、行家兩刀竟全、昌明曰、我於山上屢與惡僧鬭、未值精技若公者、公亦視昌明何如、行家曰、已爲汝所虜、我復何言、遂斬之赤井河原、

傳首詣鎌倉、賴朝不賞、反流昌明、世人怪之、後徵還賜食邑、曰、汝以下騰殺良將、恐受之不祥、故姑流以塞咎殃而已、按平家物語諸本、其文互有異同、今摘其大較、以附于此、

子光家、○本書作家光、今從東鑑、行賴、尊卑分脈、光家稱太郎、補藏人、任左衛門權少尉、爲檢非違使、與父同遭害、○按源平盛衰記樋口兼光攻行家於石川城、斬藏人判官家光、又按玉海文治元年十一月條、行家與義經泊舟大物浦、大風暴起、行家漂至和泉、追兵獲家光梟其首、據光家已爲藏人判官、行家部下不應更有爲藏人判官者、家光光家字蓋倒置、其實一人耳、然它無所考、行賴稱二郎、戰于洲股川軍敗被擒、東鑑、○玉海文治元年記曰、行家子慶俊律師率兵向近江、法皇手賜甲冑、然諸書無所見、尊卑分脈、行家子爲僧者、有西乘行寬二人、而無慶俊、姑附于此、以備考、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八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城長茂
遠藤盛遠
平知康

城長茂

城長茂初名資職、稱四郎、（長門本平家物語。○諸書長茂或作永用、又永茂、資茂、助茂、四郎亦作二郎、）鎮守府將軍平維茂之後也、維茂子繁茂爲出羽介、守秋田城、子孫因以氏焉、父九郎資國、（平氏系圖）世稱鬼九郎、（長門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母清原武衡女、長茂身長七尺、容貌雄偉、（東鑑）世居越後、爲國豪族、國人稱白河御館、（玉海）兄曰太郎資長、（玉海、吉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資長或作助長、資永、又有作資職、資元者、恐誤、）治承四年、源義仲起兵信濃、資長奏、討平甲斐信濃、臣請以私屬從事、不復假他人手焉、十二月、朝廷以資長爲

越後守、命討義仲、明年二月、除書到越後、資長拜命、卽發兵五千將赴信濃、途患中風卒、長茂痛之、欲繼討義仲、以終兄志、六月、（○本書養和元年六月三日條云、去二月二十五日、長茂敗於筑摩河、按此文在六月條下、而二月二十五日者、卽資長卒之月日也、則疑此敍資長事而脫其文也、然今不可考、更據本書壽永二年三月條、及帝王編年記、玉海、吉記、一代要記、歷代皇紀、皇帝紀鈔訂之、）招集越後出羽兵六萬、分爲三隊、赴信濃、令濱小平太等率兵一萬赴筑摩越、津張（○一作津破）宗親引兵一萬赴殖田越、長茂自將四萬進

到信濃、與義仲戰於橫田河原、軍大潰、長茂挺身奔歸越後、保國府、義仲踵至、國人多降之、長茂勢不能支、遂逃會津、（長門本平家物語。○東鑑云、養和元年八月十三日、平資長賜宣旨討源義仲、九月三日遘病卒、四郎永用初名資茂、繼兄資元討義仲、壽永元年十月九日敗於筑摩河、平家物語曰、養和元年二月朔、以助長爲越後守討義仲、六月十六日將赴信濃、卽夜遘病卒、又曰、壽永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助茂爲越後守、助茂辭以兄助長死此任不祥、不允、由是更名長茂、九月二日戰敗於橫田河原、源平盛衰記曰、城太郎資職改名資永、二郎資茂改名永茂、養和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資永奉敕討義仲於橫田河原、戰敗走出羽金澤、八月二十五日、朝廷以資永爲越

後守、討義仲、九月三日、資永將就途、遽病卒、永茂告之於六波羅、以故九月二十六日命平通盛等赴援之、諸書異同如此、附以備後考、八月朝廷以長茂爲越後守、亦命征義仲、玉海、吉記、百錬鈔、長門本平家物語、○東鑑云、養和元年八月十三日、城四郎資長爲越後守、按四郎者長茂、而非資長、而諸書爲長茂以八月十五日任越後守、則疑東鑑誤以長茂事爲資長也、然越後盡爲義仲所略有、長茂竟不能領國務、長門本平家物語及平氏殲滅、源賴朝索捕之、幽于梶原景時家、賴朝與僧定任善、長茂亦與之結、以故定任屢稱長茂、賴朝欲赦而用之、坐簾內召見、

僚佐班列左右、長茂毫無卑屈色、進升上坐、背賴朝而坐、賴朝終無一言、定任愧懼、景時叱之退、長茂昂然起出、文治五年賴朝擊藤原泰衡、景時白賴朝曰、囚虜長茂勇悍無雙、願將軍用之、賴朝許之、長茂自陳曰、既爲囚徒、不可復揭家旗、請別賜之、賴朝仍令用其家旗幟、長茂喜曰、我復揭此旗、故衆稍稍來集也、既而軍至新渡戶、賴朝令諸將上兵簿、長茂手下從士二百餘、賴朝怪其多、景時曰、

長茂初養兵數百人、及其敗、悉皆迸散、此地近彼鄉土、所以聞其從征而奔歸也、賴朝喜、賴朝薨、賴家立、長茂竊蓄異謀、建仁元年帝觀法皇、小山朝政扈駕、長茂引兵入京師、攻圍朝政舍、家士拒卻之、長茂轉犯法皇宮、閉四門迫請賜討賴家宣旨、不報、長茂知事不濟、逃匿吉野、髡剔爲僧、賴家索之甚急、遂捕誅之、長茂姪小太郎資盛欲爲報仇、築壘於越後鳥阪據之、賴家使佐佐木盛綱擊之、資

盛士卒殊死戰、矢下如雨、盛綱兵多死傷、資盛姑名阪額、雄桀多力善射、兼有兵略、束髮如童形、著腹卷、從櫓上射、發無不中、信濃人藤澤清親遶城後、從山上狙射之、貫其兩股、阪額僵、因虜之、資盛兵敗奔竄、清親以阪額到鎌倉、賴家召見之、阪額進至簾前、容貌麤醜、無少屈色、淺利義遠請賴家爲己妻、初繁茂生而忽不見、父維茂且悲且覓、四年不能得、一夕以夢得之於狐冢、攜歸于家、狐化老

翁來授刀及抽櫛于繁茂、世傳其刀、及資盛敗、遂失所在。東鑑

遠藤盛遠、父曰茂遠、諸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作盛光、遠藤系圖爲長、元亨釋書持遠爲左近衞將監、老而無子、詣長谷寺禱焉、其妻夢鴦羽入袖、感而有身、遂生盛遠、襁褓喪親、鞠于春木道善家、稍長麤獷亡賴、日從鄉里羣兒搏格牛馬、蹴踐田畝、人患苦之、年十三、其族遠藤遠光爲加首服、命名、軀幹壯大、趫悍精武藝、然有至性、以幼失

怙恃、每與人語、涕淚悲慕、源平盛衰記以父蔭爲上西門院北面、又爲院武者所、年十八、誤殺左衞門尉源渡妻袈裟、感愴懊恨、無所自容、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削髮爲僧、名文覺、勤修勇猛、盛暑隆寒、露臥林薄、凝立飛泉、艱楚萬狀、屢瀕於死、名山大川、古祠淨刹、無處不至、草行露宿、至斷飲食、居高雄山神護寺、側歎梵宇頹毀、欲營繕以資父母冥福、遂作化疏、普募士民、一日詣法住寺殿、奏請法皇、方與羣臣宴、笙歌鼎沸、無爲通者、日旰不得報、文覺大怒、以爲左右排沮、徑入殿庭、大聲讀疏、宮中驚擾、檢非違使平資行叱而逐之、文覺以疏軸擊其首、突胸倒之、北面士譟而進者十許人、文覺左手持疏、右手執懷中小刀、踊躍擬之、法皇惶遽罷坐、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兵衞尉橘公朝謂文覺曰、有詔汝宜亟去、不去將執汝、對曰、吾嘗謂蒙皇家資給、得成至願、宿志不果、生亦何爲、爲法捨身、固我所甘、寧以頸血

汙殿庭、決不能去、顧之濟否、一在聖裁、放聲諫言、慢罵法皇、源平盛衰記安藤武者右宗進捕之、文覺刺右宗臂、右宗持而不釋、衞士羣聚縛之、遂下廷尉獄、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日放惡言、呪咀朝家、遇赦而出、意氣不少撓、憤怨譏刺、無所顧憚、事聞、源平盛衰記朝廷敕伊豆守源仲綱執之、流于伊豆、過遠江天龍灘、大風暴發、舟幾覆、舟中人號哭、文覺吟嘯自如、高枕而臥、舟人固請禱禳、文覺起而大呼曰、此是文覺

所乘、龍神何乃沮遏、須臾風止、舟人羅拜以爲神、初文覺臨發自誓曰、我志可遂、是行不死、不然、神奪我命、不食三十一日、言笑如常、既至伊豆、居奈古屋寺、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自稱善相人、遠近頗歸嚮、前右兵衛佐源賴朝亦謫在伊豆、雅欲見之、使安達盛長介文覺弟子相照通意、過而見焉、文覺隔障而坐、瞋目不語、久之卒然謂曰、嗚呼吾子非故下野殿子乎、流落至此、實可愍焉、俄起禮接曰、我嘗

周流四方、見所謂源氏者、皆不足濟大事、今幸見公、心操平穩、具將帥器、因引漢高楚項之所以興亡、以激勵之、他日又說曰、古昔源平同操天下兵權、而源氏中衰、平家得志、太政入道乘勢投機、專擅威柄、罪惡貫盈、天命既去、如嫡子重盛才略邁人、不幸蚤薨、其餘碌碌無濟世器、我相人多矣、休咎之徵、若指諸掌、而相之極貴、莫若公者、公宜首唱義舉、復讎雪恥、古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請速斷焉、賴朝心甚喜之、然慮彼狡譎適爲身累、唯唯遜謝、文覺悟其意、懷中出一枯髏、陽稱義朝首曰、我在獄日、盜而藏之、使我不遭流竄、公豈得覩先公哉、因潸然泣下、賴朝意頗疑焉、然聞其言、嗚咽歔欷、文覺從容謂賴朝曰、我嘗欲修葺神護寺未果、公他日得志、庶幾有成、賴朝曰、身爲羈囚、安敢及此、文覺曰、公誠能興大事、請院宣不難、我能爲公辨之、乃急赴福原、就院近臣前

右兵衛督藤原光能、請院宣還、謂賴朝曰、公欲得院宣、先置莊園于神護寺、賴朝曰、事若成、雖郡國唯師所欲、文覺取筆令書丹波播磨土佐膏腴地十三所、永爲寺田、而後出院宣示之、賴朝遂決意舉兵、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載院宣、其文各異、豈有院宣一出而文不同者乎、考諸實錄、略無所見、蓋文覺銳意興復神護寺、欲藉賴朝遂其本謀、故假託院宣以固其志歟、或賴朝亦潛合謀、故使爲之歟、英雄舉動、未易窺測、而其僞斷可知也、愚管鈔曰、世傳光能僞稱法皇意、使文覺勸賴朝起兵、繆矣、文覺陰察時勢、託言法皇、據此則當時已有此說、而作二書者不究其實、以爲信然、觀

者審諸、及大將軍府建怙寵市勢、頗弄威權、明月記、遂修神護寺、窮極土木、又修東寺、賴朝禮遇日隆、元亨釋書、平氏既滅、北條時政至京師、索平氏子孫亡匿者、維盛子六代被執當斬、文覺營救得免、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資性傲狠、至老不悛、身在山林、謗訕朝政、時後鳥羽帝喜佚遊、怠政事、皇兄守貞親王有時望、文覺竊欲謀廢立、然以賴朝在不敢發、正治元年賴朝薨、文覺陰圖不軌、事洩、流于佐渡、佐渡、據帝王編年記、百鍊鈔、○本書作隱岐、文覺踴躍大罵曰、我已老憊、餘喘無幾、借如有罪、何不放近境而棄逐遐陬、我死爲厲、必迎毬杖冠者于此、帝幼好擊毬、故爲是言、平家物語○本書又曰、承久之亂、帝果還幸隱岐、文覺之靈數見、與帝交語、以黴文覺所言、據帝王編年記、百鍊鈔、文覺流于佐渡、本書妄誕傳會、今不取、竟不食而死、時年八十、八阪本平家物語○按東寺長者補任曰、建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召還文覺、而諸書無所見、且以其流係建久九年五月、與百鍊鈔等書不合、故今不取、○世有鎌倉書牒名澀柿、中有文覺遺賴家書、諫禱祀無益、畋獵無度、務使進忠良、退奸邪、剴切精當、絕似文覺口氣、存之足爲鑑戒、然考諸書、正治元年

正月賴朝薨、賴家嗣職、三月文覺流于佐渡、賴家雖無道、不應居喪遊獵、詞旨多有不合、蓋後人託名所爲、故今不取、

平知康任左衞門尉、玉海○東鑑爲姓藤原兼檢非違使、以父朝親爲壹岐守、稱曰壹岐判官、事後白河法皇、善撾鼓、世呼曰鼓判官、輕佻好諧謔、法皇寵昵之、壽永二年源義仲入京師、不戢其下、兵士日突入坊市、縱行剽掠、士民失望、怨讟沸騰、法皇遣知康戒敕義仲、受詔不敬、熟視知康曰、世謂子鼓判官、豈爲人所撾乎、何故得此名、知康慙恚而歸、奏曰、不除此賊、京師不得安靜、宜急徵兵討之、法皇素惡義仲所爲、深然之、倉卒定計、不復與廷臣議、乃命知康掌軍事、就法住寺殿修戰備、詔天台座主明雲園城寺長吏圓慧、徵發兩寺僧兵、餘皆市井無賴之徒、應募而至者、二萬餘人、掛諸佛畫像於宮四垣以爲厭勝、見者知其必敗、知康踞牀抽矢、撚幹轉筈曰、我一發穿賊頸矣、義仲兵薄宮門、知康左持鉾、右執

金剛鈴、登垣翔舞嬉笑、遙見義仲大罵曰、古者讀宣旨則枯木吐榮、飛鳥自墮、今雖叔世、天命未改、汝何爲者、執弓矢抗至尊、義仲大嗔、麾兵而前、適北風猛烈、義仲兵乘風縱火、炎焰灼天、知康望見大懼、踰垣而走、平家物語、參取源平盛衰記、手猶持鈴、鏘鏘有聲、義仲兵呼曰、持鈴者首謀也、衆競赴之、知康狼狽棄鈴逃去、衆素不習戰、又失統帥、遂大奔潰、無一人當敵者、廷臣多爲亂兵所辱、人皆咎知康狂妄

激變、誤國敗事、檢非違使橘公朝左衞門尉藤原時成之鎌倉告難、賴朝曰、義仲有罪、宜令賴朝致討、今輕信知康、開此大釁、震驚宮闈、大虧國體、夫義仲奕世武將、固非北面之徒所能當也、不敢何爲、知康以兵端由己、欲見賴朝自陳、之鎌倉、賴朝惡其爲人、久不得見、知康諂侍所、附出入者請通謁、莫有顧者、適賴朝隔簾窺之、以鼓授子一萬曰、是夫也善擊鼓、汝宜以此予彼、使盡其技、一萬如教、

知康佞媚無恥、欣然諾之、坐立俯仰、極盡醜態、及賴朝見之、知康承間陳義仲始末、賴朝岸然不答、知康愧而退、不復歸京師、遂留居鎌倉、源平盛衰記至賴家時、稍得親昵、專以巧佞逢迎取悅、賴家嘗饗母北條氏、知康亦陪宴席、乘醉調北條時連曰、五郞容儀進退、超人之遠、而其名甚不稱、時連之連者、貫錢貨之義乎、何鄙猥也、○連貫訓讀相通將追歌仙貫之蹤乎、宜速改之、北條氏不懌曰、義仲之難、職由

此虜、一敗不懲、又黨義經、故先君惡之、奏奪所帶官、而今遺其瑕疵、使之侍左右、甚乖先君之意也、及賴家見廢、狎客皆得罪、知康不得居鎌倉、復還京師、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八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忠信
藤原宗行
源有雅
藤原光親
藤原範茂
藤原信能
藤原朝俊
三浦胤義
大江親廣
藤原秀康
山田重忠
清水賴高
八田知尚

佐佐木經高
佐佐木廣綱
鏡久綱
宮崎定範
仁科盛遠
河野通信
大內惟信

承久之難、天地之大變、王室隆替之所判也、夫以萬乘莅匹夫、名正言順、勢如拉狐兔耳、而北條義時籍兵馬之權、以振虎狼之威、三院播遷、廢立由其頤指、開闢以來未有之禍也、跡其所由、王綱不振、失土地甲兵之權、雖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亦不可謂非後鳥羽上皇不念端本澄源、輕佻用兵之所致也、矧當是時、輔弼之救時之才、將帥匪敵愾之器、所與爲謀者、皆恇怯巽懦之徒、宜其稔禍速亂而一敗塗地也、然一二臣工、有能竭其力者、有見危授命者、或去逆而效順、或狥私以濟

公、雖所趨不同、而勤勞王事則一也、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遭時不競、橫罹鋒鏑、共職無貳、分之攸宜、咸加撰錄爲之傳云、

藤原忠信、內大臣信清子也、忠信姑入高倉帝宮、生後鳥羽帝、姉妹三人皆爲後鳥羽順德宮人、(尊卑分脈)忠信少躋膴仕、歷侍從左近衞少將右近衞中將兼藏人頭、累遷爲權中納言、兼左右衞門督、建保五年敍正二位、明年任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忠信妹適源實朝、實朝任

右大臣、設大饗、忠信爲尊者、與諸卿俱至鎌倉、承久之役、將兵守淀、(承久記○東鑑作守芋洗)王師敗、北條氏求廷臣預謀者、執送六波羅、尋送鎌倉、千葉胤綱押至遠江舞澤、將殺之、實朝妻哀訴政子、故特釋之、(東鑑、承久記)歸京師、披鬀爲僧、亡幾義時流之越後、(公卿補任)初後鳥羽上皇令忠信子養族人親兼子信成、信成任參議、(尊卑分脈)承久之役、首預謀議、家臣河勾家賢與親族六十餘人據越後願文山、爲佐佐木信實所敗、家賢者腰瀧口季方之後也、(東鑑)及上皇崩于隱岐、信成悲悼、薙髮爲僧、(參取尊卑分脈、公卿補任、)

藤原宗行、左大辨行隆子、累官至右大辨藏人頭、任參議、建保六年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承久之難、以預謀畫執送六波羅、薙髮至遠江菊河、題逆旅柱曰、昔南陽縣菊水、汲下流而延齡、今東海道菊河、宿西岸而失命、至駿河藍津原見殺、(東鑑、承久記、)年四十八、(公卿補任○東鑑爲四十七)

源有雅、參議雅賢子、任右近衞中將、兼藏人頭、遷參議、敍正三位、兼右兵衞督檢非違使別當、建曆二年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承久之役、與藤原範茂將兵守宇治、官軍敗、執送六波羅、小笠原長清押至甲斐板垣將斬、有雅以與政子有好、乞宥、請待報、就死、長清不聽斬之、時年四十六、(公卿補任、年據東鑑)會報至宥之、有雅已斬、人皆憐之、(東鑑、承久記、)

藤原光親、權中納言光雅子、累歷左右中辨、兼藏人頭、遷參議、兼右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建曆元年拜權中納言、尋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公卿補任光親才學優長、尤蒙殊遇、及上皇討北條氏、力諫其不可、書數十上、上皇不納、於是不得已作詔書、聲義時罪狀、東鑑及官軍敗、執送六波羅、武田信光押至駿河加古坂斬之、東鑑、承久記、光親臨死請僧念佛、從容就死、承久記時年四十六、後泰時見其諫疏、甚悔惜

之、東鑑、承久記、所著有心言記、仁和寺書籍目錄

藤原範茂、木工頭範季子、修明門院同產、年十四以父蔭補藏人、歷左近衛中將藏人頭任參議、公卿補任與源有雅將兵守宇治、王師敗、執送六波羅、北條朝時押至足柄山、將斬之、範茂謂守者曰、我聞五體不具者不能成佛、請沒水終命、朝時許之、遂沈之水、東鑑、承久記、

藤原信能、權中納言能保子、歷左近衛中將藏人頭任參議、公卿補任將兵守芋洗渡、王師敗、執送六波羅、遠山景朝押至美濃遠山斬之、東鑑、承久記、弟僧尊長、尊卑分脈與信能俱守芋洗、東鑑軍敗逃匿十津川、承久記後被執自殺、尊卑分脈

藤原朝俊、爲右衛門佐、官軍赴宇治、朝俊拜辭、奏上皇曰、皇軍得利、臣裹創歸報、儻賊勢猖獗、死以報國、承久記及軍敗、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等奉以爲將、戰于河岸、皆殲、朝俊赴賊戰死、參取東鑑、承久記、

三浦胤義、義澄之子、平氏系圖稱平九郎、爲左衛

門尉、授檢非違使、承久記、三浦系圖、嘗番直京師、代期至而不歸、是時上皇將討義時、思得將帥幹事者、怪胤義久留京師、命藤原秀康探其情、秀康夜潛招胤義置酒、密問其意、胤義曰、僕妻故右大將親臣一品坊昌寬女也、昌寬本書作意法坊生觀、音訛、今據東鑑尊卑分脈訂之、初侍故左衛門督殿、生一男子、爲義時所殺、妻寃痛之、常曰、不欲舉面向義時、僕亮其情、實爲可憫、是以不肯歸爾、秀康察其可說、微露上皇之意、胤義奮

曰、天子欲誅逆臣、海内臣民誰敢違者、且僕兄義村膽氣過人、許以事成之日授天下總追捕使、則踴躍奉命、僕亦私遣書勸之、秀康入奏之、上皇甚悦、決策集兵、命胤義遣使貽書義村招之、又欲召京師守護藤原光季、大江親廣、胤義曰、親廣召即應、光季義時妻兄也、妻兄據東鑑必不來矣、不如幷召而誅、不至者、上皇從之、光季果不奉敕、胤義與秀康帥兵擊殺之、上皇大悦、將行賞、胤義曰、殲一小敵、

何以賞爲、請待賊平、上皇乃止、既而義村逐胤義之使、示義時以其書、及義時兵犯京師、官軍逆拒于尾張川、胤義與秀康將兵一萬守大豆渡、聞大井戸敗、欲赴援、秀康懼曰、東軍繞出吾後、腹背受敵、是危道也、我輩既奉廟算、如尾張川失利、則宜退守宇治勢多、違敕不可、遂引退、胤義孤軍不能進、亦引兵還、朝議重分遣將士、胤義又與秀康等赴食渡、宇治勢多官軍大敗、胤義等同潰而歸、欲奏軍狀于上皇、宮門闔不得入、○東鑑曰、胤義等奏曰、東軍雲集、道路梗塞、臣等自分無所逃死、而不載杜門之事、胤義憤懣、將赴賊而死、路出于東寺、與其族佐原氏兵遇、胤義故避而不擊、佐原景吉帥麾下來擊、胤義叱曰、汝何不存宗黨之好乎、乃命男太郎兵衛尉某二郎兵衛尉胤連等擊之、景吉敗走、安房人安西金鞠兵來攻、胤義決死搏鬭、戰數合、胤連與高井時義交刺而死、胤義兵死亡略盡、獨與太郎兵衛尉走東山、胤義妻子在

太秦、欲往見之、至木島、賊邀街路、父子潛匿叢祠中、欲俟昏而往、故兵爲僧者適踪跡而至、告曰、天野政景兵充塞前後、恐不能脫、祇取辱耳、太郎兵衛尉聞之、先自殺、胤義謂僧曰、子持我父子首去、使妻見之、而後送于駿河守、告之曰、親屬殄滅、家兄獨存、顧當快于心、遂自殺、僧如其言、義村致首於泰時、胤義子在東國者五人、皆幼、鞠于祖母矢部尼家、義時以胤義首舉事、命義村悉殺之、矢部尼

匿豐王丸不出、因得免、餘子皆斬、承久記

大江親廣、大膳大夫廣元子也、大江系圖任右近衞將監民部少輔、敍從五位下、歷遠江守、遷武藏守、承久元年源實朝薨、追悼不已薙髮、東鑑法名蓮阿、大江系圖與檢非違使藤原光季爲京畿守護、東鑑上皇討義時、託城南寺流鏑馬先召親廣、親廣不悟、從五十餘騎而來、上皇親問曰、汝爲義時乎、將爲朝廷乎、速決去就、親廣窮蹙、對曰、願盡力朝廷、即於坐徵誓書、

承久記泰時等逼宇治勢多、與藤原秀康下總守中條盛綱拒之于食渡、兵敗遁去、東鑑、承久記

藤原秀康、大和守秀宗子也、秀宗本姓平氏、稱和田、外祖藤原秀忠養爲子、因冒其姓、秀康爲左兵衞左衞門尉檢非違使、任能登守、爲西面、尊卑分脈後鳥羽上皇將討義時、使秀康勸誘三浦胤義、胤義從命、上皇意遂決、北條泰時犯京師、官軍邀之於尾張河、河有九津、分爲九軍、拒東山東海二道、秀康與胤義及中條盛綱等赴大豆渡、當海道賊、賊破大井戶、胤義盛綱欲往救之、秀康不聽、棄軍歸京師、諸將忿激、然以上皇親臣不能違其言、相率而遁、官軍悉潰走、泰時等兵逼近畿、朝議扼宇治勢多、秀康又與胤義盛綱率萬餘騎守食渡、又敗、承久記與弟秀澄逃匿河内、○尊卑分脈云、秀澄死于洲股、後發覺索捕、東鑑秀康自殺、秀康子秀信姪秀範皆從軍戰死、尊卑分脈

山田重忠、鎭守府將軍源滿政後也、世居美

濃、高祖重實仕鳥羽上皇、與弟重時及源光信等稱四天王、子重遠源義家女壻、爲祖重宗養子、及重宗與義家戰敗死、徙尾張、子重直號山田先生、生重滿、重滿者重忠父也、號泉冠者、尊卑分脈養和元年從源行家與平重衡等戰於洲股河、別率兵七百、夜濟襲敵、不克而死、源平盛衰記、參取尊卑分脈、東鑑重忠稱二郎、尊卑分脈勇武有材幹、待物寬恕、爲時所稱、沙石集承久之役、重忠與藤原秀澄守洲股、東鑑、承久記武田信

光等破大井戸、諸將望風崩潰、重忠獨慷慨曰、奉詔討賊、不發一矢而退、朝廷有問、何以對之、乃率九十餘騎留河岸、挽彊叢射、敵兵多被矢墜水、不能進、北條泰時麾兵督戰、大軍繼至、重忠兵敗、單騎退走、誤墜塹中、一騎追及之、血戰數合、會從兵來救得脫、至美濃小關、縛旗幟於樹梢、爲疑兵而去、官軍守宇治勢多、重忠又率延曆寺僧兵二千餘騎赴勢多、撤橋力戰、北條時房斂軍而退、泰時犯

宇治、王師敗績、重忠不能獨支、同諸將引兵而還、上皇戒門者不納、曰、任汝所之、重忠叩門大詬曰、噫爲懦主所誤、馳入嵯峨山、賊兵來逼、子伊豆守重繼與僧伊豫坊禦之、重忠乃自殺、重繼中矢被禽、（承久記）重繼子兼繼年十四、流越後、族重朝、重村、重慶等皆死、木田重國、小島重俊、美濃人、足助重成、參河人、亦皆重忠之族、重國與子重知、姪重季死於大豆渡、重俊亦與弟重茂、重繼、重通同死、重成亦死、（尊卑分脈、重俊死據印本、）

清水賴高、源賴光之裔也、世居美濃、父賴兼稱清水五郎、賴高稱新藏人、承久之役、將兵守大井戸、適族人栗野國光等在賊中、賴高與戰、軍敗死之、（尊卑分脈）

八田知尚、左衛門尉知家子也、（尊卑分脈）稱筑後六郎、和田義盛之亂、與足利義氏擊破之、（東鑑）仕後鳥羽上皇、任左衛門尉、爲西面、承久之變、上皇使知尚率兵守大井戸、賜所親焠刀

勵之、軍敗、爲武田信隆所追及、知尚返戰、抽所賜刀斷信隆馬首、脫歸京師、又出守宇治橋、（承久記）與藤原朝俊共戰死、（東鑑）

佐佐木經高、稱二郎、秀義子、及父爲平氏所逐、居相模波多野、（源平盛衰記）澀谷重國以女妻之、愛視如子、（長門本平家物語）源賴朝擊平兼隆、經高欲赴之、重國固止之、經高曰、決意赴義、何顧私恩、舅如怒之、妻子之命委之君、他日使佐殿得志、則經高妻子、誰能虜之、（參取東鑑長門本平

家物語遂與兄定綱等俱至伊豆、從北條時政攻兼隆、時政分遣經高等、擊兼隆黨堤信遠、定綱等繞出宅後、經高徑進至前庭發矢、時人稱賴朝擊平氏之第一箭也、信遠揮刀而出、經高接戰甚力、身中飛矢、定綱高綱來援其矢、遂斬信遠、及石橋軍敗、定綱等投重國家、經高思前言不往、重國遣人訪問、大場景親欲虜經高等妻子、重國以言折之得免、及平氏滅、補中務丞、爲淡路阿波土佐守護、衛

京師、源賴家時、經高犯法、以其勲舊釋而不問、正治二年、有人告大和賊謀犯京師、經高卽徵發淡路阿波土佐三國兵、京師爲之騷然、後鳥羽上皇怒其蔑如國司、擅興兵驚擾輦下、下幕府按治、褫守護職、奪食邑、經高祝髮、更名經蓮、明年使子高重訴寃幕府曰、去年七月、有人屢告大和賊謀犯京師、卽集三國兵、遂捕得賊圓識法師、朝廷用讒者言、反被譴責、經高不能自明、願申理此寃、賴家命覆議、赦其罪、高重辭歸、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將佐臚馬、經高尋至謝恩、以所寫法華經六部作祭文、獻賴朝影堂、語甚酸楚、敍褫官職嚫施匱乏、賴朝妻北條氏聞而憐之、使賴家復經高食邑一所、經高自說勲勞、感慨激烈、聲淚俱下、和田義盛以下宿將、爲之流涕、北條泰時謂父義時曰、經蓮舊邑莫非勲賞、已理其寃、宜全復之、累世勇士、使其於邑、後必有異圖、義時不聽、承久之役、經高果奉詔

畫軍事、官軍敗績、逃匿于鷲尾、泰時遣使曰、勿死、吾當請幕府全子命、經高謂是勸自殺之語、引刀自屠、未殊、使者載歸六波羅、泰時愍惜之、爲言其實、經高開眼疾呼、不發一言而絕、子高重任左衛門少尉、爲撿非違使、承久之役、與三浦胤義攻伊賀光季殺之、又與胤義等守勢多、爲北條時房所破、留關寺拒戰、兵敗死之、東鑑

佐佐木廣綱、左衛門尉定綱子也、坐弟定重

事流于隱岐、會赦而歸、（東鑑、佐佐木系圖、）定綱卒、襲爲近江守護、入衞京師、任左衞門尉檢非違使、後鳥羽上皇選爲西面、（東鑑）建保六年上皇幸日吉社、有傷專當童者、廣綱射殺犯人、上皇嘉之、敍從五位下、將軍源實朝聞之、賞以近江松伏別府二邑、（東鑑、佐佐木系圖、專當童據東鑑、）承久三年任山城守、（佐佐木系圖）北條義時之反、與藤原秀康中條盛綱等禦北條泰時于大豆渡、敗走、（東鑑）泰時迫京師、與源有雅守宇治、又敗

就虜、斬于京師、（東鑑、承久記、印本尊卑分脈）季子勢多伽年十四、美容姿、事道助法親王、在仁和寺、及廣綱死、親王送勢多伽于六波羅、遣使乞宥死、其母從行哀訴、泰時憐而赦之、叔父信綱適至、信綱雅與廣綱相惡、固爭以爲不可、泰時遂殺之、（參取東鑑、承久記、）

鏡久綱、佐佐木定重子、（佐佐木系圖）爲右衞門尉、隸藤原秀康赴大豆渡、秀康聞大井戶敗、不戰而遁、久綱書姓名於旗、與毛利季光戰衆寡不敵、歎曰、吾與懦怯秀康偕、不能展力、剪遏命也夫、遂自殺、（東鑑、尊卑分脈、）

宮崎定範、（○承久記作親式、今從東鑑、）任左衞門尉、將官軍守北陸道、（東鑑、承久記、）屯市降淨土、扼蒲原之險、斫木塞路、列弩山上以待賊、爲北條朝時所敗、再與仁科盛遠守礪波山、又敗走、（承久記）不知所終、

仁科盛遠、（承久記、仁科系圖、○東鑑作盛朝、）鎭守府將軍平貞盛之裔、世居信濃、（仁科系圖）嘗以宿禱挈兒詣

熊野、適上皇幸熊野、路見兒清婉、愛之、命爲西面、盛遠大悅、從至京師侍衞、北條義時怒曰、彼既承關東之恩、何得恣咫尺仙洞乎、乃沒其邑、上皇敕令還之、又以倡龜菊訴敕義時、義時竝不奉詔、上皇久蓄憤關東、至是討伐之議遂決、（承久記）盛遠與宮崎定範、糟谷有久守北陸道、（東鑑、承久記、）盛遠軍礪波山、有久軍志雄、率加賀越中豪族林富樫野尻等、與北條朝時戰、兵敗、（承久記）盛遠戰死、（仁科系圖）

河野通信稱四郎、姓越智、伊豫人也、父曰通清、曾祖親經稱新大夫、自其先世司本國國務、爲著姓、親經生親清、爲本國權介、親清無子、禱三島神生通清、（河野系圖、豫章記、）及長身長八尺、形貌異常、最善武技、擅名一時、保元平治之亂、出兵助源爲義父子、通清生通信、壯勇有策略、源頼朝之起伊豆、通信與父遙應之、數破平清盛兵、又戰温泉郡見敗、（豫章記、）保高直城、（○直一作綱）敵復合備後人額西寂兵來圍、

城兵有翻納敵者、通清遂敗死、通信出奔安藝、請兵于舅沼田次郎、（○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作奴田太郎、）帥兵船三十餘隻赴備後、僞爲捕魚、偵西寂、西寂適載妓張宴、通信帥死士百餘逕進、擒西寂而還、殺以祭父墓、（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參取豫章記、）壽永三年、平宗盛遣平通盛平教經來攻、通信拒之不利、又奔沼田氏、并兵固守、戰一日夜、沼田氏力盡出降、通信以卒六人逃走、敵兵追之、五人中矢而死、僅餘一人、與敵相搏

倒地、通信斬之、扶卒而去、抵備前、與緒方惟能、臼杵維高等據今木城、平教經來攻、又敗還伊豫、及平宗盛挾帝至屋島、遣使來招、通信不應、宗盛又使田口成直來攻、通信敗走、會頼朝遣弟範頼義經至、通信乃以兵往屬之、從擊宗盛、（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事平、乃還伊豫、頼朝割伊豫國務爲二、授道前于佐佐木盛綱、道後于通信、（河野文書、豫章記、）以其地距鎌倉遼遠、歳至甚勞、命納其子若近親一人代侍、以

優異之、通信後往居鎌倉、從攻藤原泰衡于陸奥有功、頼朝與陸奥三迫久米二邑、遭梶原景時讒、奪道後務、及景時敗、旋見信用、初通信之先守興、酷好潔、飲食常用陶器、子孫承效之、（豫章記、）此役也、通信亦載陶器而行、世以爲口實、及源頼家襲職、遣歸于伊豫、深嘉舊功、臨發面許國中事無巨細便宜裁處、仍舊統門族、又以家人在其地者三十二名隸通信、聽其指揮、（東鑑、豫章記、）源實朝又增與新居

西條、遂授以守護、後薙髮法名觀光、（豫章記○本書以雜髮爲流陸奧之時、今從東鑑、承久記、）承久之役、通信率衆五百餘人入勤王、（東鑑、承久記、兵數據承久記、○豫章記云、通信娶北條時政女、承久中同仕居鎌倉、妻謂之曰、君有位望、賴結婚我家、爾通信慚恚、即夜出奔京師、請仕王室、時後鳥羽帝有討義時志、得通信大喜、賜宮女嫁其子通政、寵待頗渥、諸書所不載、今不取、）義時遣兵犯京師、通信與子通政屯廣瀨禦之、（承久記、通政據河野系圖、）官軍敗績、義時流通信於陸奧平泉、貞應二年終于流所、年六十八、（豫章記）子通俊、通政、通末、通久、通廣、通康、通

政稱新大夫、爲院西面、坐父事見殺、通末稱八郎、亦坐父事流於信濃伴野、（河野系圖）通久稱九郎左衛門、屬北條義時、將兵攻官軍於宇治、以功食阿波富田邑、（豫章記、河野系圖、）通久孫通有、驍勇有絶力、任對馬守、弘安中蒙古寇筑前、通有率兵往禦、連戰數十合、皆破之、虜其一將、斬首獻闕下、帝下詔褒之、賜以采邑數處、（○八幡愚童訓、爲六郎通宗事、）通有子通盛、始名通治、（豫章記）稱九郎左衛門、屬北條高時、元弘之亂、往

居六波羅、赤松則村來攻、通盛驍勇善戰、光嚴院賞其功、任對馬守、（太平記）後降足利尊氏、授伊豫守護、其孫通堯襲爲守護、正平中爲細川賴之所攻、出奔筑紫、降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署以刑部大輔、賜名曰通直、與菊池武光戮力拒敵、遂破賴之、復伊豫、後又爲賴之所攻、戰敗自殺、足利義滿哀之、以守護授其子龜王、名曰通義、賴之又屢攻窘之、義滿命賴之解兵、約爲父子、（豫章記）

大内惟信、信濃人、修理大夫惟義子也、爲帶刀長、任左衛門尉、爲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元久中北條義時殺惟信叔父朝雅于京師、以惟信代補伊賀伊勢守護、上皇討藤原光季、惟信與諸將率官兵誅之、北條泰時犯京師、與糟谷久季等將二千餘騎守大井戶、（東鑑、兵數據承久記、）武田信光絶流徑進、鋒甚鋭、官軍不利、惟信敗走、（東鑑、承久記、）竄匿比叡山爲僧、更名成顯、寬喜二年發覺、索捕處流、（明月記、處流據竹内系圖、）子惟時

從五位下木工助、尊卑分脈子孫稱竹内、竹内系圖、諸家傳、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九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藤房 弟季房
藤原俊基
源具行
平成輔

藤原資朝 子邦光

藤原藤房、初名惟房、權大納言宣房之長子、尊卑分脈事後醍醐帝、任左大辨、歷參議、至中納言、尋兼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敍正二位、公卿補任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兵、將犯京師、護良親王夜馳入上變、藤房及弟季房、大納言藤原師賢宿直、帝召與議、藤房曰、事急矣、宜疾出宮、裝車如婦人所乘、載帝及神器、陽稱中宮如北山第、出陽明門、北抵三條河原、尊良親王及公卿數人追至、尊良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增鏡帝更御肩輿、○增鏡作御馬大膳大夫重康、藏人清藤、二人姓闕樂工豐原兼秋、隨身秦久武等舁之、藤房等皆微服從赴奈良、遂至笠置、太平記、清藤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而賊夜襲行宮、放火、烟燄四塞、風雨適甚、諸王公卿、迷道相失、唯藤房與師賢權中納言源具行、師賢具行據增鏡扶帝晝伏夜行、帝步履大艱、三日僅至有王山、○增鏡作高間山賊兵深須三郎、三郎據光明寺藏書殘編○增鏡作太郎松井

某、索帝而迫近、帝謂深須曰、汝等何不戴天恩、以期私榮、深須心欲脫帝、而憚松井在後、遂擁帝及藤房具行等而去、帝御六波羅南方、擁藤房具行及御南方、據光明寺藏書殘編增鏡北條高時縱藤房及左近衛少將源忠顯侍焉、二年、高時流藤房于常陸、三年、高時伏誅、藤房歸京師、時四方已平、乃敕權中納言藤原實世、論恢復之賞、將士爭奉功狀、集者數萬、率多詐冒軍功、實世不能辨別、經旬月僅銓定二十餘人、

賞賜之、尋復以所考濫猥收奪、敕藤房代掌其事、藤房乃訪察勤惰、甄別真僞、擬授略備、而内特降旨、多所恩賜、藤房知不可諫、謝病不朝、帝更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代之、光經移問諸將領、參驗軍士忠否、將欲經奏行下、而内旨又以高時邑充供御料、大佛貞直邑給寵姬藤原氏、北條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衛府諸司宮闈寺院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有功將士虚手、光經無如之何、遷延

徒引歲月、帝恢復之初、方鋭意於政事、郁芳門外置決斷所、論理雜訴、天下漸無事、帝以爲無復可憂、遂深居宮中、以聲色自娛、内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逞其姦、其以巧佞貨賄者、雖窮虜降首、超獲非望、以功勞自居者、多淹滯不達、有司徒充位給唯諾而已、適有所論定、即内旨多改易、不復由所司、主者不得論執、是以每相爲矛盾、或授一邑者、同時數人、各爭其主、相紛拏、大爲擾動、天下

復思亂矣、太平記有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首斥綸旨繆濫、建武二年記建武元年、羣臣奏、内中逼窄、百官異司同局、不合帝王制度、乃命營建大内、支費甚廣、徵諸國地頭租入二十分一、而不足也、乃更作鈔鑄錢、以助用度、又起馬場殿于二條高倉、車駕屢臨、遊宴之次、觀騎射以爲樂、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千里馬、骨相異常、旦出本州、暮到京師、帝大悦、養于左馬寮、呼爲天馬、一日幸馬場殿、問内大臣

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屬當朕世、不求而至、其應爲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讚時瑞、羣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周穆愛八駿而政衰、漢文光武卻千里馬而國昌、二者取舍之蹤、治亂之效、可以見矣、天馬之出、於聖朝臣愚固不足以知其應何在、然竊謂蓋由時多秕政、天將生尤物、以蕩其心者也、何則方今海内甫定、民瘼未愈、此當執政吐哺、諫臣抗疏、撫卹疾苦、匡救過失之

秋、而百辟庶僚、阿諛取容、婬縱成風、國家安危、置而不問、臣請粗陳其一二、陛下幸察之、嚮者播蕩之日、天下軍士爭先赴義者、其志在於建勳邀賞、以圖榮富、幸屬澄清、人思蒙霈澤、羣集闕下、日造記錄所決斷所、各上其功狀、其始戶庭殆乎爲市、懸首喁望、俟恩命下、其陳告書疏、委積成堆、而主者不時決遣、已而賞典所及、非近倖寵臣、則其參佐僚屬、凡有功將士、概遺敘錄、則憤冤觖望、雖既投

狀者、不復待報、相率散歸鄉里、竊歎時政枉濫、怨有司不公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然人徒視訴者日減、以爲虞芮訟止、無爲所化、何其或也、謀議之臣、宜行賞頒封、以慰士卒之心、顧盛興不急之功役、造營大內、倍課郡縣賦入、亂後兵農重困、誅求乃至、諸國則國司兼權、使目代賤吏、憑恃其勢、豪奪貞應以後新建莊園、在廳官人、檢非違使、健兒所等、擅張威福、而守護懷失職之歎、如將軍家人之號、

源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乃逮聖世、一切罷之、將門士類、降伍編氓、怨讟豈少哉、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楠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等、同功一體、固無優劣、然圓心一人、褫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本領、不知圓心何罪、而陛下遇之如此也、古云、賞當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者退、當今之政、不啻賞罰失當、將俾綸旨有翻覆之譏、陛下之政如斯、而此馬適至、以臣觀之、是殆胎禍階亂、恐非祥瑞、

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聖化所覃、何須此物、設有不逞之徒、乘朝綱之弛、作亂輦轂之下、則此馬適足以爲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裁玩物之志、而施博濟之仁、帝大不悅、而罷、後屢上言不聽、藤房謂爲臣之道、於我盡矣、是冬因夜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事、至曉而退、卽卻還車徒、入北山岩藏爲僧、（太平記、是冬據公卿補任、歷代皇紀、）帝大驚、命宣房索之、將再任用、宣房馳人召之、藤房答以和歌、（馳人召之以下、據天正本太平記）

記、宣房乃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既去矣、及足利尊氏反、敕遣人乘天馬、召新田義貞於尾張、半道而斃、果如藤房之言、〔太平記○天正本太平記曰、藤房爲僧、號侃山子、周遊諸州、如土左、船賈而歿、吉野拾遺曰、後村上帝時、有牧童、詣藤原實世門、曰晨往西郊、有僧貌悴、要我致此書、書中有歌、實世覽之、知爲藤房、急入朝、以聞、詔諸關吏、物色求之、弗得也、脇屋義助、自越前詣芳野、言家臣畑時能嘗入鷹巢山、還言山中逢僧、巖棲艸席、石上安佛經、就問之、僧叟質時能名、徐而答曰、貧道東方人也、讀經不復言、其面肖藤房、義助乃與藤原行實急詣庵、所僧不復在、石上書歌、行實認其藤房手跡也、遍索竟無所見、按禪林諸祖傳載妙心寺二祖、授翁宗弼、即藤房也、今考事迹、藤房既遁世、不使君父知其所在、豈肯嗣法關山、莅京師之名刹乎、假使莅之、在廷諸臣、執不識其面、此必無之事也、藤房家世蟬聯至今、不爲名族、其家不言有此事、園太曆等實錄、皆所不載、至僧英朝著妙心寺記、始傳會而爲之說、近編僧史者、援以爲證、蓋誣謬耳、三書所載、竝無明據、故今不取、〕弟李房、

李房任參議、兼右大辨中宮亮、〔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及車駕幸笠置、藤原中宮匿野宮側、李房從之、尋削髮、出而就逮、〔○按太平記曰、季房與藤房俱從帝於笠置、被虜、蓋誤、〕高時遷之于下野、死于配所、〔增鏡○太平記作常陸〕有子曰仲房、官至權大納言、〔尊卑分脈〕

藤原俊基、大學頭種範之子、對策及第、任左近衛將監、少納言、大內記、元亨三年、補藏人頭、〔公卿補任〕以家世業儒、才學優長、特得寵眷、與中納言藤原資朝、共參興復之謀、以其要劇不暇、每思得屏居、以營畫大事、會延曆寺狀訴事、俊基故誤讀狀中楞字爲慢、衆目笑曰、相字从木从目、是亦讀爲木邪、俊基爲愧色、稱疾不朝半歲、竊裝爲修驗者、歷游畿內關東海西、要害風俗、無不觀悉、〔○按增鏡曰、俊基稱如紀伊浴〕

〔溫湯、療疾、而徧歷諸州、〕資朝托事宴遊、與俊基等贊畫、且令僧玄慧講書、既而事泄、北條高時執致俊基及資朝、〔太平記〕使吏鞫之、且問其爲無禮講、俊基曰、兵革之事、搢紳所不干預、至如無禮講、不知亦爲何名、我儒官、有暇招僧玄慧、爲文禮講、無乃傳聞之誤邪、高時以爲其言有理、且以朝廷近臣、才學優長、不栲掠、付之侍所、〔島津家本太平記〕明年高時釋歸之、〔增鏡、太平記、〕元弘元年累進右中辨、〔辨官補任〕及僧文觀忠圓虜

於鎌倉、具告朝廷之謀、北條高時又使人收俊基、（太平記）俊基走匿禁中、兵士闌入執之、（增鏡）送鎌倉、俊基自知不免、至菊川、題驛舍柱曰、以珥志倍毛、加加流多迷志遠、岐玖我波能、於柰志柰我禮珥、美遠夜志豆迷牟、承久時、中納言藤原宗行於此地、爲北條氏所害、故云然、（太平記○按本書以宗行爲光親、今據東鑑承久記訂之、）及明年帝西幸、被殺于葛原岡、（常樂記○按太平記以俊基死爲元弘元年、）臨死作偈曰、古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

長江水清、適其臣後藤助光齎俊基妻書、自京師至、刑所流涕訣別、火其屍、葬骨于高野山、（太平記）子俊孝、俊業、（尊卑分脈）女稱辨内侍、善和歌、歷事後醍醐後村上二朝、（吉野拾遺）

源具行、從三位師行之子、（尊卑分脈、公卿補任、）文保中歷右近衛中將、（公卿補任）後醍醐帝潛邸時、特被親近、（增鏡）即位後、累官權中納言、敍從二位、（公卿補任）帝謀誅北條高時、元弘元年、命具行密調發兵士、（增鏡）事敗、車駕出幸柰良、具行追扈至笠置、（增鏡、太平記）與僧良忠議、發詔徵諸國兵、（太平記）笠置陷、與大納言藤原師賢、權中納言藤原藤房、扶帝而逃、北條高時執囚具行、明年六月、高時命佐佐木高氏、殺之於近江柏原、（增鏡、太平記、）臨死索硯書偈曰、逍遥生死、四十三年、山河一革、天地洞然、（太平記、按本書、四十三年作四十二年、今推公卿補任、從天正本太平記、）

平成輔、（光明寺藏書殘編、輔作資）權中納言惟輔之子、歷中宮亮、藏人頭、任參議、兼治部卿、彈正大

弼、進正三位、（平氏系圖、公卿補任、）帝謀誅北條高時、令成輔等竊糾合義旅、（太平記）大判事中原章房諫之、帝懼機事漏、密命成輔殺之、成輔乃募刺客刺之、（島津家本今川家本金勝院本太平記）及幸笠置、六波羅捕成輔、（按太平記云、成輔及笠置陷就擒、今從增鏡、光明寺藏書殘編、）殺之於相模早河尻、（平氏系圖、太平記○按系圖、公卿補任、相模作伊豆、增鏡作駿河、）有子曰行輔、（平氏系圖）

藤原資朝、權大納言俊光之子、家號日野、（尊卑分脈）才學過人、帝特優待、（太平記）官歷文章博士、

藏人頭、右中辨左兵衛督、元亨元年任參議、三年敘從三位、爲檢非違使別當、奉敕使鎌倉、還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帝密圖興復、以資朝及藏人頭藤原俊基爲謀主、太平記嘗裝爲修驗者、潛行東國、以結兵士、增鏡美濃人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有勇名、資朝黃緣得見、會賴貞國長番直京師、資朝欲引爲同謀、而慮不聽則事泄、乃與俊基及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隆資左衛門督藤原實世僧游雅、

玄基、玄一作源武人足助重範等、數延賴貞國長、深相交驩、每會聚、皆露髻散髮、坐無位次、令婦女二十餘人、著單紗衣、以行酒、名爲無禮講、宴語款熟、終以計告之、賴貞等傾心相謀、又恐外議、召僧玄慧、說唐韓愈集、至赴潮州詩、衆咸曰、是不祥之言、當今但當講孫吳耳、遂罷之、既而事洩、北條高時遣人收資朝及俊基、以至鎌倉、屬侍所、尋流于佐渡、太平記居七年、及高時遷帝於隱岐、令佐渡守護本間山城入道殺資朝、公卿補任、增鏡、常樂記、○本間山城入道、據太平記按太平記、以資朝被殺、爲元弘元年、常樂記一說、爲元德四年、未知孰是、資朝嘗學佛參禪、自稱和翁、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臨死書偈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將首當白刃、截斷一陣風、太平記○按此偈、晉僧肇臨刑偈也、本書及金勝院本太平記、增鏡、互有異同、以其古人偈、不注異同於此、初權大納言藤原爲兼以謀危北條氏、爲高時所執、遷佐渡、資朝遇之于一條、目送而嘆曰、大丈夫處世、得如斯足矣、羨嗟久之、嘗與內大臣藤原實衡上直、

會西大寺僧靜然入朝、實衡望見其腰背曲僂、眉毛皓然、有起敬之色、資朝曰、彼老僂耳、何敬之有、他日縶老狗皮毛悴落者、贈實衡曰、此物亦有可敬之資矣、又嘗愛盆樹多聚條幹盤屈者、一日適出、避雨于東寺門、見側有丐兒數人、率多癃殘跛躄之類、資朝以爲其奇貌異狀可愛也、注視久之、覺其醜穢可厭、因謂世所謂奇怪、皆物之反其性、而終不如平易正直之可尚也、吾頃間所愛盆樹、輪

困離詭者、何異於此哉、比還家、悉拔所植而棄之、益其志操卓然、不猥隨世之好惡如此、（徒然草）三子、朝光、邦光、僧慈俊、（尊卑分脈）

邦光小字阿新、元亨三年、北條高時流資朝于佐渡、令本間山城入道殺之、邦光年甫十三、從母匿仁和寺側、聞父死期在近、欲適佐渡相見、爲訣、母泣止之、邦光陽諾、密與家奴謀行、母不得已、裝而遣之、（西源院本太平記〇印本云、母痛止之、邦光泣曰、我不得行、應赴水死、母不得已遣之、）其年五月、邦光遂

與奴徒步十餘日、乘商舶到佐渡、詣本間所居、躊躇者久之、適有僧出問之、邦光曰、我資朝子、至自京師、願垂哀憫、使得一見、本間聞之、命僧延待善遇、經日不許之見、吏請資朝出囚室洗沐、資朝知將殺、曰、聞吾兒遠來、不得一見、可悲也、正色不復言、作偈贈邦光曰、天地無定主、日月無定時、擧有三才、彊有三綱、謂之如夢幻泡影、爰和翁懷屈平之楚思、八回優游、以至今日、爲汝一言、秋霜三尺曾不埋貞松、士見之豁開眼睛、洒洒落落、獨立乾坤之間、咄、（偈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遂遇害、有僧爲收屍火之、致骨于邦光、邦光慟哭投地曰、使我徒覩白骨邪、遣奴齎歸葬高野山、乃稱病淹留、每晝臥夜出、伺間以圖本間、一夜候風雨甚、往至其寢、進闚戶隙、本間適不在、本間子三郎（以三郎爲本間子、從天正本、）熟臥燈下、雙刀倚枕、邦光謂、聞渠下刀大人、是亦父仇、殺之足矣、欲奪其刀以刺之、恐其有覺遲疑久之、會飛

蛾羣聚、乃唾破紙障、縱蛾滅燈、因入取太刀、以擬其胸、旣而謂睡人猶死屍也、足蹴枕驚方起、刃已洞腹出背、刳其喉殺之、出而匿竹叢頃焉、守者覺之、爇炬遍索、邦光欲自殺、復謂仇旣報矣、徒死無益、不如赴君事濟先志、以兩全忠孝也、出將走、有隍廣二丈許、傍多巨竹、邦光攀之、隨低以達前岸、行逮天明、伏麻田中、追者數十人、呼索而過、迨夜邦光復出行、路遭修驗者、請哀憐救死、修驗者負之

至津、適有商船將發、請而附載、追者方至、船已離岸、因獲免、到越後、遂還京師、（太平記）高時伏誅、邦光出仕、爲左兵衛權佐、（石清水臨時祭記）後村上帝時轉左兵衛督、正平五年、奉敕至鎮西、促宇治惟澄發兵擊敵、（阿蘇社文書）後爲中納言、（太平記）十六年、與中納言藤原隆俊及細川清氏等、討足利義詮克之、尋引還、（毛利家本太天正本太平記）子資茂、（尊卑分脈）右少辨、（新葉和歌集）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九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藤原師賢
藤原隆資（子隆俊）
藤原實世

藤原師賢、內大臣師信之子也、家稱花山院、（尊卑分脉）事花園帝爲參議、兼左大辨、超拜權中納言、聽帶劍、後醍醐帝卽位、兼中宮權大夫右衛門督彈正尹、陞正二位大納言、（公卿補任）帝圖誅北條高時、師賢首預焉、既而事洩、北條高時捕權中納言藤原資朝等、（太平記）師賢屛居北山、及高時遣人執僧圓觀右中辨藤原俊基等、朝廷震恐、師賢乃復出仕、（新葉和歌集、太平記、）高時遣兵將遷帝、師賢及權中納言藤原藤房夜奉帝出禁中、至三條河原、命師賢著袞

龍衣乘御輿、詐爲帝、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左近衛中將藤原爲明源定平翼從、適延曆寺以圖綴賊兵、僧徒奉迎、衛護甚謹、居之西塔、賊兵來攻、僧徒拒破之、既而議將以本院爲行宮、衆悉來集、促駕會風揚輿簾、見師賢袞衣而坐、衆皆愕然、○（增鏡云、聞帝實在笠置、知見欺、衆漸離散、）相率而去、師賢與隆資等、遁如笠置、（太平記）笠置陷、與藤房源具行扶帝出奔、路相失就虜、（增鏡）薙髮號素貞、（公卿補任○太平記云、師賢於配所薙髮、蓋誤、）明年夏

高時流之于下總、因千葉貞胤家、（增鏡、太平記、）師賢少好學、不以榮辱經心、其在配所、每想及君、未嘗不歔欷流涕、自誦曰、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日何時、葅醢轘裂、非所患也、（太平記）時時諷詠自遣、（新葉和歌集）是冬病薨、（常樂記、太平記、）年三十二、（公卿補任）贈太政大臣、諡曰文貞、（新葉和歌集）二子家賢、信賢、（尊卑分脉）家賢事後醍醐帝爲侍從、尋事光明院爲參議、（公卿補任）正平六年詣行在、（太平記）尋復仕崇光院後光嚴院爲權中

納言、公卿補任至二十一年再詣行在、爲大納言、歷內大臣右近衞大將、是年薨、號妙光寺、三子、長親、長賢、僧元要、新葉和歌集長親有文學、事親而孝、弱冠丁父憂、行三年喪、哀毀過禮、服未闋、後村上帝崩、賜素服、託和歌言懷、辭氣悽愴、時人傳誦之、耕雲口傳、新葉和歌集後任中納言、兼文章博士、陞大納言右近衞大將、新葉和歌集剃髮法名明魏、號耕雲山人、古本仙源鈔跋住南禪寺禪栖院、學和歌於宗良親王、深得師法、與

撰新葉和歌集、所著有耕雲口傳、耕雲口傳又曉音律、旁通韻學、著片假字反切義解、本書自序長賢爲權中納言、元要入明求法、新葉和歌集信賢官內大臣、常樂記一女亦善和歌、新葉和歌集

藤原隆資、左近衞中將隆實之子也、家稱四條、尊卑分脈隆實早卒、祖父權大納言隆顯養爲子、任權中納言、爲檢非違使別當、參取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北條高時構逆、帝潛出闕、避之、隆資追及三條河原、增鏡、三條河原據太平記從大納言藤原師賢

往延曆寺、事敗、赴笠置、太平記笠置陷、爲僧逃匿、事平還京師、詔蓄髮復官、參取增鏡、公卿補任延元元年足利尊氏再犯闕、隆資從幸延曆寺、將兵出陣男山、與新田義貞等、刻期夾攻尊氏、約擧火爲號、會白河民家失火、隆資望煙以謂官兵既入京師、乃率三千餘人、進攻東寺、與高師直戰敗之、士卒奮進、放火燒樓櫓、敵兵力拒、隆資敗退、義貞繼至、亦大敗、帝從尊氏請、還幸京師、隆資走紀伊、後詣吉野、及帝

崩、與權大納言藤原實世輔佐幼主、專決庶務、先是脇屋義助經略北國、戰敗間行詣吉野、帝慰諭殊加寵異、實世於稠坐言曰、義助敗績、無所措躬、而後奔投朝廷、乃厚賞奬、豈與平維盛敗歸、卻進位級異哉、隆資曰、彼之敗衄、固雖天未祐王室、抑亦朝廷處置失宜之所致、不得獨歸咎于彼也、古之命將、禮之甚重、其在軍也、事不從中制、專任責成、俾三軍之士、唯將令之聽、故能得克敵平國也、乃

者北國之役、軍士每有所許、不須將之指揮、直取朝裁、而行在侍從之臣、微勞必酬、唯恐不及、軍供告乏、不復暇給、甚則近臣指請北軍戰勝之地、隨請隨予、使將權日輕、士心日驕、是皆取敗之道、而非戰之罪也、天意昭鑒前失、殊因其朝而勞之、昔者秦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襲鄭、爲晉所敗、秦穆自引咎不問三子、由是觀之、朝廷處義助、允合時宜、豈可與維盛事同日而論哉、實世默然、正平三年

楠正行拒高師直于四條畷、隆資將兵三千（三千據北條家本南都本天正本太平記）陣飯盛山、以縻敵軍、既而正行戰死、師直襲行在、隆資奉帝避之賀名生、（太平記）敘從一位、拜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七年從幸男山、官軍不利、帝御馬乘夜南歸、敵兵追急、隆資返戰死之、（太平記）贈左大臣、（新葉和歌集、李花集）六子、隆量、隆章、隆任、隆俊、隆保、（尊卑分脈）有資、（太平記）隆量左近衞少將、元弘之亂被害、隆章左近衞少將、屬護良親王戰死、（尊卑分脈）有資

任近衞少將、爲伊豫國司、與大館氏明控制四國、官軍大振、國中敵將皆弃城而遁、（太平記○）（按本書是後氏明戰死城陷、蓋有資亦死也、然今無所考、）隆俊任近衞少將、（太平記○左右未詳）正平中爲中納言、（園太曆）尋任大納言、（園太曆、太平記）八年起兵于紀伊、熊野八莊司咸來屬、攻守護其敗之、（園太曆）乃統諸將兵、會山名時氏收復京師、足利義詮以後光嚴院東走、尋大集兵返擊、時氏退歸伯耆、隆俊亦以諸軍退、（園太曆、太平記）十年又與

時氏帥諸將、攻義詮于神南、不利退還、十五年義詮率畠山國清兵來攻、隆俊以三千人陣最初峯、與楠正儀相控援、畠山義深以三萬餘人來攻、軍將伊勢守鹽谷某（○北條家本南都本作伊賀守、西源院本作中務、）引兵佯退陣龍門山、敵悉軍追之至險隘、士卒如束、鹽谷令軍士乘高亂射、躬自先衆督戰、敵軍潰走三十餘町、器械載路、鹽谷乘勢長驅、馬傷顛墜岸下、爲敵所殺、畠山義熙又以七千人來攻、會湯川莊司

其及大和守越知某大和守據毛利家本竝叛出降、隆俊走保阿瀨河城、十六年與細川清氏攻義詮克之、尋引還、太平記後爲内大臣、新葉和歌集及敵迫天野行宮、與和田正武等協力拒之、朽木文書文中二年率兵夜襲敵營、不克死之、帝遂還幸吉野、參取花營三代記、後深心院關白記、鳩嶺雜事記、隆俊勤王有勞、常以恢復爲意、嘗值住吉行在有和歌會、隆俊探題得寄弓述懷、爲歌曰、幾美我多米、和我登理幾都留、阿豆左由美、毛登農美夜古倍、加倍左牟良米夜、新葉和歌集

藤原實世、太政大臣公賢之子也、嘉曆元德間歷參議、至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授正三位、尊卑分脈、園太曆、公卿補任及帝幸奈良、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執實世、公卿補任、增鏡、○太平記執實世爲笠置陷後、今不取、囚於小田貞知家、光明寺藏書殘編光嚴院命削其官、增鏡尋縱還、繫於公賢家、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及乘輿還京、實世出迎於播磨、書寫山行幸記復其官、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奉敕論恢復將士功、太平記事詳藤原藤房傳、建武元年兼東宮權大夫大學頭、公卿補任二年從大智院宮忠房親王東征足利尊氏、明年軍還、將兵二萬餘人、與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等、討尊氏於京師走之、太平記以功進正二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園太曆、尋兼尾張守、公卿補任尊氏再犯京師、實世從幸延曆寺、又將兵與權大納言藤原師基討尊氏敗還、會帝聽尊氏和、將歸京師、實世急遣使告狀新田義貞、義貞奏論切至、帝慰諭以皇太子屬義貞、太平記敕實世輔焉、神皇正統記卽從赴越前居金崎城、遂與義貞保杣山城、太平記後至吉野、公卿補任拜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園太曆、後村上帝卽位年尚幼、實世與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參決機務、足利直義乞降、下議廷臣、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僚流離、十餘年於今、皆彼兇竪所爲、今爲其僕所圖、窮迫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快私讎耳、宜乘機誅殺、以絕後患、左大臣師基等以爲直義歸

降、宇內統一之期至矣、帝遂納之、直義尋復叛、太平記後任左大臣、尊卑分脈、圜太曆、遷從一位、正平十三年八月病薨、年五十一、公卿補任子公行、圜太曆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九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源親房 子顯信　顯能　族顯時　顯國

源親房、具平親王之後、權大納言師重之子也、家稱北畠、或中院、尊卑分脈、北畠系圖、永仁延慶間、累進敍從四位下、歷右近衞中將左少辨、任參議、元應元年爲中納言、敍正二位、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元亨三年陞大納言、公卿補任 爲世良親王傅、增鏡 元德二年世良薨、親房悼甚、因剃髮、增鏡、公卿補任、號宗玄、公卿補任 親房歷事五朝、素有時望、其罷官退居、僉謂朝家爲悴、增鏡、歷事五朝、據公卿補任、 元弘三年車駕還自隱岐、親房復出仕、太平記、梅松論、因授從一位、園太暦、元弘日記裏書、新葉和歌集、準大臣、尊卑分脈、薩戒記、應永三十二年、○分脈曰、南朝敎準大臣、則其有是授可知、而不載年月、薩戒記作元弘二年、然是時帝尚在隱岐、何得有是授、姑係于此、以俟

後考、 冬、親房子顯家爲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鎭陸奧出羽、神皇正統記、保暦間記、親房輔之、梅松論 後還京師、關城書、結城文書、○梅松論曰、延元元年親房發兵、與義良親王及顯家還京師、關城書曰、親房還京之後、顯家發陸奧、是親房所自記、梅松論蓋誤、 及足利尊氏討北條時行、或告其懷異志、帝始疑尊氏將誅之、親房與中納言藤原公明諫曰、尊氏功大而罪未著、不可遽加顯誅也、請姑察其動靜、帝從之、欲遣使詰問、使未發而尊氏遂反、太平記、○按、異本太平記或不載親房公明名、以爲諸卿所奏議、 延元元年尊氏犯京師、親房從駕延暦寺、既而帝納尊氏降還京師、公卿將士不欲屬尊氏、往往走諸國、親房乃走伊勢、金勝院本太平記 三年顯家戰死安部野、結城宗廣奏請重遣親王鎭陸奧、詔以親房子顯信爲陸奧介鎭守府大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鎭、親房又爲之輔、宗廣等從焉、參取神皇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太平記、海上遇大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東條浦、參取神皇正統記、金勝院本太平記、烟田文書、乃據阿波崎神宮

寺二城、敵兵來攻、二城尋陷、(烟田文書)親房奔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結城文書)令宮內大輔伊達行朝據伊佐城、(參取關城書、結城文書)遣近衛少將藤原實寬于下總守駒城、(鶴岡社務記)招緝東北諸國、(神皇正統記、結城文書)親王及顯信還至伊勢、會帝崩、親王卽位、是爲後村上帝、(神皇正統記、太平記)時帝猶幼冲、不能親政事、親房遙奏、令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總括機務、帝從之、(太平記)四年冬、高師冬率兵來圍駒城、分

兵攻小田城、(參取鶴岡社務記、結城文書、保曆間記)興國元年夏、師冬陷駒城、擒藤原實寬、既而官軍復起、攻復駒城、乘勝拔敵數城、師冬火營而逃、(參取鶴岡社務記、結城文書、元弘日記裏書、)是歲、顯信至陸奥鎮所、(結城文書、元弘日記裏書、)明年、親房迎陸良親王于小田城奉之、陸良者護良親王之子、而親房妹之所生也、(阿蘇社文書、親房妹所生據保曆間記)夏、高師冬再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寶篋山上相逼、(結城文書、別府文書、稅所文書、)親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奥

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死、親朝竊通謀於足利尊氏、以故不時遣援、(結城文書)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結城文書、鶴岡社務記、別府文書)親房乃退保關城、源顯時奔下妻保大寶城、(結城文書)關城民部少輔關宗祐之所守也、(結城系圖、結城文書、關城書)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敵更築長圍、爲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諭百端、親朝不果、城中益困、(結城文書)明年春、又贈書曰、去夏與賊相

持小田城、守拒良苦、所仰惟在貴境之兵、飛檄連乞、前得報書、聽出兵相救、迄至仲冬、而治久畏懦、遂叛附于賊、移動之後、又亘三月、前後九月、未見一人相援也、形勢益蹙、卒伍益減、窘可知矣、方今坂東官軍所保、下妻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關六城耳、而關城宗祐竭力防禦、守備粗全、而賊圍已久、漕驛路絕、不得白晝出行、兵罷糧乏、責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也、下妻則主將幼

沖、其下爭權、顯時朝臣奉陸良親王、撫馭士卒、雖畧安戢、然浮言不已、亂遂將內發、眞壁則法超雖躬勵志節、而舉族離貳、或潛通于賊、〇按法超眞壁城守將之名、而其姓缺、蓋常陸平氏之族眞壁氏也、中郡顯時朝臣僅分差部下守之、兵已單弱、加之儲蓄日匱、不可恃焉、西明寺地勢隔絕、消息不通、以上五城危如燕巢幕、唯伊佐以行朝朝臣忠義不撓、可以保堅守、然本城下妻失守、則恐孤城勢難支也、足下向以兵寡難出征

爲辭、故累書云、足下若不能親至、則觀兵于國界、亦足以張聲援也、而猶不見聽、軍情爭得不困沮邪、夫戰危事、變在呼吸、援之不時及、則兵雖多何爲哉、況賊屯兵于府踰年、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爲肆中枯魚矣、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所益也、往者贈一位在鎭之日、聞賊發投袂而起、見兵無幾、疾驅赴難、踐千里而建大功、及再入援也、則人懷危疑、道值梗塞、敗于國府、危于靈山、遂乃轉

鬬抵巘內、如其倉卒喪命、天實使然、非戰之罪也、忠孝之道、卽無憾矣、由此觀之、兵之發不發、在志之至不至、足下儻能奮然分部兵以見赴、則伊達以西郡縣、豈無響應者邪、今日事勢急如星火、其所顧瞬息之頃、不喪所持、以餘命報先皇也、大義著心、死而後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恐再信難續、敢盡言之、夫我國者天祖經始之地、日神統領之州、聖聖相承、所歷九十五代、晉

及無窮、不容違越、凡圖不軌者、不旋踵而殄滅、尊氏何爲者、罪惡貫盈、未之前聞、而盜據中原已七年矣、何幸也、在昔逆臣如平將門、六年而滅、安陪貞任十二年而夷、則彼之顚擠、天將有待而發也、自古大姦宄徒、所以能得保首領於歲月之間、誠以其智勇有過衆也、彼則非有偉度遠略、可以庇其子孫、而家奴師直憑藉虎威、陵轢世家將種、跡其兇虐、浮乎前日高時之事也、所謂世家本皆王臣、

保元平治以來、降隷源平之家、承久之後、又降屬陪臣北條氏、覩爾家譜、豈不心愧、方今遭逢聖運再興、不啻本領如舊、親承綸言、錫朝爵、際會如此、乃貪利愛死、同逆屈節、可謂文武之道掃地矣、復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哉、足下曩祖秀鄕朝臣夙著勳于國、後世子孫屹爲名流、如平清盛源賴朝、論門閥豈遽出其右邪、及其奉王命、指麾將帥、反頫首服事之、雖勢不得已、是豈其所樂、是以上野介

朝臣圖賴一統、以振家聲、忠慨中發、推誠上下、使人至今不能忘也、親光朝臣相續死節、足下父子爲其嫡流、當繼前志、以耀後昆、而更懷依違觀望之計、乃祖之神、其將怒且罰也、近者所在小人羣集浮議、或曰、宜堅守城壁、斂鋒養力、察天下形勢、若尊氏得勝、及時降附、門戶可保、或曰、設使關東諸城失守、據奧州之險、足以延歲月、窺賊之失利、徐起而圖其後、大功可成也、或曰、興廢之際、有命存焉、宜熟慮得失、須時而動也、如贈一位、忠節雖大、勳業不遂、覆轍在近、可以鑒焉、想足下亦豈惑此說乎、雖僕親故、亦或持此議、以危予所爲、而況於其他疎遠人士乎、是固不足介意、然有害于大義、不得不辨也、予家出自皇族、世遭昇平、所習朝儀典章、至於邊遠兵革之事、素所不諳、宜乎其處置乖方、不足服人也、顧身爲前朝遺老、奉今上于閒關、受顧命于彌留、方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

四方解體、賊又乘時、侵冦奧州、忠義惡得不潰叛、且三位中將出鎭三年、未能建功、資性淺劣、傍無輔翼、而衆情反仄、危疑之甚、如抱薪而寢于火上也、親房死後、可與濟事者誰、今日足下有異圖則已矣、欲全忠貞、豈無遠慮、昊天爰臨、鬼神有靈、惟爲天下言、非敢愛餘命也、（關城書）親朝又辭以兵寡、親房遣僧宣宗、往命顯信來救、且諭親朝發其子弟從之、親朝不聽、（結城文書）四年夏、敵將結城直朝率其

徒、先衆進攻、親房出兵擊之、斬直朝、餘衆散去、（結城文書、結城系圖）高師冬更令士卒運草塡濠、又募礦夫鑿地、俄而土崩、夫皆壓死、敵又樹重柵於城下、城兵出爭之、悉拔其柵、敵不敢近、既而親朝遂叛降足利氏、（結城文書）親房棄城走歸吉野、（結城文書、税所文書、別府文書）正平五年、足利直義因楠正儀、上書謝罪、請歸順、廷議不決、親房言、以權宜納之、暫收其功、帝從其言、（太平記、因楠正儀據吉野事書案）明年直義變約不順朝制、帝乃命

親房修書賜直義、詰其負約、直義亦上書辨之、其書以帝宜還京師、以國政委武家爲辭、（參取房玄法印記、吉野事書案）楠正儀以爲宜許其所請、親房固執不可、議遂不就、（房玄法印記）是年敕准三宮、（太平記、園太曆、常樂記）聽輦入宮、（太平記○按本書曰、親王攝家之外、爲准三宮者、有平清盛、彼以國母之父、而帝之外祖之故耳、親房准三宮、實希代之例矣、今據房玄法印記、園太曆等考之、長慶帝者後村上帝之長子、以正平五年生、六年著袴、尋爲皇太子、無何帝有讓位於皇太子之志、而不果也、蓋長慶帝者卽女御源氏之所生乎、然則親房以皇太子外祖、特有此授耳、且年歷相符、實似有其事、然而未得明證、姑註

于此、備後考、）七年帝御男山、遣兵討走足利義詮、乃使親房及子顯能先入京師、總決諸事、（太平記）九年薨于賀名生、（常樂記）所著有職原鈔、古今集註、（據本書）東家祕傳、元元集、二十一社記等、（仁和寺書籍目錄、外錄）世以其博洽、與藤原宣房、源定房、併稱爲後三房、（臥雲日件錄）嘗讀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鑑、於大義有所見、（尺素往來）方帝卽位行在、親房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絶、乃推本皇祖建國之意、著神皇正統記、上起于神代、

終于興國初、揭皇統於已微、以明神器之有歸、其明徵扶正、誠有合于春秋遺旨云、（神皇正統記）子曰顯家、顯信、顯能、顯雄、（尊卑分脈、北畠系圖）一女其入後村上宮爲女御、（園太曆、太平記）顯家自有傳、從子顯統、家房、（尊卑分脈）顯統正平初任左中辨、兼左近衛少將、（顯統本職原鈔）後龜山帝朝、任春宮大夫、（南朝五百番歌合）至內大臣、（新葉和歌集）家房任近衛少將、（○左右未詳）稱冷泉少將、建武中爲陸奥評定衆、從顯家之鎮、（建武二年記）又從西征、及高

師直圍顯信于男山、家房與左近衞少將源持定率兵赴援、元弘日記裏書尋卒、結城文書○按本書延元四年四月狀、稱故冷泉羽林、卽家房援顯信之明年也、據此家房蓋死于男山役乎、然無所考、顯信任左近衞少將、神皇正統記稱春日少將、北畠系圖、太平記、延元元年、帝在華山院、顯信起兵伊勢、竊奏請圖興復、大江景繁亦以扈駕將士逃還擧義爲言、帝乃潛幸吉野、參取保曆間記、太平記、三年春、從兄顯家與土岐賴遠戰于青野原破之、顯家進陣堺浦、顯信據男山、高師直攻

殺顯家、遂圍顯信、太平記左近衞少將源持定等來援、顯信出擊師直有利、元弘日記裏書相持數月、太平記帝遣兵救之、院家雜雜跡文且敕新田義貞令速赴援、義貞先令義助上途、師直患之、遣間火山上神祠、城中騷擾、敵兵乘之競登、將破柵、城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股慄不能戰、高木十郎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不能出鬬、我寧交刺死耳、松山乃起、抱巨石亂投十餘、敵潰敗墜崖谷、城因得不陷、時人曰、松山雖有力、高木實用之、太平記然資糧既燒盡、山下援兵亦皆敗走、糧道絕矣、義助聞男山火、疑城既陷、不進兵、顯信遂棄城走河內、太平記、參取院家雜雜跡文、尋轉近衞中將、○左右未詳敍從三位、兼陸奧介鎭守府大將軍、神皇正統記、結城文書、與親房奉義良親王、往鎭陸奧、總督東國官軍、會海風暴發、顯信與義良親王、船漂到伊勢篠島、親王遂還行在、神皇正統記、太平記、元弘日記裏書、新葉和歌集、帝崩、後村上帝宣遺敕于顯信、圖恢復、太平記

興國元年之鎭、居白河城、元弘日記裏書、結城文書、明年攻石塔義房城拔之、阿蘇社文書及親房保關城、遣使命顯信、率結城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之不遺、結城文書四年關城陷、親房西走、結城文書、別府文書、顯信奉宇津峯宮、○按結城文書、宇津峯或作埋峯、親王名缺、且未詳其昭穆、留居陸奧、守靈山宇津峯二城、正平二年、結城顯朝相馬親胤等來攻、顯信敗走、參取結城文書、相馬家傳、六年又奉宇津峯宮起兵、伊達飛驒前司田村莊司等來屬、乃進攻國府、與

敵將吉良貞家戰于倉本河廣瀨河等之處、
相馬文書既而尊氏歸順之報至、因罷兵、明年吉
良貞家率結城相馬等兵來攻、結城文書、相馬家傳、顯
信失利、退保宇津峯城、敵又來逼、顯信與宇
津峯宮俱棄城而逃、參取相馬家傳、國魂文書、後還吉野、
正平中爲中納言、從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
討少貳賴尚于筑前大原、戰沒、參取北畠系圖、太平記、○
櫻雲記爲信親事、未知何據、子信親、守親、親統、尊卑分脈、北畠系圖、
守親任大納言、爲陸奧國司、新葉和歌集子親能、

尊卑分脈、北畠系圖、其子孫在陸奧出羽者、稱波岡氏、
襲國司號、關城書裏書
顯能、或曰源貞平之子、親房子養之、北畠系圖從
義良親王赴陸奧、遭風還伊勢、吉野拾遺任中納
言、吉野拾遺、祇園執行日記、爲伊勢國司、太平記、北畠系圖、正平
六年兼右近衛大將、園太曆七年春率伊賀伊
勢兵三千餘、至四天王寺行營、與和田正忠
楠正儀、分道討足利義詮、遂復京師、太平記以
崇光院至男山行宮、太平記、祇園執行日記、從親房入

京師、參決諸務、既而義詮大兵來逼、顯能退
守淀、又退保男山、太平記義詮兵犯行營、顯能
防戰園殿口、敵火民屋、煙焰四蔽、顯能不能
戰而退、園太曆、太平記、遂從駕歸吉野、祇園執行日記尋還
伊勢、土岐賴康圍仁木義長于長野城、顯能
屢出兵擊之、太平記○按本書誤作伊勢國司顯信、據諸書及本書前後文、
當時爲伊勢國司者顯能也、非顯信也、後任右大臣、敘從一位、
準三宮、薨、北畠系圖○按諸書失顯能薨年二子曰顯俊顯
泰、竝任權大納言、顯泰之子滿雅、任大納言、

爲國司、正長元年奉後龜山帝皇子小倉宮
起兵伊勢、與世保持賴戰敗死、椿葉記、北畠系圖、顯
能孫子繁衍、世襲伊勢國司、南伊勢五郡大
和宇多郡紀伊熊野、皆受制國司、養兵一萬
六千人、所謂木造田丸大河內坂內岩內藤
方大阪阿坂波瀨八下諸氏、皆其族也、北畠系圖
親房族顯時顯國、
顯時顯國、竝不知於親房其親疏如何、○按尊卑
分脈持定子有顯時、然推持定顯時年齒與履歷考之、決非父子、故不取、延元中

任近衛中將、結城文書、常陸吉田藥王院文書○左右未詳從親房于小田城、攻拔中郡城、遣部下兵守之、小田城陷、顯時奉陸良親王走下妻、保大寶城、結城文書、關城書、高師冬別將三戶師親進逼城南、顯時率兵出擊、殺傷居多、結城文書關城大寶城相繼陷、顯時走歸吉野、別府文書、税所文書、正平中任大納言、與顯信同戰歿于大原、稱春日大納言、太平記、天正本太平記、

顯國任侍從、稱春日侍從、從顯家之陸奧鎭、

延元二年顯家西上、取道於下野、別遣顯國自常陸進、小田治久來屬、佐竹義春出兵遮路、顯國擊卻之、煙田文書乃與治久及楠正家等俱進、會顯家于路、今川記顯家戰死、顯國復從親房至常陸、親房之西走、顯國獨留匿于小田城側、明年再起兵、據馴馬城、國兵宍戶某等來攻、顯國敗走、鶴岡社務記更轉襲大寶城、放火於民屋、敵衆盡敗死、顯國乃據大寶城、鶴岡社務記、常陸吉田藥王院文書、明日結城直光率其徒來攻、乘夜襲城、城陷、顯國及姪右兵衛佐爲敵所擒、遂遭害、鶴岡社務記、常樂記、親房歸吉野之後、官軍在東國者、顯國一人耳、及其敗死、關東悉爲敵有云、斟酌諸書大意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九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源顯家

源忠顯

源顯家、大納言親房長子、元應嘉曆間敍從五位上、累進兼侍從左近衛少將、元弘元年

任參議、爲左近衛中將、時年十四、（公卿補任）是春帝與中宮及永福門院、幸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北山莊觀花、帝親吹笙、顯家舞陵王、容貌閑雅、俯仰中節、觀者嗟賞、舞畢將退、帝召還更舞一曲、賜物賞之、（增鏡、舞御覽記）三年兼彈正大弼、（公卿補任）帝以天下新定、思鎮撫東陲、以顯家爲陸奧守、出鎮陸奧出羽、辭以不慣吏途、將率之事、不許曰、世屬升平、文武無別、在昔皇子皇孫、執政大臣子胤、多總戎務、自今可講武藩屏朝家也、顯家不得辭、彊赴任、欲請皇子藉重、乃奉義良親王行、帝親書旗銘賜之、及戎器數具、時縉紳之赴任、久廢缺、及顯家出、乃悉稽循古儀、帝賜衣馬於御前遣之、（神皇正統記）特准鎌倉舊制、置評定衆引付衆及侍所諸奉行、輔國政、（建武二年記）初護良親王惡足利尊氏竊有執天下兵權之志、欲散其黨與、以分其權勢、因推顯家爲東方鎮將、使東國將士從之、以壓尊氏、顯家姑者護良親王之

妃也、故爲之、（保曆間記）居二月、兩國率服、（神皇正統記）建武元年、以功敍從二位、二年兼鎮守府將軍、（公卿補任○太平記係延元元年誤）詔奉義良親王與新田義貞俱攻足利尊氏于鎌倉、（太平記）顯家集兵國內、不能時發、乃率見兵轉戰而前、（參取關城書、太平記）延元元年抵鎌倉、尊氏既已西上、時東北諸將新田義興千葉貞胤來屬、兵凡五萬、尾尊氏晝夜兼行、至近江、使大館幸氏攻拔佐佐木氏賴觀音寺城、斬五百餘人、帝遣船七

百隻迎顯家、泛湖至延曆寺、（參取神皇正統記、梅松論、太平記、）與義貞攻園城寺克之、遂與諸將分道攻尊氏、顯家以二萬人自粟田口放火而進、尊氏望之曰、北畠殿來、吾不可不親當也、率數十萬人禦之、戰數合、衆寡不敵、顯家兵善戰、尊氏不能破、竝解而憩、義貞因縱兵突擊、尊氏敗走、又出兵豐島河原、再攻尊氏、顯家先登、諸將繼進、大敗之、尊氏西走、乃與義貞振旅旋京師、（太平記）兼右衞門督檢非違使別當、

（公卿補任）時尊氏黨與四方蜂起、（太平記）於是顯家奉義良親王復如陸奧、（元弘日記裏書）詔併管常陸下野二國、（保曆間記）上書請曰、陸奧國當邊境之至要、備蝦夷之不虞、弘仁三年特下敕符建鎭守府、擇主帥之器、授將軍之號、秩從五位上階、率本國如鄰州牧宰兼任之、臣今官昇八座、位至二品、依別敕莅本州、以功兼鎭守府、恩寵誠重、雖然位高而官卑、恐違先格、願今後三位以上、任此職者、加大字以爲永格、

因時制誼、歷代之通規、親王任刺史、特號大守、蓋此類也、伏望天裁、（建武二年記）於是爲鎭守府大將軍、（建武二年記、職原抄）尋拜權中納言、（公卿補任）進攻相馬胤顯于法華堂、相馬光胤于小高城斬之、（相馬家傳）二年春、陸奧將士多應尊氏、攻顯家、顯家戰不利、與結城宗廣、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參取結城文書、元弘日記裏書、保曆間記、太平記、）敵又來圍、（結城文書、保曆間記、）先是帝御吉野、官軍復振、（結城文書、太平記、）新田義貞遺書顯家、勸發兵上道、顯家未

發、會帝遣修理亮江戶忠重、敕顯家曰、朕向還轄京師、而足利直義負約、處置失方、殊乖朕意、今移蹕吉野、促諸國義徒、以圖恢復、卿須率官軍、速赴京師、庶賴卿力、平定天下、特以朕意諭宗廣等、令輸忠節、顯家乃以敕示宗廣等、衆咸感激、士氣益奮、（結城文書）因移檄徵兵、宗廣之族、及伊達信夫南部下山族等六千餘應之、顯家乃發靈山至白川關、管內兵士來赴幾十萬、進至下野、（太平記）駐宇都宮數

日、休兵馬而發、（參取結城文書、保暦間記）足利義詮兵扼利根川、會霖雨水漲、衆不能涉、顯家部下齋藤實永及弟豐後次郎、亂流而進、餘衆隨涉、水爲之泛溢西岸、敵欲防之中流、溺死者無算、大潰而走、顯家入武藏府、駐五日、宇都宮公綱來屬、顯家遣兵攻芳賀禪可降之、與北條時行新田義興攻鎌倉走義詮、（太平記）敵將斯波家長退據杉本城、乃遣兵攻拔之、斬家長、（參取保暦間記、室町家的始日記、尊卑分脈、鶴岡社務記）三年率兵赴

京師、士卒侵掠恣暴、所過焚蕩、比至尾張、藤原昌能堀口貞滿引兵來會、兵勢彌張、沿道敵軍桃井直常土岐賴遠等、往往起躡後、衆至八萬餘、顯家駐陣青野原、與賴遠等戰却之、會尊氏遣高師泰拒黑地河、（太平記）賴遠等又至、顯家前後受敵、（難太平記）取道伊勢、將赴吉野、（太平記）師泰追到雲津河、擊卻之、（難太平記、三刀屋文書、）休兵奈良、集諸將問計、結城宗廣曰、不破黑地、徑詣行宮、帝若有問、無辭塞責、我兵雖

疲、足復京師、萬一致挫衂、暴屍於王城之下、亦可洩憤已、從之、未發、尊氏遣桃井直常邀之、顯家兵疲不能戰、潰走、顯家逃河內、收散卒據男山、軍聲復振、尊氏遣高師直攻之、顯家據險深塹、士皆力戰、敵軍不利、師直慮河內攝津官軍與顯家掎角、留重兵圍城、身陣天王寺絕援路、顯家出城、與戰大敗、從二十餘騎、將突圍奔吉野、手自接戰、敵兵合圍、竟歿于陣、（太平記）時年二十一、（公卿補任、北畠系圖）贈從一

位右大臣、（關城書、高野金剛峯寺所藏親房手筆願文、）子曰顯成、（尊卑分脈）事後村上帝、侍吉野行在、（園太暦）子親成、（尊卑分脈）

源忠顯、內大臣有房孫、權中納言有忠子也、（太平記）家稱六條、或千種、（尊卑分脈、太平記、）又禪林寺、（保暦間記）弱冠喜騎射、以博賭酒色爲事、有忠絕不爲子、（太平記）仕爲左近衛少將、（公卿補任、舟上錄、）後醍醐帝潛幸笠置、忠顯扈之、及笠置陷被虜、帝御六波羅南方、北條仲時北條時益特放

忠顯及中納言藤原藤房給事左右、旣而從帝適隱岐、明年官軍所在竝起、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日夜巡警行在、以防非常、太平記然衞士多竊欲翼戴者、增鏡、伯耆卷、冨士名義綱衞中門、奉旨往出雲、招集兵士、爲鹽冶高貞所拘、帝遲之數日不至、乃與忠顯謀、託以三位局產期在近、移就外舍、乘昏而出、道斥輿步行、獨忠顯從焉、扣路傍民家、問千波湊、主人熟視帝、對曰、湊去此五十町許、路多岐易迷、

請爲鄕導、負帝到湊、求舟御之、舟人亦以爲非常人、曰、今日得奉此役、是生涯之榮、敢請所往、忠顯密謂之曰、是卽天下之主、急欲屆出雲伯耆之間、指形便之地赴之、事成賞以邑土、舟人喜、解纜疾馳、佐佐木清高發舸追及、人皆驚愕、不知所爲、太平記帝謂舟人曰、勿怖、第垂釣、舟人乃匿帝及忠顯船底、覆以甍魚、使柁工水手列立其上、盪櫓而身坐釣、賊上御船、徧索、舟人紿問曰、公等何索、賊曰、主上逃去、必在海中、參取梅松論、太平記舟人紿曰、今夜子刻有船出湊、一人冠、一人烏帽簪纓之客也、今行可五六里、乃遙指曰、船猶在彼、追兵轉柁去、須叟敵舸百餘艘又追至、駛如飛、會風止、御船不得進、帝投佛舍利于海、默禱、太平記、遙指云云據天正本俄而風起、敵舸西、御船東、漂蕩數日、經出雲、到伯耆大坂湊、忠顯登岸問路人曰、此地亦有知名武人邪、人答以名和長年、忠顯遣使造其家、宣旨委託、長年卽起兵

奉帝幸船上山、軍勢大振、參取太平記、伯耆卷、○按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曰、忠顯與帝侍女通有孕、帝託其移就外舍以出、謂忠顯曰、所生若男、必爲汝嗣、及娩果男、後以繼家、梅松論曰、富士名義綱奉帝及忠顯適伯耆、又按伯耆卷載後醍醐帝播遷之始末、與諸書差異、今不悉取忠顯以功爲藏人頭、左近衞中將、公卿補任、保曆間記、太平記赤松則村攻北條仲時北條時益于六波羅、不利、忠顯奉命將兵往援之、路收降兵、幾得三萬人、三萬據諸異本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舉兵至丹波篠村、適與忠顯會、忠顯因奉恒良親王進

陣西山峯堂、時僧良忠陣于男山、赤松則村陣于山崎、忠顯恃衆自欲專功、孤軍進入京師、令軍士綴帛鎧袖、書風字以爲號、與六波羅兵戰不利、守延死之、忠顯引軍還峯堂、議欲退軍、兒島高德苦諫止之、語見高德傳、忠顯怯懼、卽夜奉恒良親王奔男山、時足利尊氏自内野、赤松則村自東寺、入京師、忠顯亦自竹田入戰、大克、進圍六波羅、忠顯令曰、緩攻曠日、千劒破兵捨彼來救、則腹背受敵、宜

先其不來急攻而拔之、軍士連車數百兩、撤屋材山積車上、推至城門下、火之以燔門樓、北條仲時時益遂挾光嚴院東奔、太平記忠顯得神鏡于北山莊、奉安禁中、皇年代略記車駕歸闕、忠顯率從兵五百前驅、以備非常、以功賜三大國及邑數十所、爲食邑、太平記○本書不載所賜國名、今無所考、爲彈正大弼、敘從三位、拜參議、公卿補任寵渥無比、忠顯自是奢汰無度、令家臣番設盛饌、日費萬錢、率所寵數百人、就酣宴、又作大

厩、畜馬數十匹、每醉著錦袴虎皮行縢、聯騎遊獵、太平記足利尊氏之犯闕、忠顯與結城親光名和長年等拒之、大戰于勢多、梅松論延元元年削髮、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尋與近衞少將藤原雅忠拒足利尊氏于西坂、戰敗而死、太平記四子、具顯長忠忠方顯經、尊卑分脈顯經少納言近衞少將、左右不詳正平七年諸將攻足利義詮于京師、顯經以兵五百自丹波路入戰、參取園太暦、太平記後至權大納言、新葉和歌集子雅光從三位權中

納言、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九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道平　弟師基
藤原定房
藤原爲冬
藤原光繼
藤原雅忠
藤原康長
藤原行房
源定平
藤原清忠

藤原道平、關白兼基長子也、（公卿補任、）家號二條、（尊卑分脈、）永仁中爲侍從、（公卿補任、）任左近衛少將、敘從三位、轉右近衛中將、進從二位、拜權中納言、正安元年遷權大納言、進正二位、（公卿補任、一代要記、）乾元二年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歷代皇紀、）藤原實家班舊在其下、俄爲準大臣、道平怏怏不樂、因辭職、閉門不朝、（公卿補任、）德治初起爲左近衛大將、拜內大臣、既而辭大將、延慶二年爲右大臣、（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歷代皇紀、）正和中兼皇太子傅、（公卿補任、一代要記、）轉左大臣從一位、爲關白、（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歷代皇紀、）氏長者賜牛車兵仗、尋辭左大臣、（公卿補任、一代要記、）後醍醐帝卽位、辭關白、嘉曆二年復爲關白、元德二年罷、元弘末車駕

在伯耆、詔復以道平爲左大臣氏長者、聽內覽、（公卿補任、歷代皇紀、）駕還京師、召道平議還宮儀、所言稱旨、（增鏡、）令與右大臣藤原經忠參輔政事、不復置關白、（天正本太平記○增鏡曰、令道平專總萬機、蓋誤、）建武元年再兼皇太子傅、辭內覽氏長者、兼兵部卿、二年薨、（公卿補任、）年四十八、（歷代皇紀、尊卑分脈○公卿補任作四十九、誤、）稱後光明照院、（尊卑分脈、續三代集作者部類、）經忠者關白家平之子、家號近衛、（尊卑分脈、）正中初拜右大臣、元德二年代道平爲關白、敘從一位、尋

罷、建武元年復爲右大臣、（公卿補任）與道平竝被寵任。（天正本太平記）二年爲左大臣、及足利尊氏奉光明院稱帝京師、授經忠以關白、經忠不自安、明年自拔至吉野、（公卿補任）仍爲左大臣（神皇正統記）後村上帝受禪於其第、（吉野拾遺）正平七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年五十一、（公卿補任）稱堀河殿、（尊卑分脈、續古今和歌集作者部類、）有子曰經家、（尊卑分脈、公卿補任、）道平二子良基、良忠良基自有傳、道平弟師基、（弟師基據尊卑分脈、）

師基正和中歷參議右近衞中將、任權大納言、文保元年敍正二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元弘三年授太宰權帥、往討筑紫探題北條英時、未發、會英時伏誅而止、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京師、敕師基陣於峯堂拒之、不克、（太平記）尋兼兵部卿、（公卿補任）尊氏之再犯京師、師基從幸延曆寺、因奉敕如北國、調得兵三千餘而還、是時官軍新敗、倚師基兵氣勢大振、於是左近衞中將新田義貞自內野、師基與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等自河原、進擊尊氏於京師、尊氏分兵拒師基、師基與戰于五條河原、（太平記）斬殺頗多、既而爲赤松則祐所敗而退、及駕還京師、師基奔匿河內、（金勝院本太平記）後至吉野、任左大臣、進從一位、（公卿補任）足利直義之送款、師基議宜容其請、帝從之、（太平記）正平六年拜關白、（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太平記、）八年官軍復京師、敕遣師基、與藤原公賢參決還幸以前庶務、（園太曆）還辭關白、薙髮、（參取公卿補任、太平記、）十五年征夷將軍

陸良親王據銀嵩反、敕師基以兵千餘人討之、戰一晝夜、（一晝夜據西源院本、○見行本一作三家）破走之、明年與細川清氏等討足利義詮於京師走之、（太平記）二十年薨、（大乘院年代記○新葉和歌集載光明臺院入道前關白左大臣歌三首、蓋師基也、細細要記亦曰、師基薙髮號光明臺院、）子教基、（尊卑分脈）教忠、教基正平八年與山名時氏俱討足利義詮于京師、（園太曆）後爲關白左大臣、（參取天授元年歌合、新葉和歌集、公卿補任、）教忠右近衞大將、（園太曆）正平七年戰死奈良、（園太曆、河野文書、）

藤原定房、正二位權大納言經房之後也、(尊卑分脈)父經長、權大納言、(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家號吉田、(尊卑分脈)定房建治德治間歷參議右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任權中納言、至正三位、元亨二年遷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後醍醐帝之在藩邸也、定房傅之、以故寵待優厚、(增鏡)嘗避方忌其第、(歷代皇紀)特授從一位、(公卿補任、增鏡)定房家自先世子弟出身、未有任近衛司者、帝特授其子宗房近衛少將、(增鏡○近衛左右未詳)帝西狩、定房留仕光嚴

院、(天正本太平記)駕還任內大臣、兼民部卿、尋辭內大臣、(公卿補任)延元元年、足利尊氏反、犯京師、車駕倉皇幸延曆寺、定房馳入宮中、收歷代寶器、追至行在、尊氏再來犯、復從至延曆寺、尋從還京師、(太平記)明年光明院奪其民部卿、定房奔吉野、踰年而薨、(公卿補任)定房自父經長、相繼諳錬朝典、其日錄曰吉續記、(吉續記)始後深草帝龜山帝皆後嵯峨上皇皇子、相踵登阼、而上皇特鍾愛龜山帝、欲使其後永承皇統也、及後宇多帝生、輒立爲東宮、而後深草帝自遜位之日、別給長講堂領、爲其奉邑、蓋欲異時以之仍封其子孫也、及崩、遺詔大宮院及北條時賴曰、謹勿易朕所命、已而時賴子時宗承後深草帝意、援立伏見帝、爲後宇多帝東宮、伏見帝立二年、時宗子貞時、又援立其皇子胤仁親王爲東宮、後伏見帝是也、於是後宇多上皇遣定房于鎌倉、以違先皇詔讓貞時、貞時不得已、立上皇皇子後二條帝、

因策定後深草龜山二宗迭立、限以十年、後二條帝崩、貞時執前議、立後伏見帝皇弟花園帝、而儲宮未定、或議宜立後二條帝子邦良、龜山法皇固愛皇孫、欲其受禪與後宇多法皇謀、復遣定房諭貞時、於是後醍醐帝繼花園帝而立、後宇多法皇又憐邦良幼孤、命爲後醍醐帝東宮、而帝意欲立皇子尊良、每與邦良不相善、及後宇多法皇昇遐、帝遂欲廢之、貞時子高時不可而止、無幾邦良薨、帝

復欲立皇子護良、而高時更立後伏見帝皇子量仁、帝怒以爲人臣與議皇統、在古未之聞、況先朝遺詔、皦如懸鏡乎、然屢違之、其如天譴何、乃復遣定房詔高時曰、朝廷每有禪代、紛紛往復、無有窮已、而終不厭天意、且後深草帝嗣自有長講堂領、雖登阼之日、猶併保之、以增極其富有、龜山帝胤、潛龍無復有奉邑、甚無謂也、欲必執十年迭立之議、莫若其在位十年間、以長講堂領附吾宗也、高時

遂不奉命、天下竟大亂、參取吉續記、神皇正統記、太平記、異本太平記、梅松論、定房二子、長宗房爲中納言、後村上帝圖復京師、過住吉社、使侍臣獻幣馬於神、適祠前松無故而折、宗房奏曰、妖不勝德、何畏之有、伊達有雅聞歎曰、昔者殷帝修德、故能禳桑穀之妖、今未知有何德以勝之、以吾觀之、車駕必不得入京師也、已而至男山、不利而還、果如有雅言、太平記、宗房官終大納言、新葉和歌集、尊卑分脈、次守房至從一位大納言、定房

嘗養資房爲子、官至參議、公卿補任、藤原爲冬、權大納言爲世之子、任左近衛中將、敘正四位下、尊卑分脈、足利尊氏之反、從中務卿尊良親王東征、尊良兵敗於竹下、退奔佐野原、賊軍來追、爲冬戰而死之、太平記、尊氏素與爲冬有舊、特哀惜焉、梅松論、子爲重、後小松帝時、至從二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初藤原爲遠奉後圓融院敕、撰新後拾遺集、未成而死、爲重復奉敕續成之、後爲盜所殺、尊卑分脈、拾芥鈔、次

爲胤、左近衛中將、後爲僧、尊卑分脈、

藤原光繼、參議光泰之子、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公卿分脈或云、光泰孫、光教子、未知孰是、家號堀河、尊卑分脈、正中嘉曆間、歷藏人頭宮內卿、任參議、敘從三位、及後醍醐帝播遷、出事光嚴院、陞正三位、帝還降爲從三位、建武元年復進正三位、尋爲信濃國司、公卿補任、足利尊氏反、大智院宮及彈正尹宮自東山道往征、光繼以兵二千會之、攻拔大井城、明年躡尊氏後至京師、與諸將討尊氏走

之、（太平記）尋敘從二位、任權中納言、信濃國司如故、（公卿補任）帝再幸延曆寺、光繼扈焉、及駕還京師、奔匿河內、（異本太平記）延元三年戰死奈良、（公卿補任）子光季、光有、（尊卑分脈）

藤原雅忠、（○雅或作正）家號坊門、（○按雅忠以坊門爲家號、以忠爲名、蓋清忠之族也、然系圖不載雅忠、今無所考、）任近衛少將、（○左右不詳）元弘之役、足利尊氏既納款、帝猶疑之、令雅忠與赤松則村以鄉兵數百人屯岩藏、以備不虞、遂與僧良忠等進討六波羅、延元中從駕幸延曆寺、與中務卿尊良親王禦敵於西坂死之、（太平記）

藤原康長、關白師通之裔、曾祖雅平始稱法性寺、父從三位親康、康長任左近衛中將左兵衛督、（尊卑分脈、左兵衛督據太平記、）正平七年足利義詮攻男山、帝使康長禦之、康長阻淀河撤橋相持、會山名師義以兵二千亂流而涉、（太平記）官軍驚擾、（天正本太平記）康長挺身奮戰、親斬敵三人而引還、追兵連呼曰、大將亦示背於人邪、康長曰、何難、旋馬返戰、比至男山、都十七次、敵薄御營、康長選兵八百、制笠號、夜襲細川清氏營、大敗之、既而帝衝圍歸吉野、戎服御馬、以混軍士、公卿將士行多鬭死、一宮有種追及、幾逼于帝、康長大罵曰、將使奴輩知我手力、下馬揮大刀擊踣之、敵猶追躡雨射、康長挺身轉鬭破圍、帝賴得脫去、後從大納言藤原隆俊、與山名時氏攻足利義詮、（太平記）不知所終、

藤原行房、從二位經尹之子也、家號一條、其先行成以來、家世以善書稱、（尊卑分脈）行房官至藏人頭、（印本尊卑分脈、太平記、）左近衛中將、及笠置城陷、行房沒於敵、（太平記）既而脫歸、從幸隱岐、（增鏡）侍奉甚愼、帝頗眷遇、（太平記、）而會光嚴院卽位、選書悠基主基屛風歌者、以京師無其人、議將召還行房、帝聽之悵然、（增鏡）明年乘輿還京、時從駕諸臣悉戎飾、特敕行房及藤原光守、文服扈馬、新田義貞行房妹夫也、（本書作女、今據尊卑

分脉、延元中義貞奉皇太子往北國、行房從焉、金碕城陷、行房死之。太平記 有二子、行實、成朝、尊卑分脉 行實爲近衞少將、行實名據異本 偕父從皇太子赴北國、屯于飽和、會脇屋義助遇敵於鯖並、舉火告急、行實以二百餘人馳救、尋將兵五百餘、攻足利高經於黑丸城、戰於黑龍社前、不利而還、不知其所終、行房女弟入後醍醐帝宮、充掌侍、爲勾當、有姿色、新田義貞夜直、見其月下彈琴、心艷焉、竊贈和歌道其情、

不報、帝聞憐之、至延元初、車駕還京、曲宴賜酒、義貞副以掌侍、義貞專愛繾綣、無復進征志、留連之間、遂致元兇逸命、餘燼再燃、乘輿播遷、而中興之業不立、議者憾焉、及義貞赴北國、以路程艱難不攜去、後迎之、至則義貞既戰沒、再歸京師、會敵梟其首于京師、掌侍往哭其下、哀動路人、遂落髮爲尼、住京西往生院側。太平記

源定平初名良定、陸奥守定成子也、尊卑分脉、赤松系圖、太平記 家號中院、仕後醍醐帝、任左近衞中將、帝之幸笠置、定平從大納言藤原師賢適延曆寺、太平記 軍敗奔行在、南都本太平記 行在陷、乃逃匿山崎、會赤松則村起兵攻六波羅大敗、因奉定平詐稱聖護院宮、陣山崎、遂將兵從鳥羽入、再討六波羅、又不利、及六波羅平、從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還京師、時大佛高直等據奈良、敕定平與楠正成等討降之、乃還、藤原公宗謀叛、敕遣定平及伯耆守名和長

年等捕而斬之、新田義貞拒足利尊氏于兵庫、定平從之力戰敗還、從駕延曆寺、敕定平將兵屯宇治、戰不利、及駕還京師、定平亡匿河內東條、太平記、東條據金勝院本 至吉野、拜大納言、新葉和歌集○按阿蘇社文書、興國正平際、有中院前中納言、從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之筑紫、攝軍務、恐是定平乎、然本書不名、今無所考證、 後爲僧、不知其所終、二子、定清、雅平、尊卑分脉 定清爲左近衞中將、任越中守、赤松系圖 建武中遷能登國司、足利氏之反、越中守護普門利清舉兵應之、定清據

本國石動山以拒敵、大軍來攻、定清率僧徒苦戰死之、（太平記）

藤原清忠、左近衛中將俊輔子也、五世祖隆清建保中參議左兵衛督、始家坊門、其後因稱坊門、（參取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清忠歷大藏卿造興福寺長官、任左大辨參議、敘從二位、（公卿補任）建武二年、足利尊氏謀反、抗表請討新田義貞、義貞上表數尊氏罪、且告害護良親王事、詔下公卿會議、皆未有所言、清忠獨進曰、臣視義

貞所言、尊氏八逆、皆當其罪、且殺親王事若實、則尊氏罪不容誅、宜待關東之信至、就狀決其罪也、會護良訃至、乃下詔討尊氏、延元元年、尊氏舉兵鎮西、水陸進迫京畿、大震、義貞屯于兵庫備要衝、詔河內守楠正成援義貞、正成建議言、賊鋒不易當、宜召還義貞、車駕幸延曆寺、縱賊入京師、因遏其糧運、臣與義貞掎角而進、一舉可殲、公卿皆曰、武事宜委帥臣也、清忠曰、自王師東征、迄賊西走、威靈所加、莫不以寡制衆、是天助、非戰略也、況今賊所帥、不必多前日東來之兵、而節度使未一接鋒、陛下輕棄京師、一歲之內、再移蹕延曆寺、則因何示萬乘之重哉、臣謂宜速遣正成決戰、帝納其言、正成至兵庫、與尊氏兵接戰、遂死之、王師敗績、尊氏進陷京、帝遂再幸延曆寺、及尊氏乞降、清忠從駕還京、（太平記）尋從幸于吉野、延元三年薨、（公卿補任）清忠在官、與藤原定房並爲帝所寵待、屢蒙顧問、

及二人相繼薨逝、帝尤悼惜、作歌曰、古等登波牟比等佐陪麻禮仁奈理仁計理和我與乃須惠能保斗曾之良流留、（新葉和歌集）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九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
足助重範
錦織俊政
櫻山茲俊

僧圓觀文觀忠圓聖尋
僧良忠
僧祐覺
僧宗信
僧西阿

土岐賴兼、○太平記作賴貞、諸異本太平記及保曆間記賴時。稱十郎、美濃人、源賴光之裔、曾祖光行奉後鳥羽帝敕討池田某、祖光定捕讃岐某、皆以功授官、父賴貞爲伯耆守、尊卑分脈 多治見國長、賴兼之族也、稱四郎二郎、爲藏人、多治見系圖 與賴兼竝以驍勇著、及後醍醐帝謀誅北條高時、二人適番直京師、藤原資朝引爲同謀、賴兼族賴春、見行本太平記作賴員、諸異本作賴直、今據尊卑分脈、名和系圖 亦與焉、賴春妻六波羅奉行齋藤利行女也、一夕賴春對妻語及身後、因悽愴涕下、妻怪詰之、賴春遂以實告、深戒勿泄、妻以爲事不濟則我夫死矣、濟則我親黨滅矣、不如早發其謀、使夫有告變之功、而父家亦獲全也、遂告之利

行、利行大駭、責賴春曰、如何爲此不祥之計、事若自外發、吾屬無類矣、賴春曰、計由賴兼國長、因請圖保全、利行馳告六波羅北方常葉範貞、是時攝津葛葉邑民忿爭作亂、範貞乃聲言置莊家制之、因悉召四十八所篝軍及在京兵士、欲以襲賴兼等、故俾賴兼國長在遣中、賴兼國長果不之知、戎裝待旦、明早範貞遣山本時綱小串範行、率兵三千、分捕賴兼國長、時綱單身潛逼賴兼寢所、賴兼方

起理髮、見時綱至、奮然躍出、挺刀格鬭、既而敵衆大至、賴兼自知不免、走入寢所潰腹死、家士盡鬭歿、範行率兵襲國長、國長會被酒而臥、倉皇驚起、側有游妓、取甲使擐之、小笠原通弘（通弘據金勝院本）適在其家、出望敵衆、告國長曰、謀已露、君宜決死也、卽執弓矢上門樓、射殪二十四人、銜刀投樓死、國長乘間與其兵二十餘人關門待敵、伊藤秋澄（秋澄據金勝院本）父子四人、從門扇少隙、匍匐而入、卽擊殺之、

衆懼不敢逼、國長開門大罵挑鬭、敵衆怒爭進、國長擊卻之、敵番陣而戰、自辰至午、殺傷二百餘人、佐佐木時信兵千餘人毀民舍自屋後入、國長知不可支、與其兵二十二人交刺而死、（太平記○按增鏡曰、賴兼國長竝就逮、今不取、）

足助重範、稱三郎、鎭守府將軍源滿政之後也、五世祖重秀、源爲朝外孫、始居參河足助、稱足助冠者、（尊卑分脈）重範善射、與錦織俊政竝以勇敢聞、後醍醐帝討北條高時、重範俊政奉密旨預焉、事泄、車駕移幸笠置、六波羅鎭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兵犯行營、重範登門櫓呼曰、先鋒非美濃尾張兵邪、足助重範欽奉聖旨、自守此門、本城車駕所御、六波羅殿必親詣也、吾命大和工人、爲備一二箭鏃、請與諸君試之、乃發一矢、斃荒尾行忠、（行忠據金勝院本）其弟彌五郎以身蔽其屍、扣心呼曰、君手不似所聞、請再射之、重範以爲彼恃重鎧、乃射其兜鍪、貫顙殪之、（太平記）山田重綱躍馬

逼塹、重範又射卻之、（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賊兵更擁楯肉薄而進、城中叫呼、兵皆殊死戰、會奈良般若寺僧本性者、以事至行在、本性有膂力、乘高連投鉅石數十、人馬壓倒相枕籍死者無算、賊兵褫魄、數日不敢近、及城陷、重範就擒、見殺京師、（太平記）重範族人重信、賢尊重成、元弘三年、從王師討高時、竝戰歿於鎌倉、（尊卑分脈）及後村上帝時、宗良親王奉詔經略東國、居井伊城、有足助重春者、迎親王於參河、以

圖進取、親王不果、（李花集）
錦織俊政、爲判官代、（太平記、名據金勝院本、○俊政一作景今）承
久之役、有錦織判官代者、奉敕勤王、戰敗就
虜、（東鑑○尊卑分脈曰、錦織判官代義繼、山本義經孫、疑此人也、）俊政蓋其
後也、與足助重範等從駕笠置、城將陷、將士
崩潰、俊政奮曰、奉詔討賊、義當死報、逃將安
往、乃袒裼力戰、矢竭刀折、遂與其子及衆十
三人剖腹死、（太平記）時有石川義純者、任飛驒
守、首應徵至笠置、城陷、與子義右俱自殺、（尊卑

分脈）
櫻山茲俊、（名據金勝院本）稱四郎、備後人、及車駕在
笠置、楠正成擧義、茲俊城本國一宮以應之、
衆殆七百餘、略定國中、將攻鄰境、既而笠置
陷、正成亦焚城僞死、茲俊兵皆散、乃知事不
成、詣吉備津神祠、先刺殺妻子、火祠而後自
殺、從死者二十三人、（○按金勝院本、作三十餘人、）初茲俊
深敬此神、常祈新其宮而不果、欲立功邀賞、
以給其資、及敗死、悉燒其宮社、冀朝廷營創

也、延元中又有櫻山左近將監者、據備後以
勤王、（太平記、左近將監據金勝院本、）蓋茲俊之族也、
僧圓觀住法勝寺、爲數朝戒師、僧文觀醍醐
座主、東寺長者、僧忠圓住淨土寺、竝爲僧正、
後醍醐帝素崇佛教、及謀滅鎌倉、以天下武
人未易驟徵、乃計賴僧兵以資軍興、數行幸
延曆東大興福等寺、以豫收衆徒之心、而圓
觀文觀忠圓竝預焉、元弘元年春、帝託祈中
宮安産、大召諸寺僧、而特延圓觀文觀於御

前、修法詛北條氏、至期事漏、高時遣人捕致
圓觀文觀、以忠圓素爲帝所親用、亦併送之、
以圓觀爲累朝戒師、頗加禮意、及至、文觀備
被訊掠、遂款以詛事、忠圓性怯、先自首服、自
朝廷密計參謀主名、具狀以進、高時乃竄文
觀於硫黃島、忠圓於越後、錮圓觀於陸奧、及
亂平、竝還住本寺、文觀恃寵驕肆、殖財蓄甲、
有媚已者、輒爲奏請、枉行賞賚、貪競黨附、不
知幾百、每上朝、兵從前後、引路、及足利尊氏

兵犯京師、文觀與脇屋義助等、拒之山碕、兵皆脆弱、爭率出降、文觀敗退、（太平記）以正平十二年卒、圓觀以正平十一年卒、（常樂記○按有法勝寺僧慧鎭、正平七年後村上帝之御男山、足利義詮遣慧鎭奏請解兵備、帝佯答允之、見太平記、園太暦、而或云、慧鎭即圓觀之號、未知是否、）僧聖尋關白基忠之子也、爲大僧正、東大寺東南院法務、東大寺別當、醍醐座主、（尊卑分脈、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兼笠置寺別當、（笠置寺縁起）元弘元年帝南巡、幸東南院、聖尋奉帝入松嶺寺、（松嶺寺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尚未顯

言駕臨、以察衆徒向背、而東大寺西室主僧顯寶、（見行本太平記作顯實、今從諸異本、）北條高時之族也、僧徒憚之、無赴義者、聖尋知事不可成、又奉帝抵山城鷲峯山、既而以其幽僻不便、移御笠置山、（太平記）據險爲行營、人心小安、乃徵兵近國、（增鏡）近國將卒、亦稍稍來集焉、無幾賊發大軍來犯、城陷、賊擒聖尋、送六波羅、明年流於下總、（太平記）及高時伏誅、得還住東大寺、以笠置寺嚮爲賊焚毀、奉敕再造之、（笠置寺縁起）忠圓

聖尋、竝不知所終、

僧良忠、關白良實之孫也、父良寶、權大僧都、（尊卑分脈）良忠爲伯父關白師忠所子養、敍法印、（尊卑分脈）稱殿法印、（太平記）護良親王候人、（尊卑分脈、太平記、）元弘初從駕笠置、與權中納言源具行謀出城、班徵兵詔于諸國、及行在敗、帝御六波羅、良忠謀奪之不果、尋被捕得、北條仲時使吏言曰、方今圖滅鎌倉萬衆之君且所不能、子等舉事何粗、聞子圖按吾地形、謀奪前帝、罪不

容誅、凡其所謀、當悉自首、良忠輒答曰、普天之下、無非王土、拔主于難、誰爲非分、仗義討賊、何謂之粗、辭氣奮激、無所屈撓、仲時議欲寘刑、或止之、謂宜留以引黨與、乃付吏、閉之室中、（太平記）良忠多力、夜潛破戶逃去、（尊卑分脈）三年四月、與赤松則村攻六波羅不利、五月又與諸將攻克之、其部下發民藏庫、掠奪財物、足利尊氏捕二十餘人、梟首六條河原、大署榜曰、大塔宮候人殿法印良忠之部卒、坐盜

處死、良忠銜之、與護良親王俱謀誅尊氏、後帝信讒幽親王、其從親王者三十餘人、皆殺之、(太平記、按本書不載良忠死、蓋同見殺也、)

僧祐覺、(祐或作宥)初居法勝寺學律、(太平記)稱覺應坊、(今川家本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南都本太平記)當後醍醐帝在船上山、乃入延曆寺、更爲山徒、稱道場坊助注記、集兵勤王、又從新田義貞東征足利尊氏、足利直義拒箱根嶺、祐覺使侍童十人僧兵三十餘人、盛飾鎧、侍童皆冑戴花勝、先衆進、

敵射斃八人、僧兵踵進奮擊、敵軍披靡、及官軍敗、車駕幸延曆寺、僧英憲先至、圓宗院僧定宗又以五百餘人來衞、徧點寺院民屋、以居軍士、祐覺擁千餘兵繼至、牒發山中、於是僧徒大集、輸錢六萬貫、穀七千斛、祐覺分以配給、軍賴大安、既而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率大衆至近江、事聞、敕祐覺發船七百餘隻迎之、尋與僧徒一萬及諸將、分討足利尊氏于京師、僧徒前期攻宇都宮公綱於神樂岡、

祐覺以兵三百、先登傳埤、定宗率五百人、繼至援之、賊竭力拒戰、矢石雨下、有因幡竪者全村、素以驍悍稱、手巨鏃箭、伺敵兵上城、自箭眼投鏦之、洞甲而斃、敵軍沮懼、僧徒因急攻破走之、時呼全村爲手鏦因幡、車駕再幸延曆寺、祐覺復勵僧徒、率錢穀以佐軍用、既經數月、財資單竭、加之足利高經小笠原貞宗兵梗運道、軍中大窘、祐覺乃率五千人、擊貞宗於野路篠原、敗還、及帝還、扈駕入京師、

足利尊氏惡其爲山徒謀首斬之、(太平記)

僧宗信、爲吉野修行、敘法印、住吉水院、後醍醐帝自花山院出幸穴太、遣從臣刑部大輔大江景繁、諭告宗信、駐蹕吉野、宗信乃發僧兵三百奉迎、造行宮御焉、既而帝崩、衆情沮敗、皆無守心、宗信入告曰、先帝臨崩、敕翼幼主討逆賊、遺命在耳、豈可遽懷離散、況宗信在焉、諸公勿爲動慮、方今四方官軍、如上野有新田義興、武藏有新田義宗、越前有脇屋

義助義治、其餘支族、據有郡國者、凡四百餘人、加之筑紫有菊池松浦草野山鹿土肥赤星、四國有土居得能江田羽床、淡路有阿間志知、安藝有有井、石見有三角成合、出雲伯耆有名和、備後有櫻山、備前有今木大富和田兒島、播磨有吉川、河內有和田楠橋本福塚、大和有三輪西阿眞木寶珠丸、紀伊有湯淺山本井遠加藤、遠江有井伊介、美濃有根尾、尾張有熱田大宮司、越前有小國池風間

禰津大田、近江有儀俄高山野村熊谷、近江以下、據天正本太平記、山徒有南岸圓宗院、此皆忠義金石、不以安危易節者、宜速頒詔書、勵以興復也、則誰廢前功、以甘叛降、適楠正行和田正武率兵來警衞、衆心賴以大安、太平記、官軍姓氏諸本有異同、今從見行本○按吉水院文書、有眞遍者、住吉水院、助護良親王據吉野、及城陷、從之南奔、亂平還住、蓋眞遍乃宗信之號矣、眞遍之後、有成遍及尊壽丸、世嗣云、吉野人傳云、吉水院新熊野兩執行、交領其務、護良親王在吉野、專睦吉水院、新熊野襃菊丸怒之、屬鎌倉兵爲鄕導、襲陷城、後醍醐帝御吉野、寵吉水院益渥、降嫁皇女、以眹一子、乃賜諱字曰尊壽丸、

僧西阿大和三輪人、延元二年、帝御吉野、敕諸國討足利尊氏、太平記西阿應敕、據關地城擧兵、尊氏遣兵攻之、不能克、島津文書○按關地一作關住、或關地井、及帝崩、人心懷危懼、西阿守節不撓、太平記興國二年、尊氏又遣細川顯氏佐佐木貞氏等來攻、參取朽木文書、渡邊文書、拒戰無利、棄城走聚兵還據城、鶴岡社務記顯氏等又來圍、遂不能拔之、渡邊文書後與子良圓從楠正行、拒高師直兵

于四條畷、不克、父子竝死之、太平記、細細要記、其族尚在三輪、勤王不易節云、太平記、祇園修行日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九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楠正成

（子正行　族正家　和田正遠　和田賢秀　賢秀弟正朝　和田正武　和田正忠　橋本正員　橋本正茂　橋本正高　大冢惟正）

楠正成河內人、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也、世居金剛山西、（太平記、楠氏系圖、）楠父曰正康、（系圖○按今本、互有異同謬誤、蓋後人之所作也、然無他可據、故姑從一本、）其妻橘志貴山毘舍門而生正成、故小字曰多聞、（太平記）既長爲兵衛尉、（梅松論、太平記、○按左右未詳、）元弘元年帝避北條高時兵、幸笠置寺、四方少勤王者、帝頗憂之、適夢紫宸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列、忽有二丱角來跪、指座泣奏、普天之下、無處容聖體、唯此座可以坐也、覺而自占、木傍南楠、意將有楠氏者

出、俾朕再正位南面也、召寺僧快元（快元據金勝院本太平記）問之、對以正成、帝謂所夢殆是、遣藤原藤房徵之、正成即詣行在、帝使藤房傳命曰、卿應命即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有何策、以決廟勝、詳陳其所見、正成對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兵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模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衄、願勿煩聖慮、有臣存焉、何患不濟、辭歸城赤坂、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守者僅五百人、取民儲以充兵食、（太平記）行在有急則將迎駕於此也、（增鏡）版築方畢、（太平記）而賊將大佛貞直等攻陷笠置、乘勢奄至、（參取保曆間記、元弘日記裏書、光明寺藏書殘編、）兵亡慮三十萬、正成先遣弟正季（一作正氏）及和田正遠、以兵三百伏城側山中、賊視城小、易之曰、直用隻手提去耳、輒薄埤急攻、城兵亂射雨注、殺傷千餘人、賊驚沮而退、脫甲解鞍、爲下營計、正季等瞰

之、分兵爲二、鼓噪而進、城兵連鋒突出、合勢奮擊、賊狼狽而走、器械鞍馬、委棄載路、尋復來攻圍數重、正成豫爲機壁、俟其四面爭登而斷索、因連投巨木石、壓殺七百餘人、賊更蒙盾競進、鐵搭鉤塼殆壞、城中乃以長柄杓沃沸湯、賊皆傷爛、自是退守營柵、計持久、以困之、初正成之築城倉卒、儲糧不多、至此謀于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乏資糧、外無救援、欲率先天下以建功業者、死固所不

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士之所尚、我今陽死、賊必引歸、歸復聚衆而出戰、我逸彼勞、制勝之道也、衆皆然之、是夜會風雨晦冥、咫尺不辨、正成爲一大坑、塡以死屍、積薪于上、留一卒戒曰、候我行遠、放火燒城、乃與衆三五分伴、潛過賊營而行、賊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焚屍、以爲正成眞死、引兵旋于關東、正成乃匿金剛山、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湯淺定佛守赤坂、二年車駕西狩

隱岐、所在官軍皆解、夏正成以兵五百出攻赤坂、定佛督邑民夜輸糧米、正成諜知、邀而奪之、更苞戎具如米囊、使卒三百陽爲輸夫、擔致城中、別出兵爲追擊之狀、城中望見、以爲輸夫爲敵所追、乃開門納之、既入披甲譟叫、外兵應之、折關並攻、定佛遂降、正成并其兵、徇和泉河內、進屯渡邊橋、京畿大震、仲時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餘來攻、正成分二千人爲三、伏天王寺側、弱卒三

百守橋、皆羸馬繩轡、及戰輒走、誘賊窮追、比過天王寺、伏兵並起、賊大敗走、爭渡橋、溺死無算、逾月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來攻、和田孫三郎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拉公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正成曰、兵在和不在多、公綱坂東驍將、從以紀清兩黨、且彼承敗衄之餘、僑軍孤進、志在必死、我能拒之、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宜愛士力以圖後舉也、

我今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詐之、則坂東慓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卻、居數日、遣卒三百及民兵數千、大然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綱勒兵嚴備、意其衆日盛也、終潛引還、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寺僧觀上宮太子未來記、其文曰、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

海内歸一、正成悅曰、讖文所謂人王九十五代、即今上也、東魚吞四海、相模入道是也、西鳥食東魚、當有起兵滅關東者也、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岐、歸闕反正、當在明年春也、因以金裝刀與僧、益優厚士卒、禁止暴掠、遐邇歸望、兵勢彌張、（太平記）尋還金剛山、城千劍破據之、（增鏡、天正本太平記、保曆間記、）使平野將監守赤坂、（太平記○按神明鏡、正成遣弟五郎守赤坂、）明年春、高時復大發兵、遣二階堂貞藤圍護良親王於

吉野、大佛高直攻千劍破、阿曾時治攻赤坂、（參取保曆間記、神明鏡、元弘日記裏書○按見行本太平記及諸異本、攻金剛山及赤坂諸將、互有異同、今姑從本書、）平野將監拒守旬餘、城有暗渠、爲賊所泄、時又久旱、兵士困渴、賊仍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盡而降、賊送六波羅斬之、會貞藤陷吉野、親王南走、貞藤與時治兵悉集千劍破、軍聲大熾、城東西臨谷、南北聳峯、斗拔數十仞、周可一里、賊恃其衆、蟻附急攻、城中大發矢石拒之、賊死傷無算、令吏十二

人注之、三日夜不絕書、乃令軍中禁擅進、安營環守、城有泉五道、每日得水五斛許、正成患其乏、作大槽數百貯水、汨以黃土、養其性、每雨引屋霤於槽、水常得足、而賊疑其外汲也、令名越越前守兵三千守東溪、正成伺守者稍怠、黎明出兵擊走之、獲其旗幕、翌日張之城上、呼曰、此昨日名越殿所遺、煩部下人願來取之、越前守愧忿、率兵五千拔柵進薄、城兵下巨木、又從櫓連射、賊死傷略盡、懼不

敢攻、益成持久之計、正成乃縛藁人數十、被甲持兵、夜置城外、壯士五百、潛蔽其下、昧爽鼓譟誘賊、伺其來擊、徐發數箭、逡巡入城、時方昏霧、賊衆不曉、競赴藁人、城上乃連下巨石、殺傷八百餘人、賊爲飛橋欲騰入城中、叢擲火炬、唧筒灌油、橋燒斷、賊墜崖谷、焚死數千人、會近郡民兵奉護良親王令、截賊糧道、賊兵大困、逃亡相繼、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助高直、公綱以手下兵千人疾攻、不能拔、會帝幸伯耆、諸將攻克六波羅、賊皆解圍而去、車駕還闕、正成乃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帝親勞之曰、大業速成、皆卿之力、正成拜謝曰、不賴陛下威靈、臣曷得出重圍、復有今日、詔前驅入京師、後高直等擁餘衆在奈良、謀犯京師、正成與左近衞中將源定平討而降之、建武元年討僧憲法于飯盛山、平之、太平記、以功授檢非違使左衞門尉、兼河內守、太平記、建武二年記、左衞門尉、據河內金剛寺文書、爲攝津河內和泉守

護、攝津兵庫廣巖寺靈牌、僧明極行狀、○梅松論爲河內和泉守護、太平記爲攝津河內、稱河內大夫判官、建武二年記、高野山金剛峯寺文書、尋爲記錄所寄人、直雜訴決斷所、預議將士恩賞事、建武二年記、二年新田義貞東討足利尊氏、正成與諸將留衞京師、延元元年尊氏犯闕、正成以兵五千禦于宇治、尊氏兵攻大渡、官軍敗績、帝幸延曆寺、正成乃與諸將守行在、與新田義貞結城宗廣名和長年等攻尊氏、正成放火出雲路、自糺森進、豫設輕盾數百枚、遇賊馳突、乃鐵勾相連、蔽以發射、輒縱精騎乘之、賊披靡而卻、是日諸軍獲捷、尊氏西走、遇日暮、正成謂義貞曰、今日破賊、殺獲莫幾、而不知尊氏所在、以此少衆頓留京師、恐士卒貪財、四出不收、豈得無反襲之虞、如前日事邪、且賊乘勝機、後恐難制、莫若旋軍養力、一舉而驅之數十里外也、義貞從之、引還、尊氏復入京師、翌日正成遣僧數十人于戰場、歷索死屍、佯泣曰、昨新田北畠楠氏等七將

戰歿、將求骸收葬、賊間以爲信然、乃取屍首似義貞・正成者梟之、於是正成與諸將、潛軍夜發、別遣卒持炬、遵山西行、綿綿相屬、賊軍望之、告尊氏曰、官軍失將領、今皆亡去、尊氏遣兵要諸道、餘衆不復警備、詰旦正成等進入京師、放火掩擊、賊軍大潰、尊氏竟西走、遺棄器甲載路、正成遂與諸將追至豐島河原、與足利直義戰、正成引兵出賊後、直義不戰而退、與尊氏航海遁、太平記正成還直武者所、

建武年記二夏、尊氏・直義引大兵水陸並東、義貞拒之兵庫、詔正成援之、正成奏曰、賊收九州軍、勢必猖獗、以我疲兵、恐不能當之、宜召還義貞、車駕移蹕山門、縱賊入京師、而臣還河內、招聚畿縣兵、塞河尻、絕粮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可一擧而斃也、揣義貞之計、亦當及此、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夫戰者雖始之或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

其言、正成卽以五百騎上道、至櫻井驛、以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戒以滅賊匡天下、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以當尊氏陸軍、義貞陣和田碕、以禦水軍、尊氏先鋒細川定禪率舟師向紺邊、義貞拔軍赴拒、而尊氏全軍既登兵庫、正成望之、謂正季曰、我軍隔絕、賊滿前後、智計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橫奮擊、幾獲直義、尊氏遣六千餘人斷軍後、正成回戰數次、士卒殲盡、躬被十一創、退入民屋、謂正季曰、今

日送死九泉、吾子欲何所託魂、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賊徒、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族十三人、或云十六人殘兵六十餘人、或云五十餘人割腹並斃、太平記○僧明極行狀、正成軍敗、兄弟共入廣巖寺自殺、姑附備考、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衞中將、靈牌、僧明極行狀、○

梅松論曰、尊氏走筑紫、自是朝廷怙然無虞、正成上奏、宜誅義貞而招尊氏、與之和輯、若須使命、臣請往焉、衆皆嗤之、正成私言、朝廷得滅北條氏、實尊氏之功、天下將士莫不屬心、故官軍雖勝、應者常寡、尊氏雖敗、從者每衆、彼必懷柔西國、期月奄至、不可禦矣、既敕拒尊氏、正成到攝津尼碕、還奏曰、曩臣私據金剛山、義合國中、得以濟功、此民心屬王室

也、今臣以本國守護、承敕召兵、而雖臣親戚、猶有難色、此民心離王室也、戰必敗矣、按梅松論足利氏家臣所撰、故援正成、以蔽尊氏之惡、不足信也、今併記以辨其誣妄、正季稱七郎、爲帶刀、太平記直窪所及武者所、建武記二年初從正成勤王、頗有功、太平記正成子正行、正時、正儀、正儀自有傳、

正行父死時年甫十一、奉父遺誡、追念不已、兒戲常仆羣童爲斬敵、走竹馬以爲追尊氏者、太平記既長爲帶刀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内守、參取楠氏系圖、梶川系圖、太平記、觀心寺文書、後醍醐帝出

花山院御内山、正行與和田次郎等來赴、及帝崩入宿衛、後村上帝踐阼之初、屢出兵住吉側、以挑敵軍、太平記正平二年、發兵赴紀伊、圍隅田城、尋還河内、討池尻賊、更進攻矢尾城、和田文書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以兵三千來攻河内、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正行將攻矢尾城、謀候其出遠、徑至金剛山下、斷後鑿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陳、顯氏望煙、以爲敵果攻矢尾、乃馳至譽田河原、駐軍西向、俄而正行從後叫呼突出、顯氏大敗、直奔保天王寺、異本太平記山名時氏以兵六千援顯氏、屯住吉、正行料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可不攻而自退、乃分兵二千餘爲五隊、放火民舍而進、望敵軍塵揚、以謂彼陣四處、而兵倍於我、不宜分隊、復併五隊爲一、大戰破時氏于瓜生野、餘衆隨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時氏被創走、園太曆、太平記、尊氏憂懼、乃令高師直及弟師泰發

兵六萬來攻、正行與弟正時和田賢秀等百四十餘人、歃神水誓以共死、歃神水據天正本太平記詣行宮奏請、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來攻、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内、糾合族黨、欲其除滅朝敵、俾宇内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以有待之身、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爲不忠之臣、下而爲不孝之子、方今師直師泰將來犯、實臣報效之秋矣、若非獲彼首、則授

臣兄弟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親臨口敕曰前日二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尚聞賊復盡兵來犯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圖全也汝朕之爪牙愼當自愛正行頓首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告曰戰如不利不敢生還叩鐔而起叩鐔據異本太平記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壁書歌於其後曰加倍羅自斗加禰氏於毛倍波阿豆佐

由美○毛利家本太平記作阿豆佐由美比岐加倍佐自斗於毛布余利柰岐加儒珥以流柰烏層斗度牟流各截髮納于佛殿而後發帝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之明年正月高師直入河內分兵六萬陣伊駒山南及飯盛山外山四條畷四處師直將餘軍居後隆資率兵三千陽爲向飯盛山以縻敵軍正行兵三千由四條畷而進飯盛山敵望之分兵遮擊正行以先鋒敗之後軍與四條畷敵戰殺傷相半飯盛山伊駒山敵兵前後奄至後軍敗走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擊大敗師直兵聚兵亡百餘人馬皆被數矢衆乃下馬據壟坐食食畢步進接戰益勵遂迫師直陣上山高元僞稱師直冒陣戰死其甲鏤連環卽高氏家紋也正行大喜擲首空中手承者一再旣而知其僞乃投首於地蹴且罵曰汝上山高元邪汝亦無雙朝敵勇則可賞乃斷衣袖裹首置于壟上此日自巳至申戰凡三十餘合殺傷數百千人我兵死亡

略盡乃與餘兵五十餘人負盾佯走以誘師直敵覺之遣支兵三百追之正行返戰斬五十餘級遂前復迫師直軍而正行正時體中數箭兵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爲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時年二十三太平記諸本爲二十五今據毛利家本太平記園太曆細細要記定爲二十三從兵皆自殺其他宗族紀六郎左衞門○或作和田橘六左衞門及二子野田四郎及二子三輪西阿及子關地良圓金岸○或作金庭又禁峯兄弟畠山與三畠

山六郎、河邊石掬丸、〇掬或作揥阿閒了願、譽田其等二十三人、從兵凡百四十三人、〇一作五百、或作三百、悉戰沒、瓜生野之戰、正行援敵溺卒五百人、給衣藥視養數日、因授鎧馬、禮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戰四條畷、從死者頗多、太平記

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宮女辨內侍、遣卒迎之、內侍在輿中悲泣、正行悉斬其卒、送還以聞、帝詔卽賜內侍、正行辭以歌曰、斗氏毛余玥、柰我良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乎、以加傳年須波年、至是竟戰死、吉野拾遺

正家爲藏人、任左近衛將監、今川記、太平記、常陸藥王院文書、延元元年、代正成將兵赴常陸、常陸藥王院文書、常陸清音寺文書、城瓜連地據焉、賊兵來攻、正家逆擊破之、斬賊將佐竹義冬、及後藤基明、聲勢大振、入野七郎次郎等來屬、參取常陸藥王院文書、常陸清音寺文書、桐原系圖、明年從鎭守府將軍源顯家西上、今川記後與正行俱拒高師直於四條畷、不克死之、太平記

和田正遠、稱五郎、太平記、本書或作正隆、今據建武二年記、爲正遠、和泉人、天野金剛寺文書正成之族也、太平記、建武二年記、元弘初從正成起兵、軍功居多、太平記延元中直武者所、建武二年記後戰死湊川、太平記

和田賢秀、〇賢一作源幼而薙髮、稱新發意、正平中從正行與細川顯氏等戰于住吉、賢秀力戰、手斬數十人、敵軍敗走、追斬山名兼義、及高師直來攻、賢秀與弟正朝等、從正行詣吉野行宮廷辭、與同志士百四十餘人俱誓死而進、大戰四條畷、賢秀善用眉尖刀、所當無前、既而正行等自殺、從士皆盡、賢秀獨混敵兵狙師直、相距數步、正行部下湯淺太郎左衛門屬降在師直軍、視賢秀從後斫其足踣之、就斬其首、賢秀怒視湯淺、目光如炬、死猶不瞑、湯淺得疾、俯仰視賢秀張眼嗔已、閱七日而死、太平記

弟正朝、島津文書、太平記、正朝、異本太平記或作正高、高家、時宗、宗秀、行忠、今從見行本太平記、爲兵

衞尉、（左右未詳）稱新兵衞、（島津文書、太平記）與兄賢秀從正行討高師直於四條畷、大敗之、鼻田（一作畠）田職俊（名據金勝院本太平記）望視師直旗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而我步、追不可及、我如陽走、彼必來追、來卽返戰、則可獲師直也、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盾退、高師冬以兵三百躡後、正朝返戰、又破之、既而從兵悉歿、正行等亦皆死、正朝欲還奏其狀、南向單行、阿保忠實疾呼曰、子之族皆死、子何忍獨走、正朝揮刀赴

之、忠實廻馬卻走、正朝去則復追之、如此數次、會敵兵馳至射正朝、正朝被七矢、遂爲忠實所殺、（太平記）

和田正武爲和泉守、及後醍醐帝崩、與正行俱入宿衞、正平十五年、足利義詮兵犯天野行宮、正武與正儀據赤坂城拒之、敵來圍數重、正儀欲棄城退保金剛山、正武不肯曰、勝敗戰之常也、當戰而退、勇士不爲、我請率兵試之、不克則退亦未晚也、乃乘夜襲敵營、不克、斂兵而退、敵卒二人混入城中、正武還令衆唱軍號以坐作、敵卒不應、乃執而殺之、夜與正儀俱走入金剛山、又從攻佐佐木秀詮等斬之、十七年又與正儀擊攝津守護代箕浦俊定走之、尋與石塔賴房及正儀攻赤松光範、進至湊川、燒兵庫民家、光範據多部田城固守、乃引兵還、（太平記）正儀後出降于足利義滿、正武率宗族屢攻之、（花營三代記）及敵迫天野行宮、正武與前內大臣藤原隆俊拒之、（朽木

文書）官軍遂無利、帝還幸吉野、（鳩嶺雜事記、花營三代記）正武不知所終、

和田正忠稱五郎、（北條家本太平記）正平七年、帝親御軍、正忠與楠正儀爲先鋒、攻細川顯氏于京師破之、正忠部卒斬細川賴春、足利義詮走近江、車駕進次男山、義詮尋以大兵犯行在、敕正儀正忠逆拒、時正儀年二十三、正忠甫十六、以年齒尚弱、人皆危之、正忠入奏曰、元弘以來、臣一門殆爲此賊所殲、臣今日爲

國討賊、爲父兄報讎、苟不斬賊一將、則不復還謁矣、與正儀將兵三千、拒守荒阪山、敵驍將土岐康貞揮刀而進、正忠與鬭斬之、詣行在以聞、帝大褒奬、尋奉詔與正儀還河内、圖再舉、會病暴卒、（太平記）

橋本正員、（員一作貞）○一稱八郎、（太平記）和泉人、楠正成族也、（和田系圖裏書文書、花營三代記）佐美正安爲河内守、神宮寺正師稱太郎兵衛、（太平記、本書佐美作宇佐美、今據和田系圖裏書文書、及天正本金勝院本太平記）亦皆正成族也、湊

川之役、各率其徒赴之、（和田系圖裏書文書）及戰敗、三士竝死之、（太平記）

橋本正茂稱九郎、爲左衛門尉、楠正成之戰歿、攝泉之際、賊兵大起、畠山國清圍大冢惟正于八木城、時正茂與中院右少將（姓名闕）○陣天王寺、乃俱率兵赴援、國清敗走、（和田系圖裏書文書）延元三年、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出陳和泉、使弟顯信據男山、（元弘日記裏書、太平記）正茂與左兵衛尉和田正興舉兵應之、圍丹下城、攻之數日、進燒高安壘、旣而顯家戰歿、正茂等旋軍救男山、敵兵遮路、正茂轉戰而進、未至男山失守、正茂廻兵攻松原野田等敵營破之、（和田系圖裏文書）後醍醐帝崩、人心危懼、正茂與其宗族輔正行勤王、（太平記）正平初薙髮、（觀心寺文書）不知其所終、

橋本正高、正平中爲檢非違使、稱新判官、（觀心寺文書、太平記、正高據天野金剛寺文書）畠山國清發大兵西上、將犯行在、楠正儀和田正武修赤坂城據之、

令正高等築平石城、以五百餘兵守之、其餘將士各守近里壘壁、旣而國清分兵來攻、諸砦竝陷、正高與正儀等退保金剛山、十六年從正儀攻佐佐木秀詮弟氏詮於攝津破之、又從攻復京師、無何棄京南歸、（太平記）尋爲民部大輔、正儀出降、正高與和田正武等攝河内和泉事、（金剛寺文書、觀心寺文書、二見文書）文中中官軍屢失利、帝遂避天野、幸吉野、（鳩嶺雜事記、花營三代記、後深心院關白記、）同族宮内大輔正督等叛降敵、（花營三代記）

正高不屈、天授四年、起兵于紀伊、攻細川業秀敗之、業秀據城固守、於是足利義滿遣大兵救業秀、正高逆戰無利、乃引兵去、花營三代記、關岡家始末、及敵班軍、又聚兵攻業秀、業秀逃淡路、正高歸和泉、據土丸城、令子姪分守近里壘壁、五年敵將山名義理山名氏清等來圍土丸城、防戰失利、姪某死之、遂指城而逃、明年復與氏清戰和泉、不克死之、宗族三人及上神下村毛穴礒部櫻井等諸士盡鬬死、花營三代記

大家惟正、楠氏族也、任掃部助、爲和泉守護代、從正成赴湊川役、及戰敗引還、賊將畠山國清發大兵挑戰、惟正與八木法達等防之、兵寡不敵、退保八木城、國清進攻、接戰累日、既而中院右少將及橋本正茂等來援、內外夾擊、大敗之、國清逃去、明年與法達等率兵至河內、築寨于古市據焉、丹下西念來攻、出擊卻之、尋細川賴氏細川直俊亦來攻、逆擊之于野中寺傍、賊軍敗走、惟正追至藤井寺西、血戰數刻、遂斬細川直俊、引兵還和泉、據卷尾寺爲壘、率兵屢攻宮里城、更遣兵火賊徒家、和田系圖裏書文書、賴氏直俊據尊卑分脈、後從正行拒高師直兵、被重創、馬斃不可復戰、會有逸馬、騎而逃數里、聞宗族盡死、廻馬接敵、遂戰死、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

列傳第九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名和長年 從子長重

兒島高德

土居通治 得能通言

名和長年、姓源、初名長高、稱又太郎、伯耆名和人、以村上皇子具平親王之裔、又稱村上氏、父曰行高、名和家譜、曾祖行秋承久之役勤王、禦賊於宇治、參取伯耆卷、船上錄、長年爲名和地頭、爲人勇健善射、貲産饒贍、宗族彊盛、爲國人所畏服、元弘三年帝在隱岐、衞士多效忠款者、帝因問近國誰可託大事、皆對以長年、長年弟行氏亦在衞中、帝乃召見、使還諭長年奉迎、行氏値風不能發、而帝先己與左近衞少將源忠顯航海至伯耆、遣成田小三郎造長年家、○梅松論作遣忠顯、傳旨曰、朕至自隱岐、將倚賴卿、卿若不奉詔、速報鎌倉、長年流涕曰、天子託以大事、何敢辭之、臣必以死報、乃聚子弟告之、子弟皆奮曰、吾輩之勇、鄰國所知、賊縱蒙鐵盾來攻、吾能射洞之、數日之間吾族悉聚、賊縱擧天下來攻、吾何畏焉、伯耆卷、○太平記曰、帝遣使造長年家、長年適聚族人宴飮、沈思未對、弟長重進曰、士之所重名也、今以萬乘之尊、忝委託于我、我輩橫尸戰場、播聲後昆耳、度追兵當至、宜先奉駕入船上山、衆皆奮從、未知孰是、長年乃率衆奉迎、伯耆卷、梅松論、南都本天正本太平記、○見行本太平記作長重、扶帝上馬赴船上山、帝疲甚、欲以明日幸船上、長年進曰、此地密邇賊境、今不速進、則臣等將爲賊騎所蹴蹈矣、陛下亦不自奮、何以蕩平海内、帝乃進至山麓、衆縛木爲御輿、從西坂登、俄而有衆從後至、帝驚以爲賊、乃長年弟僧源盛及大山寺僧徒也、遂御山上佛寺、伯耆卷、長年募邑民能運我倉穀於船上者、人給錢五百、卽日致五千餘石、乃火其家、以百五十人守船上、伐木爲寨、撤

屋材代楯、弟氏高以松煙薫布、畫近國將士旗號、以作疑兵、(氏高據伯耆卷、一作族人國高)○翌日佐佐木清高與佐佐木昌綱以兵三千來攻、望見旌旗不敢進、長年以兵寡、令皆伏於樹陰、數出射手發矢、以待日暮、莫不命中、中必洞甲、昌綱中矢死、佐渡前司○(姓名闕)陣山後、以兵八百來降、清高不之知、麾衆競進、長年射殺四人、遇日昏雷雨驟至、衆乘之突擊、賊崩潰、死傷塡谷、清高僅以身免、於是近國將士數萬

望風來集、遂遣源忠顯及長年子義高收復京師、(參取太平記、伯耆卷)帝召長年問其祖先、長年對曰、臣祖先昔在京師、會山僧奉神輿入京師、臣祖射殺甲士二人、僧徒逃去、天子詔褒奬之、其後承久之役勤王、緣此失邑、帝歎曰、累世忠義、可謂偉矣、顧長而高者危、乃賜今名、敍從四位下、任左衞門尉、兼伯耆守、帝謂長年曰、朕之出隱岐、無舟何以濟海、無卿何以破賊、而地又名船上、卿其以舟爲徽號、乃親

畫帆舟賜之、(伯耆卷)又製文及和歌、具述風濤漂泊之艱、以稱長年功曰、朕將埀示卿忠於萬世、子孫勿忘正直以報國、(後醍醐帝賜長年宸翰)帝得京師捷問、欲卽歸闕、詢之羣臣、勘解由次官藤原光守曰、六波羅雖敗、鎌倉未舉、賊勢猶熾、世言東八州可敵天下、一鎌倉可敵東八州、是以承久之役、誅伊賀判官、爲力大易、及與鎌倉兵遇、輒便敗折、今我所得、裁什一二、宜駐蹕于此、以觀東國之變、(太平記)長年亦

止之、(伯耆卷)帝親筮之、遇師上六、乃決意治行、(太平記)令長年帶劒侍衞、(太平記、伯耆卷)建武元年以功爲因幡伯耆守護、(太平記)尋爲記錄所寄人、直雜訴決斷所預將士恩賞事、(建武二年記)新田義貞之東征、長年與楠正成等留衞京師、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京師、長年以二千人扼勢多橋、聞諸軍敗、車駕幸延曆寺、乃以兵三百還京師、賊認帆舟徽號遮擊、長年轉戰十七合、死者過半、遂造禁門、見宮闕無人、回顧

涕泣遂行、○按西源院本云、長年恐宮闕爲賊所汚、放火而去、誤矣、詣行在、與諸將戮力擊尊氏走之、護駕而旋、及尊氏再至、又從駕延暦寺、尊氏兵犯東坂、長年與脇屋義助等擊卻之、又與新田義貞攻尊氏於京師比過白鳥、路人相語曰、三木一草、僅存一木、長年聞之謂輿論嘲我死晚也、戰儻不利、今日死矣、蓋結城伯耆楠千種當時功臣、竝承恩眷、故世稱爲三木一草云、城耆與木訓讀相通、種與草相通、及戰敗、諸將引還、長年閉後街

門以絕走路、與從弟信貞等及兵二百人力鬭而死、太平記、從弟信貞據伯耆卷、三子義高、基長、高光、義高初從北條高時軍、往攻千劍破城、及長年舉義、得報拔歸、帝召見大悅、與父從駕赴京師、敍正五位上、爲檢非違使、太平記尋直武者所、建武二年記後與從弟義重從源顯家戰死堺浦、年三十七、基長稱孫三郎、長年迎帝赴船上、迺謂基長曰、汝爲我還家、處分家事、基長曰、賊兵將至、兒柰何離左右、仗義殉節、是

兒所願、家事委之家衆、長年曰、否、吾愧使賊徒蹂躪我家、汝往矣、家衆不能也、基長乃還火其家、以母及家人至船上、及清高來攻、基長率衆奮戰走之、衆追擊、基長呼曰、彼尋來降、何須窮追、衆乃止、降者果多、而鹽冶高貞未至、長年令基長擊之、高貞聞之懼而來降、伯耆卷基長後爲僧、居高野山、名和系圖高光幼名乙童丸、船上之戰、高光年十四、先衆奮戰殺敵頗多、帝引見大悅、賜所御黃楊櫛以爲行

賞之信、伯耆卷後敍正六位上、與父從駕延暦寺戰沒、伯耆卷、名和系圖、○太平記云、長年第二子伯耆權守長秋、第三子修理亮某、從懷良親王于西海、而系圖不載、今按系圖、長年第二子即基長、而基長子曰顯長、顯秋訓讀相通、疑太平記顚倒其名、誤爲長年子也、義高子顯興、實基長所生、敍從四位下、爲檢非違使、彈正大弼、伯耆守、從四位下據系圖正平十三年率族人往肥後、從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勤王、居肥後八代城、名和家譜、正平十三年據菊池武朝申狀、○本書係建武二年誤、名和氏族在西海者、始見太平記正平十四年、略與武朝申狀合、長年從子長重、

長重稱太郎左衛門。○太平記載小太郎左衛門長重爲長年弟。而家譜不載長重。即從子也。太平記又有太郎左衛門長生。而其事與伯耆卷所載長重事合。則長生長重蓋一人。而作弟者傳聞之謬也。從長年舉義戰于京師。正平七年。足利義詮犯男山行營。長重與族人長氏從在營中。敵來薄。長氏戰死。已而車駕衛圍還賀名生。事急。主者委神鏡櫃于田中而去。長重乃下馬脫甲。負櫃而走。敵追射如雨。長重僅免而還。櫃板脃薄。矢中者十餘。遂不能洞。人以爲異焉。參取太平記伯耆卷名和系圖。是歲。長年族人與敵戰於伯耆。自三月至四月。名和長信。名和高政。名和五郎及弟興村。名和行貞皆戰死。名和系圖

兒島高德稱備後三郎。備前人也。姓三宅。父曰範長。稱和田備後守。太平記高德夙好讀書。天正本太平記方後醍醐帝在笠置。謀聚兵勤王。太平記帝賜以錦旗。天正本太平記既而行在失守。車駕西遷。高德乃聚族謂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我欲奪駕於途。奉以舉義。儻事不濟而

死。亦足以耀名。衆奮從。俱上舟坂山候之。閒護送兵轉出山陰道。乃復詭道至美作杉坂。則車駕既過遠矣。衆於是散去。高德冀得見帝道其衷。獨羸服踵後。數日不得閒。乃夜入御館斫櫻樹。○天正本金勝院本作柳白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衛士無識字者。白之帝。帝亦不知何人所爲。然心忻然竊自喜。及帝在船上。高德與範長率其族詣焉。遂屬左近衛中將源忠顯攻六波羅。官軍敗績。忠顯走歸峯堂。高德及村上行村村上行村據伯耆卷力戰。愈勵。忠顯馳人召還。謂高德曰。敗卒疲劇。難于再戰。且吾營距賊密邇。恐致不虞。今欲移營少退。以圖後舉。何如。高德對曰。勝敗在運。小衄何患。但可進而不進。不可退而退。此爲將帥之過也。赤松圓心僅以千餘人屯山崎。三進三敗。猶能固守屯營。不退一步。而今我殘兵比賊尚多。軍之所據。後山前水。得守禦之勝。奈何棄之。但賊乘我疲來襲。未可知也。我

請往扼七條橋、公亦出兵備之、遂率三百人屯橋西、夜半高德望見峯堂炬火漸少、意忠顯棄陣遁、將往撿之、道遇荻野朝忠、朝忠曰、元帥既遁、我亦將赴丹波、請子與俱、高德曰、我從此懦將作事、誤矣、子先往、我當巡視本營、追以相及、於是留兵山下、獨登峯堂、則錦旗器械委棄狼藉、高德大罵曰、何不使若人墮坑塹而死、乃收錦旗、往與朝忠守高山寺城、及足利尊氏舉兵篠村近郡將士爭附、高

德惡屬其下、特與朝忠及安達祐秀和田位田本莊平莊氏等轉自若狹入、與諸將攻六波羅克之、還歸備前、建武二年飽浦信胤等據福山城以應尊氏、高德與淺山條就攻之、幾克、遇軍中有叛者戰敗、還據三石城、官兵稍集、出戰和氣驛、松田盛朝就陣降敵、高德敗走入熊山城、即夜又有叛者、導敵入城、高德與宗族僅免、以事上報、遂匿山中、延元元年新田義貞遣弟脇屋義助攻舟坂久不下、高德聞之、遣人告義貞曰、舟坂險固不易下、我當以四月十八日揚兵熊山、敵必分衆來攻、將軍乃分軍爲二、一爲攻狀以綴敵、一道三石山南出其不意、前後夾擊、我即率兵相會、則舟坂可舉、舟坂舉則西國何患不附也、義貞大悅、約以進兵、至期高德夜火其宅、以二百餘人天明上熊山、敵果出三千人來攻、山有七道、高德分衆禦之、力戰竟日、逮夜敵繞嶺奄至、高德以十餘騎當之、重傷墮馬、有

二敵卒馳來斫之、高德從子和田範氏松崎範家赴救、扶載以歸、創甚幾死、父範長激之曰、在昔鎌倉景政爲敵射中其目、不拔矢三日、遂射殺傷己者、汝今小傷、乃委墮若是、何獲濟大事、高德乃蘇息言曰、速扶上馬、出以決戰、範長謂其可濟矣、以餘兵十七騎突進、敵不測其寡、不戰而退、官軍遂拔舟坂、賴此戰焉、尋範長與高德欲拒飽浦信胤兵從尊氏而東者、出陣西川尻、聞敵陷福山城、欲會

脇屋義助。義助既退。乃乘夜踰險。到佐古志浦。創增劇。範長託之所識僧而行。天既曙。遇赤松則村出兵要于嶮隘。呼言亡卒速釋甲降。範長笑曰。前者足利尊氏以書誘我百端。皆擠裂投火。今豈隨汝降哉。汝欲得衣甲。當相與耳。乃以八十三人破圍東出。敵傳呼村落。報亡卒過。民兵數千人四集射之。範長行戰十八合。士卒死傷。止存六人。範長曰。使我得舉族而來。當蹂躪而過。今事至此。是我死

日。遂割腹銜刀而死。高德尋爲備前守。三年新田義貞在越前。欲發兵攻尊氏於京師。以援男山。高德從在軍中。議曰。嚮官軍敗績。叡山不支。由北賊截路而糧食不給。宜留兵北國。通其運輸。然後遣數千兵往據叡山。日夜以撓京師。是深根固蔕之謀也。然僧徒視吾少衆猝至。恐致叛貳。宜先送牒狀。覘其向背。義貞大然之。高德即援筆爲牒。立成。乃齎貽之延暦寺。亦報狀應之。居頃之。義貞戰死。高德從脇屋義助如伊豫。義助病歿。逃歸備前。困苦竄身。興國六年。招脇屋義治于上野。起兵。先是荻野朝忠降于足利尊氏。以事怨尊氏。高德因結朝忠。期以竝起。尊氏聞之。發兵攻朝忠于高山寺城。高德于兒島。朝忠出降。高德謂謀不濟。遂擁義治。海路竊入京師。招得義故千人。高德謂使衆聚居。必爲敵發。乃分置近郊。期夜襲尊氏。先期一日。尊氏諜知。遣兵攻其匿在壬生者。衆登屋雨射。矢盡悉

自殺。餘衆聞之散去。高德亦與義治奔信濃。後剃髮號志純。（〇西源院本作忠純）正平七年。帝將御男山。圖收復京師。召高德詔。汝趣東北諸國。起兵來援。效力襄功。在此一舉。高德亟往諭諸將曰。今行在危急。援兵不至。萬一乘輿歿賊。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宜速援之。於是新田義宗及小山四郎。（四郎據諸本）宇都宮公綱。桃井直常。上杉憲顯。吉良滿貞。石塔義房等發兵來援。未至而男山陷矣。（太平記）高德後不知所

終、

土居通治稱二郎、得能通言稱彌三郎、通言名據金勝院本竝伊豫人、河野氏族也、○按土居、得能、新居、高市、今井、松木、難波江、德永、高部諸氏、皆河野氏支庶所稱也、今檢河野家譜、豫章記、不載二人名、而有對馬守通盛、初名通治、然與是別自一人也、又按稻葉系圖曰、得能通俊通信庶長子也、通俊生通村、通村生通綱、通綱生通方、豫章記曰、通綱稱又太郎、元弘中賜祖通信管國任備後守、更稱河野氏、其子孫相續死王事、而嗣絕、由是觀之、疑二人蓋通綱之子、通方之弟也、然無他明證、姑書以俟考、通治任備後守、當後醍醐帝御船上山、通治通言同共舉義、略地入

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帥戰艦三百餘艘來擊、通治通言與之戰於星岡、大敗之、殺傷無算、時直遁走、於是四國兵士悉來屬通言乃具舟、將進復京師、會諸軍已收京師、車駕還宮、通治通言乃迎謁于兵庫、因扈從焉、時北條氏遺黨赤橋重時據伊豫立烏帽子城、通治通言討而平之、尋還伊豫、及足利尊氏犯京師、通治通言發戰艦三百餘隻入援、與足利直義遇豐島河原、奮擊走之、尊氏再闚、通治通言從脇屋義助力拒於湊河不利、還扈車駕如延曆寺、尊氏兵來犯、通治通言與仁科氏重春日部時賢等陣白鳥岡、拒之有功、因進攻尊氏不利而還、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往經略北國、通治通言與族通繩○繩或作益、或作政、從之、通言通繩以三百騎殿、行抵鹽津、會天大雪、遂與前軍相失、有敵兵奄至、通言通繩士馬凍餒不能戰、乃與衆拔刀植地、伏其上而死、通治從皇太子居金碕城、城陷之

日、率兵防其一面、數刻被創力索、卽與衆三十二人剄腹而死、太平記通治通言驍勇無雙、能執節始終、人皆歎惜焉、金勝院本太平記通治子通鄉○鄉或作野、或作理、任備前守、與通言子彈正某竝勇悍善戰、率勵其族黨、據國制敵、興國中脇屋義助奉詔來于伊豫、通鄉彈正與大館氏明金谷經氏等推義助爲主將、益爲興復之計、會義助病歿、細川賴春來攻河江城、通鄉彈正等從經氏以軍艦往援、路遇敵兵、與

戰不利、轉取備前鞆城、塞大可島○西源院本作大狄島守之、敵又來攻、與戰十餘日、聞賴春已陷河江城、將攻大館氏明於世田城、乃勸經氏援之、仍選銳卒三百許從之、與賴春戰於千町原、衆寡不敵、士卒殆盡、獨通鄉彈正等十餘人與經氏衝圍走備後、太平記不知其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九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菊池武時 子武重　武光
結城宗廣 子親光

菊池武時稱二郎、肥後人也、其先出中納言藤原隆家、隆家之孫則隆爲太宰少監、延久

二年赴肥後居菊池郡、子孫因家焉、世爲著姓、武時六世祖能隆、承久之役奉敕勤王、祖武房、文永弘安間、擊蒙古賊有功、菊池系圖、參取菊池武朝申狀、○系圖云、隆家生政則、政則長而勇武、隆家爲太宰權帥、從赴任、寛仁三年刀伊賊犯西陲、政則禦之有功、敕九州將士、聽其指揮、賜錦旗及御製歌褒之、是爲則隆父、按小右記朝野羣載、備載禦刀伊賊者之名氏、而無政則、且尊卑分脈武朝申狀並不載政則、故不取、父隆盛生時隆及武時、時隆與叔父武本爭地、訴之鎌倉、北條氏判歸地於時隆、武本憤之、遂與時隆相刺死、武時因嗣焉、系圖、後削髮號寂阿、系圖、武朝申狀、太平記、元弘三年帝幸船上、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協謀勤王、密奏行在、帝嘉奬賜錦旗、以勵其義、鎭西探題北條英時在博多、聞其謀召武時、武時覺事洩、乃使告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出兵戮力、貞宗顧望未時答、貞經亦聞王師數敗于京師、疑懼不安、遂斬武時使者、送首英時、武時悔怒曰、恨爲豎子所前却、今吾出兵、豈假手汝輩耶、卽率家兵百五十人而出、比過櫛田

祠、馬蹈不進、武時罵曰、我赴戰、神何得咎騎過哉、取雙鏑矢連射祠扉、於是馬行如初、人後見巨蛇中矢死祠中云、○按天正本太平記云、武時過櫛田祠之前、經阿蘇祠下、取一矢謁神爲歌、以必死自誓、事似復出、諸本不載、故今不取、武時進攻北條英時、兵皆輕死鋒銳、英時窘迫將自盡、會少貳貞經大友貞宗率數千兵赴援、武時度不可克、乃分兵五十附長子武重、誡曰、我今赴義授命、固其分也、汝急還國、完城聚兵、以報乃父之讎、武重固請同死、不許、

揮涙而去、武時遂督餘兵、冒陣歿、太平記時年四十二、系圖帝還京師、錄諸臣功、新田楠名和等皆陪席、楠正成進奏曰、元弘之勳勞、實難辨優劣、然而如臣等僥倖承恩、如武時應敕致命者、宜爲功臣第一、帝頷之、武朝申狀武時十五子、武重、武敏、賴隆、武茂、經重、隆舜、武吉、武光、武義、武尚、武豐、武士、武隆、武澄、武方、系圖

武重稱二郎、任肥後守、菊池系圖、太平記後爲左京大夫、系圖元弘三年武時攻北條英時、命武重

自軍中還爲再舉計、亡何少貳貞經起兵討英時、遣使來告、武重謂彼既詐吾父、我今可以報、答曰、審欲誅英時、可臨陣相見耳、遂斬其使、彼既以下、據天正本太平記建武中從新田義貞討足利尊氏、與足利直義戰于箱根、武重先登破敵、既而官軍敗于竹下、士卒星散、義貞欲引還、患兵少、賴武重全軍至、遂得俱西還、尊氏犯闕、武重從義貞禦于大渡、不利、遂護車駕至延暦寺、又從脇屋義助、攻舟坂山有功、後帝被尊氏紿還京、武重亦爲所拘囚、伺守者弛、逋還、太平記集兵勤王、延元二年一色範氏來侵肥後、武重與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澄逆戰于犬冢原、敗之、惟澄斬一色賴行、尋圍賊于合志城、屢破之、宇治惟澄申狀武重無子、養弟武士爲嗣、

武敏爲掃部助、系圖○太平記作武俊、誤起兵本國、遙應官軍、足利尊氏之西走、少貳貞經遣子賴尚帥衆迎之、武敏偵知、發兵三千餘、要之水木渡、賴尚既濟、乃擊殲其後軍、太平記

貞經留據太宰府、府中兵寡、參取梅松論、太平記武敏將襲貞經、貞經出陳筑後、武敏接戰敗之、進攻太宰府、悉焚其器械、梅松論貞經退保内山、圍之數日、會貞經族人有欲歸順者、迫貞經自殺、武敏乘勢攻尊氏于筑前、尊氏與弟直義逆戰多多良濱、武敏敗退、尋而敵將一色範氏、仁木義長來攻、武敏不能支、僅匿山而免、太平記及尊氏退復起兵、與今川藏人戰于唐川、豐福等處、小代氏文書

賴隆稱三郎、從父攻

北條英時、俱戰沒、武茂爲對馬守、經重稱八郎、隆舜剔髮稱阿日房、爲筑後守護代、從父戰沒、（系圖）武吉稱七郎、湊河之役、從在長兄武重軍、時楠正成拒尊氏于須磨浦、武重遣武吉往覘勝敗、至則遭正成軍既敗將自殺、（太平記）見武吉至曰、正成力盡就死、吾子幸還報之、武吉曰、此豈男子生還之時哉、共劃腹而死、（今川家毛利家北條家南都本太平記○按本書作武朝、今據系圖及武朝申狀訂）之、武義稱彥二郎、（系圖）後削髮稱自闢天授中

與大內義弘戰于蜷打死之、（武朝申狀）武士爲武重所養、稱二郎、爲肥後守、（系圖）及武重卒、往來肥筑之間、屢攻敵軍、由是二國官軍無生異心、（武朝申狀）無幾削髮出家、武隆任肥前守、生武信、武明、世有戰勳、武澄肥後守、（系圖）

武光初稱豐田十郎、以武士早辭家務、武光襲職任肥後守、又爲肥前守、遵父兄訓、竭心王室、（系圖）初後醍醐帝命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出鎮筑紫、（阿蘇社文書）興國中武光迎親王于肥後奉之、（參取阿蘇社文書、武朝申狀、）與大友氏時少貳賴尚、連歲構兵、屢克之、（參取系圖、宇治惟澄申狀、後醍醐院系圖、）正平十三年擊一色直氏及弟範光于筑前走之、聲勢大振、賴尚氏時諸豪族望風從屬、足利義詮聞直氏等敗大懼、復遣其將細川繁氏率兵來攻、道病死、賴尚氏時雅憚爲武光所指揮、潛圖應繁氏、聞其死而寢、會武光將兵五千、擊畠山國久于日向六笠城、氏時遂據高碕城畔、宇都宮宏知肥田正員應

之、（肥田見行本太平記、作肥前、今從諸異本、）扼豐前筑後隘、斷武光歸路、武光以氏時無能爲也、先往攻國久子重隆于三股城克之、國久懼棄六笠城、與重隆俱遁、武光乃旋師、氏時等見其鋒銳、畏縮不出、武光欲與賴尚及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時（惟時據阿蘇社文書）合兵討氏時、而未知二人亦有異志、親以五千人先趨高碕城、中道聞賴尚集兵據太宰府、惟時結九寨于小國寨後、乃還軍擊惟時、悉破其九寨、斬首三百餘級、

惟時僅以身免、明年奉懷良親王、明年據天正本提兵八千餘騎、討少貳賴尚軍高良山柳坂水繩山等處、賴尚率兵六萬來逆、隔筑後川陣、武光督手下兵五千、先渡薄之、賴尚不戰、退里許、壁于大原、武光追至、敵已鑿斷徑路、前阻泥澤、不可輒進、初賴尚在古浦城、爲一色直氏所攻、武光赴援得免、賴尚德之、誓曰、子孫七世無畔菊池氏、血書以遺焉、於是武光取其誓文、揭於旗竿、以辱賴尚、相持踰月、武

光夜遣子武政、姪武信武明、及赤星武貫等精兵七千人、分爲三隊、沿筑後川、乘水聲進、又簡壯士三百人、夜緣間道掩敵背、發喊雨射、敵衆駭愕、部伍大擾、自相鬬擊、死者相枕、夜已明、武政將兵一千先登、斬賴尚子忠資及其裨將三人、武明死之、武信武貫將兵一千繼進、與敵兵二萬遇、殊死戰、獲首七百級、虜忠資弟賴泰、武貫及結城親昭加藤宗高等戰死三百人、懷良親王暨武光、將兵三千、

大呼直擣敵中堅、飛矢如注、親王身被三創、幾危、朝官數人禦敵死之、親王賴而得脫、世良田大膳大夫某等亦戰歿、武光武政勵聲督衆、身先將士、奮力鏖戰、敵識武光、叢矢雨射、馬傷而蹶、乃易之、縱橫馳突、當敵凡十七合、所著胄被斫墜地、頭中兩刃、馬又傷危急、有一敵將薄之、馬上相搏俱下、武光遂斬其首、上其馬、蒙胄復進、自卯至酉、斬獲三千餘、賴尚大敗走、十六年又與新田族奉懷良親

王、帥兵五千餘、軍博多、少貳賴尚及大友氏時等二萬五千人來拒、陣香椎、松浦黨三千人據飯守山、擬擣武光後、相持涉旬、武光族城越前守金勝院本作重經或親廉密遣游僧、間松浦黨曰、軍中多謀應武光者、於是越前守以兵千人、黎明至山下讙呼、敵衆素相疑、莫復鬬志、爭先逃散、追斬略盡、武光喜謂松浦黨兵勁、爲難猝捷、今已克之、破少貳大友輩、在指掌中矣、明日與親王進攻香椎、氏時賴尚等、聞

松浦黨敗大懼、空壁潰散、軍資器仗、盈積道路、明年足利義詮以斯波氏經爲九州探題、至豐後、武光遣弟武義將城越前守等五千人往攻之、氏經使子松王丸、率賴尚氏時、及宗像大宮司等七千人、逆戰于長者原、武義兵敗、身被三創、退里許、越前守奮戰、斬敵將對馬賴資資俊等四百餘級、（賴資資俊據少貳家譜）敵乃敗走、武光繼至、與武義合兵、追至豐後府、氏經氏時退保高崎城、賴尚宗像大宮司亦

各嬰城固守、武光駐軍豐後府、分遣兵士攻之、相持三歲、十九年、先是大內弘世奉旨平周防長門敵、因鎮撫焉、至是叛附于義詮、義詮乃罷其長門守護厚東駿河守、其使弘世領二國如故、駿河守怨之、遂來降武光、請假兵討弘世、弘世率兵三千至豐後、（○諸本或作豐前）武光與駿河守擊破之、弘世乞降而去、（太平記）二子武政、良政、武政嗣任肥後守、（系圖）奉懷良親王、鎮撫九國、（武朝申狀）文中三年卒、年三十五、

（花營三代記、三十五據系圖、）子武朝嗣、年僅十二、（武朝申狀）爲肥後守、任左京權大夫、（系圖）天授中今川貞世來侵肥後、武朝將兵戰于水島敗之、二歲而鎮西略平、乃奉將軍宮進陳筑前府、於是貞世弟仲秋發兵將來攻、武朝遣武國、逆戰于博多卻之、（武朝申狀○按本書稱將軍宮者、蓋懷良親王之子良宗也、而今無他可證、姑從舊文、）三年大內義弘率豐前豐後兵來攻、武朝逆擊、大戰于蜷打、我師敗績、植田宮遭害、菊池武義武安等死之、（參取武朝申狀、後愚昧記、○後

愚昧記曰、植田宮者故宮僧正子、按宮僧正未詳何人、疑懷良親王之族也、植田宮諱闕、今無所考、）武朝引還、四年貞世復帥衆至託摩原、武朝戰敗被創、多亡族人、會將軍宮帥兵來援、擊貞世走之、弘和初討族人叛據守山者平之、（武朝申狀）應永四年、菊池族與少貳千葉大村等起兵、爲大內義弘所敗、（應永記）十四年武朝卒、年四十五、法名常朝、稱神德寺、三子兼賴、武楯、英朝、兼賴嗣爲肥後守、（系圖、應永十四年據武朝申狀天授四年歲十六之文推之、○按系圖一本兼賴作兼朝）

結城宗廣姓藤原、曾祖朝光爲源賴朝所親昵、父曰祐廣、稱彌七左衛門、尊卑分脈、結城家譜居陸奥之白河、因稱白河結城、以別本宗、居下總者、結城家譜宗廣爲上野介、薙髮號道忠、結城家譜、結城文書、太平記、○按金勝院西源院本太平記及一本結城家譜作源秀北條高時執僧圓觀附之、宗廣配錮其邑、無幾宗廣又從關東軍于笠置、元弘三年帝幸船上、四方多勤王者、太平記時宗廣在鎌倉、子親光從事京師、應護良親王令歸順、令旨傳至鎌倉、

宗廣即與弟片見祐義、田島廣堯等舉兵應新田義貞、俱攻鎌倉克之、遣使奏捷、結城文書及車駕還京、宗廣以圓觀詣闕、詔食邑如舊、太平記追加賜陸奥宇多莊、結城文書乃與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俱奉義良親王還定陸奥、元弘日記裏書宗廣爲評定衆、建武二年記佐國政、安輯郡縣、元弘日記裏書及足利尊氏反、帝幸延曆寺、與顯家從義良親王入援、參取神皇正統記、太平記攻園城寺、屢戰于京師、遂破尊氏、既而諸國復叛、從顯家

東還鎮撫、太平記延元二年國內兵起、顯家奉義良親王走保靈山城、元弘日記裏書、結城文書宗廣從焉、白河文書別遣兵守熊野堂城、爲靈山援、相馬文書帝賜書賞其老年從事、白河文書再從顯家攻鎌倉、抵奈良、顯家與諸將士議軍所向、宗廣曰、我軍累捷、已開入京之路、而猶憚賊不得過黑地橋、持此詣吉野、懦亦甚矣、當直襲京師、一掃兇徒、不濟則暴屍王城耳、顯家然之、未發、敵將桃井直信等來攻、顯家戰沒、宗廣奔

吉野、方是時、新田義貞死北國、源顯信棄男山、朝廷震驚、不知所爲、宗廣奏顯家三年之間、再發大衆入援、以陸奥出羽固服威令、無一人之圖後也、請令因民心未變、遣一皇子建號明令、懲逆獎順、畧定之功、何患不濟、臣按地圖、陸奥五十四郡、殆當日本之半、可得兵四五十許萬、臣願華首戴胄、祇奉皇子、發郡民而復京師、不出一年、洗雪前恥矣、朝議可之、敕又奉義良親王、與准大臣源親房、親房

據元弘日記裏書及顯信俱適陸奧、諸軍度敵梗陸路、悉會伊勢、發舟大湊、○西源院本作鳥羽津至天龍灘、遇颶風起、船艦四散、宗廣船漂七日、抵安濃津、○今川家本毛利家本作吹上村候風十餘日、嬰病瀕死、有僧來問曰、死迫矣、唯唱佛名、莫有他也、儻有所遺囑、傳諸貴息、宗廣目將瞑、聞之挺起笑曰、我生七十、百事完足、莫復遺念、但不得滅賊而就死、多生曠劫、是之爲恨、煩以我言傳賤子親朝、謂勿以供佛施僧、爲勿以稱

名讀經、爲速斬賊首、懸之墓前、言訖拔刀逆持、切齒而卒、太平記子親朝、親光、親朝將軍家臣傳、

親光稱九郎、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尊卑分脉稱大田判官、梅松論、結城家譜、元弘之役、屬北條高時、從大佛貞直攻赤坂城破之、太平記、光明寺藏書殘編、仍往居六波羅拒官軍、太平記及得護良親王令旨、知逆順異勢、俄出至山崎、因赤松則村歸順、參取結城文書、太平記、親光驍悍善戰、帝倚賴焉、恩

遇甚渥、太平記稍參預政務、梅松論後從足利尊氏討北條時行、金勝院本太平記及尊氏反犯京師、親光從源忠顯拒之於勢多、梅松論王師遂敗績、乘輿出幸延暦寺、親光意欲刺尊氏、獨留居京師、因僧詐乞降尊氏、尊氏怪之、遣大友貞載出察其狀、遇之於途、貞載卒然謂之曰、將軍以卿送款、使僕來受降、宜解甲仗、親光知其疑已、輒拔刀斫之、貞載即墮馬死、其下三百餘人圍擊甚急、親光及從士十四人與之交

刺而斃、時人甚嗟惜焉、太平記○按天正本太平記曰、始箱根之戰、大友貞載降于足利尊氏、反射官軍、由此大敗、帝惡之甚於尊氏、至車駕幸延暦寺、又以貞載爲言、親光廼謀刺貞載、梅松論曰、親光追謁帝請曰、嚮官軍討鎌倉、當一戰勦賊也、而大友貞載於途飜兵、是以不得濟功、致使陛下至此、臣深惡之、願令還留降之、刺以報陛下矣、帝義而許之、君臣垂泣、悵然而去、親光還入遇貞載於東寺、輒就乞降、貞載許之、約曰、往近將軍營、卿當脫甲、親光諾、脫刀而進、詐爲欲授之狀、就而斫之、因與交搏、遂遇害、其族同死者十餘人、貞載傷重、亦踰日而斃、未知孰是、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九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新田義貞

新田義貞稱小太郎、○印本尊卑分脈作太郎、增鏡作小四郎、蓋誤、上野新田郡人、源義家十世孫也、義家子義國生義重、義重生義兼、義兼生上西門院藏人義房、義房生政義、政義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朝氏生義貞、世食新田郡世良田等邑、因爲新田氏、尊卑分脈、世良田據太平記、元弘三年春、車駕狩隱岐、護良親王據吉野山、楠正成城千劒破山、竝集兵圖恢復、北條高時分遣兵士攻之、護良敗走、乃專力攻正成、時義貞從軍于千劒破、而竊蓄歸順之志、密謀家臣船田義昌曰、昔者源平在朝、互相鎭制、我家資世將、躬膺族望、以失勢故爲他所驅迫、豈吾本志也、頃來相模入道擧動縱肆、自速滅亡、今欲擧兵討彼、除宸憂以振家聲、可爲之時也、然事非有所稟不可、如聞大塔宮匿在傍近山中、汝其能爲吾得其令旨乎、大塔宮卽護良也、義昌乃以計請而得之、其文一倣綸旨制、曰、敷化而理萬國者、明君之德也、撥亂而鎭四海者、武臣之節也、頃年北條高時蔑如朝憲、恣振逆威、積惡之至、天誅已顯、爰欲安宸襟、將擧義兵、叡感尤深、抽賞何淺、宜早運征伐之策、底靜謐之功、○按親王賜書、宜稱令旨、而用綸旨體、可疑、據增鏡、此時護良數發間使于船上行在、其賜義貞書、承制所爲未可知也、然無他書可證、姑從本書文、義貞大悅、明日遂稱病還本國、日會宗親子弟、謀誅北條高時、夏高時兵敗于京師、於是增發大兵、調糧郡縣、以世良田素多豪富、特課以錢六萬、限五日、遣吏催督里民、歛率太急、義貞執而梟之、高時大怒、將移兵來攻、義貞乃與弟義助率大館宗氏、及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及弟行

義、岩松經家、里見義胤、江田行義、桃井尚義等百五十人、舉義生品祠前、建中黑旗、拜讀令旨、出兵笠懸野、至日暮、族人大井田經隆、及里見鳥山羽川氏等、率兵二千人、許、自越後至、義貞驚且喜曰、今日之事、未暇相報、諸君何緣速來、經隆伏鞍對曰、前四日有人徇越後、言公奉敕舉兵、是以急裝就途、料遠郡枝屬相繼至也、言未畢、越後甲斐信濃諸源兵五千餘人亦來會、進至武藏上野下野上

總常陸武藏兵士不期來集、衆已二萬餘人、本書作二十萬、今從金勝院本、聲勢大振、與北條高時將櫻田貞國戰入間河、一日三十餘合、明日又戰久米川、貞國敗走分陪、高時遣弟泰家將兵佐之、義貞進攻大敗、退保掘金、會相模人三浦義勝〇大多和家譜作義行、未知孰是、率兵六千餘人來屬、義貞厚禮之、詢以軍事、義勝對曰、天下兩分、英雄迭起、固當數相勝敗、而終始之勢、必在天心所與、公之事何患不濟、幸以僕兵加

公衆、請促進戰、義貞曰、彼新來氣銳、以我疲兵、恐難犯其鋒、義勝曰、明日之戰、僕爲公保必勝也、夫戰勝而將驕卒惰、武信君之所以敗、昨遣間覘敵、其將驕甚、此將踐宋義之言也、僕請以手兵爲公前行、義貞從之、明早義勝爲先鋒、卷旗徐前、義貞繼之、三面薄攻、敵兵驚潰、北條泰家僅以身免、小山秀朝千葉貞胤破高時別將金澤貞將于鶴見、鶴見據梅松論義貞兵勢益盛、進次關戶、一日、乃分軍爲三、

義貞義助道假粧坂、堀口貞滿大島守之、〇金勝院本太平記作義前道巨福呂坂、大館宗氏江田行義道極樂寺坂、行焚民居迫鎌倉、一日一夜、六十五戰、義貞與堀口貞滿竝捷、入于山內、大館宗氏進攻極樂寺坂敗死、部兵潰散、義貞乃率精兵二萬、夜循間道赴極樂寺坂、賊兵數萬固守坂上、柵絕蹊要、多列戰艦于海岸、軍不得輒過、義貞乃下馬、臨海免冑伏禱曰、天子方爲逆賊所迫、播遷西土、臣義貞敢

執斧鉞、深入賊地、志在靖國難而匡王化、伏祈八部龍神鑒臣忠赤、使得卻潮通道、解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及曉潮退沙露二十餘町、戰艦皆隨漂去、義貞大悅曰、貳師刺山得泉、神功投珠卻潮、和漢千古之異、我今值焉、大呼麾衆直入鎌倉、守坂賊兵駭愕、不及赴拒、江田行義堀口貞滿諸軍相踵競進、所在放火、風適怒甚、府第延燒、婦女叫號、騰籍煙焰之中、衆乘勢四面攻鬭、殺戮無數、北條高

時遂逃葛西谷、舉族自殺、自師出至此、凡十有五日、鎌倉平矣、乃馳使者三輩、奏捷行在、義貞仍居鎌倉、捕誅北條高時子邦時、及狩野重光等、窮索黨與、撫納降附、威望日隆、八州豪傑莫不聽命焉、時帝從隱岐幸船上山、以王師復京也、議將還闕、羣臣以北條高時未亡諫之、不聽而發、比駕次兵庫、義貞報適至、帝大喜、授使者官、授官據天正本遙授義貞左馬助、建武元年入朝、敘從四位上、任左兵衛督、○義貞爲左兵衛督、在今歟與明年不詳、姑係于此、兼播磨守、管上野播磨二國守護、○按是歲赤松則村爲播磨守護、不應一國同時置兩守護、據本書則村尋褫守護職、則授義貞蓋在此時也、今姑從舊文、宿衛京師、帝方寵任足利尊氏、聽信其言、太平記執護良親王付于尊氏弟直義、幽之鎌倉、義貞與尊氏同宗、嘗因微嫌不相諧、尊氏固蓄異圖、心憚義貞、每謀除之、未有發也、參取太平記、梅松論、二年秋、二年據天正本北條時行兵襲鎌倉、直義害護良而出走、朝廷未知之、更遣尊氏討時行、尊氏

遂據鎌倉拒命、悉奪義貞族人食邑在關東者、而抗表招兵、皆以誅義貞爲辭、義貞聞之、亦收管內所有足利氏邑地、奉疏陳其逆狀曰、王師克成之初、南有楠正成、西有赤松圓心、四遠蜂起、六軍虎窺、時足利尊氏從東賊令、舉族入洛、視官軍乘勝、有意救死、觀望擬議、猶挾兩端、及名越高家敗、始會官兵于丹州、抑非義旗逼京、賊將授首、彼豈肯獨操戈以當強敵乎、顧以功微報重、猜人忠力、欺罔

浸潤、欲圖陷害、推其詞而其逆可覩矣、初臣賜綸旨、起兵上野者、五月八日也、尊氏附官軍攻六波羅者、同月七日也、道途相去八百餘里、豈此一日中所得傳言、而誣奏臣聞京洛賊敗、然後起兵、其罪一、尊氏男義詮從百餘人而入鎌倉者、六月三日也、臣將百萬衆以殲兇帥者、五月二十二日也、而僞稱賴幼弱者、得立功效、其罪二、尊氏未有所承、擅施禁令於都下、梟戮親王卒伍、非司而行法、其

罪三、兵革之後、邊遠未靜、故命皇子開府東國、而尊氏誇恩之餘、計以張勢立威、覬覦將軍位名、其罪四、尊氏自稱東八國管領、養兵而圖恩、害民而收利、不臣之跡、固不待辨、其罪五、上天之運、雖無不復、然政令歸一、治化返古、實兵部卿親王之力、而尊氏讒構多端、陷之流刑、其罪六、親王之貶、聖衷所存、冀以懲其侈心、而尊氏藉公議、逞私怨、取而幽之囹圄、其罪七、足利直義爲北條時行所逼、不

戰而退、時已使人進刃親王、大逆無道、莫復可言、事雖未聞、道路既知之矣、其罪八、斯八逆者措而不問、四維方絶、八柱將傾、恐噬臍莫及矣、彼方欲逞悖逆、故先力排忠義、伏請乾臨明照、下詔討尊氏直義以下逆黨、書奏、下公卿議、參議藤原清忠進言、比校兩奏、尊氏之罪爲重、且殺親王事始上聞、如得其實、罪在不赦、會護良親王侍女歸自鎌倉上狀、南海西海諸國亦進尊氏反書數十通、遂下

詔討足利尊氏、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爲東國管領、義貞爲大將軍節度使、將兵六萬七千餘人由東海道、大智院宮彈正尹忠房親王、率權中納言藤原實世等七千人、別由東山道進、義貞陛辭之日、具軍容入、器甲鮮盛、舊制大將軍出征、行中儀節會、授節刀驛鈴、而治承中平維盛東征、不授節刀、廷議以其師出不利也、更備禮遣之、義貞亦依平正盛討源義親故事、遣船田義昌于高倉園尊氏第、

三喊放二鏑矢、斫門柱而後行、尊氏發兵拒
矢矧川、義貞遠水而陣、出引手射以誘賊、賊
果濟川而來、官軍分番戰、殺傷過當、卽夜賊
走鷺坂、宇都宮公綱及尾張昌能仁科某愛
曾某兵三千餘前攻鷺坂、又破走之、足利直
義帥二萬餘人來援、陣于手越河東、義貞使
義助等涉河擊之、日暮始解還、斬獲無算、夜
半義貞潛遣兵逼營亂射、賊衆驚擾走還鎌
倉、義貞連戰累捷、降賊前後數萬人、進入伊

豆府、尊氏窮蹙不知所爲、義貞以東山道兵
未至、逗府數日、賊散兵復集、雖已投降者、復
叛附之、號三十萬、出守竹下箱根險、義助從
尊良親王攻竹下不利、官軍敗走、義貞與足
利直義戰于箱根、義貞憑高指麾、諸軍乘勢
奮勵、幾克之、明旦始聞尊良敗、擧軍大怖、逃
降略盡、船田義昌巡視諸營、旗幕儼在、闃無
人聲、馳告義貞、義貞與左右僅一百人許棄
營而退、尾張昌能菊池武重及十六騎黨繼

至、且戰且退、至浮島原、擊降甲斐源氏兵五
百餘、散兵稍集、得七千餘人、（太平記）抵天龍河、
會河水暴漲、士馬又疲、淹留三日、發民夫撤
屋作浮橋、義貞留東岸斷後、竢衆渡訖乃前、
（太平記、參取梅松論）衆欲撤浮橋、義貞怒曰、我新敗之
餘、猶能作橋、況勝者乎、燒船毀橋、古人之所
以決戰、今若以此遏賊、賊將笑吾怯、吾深愧
之、乃使土人守橋而去、（梅松論）至矢矧驛、兵又
多亡、宇都宮公綱曰、滯此更數日、恐賊徒邀

前路、請急移軍近畿之地、阻葦數洲股水以
備之、諸將亦謂久逗遠境、宮掖或生他變、義
貞從之、退屯尾張、方是時京師政亂、諸國背
叛、應于尊氏、朝廷震驚、亟召還義貞、延元元
年春、尊氏逼京師、民庶洶騷、毀屋運財、竄匿
山林、軍士亦多逃逸、在者無復鬭志、義貞乃
分將士守諸路、而自帥兵一萬、阻大渡衞之、
植杙水中、建櫓橋上、撤版三間、斷桁不殊、使
守岸兵詬賊誘之、賊五百餘人乘筏而渡、礙

杙不進、我軍連射、俄而水激筏破、賊悉溺死、守橋兵復詬謗賊、賊擇有勇力者三人至櫓下、挽柱殆折、我兵佯退、賊乘之競進、桁壞溺者千餘人、明日賊破山崎長驅向京師、義貞引兵奔還、奉帝保延曆寺、賊將細川定禪據園城寺爲寨、將來犯行在、會鎮守府將軍源顯家率陸奥出羽兵五萬入援、義貞因謀與攻園城寺、夜遣諸將陣山下、延曆寺僧徒屯如意嶽、舟軍數百泛湖以備傍射、黎明諸軍

縱火大津民居、進攻不利而卻、賊乘勢來追、以民居火方熾、湖上舟軍亂發雨射、不能進、義貞縱兵突擊敗之、進薄園城寺、栗生顯友等先登奪門、義貞入舉火、如意嶽僧兵瞰之、亦下山出賊後、悉火諸堂宇、表裏諠譟、乘煙奮擊、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定禪走京師、顯家斂軍而旋、義貞獨提三萬餘兵尾賊、至山階及之、逼隘擊之、賊驚奔蹂踐、僵尸屬路、義貞既入京師、分軍爲三、一向將軍塚、一向眞如堂、一向二條河原、尊氏亦親率兵迎拒、自河合森至七條河原、人馬塡咽、連亘南北里餘、義貞上華頂山望之曰、賊衆倍我、當以奇取也、令軍中相識面者、每五十人各爲一隊、凡得一千餘人、卷旗撤笠號、詐爲園城寺敗卒混賊陣、約曰、兵交而發、既而諸軍接戰、尊氏軍衆而不整、我軍進退齊一、自午至酉、六十餘合、每合皆捷、向所遣兵俄揚中黑旗、大呼起于尊氏左右、賊衆驚亂相殺、不知所嚮、大

敗走、諸軍追至桂川而還、仍屯京師、卽夜細川定禪返襲會部曲縱出、莫赴拒者、船田義昌等爲亂兵所殺、義貞大敗還坂本、尊氏復入京師、會大智院宮及忠房親王率東山道兵二萬至坂本、軍勢復振、義貞乃約諸將乘夜竝進、楠正成名和長年結城宗廣陣于下松、源顯家陣于山科、藤原實世陣于赤山、延曆寺僧徒陣于鹿谷、義貞屯于北白河、至明僧徒進拔神樂岡、楠正成等擊破足利高經

于出雲路、顯家與尊氏方戰四條河原、義貞乃以三萬餘人橫衝賊陣、賊驚顧旗幟曰、中黑來矣、望風崩潰、義貞易服單騎深入、狙擊尊氏不得、乃分道追之、會日暮、用正成謀、還陣坂本、尊氏復入京師、後三日義貞又與諸將襲擊、尊氏敗走兵庫、（太平記）義貞扈駕還京、明日率諸將趣兵庫、擊破足利直義于豐島河原、又破細川和氏于瀨河、會土居通治得能通言以舟師來赴、亦擊破直義于打出驛、

尊氏遂浮海西走、（參取太平記、梅松論）義貞收降兵一萬餘人班師、以功任左近衛中將、居一月、山陰山陽諸國復起應于尊氏、詔義貞管領山陰山陽十六國事、往討之、會疾發不能進、先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等二千餘人于播磨、義貞疾愈尋發、留賀古河數日、兵士會者六萬餘人、進次班鳩驛、圖攻赤松則村白旗城、則村詐請降、義貞信之、馳取朝旨、往返十餘日、則村既已繕完城備、乃爲嫚言、指斥朝廷、

義貞怒、合圍數重、晝夜攻擊、意期必取、而彌月不能下、便分遣義助及江田行義大井田氏經等二萬餘人、攻石橋和義於船坂山、會兒島高德舉兵熊山應之、前後夾攻克之、義助進圍三石城、江田行義進略美作、大井田氏經據備中福山城、已而尊氏將大軍、從海路東上、直義將陸軍、攻福山城、氏經敗退、與義助合、義助馳使告敗、義貞報曰、賊水陸竝進、若欲過陸軍、恐水軍直入犯闕、不若且退

陣攝津、以扼兩軍、而蔽帝都、子宜釋圍還會山里也、乃遣使美作召行義、義貞終解白旗之圍、退駐賀古河西二日、俟義助行義等至、時霖雨水漲、衆以賊兵且逼、請義貞與諸將領具舟先濟、義貞曰、我軍未濟而賊遽至、則我走路斷絕、人知必死、所謂背水陣是已、且吾待諸軍濟訖乃發、未晚也、乃先令軍士病創及馬疲不堪騎者、以次而發、及明水落、義助等軍亦至、乃俱濟而至兵庫、士卒逃亡過

半、馳驛以聞、舉朝惶駭、乃遣楠正成與俱拒賊、義貞會正成、問朝議及其所策、謂曰、賊勢張皇、欲驅敗卒當之固難矣、但去年喪軍關東、以致輿議、今又承敕西發、未能拔一城、而聞賊大軍將至、遽然引還、我竊恥焉、是以欲委命一戰、勝敗非所卹也、正成曰、見機而進、權時而退、將之道也、紛紛之論、何介懷爲、公往歲殲滅高時、今春破走尊氏、此雖聖運所致、抑亦公之武略矣、公之於兵、誰得閒然、義

貞爲之釋然、終夜燕飮、明日、尊氏等水陸數十萬至、旌旗翳空、舸艦蔽海、義貞部分諸將、使義助將五千餘人、陣于經島、大館氏明三千人、陣于燈爐堂南、以禦水軍、楠正成以麾下兵七百餘人、陣湊川驛西、以禦陸軍、義貞自將二萬五千餘人、守和田崎、以策應諸軍、賊先鋒將細川定禪以舟軍數百隻進向經島、二百餘人先衆下船、義助兵擊殲之、定禪麾舟軍、東赴紺邊浦、義貞與義助氏明悉率

兵士、緣岸逐之、而尊氏大艦數千艘登和田崎、直義步軍從須磨來、楠正成戰死、義貞至西宮、○毛利家本、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南都本、天正本、竝作脇濱、望定禪旗幟曰、是皆賊之偏裨、由湊川來者、足利尊氏兄弟、此是眞賊矣、乃回軍背生田森、分諸將陣三處、殊死戰、遂見敗、賊追急、義貞自爲後拒、返戰、馬中矢僵、乃立路傍塚上、待副騎、賊兵競至圍之、義貞射斃一人、射斃一人、據西源院本、賊爲之逡巡不近、更叢鏑射之、此日、義貞擐

名甲、薄金、兩手揮鬼切鬼丸二寶刀、截飛矢、且截且避、輕捷若神、小山田高家馳至、以所乘馬授之、步鬭而死、義貞賴得脫去、由丹波路入京師、車駕蒼黃、復幸延曆寺、尊氏入據東寺、遣兵三道犯行在、義貞及諸將守東坂、鑿塹作橋、樓堞相望、戰艦鱗次湖面、公卿僧徒守西坂、恃險不設備、賊直來攻、會山上大霧、咫尺不辨、僧兵因擊走之、數日又來攻、官軍戰不利、乃急擊大講堂鐘報之、義貞提兵

六千、馳上比叡山、與宇都宮公綱乘高衡之、賊崩潰爭下、死者塡谷、義貞因屯大嶽、晨夜接戰十餘日、始軍中約、兩坂有急、各鳴鐘相報、詰旦有羣猿亂撞號鐘、諸軍以爲賊至、爭馳集東西坂、賊陣望而擾動、因下擊大敗之、賊人馬蹂躪、死者相枕、義貞部下生擒賊將高師重、僧徒請而斬之、梟于辛崎、賊軍累敗、兵卒四散、經十餘日稍集、而官軍謂賊兵猶寡可擊、公綱等進攻東寺、賊出兵京師諸巷

要之、官軍敗還、賊勢復振、會前權大納言藤原師基引北國兵三千餘人赴難、於是謀復攻東寺、議道所由、衆以謂經京師赴東寺、里閈多隘、進退甚艱、是前日所以取敗、宜分軍爲二、西自內野、東自河原、縱火夾攻之、會有叛者、以計報敵、而官軍不之覺也、藤原師基等從河原入、義貞從內野進、復敗還、延曆寺僧徒貽書興福寺請援、興福寺聽之、近畿兵士按甲觀望者、亦相繼送款請帥、因分遣中

納言藤原隆資等諸將統之、塞四方趨京路、絕賊餉道、於是諸國兵十百成羣、日集行在者、絡繹不絕、賊大困蹙、公卿促義貞進戰、（促義貞據金勝院本）義貞乃遣阿波淡路兵三千于阿彌陀峯、夜爇萬炬以張軍勢、與藤原隆資等諸路兵刻日四面進攻、至期義貞從宗族四十三人入謁帝溫顏勞奬、義貞伏對曰、成敗在聖運、非臣所逆料、但臣今日不薄賊營而發一矢者、必不生還、乃分兵爲三、從大宮豬熊

四條縱火轉鬭而前、賊兵爲之披靡、遂抵東寺、薄尊氏營、呼曰、天下匈匈、以吾二人、毋徒規一身功以害民命爲也、願單身決戰試與一矢言訖而箭穿尊氏坐間柱沒鏃矣、俄而賊兵從後奄至、義貞馳突而出、賊復雲合圍之數重、射中其額、血蔽面、（射中以下據金勝院本）令將士馬首皆西、決意赴死、初軍發行在、帝親臨解所御紅袴、（○梅松論作錦旗）寸斷以頒將士、士皆感激、綴之笠號而出、至是其兵八百、殊死奮

戰潰、圍入、擁義貞而去、兵八百及擁去據金勝院本此日義貞與藤原隆資等期以日加巳時竝入京師、舉火爲號、會北白河民居失火、隆資先期進戰見敗、阿彌陀峯及諸路兵亦皆敗、興福寺負約不至、官軍退保坂下、太平記尊氏尋擁立光明院、歷代皇紀始帝幸延暦寺自六月至九月、從駕士二十萬、皆取給於僧徒、僧徒傾資經營、猶不能足、至是敵又斷東北餉道、官軍屢出爭之不克、軍士饑困、相繼逃亡、部伍日

減、冬、帝密納足利尊氏之款、將還京師、藤原實世馳人告義貞、義貞時引見將校、聽之不信曰、此使者妄語耳、堀口貞滿先往、見乘輿已駕、貞滿伏廷泣訴、留之、帝方感悟、義貞與子弟率兵三千入謁、班坐堦下、皆色慍而容肅、帝進義貞及義助曰、方足利尊氏狃恩謀逆之日、朕謂卿與彼同宗、必相黨援也、乃支持傾危、一心於義、朕深允其忠、欲仗卿門以鎭海內、而天命未集、兵勢疲極、故今權且與

賊講解、旋駕京師、以謀後圖、但恐事易泄、故欲臨發告之、而貞滿倉卒來訴、顧未曉機宜、然朕於其言、亦有所省、今者河島維頼北在越前、氣比神官築城敦賀、以應官軍、卿宜赴彼經略、徇北國以規恢復、料朕已入京師、卿必受賊名、今日傳位春宮付卿去、天下之事、一以相煩、謹奉嗣君、視之如朕、言發淚下、衆咸俯伏涕泣、義貞卽夜祈日吉社曰、神尚垂護、俾臣得先途無恙、再振義軍、以滅兇賊、不

然必俾子孫有克報國起家者、乃納寶刀一枚、○梅松論作赤甲明日車駕入京師、義貞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北行、比抵鹽津、聞敵邀前險、更道木目嶺、時山中雨雪大寒、衆皆露宿、相抱而臥、或爇弓矢爲燎、人馬凍死、不可勝計、河野通繩得能通言兵三百、遇敵皆沒、千葉貞胤以五百餘人叛降于敵、義貞間關三日、始到敦賀津、氣比氏治迎入金崎城、義貞遣長子義顯於越後、義助於杣山、招諸國兵、足

利高經以二萬餘人圍金崎、義助義顯途還、以奇擊走之、義貞乃泛船、大譏皇太子及尊良親王、義貞義助各執器奏樂、適有魚跳入船、藤原實世徵以周武事、割以祭天、太子受胙、衆極歡而罷、敵又發大兵水陸來攻、城兵乘高矢石交發、敵死者日千數、踰月竟不能近、時帝出幸吉野、近畿兵日至行在、乃使渡里忠景賜詔書于義貞、力圖匡復、二年春、脇屋義治自杣山遣兵來救、道敗、自是外援斷

絕、糧食已竭、採海物以療饑、後乃每旦宰馬、充將士日食、而天漸暖、雪消路通、敵日集城下至十萬、義貞以勢不可支、與義助藤原實世潛踰城趨杣山、圖聚兵以攘敵、旬日僅得五百餘人、鎧馬且不給、遷延又過旬餘、敵遂陷金崎、太子就虜、尊良義顯自殺、義貞匿杣山半歲、發間使招黨舊、得三千餘人、尊氏復遣足利高經將六千餘人入越前府、與義貞相拒、加賀人敷地山岸等起兵、以應義貞、以畑時能爲將、據加賀越前界、拔大聖寺城、平泉寺僧徒亦據三峯應之、因遣義助統其軍、以薄越前府、三年春、義助率百餘人、出視營地、敵出兵掩之、義助舉火相報、義貞引三千餘人赴之、高經亦以三千餘人來拒、夾河而陣、時雪消水盛、官軍亂流而進、戰半、三峯僧兵出敵後、縱火燒府、敵駭顧而退、義貞乘之、追擊入府、高經走足羽、據黑丸城、餘黨望風崩潰者三十餘壘、（三十餘據天正本本書作七十三壘）○北陸

響震、四方義軍復起、各據國郡、候義貞入京、而義貞謀必滅高經、而後進征、夏出陣于府、遣近衞少將藤原行實及細屋秀國、船田經政、攻高經、行實等輕敵急攻、敗還、秋大井田氏經發越後兵二萬至、義貞軍復振、將復攻黑丸城、益治攻具、期于必取、時義貞次子義興從源顯家西上、會顯家戰沒、義興及顯家弟近衞少將顯信收散兵保男山、爲敵所圍、帝手詔義貞引兵赴援、義貞喜曰、自古源平

武臣著勳王室、而未聞賜手詔也、今我荷至榮、安得不於此時報效、迺移牒延曆寺、與之協力、僧徒大悦從之、義貞將發、討高經爲後患、自以三千餘人留于越前、縻之付兵二萬于義助、先往救男山、未至聞男山失守、輒還、義貞乃出河合、圖取黒丸城、高經惶恐、大修守備、設七營相控援、平泉寺僧徒又叛、營于藤島應高經、義貞夜夢與高經戰足羽河數日、身化爲長蛇、蜿然而臥、高經驚走、旦以

告、衆皆曰、龍能駕雲雨、震天地、而高經喪心驚走、大吉、齋藤道猷（○諸異本或作道猷、毛利家本作兒島高德者恐誤）聞之私言曰、天下分爭、猶三國時、而臥龍死、蜀先亡、況龍陽物、及陰而蟄、今方秋候、見水側、是失其類、吾未知其爲吉也、閏七月二日、義貞刻日率兵而出、將上馬、馬騰踶、執鞚夫幾死、渡足羽河、執旗兵所乘馬頓踣、旗仆中流、衆以爲凶徵也、義貞陣燈明寺側、遣兵分攻七營、藤島兵撓動、衆乘勢攀陴而登、僧徒力戰、遏晡官軍幾卻、義貞怒、易馬、擐甲、引騎五十、間道赴救、高經出步卒三百救藤島、義貞遇之於途、敵隱楯亂射、我兵不持排楯、僅以身遮蔽義貞耳、從兵中野宗昌（宗昌名據金勝院本○宗昌或作定澄）目義貞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義貞曰、棄衆獨免、非吾意也、策馬而進、馬被五矢、顛于淖中、義貞欲起、有飛矢中額、度不可免、終自刎而死、（太平記）年三十八、（清和源氏系圖）宗昌及結城親齊、金持重興等刳腹殉之、

（二人名據金勝院本）從者殲焉、時霧雨昏濛、餘衆竟無赴救者、日暝有數騎還于河合者、衆望之以爲義貞也、各自解還、迨知其死也、逃散叛降略盡、北國不復支、（太平記）三子義顯、義興、義宗、（尊卑分脉、太平記○由良系圖云、義貞子貞氏甫六歲、父死後爲橫瀨新九郎所育、因冒其姓、後爲由良氏、未審眞僞、）皆別有傳、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一百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新田義顯 弟義興 義宗
脇屋義助 子義治

新田義顯、稱小太郎、義貞之子也、尊卑分脈、太平記 每從在征戰間、以父功爲越後守、護義貞東

征、與結城親光、伯耆守名和長年、河内守楠正成等諸將、留衛京師、大渡之敗、以三千餘人斷後、敵兵六萬追之、義顯力戰數合、躬被數創、太平記 扶上馬、入見紫宸殿庭、帝親臨慰之、遂從幸延曆寺、毛利家本太平記 義貞入金碕、以兵二千屬義顯、使往越後招兵爲後援、義顯先與叔父脇屋義助入杣山、瓜生保拒而不納、義顯欲去入越後、士卒多逃、從者僅二百五十人、議復還金碕、徐圖後舉、會越前人今莊淨慶應足利高經、距險邀之、義助曰、淨慶料是今莊久經之黨也、久經前從我軍、已有恩分、誰能試往說之、由良光氏諾而起、單騎進曰、脇屋殿以議軍事赴金碕、子等誤發一矢、何所逭罪、亟撤兵辟路、淨慶對曰、前者某父久經忝在麾下、而某今屬尾張守、謀免罪責、敢遮前導耳、請賜行中知名士一二首級、得以藉口、則唯命之從、義助聞之黙然、義顯曰、淨慶之言非無謂也、然從行士卒、情切父子、寧我代彼、不忍令彼代我、汝以此意再諭

淨慶、彼猶不可、即與衆偕戰死、存重士之義、光氏再說、淨慶不聽、光氏下馬脱甲曰、大將猶欲代衆殞命、從士安不爲之効節、拔刀欲自刺、淨慶感激、疾趨止之曰、將士俱義、淨慶敢懼罪哉、乃撤備、掩涕俯道左、義助義顯大悅、解所佩金裝刀與之曰、我雖戰沒、同族有興業者、必以此證子忠、義顯兵始聞淨慶之言、恐懼逃去、留者僅十六人、義顯率之與俱

潰圍、入金碕城、已而大兵再來圍城、中糧竭、義貞潛出城、走杣山、集援兵、義顯居守、見兵八百餘人、按見行本太平記作百六十人、而云從尊良死者三百餘人、前後齟齬、今從諸異本太平記、與敵相拒二十餘日、敵兵十萬、四面陵城而入、城兵饑久、毃擊不堪、坐櫓緣陴、羸息而已、義顯乃與尊良親王自殺、備後守土居通治、由良具滋、長濱顯寬等拒鬭、力盡皆死、左近衞中將藤原行房、大炊助里見義氏、武田與一、氣比氏治、子齊晴、法眼賢覺

以下士卒卷自死、得免者四人、降者僅十二人、太平記

義興、幼名德壽丸、尊卑分脈、太平記、義顯異母弟也、以母賤不爲義貞所愛、幼居上野、延元二年、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將攻鎌倉、進軍至武藏國府、義興亦起兵三萬應之、而計顯家儻有遲留、以己軍徑取鎌倉、既而顯家軍至、遂合兵攻拔鎌倉、引與俱西、明年春戰青野原、破上杉憲顯、及顯家薨、從其弟少將顯信據男山、王師敗績、奔詣吉野、帝延見、嘉其才器、曰、可以興父家、加冠御前、賜今名、授左兵衞佐、尊卑分脈、正五位下左近衞將監、命與北條時行助義良親王、往略東國、泛海遇風、諸軍相失、太平記、義興船漂到武藏石濱、金勝院本太平記、仍匿東國、正平七年春、與弟義宗、從弟義治、起兵攻鎌倉、足利尊氏留子基氏守鎌倉、親率兵逆戰于金井原、本書作小手差原、今據鶴岡社務記、喜連川系圖訂之、官軍擊走尊氏、義宗追躡、義興與義治望白旗一隊

方退、以爲尊氏也、亦追之、適降者相屬、迎拜馬首、二人行爲貌接、而士卒追北爭進、左右僅三百人、有伏兵四起圍之、二人躬自力戰、義興被三創、義治刀折、更揮眉尖刀以鬭、刃齾如鋸、士卒死者百餘人、脫圍僅免、與義宗相失、義興曰、我兵殘弊、雖欲去亦不可得、不如直襲鎌倉、與基氏決也、卽夜過關戶、會石塔義房、三浦高通等擁兵數千來降、義興大喜、相率至神奈河、知敵無備、襲之、義興馳入

敵中、手斬三騎、所執轡索斷而垂地、伏鞍結之、敵馳至、亂斫不動、敵大驚異而去、既而義治以二百餘人、與敵將南宗繼戰破之、基氏出走、義興義治仍居鎌倉、號令八州、居半月、聞尊氏既敗義宗于笛吹嶺、將回師攻鎌倉、義興義治議將死守、或曰、宜且逃匿、聞京師消息、約北國諸將、以圖再舉、義興義治從之、乃走入國府津山、據河村城、（太平記）尊氏率兵來攻、乃棄城走、（參取太平記、喜連川系圖）後與義宗等保

越後、而武藏上野豪族致書、請奉以爲將、連名載盟誓無貳志、義宗義治疑而不應、義興志在立奇功、獨從百餘人、轉客兩州間、將士頗相奉附、基氏及畠山國清數遣兵襲之、忽已亡匿、或邀之于路、義興與數騎突圍免去、往來出没、遷徙不測、國清大患之、初武藏野之役、竹澤良衡者在義興部下、後降義詮、至是國清啗之以利、令圖義興、良衡佯爲負罪奪邑、使人通慇懃、義興疑而不見、良衡迎美

女少將于京師、養爲己子、盛飾以進、義興嬖之、良衡因使人屢道忠赤無二、遂得見、獻鞍馬鎧各三、宴飲從士、各與器械衣服、義興益信之、居半歲、軍謀密策悉與之俱、適値九月十三夜、良衡匿兵圖邀義興害之、義興將赴、會少將贈書告以凶夢止之、家臣井伊直秀（井伊直秀、據井伊家譜、西源院本太平記）亦諫勿行、義興稱疾不往、良衡疑少將漏謀殺之、義興不知、數通書問、良衡詐答其嬰疾不報、（數通書問以下、據西源院本太平記）

遣人言國清曰、審得義興所在、今江戸高重來、得俱濟事、高重良衡表兄弟也、國清因又奪高重食邑、更置守吏、高重逐之、築城聚兵、陽爲叛狀、因良衡通義興曰、道誓無故奪邑、使臣無所容、欲報之怨、而軍無司命、士卒不附、願奉公以爲大將、臣族在鎌倉者、亦數千人、率以定相模、猶八州則天下不足定矣、義興信之、將赴鎌倉、良衡高重等曰、多從兵士、恐爲人所怪、義興從之、十月使士卒先發、僅

與十餘人、乘曉適鎌倉、良衡高重豫鑿舟枘之、艤矢口渡、伏兵岸側、義興至中流、舟人抽枘遁去、舟將沈、伏兵竝起、敵艆鬨笑、義興怒罵曰、乃爲大不道人所欺、七生必讎汝、與世良田右馬助、井伊直秀、大島周防守、由良兵庫助、由良新左衞門、竝自盡、土肥三郎左衞門、南瀨口六郎、市河五郎、脫衣銜刀、泅而登岸、斬敵五人、傷十三人、遂鬭死、良衡高重撈得首級、獻基氏于入間河營、基氏論賞、因留

良衡使高重歸邑、索殘黨、高重還抵矢口渡、舟人載酒有出迎、舟至中流、雷雨俄至、波濤洶湧、舟覆悉溺死、高重望之、驚走數里、有黑氣掩其頭、見義興龍冑白馬、追而射己、即墜馬、歐血悶絕、舁至家、宛轉攀緣、爲溺水狀、七日而死、國清又夢義興形貌獰惡、鬼物擁從、挽火車入基氏陣、適有雷火燒入間河氏廬、三百餘戸、後矢口渡數有光怪、土人建祠、至今祀之、號新田大明神、太平記、高重名據江戸系圖、

義宗、兄義顯卒、立爲嗣、時六歲、太平記 任武藏守左兵衞佐、尊卑分脈 聽昇殿、尊卑分脈說、太平記、一後拜左近衞少將、太平記 與兄義興從弟脇屋義治、久匿東國、以伺釁隙、正平七年春、足利義詮送款于吉野、帝陽許之、遣由良信阿、敕義宗等曰、朝廷講和、實一時權謀、宜及時稱兵、殲賊魁以除宸憂、於是移牒招集、率兵八百、出軍于西上野、舊故諸將以兵會者、幾十萬餘人、進至武藏、足利尊氏逆戰于金井原、勝敗

相當、敵將饗庭氏直所部六十、皆少壯、兜鍪插梅花、我軍兒玉黨七千餘人、皆畫團扇爲旗號、義宗曰、扇有風、可以散花、遣而擊之、氏直果敗、敵兵隨潰、不可制止、義宗乃提騎五百、挺前追之、望尊氏旗幟、馳數里至石濱、幾獲之、其左右二十餘人力戰而死、尊氏賴得免去、斂兵以守前岸、義宗顧日已暝、後軍無繼、切齒而返、至金井原、與義興義治相失、衆議我軍寡少、恐難久駐、請乘暗退保笛吹嶺、

徵越後信濃兵、以圖再舉、義宗從之、兵士復集者二萬餘人、奉宗良親王爲元帥、時義興義治襲取鎌倉據之、而尊氏先來攻笛吹、義宗帥諸軍、逆擊於小手差原、(小手差原據李花集喜連川系圖、)酣戰不利而卻、日暮義宗望視敵營、炬火亘五六里、官軍炬火落落如曉星、謂左右曰、晝日一敗、安至如是、此必有逃亡者、卽設關防之、又計前逼強敵、後邇鄉土、士卒或謂大將懷內顧也、自脫甲以示不退、軍中稍定、夜半有他軍赴敵營者、炬火絡繹照路、上杉憲顯視之先逃、義宗不得獨留、引兵奔越後、(太平記○按北條家本南都本太平記曰、義宗先奔越後、而憲顯繼退、)及帝親御軍、出圖京師、遣兒島高德赴義宗等來會、義宗將七千人、與桃井直常吉良滿貞石塔義房等竝發、未至禁旅潰退、義宗等亦引兵還、後與義興義治、攻取越後之半、築城居焉、(太平記、)二十三年七月、與義治起兵、與上杉憲將等戰、不克死之、(喜連川系圖)子義則、任相模守、(義則名據喜連川系圖)

與其子刑部少輔、(○本書或作其從弟、未知孰是、)匿在信濃大河原、弘和中國人離叛、率衆來攻、宮(○按本書不名、蓋宗良親王也、)及新田氏宗族、悉戰沒于浪合、義則父子僅得脫、赴陸奥、寓巖城之酒邊、元中二年竊謀起兵、移檄上野武藏之間、招聚義舊、既而事洩、使者爲鎌倉將梶原道景岩松法松所搜捕、事遂不就、應永初、小山若犬丸潛來陸奥、與田村莊司坂上清包、(○按喜連川系圖、清包作則義、)協謀起兵、推義則父子爲大將、出次白河、上野武藏義徒皆來集、足利氏滿兼擁衆來擊、小山田村之軍大潰、於是義則父子遁至相模、依木賀彥六者、匿于箱根山底倉、薙髮更名行啓、十年國人藤田某率衆來襲、義則親拒之、不克戰沒、時刑部少輔適在他處、故得免難、十七年足利滿兼死、乃陰謀起兵、竊檄其義故、事露爲千葉兼胤所害、(鎌倉大草子)

脇屋義助、稱次郎、新田義貞弟也、(尊卑分脈、太平記、)

北條高時發兵擊義貞、衆咸持拒討、紛紜不一、義助進曰、北條氏擅命百餘年、兵盛人服、固非我敵、卽今能拒、不可持久、將遂奔亡銷散、所在窮死、使天下謂新田氏坐殺鎌倉使、以被顯誅也、非可恥之甚乎、所承綸旨、何時所用、但當稱兵皷義、出狥郡縣、衆附則進向鎌倉、不附則死耳、衆從其言、遂得濟功、爲兵庫助、建武元年、與義貞入京師、爲武者所武者所據尊卑分脈領駿河守護、義貞東討足利尊氏、義

助別奉尊良親王、將兵七千、與尊氏戰竹下、前鋒失利、敵乘勝直衝中堅、義助乃進兵當之、戰酣而退、子義治適陷敵中、義助復馳入取之、奮戰愈勵、所殺無算、既而大友貞載鹽冶高貞猝懷攜貳、出降于敵、敵勢益振、義助不能支、奉尊良而西、敵兵追之、且戰且走、會義貞還京師、明年足利尊氏犯京師、義助與權大納言藤原公泰、宇都宮泰藤等、率兵七千、防于山崎、戰不利、乃與義貞引還、從駕延

曆寺、與義貞攻破園城寺、入京師、與諸將陣將軍冢、敵將高師泰攻之、義助出弓手六百餘人、薮林亂射、敵逡巡不進、乃縱兵衝破之、因與諸軍合擊、敗尊氏、尊氏遂西走、以功拜右衞門佐、聽昇殿、聽昇殿據尊卑分脈、然未知在何年、姑係于此、又從義貞圍赤松則村白旗城、久之不能拔、義助諫曰、嚮北條氏舉天下之兵、專攻金剛山、遂致海內土崩、此可監也、今頓兵小城下、我糧竭而彼氣倍、尊氏既席卷九州、乘銳東向、

則進退俱難、不若分軍攻取船坂、以通山陽之路、收中國之兵、先彼未至、直掩筑紫也、義貞從之、乃遣兵二萬往攻船坂、然山險備嚴、仰而終日、會兒島高德揚兵熊山、約期夾攻、義助出軍梨原、部分諸將、令江田行義將二千餘人、向杉坂、大井田氏經督菊池武重宇都宮公綱等部下兵五千人、攻船坂、以麇守兵、畑時能由良新左衞門等、領勝兵三百餘、以伊東惟群爲鄉導、縛馬口、潛行過險、徑出

三石西、縱火而進、三石城兵寡、不能出拒、而船坂腹背受敵、計無所出、時能氏經夾而攻之、遂拔其城、行義入略美作、氏經進據福山城、義助留攻三石城、尊氏水陸竝進、攻陷福山城、義貞乃招義助、與俱還軍于兵庫、軍敗、車駕再幸延曆寺、義助守東坂、敵薄城、多搬薪草塡壕、欲以焚城、城中弓矢齊發、射殺三千餘人、敵陣擾亂、爭蔽楯避矢、義助瞰之、乃與諸將開門突出、白鳥陸軍衝其左、湖上舟

軍射其右、敵大敗、退守營不復出、及東西坂軍竝出擊敵、義助將兵五千、焚五百營奮戰、敵兵大敗、又率兵二千、攻佐佐木高氏于志那、渡不利而還、義貞北行、使義助將兵千餘人、據杣山招兵、以爲後援、瓜生保出迎鯖竝犒供豐厚、既而叛附于敵、閉城不內、保弟僧義鑑夜見義助曰、請留貴息、奉以爲金崎援、義助以子義治屬之曰、死生唯子所爲、明日返金崎、士卒道亡略盡、從者僅十六人、夜抵

深山寺、行問樵人、知敵兵大集、不可輒入、乃各解帶繫樹、以爲疑兵、乘曉馳犯敵圍、大呼曰、援兵二萬騎至矣、敵兵顧視山中旗幟、大驚以爲援兵至、釋圍潰去、乃得入城、既而復來圍、義助從義貞潛還杣山、而金崎尋陷、義貞之再起于杣山城也、平泉寺衆徒據三峰應之、請置將領、因遣義助往統其衆、義助從將士百餘人、視營城于鯖江、足利高經將細川某等覘知、以兵五百奄至圍之、義助奮擊、

敵濟水而卻、諸將欲追之、義助曰、以少勝衆、偶然耳、若涉水窮追、少致蹉跌、敵必返戰困我、宜速舉火報諸營、待其來救、於是官軍望煙馳集、遂進戰取府城、帝詔義貞救男山、義貞乃使義助將二萬人赴之、至敦賀、聞男山火、盤桓數日、男山陷、乃引還、是歲義貞攻高經于足羽戰沒、義助乃引兵還石丸城、將士多懷反側、一夜縱火三次、繼皆降亡、在者可二千人、乃令河島維賴保三峯、瓜生重及弟

照守杣山、畑時能據湊城、自率七百餘人歸府、明年秋召集諸軍圖取足羽、畑時能由良光氏、堀口氏政等攻拔敵壘數十、進會河合、義助躬率兵三千、攻敵三日夜、下十七壘、虜將七人、斬五百餘卒、遂與諸軍薄足羽、高經懼焚城夜遁、後村上帝騰極、詔義助曰、先帝遺敕眷卿殊渥、其軍國之事、便宜施行、先決後奏、一如義貞故事、○按本書以義助取足羽、係後醍醐帝崩賜詔之後誤也、今訂之、足利尊氏遣兵來攻、義助敗奔美

濃、保根尾城、爲土岐賴遠等所攻、又敗、乃與衆七十三人、微服往尾張熱田、依藤原昌能、留波津崎城十餘日、稍集散亡、潛詣吉野、帝爲掩淚勞獎久之、翌日加義助一級、拜刑部卿、族人從兵悉授官賜物有差、○拜刑部卿、不知在何年、姑係此、興國元年春、伊豫人起兵、奏請統帥、廷議使義助往、而水陸兩道皆接敵境、不可輒過、會備前人飽浦信胤馳使奏、臣方揚兵小豆島、摧挫賊鋒、以絕京師漕路、請遣大將赴

上道、乃命義助爲將、遣之四國、西國軍事悉出其節制、緣道官軍、多具戰艦資糧器械、送抵今張浦、伊豫國司近衞少將藤原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氏等、大得聲勢、官軍復振、敵望風棄十餘城而逃、義助入居國府、五月病卒、諸軍沮喪、四國相尋陷没、子義治、太平記

義治每從義助兵間、太平記敘從五位上、尊卑分脈任左衞門佐、太平記爲式部大輔、尊卑分脈竹下之

戰、年甫十三、與從者三人陷敵中、被髮撤笠號、使敵不能識辨、義助引騎三百、深入覓之、敵衆辟易、義治望之、佯爲返戰曰、諸人何怯、佯爲以下、據異本太平記、躍馬趨義助軍、敵兵二人以爲吾軍從馳、義治目從兵斬之、遂得免還、明年瓜生保及弟僧義鑑奉義治、集兵爲金崎後援、擊取足利高經新善光寺城、由是威名稍振、郡縣贈遺相繼、日設犒飲、而義治鬱鬱有不樂之色、義鑑問之、義治悄然答曰、向者克

敵、事殊可欣、然皇太子及我家大人諸宗族、久在圍中、戰苦糧竭、每想及之、臨宴不樂、義鑑感泣而起、宇都宮泰藤、小野寺將氏在壁後聞之曰、此子有丈夫器、何不爲扶翼濟其所懷哉、保等因會兵救金崎、道爲敵所敗、事不就矣、義助卒、竄居上野、與國六年、兒島高德起備前、請義治爲大將、潛引兵入京師、圖襲足利尊氏、事覺、義治與高德亡匿信濃、後與從兄新田義興及義宗、擊尊氏于金井原、

遂與義興襲取鎌倉、居半月、聞尊氏引大兵還、走保河村城、後與義宗居越後、太平記、正平二十三年、與義宗起兵、不克、走出羽、喜連川系圖、不知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堀口貞滿
金谷經氏
江田行義
大館氏明
大井田氏經
里見時成 細屋秀國

堀口貞滿、稱三郎、太平記上野人、大父家貞新田政義之第三子也、始氏堀口、父貞義左馬權頭、尊卑分脉武者所頭人、建武二年記貞滿大炊助、美濃守、尊卑分脉義貞建義、貞滿爲上將、從攻北條高時、向巨福呂坂、斬赤橋盛時、鎌倉由是竟平、太平記義貞與高師泰拒矢矧河、貞滿奮戰敗之、梅松論延元元年、帝再御延暦寺、足利尊氏詐送款、且請還闕、帝密許之、車駕將發、藤原實世馳价奔報、義貞未信、貞滿謂義貞曰、今旦見江田行義大館氏明遽赴中堂、行步異常、心頗爲怪、今復有此報、是必有故也、請往覘之、馳詣行在、則扈臣導儀、奉三種神器、貞滿小揖立、進攀轅泣奏曰、乘輿已駕、臣義貞未知所幸、外間喧傳陛下聽尊氏狡計、六軍還京師、義貞何罪、而一旦擯棄乃爾、方元弘初、尊臣縱奸、乘輿震蕩、義貞奮身敵愾、

奉辭討逆、浹旬之間、殄滅巨寇、平底海寓、以紓宸憂、其速如斯、陛下將帥中興之功、有能出義貞右者乎、及尊氏負恩構亂、又收集義旅、屢致大討、摧堅挫鋭、身冒萬死、出一生者數矣、凡前後所亡、宗族一百三十二人、親兵八千餘、○今川家本北條家本南都本一百三十二人爲一百六十三、今川家本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南都本八千爲一萬、未知孰是、遂竄兇寇于海西、京畿寧靜、然比日反叛相繼、逆焰再燃、王師荐致傾敗、而外援不至、是蓋陛下聖德未洽

物、大信不著衆之所致爾、義貞果何罪、今日還都之駕、遂不可柅、則臣願召義貞宗族見在者五十三人、悉賜死於駕前而後發也、辭氣慷慨、聲淚俱下、帝有慚色、遂付皇太子于義貞、北赴越前、貞滿從之、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以陸奧兵西上、貞滿時在美濃根尾、德山、率兵一千來從、後不知其所終、（太平記）子貞祐、掃部助、（尊卑分脈、太平記）匿居堅田、方足利義詮東奔、貞祐以兵五百邀戰眞野浦、斬佐佐木

秀綱、亦不知所終、（太平記）一井貞政、貞滿之叔父、爲大藏太輔、每從義貞陣間、建武初直武者所、（建武二年記）後與子政家死金崎城、（尊卑分脈）族氏政、爲兵部大輔、脇屋義助起兵越前、氏政時在居山城、乃以兵五百進攻、拔杏下鶴澤等十一城、降千餘人、遂會義助、擊走足利高經、既而義助敗走美濃、氏政謀結平泉寺衆徒、以擧兵、不應、（太平記）乃率十三騎、白晝過敵壘間、（北條家西源院南都本太平記）入鷹巢城、城陷、不知所之、（太平記）

金谷經氏、新田義貞之族、爲治部大輔、修理大夫、建武初、從義貞討足利尊氏有功、及帝幸吉野、經氏起兵于播磨、率吉河高田諸族、據丹生塞北路、以應官軍、後從脇屋義助于伊豫、會義助病歿、細川賴春以舟師將攻河江城、義助部下推經氏爲將、發戰艦五百援之、適遇敵于海上、敵舟皆施樓櫓、下射我軍、經氏飛舸當之、戰酣風暴起、與敵舟東西相

分、會日暮風止、衆議旋船還伊豫、經氏不可曰、今脇屋殿下世、大事去矣、吾儕縱存、所濟幾何、惟有血戰決死爾、乃進船于備後、攻鞆城取之、據大可島、敵兵三千來攻、交戰旬日、互有勝負、會賴春已陷河江城、欲進攻大館氏明世田城、於是河野通鄕等議還援氏明、時見兵猶有二千、經氏以爲兵多不一、不若寡而精、簡善鬬者、得三百人、皆書曼多羅爲號、擇凶日而發、敵兵七千逆戰于千町原、經

氏馳突、敵衆披靡、經氏身親搏戰、凡十餘合、斬敵兵七百、我兵亦多死、而終不能獲賴春也、經氏聚殘兵、與通鄉及得能彈正、日吉大藏、杉原與一等十七騎、潰圍走備後、（太平記）正平六年、足利義詮東走、經氏率兵五十餘至八幡、將入京師、敵兵數百來攻、拒戰不克、割腹死、從死者三十餘人、（房玄法印記）

江田行義、稱又二郎、（○太平記作三郎）其先出新田義重、父曰有氏、（尊卑分脈、江田據太平記、○本書行義稱世良田、而別有

江田三郎行氏、其祖滿氏、即行義從祖、姑稱江田、未知孰是、）新田義貞之起兵、行義從攻鎌倉有功、（太平記）建武初爲武者所頭人、任兵部少輔、（建武二年記）及足利尊氏犯京師、丹波人久下時重等應之、據大江山、行義將兵三千往討之、斬時重弟長重、餘衆潰散、還扈駕延曆寺、與諸將守東坂下、園城寺及京師戰、皆有功、尊氏之西奔、西國多應之者、朝議使義貞討之、會病、使行義大館氏明將兵二千先發、擊赤松則村于室山敗之、

義貞乃上途、進圍則村于白旗城、分遣弟義助與行義及大井田氏經、攻船坂山城克之、行義乘勝入美作、分兵圍柰義能仙菩提寺城、既而義貞聞尊氏海陸東上、欲據要地扼之、遣使召行義、行義乃解三城圍、會義貞于山里、與禦尊氏于兵庫、失利還、又扈駕延曆寺、拒敵于東坂有功、從義貞屢出爭京師、不能克、及帝還京師、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行義與大館氏明扈駕入京師、詭歸尊氏、反爲

所囚係、及帝復幸吉野、四方擧兵勤王、行義潛逃于丹波、與安達本莊氏等協謀、起兵高山寺應之、（太平記）後不知其所終、

大館氏明、祖家氏始氏大館、新田政義之次子也、（尊卑分脈）父宗氏、新田義貞稱兵、初首赴之、攻鎌倉、宗氏將左軍、與江田行義入極樂寺坂、擊破大佛貞直、遂沒于陣、氏明爲左馬助、與兄幸氏、（○尊卑分脈作弟）從源顯家、入援延曆寺、幸氏攻佐佐木氏賴觀音寺城拔之、斬敵五

百、既至坂本、顯家欲留一兩日休馬、氏明曰、馬遠來而疲、若復休之、足重不可用、且敵聞吾至、不意遽攻、宜乘曉四面大喊襲其無備、克之必矣、顯家及諸將然之、遂進攻拔園城寺、義貞將追足利尊氏于西國、會嬰疾、遣氏明及江田行義將二千餘人先發、破赤松則村于室山、軍勢大振、報至、義貞乃帥兵西發、後與行義從駕入京師、歸于尊氏、及帝南幸吉野、氏明竊逃詣行宮、爲伊豫守護、到任與

土居得能氏、合勢攻略、按本書諸國宮方蜂起條曰、氏明奔逃伊豫、今從脇屋義助向伊豫條、逮脇屋義助歿、伊豫官軍相踵糜滅、氏明時據世田城、被圍十餘日、先是城中勝兵多從金谷經氏戰歿、加以糧竭、敵已薄城、氏明率親兵十七人、奮鬭卻之、還割腹死、太平記 初吉野行宮有怪禽、夜出作鵼鳴、帝惡之、命衛士射、終不能中、會氏明自伊豫獻名鷹、敕大納言藤原隆資調養之、一日如皐放鷹、鷹忽逸入前林中、須臾捉一鳥、大如鶴、盤旋墜地、其狀羽毛皂黑、翼長七尺許、咸謂是蓋嚮爲鵼鳴者也、乃格殺之、怪遂絕矣、而鷹亦傷臆而死云、吉野拾遺 氏明二子、義冬、氏清、氏清幼讀書京師海藏院、既長、正平十年赴吉野、給事行宮、十六年往屬其母家伊勢國司源顯能部下、居伊賀關岡城、文中二年、與仁木義長戰鈴鹿山、斬仁木義信、還會顯能兵、與俱擊義長、大敗走之、顯能嘉其功、更大館爲關岡氏、以女妻之、關岡家始末 橋本正高

舉兵于紀伊、足利義滿遣山名義理細川賴元等攻之、花營三代記、關岡家始末、正高請援、氏清乃率兵擊義理等于山口山中、卻之、氏清以國司女壻累建戰勲、國内兵士自服部柘植諸氏、莫不服從、稱氏清爲伊賀守而不名也、應永十九年卒年七十六、子氏隆、關岡家始末

大井田氏經、○太平記井作江 越後人、新田義重之裔也、父經隆、遠江守、○大井田系圖作經隆孫 氏經歷彈正少弼、爲式部大輔、參取尊卑分脈、太平記、 元弘初、氏

經與父共從新田義貞起義、誅北條高時、有功、及足利尊氏反、又從戰筥根、又與諸將護駕、保延曆寺、亡何尊氏西走、義貞奉詔討之、而西方悉爲賊有、軍久無功、會兒島高德舉兵熊山、義貞乃遣弟脇屋義助及氏經等諸將應之、氏經與畑時能等夾攻船坂拔之、義助因進圍三石、氏經亦進據福山城、兵僅二千、足利尊氏及弟直義水陸竝進、而城中守備不完、衆心危懼、氏經勵以忠義曰、奉命遏

賊路、豈可聞其兵多不戰而走哉、今日吾輩致死之秋也、衆更奮躍、勇氣百倍、翌日直義率兵二十萬至山下、旌旗人馬、闐咽數里、先鋒三千薄城、氏經戒衆勿譁、及敵發喊三、乃鼓而應之、聲震山谷、敵驚曰、源家將果善守、勿以城小侮之、乃齊進四面仰攻、城兵注射、死傷無算、氏經乃督精兵千騎、洞開城門、大呼突出、敵兵披靡、人馬墮澗死者相枕、氏經望直義旗、旋騎赴之、搏戰移時、既而知其非

直義之陣、衝出敵背、亡從騎五百、顧視樓棚火起、知敵兵已入城、謂衆曰、今日之戰止於此矣、乃收餘兵東馳、行鬭十餘合、天明至三石、遂與義助引兵會義貞于山里、禦尊氏于攝津、不克、從義貞還京、復護蹕登延曆寺、及義貞北行、氏經從之、至越前、與足利高經戰效功、既而義貞戰歿、王師不振、太平記氏經卒于越後、有子曰經景、大井田系圖

里見時成、越後人、新田氏族也、名據今川家本爲伊

賀守、從新田義貞討北條高時、平之、又從討足利尊氏、義貞奉皇太子至金崎、時成與脇屋義治等守杣山、足利尊氏兵圍金碕、踰歲城中窘甚、義治使時成及瓜生保等、將兵五千往援、尊氏將今川賴貞率兵二萬陣敦賀、據險逆拒、時成率輕騎督戰、軍不利、遂與保等同戰死、里見義氏、○本書或作時義、未知孰是、尊卑分脈作伊賀守義成孫、爲大炊助、從新田義貞討足利尊氏、遂從赴越前守金碕城、陷與新田義顯俱自殺、

太平記

細屋秀國、新田氏族也、秀國據金勝院本太平記爲右馬助、從新田義貞赴越前、足利尊氏使足利高經陣越前府爲之備、秀國率兵三千、築砦長碕河合川口、漸逼之、高經軍敗、走據黑丸城、秀國與藤原行實船田經政追攻、不能拔、義貞戰死軍潰、太平記後不知其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船田義昌 族經政
栗生顯友
篠塚某
畑時能

由良具滋
渡里忠景
小山田高家
瓜生保

船田義昌上野人也、爲新田義貞執事、義貞在金剛山軍、與義昌計擧兵、欲得護良親王令旨、義昌曰、聞親王近匿山中、宜以計求得之、乃裝兵三十餘人爲草賊、夜上葛城峯、而自爲亡卒、與之鬭逐、他賊望以爲其黨來救、因合擊生擒數人、解縛諭之曰、非以殺汝也、新田殿計獲大塔宮令旨以擧義、汝等欲保首領、當導到宮所、賊悅曰、此易致耳、請縱我輩一人往、義昌遣之、閒日果奉令旨至、義貞藉以起兵、義貞之入鎌倉、鹽田道祐戰敗、其下狩野重光趣之自殺、盜其家貲、逃匿佛寺、義昌聞而捕之、梟首由井濱、既而獲北條高時子邦時、後從義貞戰歿京師、太平記 義昌族

經政

經政不知於義昌親疎也、稱長門守、每從新田義貞力戰、義貞克園城寺、將引歸、經政叩馬言曰、乘勝追北、軍之所利、敵已委棄鎧馬、奉頭奔亡、吾追躡直入京師、餘衆亦從而潰、乃雜敵中、縱火發喊、縱橫馳騁、使敵不測多寡、得以與足利氏決耳、義貞悅曰、吾意也、遂尾敵入京師、大得克捷、後從新田義顯保金碕城、城陷、土岐賴勝、栗生顯友、矢島安崇將自殺、經政止之曰、新田殿在、我輩當忍生俟

其再起無爲徒死資敵、乃與三人共匿海岸石窟中、得不死、義貞之攻足羽、經政率七百騎○異本作五百到安居、將渡水、爲敵所射、人馬多溺死、引兵而還、後不知所終、太平記

栗生顯友顯友名據金勝院本○顯友或作邦昭、一書矛盾、無他可徵、今姑從其一、稱左衛門、上野人也、膂力超人、善射、好擊劍、事新田義貞、與篠塚伊賀守・畑時能・由良具滋齊名、稱四天王、四天王據天正異本又與篠塚伊賀守・杉原下總守・高田義遠・藤田三郎左衛

門・藤田四郎左衛門・藤田六郎左衛門・葦堀七郎・川波新左衛門・難波備前守・河越參河守・長濱顯寬・高山遠江守・園田四郎左衛門・青木五郎左衛門・青木七郎左衛門・山上六郎左衛門稱十六騎、○以上所載十七人、而稱十六騎、未審其由、每臨戰同徽號、進退必俱、自義貞舉義、未嘗不從在左右、建武二年、從義貞戰矢矧・箱根有功、及義貞敗退、行收散卒、轉鬪三日、至天龍河、會雨河水暴漲、造浮橋以濟軍、軍中有叛者竊斷縛紲、國人牽馬至、橋壞而溺、船田義昌顧軍士救之、顯友乃全鎧入水、挾人馬亂流登岸、橋板開丈餘、義貞・義昌互執手、躍身而超、餘衆未得渡、名張久富手捧甲士、久富名據金勝院本連投二十人、最後雙挾二人而超、軍中視其趫捷、竊歎曰、將士材武如此、猶不免于敗乎、明年義貞攻細川定禪于園城寺、定禪出戰、兵敗而退、我軍隨入、僧兵力拒撤濠橋、不得入、顯友及篠塚其各拔大木塔婆、架

于橋梁、畑時能及渡里忠景戲之曰、任卿爲造橋判官、戰吾自爲之、先渡溝門、城兵亂刺、忠景奪得十六槍、時能足蹈門關、輒折、守兵驚潰、義貞乃督三萬騎從之、賊遂大敗、及瓜生保叛、脇屋義助・新田義顯奔還金碕、士多道亡、從者僅十六人、道逢樵者、言金碕亦爲敵所圍、衆聞之大憂、皆曰、宜經東山道、奔于越後、否則各就自盡耳、議未決、顯友進曰、今諸道梗礙、吾兵困弊、越後長途、不易至矣、未

見敵而死、亦甚怯也、不如多設疑兵、乘敵不意、或得入城、事脫不就、則決死於將帥之前、不亦可乎、衆然之、會日暮、設疑兵於深山寺傍、黎明馳至金碕、出敵背、大呼曰、援兵二萬至矣、敵兵望深山寺旗幟、以爲大兵實至也、空壁亡去、因得入城、足利尊氏怒其爲寡兵所欺、復大遣兵圍城數重、晨夜攻戰、顯友大呼而出、以巨棓格鬬、踣數十人、敵不敢近、及城陷、與船田經政脫走、不知所終、太平記

篠塚某、稱伊賀守、武藏人也、自稱畠山重忠六世之孫、驍猛多力、善射、事新田義貞、義貞東征失利、退還、殘兵僅五百餘、道有僧告曰、敵兵充伊豆府、號八十萬、以此單寡、安得輒過、篠塚與栗生顯友顧衆曰、以五百當八十萬、諸君今日眞是一騎當千矣、乃相率轉鬬而前、一條某摶義貞、篠塚從傍捉而投之、一條拳捷、足據地不仆、復前、篠塚蹴踣斬之、一條士卒競赴篠塚、篠塚手殺九人、餘兵股栗莫敢近、義貞得脫去、尋從攻圍城寺有功、及脇屋義助卒、與大館氏明據伊豫世田城、會細川賴春率衆來攻、圍城三旬、氏明力屈自盡、篠塚開門突出、大呼自名曰、汝等斬我求賞、乃揮鐵棓衝圍、敵兵東西披靡、篠塚徐步而去、敵使騎士二百尾射之、篠塚每追者迫、顧而叱之、行數里、夜抵今張浦、敵泊船浦口、留棹卒護之、篠塚乃帶甲入海、浮沒里許、騰而登船、棹卒驚駭、詰問姓名、告之曰、身是篠

塚伊賀守也、宜爲我進船至隱岐島、自起大矴、建長檣可十四五尋、入而臥、鼻息如雷、舉舟震悚、送至隱岐島、不知所終、太平記

女稱伊賀局、事新待賢門院、及高師直犯吉野、帝幸賀名生、門院僅從後宮數人同赴焉、比至吉野川、橋板半斷、不知所爲、伊賀局折巨樹枝、接以濟門院及諸妃、及敵退、試使多力者折之、不能而止、後嫁楠正儀、吉野拾遺

畑時能、稱六郎左衛門、武藏人也、體貌雄傑、

志氣壯烈、長於謀略、多力善泅、擊刺騎射、無不精妙、每戰未嘗敗、年甫十六、好角力、坂東莫敵者、後家信濃、以漁獵爲生、建武初新田義貞唱義、時能從而力戰、又從脇屋義助攻船坂山拔之、義貞據杣山城、時能以加賀人數地山岸上木氏等城細呂木、出擊津葉清文于大聖寺破之、清文名據金勝院本遂略加賀越前、爲義貞聲援、及義貞戰死、義助使時能保越前湊城、衆僅二十三人、矢死固守、北陸兵攻

之、歷年、歷年據天正本不能拔、會義助欲攻足利高經于足羽、移檄諸將、同時發兵、時能招聚兵三百、攻略金津長碕河合河口等地、降城十二、斬首八百級、所過殆無噍類矣、於是河合種經來降、時能合其衆、卽夜赴足羽、緣山上出城背、發喊連射、高經懼燒城而逃、已而敵復發大衆攻杣山、義助敗走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若狹官軍失守、唯時能率二十七人守鷹巢城、一井氏政亦來會、高經及高師治將

北陸道兵七千人攻之、鷹巢城峻峭、不能輒上、乃對城作三十七壘、仰城攻戰、日夜不休、時能姪僧快舜、家僮惡八郎爲賴、爲賴名據南都本皆驍果善戰、有犬名犬獅子、馴良警捷、能解人意、時能率快舜爲賴乘夜出城、先遣犬覘敵動止、敵有備則犬一吠而出、無備則向時能掉尾、三人乃隨犬入壘、叫呼奮擊、出其不意、敵委甲仗走、時能每夜易術、遍襲諸壘、敵以爲患、密餉酒糧、請勿襲其壘、時上木家光

叛在高經軍、軍中流言、家光輸粟數百石、爲畑內應、又榜于高經營曰、欲打畑先斫上木、高經將士咸疑焉、家光恚恥、一日黎明率家族二百餘人、擁楯直進、諸軍謂彼知畑情、今急攻城、必將陷矣、勿使彼專功也、衆七千人躡險而登、城中寂無人聲、衆甚易之、兵已迫城、時能乃將快舜及爲賴鶴澤源藏人長尾新左衞門兒玉五郎左衞門犬呼突陣、敵兵披靡、聚于一隅、爲賴乘高連發木石、壓殺七

十餘人、七十餘人據異本傷創不可勝計、時能乘機而進、縱橫奮擊、殺傷甚多、高經引卻、不復來戰、時能意謂、令久相持、非謀之良者、更出奇致敵、決勝敗所在爾、因留一井氏政以守城、而身簡兵十六人、夜登伊地山、揚中黑旗以候敵至、高經聞之謂是豐原平泉寺僧徒來援官軍也、親將騎三千急攻、時能乃盛飾鎧馬、揮眉尖刀、大呼曰、畑將軍來矣、請面尾張守、敵陣悚動、時能與左右十六人馳騁鏖戰、

高經軍敗、濟川而走、時能聚其兵亡五人、餘咸重傷、快舜被七創尋死、時能亦被數創、流矢中肩、鏃不能出、三日而死、自是北方官軍不復振矣、太平記

由良具滋具滋名據金勝院本稱新左衛門、上野人也、新田義貞舉兵、每從力戰、從脇屋義助與畑時能攻船坂克之、及瓜生保叛、與新田義顯保金崎城、高師泰率兵來攻、久而城中援絕粮盡、於是具滋與長濱顯寬共謂義顯曰、賊徒乘勝、已逼外城、而城中兵疲、不可復支、請使東宮駕舟外避、而後諸君宜自盡、吾二人爲諸君暫扞賊、言訖而出、時不食數日、體困不能步、斃死者肉啖之、率兵二十餘人拒戰、創血淋漓、口亦乾甚、掬血止渴、既而安間利勝告曰、大將既殞命、利勝名據金勝院本於是二人相謂曰、死期至矣、等死不如刺賊將而死、乃帥城中兵五十人、冒陣戰歿、○本書書由良長濱、而皆不載其名、金勝院本爲具滋顯寬、然見行本載正平七年帝使由良新左衛門入道信阿諭新

田義宗、又云、新田義興之死於矢口、由良新左衛門亦同自殺、則其死於金崎者、或與具滋別人、死於矢口者、或具滋之子、而襲稱新左衛門、今不可得考、故姑附于此、由良光氏稱越前守、新田義顯之入金崎城、敵要之路、光氏喻之解去、語見義顯傳、脇屋義助保石丸、光氏據西方寺城、及義助攻足羽、光氏將兵五百餘、攻拔和田江守波羅密深町安居莊內六城、以部下兵守之、太平記後不知所終、

渡里忠景渡里一作亘稱新左衛門、熊野別當烏

居重氏之裔也、重氏子行忠、承久之難屬官軍、遂奔參河居渡里邑、氏渡里、更名忠氏、忠氏七世孫兵庫頭忠吉、卽忠景之父也、鳥居系圖忠景驍勇多力、善射、開兵、屬新田義貞部下、戰數有功、義貞與弟義助守金崎城、外圍數重、朝問隔絕、不知帝幸吉野、忠景乃間道詣行在、得綸旨而還、慮道梗難通、寘綸旨於髻、沒水潛行、至于金崎、於是城中始知車駕所在、兵勢復振、太平記及義貞死、還于參河、復氏鳥居、稱藤左衞門、鳥居系圖

小山田高家、稱太郎、不詳何許人、延元元年從新田義貞西討、抵播磨、圍赤松則村白旗城、自春至夏、軍乏糧食、義貞慮兵士暴掠、每街署榜曰、敢刈一穗侵一屋者處法、是以農不釋耕、商不易肆、高家犯令刈麥、軍吏論罪當斬、義貞聞曰、彼豈肯以身易麥、無乃以敵地所生、誤爲非吾令之限乎、不然、糧食匱乏、不得已犯法也、遣人檢視、馬仗盛設、而芻糧索如、義貞有愧色曰、彼之求食、將以力于戰、而士卒先饑、將之恥也、勇士不可失、法亦不可濫、遺衣二襲、償其田主、給高家糧米十斛謝之、既而義貞與足利尊氏戰兵庫、敗走、馬中矢僵、上路傍塚上、俟副騎至、敵競集圍之、高家馳至、以所乘馬授義貞、力戰而死、義貞賴得脫去、太平記○金勝院本、以授馬戰死、爲岡部乘澄事、

瓜生保、稱判官、越前人也、弟僧義鑑、次稱林次郎、削髮更名源琳、○諸本太平記作深琳次重、稱兵

庫、次照、稱彈正左衞門、皆有勇名、建武二年、保與加賀人敷地上木山岸深町之族、應官軍、討名越時兼有功、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奉皇太子抵于金崎、遣弟義助子義顯募近國兵以爲繼援、二人先至杣山城見保、時天大寒、保與重照盛設飲饌、迎勞于鯖竝驛、發廩穀以充軍食、酒酣、義助贈保以鎧一副、保亦獻衣二十襲、悉出庫中綿絹、作軍士衣、兵士歡甚、亡何足利尊氏逼帝、請討義貞族之詔、

令足利高經貽保誘之、保以爲信然、乃據城拒義助、義鑑往鯖竝驛、告曰、保性愚戇、輒陷賊計、事已急矣、二公不可久駐、願爲臣留一公子、臣竭力推戴、視時起兵、爲金碕聲援、保亦終當悔悟致力官軍、言畢泣下、義助感其誠信無貳、乃出子義治屬焉、身與義顯復還于金碕、保從高經及高師泰圍金碕、既而聞義鑑與重照謀爲義治擧兵、謂高經疑我、必不能免、密圖求同志者、脫走會宇都宮泰藤

天野政貞在別營、諭諸將旗號、以新田氏一引爲右、保潛聽之、心竊喜焉、數遺酒茶于泰藤政貞、往來締交、甚得歡心、因告以密計、二人許之、時賊圍城日久、將士懈怠、多逃還者、師泰患之、設關於諸路、令曰、無符信者不得出、保乃佯請曰、欲遣卒于杣山爲軍帥輸馬芻、師泰命吏書木牌曰、卒百五十人宜許出關、以與保、保密削牌面字作三百人、存師泰印、與泰藤政貞俱遁、過深山寺、關吏譏而不怪、遂得還杣山、與諸弟協謀、擁義治爲將、揚旗於飽和祠前、義貞之士衆亡匿者、聞之輻湊、至千餘人、保乃分遣五百人于鯖竝驛湯尾嶺塞北兵路、築寨於古燧城東南山、積糧七千餘石、爲守備計、既而聞敵兵六千來攻、欲使敵軍深入、遣兵焚其來路數里間人家、日暮師泰兵至、無所止宿、直入湯尾邑、敵衆疲甚、謂戰在明日、盡投民舍、解甲而寢、夜半保與泰藤等縱火掩擊、敵衆驚潰、時大雪、人

馬俱沒、虜三百人、斬首無算、高經聞之、懼北路爲保所斷、引兵還越前、路次新善光寺城、保將兵三千人攻之、一晝夜、斬首三百級、生擒百三十人、悉斬梟于帆山河原、聲勢大振、近國兵士及平泉寺豐原僧兵歸附相屬、明年春保及義鑑源琳重照以兵五千援金碕、里見時成爲將、高師泰使今川賴貞將兵二萬扼隘逆戰、衆皆退走、時成獨與數騎突進、敵見以爲將帥、爭來合圍、保與義鑑返救之、

源琳重照亦欲同赴、義鑑顧叱三弟曰、何背平日言、我與家兄死敵、止一敗耳、汝等盡死則大事去矣、源琳顧重等未進、會敵衆至、與二人相失、保義鑑姪七郎與時成俱戰歿、重等收敗卒歸于杣山、初義鑑每出戰與諸弟約、設使戰不利、兄弟勿俱死、必令義治再建大功也、至是果如其言、保義鑑既沒、金碕失援、困弊日甚、義貞義助踰城宵遁、潛至杣山、源琳重照復圖援金碕、而見兵僅五百、聞敵

衆日增至十萬、議未決、金碕陷、三年義貞招集義故、稱兵于杣山、重爲越前守、照加賀守、領兵五百人俱據妙法寺城、義貞擊足利高經大破之、重照與有功焉、及義貞死、義助引還越前府、使重照退保杣山城、後村上帝踐阼、從義助攻高經于足羽、走之、未幾敵大衆來戰、義助軍敗北、國悉爲敵所據、太平記 重照不知其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富士名義綱

大江景繁

敕使河原直重

秋月種道

河島維賴

氣比氏治

藤原昌能

宇治惟直　族惟澄

太田守延

津守國夏

本間忠秀

富士名義綱、佐佐木之族也、太平記稱三郎、天正本太平記、梅松論、○按建武二年記、武者所結番載布志那二郎光清、疑義綱兄也、爲檢非違使、元弘初、北條高時遷車駕于隱岐、明年所在起兵勤王、高時懼、命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更集旁近州郡兵、增添守衛、日夜巡警行宮、清高使義綱守中門、義綱竊謀奪車駕以舉義、欲先以情奏上、苦未有由、會帝夜使侍姬賜酒中門宿直兵、義綱以爲得便、乃謝恩、因附奏曰、臣謹以所聞上瀆聖聽、近日楠正成據金剛山、挫關東百萬軍、赤松則村奉大塔宮教、屯摩耶山、勢震畿縣、伊東惟

羣築寨三石、塞山陽道、土居通治得能通言攻走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大治舟楫、將來迎駕也、或云、欲直向京師也、四方官軍不期而響應、此皇圖再造之時將至也、然此間浮言高時更逞兇謀、欲行弒逆、已有所命、如所傳則爲變叵測、此間以下據金勝院本當臣上直之日、請速移蹕出雲伯耆之間、二國將士必多應詔者、臣亦當率兵、佯爲追駕而奉從也、帝乃賜侍姬于義綱、察其情僞、義綱感激、效節之心

益堅、於是詔遣義綱、招集兵士、義綱與出雲守護鹽冶高貞俱出、佐佐木氏以其同宗、先往諭之、爲高貞所拘、及帝幸船上、高貞始出、義綱與俱赴行在、義綱雖謀不遂、然帝幸船上、其言實啓之矣、（太平記○按船上錄以此事爲名和泰長謀、恐誤、伯耆卷云、義綱從帝發隱岐、至出雲沙汰浦登岸、義綱白帝曰、守護鹽冶高貞臣族人也、請就說之、帝從之、御馬郤行不進、帝異而登船、高貞發兵來追、已不及矣、明日至杵築浦、義綱登岸求食、祠官來追、御船脫去、義綱遂爲祠官所執、與本書異、）後六年有

大江景繁、

大江景繁家號三條、景繁仕後宇多上皇爲北面、常近仕左右、（毘沙門堂所藏記引繼塵記、雅俊記、家號據金勝院本太平記）後醍醐帝時爲刑部大輔、延元元年足利尊氏反、已而僞納款、帝乃還自延曆寺、御華山院、尊氏分拘左右侍臣、獨景繁得給事焉、踰月景繁因勾當內侍奏曰、新田義貞據金碕城、累破賊兵、而劒白山僧徒攻富樫介那多城、拔之、謀爲義貞援、北國官軍復振、而從駕將士爲賊所拘者、如菊池武重、日吉加

賀法眼等、今多逃還、舉義于本國、兇賊誅夷之機、已兆於今矣、陛下乘間幸大和、據險保守、頒詔四方、增義旅之聲勢、耀皇化于宇內也、帝喜、次夜蒙婦人衣、使內侍齎三神器、從壞垣而出、景繁擁帝上馬、受荷神器、（太平記）與侍從忠房（闕姓）俱從之、時夜深寘暗、咫尺不辨、帝行望路傍、隱然如有祠宇、顧問之、忠房對曰、是稻荷祠也、因作歌曰、宇波多麻能玖羅岐夜美治珥、麻余布奈利和禮珥加佐奈牟、美豆能斗毛志備、爲禮而過、倏有赤雲起于祠上、照曜路上、明如晝日、隨光南行、（參取吉野拾遺、太平記）天明至賀名生、遣景繁招諭吉野山僧徒、吉水院主宗信等悉應之、遣僧兵三百人來迎駕、楠正行等諸將相踵而至、王師復振、（太平記）正平七年、足利義詮犯男山行在、官軍敗走、景繁奮戰死之、時有中原章興者、亦與景繁同死、（太平記、園太曆）

敕使河原直重、姓丹治、（丹治氏系圖）稱丹三郎、爲左

衞門尉、（參取太平記、丹治系圖。○毛利家本太平記作中務丞、諸異本太平記、○見行本作信濃人、）武藏人、足利尊氏之犯京師、從新田義貞、禦於大渡、以宇治山碕並失守、退還京師、聞乘輿東幸、謂曰、見危致命、古今常誼、我何面目、忍受逆賊之制乎、乃與其二子返至羅城門側、割腹而死、（太平記）

秋月種道、筑前人、對馬守大藏春實之後也、（原田系圖、秋月系圖、）春實嘗伐藤原純友、大有勳績、（扶桑略記）女眞之寇筑紫、春實孫種材與其子光弘、將兵擊賊、亦有功、（朝野羣載、小右記、大鏡、）其後子孫名世、原田秋月二氏最著、種道爲筑前權守、（原田系圖、秋月系圖、○按太平記作備前守、恐誤、）建武中種道與菊池宇治族、起兵勤王、尋拒足利尊氏於多多良濱、及軍敗走、太宰府敵兵追及、種道與其黨二十餘人返鬪、盡死之、（太平記、秋月系圖、）秋月氏世居西邊、門族頗多、然其業不遂、時人憾之、（太平記）

河島維賴、稱左近藏人、越前人也、延元初奉詔撫定本國、及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北出、維賴從入金碕城、城圍甚窘、義貞與弟脇屋義助、以維賴爲鄕導、夜潛遁于杣山城、尋從義助守三峯城、又從與足利高經戰於鯖江、走之、後義貞戰歿、義助還國府、維賴留守三峯、義助拔織田田中等十七城、維賴有功、（太平記）不知所終、

氣比氏治、（金勝院本作親晴）稱彌三郎大夫、越前人也、爲氣比社大宮司、方車駕再幸延暦寺、氏治築城敦賀、爲官軍聲援、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北至敦賀、氏治與子齊晴（子據西源院本）以兵三百、迎入金碕城、敵將小笠原貞宗來攻、齊晴素多力、與矢島七郎等擊卻之、既而城陷、尊良自殺、氏治殉死之、齊晴走索得舸、載皇太子倉卒無楫、乃繫纜於臂、游海三十餘町、達蕪木浦、以皇太子囑土人曰、此異日爲日本國主者、煩汝等奉以入杣山、復游還城、自刎、據父屍而死、（太平記）

藤原昌能中納言貞嗣之裔也、其先季兼任尾張目代、尊卑分脈娶熱田大宮司尾張員職女、生子季範、員職以大宮司授季範、子孫因世其職、玉葉和歌集、尊卑分脈族曾祖父範直、承久之役效力王師、故爲北條義時褫職、祖範廣父家範竝大宮司、尊卑分脈後醍醐帝時昌能爲大宮司、太平記、尊卑分脈任攝津守、太平記、建武二年記直武者所、建武二年記北條時行將三浦時繼自鎌倉逃來尾張、昌能擒之以獻、新田義貞東征足利尊

氏、昌能發兵會之、與宇都宮公綱等擊破賊軍於鷺坂、及義貞敗退、昌能從還京師、尊氏之再犯京師、昌能扈駕延暦寺、尋從還京師、還京師據毛利家本○按天正本云、昌能從皇太子赴越前、未知孰是、因歸居熱田、落髮號源雄、及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西上、昌能以五百餘人出從之、顯家死還熱田、太平記正平中發兵與原蜂屋等討尾張守護代而走之、園太暦不知所終、

宇治惟直稱八郎、肥後人、阿蘇大宮司惟時子也、阿蘇社文書、稱八郎據太平記、元弘三年楠正成據金剛山、拒關東兵、太平記惟時素有勤王之意、阿蘇社文書遣惟直及宗族赴之、及至備後鞆津、適得令旨、按本書但書令旨、蓋護良親王也、因還國擧兵擊賊、宇治惟澄申狀後從菊池武敏拒足利尊氏於多多良濱、惟直被重創、走小杵山自殺、太平記弟惟成阿蘇社文書稱九郎、從兄拒敵、敗走見擒、太平記遂遭害、興國中賜莊田若干於惟時、以報二子之功、惟時族惟澄、阿蘇社文書

惟澄稱恵良小次郎、阿蘇社文書與惟直俱自備後還、討賊有功、延元初從菊池武敏擊少貳貞經克之、參取惟澄申狀、太平記、多多良濱之敗、武敏引還、太平記足利尊氏將今川藏人陣肥後府、招致黨類、武敏亦起兵戰于虎河豐福原等處、小代氏文書惟澄每先衆而進戰、惟澄申狀及帝自延暦寺還京師、所在官軍皆沮喪、太平記多反附于賊者、獨惟澄不撓、據甲佐嶽爲壘、慴服近里賊黨、少貳賴尚部下饗庭某發兵數百

來攻、惟澄拒之山崎原、其所騎馬被創斃、惟澄徒跣奮鬭、斬數十人、敵引去、惟澄申狀先是菊池武重脫賊拘而還肥後、再舉義、太平記、小代氏文書、惟澄及內河義直應之、於是尊氏遣一色範氏於肥後攻之、惟澄申狀、小代氏文書、惟澄從武重擊範氏於犬塚原、破之、斬其弟賴行、惟澄申狀朝廷亦遣五辻宮爲大將軍、總督九國兵、阿蘇社文書其將三條少將姓名竝闕將兵來援、因與範氏戰于守富莊、少將兵殆敗、惟澄代之接戰數回、自晝至夜、遂破走之、三年少貳賴尚發兵數千來攻甲佐城、惟澄纔率三十餘騎出擊之、吾兵多死傷、敵亦引去、尋發兵進至日向堺、攻拔野尻小國二城、乃修築小國城據之、大友氏族發豐後兵來攻、惟澄逆擊斬數百人、惟澄申狀與國中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至、勞惟澄功、授肥前曾根崎莊及肥後守富莊地頭職、阿蘇社文書有市下道惠者、推惟時宗族坂梨子孫熊丸爲將、據南鄉城而叛、惟澄往攻

之、會豐後肥後二國兵大至、惟澄與弟惟賢拒之、途共被創、兵多死、惟澄進斬數十人、後遂拔南鄉城、斬孫熊丸及道惠等六十餘人、正平初、內河義直在八代城、少貳賴尚將攻之、自率兵至守山關、破關而入、惟澄時在小河城、出擊走之、斬十餘人、悉獲其器械、明日遂北進、陳于中途、攻取敵二城、敵更屯兵於八代與惟澄營中間、絕我往來路、惟澄亦移營與敵相持、賴尚別遣兵襲八代城、陷之、惟澄乃合竹崎某兵、往而擊敵、却之、義直得再入城、惟澄申狀三年、以功爲筑後權守、尋兼日向吏務、因出兵於日向、擊高知尾賊、又從懷良親王、攻山鹿城、皆有功、阿蘇社文書先是惟時叛降于足利氏、其後反覆無常、惟澄獨守節、與菊池武光通謀、與少貳大友輩相攻連歲、參取阿蘇社文書、惟澄申狀、十三年、惟時遂復反、太平記朝廷以惟澄爲阿蘇大宮司、爲一家之宗、後數年而卒、阿蘇社文書惟澄大小數百戰、每以寡擊衆、

陷城無算、屢被創、門族多死、然遂無沮撓之色云、參取阿蘇社文書、淮澄申狀、

太田守延守延據金勝院本太平記稱三郎左衛門、任檢非違使、爲但馬守護、元弘中北條高時幽皇子恒良親王於但馬、使守延監察焉、及源忠顯同諸將攻六波羅、守延奉恒良起義、進會忠顯於丹波、忠顯甚悅之、乃推恒良爲上將、與俱攻六波羅、陶田通倫等出拒於二條、守延戰敗死之、從死者三百餘人、太平記、從死以下據諸本太平記、

津守國夏、攝津人、住吉祭主右大辨吉祥之裔也、父國冬任神主、終于左近衛將監從四位上、國夏敘從五位上、襲神主、嘉曆中營造住吉社、授國夏攝津守、討北條高時、敕國夏祈平定、高時滅、進從三位、津守系圖正平七年車駕將還京師、至住吉、御國夏宅十有八日、因進敘正三位、參取太平記、園太曆、○太平記爲從三位、無幾而卒、年六十五、國冬能和歌及笛、國夏頗能傳之、津守系圖兼善擊鼓、後醍醐帝嘗慶延曆寺講堂、國夏以樂事從行、方樂起、國夏失期後至、不遑執桴、脫所著靴、遙投鼓以諧音節、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三子國量、國貴、國實、國量繼爲神主、津守系圖○園太曆作讓職於弟正平十五年幸住吉、授正四位下、且賜和歌曰、玖羅爲夜磨、古曳氏毛佐羅珥、於毛比志禮、加美毛比加利遠、曾布留與曾斗波、新葉和歌集歷修理大夫攝津守、津守系圖從三位、津守系圖、新葉和歌集、

本間忠秀、名據建武二年記○本間系圖作持季、太平記及異本作重氏、稱孫四郎、相模人也、太平記其先出自參議源賴定、父曰資季、本間系圖忠秀騎射絕倫、初事足利尊氏、及尊氏降、忠秀亦從歸順、太平記爲左衛門尉、直武者所、建武二年記尋從新田義貞、拒尊氏于和田崎、海陸相持、未接戰、忠秀單騎進、執弓據鞍曰、聞將軍舟中多載妓女、敢有所獻、以侑酒、適有海鳥、攫魚而翔、忠秀欲其生致、射截隻翼、墜于尊氏船樓、尊氏船樓據天正本太平記

魚猶在爪、尊氏使舟卒遥問其名、忠秀答曰鄙人姓氏素無所聞、而坂東控弦之士、或偶記之、請更以一矢通名、矢飛六町餘、鏃貫船板著敵甲、其箭笴鏤姓名、敵中傳觀、莫不驚異、忠秀揮扇而呼曰、亡矢可惜、請更返射、有敵出射、矢弱輒墜、擧軍鬨笑、後敵將高師重攻比叡山、以熊野健兵五百爲前鋒、肉薄而上、氣勢甚銳、忠秀與相馬忠重在義貞側、望之笑曰、不須煩衆、我唯一矢令賊奪膽、有二

壯士賈勇先進、忠秀忠重互射殪之、敵衆畏縮不前、二人乃顧我軍曰、戰將合、請先設的以習我射、我軍乃揭繪月紅扇、相去二町許、二人相謂曰、月不可射、當破其側、及發一中左、一中右、乃大呼傳名敵陣曰、請以我矢試甲堅脆、萬衆爲之引却、○本書呼名條作資氏者誤後隨車駕入京師、尊氏斬之六條河原、太平記有從忠秀學騎者、問與術有幾、忠秀笑曰、有步棧術、善之無不可爲也、弟子懇請學之、忠秀與之聯騎遠出山谷間、遇一危棧曰、子審觀之、乃下馬徐牽過棧、復上、弟子怪問、忠秀曰、與術在全身無邊危、以逞巧也、且崖壑數丈、可一鞭超、況乎有棧、雖然子未習者、慣視超捷、此教危也、其騎射之法、傳于世云、文祿子資清談

氏稱彦四郎、亦善騎、本間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宇都宮公綱 從姪泰藤
赤松氏範
石塔義房
細川清氏

北條時行
桃井直常
飽浦信胤
楠正儀
小山義政

宇都宮公綱、初名高綱、稱彌三郎、下野人也、宇都宮系圖、太平記、稱彌三郎據太平記、其先出關白道兼、道兼四世孫僧宗圓爲宇都宮座主、子孫因氏焉、宗圓生宗綱、稱座主三郎、爲下野守、宗綱生朝綱、稱彌三郎、爲左衛門尉、襲宇都宮檢校、鳥羽後白河朝爲武者所、補北面、尊卑分脈、系圖、及源賴朝起兵伊豆、擊平宗盛等東國盡屬焉、宗盛以朝綱畠山重能等家族亦悉在其下、因拘留不遣、及戰敗出奔、欲殺朝綱等、賴平貞能之言、得免而還、貞能據本書及異本平家物語○平家物語爲平知盛賴朝授伊賀壬生野鄕地頭職、文治中朝綱與孫業綱、從賴朝討藤原泰衡于陸奥有功、東鑑尋削髮、更稱尾羽入道、系圖建久中以

掠下野公田、爲國司行房姓闕所劾奏、廷論處朝綱于遠謫、及孫賴綱朝業、賴朝深以爲歎、東鑑朝綱生成綱、爲左衛門尉、成綱生賴綱業綱永綱朝業、賴綱亦稱彌三郎、子孫因襲稱焉、賴綱爲下野守宇都宮檢校、善和歌、系圖元久二年、鎌倉流言賴綱圖不軌、北條義時欲遣兵擊之、賴綱懼薙髮抵鎌倉、就結城朝光獻所剃髻、因而得釋、東鑑賴綱生泰綱、爲掃部介、襲宇都宮檢校、泰綱生景綱、爲下野守、景

綱生貞綱、下野守宇都宮檢校、弘安中蒙古寇于西邊、北條時宗使貞綱將兵禦之、比至已平、因修繕邊備而還、貞綱生公綱、歷備前權守、兵部少輔、任治部大輔、系圖以驍武聞、元弘二年、北條高時以京師兵少、遣公綱助守六波羅、會楠正成出兵四天王寺、擬復京師、北條仲時・北條時益使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往戰于渡邊、大見敗、仲時謂公綱曰、勝敗兵家之常、雖然渡邊之敗、實由謀拙

兵怯、以取衆笑、卽使此曹再發、豈復能爲嚮使仲時鎭京重煩足下、至以備緩急耳、今日是國家成敗之機、非足下則不可、公綱曰、二將已挫衂矣、今復以寡臨衆、未見其可也、然公綱自受命西上、思出死力以展效、事之濟否、豈遑計較、乃起而直出、見騎僅十餘、比過東寺、手下兵追至者七百、遇馬騎輒奪之、疾馳、翌日至四天王寺、火傍民舍以進、楠正成避其銳、夜拔營而去、公綱馳騎報捷六波羅、

仲時大喜、公綱以兵寡難前鬭、又恥不見敵而還、因留陣寺內、既而正成夜列炬四山、漸而相逼、公綱嚴兵而俟、如斯數夜、敵終不至、士衆頗怠、各生退思、或諫公綱曰、以寡敵衆、固非良計、嚮敵幸爲我退、是足以藉口、請全軍而還、公綱從之、卽旋、明年北條高時遣大佛高直將兵攻楠正成于千劒破、久而不效、公綱復受北條仲時指揮、將手兵千餘騎往攻淡旬、破柵薄城、更使士卒前者戰、後者鑿

山、三日傾倒樓櫓、餘軍傚之、晨夜剗掘不已、未幾王師復京、北條仲時・北條時益伏誅、公綱與大佛高直等走于奈良、楠正成・左近衞中將源定平率兵來攻、公綱據般若寺拒之、相持數日、會賜書招諭、公綱乃以七百人出降、及足利尊氏作亂于鎌倉、公綱從新田義貞破之鷺坂、復與千葉貞胤從脇屋義助戰于手越河原有功、賊夜逃走、適公綱族人從宇都宮來會、義貞進戰于箱根、公綱復有功、

尋從義貞、禦尊氏于大渡、軍敗、與大友泰氏降于尊氏、先是公綱促發部下留宇都宮者、會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將兵入援、公綱之兵五百人從之西上、至志那濱、聞公綱屬尊氏、他道至京師、公綱併之、據神樂岡、官軍來攻勢銳、公綱請援、未至見破、遂偕尊氏西奔、道還復屬官軍、追擊尊氏于豐島河原破之、新田義貞西征、大軍先發、公綱及之賀古川、遂從攻赤松則村于白旗城、又與脇屋義助

及大井田氏經、攻破船坂山、退禦尊氏于湊河、軍敗還京、扈衛延曆寺、守東坂下、與義貞擊高師重于叡山卻之、山徒今木隆賢導納敵兵、公綱部下遇之山下、擒隆賢悉殺餘兵、尋與諸將、攻尊氏于京師、連戰不利、及尊氏佯送款、公綱護駕至京、爲尊氏所錮、削髮易服、逃還于宇都宮、延元中帝幸吉野、新田義貞起兵于越前、王師又振、公綱乃率兵五百詣行在、帝慰勞之、詔蓄髮、太平記授左近衞少將、敘正四位、太平記、系圖聽升殿、系圖源顯家破足利義詮于利根川、駐陣武藏府、公綱提兵千餘會之、共攻破鎌倉、遂從顯家西上、與上杉憲顯戰于青野原、大敗之、及顯家軍敗還宇都宮、又削髮、太平記更名理蓮、號正眼庵、系圖正平七年帝遣兒島高德赴關東、促新田義貞之子弟復京師、公綱應之、約舉兵定東國、聞王師敗于男山不果、太平記十一年卒年五十五、系圖公綱累世守下野、以紀氏清原氏爲部

曲、兩氏族繁、每出戰必爲羽翼、以故兵強甲一時、目之曰紀清兩黨、太平記公綱二子、氏綱、義綱、氏綱小字加賀壽丸、敘從五位下、爲下野伊豫守、系圖延元初公綱從源顯家討足利義詮于鎌倉、時氏綱尚幼、紀黨芳賀禪可挾之、據宇都宮叛顯家、遣兵急攻三日、禪可力盡出降、未幾又以氏綱屬義詮、及顯家赴京師、禪可率清黨千騎、戰于青野原敗、足利尊氏與直義相持薩埵山、氏綱用藥師寺元可

言、發兵一千五百援尊氏、以高師直族三戶師親爲將、會師親風發自殺、兵士多逃亡、餘衆大懼、元可曰、是吾宇都宮神不使他人將兵也、衆乃推氏綱爲大將、直義遣桃井直常兵七千、逆擊于利根川、氏綱力戰敗之、兵勢大振、比至薩埵山、直義敗走、後足利基氏以事削芳賀禪可越後守護、與上杉憲顯、禪可憤恚、與憲顯戰見敗、常思有報、伺其往鎌倉、謀邀擊之、基氏聞而怒、親將兵來攻、禪可遣

子伊賀守高貞、按異本太平記作貞繩、或貞綱、本書或作公賴、芳賀系圖云、公賴後改高貞、今從之、駿河守高家、高家據天正本太平記、逆擊于武藏苦林野大敗、禪可出走、基氏以爲氏綱與謀、遂進兵攻之、氏綱馳詣基氏軍于小山、陳無異心、基氏意解乃還、太平記 建德元年卒、子基綱爲下野守、系圖 天授六年與小山義政戰敗死、花營三代記、鎌倉大草子、系圖 時年三十一、公綱從姪泰藤、系圖

泰藤稱美濃將監、太平記 祖泰宗居下野武茂鄉、因爲武茂氏、系圖 至泰藤復稱宇都宮、建武二年記 歷任右兵衞尉、系圖 右馬權頭、建武二年記 左近衞將監、尊卑分脈 直武者所、建武二年記 建武初足利尊氏作亂于鎌倉、破官軍于箱根、長驅犯京、泰藤從脇屋義助、拒敵于山崎、不利、遂與諸將俱扈蹕保延曆寺、及尊氏納款、車駕還闕、泰藤從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北走越前、與脇屋義助等投瓜生保之杣山城、會保屬足利高經、閉城不納、乃奔于金崎城、高經與高師

泰率保及北地諸兵來攻金崎城、亡何保聞弟義鑑謀爲義貞援、竊圖逃還、時泰藤亦降在師泰下、一日與天野政貞在營、可否北條新田足利三氏旗號、泰藤右新田氏、政貞然之、保竊聽聞之、因厚結二人、遂用密計、俱脫還于杣山城、師泰遣兵來攻、泰藤襲擊于湯尾驛走之、尋與保兄弟往援金崎城、戰于敦賀津、反爲所敗、保義鑑死之、脇屋義助與高經戰于鯖江、泰藤與政貞等共擊走之、太平記

秦藤、薙髮號蓮常、終于參河、（系圖）子孫更氏宇津、後以大久保爲氏、（大久保系圖○系圖曰、武茂綱家子持綱嗣本宗、疑秦藤子孫也、今無所考、）

赤松氏範（○範或作則）則村子也、爲人悍勇有膂力、爲彈正少弼、（太平記、赤松系圖、）父歿與諸兄不睦、因歸順、（太平記）賜攝津中島及有馬備前馬屋鄕爲食邑、（赤松略譜、赤松系圖、）正平八年從中納言藤原隆俊攻足利義詮于京師、義詮兵敗走、氏範抽己軍、追至北白河、敵兵長山賴基恃勇、

緩轡徐退、氏範馳騎及之、賴基旋馬擧大斧奮撾氏範、氏範側身少卻、攬其柯捩折奪之、賴基懼而逃去、氏範執所奪斧追擊、走者所殺甚多、十年與山名時氏從足利直冬復攻足利義詮於神南、足利尊氏逼東寺、氏範與桃井直常出戰、不利而退、敵躡後攻之、氏範從士小牧五郎左衞門被傷、不能步、氏範將扶去、直冬麾之防敵、氏範乃擲小牧於門內、力戰卻敵、斬殺無計、（○按北條家本南都本太平記曰、氏範與小里兵庫助日吉八郎戰、被創入城、）十五年畠山國清來犯行宮、氏範將吉野十八鄕兵、從征夷將軍陸良親王禦之、既而陸良反、帝遣前關白師基討之、十八鄕兵不戰散走、殘兵無幾、氏範曰、見危而去不義也、率二十五騎與師基戰一晝夜、（○見行本太平記作三日夜、今從西源院本、）身被數創、力盡而降、還播磨、（太平記）二十四年起兵中島、足利義滿遣氏範兄則祐光範擊敗之、氏範走天王寺、（花營三代記）元中三年戰于播磨清水敗、與子氏

春家則祐春秀則及從兵百餘人皆自殺、時年五十七、家士伊藤民部令村五郎扶少子乙若丸走薩摩、（赤松系圖）

石塔義房稱少輔四郎、足利尊氏之族祖也、父賴茂始以石塔氏焉、（尊卑分脈○按太平記塔或作堂、蓋誤、）自尊氏擧兵、義房與子賴房義基俱從其軍、（太平記）薙髮名秀慶、出爲陸奧鎭將、屢往來其地、（參取結城文書、佐竹文書、阿蘇社文書、）興國元年鎭守府大將軍源顯信至陸奧、義房出兵遮之、顯信不

得入府、退陣中途、（結城文書）三年顯信率結城親朝及其子姪來攻、義房軍敗、棄營而逃、（阿蘇社文書、結城文書、）既而復招聚國人、與顯信相持、（結城文書、相馬家傳、）誘降親朝及伊達氏族、於是關東悉降、（結城文書）無何尊氏使吉良貞家代義房鎮陸奧、（結城文書、相馬家傳、）義房罷還、正平五年足利直義歸順、尋復反、與尊氏連和、又構兵相攻、義房終始從直義、及尊氏至薩埵山、直義令義房及上杉憲顯圍之、尊氏兵疲粮乏、義房等侮之不急攻、既而直義軍敗、義房乃與直義歸尊氏、不爲尊氏將士所禮、義房愧悔、會直義死、失所憑、意益不安、遂謀歸順、及新田義興起兵上野、來討尊氏、義房與三浦高通二階堂政元等潛應之、約臨陣斬尊氏而降、義房以計告子賴房、賴房不應、告變尊氏、義房懼、即夜與高通等以兵三千餘出奔、會義興于關戶、與俱攻取鎌倉、亡何義興敗走河村城、義房遁匿駿河、足利義詮逼駕于男山、義房與

吉良滿貞奉詔入援、（太平記）不知所終、三子賴房、義基、範家、（印本尊卑分脈）賴房自有傳、

細川清氏初名元氏、稱彌八、和氏之子也、歷左近衞將監阿波伊豫守、爲相模守、至從四位下、（尊卑分脈）爲人驍悍多力、正平三年從高師直、與楠正行戰四條畷、（太平記）六年從足利尊氏攻桃井直常于京師、又從攻足利直義於八相山、皆有功、七年與細川顯氏圍官軍于男山、明年山名時氏將官軍攻足利義詮、義詮陣神樂岡拒戰、諸軍皆敗、清氏獨保比叡山、尋從義詮奉後光嚴院東走、（園太曆、太平記、）路憇鹽津、村民四面鼓噪、軍士棄後光嚴輿散亡、清氏親負後光嚴走美濃、十年從尊氏攻足利直冬于京師、大戰四條大宮、敵騎有佯稱桃井直常出挑清氏、清氏徑前捽其首、接馬鞍斬之、遂擊走直冬、十四年爲義詮執事、從攻金剛山、清氏別與土岐直氏赤松範實圍龍泉寺城、數月不拔、一日直氏侵晨拔營進

攻清氏聞之疾驅直傅城門旗卒遇嶮不得前清氏親攬旗先登直氏兵競進攻之城陷時佐佐木高氏屢構邪議排擠執事亦因事與清氏生嫌十六年義詮約七夕爲七百番歌合於清氏家高氏聞之競飾居宅盛設茶菓奇觀要義詮邀已家繇是二人益相猜阻會清氏冠二子于八幡宮皆名以八幡義詮謂犯曩祖名稱其志不可測也高氏因欲加傾陷構造咒詛事以證其迹義詮益怒與之

俱謀誅清氏（太平記）清氏將修佛事夜適天龍寺（東寺長者補任太平記）從士頗多於常義詮聞而大怖以爲謀洩蒼黃出走新熊野清氏驚還使弟僧興啓義詮曰今夜巷議紛紜始未測其由聞變遽還不意事由臣故也臣於將軍未有絲毫所負黨爲膚受所誤枉害不辜非啻取笑於敵國終恐爲亂階也伏願事付有司窮覈虛實明施之罰臣甘就戮于轅門義詮不答清氏欲俟其來討自殺與弟賴和將氏

從弟氏春等戒兵自備士衆集者七百經二日義詮未能出兵清氏謂集兵于輦下恐致騷擾不如退而陳謝遂走若狹若狹其領國也族黨追及途勸曰京師兵寡公以此衆何遽走邪清氏駐馬諭曰卿等其謂我怯而走乎今我致戰烏合懦兵何足畏也第顧君臣之義死不可闕故欲退而一明寃耳今行就死亦不自惜只恐讒夫橫行將軍喪國無日因慨然流涕從兵悉沾襟清氏又謝遣氏春

將氏曰我負罪逃竄而弟等相從友義之厚感激無已然弟等非獲罪於將軍今日相從死且有罪請自是訣別弟等敬奉將軍訟我寃且存父祖之宗祀是爲兩全之策二人固請從清氏懇諭曰今與弟等俱偕則讒者藉口以取信於我實叛也二人不能已還京清氏走據小濱城清氏初無叛意但以高氏所間故一旦廻避庶幾乎義詮有所回悟也義詮遂不察使斯波氏賴仁木義住來擊清氏

嗤曰、兒輩我防汝不用兵、惟以二三白挺而足耳、氏賴先鋒至敦賀、清氏遣數卒、放火呼噪、敵兵以爲清氏至、不戰而走、氏賴繼至、清氏曰、我行矣、不使一人生還也、留頓宮藤康守城、自出拒戰、藤康俄叛、從城後延敵、清氏從士駭散、與賴和率殘兵五十騎殘兵據後愚昧記走攝津、因石塔賴房歸順、時仁木賴夏走伊勢、氏春走淡路、松山某起于攝津、各集兵應清氏、畠山國清據伊豆、其弟義深徇信濃、竝

張官軍聲援、清氏乃上奏曰、自逋逃之臣歸罪于闕下、四方兵士、爭效義擧者日多、而京師素無勝兵、亦且與山名仁木相持于外、臣於此時、身爲先鋒、與和田楠等進突其虛、一戰可殲、而臣等謹掃除宮闕、奉迎鑾駕、近在歲中矣、帝許之、楠正儀固陳不可、而帝意切恢復、是以不聽、以中納言藤原隆俊爲將、清氏及石塔賴房楠正儀從之、軍至四天王寺、氏春以舟師八十艘來會、足利義詮陣于東

寺、分遣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等迎防、衆議所向、清氏曰、彼之情形、僕素所審、高秀貞世怯懦易與、必不抽一箭抗我也、及戰洛中、臣等直衝中軍、義詮何得全、天下成敗、在茲一擧、諸將從之、高秀果不出、貞世望風先逃、其餘莫敢出拒者、義詮奉後光嚴走近江、官軍進入京師、放火燒義詮家、初朝議以清氏久爲義詮執事、專握兵權、威名素重、授以將帥之任、謂必當招徠士衆、特樹大功也、至是不

血兵取京師、走後光嚴、而無一人來附者、四方勤王師亦以路梗不得時進、軍情危懼、無何足利義詮董督大軍、水陸進逼、官軍勢孤援竭、皆引去、清氏走河內、明年春走讚岐、保白峯城、計再擧復京師、氏春及弟信氏小笠原宮內大輔率兵應之、足利義詮遣細川賴之來攻、賴之清氏從弟也、因其母詐招諭清氏、往返數日、賴之繕完城備、訖不復通問、既而飽浦信胤自備前來援清氏、小笠原美濃

守出兵斷賴之歸路、於是軍又振、賴之遣家
士新開眞行攻中院少將所守西長尾城、清
氏使賴和氏春往援之、眞行夜潛軍由間道
轉白峯麓、直出城下、賴之將五百騎詰朝至
城後、清氏恃勇侮敵、輕騎突出、手斬數十人、
敵軍披靡、清氏揮刀逐之、敵卒跳下溝、竊刺
其馬、清氏欲奪敵馬、佯爲被創下馬杖刀立、
敵兵眞壁六郎馳赴之、清氏奮起掀六郎將
躍上其馬、伊賀高光續至搏清氏、清氏抛六

郎、腋高光、方摸腰刀擬斬之、高光伺隙三刺
清氏、遂被害、賴之兵代入白峯城、眞行斂兵
而還、賴和等聞敵退曰、是誘我分兵也、乃馳
還救清氏、途與眞行合戰大敗之、進至白峯、
始聞清氏戰死城陷、遂走淡路、時城壁堅固、
士衆精强、由清氏輕率少謀、竟致敗歿、自是
四國悉陷于敵、官軍聲援日縮、時議惜焉、(太平
記)子昌氏稱八郎太郎、爲阿波守、(尊卑分脈)
北條時行高時第二子也、(太平記)小字勝長壽
丸、(保曆間記○太平記或作桃壽兆壽全嘉、未知孰是、)稱相模二郎、高
時爲新田義貞所攻、逃葛西谷、時行猶在襁
褓、從母于別第、家臣諏訪盛高圖竊匿之、恐
女輩知謀、於後事漏、乃往誑言、主公欲一與
郎君相訣、速見付與、聞太郎君旣爲冦所殺、
臣恐此行亦定難免也、諸傅母抱而泣、盛高
陽怒取之而去、適信濃匿諏訪祠官諏訪賴
重家、建武二年藤原公宗謀反于京師、潛命
時行起兵相應、旣而事發、公宗伏誅、(太平記)時

行乃與諏訪賴重等招聚餘黨、旬日得五萬
餘人、進赴鎌倉、連鬬皆克、至井出澤、與足利
直義戰走之、遂入鎌倉、兵勢大振、(太平記參取元弘日
記、裏書、梅松論、保曆間記)朝廷遣足利尊氏來討、時行遣
名越時基等兵三萬邀而拒之、方發大風夜
起、鎌倉民家多倒、軍士避之大佛殿中、俄而
佛殿梁木爲風破折、壓死者五百人、人皆知
軍行不利也、時基更擇日、陪道而進、遇官軍
于橋本拒戰、會後軍多自潰亡、乃退戰佐夜

中山箱根等處、皆敗、阻相模河而陣、時河水暴漲、時基以爲敵不輙濟、方休士馬、集迸散、而官軍乘夜潛渉、表裏夾撃、時基狼狽、僅與三百餘人、走還鎌倉、賴重等乃使時行先逃、與殘兵四十餘人自殺、竝皆剺面、使不可辨、官軍入鎌倉、檢視死屍、以爲時行亦死也、太平記 時行方幼、且其將士大佛名越等子弟、亦皆嘗潛匿爲僧、不習兵事、故自兵起僅二旬而敗矣、當時謂之二十日前代、或中前代云、

梅松論 自後時行轉徙無常、延元二年、聞帝爲足利尊氏所逼、潛幸吉野、四方起兵勤王、時行遣使行在、謝罪、請討尊氏兄弟、自效、帝聽之、會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帥陸奧兵西上、時行以兵五千、發伊豆、從撃足利義詮于鎌倉、走之、遂至美濃、義詮之將上杉憲顯桃井直常等、自後起躡顯家軍、大戰于青野原洲股、時行有功、遂從顯家轉鬬至和泉、太平記 與高師直戰堺浦、顯家中矢而薨、軍士潰散、參取

元弘日記、太平記、保暦間記、 時行赴行在、太平記 授左馬權頭、三年、義良親王出鎭陸奧、時行從宗良親王航海、先發抵遠江、與今川範氏兵戰于匹馬驛、破之、義良親王舟遇風不至、時行與宗良親王投井伊介高顯、金勝院本太平記 興國元年春、高師泰來圍井伊城、連月不解、至秋城陷、參取保暦間記、鶴岡社務記、 宗良親王奔越後、李花集 時行亡匿東國、正平七年、從新田義興攻鎌倉、走足利基氏、共入居鎌倉、無何義興敗走、據河

村城、尋赴越後、時行匿在相模、圖再舉義、明年就擒、遂斬于龍口、長崎駿河四郎工藤二郎亦從死、鶴岡社務記

桃井直常、足利義康之裔也、高祖父義胤始居上野桃井、子孫因氏焉、尊卑分脈 直常鷙勇絕人、太平記 歷右馬權頭刑部大輔彈正大弼、園太暦 駿河守、爲播磨守、尊卑分脈、太平記、花營三代記、 足利尊氏用爲越中守護、太平記、祇園執行日記 延元元年、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將兵十萬餘攻鎌倉、直

常從足利義詮禦之、大敗走箱根、明年顯家乘勝至京師、直常與諸將出躡顯家駐陣于青野原、直常與土岐頼遠簡鋭卒一千餘直衝其陣奮鬭數十合、身被三創從士死傷略盡僅引數十騎入京師、顯家至奈良、足利尊氏欲攻之、難於擇將高師直曰、桃井兄弟勇讋敵軍、不如遣之、尊氏從之、直常與弟直信受命、即日赴之、顯家距般若坂、直常激勵士卒曰、我兄弟特當此選、今日戰或不利、併廢

前功、汝等努力、士衆競進決戰、大破之、顯家挺身脫走、尊氏未錄其功、直常怏怏不悅、會顯家弟顯信收集散卒、陣于男山、尊氏欲遣諸將擊之、將士視直常等無賞、莫肯往者、於是高師直舉族赴戰不利、直常聞曰、我雖不受命、忍坐視其敗乎、乃竄馳至男山戰一日夜、殺傷甚多、死者枕藉、世名其處曰桃井塚、正平五年、足利尊氏與弟直義構嫌隙、直常密通意於直義、及尊氏西擊其子直冬、直義潛逃歸順、直常還越中起兵、與直義約期攻足利義詮、明年直義陣于男山、直常將北兵發越中、會大雪沒馬足、乃令士卒乘橇前行而后徑開、人馬通行、進至延暦寺、擧火諸峯、義詮懼而西走、直常入京師、義詮與尊氏軍合來攻、直常迎戰、互有前卻、各罷而休兵、佐佐木高氏兵七百餘斷直常後軍分爲二、直常兄弟下馬安坐大呼曰、死生在天、汝曹勿退一步、戰數刻、尊氏義詮扼其歸路、直常三

方受敵、兵士皆疲、遂敗走關山、明日尊氏西走、直常復入京師、既而尊氏與直義講和、直常及石塔義房等恃勢伐功、與仁木頼章細川頼春土岐頼康佐佐木高氏等不協、太平記直常夜造直義而歸、有人自暗中刺之、直常衷甲因得不洞、乃擒刺者、園太暦已而頼章頼春等皆逃歸領國謀事、於是直常與義房等勸直義走越前、太平記尊氏兵至近江、直義命直常及細川顯氏畠山國清拒之、不利、諸將

皆北、直常獨留陣三日、部下皆勸歸、遂引兵還于越前、〔天正本太平記〕是行也、細川顯氏畠山國清說直義、與尊氏講和、直常固爭、以爲不可、顯氏等忿歸尊氏、自後兵士相繼逃亡、直常復勸直義走鎌倉、〔太平記、細川顯氏據天正本太平記、園太曆、〕尊氏將兵來攻、宇都宮氏綱率兵助之、直常迎拒被敗、直義兵亦大敗、遂降于尊氏、直常逃歸越前、七年足利義詮逼車駕于男山、直常與左近衞少將新田義宗等、奉敕入援、進至

能登車駕已出圍、乃斂兵歸國、十七年義軍竝起、直常亦舉兵信濃、本國豪族野尻井口氏等應之、奔赴日多、將進攻富樫介、能登加賀兵士三千餘來拒、陣未成列、直常掩擊大破之、至夜直常欲議軍事、潛赴井口城、會能登加賀兵士三百餘來請降、左右不知直常所在、由是營中大騷擾、失火、降卒乘亂反擊、斬獲三百餘人而歸、直常在途顧視營壘火起、以爲敵軍來襲、將還拒之、有敗卒急嘑曰、事敗矣、請速走、直常不知所爲、遂走投井口城、〔太平記○毛利家本天正本曰、十九年直常降足利氏、而諸本皆曰、二十一年足利義詮使斯波義將擊直常、其顛末不可考、故不書、〕後薙髮匿京師、二十四年走越中起兵、拔松倉城、建德元年更發兵、遣子中務少輔直和出陣長澤、守護斯波義將併富樫竹童丸兵來攻、直和敗死、餘衆走投松倉城、尋又離叛、直常亡匿、明年再舉兵越中、與義將兵戰不利、又與能登兵戰于後位莊、〔花營三代記、本書子中務少輔作右馬助、今從尊卑分脈、本書義將作義經、據太平記、及尊卑分脈訂之、〕

遂爲義將所敗、〔太平記〕不知所終、

飽浦信胤稱三郎、備前人、〔太平記〕佐佐木秀義之後也、祖胤泰始稱飽浦氏、父長胤薩摩守、信胤歷任左衞門尉備前守、〔佐佐木系圖〕建武初與田井信高俱據備中福山、應足利尊氏、與細川定禪俱攻京師、延元四年以備前兒島歸順、先是高師秋通右大臣藤原兼季侍女、〔兼季據公卿補任〕信胤視其有姿色、又因私焉、師秋

不之覺、方赴伊勢、請載偕行、侍女僞許之、退誑一老婆曰、嫗年老無子、克從我東下、老婆曰諾、及夜師秋迎輿至、女便推老婆乘輿去、師秋大悅、直就途、至明視輿中老婆、大驚、以爲狐狸、將格殺之、老婆涕泣告狀乞哀、師秋怒見賣、馳還本所、索之已亡、執婢問訊、聞在信胤所、愈怒、將攻之、信胤懼走備前、遂歸順、明年攻小豆島、破敵軍、遣使請得主將銜中國、時讚岐國司藤原有資、伊豫守護大館氏明、竝使使乞兵、帝命刑部卿脇屋義助應赴、以路梗未進、適信胤使至報捷、帝大喜、敕旨慰勉、授薩摩守、義助尋發、信胤率戰船迎候、俱進至伊豫、義助暴病卒、信胤引兵歸、及細川清氏與細川賴春相攻于讚岐、信胤率舟師斷賴春漕運、（太平記）不知所終、

楠正儀、正成子、正行弟也、（太平記）任左衛門尉、（園太暦、太平記、觀心寺文書、）兼河內守、（金剛寺文書）遷左馬頭、（太平記、松尾寺文書、觀心寺文書、）兄正行正時戰歿、正儀留居河內、高師泰築壘石川、攻正儀、畠山國清尋代之、正儀始終固守、正平五年、國清從足利直義歸順、（太平記）正儀因出兵爲之聲援、（園太暦）七年、足利義詮送款、帝親御軍、宣言幸京師、實欲襲義詮、行次住吉、伊勢國司右衛門督源顯能將伊賀伊勢兵三千、自丹波路進、正儀與和田正忠率兵五千、夜渡桂川、昧爽與細川顯氏戰、敗之、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踵至、正儀兵以楯爲梯、登屋亂射、敵兵披靡、正儀縱騎突擊、斬賴春、義詮走近江、車駕駐驆男山、義詮以大衆來迫、正儀正忠率兵三千、拒之荒阪山、稍得利、然衆寡不敵、退陣男山、敵兵合圍、勤王兵不至、衆議令正儀正忠還河內募兵、正忠還家暴病死、正儀逗撓、不以時赴援、王師終敗績、義詮復陷京師、時人謗正儀、謂墜其家聲、（太平記）既而正儀發兵、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攻攝津、擊守護代某走之、（園太暦）明年、與和田正武從中納言藤

原隆俊、會山名時氏攻義詮於京師、義詮陣神樂岡、出兵蔽林間、正儀等欲知其衆寡、使兵五百下馬徒步以誘之、徐近敵陣、佐佐木信詮出戰、正儀擊卻之、義詮不戰而遁、十四年畠山國清大舉西上、足利義詮統國清等諸將犯天野行宮、正儀與和田正武入奏曰、是戰臣等爲官軍保必勝也、夫所貴乎兵者三焉、曰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歲大將軍在西、利東討、不利西征、道誓出兵向西、是逆

天時也、官軍所守、前大河、後深山、元弘以來、賊來攻數四、每不利而退、是我得地利也、道誓外藉軍興、內實欲專功邀賞、倫輩嫉之、是失人和也、失此三者、雖百萬兵不足畏也、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蹕觀心寺、臣等據千劍破、日夜拒擊於龍山石川、又令湯淺山本恩地贄河諸族、從紀伊守護代鹽冶某守龍門山、縱土兵擾敵、令其不得休息、敵必倦而引還、臣等乘機追擊、破之必矣、帝深然之、移

御觀心寺、正儀乃築龍泉龍門平石八尾等砦、分兵守之、自以兵三百、據赤坂城、畠山國清等陣津津山、分攻諸砦陷之、進攻赤坂、正儀退保金剛山誘之、義詮尋引還、果如正儀所料、正儀又出兵渡邊、先是國清與仁木義長爭權相傾、至是托事于防禦、私出兵、正儀復入金剛山、國清與義長將交兵、義長幽義詮、變起蕭牆、於是所在官軍竝起、諸城望風潰走、正儀攻取水速城、十六年正儀攻佐佐

木秀詮、及弟氏詮於攝津、破之、殺獲二百七十餘人、溺水者甚多、追斬秀詮氏詮、錄俘虜、悉給衣藥放還、是歲細川清氏降、奏請發諸軍復京師、帝召正儀議、對曰、元弘以還、王師復京凡五、多不假師徒、所苦威力不繼、是以雖屢得之、亦屢失之、今欲取之、不須清氏之力、臣一人足以辦之、只恐取之後、不復能守也、若恥棄之致戰、則舉今版圖所有、倂失之、臣愚未視其可也、而帝及公卿侍臣、情切于

還故都、是以不從、遂命正儀、與清氏倶進赴京師、十二月官軍復京師、頃之足利義詮督水陸軍來迫、明年正月官軍棄京南走、果如正儀言、清氏走阿波、與正儀期東西同擧、未幾清氏戰歿、王師殆燼、正儀懼敵勢乘勝、官軍沮喪、欲一戰爲之氣、鳩集民兵、得六千餘人、進攻攝津、拔淨光寺砦、又與石塔賴房攻赤松光範、退次尼崎、聞敵發大兵來、引兵還河内、（太平記）居久之任左兵衛督、二十三年帝

崩、（花營三代記）正儀竊懷二志、（後愚昧記）細川賴之乘機誘之、正儀竟決策、（豫章記）明年春密款于足利義滿、（後愚昧記、花營三代記）義滿卽馳檄和泉河内、宣告國人曰、楠正儀已降我、（花營三代記）楠氏宗族勤王者不應之、合從攻正儀、（後愚昧記）細川賴之與義滿議、遣赤松光範細川賴元、率兵救正儀、未至、正儀出城、遁至四天王寺、（後愚昧記、花營三代記）遂入京、與賴元相見、明日謁義滿、尋還河内、建德元年和田正武發兵、與其宗族倶

討正儀、正儀不利、復逃歸義滿、明年夏義滿遣正儀還河内、因發大兵、爲之聲援、（花營三代記）遂是役也、諸將皆謂正儀不得保河南矣、遂逡巡不進、細川賴之勸義滿要諸將、強令渡河、（後愚昧記）至秋正儀得還河内、（花營三代記）正儀既降義滿、北主罷其官職、（渡邊文書）數歳授中務大輔、（通法寺文書、多田院文書、渡邊文書）弘和初歸順、（參取通法寺文書、多田院文書、三刀屋文書、渡邊文書）其爲左兵衛督仍舊、（渡邊文書）義滿命和泉守護山名氏清來攻、正儀與氏清

戰于平尾敗績、（和漢合運暦、通法寺文書、三刀屋文書）宗族六人家人百四十人死之、（和漢合運暦）正儀引歸保其舊邑、（通法寺文書）尋拜參議、（觀心寺文書）元中中卒、（按正儀卒年、諸書無所見、然今據觀心寺文書、二見文書、渡邊系圖等考之、弘和三年十二月、正儀尚存、明年改元元中、而元中七八年之際、正儀已卒、子正勝執其家政、然則正儀之卒、在元中中可知也、）正儀爲人遲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莅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而至於決機應變、又其所短也、（太平記）正儀嘗與赤松光範連疆相攻、光範部下宇野正寬爲兒時、

父爲正儀兵所殺、正寛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冠而父之讐也、願委質正儀、徐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遺之、正寛至赤坂、因人干正儀、正儀召見、厚加撫慈、正寛亦深感恩眷、久之忘其讐、及年十五、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亡父七回忌日、欲遂行初心、促膝按刀、視正儀温然而坐、遂不忍進刺、起出于外、大慟哭、正儀怪問其故、正寛以實告之、拔刀將自殺、左右抱持止之、於是正寛剃髮爲僧、作書致光

範、幷返所授刀、其得士心如此、吉野拾遺子正勝爲右馬頭、及父卒、領其衆、渡邊系圖、二見文書、按正勝爲正儀子、實錄諸書無所見、今姑據梶川系圖、元中九年春、與畠山基國戰于千劒破城、不克、奔歸吉野、渡邊系圖是年南北講和、帝還幸京師、正勝鬱鬱不得志、應永六年夏、大內義弘與足利義滿有隙、據堺城作亂、遠近大震、正勝將兵三百、與菊池肥前守援義弘、至冬城陷、義弘鬬死、正勝謂其徒曰、徒死無益、乞降亦吾所恥也、乃引兵走

大和、應永記、本書單稱楠、不名、然當時率其徒者正勝也、故稱之、不知所終、後數十年、楠氏族匿大和河內際、欲圖興復者、相踵不絕云、參取後崇光院御記、今川記、季瓊日錄、

小山義政、下野人、朝政九世之孫也、尊卑分脈曩祖秀鄉著勳于國、子孫爲名族、小山氏爲其宗、東鑑、結城文書、祖秀朝初名高朝、稱大夫判官、元弘中從北條氏軍攻笠置、及楠正成城、光明寺藏書殘篇、太平記、初名據尊卑分脈、及元弘日記裏書、及新田義貞起義、秀朝出屬之、破金澤貞將于鶴見、俱進攻鎌

倉克之、太平記尋爲下野守、尊卑分脈、梅松論、建武二年拒北條時行軍於武藏府、不克死之、元弘日記裏書、梅松論、天正本太平記、有二子、曰朝鄉、曰氏政、尊卑分脈朝鄉少名今犬丸、幼而繼家、足利尊氏之反也、朝鄉從之有功、梅松論、天正本太平記、○按梅松論今作常犬、爲左衞門尉、尊卑分脈、結城文書、延元中爲官軍所虜、將抵刑、結城宗廣以其宗族、請拘吾隊中、後還國、復黨尊氏、準大臣源親房之在常陸、招致近國將士、朝鄉有歸順意、將應之、然而尚

懷觀望、遂不果、結城文書早死、常樂記第氏政嗣卽義政之父也、尊卑分脈氏政爲左衞門佐、尊卑分脈、常樂記、正平七年帝御男山、將圖京師、使兒島高德赴東北諸國、起兵援男山、新田氏族及氏政與宇都宮公綱等皆應之、而以男山失守不果、太平記尋死、義政嗣爲左馬助、鎌倉大草子任下野守、尊卑分脈、花營三代記、僧賴印行狀天授六年義政起兵、鎌倉大草子宇都宮基綱來攻、義政逆擊斬之裳原、花營三代記、鎌倉大草子於是足利氏滿發關東十二國兵、出陣武藏府、遣上杉憲方攻義政、義政禦戰不利、鎌倉大草子遣使請降、氏滿聽之、花營三代記、鎌倉大草子既而義政不果降、弘和元年春氏滿亦發大兵、出陣武藏村岡、遣上杉朝宗及木戶範秀來攻、義政據鷲城禦之、白旗一隊先衆而進、攻破外郭、義政勵衆奮擊卻之、殺傷甚多、相持數月、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義政或設伏絕敵糧道、或放火燒敵營、僧賴印行狀朝宗等令士卒運艸塡湟、因攻之、義政亦出兵禦之、敵

多被創敗而退、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至冬城中糧殆盡、亦無後援、鎌倉大草子義政使僧請降、且曰、君幸聽僕之所請、則僕薙髮爲僧、付與家務於子若犬丸矣、氏滿又聽之、於是義政去鷲城、付之二將、率衆徙祇園城、遂剃髮、改名曰永賢、氏滿遣梶原道景三浦某檢之、令若犬丸繼家、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氏滿素不信義政降、僧賴印行狀以故不速解去、至明年義政自火祇園城入糟尾山中、據嶮爲壘、謂之櫃澤城、分遣士卒於長野寺窪城守之、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又購芻蕘獵者、運糧備之、氏滿憤曰、我屢爲義政所紿、今我不視義政首者、不敢旋師、僧賴印行狀復使上杉朝宗木戶範季攻義政甚急、白旗一隊爲其先鋒、攻長野城陷之、尋亦陷寺窪城、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明日諸軍並進攻櫃澤城、義政軍敗、不可復戰、父子乘夜而逃、僧賴印行狀明日敵兵追及、義政自殺、若犬丸乘閒亡去、元中三年若犬丸據祇園城起兵、守護代木戶修

理亮發國兵、來陣不可惠山、可一作留若犬丸襲擊走之、足利氏滿又自率兵至下總、陣古河城、若犬丸察其勢難敵、弃城而逃、氏滿令國中索之不得、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自後若犬丸轉徙無常、應永三年至陸奥、密招聚嘗勤王者子姪、因圖舉義、田村莊司坂上清包應之、先是新田義宗子義則義則名據喜連川系圖匿在陸奥、若犬丸與清包議、立義則爲將、唱義於近國、武藏上野之義徒盡至、若犬丸乃與義則清包

等領其兵、出將至白河關、足利氏滿自督關東十國兵至白河、若犬丸等知終不可敵、自潰去、後不知所終、有二子尚幼、匿在民間、葦名盛政執致鎌倉、沈之六浦海、鎌倉大草子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宣房
藤原爲明
藤原良基
藤原公賢
藤原資名　弟資明
藤原經顯

藤原宣房、元名通俊、從三位資通之子、（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家號萬里小路、或吉田、（尊卑分脈）龜山朝敍從五位下、累進藏人頭、兼左中辨、拜參議、兼彈正大弼、後二條帝崩、宣房罷官、在散班十餘年、及後醍醐帝即位、復出仕、甚見寵待、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帝謀誅北條氏、事頗洩、高時執致權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

于鎌倉、諸公卿皆懼、竦足而立、其夜帝顧前權中納言藤原冬房（○或作冬方、或定房）曰、資朝・俊基被虜、不知高時更作何究、卿善爲計、對曰、比來武臣跋扈、宜先賜告文、以止其怒、即命屬稿、帝攬讀之、泣下濺紙上、親以御袖拭去、左右莫不悲惋也、（太平記）令宣房齎以往諭、及見高時、開諭辨明、事賴而解、二人獲不死、（參取增鏡・太平記）還爲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增鏡）敕聽帶劍、尋轉正、（公卿補任）及帝幸笠置、宣房以子藤房・季房預謀、故見拘、（參取公卿補任・增鏡・光明寺藏書殘編・太平記）光嚴院削宣房等十人官爵、（增鏡）北條高時以其有時譽、放還于家、奏請復官、光嚴院許之、遣藤原資明諭起、且曰、若見奉命、郎君亦必被召還復舊職也、某爲足下保之、（太平記）宣房乃出仕、（公卿補任・太平記）帝還京師、仍官如故、兼陸奧出羽按察使、尋辭之、陞從一位、延元元年薙髮、（公卿補任）及帝再幸延曆寺扈駕、又從還京師、（太平記）復事光明院、宣房歷仕累朝、（公卿補任）博通典故、一（萬

記、臥雲日件錄、其日錄有萬一記、萬一記二子藤房季房自有傳、養孫仲房襲家、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正平六年詣吉野行在、園太曆、太平記、以事不適不容還、園太曆後事後圓融院、官至準大臣、公卿補任

藤原爲明、權中納言爲藤之子也、永仁四年敍從五位下、爲侍從、尋任左近衛少將、正中三年轉左近衛中將、公卿補任能和歌、後醍醐帝每置和歌會、輙召預焉、及討北條氏之謀泄、囚於六波羅、將推鞫、以爲彼歌人、非可容疑、

唯數預讌集、儻知上旨、欲脅而得其實、敷青竹于熾炭上、將曳而蹈之、爲明神色不撓、徐索硯作歌曰、於毛比幾夜、和我志幾志磨能、美知奈羅傳、宇幾與能古斗遠、斗波流倍志斗波、常葉範貞等讀之嘆異、不問而罷、帝之出闕、從大納言藤原師賢適延曆寺、事敗赴笠置、城陷見執、太平記從尊良親王遷於土佐、增鏡、新葉和歌集、事平還京師、正平中崇光院授從三位、及南北和好、詣吉野行宮、任參議、十四

年轉權中納言、兼侍從、明年敍正三位、公卿補任後光嚴院命撰新拾遺和歌集、未成而薨、尊卑分脈、拾芥鈔、

藤原良基、關白道平子、元德初任權中納言、尋辭之、光嚴即位、復任本官、後醍醐帝入京、轉權大納言、後事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四主、進右大臣、兼皇太子傅、正平中爲關白氏長者、敍從一位、轉左大臣、後辭關白、弘和中拜太政大臣、爲攝政、元中五年薨、年六十

九、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作六十三稱後普光園院、尊卑分脈、攝關次第、良基工和歌、博覽彊識、諳悉典故、後醍醐帝自隱岐還、具進儀物扈衛之式、嘗歸心北朝、且與足利尊氏直義等每相親好、興國元中間亂離相尋、載籍散逸、文物憲章、廢墜不備、良基斟酌舊儀、應問明晰、考據正確、爲光明以下五朝師範、以與足利氏親、諸家舊記、多所獲、以故充闌日滋、朝廷幕府、賴質正焉、參取諸書大意所著有御禊記榊葉日記等書行于

世、(仁和寺書籍目錄○世傳後光嚴即位、無三種神器、議者皆患之、良基奏曰、以足利尊氏擬寶劍、臣擬神璽足矣、勿患無神器也、然諸書所不載、今不取、)七子長師良、次師嗣、餘皆爲僧、(尊卑分脈)師良師嗣竝終於貴顯、(尊卑分脈、公卿補任、攝關次第、)

藤原公賢、左大臣實泰子、延慶中任參議、正和文保間、累進正二位、爲大納言、嘉曆元年兼右近衞大將右馬寮御監、(公卿補任)以後醍醐帝寵姬廉子假父、累被寵暱、(女院小傳)元德二年拜內大臣、元弘初、辭官職、及車駕還自隱岐、

復內大臣、兼式部卿、尋授從一位右大臣、兼春宮傅、(公卿補任)足利尊氏再犯京師、公賢從幸延曆寺、(諸異本太平記)後事光明院、爲左大臣、正平中拜太政大臣、尋解之、尊氏請降後村上帝將還京師、以公賢爲左大臣、(公卿補任)兼後院別當、手詔劇司庶務、隨宜處決、既而男山不守、(園太曆)又事後光嚴院、薙髮號空元、(公卿補任)十五年四月薨、時年七十、(園太曆系圖、尊卑分脈、)公賢家多藏書、博覽弘識、閑習禮典、雖既解台司、以宿望稱、光明院以降、每事諮詢、時經兵革、朝儀廢鈌、賴其多所裨正、所著有園太曆、皇代曆、歷代最要鈔、略代鈔、(園太曆○本書又載歷代鈔、歷代要官鈔、蓋皆最要鈔別名也、)子長實世、次實夏、餘十四子皆爲僧、(園太曆系圖、尊卑分脈、)實世自有傳、實夏建武中爲記錄所寄人、(公卿補任、建武二年記、)任權左中辨、後事光明崇光二主、敘從三位、任參議、進權大納言、(公卿補任)正平七年、蒙詔詣行宮、特由本資權左中辨、擢權中納言正三位、聽以其參議從三

位等敘任、追繫于延元興國中官籍、因屢往來奉事、無幾還事後光嚴院、復本官、(園太曆)終至從一位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三子公定、公爲、公賴、(園太曆系圖、尊卑分脈、)公定官左大臣從一位、(公卿補任、園太曆系圖、尊卑分脈、)精譜學、著尊卑分脈若干卷、(尊卑分脈)

藤原資名、權大納言俊光之子、權中納言資明之兄也、(尊卑分脈)後伏見法皇時、深被眷遇、(增鏡)後醍醐帝朝、累遷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

初伏見帝立、北條貞時定策、後深草龜山兩帝之後、迭纘皇統、後深草之後曰持明院、時後醍醐帝以龜山帝孫卽位、立後伏見法皇皇子量仁爲皇太子、帝方有除北條高時之謀、法皇欲令量仁早卽位、密告其事於鎌倉、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兵至京師、帝竊出宮幸笠置、高時兵攻陷之、幽帝于六波羅、大佛貞直等請傳神器於量仁、帝不肯授、仲時等强請不已、帝乃令資名及源具親以新器傳

量仁、遂遷帝於隱岐、光嚴卽位于京師、資名最被寵任、管其樞要、三年天下義軍並起、進入京師、資名及弟資明遽促光嚴院、入保六波羅、北條仲時等戰敗、奉光嚴院及後伏見花園兩上皇東奔、資名及藤原經顯等從至近江番馬、從軍大潰、光嚴及兩上皇爲守良親王所得、資名以光嚴之腹心、懼不得脫罪、削髮遁去、無何高時伏誅、車駕還京、太平記廢光嚴院爲太上皇、遜居持明院、皇年代略記資名

屛匿數年、會足利尊氏之亂起、初熊野別當道有素善資名、及尊氏西奔、患師無名、有欲援立持明院皇統、以兩主之爭奪爲辭之意、遣道有京師、密致其意於資名、資名便請廢主之宣、使僧賢俊齎賜尊氏、尊氏遂率鎭西兵長驅入京師、據東寺爲營、新田義貞奉帝幸延曆寺、令太田全職護送花園法皇及廢主、至延曆寺、光嚴院素與尊氏通謀、途稱疾作、駐駕於法勝寺、既而尊氏入京巷戰、全職

將赴之、謂光嚴左右曰、敵兵迫矣、諸君留候少康、當促駕前來、資名便以法皇光嚴歸尊氏于東寺、於是皇統兩立、天下遂分爲南北矣、太平記○按本書曰、全職留光嚴、以法皇及豐仁親王而去、非也、今從北條家本西源院本、南都本、弟資明、尊卑分脈資明累官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六波羅之敗、從新主東走、增鏡帝至自隱岐、詔宥其罪、復官爵、公卿補任足利尊氏率鎭西兵、再犯京師、資明從駕延曆寺、資明從駕西源院本據潛逃從

光嚴院、入尊氏軍、尊氏以光嚴前有援於己、欲復其位、衆以其寶祚不遂、北條氏覆宗爲嫌、太平記乃立光嚴院弟豐仁、是爲光明院、天正本太平記帝自延曆寺還御花山院、尊氏逼求神器、帝又以新器授之、光明院立十二年、伊勢國碕神戶有僧圓成、謁大神宮獲寶劍、賫造資明、資明與足利直義平野神主卜部兼員等謀奏進之、其言曰、圓成將謁神宮、浴於海潮、有物炫曜漂寄、長十握許、柄如三鈷、持詣

神宮、忽有一童、爲物所憑、指圓成謂曰、治承以來、王室多難、天下屢亂、實由無寶劍以護皇位也、今天祖敕海神、故致之、此僧所持是也、祭主等具記其事、圓成持之將赴京師、途禱長谷寺、長谷寺據天正本○本書作春日社而宿、傍有人謂曰、今宵吾夢以法師言達天子、吾子豈是邪、問其人、卽資明門客也、光明院大喜、任圓成大僧都、賜攝津葛葉關稅、內大臣藤原經顯諫之、光明院從之、還其劍而納之平野社、太平記正平八年薨、年五十七、園太曆、常樂記、

藤原經顯、權中納言定資子也、初事後醍醐帝、任參議、及帝幸隱岐、留事光嚴院、任中納言、歷事崇光後光嚴後圓融四主、甚見親任、累官至從一位內大臣、公卿補任、甚被親任據太平記與藤原資明爭權相軋、資明進寶劍于光明院、事極迂誕、經顯諫曰、寶劍堙晦、百六十餘年于今矣、其出當在治世、何於擾亂之時、若夫應聖德之隆、則須天下安寧、今禍難屢起、兵革

不弭、其出不知因何應也、臣以謂此事出資明姦詐、佞臣阿諛、欺罔聖聰、陛下以爲信、然恐取笑於天下、且葛葉關稅、賜東大寺日久矣、今無故奪之、僧徒必生怨訴、請速追先旨還與東大寺如舊、光明院從之、遂遣還之、太平記由是益相惡焉、異本太平記文中二年薨、年七十六、公卿補任、尊卑分脈、稱芝山內大臣、又稱勸修寺、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一

源賴朝上

將帥之任、古今所重、統節制之師、貞否臧之律、宣威閫外、決機瞬息、邦家安危之所繫、豈

不重哉、古者征伐、非車駕親臨、則遣皇子誅鋤、旌旆所指、不旋踵就戮、而別遣將軍鎮遐方者、自崇神帝始焉、迨應神朝、而置內官家於任那、以綏撫諸韓、齊明朝建政所於蝦夷、以控制肅愼、爾後征夷征東、建置不一、有事則命、事平則罷、唯陸奧出羽、遐裔僻壤、爲邊徼之阨塞、故鎮守府將軍、世以才選、源賴朝拜征夷大將軍、父子繼業、傳三世、而朝廷不置鎮府、重其任也、蓋賴朝提兵殄滅平氏、元惡大憝、雖就夷滅、而草竊姦宄、所在竝起、故欲強藩重鎮、經略防禦、以振肅治綱、請爲天下總追捕使、而朝廷許之、建牙鎌倉、撫循黎元、伉健難制者、莫不俯首聽命、而兵馬之權盡歸關東、天下之勢、自此一變矣、自藤原賴經至守邦親王、皆北條氏之所立、政不已出、徒擁虛器、而陪臣專操兵權矣、元弘建武間、板蕩流離、糜爛鼎沸、護良成良二親王相繼拜征夷大將軍、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源顯

家爲鎮守府大將軍、元戎啓行、克壯其猶、廢而復置、亦一時之制也、當是時、足利尊氏反旆歸順、與新田義貞東西倡義、掃蕩北條氏、天子疇勳、以鎮守府將軍、而溪壑無厭、跋扈有漸、所謂征夷將軍、關東管領者、其所自署而不階王命也、既而舉兵犯闕、乘輿南遷、陽尊光明院、視如弁髦、身據征夷大將軍之號、開府京師、以自矜大、留少子基氏于鎌倉、以爲管領、居兵馬元帥之地、而併方鎮節度之

雄、天下之勢、至此又大變矣、當時征夷征西、朝廷既拜將軍、而尊氏之號、不階王命、亦列之將軍者、所以見其變也、義滿藉父祖之業、逞雄傑之才、位極人臣、任兼將相、適投南北混一之機、以鞏子孫永世之基、天下稱曰室町將軍、豈非幸歟、然尊氏之譎詐權謀、功罪不相掩、可以籠絡一世、而不可欺天下後世、果足利氏之得志邪、抑新田氏之不得志邪、天定亦能勝人、豈不信然、如其家族家臣、以

類附從、作將軍傳、

源頼朝小字鬼武者、帝王編年記、源平盛衰記、左馬頭義朝第三子也、東鑑、増鏡、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幼有器局、義朝異之、愛過諸子、平治物語保元三年拜皇后宮權少進、平治元年歷右近衞將監上西門院藏人、改補藏人、公卿補任、將軍執權次第、藤原信頼之反也、授頼朝從五位下右兵衞權佐、參取愚管鈔、公卿補任、與父兄據大內、年甫十三、謂義朝曰、敵將至、與坐待之、不若速攻六波羅、衆壯其言、既而平頼盛攻郁芳門、頼朝射殪二人、及軍敗東走、疲甚、行睡馬上、而後父兄、夜過近江森山驛、村民羣聚將執之、頼朝斬二人、餘不敢近、義朝使鎌田政家還覓、遇於安河、時大雪、衆不能騎、棄甲徒歩、頼朝甚艱、復與父兄相失、平治物語不知所嚮、適逢土豪大夫屬定康、扶匿佛寺、屬僧護視、尋居定康家、東鑑○平家物語剱巻曰、東近江人草野莊司匿頼朝於居室之承塵上、今按定康姓關、草野名關、且其事近似、疑一人也、平治物語曰、頼朝復與衆相失、夜迷失路、出小平山、去過淺井北郡、適逢老媼、便

俱至其家、翁媼傾心善遇之、留月餘、又去經小平、有漁人視頼朝知其非常人、問之、頼朝告以實、漁人被之以婦人服、菅笆佩刀、代為肩之、送到美濃青墓驛、諸異本平治物語為匿于漁人家、與東鑑不合、附以備考、明年適美濃青墓、投驛長大炊家、又去赴東國、平治物語道為平頼盛臣平宗清所虜、愚管鈔、平治物語○平治物語曰、義朝舉兵、授頼朝鎧名源太產衣、寶刀名鬚切、二物、源家重器、非嫡不傳、義朝不授義平而與之頼朝、及頼朝去青墓、以鬚切屬大炊、既而被擒、清盛問鬚切所在、頼朝以實告、乃遣人索之、大炊謂今以源家寶器、輙與平氏、甚可惜也、義朝多子、雖頼朝死、餘子興復亦未可知、不如欺易以他刀、示之、頼朝、曰是則吾計濟矣、曰不是則謝以非婦人之所能識耳、遂以他刀名泉水、裝如鬚切出

之、及頼朝視之、果曰是、清盛喜而寶之、遂獻法皇、及平氏滅、法皇還賜頼朝、其眞者大炊前已致頼朝、平家物語劒巻曰、頼朝到青墓、自度浪蕩孤危、不保旦夕、因草野莊司輸鬚切于外祖熱田大宮司藤原季範、藏之神殿、未知孰是、押至六波羅、平清盛拘之宗清家、宗清意愍之、就清盛後母池禪尼請宥死、尼營救備至、遂獲釋、流于伊豆蛭島、平治物語尼戒曰、自今惟事誦經、勿縱騎射漁獵、爲人所疑、義朝舊臣聞其免死、皆勸爲僧、以固平氏意、纐纈盛安獨目語曰、郎君得脱、神之所祐也、可全形以待前途、頼朝頷

之、及就途、士庶聚觀曰、之子風彩異常、流之遐遠、放虎於野也、既至伊豆、清盛使伊東祐親北條時政監之、異本平治物語頼朝居祐親家、通其女生男、名千鶴、祐親怒沈之於水、以女嫁江間小二郎、將殺頼朝、祐親子祐清竊告之、頼朝遁依時政、又通其女政子、時政陽爲不知者、以女嫁目代平兼隆、政子夜亡奔于頼朝、源平盛衰記、目代據平家物語治承四年、以仁王謀滅平氏、下令州郡招諸源、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按盛衰記載以仁王特賜令旨及宣布之移文、而諸書無所見、故不取、令到、頼朝大喜、密示時政、共謀舉兵、無何以仁王敗死、三善康信自京師報曰、如聞平氏以以仁王故、謀除諸源、公爲嫡宗、宜潛往北國以避之、頼朝聞之而圖平氏益急、東鑑僧文覺亦從慂之、愚管鈔、源平盛衰記頼朝遂決意舉事、遣安達盛長集兵東國、東國將士嘗隷頼義義家、世戴源氏、故伊豆相模豪傑來附者衆、頼朝與親信議先擊兼隆、兼隆據山木要害、頼朝竊遣京師人

藤原邦道與之游處、款好累日、悉圖其地形、選勇敢士人、別延之密室、諭曰、此事唯與卿議、外無知者、請爲我力、衆悦、皆思自奮、而至機密之事、獨與時政決焉、東鑑八月使時政將八十餘人夜襲兼隆、斬之、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兼隆族人知親爲蒲屋御廚吏、蠧害百姓、頼朝矯以仁王令罷知親、且稱東國事無莊公、一皆使頼朝知之、頼朝專制關東始于此、明日以三浦義澄等未至、出赴相模土肥、兵僅三百、

繫以仁王令旨於旗上、陣于石橋山、大庭景親率兵三千來攻、祐親別以三百人掎我軍後、景親迫暮挑戰、賴朝麾下皆殊死戰、時大風甚雨、衆寡不敵、黎明遂敗走、景親乘勝逐北、矢刃垂及、飯田家義在景親部下、率六騎反戈拒景親、賴朝得間逃入于杉山、景親來迫、加藤景員、光員、景廉、犬見政光、實政、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等奮刀扞鬭、賴朝自射人馬應弦而倒、矢已盡、乃與土肥實平踰險潛

行、景員、實政等六人亦來從、既而賴朝用實平謀、皆使散去、獨與實平匿景親率兵偏索、梶原景時紿令之他、賴朝遂得脫、○按源平盛衰記曰、時從賴朝者土肥實平、遠平、新開忠氏、土屋宗遠、岡崎義實、安達盛長六人、盛長曰、曩祖源豫州之討奧夷也、兵敗、從者僅七人、遂濟大功、今日事正相類、賴朝喜焉、田代信綱尋至、敵兵且至、無處逃避、會有一大僵樹朽穴空洞、乃俱匿其中、景親率兵追之、獨怪樹穴、景時先入、與賴朝相覩、賴朝以爲不免、將自殺、景時遽救止之、適有蜘蛛作網、取而絡之弓冑、出紿曰、此中無物、唯有蝙蝠而已、景親不信、以弓探穴、觸賴朝鎧袖而不之覺、有二鳩飛出、景親尚將剖樹視之、俄而雷雨晝冥、遂引兵去、今不取、箱根別當行

實與爲義、義朝有舊、遣弟僧永實餉糧、迎匿永實舍、僧良暹亦行實弟也、與平兼隆有好、謀襲賴朝報仇、永實告之、去赴土肥、自眞鶴碕乘舸至安房獵島、○按源平盛衰記曰、賴朝既出樹穴、走入地藏堂、僧開堂下窖藏之、景親追至搜索之、僧竟不言、因得脫去、自眞鶴碕如安房、與三浦黨相遇於海上、不載行實良暹事、盛衰記又曰、賴朝赴土肥、衆皆失兜鍪、蓬頭鬖髿、恐人怪之、欲得烏帽、一路遇帽匠大太郎就求之、大太郎遽製八帽、一帽誤左折、賴朝偶得之、大喜曰、從士帽皆右折、我獨得左折、自曩祖八幡殿世世將軍皆著左折帽、今我以亡人得之、豈非天邪、蓋盛衰記爲賴朝與實平忠氏等七人匿樹穴、故從而爲之辭、遂有八帽之說、

據本書、賴朝唯與實平匿山中、說見上、故今不取、與時政及三浦義澄等相遇、聲勢稍張、九月移檄召募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其餘介于敵地者、令取海路而至、將赴上總、就平廣常、行一日次民舍、長狹常伴圖掩不備、義澄逆擊破之、安西景益謂賴朝曰、道路多虞、恐復有變、乃道還、遣使趣廣常及千葉常胤、使時政往甲斐、與諸源兵以狥信濃、不應者便宜擊之、會從弟義仲起兵信濃、擊平氏、賴朝留數日、得精兵三

百餘而廣常未至、賴朝直赴下總、常胤將三百餘騎迎于國府、賴朝抵隅田川、廣常將二萬人來會、賴朝乃遣土屋宗遠於甲斐告諸源曰、房總軍士悉聚麾下、我欲更率武藏上野下野兵邀敵于駿河、諸君宜以時政爲先導會黄瀨川、又遣使武藏諭江戸重長曰、石橋之事、既釋宿憾、可速遵令旨率兵來赴、十月石橋潰兵亦漸集、賴朝率兵三萬餘赴武藏、廣常常胤等具舟檝於大井隅田以濟之、

葛西清重足立遠元等來迎、乃命常胤遣兵於上總擊伊北常仲斬之、畠山重忠川越重賴及重長等迎降、其他豪傑來附者日多、於是以重忠爲前鋒、常胤後拒、遂如相模、既而時政及武田信義等與駿河目代橘遠茂及長田入道戰敗之、虜遠茂梟長田父子、○平治物語曰、賴朝起兵、長田忠致父子來降、賴朝宥其罪、使屬範賴義經、西討平氏、及建久元年賴朝入京、抵尾張野間驛、祭義朝墓、戮忠致父子于墓前、而東鑑無其事、今按忠致父讎也、不宜稽緩如此、恐不足信、此所謂長田入道者疑即忠致、而本書名闕、無所取決、賴

朝遂奠居鎌倉、遷鶴岡八幡宮于小林鄉、從是每有事禱焉、是月清盛遣孫惟盛弟忠度等率五萬餘騎來擊、軍富士河、賴朝將兵二十萬逆之、至黄瀨川、刻日接戰、信義等率二萬餘人來會、乃進軍於賀島、信義潛兵夜出敵後、惟盛軍驚擾潰走、賴朝欲逐北而西、廣常義澄等曰、佐竹義政○按尊卑分脈及佐竹系圖義政作忠義、今從本書、說見秀義傳、叔姪擁衆在常陸、其他倔強者尚多、宜定東土而後徐議進取、賴朝從之、乃

命信義守駿河、安田義定守遠江、而旋軍至相模國府、賞時政信義等二十餘人功各有差、大庭景親來降、斬之、其餘黨景親者、大率釋而不問、十一月將兵如常陸、誘殺佐竹義政、義政姪秀義據金沙山、賴朝遣兵攻之、秀義逃走、賴朝割其地與將士而還鎌倉、以和田義盛爲侍所別當、是月山本義經柏木義兼起兵近江、應賴朝、十二月義經等爲平知盛所敗、脫身來歸、前此造新館於大倉鄉、至

此館成頼朝徙居之初鎌倉土壤僻陋所有唯漁戸農家於是將士競作第宅達衢名閭里市鄽周匝人民日殷東國之人遂稱頼朝曰鎌倉殿養和元年二月菊池隆直緒方惟能起兵鎮西拒平氏以絶水陸其餘歸嚮者日衆閏二月清盛薨臨終戒子孫鋭意東伐子重衡督東海道兵來擊頼朝遣和田義盛等于遠江援安田義定據形勢嚴守備頼朝叔父義廣襲鎌倉率兵三萬到下野小山

朝政擊卻之三月弟僧義圓與叔父行家逆擊重衡于洲股川大敗義圓戰死七月更造鶴岡若宮八月平宗盛請下院宣于藤原秀衡發兵擊頼朝東鑑秀衡依違不敢出師源平盛衰記壽永二年三月行家與頼朝不恊往信濃依義仲頼朝謂勢合難制自率十萬餘騎擊義仲義仲避之越後頼朝至臼井坂○平家物語作善光寺聞義仲引去亦退次武藏責以納行家義仲乞和送子義高爲質頼朝許之攜還鎌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以女妻焉東鑑七月義仲與平氏戰連捷遂逼京師宗盛挾帝擧族西奔法皇遯延暦寺尋還京師八月後鳥羽帝踐阼法皇專決萬機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先是法皇遣中原康定召頼朝入朝百錬鈔帝王編年記中原據東鑑時法皇欲賞義仲功然以頼朝功大而恐其生怨欲待入朝同賞之則恐義仲遅忿公卿議以爲頼朝雖未朝而先同賞之若有不滿意待其入朝隨請改之矣玉海既而義仲先拜官

留在京師百錬鈔參取源平盛衰記九月康定還京師頼朝因奏三事其一曰頃年平氏當國橫奪神田寺戸是以神佛降威罰闔族奔亡固非臣之力所能致也宜還田戸以報其功德其二曰王公卿士莊園爲平氏所掠者安堵如故攘禍召福無如弭人之愁怨今臣亦利彼地此與平氏同轍也願廷議擇其宜其三曰平氏黨類棄逆歸順者縱有罪當死宜從末減臣曩雖罹刑綱而幸蒙赦宥是以能得敵王

愾以效今日之功、今緩其刑宥其死、則安知後來不復賴其力哉、輕重之權、宜在朝廷處分、朝議從之、敕東海東山二道、其田戸莊園皆還本主、令賴朝校勘之、時義仲聞法皇召賴朝不悅、將發兵拒之、十月賴朝遣使奏謝曰、臣若引衆赴召、藤原秀衡佐竹隆義必窺其後乘虛掩襲、且數萬衆一旦入朝、則恐擾都下、遂不朝、玉海 是月敕復本位、玉海、公卿補任、百錬鈔、十一月源義仲反於京師、玉海、百錬鈔、 是冬、賴朝

殺上總介廣常、愚管鈔○按本書無年月、東鑑壽永二年闕、而明年正月有去冬依廣常事營中穢氣之文、今參考二書係于此、 三年正月遣弟範賴義經討義仲誅之、二月範賴義經攻平氏於攝津一谷破之、斬平通盛忠度等、禽平重衡、平宗盛奉養和帝走據讚岐屋島、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時兵革連年、居民流離、賦税闕乏、東北諸州寖就平定、而中畿西國騷擾不息、源平盛衰記 賴朝上疏曰、凡政事宜遵前章、務施德惠、諸國受領、尤宜精簡、東北二道以兵荒

故民不安居、今春流民漸還田里、宜至西成命國司以力吏職、又請敕畿內近畿武士堪武技者、悉從義經西討平氏、至賞有功者、臣請論奏之、復請神田寺戸一切復舊、宜祭祀無闕、念誦匪懈、若有堂社破壞者、令國司繕治之、近年僧徒廢學弄兵、比比而然、宜嚴禁止、若其貯戎器者、敕臣收之以給官兵、乃至濫縱無行者、勿許公請、東鑑、源平盛衰記、○盛衰記爲十一月事、疏奏、法皇韙之、源平盛衰記 三月賴朝移書西海

曰、平氏之叛、我遣遠江守及左馬頭將東海北陸兵入京、既而變起於意外、義仲謀反、與平氏連和、我奉院宣即誅之、而平氏出沒南海、縱掠不輟、我將遣官軍海陸竝進、速行天討、令奉院宣、爾國人等宜歸降以保地邑、從軍以建戰功、又令北條時政遺書於土佐望族國信國元、○二人姓闕 戮力勤平氏、東鑑 是月賴朝以誅源義仲功、敘正四位下、公卿補任、東鑑、源平盛衰記、賴朝約將士曰、凡仕武家者、法皇有旨處

分、事無是非、一切遵奉、若有枉屈者、將徐奏請申理之、四月質子源義高亡去、追殺之、五月殺叔父義廣於伊勢、六月召一條忠賴於營中殺之、東鑑 七月關信兼平田家繼聚兵據伊賀平田、參取東鑑、山槐記、源平盛衰記、大內惟義擊敗之、殺家繼、八月令範賴總督九州軍事以討平氏、東鑑 是月信兼復聚兵據伊勢瀧野、義經擊滅之、源平盛衰記 十月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中原親能等爲寄人、以掌故事、又置問

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聽決獄訟、○本書曰、使康信裁決、而不載爲執事、建久二年條書康信執事、而不載補之之年月、其詳不可考、今姑書于此、十二月佐佐木盛綱敗平行盛於備前兒島、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七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二

源賴朝下

文治元年正月、範賴遣使告糧食之絶、戰艦不給、士卒思歸、進取無術、賴朝報書指示方略、戒以勿使將士侵陵前帝太后及二位尼、二月範賴進至豐後、擊原田種直大破之、是月遣中原久經近藤國平于京師、乞院宣禁兵士侵掠、按檢近畿諸國及西海南海、（東鑑）義經發京師、總督四國軍事、攻屋島敗之、平宗盛挾養和帝走長門壇浦、（參取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三月義經進兵擊平氏大破之、養和帝崩于海上、獲鏡璽及皇太后二宮、虜平宗盛平時忠等、平氏族黨殺獲溺没殆無孑遺、（參取玉海、東鑑、百錬鈔、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四月義經奉鏡璽及皇太后二宮、以俘虜旋于京師、（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範賴留豐後、鎭撫筑紫、時征西將士不由賴朝奏請、拜衛府諸司者多、賴朝下書讓責、各留直禁庭、不許東歸、諸國兵頻年依託軍糧、侵牟莊園、鈔奪官物、朝廷嘗敕賴朝治之、既而賴朝以土肥實平梶原景時爲近畿總追捕使、而其所置吏侵暴特甚、至是賴朝下書誚讓之、（東鑑）是月以虜宗盛功、超敍從二位、（公卿補任、東鑑、增鏡、）賴朝惡義經自專、嫌隙日甚、五月義經以平宗盛及子清宗來、賴朝卻義經、不入鎌倉、遣時政於酒勾驛迎而受之、（東鑑）復付義經送京師、斬之於途、（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七月使中原久經近藤國平齎院廳下文、抵太宰府、悉復兵士所侵國衙莊園、（東鑑）八月先是奏請以義經爲伊豫守、又舉宗族有功者爲諸國守、山名義範伊豆守、大内惟義相模守、○（源平盛衰記作越中守）足利義兼上總介、加賀美遠光信濃守、安

田義資越後守、至是朝廷聽之、十月範賴還
自筑紫、初行家匿居京師、賴朝疑義經與行
家相倚託抗己、遣梶原景李就伺其動止、遂
遣土佐房昌俊襲義經、反爲所殺、行家義經
遂乞奉宣旨討賴朝、法皇難之、左大臣藤原
經宗奏曰、不如姑許其請、出之畿外、然後遺
使諭意賴朝、公卿僉同其議、獨右大臣藤原
兼實以爲賴朝罪狀未著、輒下宣旨、非臨御
之道也、然法皇懼義經之逼、卒賜宣旨、(玉海、東鑑、)

時賴朝慶勝長壽院、報至、神色夷然、居二日
竟爲法會、既歸令將士曰、明日將赴京師、擇
啓行者、小山朝政及弟朝光等五十餘人請
直發及曉令曰、先我未至京師、速誅行家義
經、如二人既出京師姑竢吾至、後五日賴朝
發鎌倉、移書諸道、緣道相會、十一月至黃瀨
川、聞行家義經西犇而引還、以義經姻屬故、
收河越重賴下河邊政義食邑、賴朝怨賜行
家義經宣旨討己、屢訴冤于朝廷、朝廷窮迫、

猝下院宣諸國、搜捕行家義經、(東鑑、)賴朝遣時
政守護京師、用大江廣元議、使時政奏曰、行
家義經逃竄、難輒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
虛耗、其費不貲、請令臣諸國置守護、莊園置
地頭、就所在擒獲、則不勞而自定、(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如其兵糧、五畿山陰山陽南海西海
二十六國、段別課米五升以充之、(參取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又請爲總地頭、(保曆間記、)法皇心難之、
公卿皆憚違賴朝意、遂聽之、(平家物語、保曆間記、)賴朝

既爲總地頭、諸國地頭皆以家臣爲之、(參取承久記、增鏡、)
國司之權移於守護、領家皆喪其地、而
朝廷愈衰矣、(神皇正統記、參取保曆間記、)十二月遣兼實
書曰、前者平氏悖逆陵暴、罪惡充盈、賴朝時
在遠竄、雖未承明詔、奮身建義、志圖剪滅、賴
天祐皇運、賊徒授首、得以歸福祚於廟堂、四
海翕然、莫不懽悅、其間差遣兩使、巡察近畿
十一國、禁止侵掠、然凡事奉旨、靡有專斷、尋
令兩使奉院宣、按鎭西四國、如原田種直菊

池隆直等、沒郡邑者、例宜置吏治之、而尚不敢專、矧他州郡乎、事無巨細、欲一遵院宣、以除兇寇、而今朝廷遽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如此則前後乖繆、無所適從、二兇恃力煽亂、相率而西、自罹風濤、船隻漂覆、徒屬亡滅、脫身竄逃、不知蹤迹、豈非天譴之所致哉、即發軍士遍索四方、犇走之下、雖或致搶攘、而捕繫之後、徐歸寧謐、特恐桀猾之民、爲賊詿誤、或依所在武士、託事謀姦、則禍之

所基、殆將不測、請諸國莊園置地頭職、而賴朝統之、非爲一身之謀、抑亦爲國家撥亂弭賊之良規也、雖伊豫國亦須準此、如其正稅雜役、百姓或有扞格者、乃嚴加督責、如夫當今宜施行者、謹注擬以奏之於院、令當與天下更始、其處分尤不可不究淵源也、天道有所與、不宜顧慮焉、乃奏法皇曰、請置議奏公卿、以右大臣藤原兼實內大臣藤原師家以下十人爲之、天下之事、自神祇至諸道、皆以朝務之餘奏決、敕兼實內覽、權右中辨藤原光長源兼忠補藏人頭、權中納言藤原朝方復院御廏別當、伯耆守藤原宗賴爲大藏卿、藏人藤原親經爲辨官、侍從藤原公佐爲右馬頭、日向守小槻廣房爲左大史、令兼實知伊豫事、實定越前、宗家石見、權中納言藤原光隆越中、實家美作、通親因幡、雅長近江、光長和泉、兼忠陸奧、義經行家黨與多在豐後、請臣知此州事、以便按治、自外官職有闕、宜

擇其器授之、藏人頭藤原光雅奉行討臣宣旨、左大史小槻隆職書之、更張之間、用是人不祥也、宜停其官、參議平親宗、大藏卿高階泰經、右大辨藤原光雅、刑部卿藤原賴經、右馬頭高階經仲、左馬權頭平業忠、左大史小槻隆職、左衞門尉平知康、藤原信盛、中原信貞、藤原時成、(姓據源平盛衰記)兵庫頭藤原章綱等、竝援姦構亂、宜解官廢放、其他兇類、按論罪狀、帶職者褫之、沙門陰陽師之徒、與賊交涉

者、一切逐之、朝廷悉從其請、敘任黜罰甚多、玉海東鑑時藤原基通攝政、更置內覽以分其權、玉海二年二月、請藤原親光復任對馬守、源邦業爲下總守、藤原季光豐後守、又令家臣久帶京官者八人辭之、尋以攝政基通奏、決追討議、請使兼實代之、東鑑朝廷從之、公卿補任三月奏曰、治承以來、兵革屢起、民苦繇役、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凡臣所知、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九國、去年

以往逋租、悉已蠲除、更自今年量較民力、以收納焉、伏願諸國賦稅、一切準之、以安百姓、既而召北條時政還於鎌倉、留北條時定等警衞京師、遣妹夫左馬頭藤原能保還京師、知雜務、以廣耳目、而移議奏公卿書曰、天下之政、宜依諸公議奏、以致治平、此賴朝之所以建議也、願公平不回、釐正庶務、賴朝將家之子、從事軍旅、久在僻遠、未慣朝務、諸所奏請、願反覆審勘、處以其宜、務遵公道、雖敕旨院宣、而或有累治體、害百姓者、則當各竭心盡言、再三覆奏、是所望於諸公也、知而不言、豈忠臣之義哉、五月、北條時定獲源行家及子光家于和泉殺之、是月、鎌倉黃蝶羣飛、鶴岡尤多、六月、以民力虛耗、賑給相模、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爲筑紫奉行、東鑑是歲、遣中原親能守護京師、帝王編年記○武家補任三年二月、初平氏以大夫屬定康闕○姓黨源氏、沒其食邑、定康來訴、賴朝奏復之、六月、遣大江廣元於

京師、繕治閑院、八月、詣鶴岡、始修放生會、觀流鏑馬、從茲爲例、時京師盜賊充斥、所在劫略、敕賴朝差遣兵士捕治之、賴朝即差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條奏曰、北面諸士任檢非違使、自古所難、宜精選其人補之、功臣子孫皆至沈滯、責在有司、宜加甄拔、至諸州地頭、臣已嚴加告戒、若有不從臣指揮者、承敕按治、法皇優答納之、行平等執盜斬之、京師肅清、四年二月、先是義經逃至陸奧、依藤原秀

衡、無何秀衡死、至是賴朝奏請敕秀衡子泰衡、執致義經、六月造六條殿、是月令坂東諸國、春秋二分放生會日、禁屠殺及如火獵癆魚之類、亦永停止之、因奏請下敕諸州一切準此、朝廷從之、東鑑是歲中原親能辭京師守護、使前中納言藤原能保代之、帝王編年記遣天野遠景等擊鬼界島降之、東鑑○古今著聞集作擊高麗誤

五年正月敘正二位、公卿補任、東鑑二月奏請曰、義顯逃竄未窮搜索、恐非所以防後患、藤原泰

衡容匿義顯、臣願奉敕以致天誅、義顯者即義經也、三月修大內閑四月泰衡襲殺義經、傳首鎌倉、七月請討泰衡、連奏不已、朝廷以義經既死、天下略定、宜與民休息難之、賴朝用大庭景能策、不待報而發、乃分軍三道竝進、東鑑以畠山重忠爲先鋒、賴朝自帥諸將進自中路、武藏上野兵屬之、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常陸下總兵、經巖城、渡遇隈河而會、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將武藏上野兵由越後出出羽念種關、東鑑、參取保曆間記三善康信等留守鎌倉、八月至陸奧國見澤、泰衡城熱借山、熱借本書作阿津賀志、訓讀相通、今從保曆間記、使庶兄國衡及金剛別當秀綱將二萬人拒守、泰衡陣于國分原鞭楯、分兵守出羽、秀綱率數千人陣于山下、賴朝遣畠山重忠等攻之、秀綱敗走、佐藤元治陣石名阪、常陸冠者爲宗擊破之、斬首梟於熱借山、三浦義村、葛西清重等夜踰山直衝敵城、殺傷過當、翌日賴朝帥衆督戰、城堅

不拔、諸將殊死戰、聲震山谷、適小山朝光宇都宮朝綱麾下兵潛踰嶮岨、出敵後大喊射之、城兵騷擾不得復鬭、國衡逃走、追殺之于道、敵兵更立將、築壘根無藤拒戰、安藤四郎等連戰破之、泰衡聞國衡敗、棄軍而走、賴朝進至國府、常胤、知家等來會、時或云泰衡在物見岡、或云在玉造、賴朝自赴玉造、遣朝政等圍物見岡、泰衡已去、士卒留戰、朝政攻破之、賴朝至玉造、圍多加波波城、泰衡又遁、城

兵悉降、賴朝諭先鋒諸將曰、吾軍到津久毛橋、則敵必避銳於平泉、完聚以待、愼勿以寡兵輕圖進取、宜整衆軍以擊殘寇、深思熟慮、不可妄傷一士也、進薄平泉、泰衡之將扼栗原三迫之險拒守、賴朝皆破之、遂至平泉、泰衡已火城而遁、乃召國司藤原基成、基成與諸子出降、泰衡窮蹙乞哀、賴朝不聽、九月追至志波郡、泰衡從叔樋爪俊衡望風逃走、遣三浦義澄等追躡、賴朝次于陣岡、比企能員

宇佐美實政既定出羽來會、衆幾三十萬、泰衡部將河田二郎殺泰衡、持其首詣陣岡降、賴朝責曰、泰衡固在我掌中、令誅之、豈假他人手哉、汝弒君以爲功、罪在八虐矣、命斬之、乃梟泰衡首、適討泰衡宣旨院宣始到、於是撫慰奥羽二國、遭兵流離者各還本土、特給老人衣馬、又索二國省帳田籍、皆罹兵火、有土人豐前介實俊及弟橘藤五實昌者、諳習二國事、因召見之、圖其所記以獻、二國諸郡

税額戶口、鄉里山川大備、賴朝嘉之、錄用二人、乃歷覽名區、慰問僧徒、賜寺封如故、進次于廚川、俊衡及弟季衡與諸子來降、赦俊衡、食邑如故、泰衡弟本吉高衡亦降、奥羽二國悉定、其所擒獲多釋之、於是奏捷京師、謝專征之罪、留葛西清重管領平泉、檢非違使所事、令家臣在陸奥者禀清重節度、論將士功、頒授二國地、至國府諭地頭等平租賦、省冗費、綏民力、乃揭廳壁、治務一遵秀衡泰衡之

舊規、無所變更、是役命上野下野運輸年糧、供給軍資、無煩居民、人皆悅服、十月還鎌倉、命出羽留守檢行郡邑、留守欲廢間田、地頭等患之、賴朝下書留守曰、出羽陸奥東夷之地、風俗各有攸宜、前頒新制、亦除此二國、若夫間田如何廢之、宜一從舊貫、無所改革、十一月院宣褒討泰衡功、且敕曰、降人卿皆論決、不須送京師、如卿之賞、則依所請、將士有功者、以名上之、賴朝遣大江廣元于京師辭

謝、竟不上將士名、且條奏戡定後、應施行狀、令歲陸奧禾稼不登、加以兵革、民不安業、是月命葛西清重振濟窮民、磐井膽澤江刺三郡自山北運農料、和賀部貫二郡自秋田郡輪給種子、十二月院宣賜賴朝伊豆相模、永傳子孫、且召入朝、東鑑是歲遣土肥實平守護京師、帝王編年記建久元年正月、先是泰衡將大河兼任起兵于出羽、衆至數千人、轉至陸奧、由利維平出小鹿島逆戰敗死、兼任兵勢甚

熾、會葛西清重告急、健步言曰、兼任煽亂、橘公成等戰死、由利維平逃亡、賴朝聞之曰、健步語繆、維平戰死、公成逃亡也、吾以其平生知之、果如其言、賴朝發信濃上野兵、以足利義兼爲追討使、千葉常胤自東海道、比企能員自東山道、同擊兼任、其餘將士食邑于陸奧者、皆赴軍、相模以西兵、備軍須待命鎌倉、遣使陸奧、戒將士同謀協議、合軍進戰、勿貪功輕進散戰、以取敗、數日又遣使監陸奧軍、

諭千葉常胤等、察敵壘所在、出步兵間道襲之、戒曰、將士有畏懦無勇、將親往擊之、明日又遣使諭諸將曰、二州之兵、雖爲兼任所驅迫脅從之徒、實懷降心、宜倡賊軍以歸降者宥罪、彼若謂不免鋒刃、則必自爲戰、非吾利也、前留守新留守容隱兼任者、罪同反逆、固當誅之、今且拘之葛西清重所、徵罰甲二百領、二月諸將進至泉田、兼任邀戰于栗原一迫大敗、諸軍追奔累敗之、兼任脫身走爲村

民所殺、十月賴朝朝京師、騎從甚盛、過尾張、到野間莊謁義朝墳墓、請僧修法會、至美濃青墓存問驛長大炊女延壽、十一月入京師、居六波羅第、東鑑先謁法皇、然後朝帝、玉海、敕直授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衞大將、玉海、公卿補任、東鑑、愚管鈔法皇待賴朝甚渥、每引見語數刻、或侍側終日、玉海、東鑑、十二月上表辭兩職、玉海、公卿補任、東鑑、故事辭職者不得乘半蔀車、院宣特許焉、玉海、東鑑、賜大功田一百町、玉海、愚管鈔、法皇敕舉麾下

有殊功者二十人、賴朝固辭不得、遂舉十人授衛府官、東鑑、參取玉海、初朝廷往往遣追捕使於諸國、糺察姦盜、朝野羣載賴朝亦嘗以家臣爲總追捕使、按檢近畿諸國、東鑑至是請爲天下總追捕使、廷議許之、參取平家物語、增鏡、保曆間記、太平記、明慧傳、係是年據增鏡、保曆間記、○平家物語爲文治元年事、恐誤、於是兵馬之權悉歸賴朝、而朝廷不復得問焉、參取承久記、增鏡、保曆間記、太平記、賴朝還鎌倉、以外甥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東鑑二年正月置政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按本書壽永三年置公文所、以廣元爲別當、蓋至是改公文所爲政所也、藤原行政爲令、藤井俊長爲案主、中原光家爲知家事、中原親能、藤原俊兼、三善康清、三善宣衡、平盛時、中原仲業、清原實俊爲公事奉行、○本書載梶原景時侍所司、而文治元年亦載景時侍所司、則先是既補之也、然其年月不可考、故今不書、二月奉敕修法住寺殿、三年三月法皇崩、法皇從冬違豫、賴朝齋戒、日讀法華經、又奉劒馬於石清水、懇禱焉、及崩盛修法會、又置湢舍、令行旅居民縱浴一百日、東鑑

七月朝廷遣使就拜征夷大將軍、參取東鑑、公卿補任、帝王編年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竝爲壽永二年事、誤、初鎮守府置將軍、自賴朝爲征夷將軍、朝廷重其任、爲罷鎮守府將軍、職原鈔是歲遣牧國親衞京師、帝王編年記、○牧本書作杉、今據武家補任訂之、四年正月始定家人坐次、四月獵于那須野、東鑑五月校獵于富士野、關東家人畢會、曾我祐成及弟時致殺工藤祐經以報父讎、突入幕府、將士出鬭殺祐成、捕時致斬之、東鑑、曾我物語、保曆間記、八月拘弟範賴於伊豆修禪寺、遂殺之、五年八月、聞安田義定以子義資事怨望殺之、東鑑是歲遣三條有範衞京師、帝王編年記六年三月先是法皇敕僧重源修造東大寺、賴朝資米一萬石、黃金一千兩、絹一千匹、久而未成、賴朝復給播磨租稅于東大寺、令僧文覺董役、至是功竣、落慶有日、攜妻子如奈良觀之、施馬一千匹、至京師、屢朝謁、七月還鎌倉、武藏地頭平賀義信有治績、下書褒美、八月令東國莊園及陸奧

出羽等曰、自今諸地頭有隱強竊二盜及博徒者、一切罷其職、以授捉搦之者、東鑑七年六月平知盛子知忠匿於京師、聚兵將襲藤原能保、明月記、異本平家物語、能保遣後藤基清等圍攻之、知忠自殺、異本平家物語○按建久七年至九年、東鑑脫闕、事不可詳考、先是平氏遺臣平忠房、盛嗣、盛久、宗助、藤原忠光、藤原景清等、或結黨起兵、或毀形變服、狙擊賴朝、事皆不成、相繼禽殺、至是黨與悉夷、○按平家物語諸本、知忠敗後、盛嗣景清忠光等脫身逃竄、今考東鑑、忠光等被殺

並在知忠死故概置於此、前、是歲遣中原親能衛京師、帝王編年記九年十二月稻毛重成造橋于相模川落之、賴朝臨會、歸路墮馬疾作、東鑑建曆二年、岡碕本平治物語、尊卑分脈、正治元年正月、以病革薙髮、薨年五十三、公卿補任、明月記、增鏡、百錬鈔、○保曆間記曰、賴朝歸自相模川、路至八的原、恍惚見義廣義經行家等之厲、過稻村碕、見安德帝厲於海上、遂感疾而薨、眞俗雜鈔曰、正治元年正月、賴朝謁鶴岡、齋禱一七日、令安達盛長留守旅館、一夕有披白衣入室者、盛長捕而刺之、視之則賴朝也、盛長大駭、欲自殺、賴朝固止之、且令秘其事、告中外以暴疾、是夜遂薨、事甚鄙猥、東鑑是月闕無所考、然建曆二年二月、載相模川歸路得疾不起、事不可誣、蓋好事者妄爲此說、今不取、適後鳥羽上皇將幸蓮華王院、聞賴朝薨而罷、玉海、參取明月記、賴朝好和歌、善射、屢令將士講流鏑馬牛追物笠懸、親試其優劣、常以節儉率下、召藤原俊兼衣服鮮麗、賴朝命取其刀、親截其裔、戒之曰、汝有材幹、盍守儉素、若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介冑武夫、不曉禮法、而其采邑之大、亦非汝之比、猶能麤薄自持、以富其家、多養士卒、志在建功、汝何不思之、其在京師詣四天王寺、

藤原能保等課所領郡邑、各將獻酒食、賴朝聞之、慮其擾民糜財、命止之、遠近稱焉、東鑑初賴朝以奔敗之餘、殲滅平氏、酬功報德、平氏之奔西海、賴朝特奏宥平賴盛、復其爵祿、乃迎致鎌倉、禮遇隆渥、以酬池禪尼、又召平宗清、將厚報之、宗清稱疾不至、東鑑、源平盛衰記、丹波藤三國弘、纐纈源五盛安、皆有舊恩、頒給食邑、常曰、吾首不斷者、池殿之恩、吾髮不剃者、盛安之忠也、平治物語、賴朝爲人面大而身短、風

度温雅、音吐亮朗、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沈毅有度量、算不前定、未嘗舉事、故軍無敗衄、將士畏服、然猜忌寡恩、骨肉功臣多遭殺戮、初頼朝祖先世有戰功、關東將士久戴源氏、至頼朝開府于鎌倉、號令天下、兵馬之權悉歸焉、世稱鎌倉右大將、又曰鎌倉殿、參酌諸書大意、三子頼家實朝自有傳、庶子僧貞曉、頼朝患政子妒悍、潛附于仁和寺僧隆曉爲弟子、住高野山、明月記、東鑑、○尊卑分脈曰、頼朝子僧能寛爲權大僧都、住高野山自殺、其事與貞曉相似、疑

非別人也、印本尊卑分脈島津忠久大友能直竝爲頼朝子、然古寫本皆無所見、且云頼朝無子孫、印本所載、未知何據、島津家傳曰、比企能員妹丹後局寵于頼朝、有娠、避政子妒、潛赴西國、過住吉社、産子、即忠久也、爲惟宗廣言婿、冒姓惟宗、建久七年、謁近衞殿、許稱藤原、而三長記建久九年、東鑑安貞元年、竝書惟宗忠久、不稱藤原、其說既可疑、且東鑑粗載忠久事蹟、而不言爲頼朝子、據除目大成鈔、則久壽二年忠久以藤原頼長薦任播磨少掾、是時頼朝僅八歲、其非頼朝子明矣、吉見家譜以忠久爲廣言之子、其說近是、卧雲日件錄或爲義朝子、然保元平治亂、忠久既長大、時義朝諸子皆從軍、而忠久無所見、亦爲可疑、大友系圖曰、大友經家女利根局爲頼朝妾、有娠、賜之齋院次官藤原親能、生能直、冒親能姓爲藤原、以外祖氏稱大友、而東鑑亦不言爲頼朝子、尊卑分脈云、能直秀鄉之後、而近藤能成子、爲親能所子養、其說不合、島津家傳又曰、忠季亦頼朝子、丹後局所生、而若狹國稅所今富領主次第爲頼朝乳母之子、亦不合、結城家譜云、結城朝光亦頼朝子、而其說又以其母爲頼朝乳母、亦可疑、本堂家譜云、頼朝子千鶴實不死、子孫爲本堂氏、其事尤曖昧、不可得考、凡諸書載頼朝子孫者、如此之類、錯雜牴牾、皆無確據、故今不取、皆二女長適志水冠者義高、次三幡、稱乙姬、幼蒙女御命、未及入内而卒、參取東鑑、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三

源賴家　子僧公曉
源實朝

源賴家小字一萬、初稱萬壽、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作十萬、賴朝長子也、年甫七歲、習被甲騎馬、九歲學射下河邊行平、東鑑既長趫捷善武藝、愚管鈔建久六年、從賴朝朝京師、東鑑八年敍從五位上、爲右近衞權少將、九年兼讚岐權介、公卿補任正治元年正月、賴朝薨、是月轉左近衞權中將、公卿補任、東鑑詔總守護地頭、一如賴朝、東鑑百鍊鈔三月後藤基清有罪、罷讚岐守護、以近藤國平代之、四月移問注所於郭外、賴家母政子、禁賴家不許親聽訟、命北條時政、義時、

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遠元、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十三人、事無小大參決、禁他人徑啓稟、時小笠原長經、比企三郎、和田朝盛、中野能成、細野四郎、皆以便佞見寵昵、賴家使梶原景時等下令曰、五人家屬雖爲橫暴、士庶不得抗捍、違者疏名處罪、且言五人之外、非有命勿入見、七月遣安達景盛、討參河賊室平重廣、重廣遁走、初賴家聞景盛妾美、數贈書挑之、不從、至此伺景盛出、遣能成奪之、居長經家、尋徙北向御所、寵傾一時、唯長經等五人得出入、八月景盛歸、景時讒景盛以妾故出怨言、賴家召五人謀誅景盛、府下騷擾、政子遽至景盛父盛長宅、使人誚賴家曰、先君卽世、三幡亦繼沒、而忘哀弄兵、是禍亂之源也、景盛素有契分、先君特加優待、儻所犯有迹、我當親鞫問定罪名也、今不審虛實、欲妄行誅殺、事若無實、悔之何及、

而猶加之兵、我將先受其矢矣、賴家乃止、政子懼其再生嫌隙、翌日徵景盛誓書、送之賴家、且戒曰、昨日之事、輕躁莫甚焉、凡視汝所爲、倦政事而不恤民隱、耽聲妓而不畏譏議、擯斥忠良、褻愛佞邪、舉動如此、豈得鎭撫海內哉、先君敦睦親屬、波及姻黨、諸源北條、常被眷遇、及汝世、恩禮衰薄、人懷怨恨、汝能存心于此、庶免禍難、賴家不悛、十月諸將連署、愬梶原景時讒邪陷人、景時奔一宮、十二月

小山朝政、爲播磨守護、東鑑二年正月、賴家進從四位上、聽禁色、公卿補任、東鑑景時作亂、將赴京師、賴家遣三浦義村糟谷有季等誅之、景時行至駿河、爲國人所殺、五月禁念佛僧褫其袈裟焚之、有伊勢僧稱念大言曰、冠帶緇衣、各自爲用、何褫之爲、且見當今之政、佛法世法、將俱泯矣、陸奧新熊野社僧爭院領界、齎文書及地圖來訟、賴家曳筆抹圖中央曰、地之廣狹、聽命之窮泰、不須煩使者撿覈也、自

後聽決地訟皆準之、若不厭心、勿敢論諍、八月佐佐木經高有罪、罷阿波淡路土佐守護、初賴朝令陸奧出羽郡鄉地頭守藤原秀衡父子之約束、而動輒多爭界者、是月申令留守所疆場界限、一依秀衡所榜、先是屢遣使陸奧召芝田二郎、稱病不至、令宮城四郎討之、芝田敗走、東鑑十月遷左衞門督、敍從三位、公卿補任、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建仁元年正月、城長茂率兵入京、襲小山朝政於東洞院、朝政時從行幸、

留守家兵禦之、長茂引退、詣上皇宮、請討賴家、不許、逃匿吉野、二月搜索誅之、既而長茂姪資盛據越後鳥坂舉兵、鄰境震懾、遣佐佐木盛綱討之、五月資盛敗走、東鑑是歲遣里見義直衞京師、帝王編年記○武家補任作大友能直二年五月下令、兄弟爭訟者、不論曲直和協之、東鑑七月累敍從二位、兼征夷大將軍、一代要記、東鑑閏十月申禁諸國守護越職預吏務、違者罷之、三年正月子一幡詣鶴岡社、神憑巫曰、今年鎌倉

當有變、嗣子不得承襲、譬猶岸上之樹根已枯、人不之知而攀其杪也、聞者危懼、五月流叔父僧全成於常陸、尋殺之、又殺其子賴全於京師、八月以三浦義村爲土佐守護、是月賴家病劇、政子令賴家割關西三十八國地頭傳弟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天下總守護讓子一幡、處分既定、一幡外祖比企能員使一幡母告賴家曰、今割地頭職傳千幡君、叔姪相竝、似可保無事、然威權兩屬、適足啓

爭端、自非滅北條氏除其偪、欲嗣君之安其可得乎、賴家驚愕、召能員於寢室、密議決焉、政子知其謀、潛報時政、誘殺能員、能員族人擁一幡據小御所、政子使義時攻之、和田義盛畠山重忠以下諸將皆從、能員子姪奮死拒戰、諸將稍卻、重忠代而攻之、守者不能支、縱火自殺、一幡亦焚死、姻黨交友多死亡流竄、賴家病間、聞一幡能員死大恚、使堀親家持書與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陽

爲承受示時政、時政捕親家殺之、忠常爲加藤景廉所殺、賴家既與時政有隙、政子以其不堪負荷、逼使削髮、幽于伊豆修禪寺、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爲實朝、〇愚管鈔云、九月賴家病劇、時政移之大江廣元家、又遣人將殺一幡、一幡母抱之逃、十一月命從兵藤馬者殺之、與本書異、賴家遺政子實朝書、請得故左右親狎、消遣幽鬱、且乞得安達景盛而甘心也、政子遣三浦義村傳言曰、所請不可許、後勿復通書、東鑑明年七月時政竊欲使人殺之、賴家勁捷不可

近、伺其在浴室、飛索絹頸、刺殺之、保曆間記、承久記、參取愚管鈔、年月據東鑑、〇愚管鈔載義時殺一幡事、下文承之云、又殺賴家、則疑義時承時政意而殺之也、然其文不明、故姑闕之、年二十三、東鑑、帝王編年記、〇按保曆間記爲三十三、蓋承東鑑元久元年書年卅三之誤也、今據東鑑壽永元年八月生文推而定之、初賴朝潛意軍政、駕馭得宜、賴家襲職、驕恣昏惰、不遵家規、無意於接將佐、釐庶務、苟適情好、盤樂無度、最好蹴鞠、請後鳥羽上皇得紀行景爲師、日夜在場、雖遇災變不知警戒、綱紀頹敗、人心攜離、遂喪其身、東鑑三子

長一幡、次僧公曉、次千壽丸、尊卑分脈、千壽丸據保曆間記、○按本書千壽作千手、千手弟有僧禪曉、禪曉諸書無所見、按東鑑千壽丸爲尾張中務丞所養、中務者疑其乳母夫、而非爲之養子也、然今無所考、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衡、圖挾千壽丸誅義時、黨與稍廣、使僧安念誂諸將、安念到千葉成胤甘繩宅、成胤縛送義時、黨與皆被執、事敗、親衡逃亡、東鑑、挾千壽丸據保曆間記、千壽丸爲僧、師事僧榮西、愚管鈔更名榮實、尊卑分脈、諸門跡譜、明年十一月和田義盛餘黨在京師、挾榮實謀攻六波羅、大江廣

元家衆聞而襲之於一條旅舍、黨與逃散、榮實自殺、時年十四、東鑑、年十四據愚管鈔、○按本書書禪師、百錬鈔書僧、竝不名、帝王編年記曰、禪師童名千手、諸門跡譜亦曰、榮實童名千手、據此則本書及愚管鈔所謂禪師者、其爲千壽丸無疑、又按尊卑分脈、諸門跡譜、竝以榮實之死爲建保七年十月、今不取、

僧公曉幼名善哉、東鑑賴家之遺害、公曉年四歲、承久記政子使實朝子養之、師事僧定曉、更今名、後遂削髮入園城寺、從明王院僧正公胤受業、補鶴岡別當、東鑑公曉常憤父之廢黜羅凶害、欲殺實朝義時以報其讎、參取愚管鈔、保曆間記、東鑑、既補別當、稱有宿願、祈鶴岡社、限以一千日、自是蓄髮不肯歸坊舍、遣使祈大神宮及諸社、人怪之、東鑑實朝之拜右大臣也、行拜賀禮於鶴岡社、禮畢將下石階、公曉突出斬之、大呼曰、別當公曉報父讎、時實朝從兵皆在外、聞變趨之、而暮夜暗黑、不知賊所在、或告公曉於上宮自呼己名、衆始知其所爲、東鑑、愚管鈔、參取承久記、追圍雪下坊舍、而公曉提實朝首、

直往備中阿闍梨舍、羞膳之間、首猶在手、東鑑三浦義村公曉之乳母夫、而子駒若丸公曉弟子也、東鑑、承久記、公曉謂義村助己、遣使謂曰、今將軍曠位、吾當其任、子宜爲我計畫、義村聞而驚泣、紿曰、宜先入我家、將差人奉迎、卽告狀義時、義時稟政子命使趣殺之、於是義村聚族人議之、衆謂公曉勇武絕倫、不可輕圖、義村乃選長尾定景、定景與壯士五人行、公曉待義村不至、乃踰鶴岡赴義村家、途遇

定景、與定景從兵摶闘、定景從傍斬之、送首義時、時年十九、東鑑、參取愚管鈔、年十九據承久記、○承久記云、公曉將至義村家、夜冒大雪踰鶴岡、失步顛墜屋上、主人以爲盜、撲殺之、保暦間記云、公曉至義村家、義村殺之、又云、餓死鶴岡山中、今不取、初幕府有怪、狀類婦人、捷疾如飛、莫能知其蹤跡、見者以爲鬼物、至此人始知其爲公曉云、承久記

源實朝小字千幡、○本書或作千萬 賴家同母弟也、建仁三年九月賴家廢、政子與父時政等定議、請朝廷爲主帥、東鑑 敘從五位下、拜征夷大將軍、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東鑑、○愚管鈔、爲此年十二月拜征夷大將軍、十月加元服、時年十二、東鑑 朝廷賜名實朝、愚管鈔 遣武藏守平賀朝雅衞京師、○帝王編年記、作正治元年、家人帶西國地頭者皆從之、遣使安撫家人在京畿者、諭以效忠貞不懷攜貳、徵誓書、是月任右兵衞佐、十一月減關東諸國今年租、休息民戶、十二月下令士庶訴訟、獻狀之後、過三日不加裁斷、坐吏緩怠、元久元年二月、下令莊園諸務、悉遵賴朝舊規、東鑑 三月任右近

衞少將、公卿補任、將軍執權次第、是月平基度平盛時等、起伊賀伊勢之間、塞鈴鹿關、遏絕行旅、守護首藤經俊逃亡、平賀朝雅擊滅之、朝雅補伊勢守護、五月以國司訴、令地頭山海漁獵稅、從國衙調發、折鹽戶三分之一給地頭、節科燒米給國司、各從土宜、不得擾舊規、是月徵賴朝所與諸將手書、觀當時制置、七月賴家薨於伊豆、家人密謀起兵、北條義時遣金窪行親等盡殺之、十月國司領家、許地頭僞稱勳功之賞、踰制攘奪租賦、下令地頭、諸名田租入、一依本下司所傳領、違者褫職、東鑑 二年正月、遷右近衞權中將、兼加賀介、公卿補任、東鑑 六月北條時政譖畠山重忠、遣兵擊殺之、申令關東諸國守護、檢斷地頭身分、不可踰制、多取、七月以重忠親黨鄉邑分與功臣、閏月先是實朝在時政家、時政妻牧氏圖弒實朝、立壻平賀朝雅、政子遣諸將、取實朝還義時宅、時政所聚兵士、皆去從實朝、翌日幽時政于

北條、命義時代輔軍政、令在京諸將佐佐木廣綱後藤基清等、就殺朝雅于京師、是月以河野通信屢有戰功、停伊豫守護所指揮家人三十二人、隸之通信、九月遣藤原季時衞京師、（藤原據武家補任○帝王編年記、作七月誤、）建永元年正月下令諸將、在賴朝時授地頭職者、非犯大罪、不得輒奪、七月先是朝雅平伊勢之亂、近境將士不赴徵者、褫地頭職、至此各訴緣由、有徵驗者還與、（東鑑）承元元年正月敘從四位上、

（公卿補任、東鑑、）三月令武藏地頭墾開草萊、（東鑑）三年四月進敘從三位、（公卿補任、東鑑、）十一月國衙訴諸國守護怠於釐務、群盜輒起侵掠莊保、議者謂守護專任一人、則動引故事、反致懈緩、宜結番遞年、悉心奉職、若其不然則撿察諸國、改易不忠者、議未決、乃徵所補任守護下文、甄別恩澤勳功之異、建曆元年正月敘正三位、兼美作權守、二年十月分遣使者關東諸國、理民冤抑、（東鑑）十二月敘從二位、建保元年二月以修閑院勞敘正二位、（公卿補任、東鑑、增鏡、）泉親衡圖誅北條義時、事覺逃亡、五月和田義盛圖滅北條義時、舉兵圍幕府、北條義時大江廣元、奉實朝避法華堂、使北條泰時足利義氏禦之、義盛敗死、黨與悉平、二年夏旱、實朝齋戒轉讀法華經、既而雨、令關東諸國幕府所領租稅、自今年秋遞減三分之二、十一月殺賴家子僧榮實、十二月令諸將冀望官階者、其家督考勤勞具狀申請、不許庶支徑奏

狀、三年二月令諸國關津地頭無礙行旅、四月以在京家人警衞多不如法、下令申戒、爾後當甄別忠否而賞罰之、七月定鎌倉商賈員、（東鑑）四年六月任權中納言、七月轉兼左近衞中將、（公卿補任、東鑑、）十二月趣問注所限歲中理士民訟、（東鑑）六年正月遷權大納言、（公卿補任、東鑑、）平正重潛居白河謀作亂、後藤基清擊斬之、（東鑑）二月實朝屢遣使京師、請兼左近衞大將、廷議遵賴朝故事擬右、而以其苦請、使藤原道

家辭左近衛大將、以實朝兼之、參取東鑑、愚管鈔、公卿補任、家臣授官有差、東鑑卽日遣使敕兼左馬寮御監、參取東鑑、公卿補任、後鳥羽上皇常惡關東權重難制、冀其驕泰自斃、故每請官階特授崇班、多過其望焉、承久記初實朝求大將、北條義時謂大江廣元曰、故幕下每値敘任、戰兢辭讓、將以延慶於子孫也、今將軍齡未至壯、榮進甚速、加之諸將亦不赴京師坐受品階、可謂僭矣、僕欲言之、自揆蒙昧、不能回移、君盍言

之、廣元曰、然、思之日久、徒疚心耳、故幕下臨事咨詢、今則不然、無由輸誠、將軍身無勳功、獨承緒餘、不止管領諸國、陞中納言中將、非攝籙之子胤、不能至此崇班榮爵、懼不免盈溢之殃、請試從容開陳、旣而諫曰、延慶子孫、有所自來、宜辭他官、單帶征夷將軍、稍及高年、希求大將、實朝不聽曰、所言誠當、然而源氏正統、孤危極於今日、豈得望子孫之繼承哉、故欲身極崇高、以顯著家聲而已、廣元無

言而退、六月行拜賀禮於鶴岡社、朝廷賜檳榔半蔀車二兩、九錫彤弓裝束隨身裝移鞍等物、廷臣來會、七月以北條泰時、山城行村、三浦義村、大江能範、伊賀光宗、爲侍所司、東鑑十月拜內大臣、大將如故、十二月轉右大臣、公卿補任、東鑑承久元年正月設大饗、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藤原實氏等凡有姻好者、皆來鎌倉、增鏡、承久記、官據公卿補任、上皇特賜車服優寵、行拜賀禮於鶴岡社、廷臣扈從隨兵一千

騎、警衛甚盛、至社之樓門屛隨兵、獨文章博士源仲章持劍從、禮畢揖廷臣、降石階、爲姪公曉所殺、年二十八、禮畢揖廷臣據愚管鈔明日葬于勝長壽院側、以公曉持首遁去、以所賜秦公氏髮併藏焉、○按愚管鈔云、實朝首獲之雪中、然東鑑不載、書以備考家臣悲傷披剃者百餘人、東鑑○愚管鈔爲七八十人初擇拜賀時日、以二十七日戌刻爲期、廣元曰、暮夜非無虞、宜以白日行儀、仲章曰、故事必用昏夜、承久記將出、廣元前諫曰、某生平未有淚

下、今日進謁、不覺潸然、是必有由、在昔先將軍臨東大寺落慶、衷甲備變、宜倣其故事、仲章曰、登大臣大將之重、未聞有衷甲例、實朝遂從其言、使公氏梳髮、自拔髮與之、戲曰、以是爲記念、見庭梅作和歌曰、以傳氏以柰婆、奴志柰岐邪妬斗、柰利奴斗毛、能岐婆能宇迷余、波流遠和須流柰、既至南門、鳩鳴異常、下車誤折劍柄、人以爲不祥、（東鑑）實朝無子、義時承政子意、與諸將議、奏請左大臣藤原道

家子賴經爲主帥、（東鑑、愚管鈔、保暦間記、）實朝資性溫雅、承賴朝猜忌之後、從事寬簡、以故將士親愛、（增鏡）然優柔寡斷、不能懾服衆心、（參取諸書大意）常好文學、不閑武事、令仲章講史書、（東鑑、愚管鈔、）又撰近侍有才藝者、結番直學問所、令語古昔之事、而聽之、學和歌于藤原定家、（東鑑）所著有金槐和歌集、（金槐和歌集）又好蹴鞠、嘗召見宋佛工陳和卿、和卿卻行拜伏曰、昔辭先將軍召者、以其多斷人命、罪障居多也、將軍權化降

誕、前生爲育王山長老、和卿嘗列門弟、今以夙緣拜謁也、實朝喜焉、先是夢有僧告其前生、適與和卿所說符、實朝益信之、欲適宋見前生之地、命和卿造船、定從行六十餘人、北條義時時房等諫不聽、船既成、試之由比浦、以船大不能泛而止、實朝少依舅氏、每有所請、枉意從之、是以義時愈得擅政、威權下移、禍起蕭牆、身家不保、賴朝之業、遂衰矣、（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四

藤原賴經
藤原賴嗣

藤原賴經、攝政道家第三子也、（公卿補任、保暦間記、承久記、）幼名三虎、（保暦間記）其生年月時皆值寅、因名焉、（愚管鈔）承久元年源實朝薨、無嗣、北條義時專兵馬之權、不欲立源氏、（據東鑑愚管鈔大意）太政大臣公經妻、賴朝妹夫中納言藤原能保女也、道家納公經女生賴經、（尊卑分脈）義時以其與賴朝有葭莩之親、與諸將定議、遣相模守北條時房于京師、奏請後鳥羽上皇、七月迎立賴經為主帥、年甫二歲、（東鑑、參取愚管鈔、○按東鑑六月命下、七月至鎌倉、故本紀係六月、此從其實、）北條政子聽政、（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府事無小大稟決義時、置小侍所、以北條重時補別當、八月遣後藤基綱于京師、候後鳥羽上皇病、九月前信濃守藤原行光以病辭政所執事、以左衛門尉伊賀光宗代之、是月鎌倉大火、三年二月盜燒七條院所居三條殿、遣三善康俊于京師唁之、命大江親廣伊賀光季搜盜、（東鑑）五月後鳥羽上皇徵五畿七道兵討義時、政子遣北條時房北條泰時由東海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等由東山道、北條朝時由北陸道、三道竝進向京師、戰于尾張河及宇治勢多、官軍大敗、遷後鳥羽土御門順德三上皇及雅成賴仁二親王、廷臣預謀者多被殺、（東鑑、承久記、）八月中宮屬三善康信以病辭問注所執事、（東鑑）子民部丞康俊代為執事、（東鑑、關東評定傳、）九月命家臣在京識者護太上法皇所居高陽院、貞應二年十月置近習番、元仁元年三月有蔬生于釜耳、祈禳之、六月北條義時卒、政子命泰時時房為執權、遣

北條時盛北條時氏于六波羅、管京畿西海軍事、八月式部丞伊賀光宗有罪配流信濃、弟左衞門尉朝行右衞門尉光重配流鎭西、民部丞藤原行盛爲政所執事、東鑑 嘉祿元年七月政子薨、東鑑脫漏、關東評定傳 置評定衆參預軍政、大學助敎中原師員前駿河守三浦義村、前隱岐守藤原行村出羽守藤原家長等十一人爲評定衆、槩選廷臣帶儒官及北條氏親戚充之、關東評定傳 十二月賴經加首服、東鑑 二

年正月任右近衞權少將、敘正五位下、爲征夷大將軍、東鑑脫漏、公卿補任 是月禁以土田賭博及出擧息過倍、擧錢過米錢、四月以河越重員爲武藏留守所總檢校、賊忍寂稱若宮禪師公曉、聚徒於白川關、將作亂、結城朝廣淺利知義擊斬之、八月停準布行銅錢、東鑑脫漏 寬喜二年閏正月、以瀧口無衞兵、院宣徵之、令小山千葉等族各遣一子入直、三月遣駿河守北條重時于六波羅、東鑑 修理權亮北條時氏罷歸、明月記、東鑑、帝王編年記、○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爲安貞元年事、 三年二月敘從四位上、○東鑑上作下 三月轉右近衞中將、○公卿補任右作左 四月敘正四位下、公卿補任、東鑑、將軍執權次第 下令六波羅、強盜殺害二罪首謀處斬、黨與配鎭西、又禁京師諸社祭日非武臣而執兵器、五月下令諸國守護所斷不得過大犯三條、其餘不許專斷、檢非違所糾察、務從寬恕、使人民得竭力於稅務、守護地頭被領家訴六波羅召之、至三不應者、註名告鎌倉、

盜竊百錢以下、宜令倍償、百錢以上、逮捕止於其身、勿坐累親族、若其謀叛等、不在此限、東鑑 貞永元年正月兼備後權守、公卿補任 二月敘從三位、公卿補任、東鑑 八月北條泰時著式目五十條、定爲標準、東鑑、貞永式目 前筑後守藤原資賴辭鎭西奉行、以子左衞門尉資能爲之、東鑑、參取尊卑分脈 九月下令畿內近國及西國凡地訟、公領宜依舊聽國司處分、莊園則宜委領家聞奏、仰朝廷斷決、東鑑 天福元年任權中納言、公卿補任

文曆元年十二月陞正三位、辭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東鑑)嘉禎元年正月禁鎌倉僧徒帶兵仗、(東鑑)五月前上野介結城朝光爲評定衆、尋罷、(東鑑、關東評定傳)七月下令、凡爭訟所職所帶及地界者、先使訟者納誓書、所訟無證信者、沒入土田、無土田者受刑不悔、然後聽決、令六波羅、京師殺傷事涉武士者、宜報檢非違使廳聽處分、強盜具服、主者本府論決、從者發遣關東、竄蝦夷、又令大番交代旣有程限、頃者武士入衞、多不以時、自今宜使後期者連直二月、先是將士差遽人多取行人馬騎之、道路愁苦、至此下令禁之、每驛增置傳馬、(東鑑)十月任陸奧出羽按察使、十一月敘從二位、(公卿補任、東鑑)二年七月敘正二位、(公卿補任、將軍執權次第)前此興福寺僧作亂、乃令在京及近國武士率其族警衞京師、而族人或不聽宗家命、宗家訴之鎌倉、於是下令、自今大番如有緩急、支庶宜奉家督之催促焉、(東鑑)九月前近江守佐佐木

信綱罷評定衆、以遠江守北條朝時爲之、(東鑑、關東評定傳)十一月任民部卿、(公卿補任、東鑑)三年四月以北條資時爲評定衆、(東鑑、關東評定傳)曆仁元年正月朝京師、(東鑑、將軍執權次第)二月復任權中納言、兼右衞門督、尋兼檢非違使別當、(東鑑、公卿補任)時有行幸、別當職當騎乘護駕、賴經以不慣鞍馬、不能扈從、(五代帝王物語)三月遷權大納言、(公卿補任、東鑑)以左衞門尉海老名忠行不由關東薦引敘爵、奏奪其位記、(東鑑)四月以若狹守三浦泰村出羽守二階堂行義爲評定衆、(東鑑、關東評定傳)是月辭權大納言、(東鑑、公卿補任)六月前加賀守三善康俊以病罷問注所執事、以子民部少丞康持爲執事、(東鑑、關東評定傳)京師街陌設篝火、置兵衞、十月歸鎌倉、延應元年九月、先是諸國地頭令延曆寺僧徒及富商納財者代莅事、至是禁之、又禁將士寡婦再醮他夫、仍領前夫地邑及家衆、仁治元年三月禁關東家臣及鎌倉祇候人奢侈、務從儉素、又禁將士臣

僕私請任朝官、九月家臣帶朝官不供王事者、納絹有差、二年五月民部少丞大江以康坐問注失勘當、削領邑一所、六月先是諸國民訟分委奉行人聽斷之、遇事不能審理者、送鎌倉乞御教書、民庶往反遷延日月、貧弱愁苦、至是下令以奉書從事、又下令六波羅、西海諸社神人權門賓客、託事爲民蠹害、詳加按訊、送致其身、先是京師決重囚皆送檢非違使廳行法、至此使六波羅申請輒論決

之、十一月墾闢武藏草萊地、引多磨河水漑之、十二月選庶士便弓馬及善文字歌絃蹋鞠者各一人、直小侍所、（東鑑）三年六月左京權大夫北條泰時卒、孫左近衞將監經時嗣爲執權、（保暦間記、關東評定傳）寬元元年七月命北條政村等百四十六人遞番更直、以充不時出遊從騎、（東鑑）二年四月傳征夷大將軍於子賴嗣、明年薙髮、（東鑑、公卿補任）法名行智、（公卿補任）四年北條經時疾、弟時賴代爲執權、經時尋卒、（東鑑、保暦間記、五代帝王物語）北條朝時子越後守光時有寵于賴經、以爲時賴於義時曾孫也、我親其孫也、不可踰我奸職也、潛圖時賴、賴經亦預其謀、（保暦間記）既而事覺、時賴與從叔祖政村等議歸賴經于京師、奉賴嗣如初、三浦氏之誅、有告道家曾啗泰村等以滅北條氏代其職者、時賴聞之、亦不尋究、（東鑑）建長三年賴經又分遣僧了行等竊誂將士、謀滅北條氏、佐佐木氏信執送了行等、於是賴嗣罷歸京師、迎立宗尊

親王爲主帥、（參取東鑑、保暦間記）康元元年八月賴經薨于京師、年三十九、（東鑑、歷代皇紀、帝王編年記、公卿補任、將軍執權次第）賴經之在職、事權一出北條氏、徒持空名耳、自幼長於婦人之手、擧措輒牽時日拘忌、賽神施佛、率無虛月、（參酌本書大意）嘗正月月食、賴經以其辰宿皆值本命、大惡之、豫命僧隆辯等禳禬、及期陰雲灑雨、賴經大喜、厚賞隆辯、其拘忌多此類、（東鑑）

藤原賴嗣、賴經長子也、（尊卑分脈○將軍執權次第爲第二子、按）

東鑑云、文曆元年賴經妻分娩、而兒不育、故分脈不數初生兒也、寛元二年四月、敍從五位上、任右近衞少將、兼征夷大將軍、時年六歲、東鑑、歷代皇紀、六歲據東鑑延應元年生之文、及增鏡、武藏守北條經時爲執權、東鑑、八月敍正五位下、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十月禁四一半目勝諸博戲、特許武士爲雙陸、三年正月兼近江介、五月下令士庶訴訟下問注所之後、吏員諉詑不赴局、及奉行人不親臨鞫問懸注辭對者處罪、守護地頭不應六波羅召至三者奪職、東鑑、四

年三月、武藏守北條經時病免職、弟左近衞將監時賴代之、○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爲四月、六月越後守北條光時謀除時賴、事覺流于伊豆、東鑑、參取保曆間記、前佐渡守後藤基綱、前太宰少貳藤原爲佐、上總介平秀胤、前加賀守三善康持、坐罷評定衆、康持罷問注所執事、七月歸賴經于京師、八月民部少丞三善康連爲問注所執事、參取東鑑、關東評定傳、十一月敍從四位下、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十二月下令守護地頭蔽匿惡少及

博徒者奪職、寶治元年四月、建後鳥羽帝神祠于鶴岡、東鑑、六月殺前若狹守三浦泰村、及弟能登守光村、東鑑、一代要記、保曆間記、十一月禁守護地頭擅履頃畝、橫斂百姓、十二月改大番交替之期爲三月、令小山長村島津忠時等、二十二人各爲一番、守衞京師、二年五月下令、主從爭訟、不論曲直、理官不受、兄弟爭訟、不得引父母爲證、七月下令將士質莊園借貸、未償而死、仍傳其地妻或子者、令妻子附其

半於債主、若文契既載其子之名字者、令債主悉有其地、又禁婦人不依夫命擅養他人爲子、先是定盜竊輕重之科、其輕科使犯民倍償贓物、至此下令再犯者處重科、東鑑、八月敍從四位上、將軍執權次第、十一月禁問注所吏員、廢局務作燕遊、違者除仕籍、東鑑、建長元年正月敍正四位下、將軍執權次第、六月轉左近衞中將、十二月置引付衆、參決訟獄、北條政村、北條朝直、北條資時、以評定衆兼引付頭、關東評定傳、

二年二月、時賴勸賴嗣、講習文學武藝、選師範侍左右、簡俊秀子弟同學、四月禁夜行執弓矢、及卑賤者帶刀、又禁家臣無本官、直任兵衛尉、十一月下令、頃者游手浮浪之民、假名於雙陸、陰爲賭博、常陸下總陸奧殊甚、自今局戲除圍碁之外、一切禁絕、乃命宍戸家周、千葉賴胤等、糾察之、（東鑑）三年六月、以閑院成、陞從三位、（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四年二月、罷職歸京師、康元元年九月薨、年十八、（參取東鑑、將軍執權次第、）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一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五

宗尊親王

惟康親王

久明親王

守邦親王

宗尊親王、後嵯峨帝第二子也、（五代帝王物語、增鏡、○歷代皇紀、東鑑爲第一子、蓋誤、說具皇子傳、）寬元二年正月爲親王、（百鍊鈔、歷代皇紀、將軍執權次第、）以母賤不得爲儲貳、帝意矜之、（增鏡）建長四年正月加冠上皇宮、敘三品、二月北條時賴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請迎宗尊鎮鎌倉、上皇許之、（增鏡、東鑑、）三月聽帶劍、（百鍊鈔、參取東鑑、）四月至鎌倉、爲征夷大將軍、（一代要記）（百鍊鈔、帝王編年記、東鑑、○增鏡爲二月、將軍執權次第三月、）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增鏡、東鑑、）是月引付增二番爲五番、二階堂行盛、秋田義景、以評定衆兼引付頭、（東鑑、關東評定傳、）九月以旱禁鎌倉及諸國沽酒、榷破壺甕、十月頒令掠略子女、及盜牛馬、至三次罪及妻子、放火準強盜、殺害刃傷止捕其身、盜竊雖小、至兩次抵罪、姦人妻者納錢贖、五年十月定薪炭秕糠價、及禁強買、西國地頭所收租稅、多不依本司之法、侵漁百姓、下六波羅禁之、六年四月定遣宋船員限

五艘、十二月令評定衆大名外、禁僕從騎馬、減從者員、（東鑑）康元元年三月連署北條重時罷、六波羅北方北條長時罷、以北條政村連署、（東鑑、關東評定傳、）四月以北條時茂爲六波羅北方、六月先是下野陸奥盜賊蠭起、刼掠行旅、至此令二國地頭所在置兵士備竊發、稽緩縱賊者奪其邑、（東鑑）十一月執權北條時賴罷、以北條長時攝執權事、（東鑑、關東評定傳、）正嘉元年十二月置廂衆、選將士五十餘人、更番宿直

幕府、以左近衛少將藤原能清侍從藤原雅有等朝官六人爲番頭、先是以其疑於上皇宮警衛、遣使京師請之、敕許之、賜以御書、二年九月諸國盜賊蠭起、流刧郡邑、下令諸國守護追捕之、文應元年正月置早晝番、以少壯曉詠歌蹴鞠管絃書及弓馬等藝者爲之、二月延曆寺僧徒謀燒園城寺、令六波羅遣兵備之、十二月以家人入衛京師者、課責路費、百姓嗟怨、下令段別出錢三百文、五町別

官駄一匹、夫二人充之、弘長元年二月先是每驛置二駟備急報、而將士到鎌倉者、矯命擅用、或至發數疋、至此令六波羅、非有變故不得輒發馬遞、又禁將士役丁夫運私物、復驛長給日食、令關東諸國神社佛寺薦享不懈、繕治及時、修橋梁、掃街衢、禁將士屋舍騶從踰制、僧徒裹頭往來里巷、念佛僧會集婦女、棄病夫孤兒及尸骸於路、東鑑、三月以訟獄壅滯、召引付衆督責之、徵評定衆及引付衆

誓書、東鑑、關東評定傳、六月三浦義村子僧良賢圖作亂、執而殺之、東鑑、保曆間記、二年六月減引付衆爲三番、關東評定傳、三年六月聽講帝範、八月讀臣軌、九月禁民間用切錢、十一月北條時賴卒、是歲將朝京師、豫令諸國每田五町、課二夫一遞駄、田一段百錢、而以大風年穀不登輟之、還課錢、東鑑、文永元年七月北條長時罷、八月北條政村攝執權事、北條時宗連署、以北條時輔爲六波羅南方、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十

月以北條實時安達泰盛爲越訴奉行、關東評定傳、○越訴奉行、廢置無所考、二年九月任中務卿敘一品、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三年三月罷引付衆、令問注所聽斷訟獄、參取東鑑、關東評定傳、六月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素親近宗尊、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宗尊不之知、至是事漏、參取東鑑、增鏡、關東評定傳、保曆間記、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保曆間記、關東評定傳、嚴慧亡命、東鑑、關東評定傳、時宗政村送還宗尊于京師、處六波羅北方、立其子惟康、參取東鑑、增鏡、五代帝王

物語、上皇遣左少辨藤原經任伺北條氏意、知其無他故乃安、於是宗尊得從承明門院土御門故宮、始與上皇及母準三宮相見焉、參取增鏡、五代帝王物語、宗尊後往右近馬埸觀雪、詠歌曰、奈保多能年、岐多能能由岐能、阿佐保羅計、阿斗奈岐古斗拜、宇豆毛留留美波、增鏡九年二月薙髮號行證、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爲行勝、皇胤紹運錄覺惠、十一年七月薨、年三十三、歷代皇紀、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皇胤紹運錄爲三十二、誤、宗尊善和歌、增鏡以權大納

言藤原爲家爲師、東鑑所著有瓊玉集十卷、瓊玉集跋二子長惟康、次僧眞覺爲權僧正、皇胤紹運錄、一代要記、後東髮還俗、生一女、入後醍醐帝宮、帝賜之鹽谷高貞、諸門跡譜、參取太平記、二女長掄子女王、次瑞子女王、共入後宇多帝宮、增鏡

惟康親王文永三年七月北條時宗等奉襲父職、敘從四位下、爲征夷大將軍、公卿補任、增鏡、時三歲、增鏡、五代帝王物語、將軍執權次第、五年三月以北條時宗爲執權、北條政村復連署、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四月復置引付衆五番、關東評定傳七年正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茂卒、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十二月詔賜姓源、進從三位、爲左近衞中將、公卿補任、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八年二月兼尾張守、公卿補任○將軍執權次第作三月誤九年正月進從二位、公卿補任、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二月北條時輔叛、遣北條義宗擊滅之、帝王編年記、五代帝王物語、十年五月連署北條政村罷、六月以北條義政連署、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建治元年九月斬元使杜世忠等

於鎌倉、下令公私省費、休息民庶、充軍旅之須、停京師大番兵、遣在京兵士于鎭西諸國、以備元寇、關東評定傳十一月始置九州探題、以北條實政爲之、備于元兵、帝王編年記○按太平記、爲永仁元年始置鎭西探題誤、十二月北條時國爲六波羅南方、帝王編年記、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爲三年十二月、二年正月兼讚岐權守、公卿補任、將軍執權次第、十二月六波羅北方北條義宗罷、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三年四月連署北條義政罷、十二月以北條時村爲六波羅北

方、（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弘安二年正月進正
二位、（公卿補任、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爲二月、）○四年元兵入
寇、遇風戰艦悉沒、餘寇上岸、鎭西兵擊殲之、
（參取關東評定傳、八幡愚童訓、）六年四月以北條業時連署、
（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爲二月、）十月以九州探題
北條實政爲長門警固、（帝王編年記）七年四月執
權北條時宗罷、（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六月流六波
羅南方北條時國於常陸、（將軍執權次第）七月以北
條貞時爲執權、（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十月殺

時國、（將軍執權次第）十二月以北條兼時爲六波羅
南方、（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八年十一月誅安達泰
盛及子宗景、（保曆間記、帝王編年記、）十年六月拜中納
言、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將軍執權次第、）連署北條業
時罷、八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村罷、以北條
宣時連署、（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十月爲親王、敍二
品、（公卿補任、帝王編年記、）正應元年二月、以北條盛房
爲六波羅南方、北條兼時爲北方、（將軍執權次第）二
年九月北條貞時廢惟康還京師、及將出、倒

舁網代輿而至、時人異之、相謂曰、將軍流于
京師、（增鏡、九月據保曆間記、）居嵯峨、十二月薙髮、（參取增鏡、）
（將軍執權次第、）嘉曆元年十月薨、（常樂記）年六十三、（據增
鏡爲將軍年三歲之文）三子皆爲僧、仁澄大僧正、天台
座主、日光山別當、（皇胤紹運錄、僧官補任、○天台座主記、爲久明親王
子誤、）增慧僧正、增珍大僧正、（諸門跡譜）一女適久明
親王、（皇胤紹運錄、一代要記、保曆間記、○惟康諸子、諸書有異同、今不悉註、）
久明親王、後深草帝第六子也、正應二年九
月、北條貞時廢惟康親王、迎久明爲鎌倉主

帥、（增鏡、保曆間記、）十月爲親王、敍三品、爲征夷大將
軍、（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三年十一月北條時輔子
某與三浦賴盛叛、誅、（保曆間記）永仁元年正月六
波羅北方北條兼時罷、三月以兼時爲九州
探題、北條久時爲六波羅北方、（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
第、平氏系圖、）七月以北條時家爲九州探題、（帝王編年
記、參取平氏系圖、）三年四月北條兼時罷、（帝王編年記、○將軍
執權次第爲六月、平氏系圖三月、）四年三月吉見義春謀起
兵、執而殺之、（尊卑分脈）十一月殺義春子義世、其

黨僧良基處流、保曆間記○將軍執權次第、以義世之死爲五年三月、是歲以北條實政復爲九州探題、令將士黜陟便宜從事、帝王編年記五年五月六波羅南方北條盛房罷、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六月六波羅北方北條久時罷、帝王編年記、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爲五月以北條宗方爲之、七月以北條宗宣爲六波羅南方、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十二月任式部卿、進一品、帝王編年記、參取增鏡、將軍執權次第、正安二年十一月、六波羅北方北條宗方罷、三年六月

以北條基時代之、八月執權北條貞時罷、北條師時代之、連署北條宣時罷、北條時村代之、帝王編年記、將軍執權次第、九月九州探題北條實政罷、十一月北條政顯代之、帝王編年記乾元元年正月、六波羅南方北條宗宣罷、七月金澤貞顯代之、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嘉元二年十月、六波羅北方北條基時罷、十一月以北條時範代之、平氏系圖參取武家補任三年四月北條宗方殺北條時村、保曆間記、參取將軍執權次第、五月執宗方誅之、保曆間記○帝

王編年記、平氏系圖、共爲四月、七月以北條宗宣連署、德治二年八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範卒、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延慶元年七月、北條貞時廢久明、奉久明長子守邦王爲主帥、將軍執權次第、保曆間記、久明從佐介谷、尋歸京師、歷代皇紀、將軍執權次第、嘉曆三年十月薨、公卿補任、常樂記、將軍執權次第、年五十三、據將軍執權次第建治二年生、及歷代皇紀正應二年年十三之文、二子、曰守邦親王、曰久良親王、皇胤紹運錄、尊卑分脈、久良嘉曆三年賜姓源、爲右近衛中將、敍從三位、元德元年轉左

近衛中將、二年爲親王、子宗明、○尊卑分脈云、宗明實關白道平子、今不取、仕光明院、敍從四位下、任侍從、後至從一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

守邦親王、久明親王長子也、皇胤紹運錄、尊卑分脈、一代要記、延慶元年七月、北條貞時奉爲鎌倉主帥、時七歲、將軍執權次第、年據薨年推之、八月爲征夷大將軍、歷代皇紀、保曆間記、十月爲親王、歷代皇紀敍三品、將軍執權次第後進二品、皇胤紹運錄、一代要記、十一月以北條貞房爲六波羅北方、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是歲六波羅南

方金澤貞顯罷、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曰、明年正月歸鎌倉、二年十一月六波羅北方北條貞房卒、○平氏系圖爲十二月三年金澤貞顯爲六波羅北方、將軍執權次第七月北條時敦爲六波羅南方、平氏系圖應長元年九月執權北條師時卒、十月以北條熙時連署、正和元年六月連署北條宗宣卒、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云、是歲以北條時敦爲六波羅北方、蓋誤、三年十一月六波羅北方金澤貞顯罷、參取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四年七月以北條基時爲執權、金澤貞

顯連署、以六波羅南方北條時敦爲北方、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北條維貞爲六波羅南方、將軍執權次第五年執權北條基時罷、以北條高時代之、元應二年五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敦卒、元亨元年十一月以常葉範貞代之、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是歲以北條英時爲九州探題、武家補任○前任政顯罷職、年月未詳、正中元年八月六波羅南方北條維貞罷、十一月以金澤貞將爲六波羅南方、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爲嘉曆元年九月嘉曆元年三月執權北條高時罷、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四月連署金澤貞顯罷、以赤橋守時爲執權、北條維貞連署、二年九月維貞卒、將軍執權次第元德二年閏六月以北條茂時連署、○將軍執權次第爲七月六波羅南方金澤貞將罷、八月北條時益代之、○將軍執權次第爲七月十一月六波羅北方常葉範貞罷、平氏系圖十二月北條仲時代之、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元弘元年八月帝謀誅北條氏、高時將遣兵犯闕、帝潛幸笠置、九月高時大發兵、攻陷行在、二年三月遷

帝于隱岐、三年三月帝幸船上山、敕四方討高時、五月官軍圍六波羅、時益仲時奉光嚴院東奔、途而自殺、新田義貞克鎌倉、北條氏滅、太平記、增鏡守邦乃薙髮、八月薨、年三十二、將軍執權次第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六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初名高氏、尊卑分脈稱又太郎、太平記、足利家傳、下野人也、其先出自源義家、義家生義國、

義國長子義重爲新田氏、次義康爲足利氏、義康子義兼娶北條時政女、生義氏、義氏生泰氏、泰氏生治部大輔賴氏、亦皆北條氏之出也、賴氏生式部丞家時、家時生讚岐守貞氏、貞氏亦北條氏外孫、即尊氏父也、尊卑分脈尊氏元應元年敍從五位下、任治部大輔、公卿補任元弘元年帝起兵討北條高時、尊氏適遭父喪、高時强起之、往攻笠置赤坂、尊氏罷俛赴之、城陷而還、及帝在船上山、高時又使尊氏與名越高家總軍西嚮、尊氏會疾、高時屢促之、尊氏怒謂往年在憂服中、彼不之恤、反趣赴役、今病如是、又復見逼、虐人一何至此、參取諸異本太平記、梅松論、○按常樂記尊氏父貞氏元弘元年九月卒、爲確據、而梅松論以尊氏喪父係三年、見行本太平記以居喪嬰病爲一時之事、皆誤矣、始有歸順之志、初大父家時、父貞氏以源氏冑胤、忿爲北條氏所裁制、每有滅之之計而終不果、難太平記尊氏欲乘釁濟先人之志、梅松論即力疾而起、將拔族西行、高時老臣長崎圓喜聞之、謂

高時曰、足利氏源氏之宗、今行擧屬自隨、其意難測、何不使作誓書、留妻子爲質、高時乃謂尊氏曰、東國安靖、無復可憂、君宜以室家遺託、留之鎌倉、且足利北條世爲水魚、况君既與赤橋相州親結姻好、我何爲容嫌疑、而時遭禍亂、人人相危、願作誓書以定衆心、尊氏謀之弟直義、直義曰、要盟神所不享、今欲擧大義討無道、小節何足顧、幼息竊衞以家士、嫂氏附之相州、是又不足以爲慮也、尊氏

然之、遺誓書于高時曰、軍事方棘、惡得以妻孥自隨、賤兒今留在此、卽有不意、仰煩庇護、無根之言豈足信哉、(軍事以下據金勝院本)高時大悅設宴、贐尊氏以義家所建白旗、副以鞍馬鎧刀曰、此旗君家累世重器、而二位禪尼傳我家者、今以遺君、尊氏心竊自喜焉、與直義及吉良上杉仁木細川今川荒川諸族率兵三千發鎌倉先名越高家到京師、(太平記)翌日閒遣海老名季行于船上行在乞歸順、(毛利家本天正

本太平記)詔報平賊之日賞依其請、(光明寺書殘編)藏賜季行以備中井原莊、(天正本太平記○按梅松論曰、尊氏前遣人請綸旨、軍至近江時得之、未知孰是、)高家踵至、不知其謀、時左近衞中將源忠顯赤松則村攻六波羅、六波羅鎭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迎後伏見花園二上皇及光嚴院、集兵禦之、忠顯則村屯男山山碕、高家與尊氏刻期往攻之、高家中矢死、(太平記)尊氏引兵到大原野張飮久之、傍有古刹名勝持寺、大喜曰、我將勝而持之、(天正本太

平記)聞高家敗死、乃轉至丹波篠村、建旗於八幡廟側柳樹、始倡義、(參取太平記梅松論)本國人久下時重率兵先至、其旗號書一番字、尊氏召執事高師直問之、師直對曰、昔右大將殿起義杉山、見彼祖重光先諸將而至、謂之曰、我若得志、其以汝爲賞首、自書一番字賜之、因以銘旗、尊氏喜曰、是我家興隆之兆也、自是降附相踵、得二萬餘人、乃率入京、臨發禱廟、薦以隻矢、直義以下將士各效之、須臾積矢成

丘、行收降兵、又得三萬人、(太平記)比過大江山、有鳩翔于旗上、尊氏以爲瑞也、命隨其所之行軍、至神祇官故址而止、因陣焉、北條仲時北條時益發兵二萬來拒、尊氏與戰敗之、遂與赤松則村源忠顯幷兵圍六波羅、賊兵死守、尊氏用細川和氏議、闕圍一角、賊兵遂多出降、仲時時益奉光嚴院東奔、途皆敗死、六波羅平、(參取太平記梅松論)卽遣使於船上奏捷車駕還京師、廢光嚴院、(太平記)尊氏以功爲鎭守府

將軍、進敍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聽內昇殿、尋敍從三位、兼武藏守、詔更今名、尊卽偏諱、賜以寵之、（公卿補任○太平記賜尊字在討北條時行時、今不取、）是歲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爲東國管領、出鎭鎌倉、直義爲執權、（神皇正統記、太平記、是歲據正統記、）建武元年追論恢復之功、尊氏爲第一、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太平記）敍正三位、拜參議、（公卿補任）時天下始定、政歸官家、朝臣方欲賴恢復、遽革國郡兵馬之制、一還于古、大抑排武士、除中興勳人

外、控弦之徒、往往失職、守護威令不行、所在將軍家人下編民伍、加之女謁公行、賞賜稽濫、雖起義元勳、或遺敍錄、許本領仍舊者、旋亦收奪、由是衆情憤怨、思天下之權復出將門、率多屬望尊氏、方是之時、文武交惡、內有如水火焉、尊氏固有大志、矜貴自居、寵擢驟至、意望不厭、期必得源賴朝之比、常睨視時釁、圖以濟宿謀、直義爲之計畫、然外示忠款以媚朝廷、帝不之悟也、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才武有器略、深惡尊氏所爲、屢請除之、帝不聽、護良密徵兵圖之、尊氏乃憑帝寵姬藤原氏告護良謀反、上其反書、帝信之、放護良于鎌倉、付尊氏家士護送、於是姦計滋甚、（參取太平記、梅松論、）二年北條時行作亂攻鎌倉、直義戰不利、遣人戕護良親王、奉成良親王西走、時行兵勢日熾、（太平記、二年據元弘日記裏書、）尊氏請自討、詔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東國、（神皇正統記、管領東國據太平記、○本書作諸國總追捕使、未知孰是、）朝廷不聽、更任征

東將軍、（尊卑分脈、吉野事書案、○按神皇正統記、保曆間記、征東作征夷誤矣、）尊氏怒、不辭而發、（○按太平記曰、帝遣使就命討時行、尊氏因奏曰、元弘之亂、臣首擧義兵、將士屬心、以得天下統一、功爲不少、自古征夷將軍、源平更受其任、請冒忝此職、上以輔公家、下以爲私榮、且撥亂致治、無如速賞、若須奏後施行、道路遼遠、士卒失望、伏願假臣關東八州管領、便宜從事、二者不聽、臣敢辭東征、帝乃許管領、且敕征夷將軍當待賊平而許之、此說蓋非也、）於是武士失職怨望朝廷者、一時奮起、景從、（梅松論）軍到矢矧、與直義合而前、北條時行遣兵拒橋本、尊氏擊破之、轉戰至相模川、又大破之、時行兵遂逃潰、尊

氏進入鎌倉、梅松論 帝遙授從二位、公卿補任 又遣藏人頭源具光宣勞、且促其班師、尊氏欲奉詔、直義固執不可、尊氏從之、乃依源賴朝舊址、開置府治、梅松論、參取保曆間記、 自署征夷將軍東國管領、擢賞有功、撫納降附、人思自效、雖北條氏黨與傾心爭歸、時新田義貞亦源氏宗冑、族望與尊氏相鈞、俱爲中興勳臣、尊氏固有異圖、每害其功、意深忌之、至是盤據關東八國之地、精兵數萬、勢特强大、自謂乘此

時除義貞、則其勢足以制持朝廷、而天下事可運於掌、夙志可成矣、又欲帝助己以討義貞、上書列其罪狀、乃奪新田氏地邑在東國者、悉分配部下、直義密移書四方、招集兵士、太平記 於是郡國樹黨分類、親信舊故、仄目相視、其存志朝廷者、委關左而西上、通意尊氏者、辭闕下而東赴、來往繽紛、道路如織、梅松論 公卿屢奏尊氏反狀、帝詔僧惠鎭往鎌倉諭旨、且察其情狀、未行、細川和氏持尊氏書至、

其略曰、元弘之初、東藩賊臣茂如朝憲、蕩覆國家、臣尊氏不以不肖、起師勤王、士勵應義之誠、賊懷倒戈之心、以得勝於瞬息、而攘賊於畿外、義貞朝臣爲逋租課、擅戮鎌倉使、自知罪大無所逃遁、不獲已而稱兵、間臣已克京師、始以討賊爲名、三戰不勝、退計保守、賴臣男義詮以幼弱起兵下野、威振遠近、義貞得藉其衆以破賊、此戰雖在彼、而功實在我、義貞乃敢上蔽聖聽、叨邀爵賞、可謂世之殘

賊、國之蠹害者也、臣今定餘賊、久苦東征、而在朝佞臣、阿附義貞、讒謗交騰、陛下不察、則所謂趙高內用而章邯降楚者、將在今日矣、夫弭亂未兆、廟堂之所務、伏願乾臨下照、速賜詔許、誅夷逆黨、以綏四海、義貞亦上書告狀尊氏令直義殺護良親王事、南海西海諸國亦上尊氏促兵書、太平記 乃詔削尊氏在身官爵、公卿補任 遣義貞奉尊良親王討尊氏、東海東山兩道並進、直義與諸將戎裝見尊氏、請

發兵迎拒、尊氏默然、良久、徐謂直義等曰、我以源氏之宗、承久已來、爲北條氏所抑制、今日乃獲位二品、（二品據公卿補任、本書作三品）○職忝閫寄、雖以微功、亦帝恩矣、義不可背、今者被讒、正以戕親王與招兵故也、而二者皆非我所爲、陳情控訴、冀其弭疑、或不見聽、便當薙髮遁世、以自明無罪耳、卿等善爲身圖、我不敢彎弓向王師矣、言未畢、作色而起、直義等相顧錯愕、諸將私與直義謀、發兵往拒、不利、直義

繼發、戰手越河原、大敗、○（梅松論曰、尊氏聞義貞來攻、使高師泰拒之矢矧、師泰戰不利、又使直義救之、見敗、退陣箱根、未知孰是、）官軍追抵伊豆府、尊氏聞諸將發兵、惡身受反名、以軍事付直義、遁入建長寺、○（梅松論作淨光明寺）截髻欲爲僧、賴左右諫止、未即剃髮、直義等自喪軍還、則府門皆閉、叩扉久之、獨須賀公能出迎、具言狀、上杉重能與直義謀、僞作下諸道綸旨文云、參議足利尊氏、左馬頭足利直義、肆矜武威、輕蔑朝廷、爰命六師、遽出往征、反臣、

尊氏兄弟、雖投身桑門、遯蹤山林、所在窮討、嚴加捉搦、以正朝憲、勿令逋逃、連寫數十通、持至建長寺、視尊氏曰、是手越之戰所獲、上意如此、公縱遁於桑門、恐不得免、願思門戶之計、尊氏奮然起曰、死生與汝俱、乃脫道服、著錦直垂而出、軍士大喜、衆皆絕髻以同尊氏、令官軍不得辨識、逃亡士卒聞之、爭還一日間號三十萬、（太平記）○（梅松論曰、尊氏聞海道兵敗、謂諸將曰、儻令直義死、則我獨生、亦復何爲也、若其背朝命、非我素心、天必知之、乃率兵赴戰、未知孰是、）

直義先發、向箱根山、尊氏計合衆逆拒、則可僅支、不可大克、乃別由險道、直出竹下、（梅松論）足利高經等爲前鋒、擊尊良親王前軍、卻之、脇屋義助更進奮戰、（太平記）結城某部下七百餘人戰歿、（天正本太平記）會大友貞載、鹽冶高貞來降、因與夾攻、大敗之、義助西走、箱根官軍聞之、皆夜潰、尊氏使義詮留守鎌倉、自與直義尾官軍西上、延元元年正月、至近江、攻陷伊岐洲城、（太平記）官軍屯據要衝、撤橋施水柵、尊

氏分遣諸軍、攻勢多芋洗、親帥軍向大渡、與義貞隔水而陣、每進攻溺死者數百千人、會細川定禪招集四國兵、與赤松範資俱進攻山碕、擊破脇屋義助軍、參取太平記、梅松論、長驅入京師、義貞及諸路官軍皆潰走、奉乘輿保延曆寺、定禪等放火燒宮闕、尊氏總諸軍入京師、太平記居藤原公賢第、梅松論園城寺與延曆寺素相惡、尊氏贈書園城寺、招誘僧徒、啗以置三摩耶戒壇、僧徒悅從、尊氏乃遣細川定禪

等、據園城寺以逼行在、鎮守府將軍源顯家率大兵入援、定禪累請益兵、尊氏不許、既而顯家義貞攻定禪大敗之、尊氏望塵揚曰、園城寺敗、當急遣救、自出三條河原、部分將士、義貞追亡已入京師、分陣東山之麓、潛使兵裝爲園城寺敗卒、混入麾下、尊氏不之覺、亦大布陣以俟、謂諸將曰、義貞好野戰、今其據山不下、料兵必寡也、使高師泰擊將軍塚陣、反爲所敗、尊氏與義貞戰數十合、義貞所遣

兵俄起左右、麾下匃勦、遂大敗西走、官軍乘勢急躡比至桂川、尊氏窘甚、將自殺、適會日暮、追兵引還、僅而得免、卽夜定禪襲破義貞走之、尊氏復入京師、居數日、官軍分道來攻、遣足利高經及宇都宮公綱等拒之、自與源顯家戰四條河原、義貞兵三面掩至、尊氏大敗、義貞分路追之、里見鳥山族二十六騎離衆孤進、尊氏兵回戰桂川殲之、抵暮官軍引去、尊氏又入京師、○按梅松論書園城寺敗已下、與太平記多異、蓋梅

松論尊氏家屬所記、不可盡信、今從本書、明日楠正成遣間言、義貞等戰死桂川、尊氏信之、欲過其奔逸、分遣兵於諸路、麾下單弱、官軍伺釁縱火急攻、尊氏大敗、竟走丹波、聞敗卒聚兵庫、將迎尊氏再攻京師、乃往會之、太平記赤松則村曰、此地非形便、宜入保摩耶城、諸將或曰、此自保之術耳、今天下兩分、彼我角立、將軍一日入城、則諸國失望、官軍乘勢、不可從也、尊氏乃止、梅松論適顯家義貞率兵來攻、直義拒戰豐島

河原不利、明日大友貞宗厚東宗西、大内弘世率戰艦五百餘艘來赴、直義率之戰于湊川、又敗、太平記既而尊氏進兵至瀨川、細川和氏等率貞宗等與義貞戰不克、則村說尊氏曰、宜西行賴九國兵再取京師、梅松論貞宗亦言、我舟三百餘艘、可以爲西行資、尊氏從之、倉皇泛海、士卒爭舟相排擠溺死者二千許、鎧馬悉委棄、太平記至播磨室津、駐軍謀議、或曰、官軍必將躡我、請分遣諸將據國郡以備

之、尊氏曰善、梅松論○太平記曰、尊氏到備前兒島分遣諸將、乃遣還佐竹義敦于東國、仁木賴章于丹波、細川和氏細川定禪等于讚岐、上杉憲顯于石見、今川範國于備中、桃井小早河氏于安藝、大内弘世于周防、厚東宗西于長門、石橋和義于備前、留赤松則村于播磨、竝伺機同擧、參取諸異本太平記梅松論、尊氏與直義僅率見卒五百人許、太平記至赤間關、少貳賴尚率選兵五百來會、至筑前蘆屋、梅松論宗像大宮司宗像政弼

迎而館之、太平記資以鎧馬、由是擧軍稍安、菊池武敏以兵數萬來攻、諸將勸尊氏與直義俱進、尊氏曰、我至九國、始與敵交戰、而我二人齊進、有小蹉跌、全軍皆歿、不如留在軍後、俾先鋒有所恃、脫若不利、徐率麾下赴之未晚也、先遣直義往拒、大戰于多多良濱、直義兵士鎧仗不具、徒步赴戰、衆懷必死、莫不一以當百、武敏敗退、直義追至博多、武敏返戰銳甚、尊氏乃麾兵而前、大敗武敏、梅松論松浦

神田氏望尊氏軍、以爲數萬至也、偃旗來降、武敏走還肥後、保菊池城、使一色賴行仁木義長攻拔之、武敏逃匿、進拔八代城、九國望風降附、當是時、仁木賴章誘久下長澤荻野波波伯部諸族、據丹波高山寺城、赤松則村據播磨白旗城、石橋和義起備前、築甲斐河三石二城、田井飽浦松田頓宮諸族從之、於是美作備中土豪一時蠭起、悉應尊氏帝詔新田義貞西討、義貞將大軍圍白旗城、分兵

出諸道、攻杂義能仙菩提寺三石城、太平記尊氏留太宰府踰月、衆或謂乘勢急入京師、或謂待秋熟、議未決、梅松論會赤松則村遣其子則祐來于太宰府、勸速向京師、太平記石橋和義使亦至告急、尊氏乃留一色賴行仁木義長守九國、○按太平記作留義長及大友少貳、而本書載少貳從尊氏到京師、最爲詳審、今從之、急發太宰府抵長門府檢舟、初壽永中源義經以長門串碕舟十二艘破平氏于壇浦、因命其舟師家永除課役、尊氏以爲

吉兆也、命守護厚東宗西悉發其舟、梅松論及到嚴島禱祀三日、初尊氏陷京師也、謀奉後伏見帝冑胤爲帝、而諸皇子皆從幸延暦寺、不果、太平記及敗奔兵庫、赤松則村亦以爲言、梅松論時熊野別當道有○天正本道作通從在軍、素與藤原資名相識、尊氏謂道有曰、吾軍屢敗、以抗王師也、吾將請持明院上皇院宣、使兩帝爭國、乃遣道有因資名請之、道有許諾而去、○按本書或以持明院上皇作後伏見帝誤、今訂之、至是三寶院僧

賢俊齎持明院廢主書而至、○按梅松論曰、尊氏走筑紫時、於備後鞆津得院宣、保暦間記曰、到筑紫得之、未知孰是、尊氏悅曰、我事濟矣、太平記乃製貼日錦旛、於是四國西國兵士大來集、軍益振、尊氏從少貳賴尚議、率舟師七千隻、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竝進、直義進陷福山城、義貞解三石白旗圍、退屯兵庫、尊氏直義進抵兵庫、錦旗曜日、鉦鼓震地、參取太平記、梅松論、脇屋義助陣于經島、楠正成屯于湊川、義貞將兵二萬五千軍于和田碕、細川

定禪兵二百餘人先與義助戰、悉殲、定禪更率舟軍數百艘、傍岸向紺邊濱、義貞義助空營逐舟而東、尊氏兵一時下船、登和田碕、直義既攻克正成于湊川、乃俱合軍、與義貞大戰于生田森敗之、義貞走還京師、奉駕幸延暦寺、促法皇持明院廢主詣行在、太平記持明院廢主託病不往、皇年代略記、太平記、尊氏進陣男山、梅松論迎法皇持明院廢主、奉之據東寺、諸異本太平記公卿稍來集、尊氏使吉良石塔澀川畠山

氏由東坂本、仁木細川今川荒川氏由無動寺、高南部巖松桃井氏由西坂本、攻延暦寺、官軍拒擊破之、諸軍大潰、自相蹈藉、死者千計、高師重被虜、官軍乘勝來攻、尊氏出弱卒誘之、官軍追入京師、乃大出兵、塞礙街衢、縱橫攻擊、殺五百餘人、官軍又謀東西夾攻東寺、尊氏探聽其計、乃分軍爲三、一陣于東山七條河原、一陣于船岡麓、一爲游軍陣于西八條、官軍果大舉、縱火來攻、諸軍合擊大敗

之、時帝詔延暦寺、諜興福寺援官軍、興福寺應之、於是近畿兵多起、屬官軍、絕水陸糧路、尊氏軍大困乏、始猶賣鎧馬供食、久而不能給、乃大縱四出、劫掠食物、褫奪衣服、京師居民累經兵燹、既失資業、復遇殘暴、往往出乞丐、飢卧路上、雖公卿亦不免飢渴漂泊、喪亂之慘極矣、（太平記）官軍復出兵阿彌陀峯今比叡、盛列炬火、將來攻、尊氏遣細川定禪今川範國擊走之、（參取太平記、梅松論、範國據難太平記、）義貞又與

諸軍約、刻日攻尊氏、舉火爲號、會北白河民家失火、（金勝院本曰、尊氏偵知舉火爲號之謀、故焚民居、）權中納言藤原隆資望之、直進攻東寺南門、高師直逆戰見破、隆資乘勝急薄譙樓、時兵皆外出、在者老弱、驚怖不知所爲、而尊氏誦佛經、無少怖色、會土岐賴直聞變馳至、大戰于羅城門外、師直亦至、俱奮擊卻之、俄而義貞徑薄東寺、請與尊氏挺身決戰、尊氏曰、我非傾覆國家、唯欲除義貞耳、獨身決戰、固我所願、速開

門、我將出也、上杉重能固諫而止、土岐賴遠等出義貞後、圍之數重、義貞突圍脫去、尊氏欲復持明院廢主位、衆以謂此主往時爲北條高時所立、曾不踰年、海內覆亂、北條氏滅矣、立之不祥、（太平記）遂奉其弟豐仁親王爲帝、是爲光明院、號用建武、（皇年代略記、公卿補任、）民間爲之語曰、君王多福、未親一戰、將軍賜以王位、先是興福寺爲官軍援、尊氏與邑誘之、於是叛黨于尊氏、乃遣足利高經以兵扼北陸道、

太平記小笠原貞宗率甲斐信濃兵屯近江野路、梅松論梗官軍糧運、延暦寺僧徒屢來爭貞宗擊卻之、尊氏遣還佐佐木高氏於近江、高氏屯三上、脇屋義助來戰、高氏擊走之、官軍內乏糧食、外攻不利、勢孤援絕、飢窘益甚、尊氏密遣使賴僧忠圓僞乞降、作誓書奏曰、臣前陷讒毀、身蒙天譴、臣欲即披剝、謹族明誅、然新田義貞兄弟憑藉天威、謀逞私怨、臣故不獲已舉兵、非敢有悖逆無上之心、將以誅

奸臣懲將來耳、伏冀宸衷察臣無罪、迴鑾輿于九重、傳寶祚于萬歲、凡從駕諸臣、臣不敢復問讐怨、其官爵食邑、悉皆復舊、天下庶政一歸朝家、帝許之、尊氏大悅曰、誰謂君王睿明、已陷吾計中矣、又貽書從駕諸將招慰之、冬、義貞奉皇太子北奔越前、車駕還京、到法勝寺、尊氏使直義奉迎、遂幽帝于華山院、悉奪從駕公卿官爵、拘繫將士、請傳三神器于新主、帝乃授僞器、又矯帝詔、遣足利高經仁

木賴章等攻義貞于金碕城、無何帝乘夜出華山院幸吉野、京師騷擾、太平記諸將馳至、尊氏謂曰、頃聞帝在華山院、使諸將警衛、固爲煩勞、然若傚先代遷之海島、則又所不敢安、我甚憂焉、今帝之自出、安知非福、但就其所在、漸爲之謀耳、於是衆始安、梅松論是歲光明院拜尊氏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二年足利高經陷金碕城、執皇太子送京師、尊氏幽之、義貞入杣山城、經略北國、兵勢又振、尊氏命高

經攻之、冬、源顯家與北條時行新田義興攻鎌倉、義詮敗走、三年土岐賴遠桃井直常等、與源顯家戰于青野原大敗、尊氏大驚、使高師泰高師冬、細川賴春、佐佐木氏賴佐佐木高氏等將萬餘人援之、賴遠等尾顯家至黑地、前後夾擊、顯家轉道伊勢、師泰追戰雲津川不克、賴遠夾擊以下據難太平記顯家入奈良、遣直常及弟直信急往擊之、又不克、時義貞拔越前府城、高經大敗、走保足羽、初高經執皇太子

也、誘問義貞義助所在、太子紿曰、皆自殺矣、以故緩杣山之攻、至是尊氏始知爲其所紿、與直義謀、進藥弒皇太子及成良親王、源顯家屢出兵於和泉、使弟顯信據男山、尊氏遣高師直攻之、師直分兵圍男山、自督兵士、與顯家戰于安倍野、顯家敗死、男山尋陷、高經與義貞相持久之、義貞中矢死、傳首京師、於是諸國官軍勢日蹙、將士相率來降、太平記光明院授尊氏正二位、拜征夷大將軍、公卿補任、天正

本太平記、○見行本太平記以拜將軍係元年、誤、四年、高經與義助戰于越前、敗、尊氏遣高師治、土岐賴遠、佐佐木氏賴、鹽冶高貞等諸將援之、會高師直讒高貞、高貞奔于出雲、遣山名時氏及子師義追殺之、高經與師治等遂攻拔杣山城、悉取北國諸城、義助走根尾城、土岐賴遠攻陷之、是歲後醍醐帝崩、後村上帝登阼、宣遺詔討尊氏、興國六年、兒島高德起兵備前、荻野朝忠起兵丹波、尊氏使山名時氏攻之、朝忠降、

高德擁脇屋義治竊入京師、尊氏遣所司代都筑宥俊、宥俊、據金勝院本率兵捕之、義治等走信濃、正平二年、楠正行出兵攝津以伺京師、遣細川顯氏等拒之、戰于譽田林、敗、使山名時氏往援之、戰于瓜生野、又大敗、復遣高師直高師泰率精兵數萬赴之、明年春、師直等與正行大戰于四條畷、正行敗死、師直等進逼吉野、帝出幸賀名生、師直火行宮而還、師泰進與楠正儀相持石川、夏、紀伊官軍起、尊氏

遣子直冬擊之、是歲、光明院讓位太子興仁、是爲崇光院、四年夏、遣直冬于備後、爲中國探題、直義與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謀殺高師直、事漏、師直怒、招師泰自石川還、將攻直義、諸將多應之、尊氏大驚、遣使謂直義曰、師直兄弟奢侈驕悖、無復君臣禮、變不可測、宜急來共安危、直義即出赴之、從兵逃亡、宗親信近在者僅可千人、明日、師直師泰率兵來圍數重、尊氏怒使須賀清秀讓師直曰、汝累世

爲我家臣、今忘恩背義、擅起甲兵、將欲託事奪我家乎、不然宜速罷兵、退陳所詐、師直對曰、臣無他志、止欲執讒臣者耳、麾軍而進、尊氏益怒、將出戰、直義固諫、許其所請、尊氏從之、師直解圍而退、尊氏乃罷直義、召義詮入京師、使掌軍政、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師直逼殺之、又忌直冬在備後、竊命備後兵士殺之、直冬逃到肥後、五年三角某應直冬起兵于石見、尊氏遣師直師泰攻之、太平記 時土岐賴

明叛尊氏于美濃、尊氏召還師直、與義詮共擊平之、園太曆、祇園執行日記、天正本太平記、 直冬勢稍强大、冬尊氏率高師直等騎兵八千往擊、卽夜直義潛出亡、太平記 師直請留而索之、尊氏不聽而發、園太曆、參取祇園執行日記、 駐軍于備前福岡、促諸國兵、適聞直義歸順、謀復京師、急引兵還、六年春、直義據男山、桃井直常據延曆寺、將攻義詮、義詮棄京師走、直常入京師、尊氏遇義詮于西郊、分軍攻直常、走之、又邀擊于北白

川、復敗之、尊氏入京師、是夜將士多降于直義、明日尊氏與師直西走、至書寫山、師泰解三角圍而至、直義使石塔賴房來攻、尊氏親將兵擊之、不利、直義又使畠山國清上杉義依援賴房、尊氏逆戰于御影濱、大敗狼狽入松岡城、至夜召師直問兵數有幾、師直曰、見兵五百、其餘皆亡去、尊氏嘆曰、我事去矣、乃解甲而坐、諸將就列、將與俱自殺、會饗場氏直叩城東門大呼曰、和議定矣、諸君勿輕死、

徑入見尊氏曰、將軍以臣爲亡邪、臣以軍士銳氣沮喪、竊往國清營講和、國清道錦小路殿、欲懲高兄弟不義、然無意必誅也、且臣觀其賜國清書、情義深厚、見于詞辭、將軍勿疑、尊氏悅、遂率諸將還京師、師直師泰見殺于道、直義自男山、義詮自丹波、各罷兵還京、太平記、氏直名據園太曆、 乃罷義詮、復令直義掌政、園太曆 而尊氏直義雖外相和、內實不能平、既而仁木賴章、細川賴春、土岐賴康、佐佐木高氏、與石

塔賴房、桃井直常等、互相猜忌、各懷疑懼、於是浮言沸騰、釁端復起、賴章賴春等各逃還領國、直義聞之、亦奔越前、將士多從之、義詮懼其反見襲、請爲之備、尊氏曰、有運在天、吟嘯自若、秋、奉崇光院命討直義、將兵二百餘、抵近江鏡驛、佐佐木高氏及子秀綱仁木義長、土岐賴康等、各率兵來會、（太平記）與直義將細川顯氏、畠山國清、桃井直常、戰于八相山破之、國清顯氏勸直義講和、不就、乃以部衆

來降、直義走鎌倉、（天正本太平記）尊氏乃還京師、謀復親往擊之、而懼京師空虛、爲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廢崇光院、迎車駕、帝不許、（太平記）時赤松則祐在吉野、尊氏又因則祐請降、帝佯許之、（園太曆）賜詔書討直義、（太平記、東寺長者補任、）尊氏乃使義詮留守京師、親率諸將而發、到駿河、促兵于旁郡、時東北諸國既多屬直義、僅招得兵三千、進屯薩埵山、宇都宮氏綱起兵于下野、爲之聲援、直義將兵十萬、陣伊豆府、

遣上杉憲顯二十萬、○（天正本作十萬）石塔義房十萬、○（天正本作五萬）圍尊氏于薩埵山、桃井直常拒氏綱、氏綱連戰皆克、進至古宇津、憲顯義房潰走、仁木義長追至伊豆府、直義逃匿伊豆山、尊氏遣畠山國清仁木賴章等貽書招致之、七年春、尊氏入鎌倉、幽直義、尋酖殺焉、先是新田義興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上野武藏、諸將以多寡難敵、請先赴安房上總、招諸國兵而擊之、尊氏曰、避敵而後制勝、千中

有一、今一去鎌倉、則坂東悉爲敵、有不如先發制之、留子基氏守鎌倉、自將五百騎而出、比抵久米川、兵集者幾八萬、分爲五隊、與義興等大戰于金井原、殺傷相當、饗場氏直與兒玉黨戰大敗、奔赴尊氏中軍、諸軍撓敗、爲義宗所乘、奔至石濱、尊氏欲自殺、親兵二十餘騎拒戰而死、會日暮、義宗亦退、尊氏乃涉水得免、仁木賴章仁木義長與義興義治戰敗之、義興義治又聚敗卒、轉攻鎌倉、基氏敗

走、時義宗屯笛吹嶺、尊氏以爲先破義宗、則義興等自潰、乃將兵赴笛吹、與義宗遇於小手差原、苦戰數十合、義宗走越後、兵士悉降于尊氏、義興義治果逃、尊氏入鎌倉、八年夏山名時氏歸官軍、攻義詮於京師、義詮奉後光嚴院走美濃、尊氏留基氏于鎌倉、爲關東管領、自率諸軍而西、（太平記、本書作翌年春尊氏入京師、今從園太曆、異本太平記、歷代皇紀、皇年代略記、續神皇正統記、）會義詮于鏡驛、（園太曆）與俱奉後光嚴院入京師、（園太曆、續神皇正統記、）

以仁木賴章爲執事、九年先是直冬歸順、與山名時氏奉詔討尊氏、足利高經、桃井直常、率北國兵應之、兵勢甚熾、尊氏使義詮屯播磨斑鳩驛備時氏、冬直冬時氏等竝進到丹波、尊氏以京師兵寡不可守、乃奉後光嚴院、走保近江武佐寺、（係今年據歷代皇紀）十年春直冬等入京師、仁木義長土岐賴康佐佐木氏賴等、率兵會尊氏于武佐寺、乃與義詮刻日東西夾攻京師、破山名時氏于神南、尊氏屯東山、

仁木賴章屯嵐山、義詮屯山碕、塞諸道、直冬等糧援懸絶、尊氏遣諸將急攻之、直冬等遂敗走、（太平記）尊氏迎後光嚴院入京師、（園太曆）十三年四月尊氏患癰薨、年五十四、（公卿補任、太平記、○常樂記作年五十九、）稱等持院、又稱長壽院、（足利家傳）法名仁山妙義、（園太曆）後光嚴院贈從一位左大臣、（公卿補任、太平記、）長祿初贈太政大臣、（尊卑分脈、足利家傳、）妻平登子赤橋久時女、亦嘗贈從一位、（尊卑分脈）尊氏器宇弘裕、規略遠大、赴事若緩、不及、而分

晝已明、綱維先布、時出權詐、無窺其際、任人不疑、視金帛如土石、嘗値八朔、將士獻物鉅萬、一時頒與悉散盡、初自筑紫還、新田義貞解白旗之圍赤松則村、齎其所遺旗百餘到室津、尊氏視多有舊部下幟、曰、此曹爲一時避害耳、想當不日來也、後果如其言、常慕源賴朝之治蹟、言必稱之、嘗謂直義及高師直曰、昔右大將在伊豆、處心積慮、殆乎二十年、平氏罪惡貫盈、始揚兵唱義、前後五年、戡定

四方、其所以信賞必罰、畏服人心、至今傳爲美談也、然用刑苛刻、多猜疑、果殺戮骨肉、不免横死、爲可憾也、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則不問深讎大敵、邑土不遷、安堵如故、况於有功之臣乎、必將酬以重祿厚賞也、子等輔我爲政、宜體此意矣、（梅松論）命僧是圓玄慧定憲令十七條、謂之建武式目、（建武式目）初以犯順稱兵、懼人心不服、陽尊光明院、事必稟請、及得志無復所忌憚、視其主如弁髦、廢立皆跌其

手而成、天下郡國、不問神祠封戶、公卿食邑、强奪豪占、悉頒給將佐、賦五十分之一、資軍興之用、雖其主供御時或闕乏、而不顧也、宗人顯列者凡四十三人、守護吏務不可勝計、衣冠盛門、被其陵轢、反諂媚其僕隷、至於衞府北面之士、競學坂東衣服言語、欲以免其侮笑焉、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爲爭戰之區、宮門殿舍、悉皆焚蕩、饑疫相踵、盜賊縱横、死者枕藉、而尊氏將士、日鬬茶博飮、

競以奢靡相夸、錢帛器玩、悉散予優妓、一遊之費、幾乎不貲、調發四方、侵漁百姓、寃獄頻起、賄賂公行、上下彫弊、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海内騷然、無復寧歲矣、興國初、京師郡國大疫、災變荐見、尊氏直義怙視、謂是天災、非人力所可能救也、（太平記）僧疎石始以禪教爲尊氏直義所崇信、（太平記、梅松論、禪林諸祖傳、）謀藉其力創寺、幸天災便說之曰、近屢夢吉野先帝駕金龍過大井河、而變異適見、蓋其爲祟也、

請起寺薦福以慰讁怒、尊氏信之、乃課安藝周防、用二國租賦、創寺于龜山殿故趾、又使人齎資寶、往元互市、多得巨材珍貨、（六字據善隣國寶記）而貿易所得贏利亦數倍、悉用充料費、凡六年、至于正平元年始成、經費累鉅萬、名以天龍、置僧一千人、使疎石主之、請光明院親臨慶之、準敕願寺、光明院皆許之、延曆寺僧徒以禪教盛行、不利于台教、請廢天龍寺、遠斥疎石、言若不見聽、當奉神輿入京也、尊氏

直義怒曰、建寺崇法、上下歸佛、尼在方袍圓頂者、所當隨喜、且寺我爲之、何預汝事、若奉神輿而至、則可差兵拒之、或棄置道路、則當沒在京山徒資財而改造之耳、僧徒發怒、以事牒興福平泉諸大寺、謀必遂所請、大臣藤原氏者、亦乞光明院允其請、因罷準敕願之命、於是尊氏直義各駕八葉車、八葉車據園太曆、及二階堂道本天龍寺供養記、○按本書尊氏駕八葉車、直義駕小八葉車、西源院本作尊氏駕小八葉車、率宗族將士往慶之、明日花園光嚴二

上皇亦同詣焉、法會之盛、近古未之有也、太平記又嘗爲文祭後醍醐帝、極述帝恩、言悲哀之情、金澤稱名寺所藏尊氏祭後醍醐帝文子直冬、竹若、義詮、基氏、聖王、聖王據常樂記竹若幼從舅僧良遍居伊豆山、尊氏歸順、良遍竊將竹若詣京師、途爲北條高時兵所害、太平記○名僧略傳以南禪寺僧海壽爲尊氏子、他無所考、故不取、聖王興國六年七歲夭、光明院爲之廢朝七日、園太曆直冬、義詮、基氏自有傳、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七

足利義詮

足利義詮小名千壽王、太平記尊氏第三子也、足利系圖○太平記作第二子誤元弘三年尊氏從北條高

時令西衞官軍、義詮與母赤橋氏質在鎌倉、及尊氏歸順、家人抱走下野、新田義貞滅高時、家人二百餘奉義詮屬之、往居鎌倉、太平記尊氏遣細川和氏・細川賴春・細川師氏還于鎌倉輔之、梅松論關東將士多去義貞而歸義詮、太平記、梅松論語具和氏傳、建武二年敍從五位下、公卿補任延元二年秋、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攻鎌倉、義詮遣細川和氏及上杉憲顯・高重茂拒於利根川、大敗而還、冬、顯家與北條時行新田義興合兵來攻、諸將議走安房上總避其鋒、義詮曰、我爲關東管領、豈得畏避、退縮、甘受外侮、今日決死一戰、幸而得脫、則退次安房上總、躡敵西上、可以至宇治勢多、與家大人夾攻之也、時年八歲、一○按本書作十歲、今據公卿補任推年甲訂之、諸將歎服、乃分路出拒、不利、奉義詮逃走、三年、顯家進向京師、義詮復入鎌倉、諸將尾顯家西上、顯家遂戰歿、果如其所料、太平記興國五年、光明院就授義詮左馬頭、公卿

補任正平元年進從四位下、公卿補任、足利家傳四年至京代叔父直義掌軍政、直義尋歸順、太平記五年秋、義詮與高師直擊土岐賴明於美濃、虜之而還、園太曆、祇園執行日記、鈔、天正本太平記崇光院賞功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公卿補任、園太曆明年春、直義將官軍進據男山・桃井直常陣坂本、時尊氏擊庶長子直冬于筑紫、京師兵寡、又多通志于直義、叛降相繼、義詮置關防遏之、守者亦相率亡去、留者不滿五百、於是細川清氏・仁

木賴章等勸義詮西與尊氏兵合、義詮從之、與俱棄京師西奔、會尊氏聞變自筑紫引還、遇諸桂川、復俱入京師、明日尊氏又西走、義詮及仁木賴章仁木義長留丹波石龕寺、據險設寨、荻野波波伯部久下長澤氏等相繼來集、兵勢稍振、無何尊氏與直義講和還京師、召義詮還、頃之直義逃於鎌倉、太平記冬尊氏欲往擊直義、乃先佯歸順、園太暦命義詮廢崇光院及太弟直仁、奉正平號、參取公卿補任、歷代皇紀、

東寺長者補任、續神皇正統記、七年春獻沙金三千兩馬十匹於行在、贈鞍馬金帛於後宮百僚有差、閏二月帝幸男山、大嚴兵士、義詮使僧慧鎮奏曰、如聞和田楠諸將戒嚴、臣既蒙洗滌、上下和親不審所備何事也、詔曰、天下未安、非常之事、不可不戒、卿其勿疑、義詮信之不設備、既而官軍分路奄至、細川顯氏細川賴春逆戰大敗、義詮與從者一百五十人東走、光嚴光明崇光三主及直仁親王爲官軍所獲、義詮至勢多、官軍已燒橋、不能進、兵有善水者、游至前岸、挐舟而來、○天正本曰、佐佐木高氏索舟而來、因濟衆畢、乃命沈舟笑曰、今始得生矣、進至武佐寺、土岐賴康大高某佐佐木高氏等率所部赴之、義詮率騎三萬、漸進至東寺、官軍退陣男山、細川顯氏與赤松則祐引兵至、義詮聲勢大振、因使顯氏及斯波氏經、氏經弟氏賴、詮經、細川清氏塞東條路、以絕男山糧餉、○本書作義詮親塞東條路、今參取園太暦、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進戰連捷、

義詮合諸將兵刻期竝進、火高橋民舍、戰園殿口佐羅科、大破官軍、遂逼男山、帝衛圍還賀名生、義詮諸將督兵追之、獲大納言藤原隆資等三百餘人、秋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稱帝、是爲後光嚴院、八年夏山名時氏與官軍俱來攻、兵勢甚銳、諸將請避之近江、義詮不聽、移後光嚴院於東坂本、率諸將陣神樂岡拒之、不利、明日奉後光嚴院東走、官軍遮擊於眞野浦、佐佐木秀綱戰死、義詮遂走垂

井、官軍守京師。秋義詮率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兵、進逼京師。時氏等不戰而走。(太平記) 義詮入京師、尊氏自鎌倉還。義詮出迎鏡驛、乃奉後光嚴院入京師。(園太暦) 尋西赴播磨、屯斑鳩驛、以備時氏。九年冬足利直冬與山名時氏進兵至丹波、尊氏走近江。(太平記) 十年春直冬時氏入據京師。(毛利家本太平記) 方是時、四國西國兵士大集斑鳩驛。義詮因與尊氏謀夾攻京師、乃率赤松則祐・佐佐木高氏・細川頼之等至神南、與時氏及子師義戰、見敗。師義直衝義詮陣、高氏則祐殊死戰、更大敗之。尊氏進軍東坂本、攻直冬、走之。(太平記) 十一年敍從三位、(公卿補任・足利家傳) 十三年夏尊氏薨、義詮嗣立。後光嚴院授征夷大將軍。(太平記・公卿補任) 筑紫探題一色直氏與菊池武光戰敗、還于京師。武光兵威甚熾、義詮懼其乘變來攻、遣細川繁氏鎭撫九國。繁氏途病死。(太平記) 十四年春兼武藏守。(公卿補任・足利家傳) 以細川清氏爲執事、菊池武

光攻取畠山重隆日向三股城、畠山國久棄六笠城走。(重隆國久名並據金勝院本) 少貳頼尚・大友氏時與武光戰、互有勝敗。是時義詮弟基氏居鎌倉、管領關東、頗得士心。義詮稍忌之、基氏懼、請發兵攻吉野以自效。遣畠山國清率兵至京師。義詮乃將國清及諸將兵、出屯尼碕、明年春遣國清等進屯津津山、與官軍相持。畠山義深戰龍門山、大敗。義詮使畠山義煕等援之、官軍敗走。諸將尋取龍泉・平石諸城、官軍退保金剛山。夏義詮引諸軍還。秋和田正忠・楠正儀絶渡邊橋、將攻譽田城。義詮驚愕不知所出。畠山國清與細川清氏等引兵赴天王寺、官軍不戰而退。國清等因議返攻仁木義長。事播京師、義長乃幽義詮、勒兵衞守、請下令以誅國清。義詮不獲已從之、而密與佐佐木高氏謀脱去、會義長夜侍義詮、義詮稱病發入臥帳内。義長出、義詮乃蒙婦人衣、率親近三人、間出側門、得高氏所具馬疾

馳至西山、將士聞之四散、翌日義長率殘卒東走、遂詣吉野降、國清等自天王寺還、官軍又出、於是大和河内和泉紀伊之閒諸城皆屬官軍、京師騷擾、國清恐咎歸己、奔歸鎌倉、既而義長使叔父義住與石塔賴房將兵俱陣葛城山、佐佐木氏賴擊之、義住敗降、義住據毛利家本十六年秋細川清氏與佐佐木高氏相惡、義詮懼走新熊野、迎後光嚴院、迎後光嚴院據後愚昧記、歷代皇紀、西源院本太平記、斷橋自守、清氏使人請罪不

答、清氏走若狹、義詮遣斯波氏賴等擊之、清氏敗降吉野、楠正儀和田正武攻攝津、佐佐木秀詮及弟氏詮戰神崎橋敗死、冬細川清氏帥官軍大舉來討、細川氏春率伊勢淡路兵會之、赤松範實亦屬官軍、義詮遣佐佐木高秀於忍常寺、○今川家本忍作恩、金勝院本常作頂、今川貞世於山碕、吉良滿貞等於大渡衞之、別發將士守淀鳥羽伏見竹田、高秀望官軍閉營不出、貞世亦逃它、軍皆無鬭志、於是義詮又奉

後光嚴院走近江、居武佐寺、官軍入京師、燒義詮第、既而土岐賴康仁木義住與官軍戰伊勢丹波有利、足利高經赤松範實又屬義詮、軍士雲集、義詮諸道逼京師、別使赤松氏範犯吉野、官軍聞之自退、義詮乃入京師、先是山名時氏拔倉懸城、十七年細川清氏略四國、山名師義徇但馬丹波、義詮遣石橋和義、和義據毛利家本今川貞世、大島義高將兵三千拒師義、師義不戰而退、義詮以斯波氏經爲

九國探題、秋細川賴之與細川清氏戰讚岐獲清氏、楠正儀和田正武攻攝津、佐佐木高氏兵拒之神崎、見敗、斯波氏經與菊池武義戰、長者原敗績、是歲以斯波義將爲執事、事皆取決於其父高經、太平記十八年後光嚴院授義詮從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十九年大内弘世以長門周防來降、山名時氏山名師義、仁木義長石塔賴房上杉憲顯亦相繼降、太平記、石塔賴房據毛利家本天正本、二十年丁母憂辭職尋復

職、公卿補任二十一年秋義詮聽諸將言將兵擊足利高經及義將命佐佐木氏賴召近江兵至、高經泣訴無罪義詮更爲好語諭遣高經義將乃走越前據杣山栗屋二城叛義詮遣畠山義深山名氏冬等攻之太平記二十二年春進正二位公卿補任、足利家傳高麗承元主旨遣使上書請禁邊民往擾其邊境者義詮答以海賊所爲難速勦捕因付鎧馬綾絹等于使者遣之參取太平記、善隣國寶記是歲足利高經死義將降、太平記義詮臥病以子義滿幼冲擇其姿託以細川賴之爲執事參取太平記、細川家譜十二月病革、臨終深託賴之以輔導義滿細川家譜薨年三十八、公卿補任、太平記、尊卑分脈、足利家傳、常樂記法名瑞山道權尊卑分脈、足利系圖稱寶篋院後光嚴院贈左大臣從一位、尊卑分脈、足利系圖、足利家傳晩年居坊門第世稱坊門殿、足利家傳、難太平記義詮好和歌尊氏之喪後光嚴院贈官義詮對其使作和歌以謝詞極悲哀、後光嚴院載之新千載和歌集、太平記、尊卑分脈正

平中後光嚴院行中殿和歌會義詮與焉、太平記二子義滿滿詮滿詮從二位權大納言應永二十五年薨贈從一位左大臣、公卿補任、足利系圖、足利家傳、薩戒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八

足利義滿

足利義滿小字春王、義詮子也、（參取細川頼之記、尊卑分脈、足利家傳、）正平十六年官軍襲義詮於京師、義詮逃近江、義滿時幼、從者抱走南禪寺、僧良芳以衣被蔽匿五日、親送赤松則祐白旗城、明年還京師、（太平記、禪林諸祖傳）二十一年冬、後光嚴院授以從五位下、親書其名賜之、（足利家傳）明年冬義詮有病、義滿敍正五位下、任左馬頭、（後愚昧記）十二月義詮薨、義滿嗣立、年甫十歲、聰明有偉度、細川頼之爲管領、亦傾心輔導、諸將敬憚、（參取太平記、花營三代記、細川頼之記、）二十三年秋、足利氏滿遣兵與新田義宗脇屋義治戰越後上

野之間、義宗敗死、義治逃走、（喜連川系圖）冬拜征夷大將軍、（後愚昧記、後深心院關白記、足利家傳）二十四年楠正儀降、秋桃井直常以兵據越中松倉城、赤松氏範據攝津中島、義滿遣赤松則祐赤松光範攻之、氏範敗走、建德元年春、越中守護斯波義將與桃井直和戰獲之、直常棄松倉城而走、二年秋越中能登國兵與直常戰敗之、（花營三代記）冬西海兵起、義滿以今川貞世爲九州探題、與大內義弘俱擊之、連歲攻戰、漸就底平、（參取花營三代記、應永記、吉川家傳、）楠正儀來謁、義滿乃使正儀還河內、官軍屢往來紀伊河內攻正儀、至是義滿與細川頼之謀大擧犯吉野、召兵諸國、遣細川頼元援正儀、官軍引退、頼元屢戰有利、（參取後深心院關白記、花營三代記）是歲後光嚴院傳位於東宮、是爲後圓融院、文中二年春、義滿使細川氏春攻天野行宮、秋帝移蹕於吉野、避之、氏春與內大臣藤原隆俊戰獲之、（參取花營三代記、鳩嶺雜事記、）冬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敍

從四位下、（花營三代記、公卿補任、喜連川系圖、○系圖曰、是歲義滿親率諸將平西國、然考三代記、義滿時居京師、無西行事、故不取、）天授元年秋、令川貞世與少貳冬資戰、斬之、（花營三代記）冬、敘從三位、四年春任權大納言、造室町新第、從居焉、世稱花亭、（足利家傳）秋兼右近衛大將、五年春兼右馬寮御監、（公卿補任、足利家傳、）先是和泉土丸城將橋本正督請降、義滿因遣兵南下、屢敗官軍、尋遣山名義理山名氏清等攻拔土丸城、是春連陷紀伊藤波石垣等城、又遣諸將擊

大和十市氏、（花營三代記）會足利氏滿將作亂、謀稍漏、義滿遽追南行諸將、還備京師、（參取喜連川系圖、花營三代記、）氏滿悔而乞和、事遂寢、（喜連川系圖）夏義滿忌細川賴之有權、積成嫌隙、集兵自備、命罷還讚岐、尋將發兵擊之、適義滿意解乃寢、以斯波義將爲管領、（花營三代記、參取東寺長者補任、）六年春敘從一位、（公卿補任、花營三代記、足利家傳、○三代記、家傳、尊卑分脈並曰、天授四年敘從二位、然補任至是歲皆書從三位、故不取、）秋山名氏清與官軍戰紀伊大敗之、獲橋本民部大輔等、

又敗高野政所隅田某、取生地城、（花營三代記）弘和元年任內大臣、明年春爲左大臣、兼藏人所別當、聽牛車、爲院執事、（公卿補任、足利家傳、）山名氏清擊破官軍、（和漢合運）於是悉取河內和泉紀伊、行在裁保吉野、（花營三代記）夏後圓融院傳位於皇太子、是爲後小松天皇、（皇年代略記）三年爲淳和院奬學院別當、源氏長者、先是父我氏世爲源氏長者、至是始屬足利氏、尋準三宮、（公卿補任、參取足利家傳、皇年代略記、尊卑分脈、）冬後小松帝幸室町

第、（足利家傳）足利氏世崇禪教、至義滿益盛、始置僧錄司、造鹿苑院寶幢寺、是歲又造相國寺、令諸國守護助役、規制宏麗、當時無比、後造七層塔于寺內、（參取禪林諸祖傳、和漢合符、相國寺供養記、）元中元年辭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四年春後小松帝加元服、義滿理髮、（皇年代略記、足利家傳、）五年夏辭左大臣、（公卿補任）秋如駿河觀富士山、（東寺長者補任）獲新田氏族二人于京師斬之、（常樂記）六年春如安藝謁嚴島祠、欲躬如筑紫巡察風俗、命細川

頼之備舟到嚴島、進泊周防嚴屋、時大風連日、舟漂不得所届、義滿特乘小舸、夜至田島浦、投漁人家、翌日與頼之會、輒倶東還、嚴島詣記、和漢合符、七年春、遣兵擊土岐康行于美濃、和漢合符○明德記係六年康行請降、乃釋之、是歲遣山名氏清山名滿幸、擊山名時熙山名氏之、以其拒命也、氏清請加訓責教之自新、義滿怒曰、兵業已命行矣、依人謝罪、吾不敢赦、氏清滿幸遂往攻走之、義滿仍分時熙氏之所管國賞

之、援伯耆隱岐于滿幸、但馬于氏清、明德記八年春、罷斯波義將、更以細川頼元爲管領、召細川頼之還、輔政如故、東寺長者補任先是山名時熙山名氏之潛入京師謝罪、義滿將聽之、山名氏清山名滿幸聞而怒、冬、遂舉兵嚮京師、上下騷擾、義滿遣使諭氏清兄義理止之、不聽、義滿欲察諸將向背、夜召至古山滿藤宅、議軍事、衆或曰、國家須要無事、彼若有所訴、爲善聽之、義滿曰、彼圖天下、更何所訴、即釋之、後必復反、不如及時誅也、揣彼謂我拒之於東山比叡之險、而吾自出東寺、諸將陣内野、誘入而夾攻之、一戰可決也、一色詮範曰、東寺内野地勢阻隔、進退難制、願將軍建旗堀河、屯諸軍于内野、以待敵來、即可乘機縱擊也、敵若循河岸來、則内野諸軍分兵街路要擊、取勝必矣、且駐別軍于東寺、聞内野之戰合、追躡其後夾擊之、亦萬勝之術也、義滿從之、明日出陣於詮範堀川第、分遣細川

頼之細川頼元大内義弘赤松義則畠山基國等兵八千、陣於内野神祇官等處、今川泰範佐佐木滿高兵八百、陣於東寺、明德記醫坂士佛獻藥、問之名、曰必勝散、義滿大悅、李瓊日錄明旦山名氏清先鋒至大宮、大内義弘與戰敗之、斬其將山名義數等、聞敵大軍續進、馳還請救、義滿與之佩刀、勗其力戰、遣赤松義則助之、細川頼之畠山基國與山名滿幸戰于内野不利、義滿乃率麾下兵三千赴救、擊

走之、氏清又率兵二千入大宮、兵勢甚鋭、義滿遣一色詮範援義弘、及戰酣、乃親督麾下鼓譟而進、敵兵望義滿旗、大潰而走、詮範遂獲氏清斬之、獻其首、義滿指曰、天誅不容、卿等視謀逆者竟何如、後設法會於内野弔死事者、併祭氏清、聞者嘆異焉、明年春論功行賞、分配其所管十國、授山城于畠山基國、丹波于細川頼元、美作于赤松義則、和泉紀伊于大内義弘、但馬于山名時熙、伯耆于山名

氏之、隱岐出雲于佐佐木高詮、一色詮範功最大、以若狹今富莊租賦最多、特授之、尋遣義弘攻山名義理於紀伊、義理棄城而遁、山名滿幸亦逃走、明德記 命足利氏滿併領陸奥出羽、喜連川系圖、本書係前年誤 ○三月細川頼之死、義滿素服芒鞋竹杖、親往送喪、明德記、素服芒鞋竹杖據細川系圖、秋供養相國寺、後小松帝敕準御齋會、相國寺供養記、足利家傳、山名族既滅、無或強梗拒命者、明德記 冬、使大内義弘講和于吉野、後龜山帝許之、

應永記 乃幸京師、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續神皇正統記、東寺長者補任、應永記、 自尊氏奉立光明院、易世五主、歷五十有七年、至是南北混一矣、是歲冬、復任左大臣、明德四年秋、賜兵仗、尋辭左大臣、公卿補任 冬辭征夷大將軍、足利家傳 是歲罷細川頼元、又以斯波義將爲管領、尊卑分脈 應永元年秋相國寺火、再造之、和漢合符 冬拜太政大臣、公卿補任、足利家傳、天下稱曰公方、難太平記、尊卑分脈、二年夏帝幸室町第、足利家傳 辭太政大臣、剃髮號天山道

義、公卿補任、足利家傳、三年秋如延曆寺、儀擬御幸、足利家傳 四年因藤原公經西園寺遺址、構別莊於北山、使諸國守護助役、窮極土木、作三層閣、得板方一丈爲承塵、床壁柱戸悉金塗、斯波義將時薙髮歸佛乘、視之謂義滿曰、眞是西方極樂界、既成徙居之、使子義持居室町第、參取北山行幸記、足利家傳、臥雲日件錄、椿葉記、文祿清談、 是歲遣大内義弘於筑紫、擊少貳菊池千葉大村等平之、應永記 五年罷斯波義將、尊卑分脈 以畠山基國爲

管領、(尊卑分脈、畠山系圖、)六年冬大内義弘叛、以兵據和泉界浦、土岐詮直起于尾張、京極某起于近江、山名時清起于丹波、皆應之、義滿遣使招義弘、又命僧中津往諭義弘、不從、義滿曰、彼耀兵威三十餘年、皆我力也、如山名氏清、我既滅之、義弘雖彊、一旦叛我、何能爲也、乃親出軍男山、遣畠山基國斯波義將細川賴元、(賴元據喜連川系圖、)將兵三萬攻克之、斬義弘、遣兵擊詮直、餘黨悉潰、時足利滿兼與義弘協謀、

欲東西並舉攻京師、出陣武藏國府、宣言爲義滿聲援、七年義滿投滿兼以足利莊、滿兼乃罷兵、(喜連川系圖、參取應永記、)八年先是義滿遣僧祖阿商人肥富于明國通好、文中中明主三遣僧來求通商交市、且請禁姦民擾邊、自是信使不絶、(善隣國寶記、)十二年罷畠山基國、以斯波義重爲管領、(尊卑分脈、)十五年春帝幸北山別墅、義滿著衲衣、手念珠、攜幼子義嗣出迎、義嗣班關白藤原經嗣上、(參取北山行幸記、足利家傳、椿葉記、)五月

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足利家傳、鹿苑院殿薨葬記、)詔贈號太上皇、義持辭不受、(尊卑分脈、)尊氏義詮爲治寛不戢下、諸功臣驕恣、動輒叛亂、義滿襲職、脩飾軍政、紀綱大振、山名大内二族相繼誅滅、倔彊之徒悉屏息焉、(參取太平記、應永記、明德記、細川賴之記、喜連川系圖、難太平記、)義滿以戊戌生、人謂其本命字偕從戈、所以武能靖亂也、自甫嗣細川賴之多薦老成士、如斯波義將常隨事諷諭、多所矯拂、其定禍亂廣土疆、以隆足利氏之業者、

左右匡正之功最爲多矣、然中歳驕侈、行多不法、政令任意、諸將亦懷怨焉、(臥雲日件錄、日工集、難太平記、)尊氏之時、凡行事沿用源賴朝制、至義滿其法益備云、(花營三代記、梅松論、)子義持嗣、次義嗣、次義教、次僧周喜、次義承、義昭、法尊、持圓、尊滿、亦皆爲僧、(足利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族一

源範賴

源義經　伊勢義盛　佐藤繼信　忠信

源範賴稱蒲冠者、玉海、東鑑、○按尊卑分脈範賴母遠江池田驛妓、生

範賴于蒲生御廚、因稱蒲生冠者、然本書皆書蒲殿、而無書蒲生者、蓋省語也、然他書無所考、左馬頭義朝第六子也、尊卑分脈幼而爲藤原
範季所養、及兄賴朝起兵、往而歸焉、治承五
年援小山朝政擊志田義廣於下野、東鑑壽永
二年源義仲反、明年正月賴朝使範賴義經
將兵六萬以討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範賴帥三萬
五千、由海道進擊、義仲使今井兼平撤勢多
橋拒守、範賴使稻毛重成榛谷重朝等濟供
御瀨、大戰國分寺前、斬敵將山本義弘、○本書作

方等義弘、東鑑爲山本義經子、今從之、按東鑑或作三郎先生義廣、然義廣之死在是歲五月、故今定爲山本義弘、兼平敗走、源平盛衰記範賴進入京
師、義經破宇治、兩軍合勢攻殺義仲於粟津、
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月將兵五萬六千餘赴
一谷、取路播磨、進陣昆陽野、源平盛衰記、兵數據東鑑、與
義經約期以七日、五日義經襲平資盛三草
營破之、七日範賴向城東門生田森河原高
直與弟盛直踰柵戰死、諸將繼進接戰、義經
別使土肥實平向西門、自率精銳從鵯越進、

放火燒之、城中潰亂、範賴等自東西門夾擊、
平氏不能支、奉養和帝泛海、日中城陷、敵衆
逃散、範賴追之、義經實平合兵擊之海濱、獲
其將越前守平通盛、薩摩守平忠度、備中守
平師盛、武藏守平知章、皇后宮亮平經正、若
狹守平經俊、散位平業盛、散位平敦盛、越中
前司平盛俊等首級一千餘、虜左近衛中將
平重衡、○東鑑載教經、誤、說見教經傳、溺海被創者、不可勝
計、振旅而還、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六月敘從五位

下、尊卑分脈任參河守、東鑑、源平盛衰記、賴朝置酒慰勞、八月賴朝再命範賴討平氏於西海、設宴餞焉、賜以所愛馬幷甲一領、從軍將士亦各賜馬、及發賴朝觀其軍容于稻瀨川上、範賴先入京師、賜追討官符、東鑑九月帥足利義兼北條義時等兵三萬餘、至播磨室津、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爲十萬餘、按本書及盛衰記竝云、範賴不以進討爲意、召室高砂娼妓、宴樂度日、費官物、擾人民、逗留以至十二月者誤、十月至安藝、賞將士功、○源平盛衰記、是月範賴經備前備中安藝周防、至長門、將攻引島、然以不知門司赤間地勢、

使緒方惟能爲先鋒、遣使言情、惟能乃以船五百餘艘來迎、範賴遂往豐後、今據本書、範賴之往豐後、實在明年正月、故不取、時範賴軍中糧食乏絕、戰艦不給、士卒思東歸、範賴患之、十一月遣使鎌倉告狀、賴朝報書曰、筑紫州郡何患不附、卿宜安緝綏撫、和協衆心、靜以鎮物、勿左右耳語以生猜疑、使筑紫兵當敵鋒、坂東兵爲之羽翼、敵勢雖弱、勿輕易之、先帝太后及二位尼勿敢侵陵、謹護送之、令二位尼知我心、則奉帝而來、亦未可知也、夫帝王之尊、誰得

干犯、嚮者義仲刃二皇子以取滅亡、平氏殺高倉宮、亦隨敗亡、須以此意懇諭將士、宗盛素怯而畏死、當生致之、兵多路遠、糧食乏絕、理或然矣、比至二月、當運糧船以給之、十二月佐佐木盛綱擊平行盛於備前兒島敗之、時平宗盛據屋島、遣兵狗西海州郡、平知盛軍長門引島、文治元年正月範賴將赴西海、自周防至赤間關、以乏船糧、頓軍不進、將士思歸益甚、乃還周防、豐後人臼杵惟隆緒方

惟能素欲應源氏、而範賴亦遣人求船、於是惟隆等發戰艦八十餘艘來迎、周防人木上七遠隆亦餽糧、範賴乃與千葉常胤謀曰、周防樞要之地、留守事重、不可不選而任之、常胤曰、三浦義澄勇敢多兵、則其人也、範賴從之、乃至豐後、二月擊原田種直於葦屋浦破之、先是賴朝聞範賴在周防、指授方略曰、遣土肥實平梶原景時招徠西海兵、彼應則赴之、不應則直赴南海擊平氏、愼勿與鎭西構

兵、適範賴亦再遣使告其匱乏、至是賴朝答範賴書曰、舟糧之須、我別有處置、子雖困姑待之、平氏以羇旅之軍、而猶能給資糧、子爲追討使、無功而還、何面目復見人哉、東鑑熊野別當湛增帥舟師來屬義經、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範賴聞之、致書鎌倉曰、範賴移軍豐後、以饜平氏、然國民逃亡、無所徵糧、如和田、工藤等將士、皆欲東歸、願賜教喩、如聞湛增以義經議承追討之任、既至讃岐、又將入九國、夫四

國事義經統之、九國事範賴領之、果如所聞、則匪啻範賴之羞、且示我軍無人、願將軍察焉、賴朝報以湛增事非實、復與北條義時、中原親能、工藤祐經等十二人書、慰勉將士、尋以戰艦三十二艘、運糧于西海、義經攻屋島、平氏逃于海上、然以範賴在豐後、不得西、三月義經大戰于壇浦、盡滅平氏、以俘獲還京師、範賴猶留豐後、拊循筑紫九國、九月還京師、壽永之亂、平氏取鵜丸劒而奔、範賴得之

於鎭西、以獻法皇、○按、保元物語、上皇賜鵜丸於源爲義、而平氏取之於法住寺殿、不詳其何由、尋至鎌倉、東鑑時賴朝與義經生隙、陰使土佐房昌俊圖之、昌俊反爲義經所殺、乃使範賴討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範賴不忍討固辭之、賴朝不聽、範賴不獲已從之、平家物語、見賴朝辭別、賴朝謂曰、罷矣、我於卿亦不能深信、卿亦繼九郎爲二舞者也、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範賴懼不能自措、屢奉誓書、陳無異志、源平盛衰記、初義經在西海、恃功專軍政、賴朝積不能平、

範賴能遵約束、每事諮稟鎌倉、以故頗見親愛、然將領之任、終不能無猜忌、建久四年五月賴朝獵于富士野、曾我祐成及弟時致夜入行館、殺父讎工藤祐經、營中騷擾、東鑑鎌倉訛言、將軍遇害、賴朝妻北條氏大驚悲、範賴慰諭曰、範賴在、假有大變、勿以爲憂、賴朝聞其言深惡之、保暦間記、八月聞範賴有異圖、推問其狀、範賴又作誓書、就大江廣元陳情、賴朝自讀誓書、見其書源範賴、怒曰、範賴謂於我

有骨肉之分乎、何得妄稱源姓、乃使廣元讓其使重能、〇重能姓闕 重能曰、參州實故左馬頭殿之子、而幕下之弟也、嚮者參州爲追討使赴西海、幕下以弟聞于朝廷、既載之官符、豈僭冒乎哉、廣元以白、賴朝不復出言、重能還告、範賴大懼、未幾賴朝夜聞牀下有人氣息、潛召結城朝光等搜索、捕得一人、推問乃範賴所養勇士當麻太郎也、陳曰、頃者參州屢奉誓書、未得申理、日夜憂懼、故臣欲聞左右

之議、遂至于此、固非有異謀也、考鞫數次、竟無異辭、逮問範賴、固陳不知、賴朝命工藤宗茂宇佐美祐茂、逐範賴於伊豆、東鑑 拘置修禪寺、八坂本平家物語 其臣橘太左衞門、江瀧口、梓刑部等繕兵據濱館、賴朝遣結城朝光梶原景時仁田忠常等誅之、東鑑 景時勸殺範賴、乃遣景時及子景季景高率騎五百、攻範賴於修禪寺、事出不意、範賴不及擐甲、彎弓射之、殺傷頗多、既而矢盡、放火自屠而死、景時獲首

於灰燼中、八坂本平家物語 二子範圓源昭、共爲僧、範圓娶安達盛長女、生爲賴、爲賴依外家傳其領邑、居武藏吉見、稱吉見二郎、子義春稱太郎、永仁四年三月謀起兵、爲北條貞時所殺、子義世稱孫太郎、尊卑分脈 亦以十一月見殺、保暦間記、〇本書以義世爲範賴玄孫賴氏子、然據尊卑分脈及吉見系圖、賴氏範賴曾孫、而義春弟也、故不取、按將軍執權次第以義世之死爲永仁五年五月、 子尊賴仕吉野行宮、爲中務大輔、尊卑分脈

源義經小字牛若、左馬頭義朝第九子也、尊卑分脈〇東鑑爲第六子誤、按本書義朝生九男、其八男往往出諸實錄、獨四男義門無所見、蓋以早世無事跡也、或曰、義經實第八子、宜稱八郎、而稱九郎者、避叔父爲朝之稱也、然是野史所傳不足信、姑附于此、 爲人軀幹短小、白晳反齒、神彩秀發、趫捷軼人、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 母曰常磐、

舊仕近衞藤原皇后、初后入内也、其父藤原伊通妙選侍御、常磐最有姿色、後歸義朝產三子、長今若、次乙若、次卽牛若也、以平治元年生、是歲義朝黨藤原信賴敗死、常磐攜三兒逃匿大和龍門里、平清盛搜索不得、乃收

常磐母、常磐聞之、自抵六波羅、嗚咽陳情、請與兒同就刑、赦其母、清盛憐之、且悅其容色、欲併宥三兒死、親族皆爭不可、清盛曰、業已赦兄賴朝、今免其長者而殺其幼、甚亡謂也、遂宥其死、納常磐而私之、生一女而寵衰、出嫁大藏卿藤原長成、使令若乙若爲僧、以牛若付鞍馬寺僧覺日、（○平家物語劒卷、覺日作圓乘）改名遮那王、年甫十一、閱諸家之譜、慨然以爲我世將種、覆墜至此、必當翦滅平氏、以雪父祖之

恥、於是晝讀書策、夜習武技、覺日勸之剃度、不肯曰、二兄爲僧、我之所恥、何倣之爲、覺日數勸之、則竊謂曰、如強之、我將刺刃師腹、常磐居常憂懼、無柰之何、遮那王常欲往陸奧依藤原秀衡、藉其資以成宿志、而道路遼邈、無與俱者、時有金商吉次者、（○平家物語劒卷、吉次作五條橘次末春）往來陸奧、每至京師、詣鞍馬寺、遮那王因密語曰、汝往奧、以我行、我至奧、必當重酬、吉次曰、奉君而行、事不難也、第恐取大衆怒、

遮那王笑曰、失是驕兒、亦無所苦、譬如夏月棄屍、人竊之去、誰復追之、吉次乃諾、又有下總人深栖賴重、源賴政從子也、至鞍馬遮那王就而相見、與之款曲、三人相約、承安四年三月、遂俱赴關東、行至近江鏡宿、自加元服、更名義經、稱源九郎、時年十六、（○平治物語、賴重賴政從子、據尊卑分脈、）抵下總、居之數月、會有盜盜馬、土人迫措之、盜健甚、靠樹自捍、衆不能捕、圍而守之、義經赤手縛之、又羣盜入民家、義經赴之、

立斬四人、餘被創迸散、賴重雖服其勇、而懼平氏聞之、頗戒之、（○京師本平治物語）義經乃趣陸奧、（○按源平盛衰記曰、義經將趣陸奧、路經上野、投伊勢義盛家、借其奴僕致書賴朝、及得報乃至鎌倉、據東鑑此說誤、故不取、）吉次告之秀衡、秀衡邀於平泉館、厚遇之、義經乞金秀衡、以與吉次、餞前約、（○平治物語）治承四年、兄賴朝起兵、義經聞欲趣之、秀衡觀望時勢、留而不遣、義經潛出平泉館、秀衡遺壯士佐藤繼信及弟忠信追而從之、十月、賴朝破平氏於富士川、陣于黃瀨

川、義經率二十餘騎詣營、部將土肥實平等怪而不爲通、賴朝問知其年齡、曰、是必奥州九郎也、速召入幕、實平導之執謁、賴朝相見大喜曰、昔者八幡殿討清原武衡、新羅三郎在宿衛、請解官赴軍、不許、掛弦袋于本陣、間行抵陸奥、八幡殿喜以爲故將軍再生、今吾遇子于此、亦猶見頭殿之顏也、相俱感泣、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曰、賴朝舉兵、義經將赴之、時白河關已閉、託浴温泉、率百騎許、取途那須山中、而見賴朝於大庭野、今不取、壽永二年七月、平氏奉養和帝奔西海、從兄義仲先入京師、矜功驕騺、縱士卒擾京師、上下厭苦、賴朝遣義經及齋院次官中原親義率騎兵監送租稅入京師、義仲疑懼、欲迎拒之、法皇敕諭保無他、玉海、十一月義仲反、時義經在熱田、院北面橋公朝等往而告狀、先是義經遣使鎌倉告變、駐軍竢報、至此復令公朝往、三年正月、賴朝發兵六萬、令範賴義經討義仲、範賴由勢多、義經由宇治、分路入京師、義經兵無慮二

萬五千餘、自鈴鹿山進至伊賀、義經召土人問路、土人曰、自青田山至首落瀑、是爲捷徑、復問無別路乎、曰有之、過長田里、經花園村、至射手神社傍笠置、亦可也、義經曰、青田首落、於行師之路、地名不吉、○按青田與箯輿訓讀同、箯輿載傷夷之人、故云爾、乃由射手社前進、義仲聞之、使根井幸親楯親忠等率三百餘騎撤宇治橋拒守、義經軍至河上、而盧舍鱗次、不便布陣、先令居民擧其資財、乃縱火燒之、河上構高櫓、身在櫓上俯臨四方、號令將士、執筆呼曰、先衆者、勇鬪者、悉注報之、鎌倉士氣爲之百倍、奮躍思效、義經號令軍中、時諸部喧嘩、號令不可辨、乃取平等院法鼓擊之、軍士皆屬耳、於是令曰、臨難立功、正在今日、見兵二萬餘、必有善泅者、先涉以測淺深、敵之控弦四五百、攢鏃岸上、比涉必射、汝等壯士上橋架禦之、勿使射泅者、於是平山季重、佐佐木定綱、澀谷重助、熊谷直實及子直家上橋架頻射之、

殺傷頗多、佐佐木高綱梶原景季由橘小島單騎先濟、畠山重忠率五百騎傍橋而濟、與幸親等戰破之、義經曰、大將進戰不可由偏裨轍、乃易道至橘小島、令曰、流雖迅而水淺、汝從此涉、先衆而進、兵士繼濟、追北至京師、（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禁兵士毫無所侵掠、（玉海）義仲敗走、時法皇在大膳大夫大江業忠六條第、義經帥重忠高綱等詣六條、業忠登垣望之、以爲義仲復至、驚呼聲顫、宮中男女怖畏失

色、業忠又報曰、視其旗幟非義仲、必是東兵、既而義經下馬曰、臣是源賴朝弟義經、新破賊兵來護此宮、請速開門、業忠不勝喜墜垣傷腰、委頓奏之、法皇大悅、御中門觀之、令出羽守藤原定長勞之、問義經已下姓名本貫年齡、嘆曰、眞英士也、乃敕義經宿衞宮中、分兵逐義仲、義仲遁至粟津、與範賴戰敗死、（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是月平氏自屋島遷據一谷城、衆十餘萬、山陽南海十四州又屬之、聲勢甚

幟、法皇使範賴義經討之、敕曰、神璽寶劍內侍所神代之祕寶、百王鎭護之重器也、汝等謹迎以奉還、（源平盛衰記）範賴義經將討平氏於一谷、先刻攻期、以二月四日淸盛小祥、五日六日兵忌、定爲七日、（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十九日範賴帥五萬餘騎自播磨路赴一谷、義經率二萬餘騎自丹波路兼程會之、範賴陣昆陽野、義經陣三草山東、敵將平資盛平有盛等率七千餘騎逆之山西、相距三里許、（參取東鑑、

源平盛衰記）二月五日義經謂土肥實平曰、今夜襲敵孰與竢明旦、實平未及對、田代信綱進曰、我軍衆盛、敵謂我不欲夜戰、而脫甲休息、今掩其不虞、何憂不克、實平亦贊成其議、義經曰、卿言正合吾意、吾特欲盡衆議耳、乃勒衆赴敵、夜黑路嶮、士馬不能進、義經呼武藏坊辨慶曰、擧汝大炬、衆未解其意、辨慶卽馳縱火所在民舍、路明如晝、夜半至西麓、譁譟襲擊、資盛等狼狽棄器仗走、斬首一百八十

級、○平家物語作五百級六日使信綱實平別將七千騎攻一谷城西門、自帥熊谷直實、平山季重、片岡爲春、佐原義連、後藤實基、佐藤繼信及忠信、江田源三、熊井太郎、伊勢義盛、源八廣綱、辨慶以下精鋭三千騎、登鉢伏峯、進至蟻戶、日既暮、徑路嶮惡、不能前、乃使辨慶訪求鄉導、辨慶遥認火光、趣之、見翁媼相對而坐、命翁鄉導、翁曰、吾住此山、射獵爲生、諳熟攝丹山岳、今老矣、不可用、有兒頗健、堪充驅役、

辨慶乃拉其子歸、見義經、以其所居山名鷲尾、命名鷲尾經春、賜之刀馬甲胄、問路險易、經春曰、此處名鵯越、山中第一絶險也、上七八段、石礫沙地、草木不生、下五六段、峭壁巉然、非人馬所能過、義經曰、麋鹿亦不得過乎、曰、唯鹿過之、義經又問崖下設陷阱敷蒺藜乎、經春曰、敵恃險、未聞設此備、於是義經令將士曰、鹿有四足、馬又四足、其所異者鬣之有無與蹄之圓拆耳、西國馬我不之知、如東國則鹿之所過、馬亦能行、乃使經春爲前引、○按平家物語、會日暮、暫駐軍於山中、辨慶擒一老翁至、義經曰、何人、曰此山獵者也、義經悅問攻路、且欲以爲鄉導、翁辭以老羸、而自舉其子熊王、年十八歲、義經即命東髮、賜名、因言曰、汝父稱鷲尾莊司武久、汝宜稱鷲尾三郎義久、時天未曙、暫休山中、實平已向西門、範賴攻東門、七日義經侵晨將下鵯越、先下鞍馬數匹試之、或傷或無恙、義經視之曰、使馬自下猶如是、騎者加意、何處墮傷、凡馳馬險惡、有四術、而其要專在於心、汝等以我騎爲準、先衆而進、衆皆魚

貫而下、無一人傷損、於是整兵揚旗、大呼直衝、時敵專禦東西二門、城後恃險不設備、及義經至、驚潰失度、自相殺傷、義經乃放火、敵營風怒火熾、煙塵晦冥、城兵大擾、東西門不守、範賴實平兵攻入城中、宗盛奉養和帝泛海遁去、餘衆潰奔、追擊之於海濱、斬首二千餘級、斬其將越前守平通盛等十人、本書爲九人、今從玉海、虜平重衡、其他俘獲溺死、不可勝計、九日凱旋、本書作十日、今從東鑑、範賴義經請梟所獲首

級於京師、法皇會公卿議之、咸曰、古無戮公卿徇於路者、況平氏先朝戚勳、不可徇也、義經復奏曰、先臣義朝屬保元之亂、盡力王室、後爲藤原信賴所誣誘、遂伏天誅、徇其首而梟之、平氏昔列卿相奉朝家、今爲逆臣伏罪戮、與臣先人輕重何如、臣等欽奉敕旨、奮不顧身者、欲耀皇威、且雪父祖之恥耳、而所請不允、後來何以得殲朝敵、法皇不得已許之、源平盛衰記○玉海云、範賴義經奏源義仲之死徇之路、令不徇平氏、甚無謂也、廷議云、公卿之首、不宜徇路、而平氏之罪、與義仲不同、況於先朝勳戚乎、而不詳其結局、今無所考、八月以義經任左衛門少尉、補檢非違使、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山槐記、東鑑、義經嘗就賴朝請廷奏補一官、賴朝惡義經在軍自專、抑而不奏、先奏範賴爲參河守、及義經拜官、馳使告之、賴朝自陳朝廷所賜、不可以辭、賴朝疑其自請、益不悅、東鑑、是月平信兼聚平氏餘黨、據伊勢瀧野、源平盛衰記　時信兼三子兼衡信衡兼時匿在京師、義經召而殺之、山槐記、東鑑、因遣兵擊信兼

滅之、源平盛衰記　九月義經敘從五位下、檢非違使如故、東鑑、山槐記、　尋聽院昇殿、東鑑、源平盛衰記、　文治元年正月、義經請討平氏、廷議或謂平氏餘黨尚在京師、潛謀不軌、宜留義經警衛、遣其將佐於四國、義經又奏曰、若追討稽緩及二三月、西海軍食不支、範賴引還京師、則太宰府管内兵士稍屬平氏、討伐益難、法皇遂許之、吉記　義經將發、奏法皇曰、平氏西奔、于今三年、寇掠郡國、虐使人民、不可不亟除之、臣不滅此賊、不生入皇都、帥兵將由南海道、源平盛衰記○按本書云、兵十萬餘騎、而長門本平家物語曰、判官兵六千餘騎、駕舟百五十艘、蓋不止於此、然本書所言甚多、疑夸誕、東鑑屋島之戰下方云、梶原景時以下東士、以百四十餘艘到屋島、亦無兵數、故不取、　治舟師於渡邊福島、將佐多東國人、不習水鬬、羣議嗷嗷、梶原景時以監軍事從、欲設逆櫓於船、義經問何謂逆櫓、景時曰、艫設櫓、謂之逆櫓、陸戰騎馬、進退從意、如舟師則不然、進易退難、今所以設逆櫓者、敵堅則以艫退、敵撓則以舳進、平家物語　義經

曰、凡臨戰者主將勇銳勵衆、衆猶欲退、況未戰而預設逃計、何以得利、景時曰、知進而不知退、是謂豕武者、所以取危、將軍年少氣盛、故如是邪、義經作色曰、我不自知、豕邪鹿邪、我惟以奮戰殄敵爲快、赴敵者期以必死、若愛軀命則不如不臨軍、卿若受大將之任、雖設逆櫓千百可也、我則不敢、景時由是怨義經、（源平盛衰記）二月十六日、義經將赴屋島、法皇以爲義經離畿甸、京師益空虛、遣親臣大藏

卿高階泰經說而留之、（玉海）泰經就旅次語曰、我不曉兵法、然爲足下一言、大將宜持重、總衆如先鋒命之偏裨可也、義經曰、吾有志願、先士卒而隕命則足矣、（東鑑）時南風暴發、兩日不歇、船艦多破、乃駐軍繕修、至夜天返風、風益烈、義經曰發舟、舟子請竢風定、義經曰、風雖急順也、若風靜海平、則敵必警備、今襲其不意、必捷矣、因令曰、舟子不聽命者殺之、伊勢義盛等注矢脅舟子、舟子大讋、乃發船、所

從唯田代信綱等舟五艘、兵纔百五十騎、義經令曰、獨篝火於我舟、自餘不用、恐使敵知我兵多寡、舟駛如飛、常行三日程、自丑至卯、遂抵阿波尼子浦、（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按、平家物語云、義經十六日發渡邊、明旦至阿波、玉海二月二十七日條及三月四日條皆同之、而盛衰記云、義經二月十七日解纜、明日至阿波尼子浦、又云、二月十七日義經戰阿波勝浦、一書矛盾、東鑑二月十六日條云、義經解纜、十八日條云、昨日義經將發渡邊、而大風暴作、至丑時發舟、卯時至勝浦、亦一書矛盾、諸書岐互、無所取決、然據東鑑三月八日義經遣使報鎌倉之文、則爲十七日發、卯時至勝浦者、蓋爲得其實、故今姑從東鑑、）義經

望見海岸旗幟皆赤、謂從士曰、敵已備矣、卿等治裝、船中馬足縮立、直上岸恐難、急用宜先使馬下船而游、衆皆從之、義經先衆上岸、督士卒力戰、虜其守將櫻間良連、進抵一寨、襲守將櫻間良遠、（○東鑑爲櫻庭介）良遠棄寨走、乃召土人問地名、對曰勝浦、義經悅曰、是吉兆也、軍必大有利、踊躍而進、路見甲士一百餘來、皆無旗幟、義經以爲敵軍出奇、使伊勢義盛馳問、義盛與其將俱來、義經問曰、汝爲誰、

曰、臣是州人近藤親家也、比年天下擾亂、未知所屬、竊聞義旗向本州而來、願在麾下充驅役、義經用之爲鄕導、破田口成直兵于勝宮、郎夜進兵至中山、（〇平家物語作大坂越）會有一卒齎書過、義經問曰、子往何處、曰自京師趣屋島、又問所齎何人書、匿而不告、義經紿曰、我是阿波人、應徵趣屋島、聞九郎判官艤淀河尻、旦暮將犯屋島内裏、子自京師來、必觀其軍兵衆有幾、卒不知爲義經、告以實曰、所齎六條攝政北政所寄屋島内府書也、義經曰、書言何事、曰安得知之、但囑云九郎判官已發京師、九郎鋭將也、木曾之勇猛如鬼神、一戰殪之、兇威可畏、公能修壘壁、聚徒衆備之、意書詞亦然、我嚮過淀川尻、兵如連雲、君速趣屋島、義經又問曰、子始赴屋島乎、曰政所内府妹也、平氏西奔後、每報京師消息、我屢爲其使、曰然則子審屋島形勢、我聞其地有要害、實然否、（源平盛衰記）曰城下潮盈則非舟不能至、潮退則水纔及馬腹耳、其險不足恃、（長門本平家物語）義經乃奪其書、縛卒於樹而去、明旦進至屋島、放火牟禮高松民家、宗盛留兵禦之、奉養和帝及女院泛海、義經薄城、城兵防戰、義經曰、敵衆我寡、利在於縱火城外、一面進攻、令兵士燒民屋、時西風甚急、火延及城、煙焰漲天、城兵駭走、爭登船、義經與重忠等六騎追之、兵衆踵至、勢倍奮、敵植畫日扇于船首、出美姝麾以示之、船離岸七段許、義經謂重忠曰、是敵誘我也、卿爲我射之、重忠辭、乃以奈須餘一宗隆對、義經更命宗隆、時風起船颭、宗隆持滿待定、兩軍休戰注目、宗隆一發斷其柄、海陸翕然嗟賞、讙呼之聲不已、既而平氏進船叢射、我兵奮戰當之、敵軍稍退、諸將乘勝竝驅入海、時義經數易裝、不著鮮甲、令人不得識別、而上總景清等注目義經、欲相搏、越中盛嗣欲以長鉤鉤義經、義經揮刀禦之、誤墜所執弓、將收之、敵益迫、從騎

連呼曰、將軍舍弓、義經右手捍蔽、左手挑弓而收之、將佐皆曰、將軍柰何爲一弓輕不貲之軀、源平盛衰記義經曰、吾何爲愛弓、令我弓如叔父爲朝所執、則故遺以示敵、亦可、我弓弱、遺之受侮、是我所以冒危而取也、將佐歎服、平家物語宗盛令平教經狙擊義經、教經能挽強弓、帥勇士三十餘人、上陸挑戰、義經使土肥實平畠山重忠等當之、麾下銳兵多中箭死、是夜義經陣牟禮高松、敵軍陣屋島城遺址、

相距里許、翊旦義經率壯士七八十騎迫營力戰、平氏遂逃于志度浦、義經追擊之、又逃于筑前箱崎、州人拒不內、遷舟壇浦赤間等海上、熊野別當湛增帥軍艦二百來屬義經、河野通信亦率其徒歸附、於是南海道略平、唯田口成良以阿波屬平氏、先是成良子成直率三千騎擊通信於伊豫、義經命伊勢義盛誘降之、義盛以成直歸志度、義經使成直手書勸成良降、成良通款於義經、於是阿波兵士皆降、源平盛衰記二十二日、梶原景時以下舟師悉至、東鑑、源平盛衰記景時請爲先鋒、義經曰、我不在則可、我豈後於卿乎、景時曰、公是大將軍、不可與偏裨爭先、義經曰、所謂大將軍鎌倉殿也、我是軍奉行也、初與卿等不異、平家物語嚮一谷之役、侵鵯越之險、破十萬衆於瞬息、及發渡邊、諸將皆畏風濤而不從、我率五艘舟兵、直至屋島、頃刻攻陷壘壁、今敵垂亡、可使卿爲先鋒乎、我當先諸將決一戰、爲鎌

倉殿致報效、長門本平家物語景時辭語曰、是人非將帥之器、義經大怒、將手刃之、三浦義澄土肥實平等遮隔其間、極言切諫、義經抑怒而止、平家物語三月二十四日黎明、義經浮戰艦八百餘艘、進攻平氏於海上、山峨秀遠及菊池隆直原田種直帥五百餘艘連射、我兵少沮、時空中有氣如白旗、見我舟上、又有二白鳩飛集旗竿、義經以爲神貺、盥漱拜之、兵士皆悅、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義經勵衆血戰、田口成

良竊使人告義經曰、乘御船者皆賤卒、貴族悉在戰艦、義經進兵蹙之、成良帥三百餘艘應之、敵軍大敗、兵士乘勝亂入敵船、(源平盛衰記)於是二位尼與按察局挾神璽寶劍、抱帝投海死、母后亦繼而投、渡邊眤以長鉤鉤之、大納言典侍謂眤曰、是女院也、爾等慎之、眤奉送之義經船、典侍乃持內侍所唐櫃將入海、兵士入船止之、神璽亦浮出、片岡經春收之、(東鑑、平家物語)平氏闔族沒海而死、虜宗盛及子清

宗能宗、其餘平時忠及子時實、平信基、藤原尹明、源則清、源季貞、平繼景、後藤信康、矢野家村、攝津判官盛澄、宮人帥典侍、大納言典侍、帥局、僧全眞、忠快、能圓、行明等、菊池隆直、原田種直皆降、(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諸書或有名而姓闕、今據諸家系圖、)西海平定、義經乃奏捷京師、法皇大悅、(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遣使慰勞、(東鑑、)四月義經奉神器及太后二宮、以宗盛已下生虜歸、朝野靡然咸稱其功、賴朝陰惡之、初賴朝遣範賴義

經將兵西上、欲試其態度、使執熱奉盥、範賴不能執、義經進竟沃、神色自若、賴朝意憚之、(源平盛衰記)既而範賴督九州軍事、賴朝使千葉常胤、和田義盛監之、義經督四國軍事、梶原景時監之、範賴每事諮決於常胤、義盛、義經每卻景時議而自專、景時稸忿、竊告義經矜功擅威、將士各懷危懼、賴朝怒、乃與書於景時及田代信綱、密令將士勿稟義經號令、義經遣龜井六郎於鎌倉、送誓書陳無異志、賴

朝卻之、(東鑑)五月義經自押送宗盛以下生虜於鎌倉、行至尾張內海、使宗盛父子下馬七匝義朝墓、拜泣過之、(八坂本平家物語)義經先遣使報明日將入鎌倉、賴朝使北條時政至酒匂驛受俘獲、義經不得入府、留腰越驛、(東鑑)景時告賴朝曰、嚮一谷之役、虜平重衡、其餘生獲在蒲殿、判官怒曰、今蒲殿因人成事、何得率俘獲、殆至紛爭、臣與土肥實平調息得釋、臣視判官殿之舉措、終非立人下風者、賴朝聞

之、頗有戒心、（平家物語）於是義經作狀、依大江廣元陳情、賴朝遂不見、（東鑑、平家物語、○按長門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並云、義經入鎌倉見賴朝、賴朝不假辭色、蓋誤矣、）六月又令監俘獲歸京師、義經大失望、怏怏而去、賴朝聞其頗出怨言、收采地二十四所、（東鑑）八月任伊豫守、兼院廄別當、賴朝置地頭於伊豫、令不得領國務、（參取玉海、源平盛衰記、）時叔父行家與賴朝不協、賴朝欲除之、行家匿居京師、與義經密相往來、九月賴朝使梶原景季於京師、至義經

第、面傳命、擊行家、且詗其形迹、適義經病不見、閒一兩日面之、景季悉言其意、義經曰、縱雖強竊犯人、義經當自逮捕、況行家乎、此非偏裨可得而制者、我待病愈、徐圖之、卿宜以此意歸報、賴朝聞其報益怒、謂黨行家無疑、景時從而構成、（東鑑）壇浦之戰、建禮門院在義經舟、賴朝疑與之姦、初賴朝以河越重賴女配義經、而義經又納平時忠女、且其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皆非賴朝之意、至是怨隙

滋甚、銳意除之、賴朝謂重忠等曰、義經累立大功、威名顯赫、而其任官敍爵、以弟先兄、勢殆將凌駕於我焉、孰往擊之者、諸將默無敢對、賴朝乃命土佐房昌俊往京師、密圖之、（源平盛衰記）時關東將士嘗有怨於賴朝者、往往密通意於義經、而賴朝恃勢漸陵侮朝廷、大失法皇之意、義經揣知之、嘗有所密奏、法皇多許可之、（參取東鑑、玉海、）至是義經詣法皇宮奏曰、前備前守行家與賴朝有隙、以故欲除之、行家

亦將起兵、臣欲釋之不得、臣亦爲賴朝所忌惡、如聞賴朝謀加兵於臣、臣是以與行家合、臣嚮代賴朝奉敕討賊、奮不顧身、遂立大功、而賴朝處臣如是、臣知不免、當赴洲股決死於一箭耳、願賜宣旨討賴朝、法皇敕曰、爾宜務開諭行家、勿令生事、義經又奏所請不許、願獲赴鎭西、法皇慮其移動乘輿、命大臣議之、（參取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既而昌俊至京師、不謁義經、義經頗疑之、使使召之、昌俊卽至、義經曰、

卿有何事故來、昌俊佯云、昌俊舊柰良僧、有詣七大寺之宿願、故來、義經哂曰、汝非詣七大寺者、奉二位之命來圖余也、今我欲拘汝、然汝家兄之使、我不欲先汝、是以不敢、昌俊固陳無之、自書誓詞、焚而飲之、源平盛衰記 其夜昌俊率兒玉黨六十餘騎、襲六條堀河館、會帳下出遊不在、兵在者止七騎、義經卽開門突出、縱橫奮擊、敵兵披靡、既而帳下稍來集、行家亦來救、參取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 昌俊敗走匿鞍

馬山、山僧嘗與義經有好、以故搜索、縛送於義經、義經責曰、汝背誓詞、何蒙神罰之速、昌俊曰、我唯奉二位家之命、何神罰之有、罵詈不已、義經批其頰、昌俊神色不變曰、此面非我面、二位家面也、義經壯其言、意欲活之、曰汝欲還鎌倉乎、昌俊曰、我自發鎌倉、不期生還、今不幸爲囚虜、以遄死爲榮、亟斬、義經遂殺之、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 謂左右曰、人爲其主者宜如是、兵士皆嗟賞之、源平盛衰記 義經遂與行

家苦請宣旨、法皇不得已許之、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 初賴朝以安達清經屬義經曰、是雖賤隸有才幹、卿用之、其實則間者也、及昌俊敗、清經奔鎌倉而報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於是賴朝親將諸將擊行家義經、進兵至黃瀨川、東鑑 義經將避於鎭西、就高階泰經奏法皇曰、臣今留禦東兵則騷擾京師、是以暫避之於鎭西、願賜院宣以視九州人、法皇又許之、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十一月三日與行家及平時實異父弟侍

從藤原良成、女壻右衛門尉源有綱等、遂如鎭西、賴朝聞義經已離京師、還于鎌倉、東鑑 義經宿衛京師、專以循謹奉上、威恩兼行、士民稱之、及去京師、人皆惜焉、源平盛衰記 往至攝津河尻、州人多田行綱等帥兵要之、義經擊破之、進至大物浦發船、會大風暴起、舟船漂蕩、與行家相失、所從者有綱及堀景光辨慶妾靜而已、源平盛衰記、參取玉海東鑑、 法皇懼賴朝之憤、令美作國司討行家義經、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源 官符以

義經名嫌於右大臣藤原兼實子良經、改爲義行、又改義顯、所在逮捕、玉海、東鑑、義經不得赴西海、走于大和、匿吉野山、執行覺範覺之、率惡僧搜索、東鑑、八坂本平家物語、義經留五日、遂走多武峯、投十字坊、主僧待之甚厚、乃謂義經曰、此山狹隘、僧徒亦寡、恐君難祕迹、十津河地嶮、人馬不得輒通、君其行矣、乃使其徒八人護送之、東鑑義經又還京師、竄匿數月、三年二月與妻河越氏及從士爲修驗者、經北陸道至陸奧、又依秀衡、秀衡館之衣川、東鑑、八坂本平家物語、其冬秀衡卒、臨終遺言長子泰衡等、推戴義經爲大將軍、專聽國事、五年賴朝密使泰衡圖義經、閏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東鑑鷲尾經春等力戰死、於是義經刺殺妻子自殺、時年三十一、泰衡傳首鎌倉、見者皆墮淚、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八坂本平家物語、○世有義經記、事迹最詳、雖繁碎龐駁、多傳會之說、而未必皆虛誕也、然無他可證、眞僞難辨、故一切不取、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

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已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三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然則義經僞死而遁去乎、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蓋或有其故也、義經用兵神速、人莫能及、故翦義仲、殄平氏、功效甚亟、而爲賴朝所忌、終至喪軀、世咸傳稱其兵略焉、

伊勢義盛、伊勢人也、初稱江三郎、嘗殺姑夫、久繫於獄、遇赦而出、往上野荒蒔鄉居焉、以劫盜爲生、義經往陸奧也、道歷上野、投義盛家、義經察其容貌、謂奇士可用、遂相約爲君臣、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曰、義經往上野松井田、投一家、視其主人健兒也、及討平氏、引之麾下、賜名義盛、稱伊勢三郎、京師本曰、義經以義盛家富、且有奇姿、欲與之結託、義盛疑無賴博徒、圖已謝遣之、後義經聞賴朝起兵、自陸奧赴之、道由上野、引爲麾下士、未知孰是、從軍累有功、屋島之役、平教經帥死士挑戰、義盛與土肥實平等力戰拒之、會日暮交退、時諸軍不寢三日、將卒皆罷倦昏睡、義經慮敵偵知襲之、登高瞭望、義盛與片岡經春終夜巡軍警之、是夜教經等謀襲義經、而

遂不果、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片岡經春據長門本、義經既破屋島命義盛誘降田口成直、先是成直承宗盛命率三千騎破河野通信於伊豫而還、義盛從十數騎趣之、皆不被甲、先使一卒爲旅容往、成直廻軍見而問曰、汝焉如、曰自屋島赴伊豫、曰屋島有何事、曰九郎判官率大軍攻破屋島、内府以下宗族多爲虜、櫻間大夫遭擒於勝浦、民部大輔戰敗而降、其餘或戰死、或溺死、熊野別當河野四郎亦以舟師往

屬之、是外騎兵自四國九州坌集、阿讃緣海兵衆如雲、判官駐軍擊不服、其他則我不聞也、成直聞而膽落、歎曰、家君之降敵、豈以我故乎、然路人言未可遽信、進至琴造宮而遇義盛、義盛曰、子非田内左衞門乎、吾是源家郎黨伊勢三郎也、吾非欲與子戰、有一事欲面諭之、成直進馬而近、義盛曰、我軍既破屋島、内府以下宗族皆爲虜、子父既降、櫻間大夫亦見擒、皆拘之於我營、子父欲一見子、日夜泣而言、子恩愛之情固應如此、吾不忍聞、欲使子知之、故來諭之、子欲戰則戰、欲降則降、子儻欲再見父則吾能爲子乞父之命、成直聞之、乃免冑弛弓而降、義盛曰、已爲降者、不宜率士卒、乃使其徒皆散去、將成直至志度、義經歎賞亡幾、成良亦款附、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壇浦之戰、義盛生獲宗盛、淸宗、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義經之押送宗盛也、義盛從赴鎌倉、塗中與後藤基淸以僕從故殆致鬭鬩、基淸者藤

原能保之從兵也、能保與義經同閈、諭得解、賴朝聞而恚、由此爲賴朝所惡、東鑑、及義經將去京師、義盛曰、臣自此辭、比公至西海、當追而奉從、遂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不克、竄匿鈴鹿山、經俊來擊、義盛自殺、源平盛衰記、首藤經俊據東鑑、○東鑑文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記曰、山内經俊僕從自伊勢來云、伊豫守稱宣旨催近國兵、十九日闖守護所、蓋義盛所爲也、因注于此、

佐藤繼信稱三郎、弟忠信稱四郎、陸奧人、父元治爲信夫莊司、稱湯莊司、東鑑、元治名據佐藤系圖、母

藤原清衡季子亘理十郎清綱之女也、尊卑分脈繼信忠信與鎌田盛政鎌田光政俱事義經、稱四天王、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云、義經將赴陸奧、潛到伊豆、見賴朝告別、賴朝謂之曰、信夫小太郎妻、上野大窪太郎女也、年十三、嘗從父詣故殿、及父死、自誓不肯爲平氏之婦、遂往陸奧、嫁小太郎生二子、今己寡居爲尼、頗富資財、子往而依彼、因作書授之、義經持書見尼、尼悅出二子見之、即繼信忠信也、遂臣事之、按東鑑信夫莊司文治五年戰死、當時其妻未寡居、且義經見賴朝於伊豆者、諸實錄無所見、縱使義經實見賴朝、賴朝豈不教託強盛之秀衡、而依憑寡婦孤兒乎、故不取、以義經奏請、兄弟竝爲兵衛尉、兵衛尉據八坂本如白本平家物語、○按左右不詳

屋島之役、平教經以勁弓長矢頻伺義經、麾下勇士翼蔽馬前、教經射斃十許騎、平家物語繼信光政亦中其矢、教經僮菊王進將斬繼信首、忠信射而殪之、扶負繼信而歸、義經莅營、加首於膝曰、汝有欲言乎、繼信曰、臣自出陸奧、委身於公、今日代公隕命、傳名於後世、不亦榮乎、第憾不見公殄滅平氏、言畢而絕、時年二十八、年二十八、據如白本八坂本平家物語、義經悲嘆、令僧葬繼信光政於牟禮林中、飾所愛名馬以爲賵、軍中感悅、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昌俊之襲義經、忠信等力戰破之、東鑑義經去京師匿吉野山、山僧相謀攻之、義經窘迫將自殺、忠信曰、家兄繼信代公致死、今日臣亦當稱公名以戰死、公宜乘間而去、義經不許、忠信苦請、乃解所著甲與之、且分甲士十七屬之、遂率十餘人潛逃去、忠信佯稱源判官、與從士俱放矢拒之、殺傷頗多、僧徒驚嘆曰、判官劒術嘗聞之、不料善射如此、無敢近者、既而矢竭、揮

刀奮戰、從士皆死、於是忠信大呼曰、汝等以我爲判官乎、判官去已遠矣、我是佐藤忠信也、請視勇者死、乃佯爲自殺、超谷而逃去、伊藤本八坂本平家物語明年居京師、竊贈書於嘗所私女、其夫白之、九月糟谷有李以兵圍之、忠信與從士二人突出力鬭、遂自殺、東鑑、玉海、年二十六、八坂本平家物語後四年賴朝擊藤原泰衡、泰衡悉發精兵守熱借山、元治與叔父河邊高經及伊賀良目重高率兵陣伊達郡石那坂、穿湟

引遇隈河水、列弓弩以待敵、既而藤原爲宗等卷甲潛出於澤原掩擊、元治力戰不能支、遂與親信十八人死之、東鑑○本書又載放還佐藤莊司、一書矛盾、恐有一誤、今不可考、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族二

新田義重

足利義兼（子義氏）

安田義定（弟義遠）

平賀義信（子惟義　朝雅）

武田信義（子信光）

小笠原長清

佐竹秀義

新田義重、鎮守府將軍源義家之孫、式部丞義國長子也、義國居上野新田郡、義重號新田太郎、（尊卑分脈）又稱新田冠者、（東鑑）敘從五位下、爲大炊助、（尊卑分脈）薙髮更名上西、（尊卑分脈、東鑑）初義國娶足利基綱女、及坐事失邑、屏居足利、（尊卑分脈）仁安中足利俊綱遭讒奪邑、平重盛使義重領其地、（東鑑○本書曰、足利太郎藤原俊綱者、又太郎忠綱之父也、食下野足利莊、俊綱坐事奪地、平重盛賜足利於義重、俊綱哀訴于重盛、遂得還賜、據此則既賜足利於義重、至此復賜之俊綱、而義重則是後居新田、其顛末不詳、而源平盛衰記則曰、俊綱請賜新田莊不許、及其子忠綱以戰功再請、清盛許之、而即日復收之、蓋義國初領新田、其得罪也、失邑而依足利氏、故俊綱得罪、乃賜足利於義重、及其還之俊綱、而復賜新田於義重、忠綱之請新田、時重盛既薨、而清盛以義重源氏之冑、欲奪其邑而俊之忠綱也、然無他書可徵、附以備考、）後義重復居新田、時足利氏與秩父有隙、欲襲秩父、○（足利秩父竝名重闕、蓋足利俊綱秩父重能也、）率兵赴古我杉、乞援於義重、義重引五百

餘騎抵利根川、臨長井渡、敵豫壞船舸、軍不得濟、義重曰、丈夫既許人、以無船而猶豫不進、使人致敗衄、何面目復操弓矢乎、寧付骸於長流、以成名耳、聯騎齊濟、擊秩父破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源頼朝起兵伊豆、東國將士未集、義重以義家孫、自養威望、有特立之志、頼朝遺書招之不報、聚兵據寺尾城、及頼朝奠居鎌倉、諸將爭歸之、乃遣安達盛長復召之、義

重至、賴朝不許入鎌倉、義重大懼謝曰、吾初非有異志、屬闔國鬭亂、從卒相誡、不容輒離城、以故遲緩至今、盛長亦爲分疏、賴朝釋而不問、義重有女、初嫁賴朝兄義平、義平死後寡居、賴朝聞其有姿容、通書挑之、不從、賴朝露告其意於義重、義重素知賴朝妻北條氏妬忌不許、遂嫁於帥六郎者、賴朝益不悅、遂見疎斥、建仁二年卒、(東鑑〇年闕、尊卑分脈作六十八誤、)慶長十六年、敕贈鎭守府將軍、(德川系圖)義重卒未幾、

賴家將蹴鞠、其母北條氏遣工藤行光止之曰、新田上西者、源氏遺老、將家領袖也、卒後未迨二旬、而事遊戲、恐致輿人之謗也、賴家乃止、(東鑑)子義俊、義兼、義範、義季、經義、義光、義佐、義俊稱新田太郎、義俊子義成稱里見冠者、(尊卑分脈)屬平氏在京師、及賴朝起兵、來歸鎌倉、賴朝嘉之、特命近侍、爲伊賀守、敍從五位下、文曆元年卒、義成歷事將軍四世、甚被寵遇、(東鑑)義兼爲皇嘉門院藏人大炊助、(〇東鑑曰、寬元二年新田太郎大番在京師、稱病薙髮、以其不告六波羅及番頭擅披剃、奪邑、按太郎者疑義兼子義房也、然今無所考、)六世孫義貞、後醍醐帝時爲中興元勳、自有傳、(尊卑分脈)義範稱山名三郎、從義經擊平氏于一谷、以功任伊豆守、(東鑑、尊卑分脈〇按源平盛衰記爲信太三郎先生義憲任伊豆守者誤矣、事具爲義傳、)七世孫時氏將軍家臣傳、義季稱得川四郎、子賴有任下野守、次賴氏號世良田彌四郎、爲參河守、經義稱合土五郎、義光稱新田冠者、義佐稱小四郎、(尊卑分脈)

足利義兼稱三郎、(東鑑)父義康、義重之弟也、(〇難太平記足利系圖以義兼爲源義朝子者誤、)仕鳥羽上皇爲北面、除左衞門大尉、任陸奧守、爲檢非違使、稱足利陸奧判官、(尊卑分脈〇按東鑑當時食足利者藤原氏、而義兼盡有足利地者、足利俊綱死後之事也、則義康父子稱足利者、未知何故、蓋義國失新田、以姻戚依足利氏、或分地居之、故亦稱足利也、然今無所考、)保元之亂、與源義朝等守衞禁闈、崇德上皇軍敗、將士迸散、義康捕右衞門尉平家弘父子五人、斬之於大江山、(保元物語)以功補藏人、聽昇殿、(保元物語、尊卑分脈)明

年卒、（印本尊卑分脈一說）義兼爲八條院藏人、母源頼
朝從母姊妹也、（尊卑分脈〇本書或以義兼爲從母兄弟）及頼朝
起兵、與山名義範等往屬之、壽永三年從源
範頼赴筑紫討平氏、臨發頼朝饗從軍將士、
賜義兼馬、（東鑑）文治元年以功除上總介、（東鑑、源平
盛衰記、）五年從頼朝擊藤原泰衡、虜其黨熊野
別當某、尋辭介爲遠江守、明年泰衡故將大
河兼任起兵、頼朝命義兼及小山宗政等赴
陸奥擊之、戰于栗原一迫敗之、兼任退阻衣

川結陣、義兼等直渡接戰、敵兵敗走、又據多
宇末井山爲壘、義兼等急圍攻之、殺獲甚多、
兼任敗死、義兼復任上總介、（東鑑）後薙髮於東
大寺、法名義稱、（尊卑分脈〇按本書云、建久六年三月薙髮、據東鑑、建久
六年慶東大寺、義兼從頼朝入京師、仍爲上總介、故今不取、本書又載義兼治部大輔從
四位下、而敍任年月無所考、亦不取、）義兼長八尺餘、膂力過人、（難太平記〇足利系
圖曰、長九尺二寸、）資性循良、頼朝嘉其忠
貞、命北條時政爲子壻、篤加親待、（東鑑）正治元
年卒、子義純、義助、義氏、義胤、（〇本書云、義胤實義助子、幼而

孤、祖父義兼養爲子、）義純稱足利太郎、敍從五位下、爲
遠江守、（尊卑分脈）初北條時政女適畠山重忠、重
忠既死、更嫁義純、時政悉以重忠食邑授之、
因爲畠山氏、（畠山系圖）五世孫國清將軍家臣傳、
義助稱足利二郎、左兵衞尉、承久之役、戰死
于宇治川、義胤稱足利四郎、爲兵部少輔、（尊卑
分脈）

義氏義兼第三子、號足利三郎、母北條時政
女、義兼立爲嫡、善和歌、爲北條泰時女壻、補

藏人、任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建暦元年和田義盛
作亂、急攻幕府、義氏與諸將禦之、義盛子義
秀驍勇善戰、義氏遇之政所橋、義秀進捉義
氏鎧袖、義氏躍馬踰隍、鎧袖中斷、而人馬不
顛踣、人稱二人材武、義氏遂與諸將攻殺義
盛、（東鑑、尊卑分脈、）承久之役、義氏副北條泰時、將兵
由東海道向京師、（東鑑、承久記、）官軍阻尾張川而
陣、（承久記）泰時分遣諸將、義氏向池瀨、官軍望
風而走、泰時將向宇治、抵栗子山、日既暮、義

氏潛與三浦泰村進抵宇治、大戰橋上、軍不利、夜半義氏遣使報泰時曰、戰本欲待曉、而麾下壯士、志在先登、冒夜而進、死傷甚多、泰時急赴宇治救之、不利、遂下令罷戰、東鑑○承久記與此小異、今不取、翌日將士將渡河、時雨後水大漲、沒溺無算、義氏乘筏渡、於是尾藤某撤民屋爲筏、諸將相繼而進、官軍大敗、元仁元年以功食邑於美作新野等地、藤原賴經屢與之燕私、時臨其家、特加優崇、歷武藏陸奧守、至

左馬頭、進正四位下、○尊卑分脈或作正五位下仁治中削髮、更名正義、三浦泰村之亂有功、幷食故上總權介平秀胤食邑、東鑑、仁治中據尊卑分脈、建長六年卒、東鑑、尊卑分脈、年六十六、子泰氏、義繼、長氏、尊卑分脈泰氏北條泰時之外孫、任丹後守、遷宮內少輔、東鑑爲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建長三年祝髮爲僧、東鑑文永七年卒、稱平石殿、平石殿據印本一說玄孫尊氏將軍傳、高經將軍家臣傳、義繼稱足利左馬四郎、嘗往元、歸後爲僧、○義繼往元、本書不詳其爲何事、元史云、文永八年、守護所遣二十六人至燕、求見元主、疑卽其一也、然今無所考、義繼曾孫吉良貞家、修理大夫貞家子滿家、中務大輔、皆管領陸奧、長氏稱足利五郎、東鑑又稱吉良太郎、從五位下上總介、檢非違使、尊卑分脈○本書一說長氏泰氏之子曾孫今川範國將軍家臣傳、

安田義定稱三郎、刑部少輔源義光孫、安田冠者義清子也、東鑑、卜部本武田系圖、○尊卑分脈爲義清之孫清光子義清坐事流甲斐、義定兄弟領甲斐諸莊、尊卑

分脈源賴朝之起兵也、義定聞之、與工藤景光等赴援、道遇股野景久等兵、逆擊走之、時賴朝遣北條時政于甲斐、催諸源、義定與武田信義等至駿河、與橘遠茂戰、及平維盛來攻、至賴朝黃瀨川營、維盛敗、賴朝令義定守遠江、備平氏、養和元年義定聞平氏諸將帥兵至尾張、告急鎌倉、賴朝遣和田義盛、岡部忠綱、狩野親光、宇佐美祐茂等、與義定共扼濱松、義定將構要害於橋本、課役土人、淺羽莊

司宗信、相良三郎輕侮義定、不遵約束、且以其族多屬平氏疑之、遂遣武藤五鎌倉告之、乞亟罰之、賴朝以片言難信不聽、武藤五曰、義定既聲彼罪告幕府、此衆所知也、然幕府舍而不問、則義定威望寖損、言如無實、則他日斬臣以明誣罔之罪、於是賴朝遽收二人食邑、與之義定、且遺書曰、宗信等後日陳謝有辭、則處汝于罪、既而宗信惶惑謝罪、義定亦爲之請、賴朝以宗信宗族繁衍、多儲兵士、

冀收其用、遂還與其莊內若干、壽永二年、敍從五位下、爲遠江守、明年屬源義經攻一谷、獲前但馬守平經正、備中守平師盛首、○本書能登守教經首亦在此中、今不取、說見教經傳、文治中、後白河法皇命義定修造稻荷社、事頗稽緩、法皇不懌、左轉下總守、義定憂之、請賴朝申理之、賴朝使義定附奏狀權中納言藤原經房陳謝無罪、亦爲發使奏請、法皇不聽、建久二年、復任遠江守、進位一級、四年、賴朝慶永福寺藥師堂、士女聚觀、義定子義資密投書幕府侍女梶原景季妾、竊視知之、乃告景季父景時發之、賴朝怒收義資斬之、義定坐罷淺羽莊地頭職、憤怨益甚、明年、賴朝聞其謀反、殺之、義資從五位下越後守、東鑑義定弟義遠、

義遠稱淺利與一、東鑑○尊卑分脈平家物語作義成、源平盛衰記作遠忠、壇浦之戰、和田義盛射中平知盛船、相距二百餘步、麾而呼曰、請射還之、知盛命仁井親清射之、其矢遠汰義盛冑、再射中義經船、

親清亦麾而請返其矢、以弄辱義盛、義經選衆令義遠射、義遠視親清箭曰、幹弱而短、不足用、請用我矢、一發洞親清胸、亦過海五段許、舉軍大駭、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建仁中、城資盛作亂、姑坂額多力善射、資盛敗、坂額爲虜、義遠請之源賴家爲己妻、賴家以其醜且勇怪之、義遠謝曰、臣無他意、第以坂額材武、故欲得之而生勇壯兒、以充國家之用耳、賴家笑而許之、義遠與俱歸于甲斐、東鑑子知義稱太

郎、（尊卑分脈）嘉祿中陸奧白川關有賊、佯稱若宮別當公曉、聚黨作亂、知義與結城朝廣擊平之、傳首鎌倉、（東鑑脫漏）

平賀義信、或稱大内四郎、刑部少輔源義光孫也、父曰盛義、稱平賀冠者、爲左兵衛尉、（尊卑分脈）平治之亂、義信從源義朝攻六波羅、義朝敗走、平氏尾擊之、義信返鬭禦敵、義朝顧左右曰、我麾下執鞭之卒、亦無不健者、斯人可惜、汝等相與救之、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

競進奮擊、義朝得間而逃、行造勢多、以其不便羣行、使從士各散去、義信獨留、與鎌田政清等侵冒風雪、艱苦百端、抵美濃青墓驛、投長者大炊家、義朝分遣子男於諸國募兵、令義信還鄉發兵、義信領諾、問曰、公將安歸、義朝曰、欲適尾張依長田忠致、得其軍資而東、義信曰、忠致家貲富饒、然其人趨時規利、豈能舍匿公哉、義朝不用其言、義信自此辭去、義朝到尾張、遂爲忠致所殺、（平治物語）及賴朝滅平氏、首錄義信等舊勳、請朝拜武藏守、至從五位上、（東鑑、參取尊卑分脈及義光流系圖）義信在任有政聲、甚得民歡心、賴朝以書褒嘉、榜其廳壁曰、後爲國司者、宜以義信爲法、是後國司治皆依倣焉、（東鑑）義信解職之日、民庶無不思慕焉、（義光流系圖）子惟義、隆信、朝信、朝雅、景平、隆信稱武藏次郎、朝信稱小野冠者、景平稱小早川次郎、爲兵衛尉、（尊卑分脈）

惟義稱大内冠者、（東鑑、尊卑分脈）爲伊賀守護、（東鑑）壽

永三年、平氏赴西海、平家繼聚衆、（源平盛衰記）襲守護所、惟義吏兵拒戰不克、多死傷、（東鑑）家繼乃引兵入近江、攻殺佐佐木秀義、惟義追擊之、斬家繼及富田家資、平家能、家清等、獲首九十餘級、平信兼、子兼衡等逃奔京師、餘黨悉平、（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惟義報捷鎌倉、自陳其功、以要賞錄、賴朝不悅、以書譴責曰、吾子蕩定逆黨、爲功亦速、然至黷賞、非所宜言、凡國置守護、爲備緩急也、吾子爲賊所破、豈非平素

無警備、居守失厥職哉、賞罰在我權衡、豈可希求、遂不之賞、後從源義經擊平氏於西海、以功任相模守、東鑑 累歷駿河武藏守、除修理權大夫、聽院昇殿、至正四位下、尊卑分脈 子惟信自有傳、

朝雅任武藏守右衛門權佐、東鑑、義光流系圖、○東鑑或作朝政 至正五位上、爲北條時政女壻、義光流系圖、保曆閒記、 建仁三年實朝命警衛京師、○帝王編年記爲正治元年、 又下令西國家人、遞番到京師、隸朝雅、元

久元年平基度、平盛時等聚兵於伊賀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經俊奔逃、敵虜略二國、奪鈴鹿關塞八峯山路、據險遮備、實朝使朝雅將兵討之、朝雅以鈴鹿路塞、由美濃路入伊勢、擊基度於富田斬之、進至安濃、攻破岡貞重壘、又進抵多氣、擊莊田佐房走之、虜河田刑部大夫直赴伊賀、攻盛時於六箇山壘、數日克之、其黨魁若菜五郎橫行伊勢、築壘數所、朝雅復回軍伊勢、連攻皆殄之、斬五郎於關小野、二國遂安、報捷鎌倉、實朝賞朝雅功、補伊勢守護、朝雅在京師、與畠山重忠子重保飲、因事爭鬩、東鑑 朝雅忿怨、乃惡之於妻母牧氏、牧氏驕悍、素挾禍心、因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遂欲弒實朝立朝雅爲將軍、事發覺、時政幷妻牧氏幽于伊豆北條、東鑑、保曆閒記、參取 於是北條義時等胥議、使在京將士討朝雅、朝雅時在後鳥羽上皇宮圍碁、其奴來告急、朝雅毫無遽色、復坐收子納奩、徐奏曰、關東使

至方誅臣、事幾迫臣、無所逭、請退、朝乃出歸家、俄而後藤基清、佐佐木廣綱等率兵來圍、朝雅戰敗走松坂中矢而死、東鑑○按明月記、朝雅時在禁直、與諸北面觀畫、從者來密語去、朝雅復坐如故、未知孰是、

武田信義刑部少輔源義光曾孫也、義光子義清稱刑部三郎、又武田冠者、○武田系圖云、義光選義清於諸子中以爲嗣、因授以兄義家東征所用之鎧及旗、所謂楯無二尊者也、按保元物語載源氏名甲八領、世傳宗家、而楯無居其一、異本平治物語亦載源義朝之據太內、擐楯無甲、二書之說與系圖不合、附以備考、 生清光、稱武田源太、面

極黎黑、人呼曰黑源太、信義其第一子也、幼名龍光丸、年甫十三、族祖爲義親爲加元服、名信義、稱太郎、（義光流系圖）治承四年、源行家齎以仁王令旨諭關東諸源、至甲斐說信義、（源平盛衰記）信義聞源賴朝敗于石橋山、欲往援之、時平氏黨與多在信濃、信義先赴信濃、襲菅冠者某大田切城、菅冠者望風恐怖、縱火自盡、信義還屯于甲斐逸見山、賴朝使北條時政來告、勠力協謀、共擊平氏、信義率兵至石

樂、土屋宗遠亦傳命、使武田等源氏往會于黃瀨川、信義乃與安田義定逸見光長等進至駿河、虜目代橘遠茂、斬長田某父子、遂以兵二萬會賴朝于黃瀨川、（東鑑）時平維盛將兵次于高橋、信義遺書激怒之、（玉海○源平盛衰記作安田義定）既而維盛忠度等進軍于富士川西、夜半信義潛出間道、襲敵營後、敵兵聞水鳥驚譟、以爲我兵大至、迷惑狼狽、奔還京師、賴朝命守駿河、久而京師流言、法皇詔信義討賴朝、

時信義在駿河、賴朝召問之、信義解謝曰、臣未嘗蒙詔、借使有詔、臣豈奉之、去歲臨軍、冒難蹈死、公所素知、我子孫永世不敢懷異志、因獻誓書明之、賴朝意乃釋、（東鑑）尋從範賴擊平氏、（源平盛衰記）後因子忠賴事見疏斥、文治二年卒、年五十九、（東鑑）子有義、忠賴、兼信、信光、有義爲左兵衞尉、（尊卑分脈○義光流系圖、有義爲第四子、稱吉田四郎、又云、信義一男、忠義、稱米倉彌太郎、而印本尊卑分脈亦曰、有義稱武田四郎、皆與本書不合、）賴朝嘗詣鶴岡社、令有義執劍、有義有難

色、賴朝怒曰、汝往時爲小松內府執劍、豈非源家辱乎、我於汝爲同族、門楣辭之者何、乃命小山朝光代之、有義惶恐晦匿、正治元年、梶原景時謀奏請朝廷立有義爲將軍、竊通書於有義、約俱至京師、誘鎮西衆以舉兵、有義許之、信光聞而懼、襲有義家、有義覺而逃去、信光入其家搜索、得景時書、上之賴家、（東鑑參取保暦間記）忠賴稱一條二郎、初從父數立戰功、（東鑑）及擊義仲、與弟兼信俱進至粟津濱、時義

仲勢屈、將逃去、忠賴兼信先登、督兵大戰、義仲遂敗死、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後恃功驕侈、賴朝惡之、一日召之府內、大具酒饌、命工藤祐經、佯爲奉銚子斬之、祐經憚其勇壯、顏色少變、小山田有重起席曰、是老者之所宜爲也、乃執其銚子、有重二子稻毛重成、榛谷重朝持杯殽進至忠賴前、有重顧謂二子曰、凡爲陪膳者、以上括爲禮、上括者謂褰袴結之、二子如其言、天野遠景別受賴朝命、徑進斬之、忠

賴從士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等、揮刀直趨上座、與幕府諸士殊死奮鬭、重成、重朝、遠景、結城朝光等、擊殺之、東鑑 兼信稱板垣三郎、屬源範賴、西征有功、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後授數所地頭職、部內有太皇太后宮御廚邑、兼信奉職不法、因流于隱岐、東鑑、參取義光流系圖、子孫世在甲斐、尊卑分脈

信光幼名光壽丸、生于甲斐石和、因稱石和五郎、義光流系圖、○東鑑作伊澤、訓讀通、源賴朝之起兵也、從父赴駿河、至鉢田、遇橘遠茂等率兵將襲甲斐、山路狹隘、事出不意、進退甚艱、信光率加藤景廉等、先衆奮戰、遂破之、虜遠茂、殺長田某父子、東鑑 壽永三年、屬源範賴討義仲、源平盛衰記 後擊平氏於一谷、八坂本平家物語 信光爲賴朝所寵異、常侍左右、三兄皆以罪失邑、惟信光承武田氏之宗、義光流系圖 爲駿河方上地頭職、賴家立、僧全成叛奔于駿河、信光捕送鎌倉、建保中和田義盛作亂、信光與戰有功、因加

采邑、承久之役、與諸將帥兵五萬、出東山道犯京師、臨發家人皆諫曰、今日適値十死一生日、請延期、信光不聽曰、十死一生、多出少歸之謂也、臨軍忘家、武夫之常、何忌諱之爲、乃勵衆而行、比至市原、上皇使三至、敎諭信光及小笠原長淸以歸順、信光與長淸議斬使者二人、放還一人曰、汝還報之、既而官軍守尾張川、信光召子信政謂曰、在軍父子尚不相顧、況親族乎、汝宜潛濟大井戶先登立

功匇使族人知、信政先使善泅者測其深淺、標津渡之處、乃率兵而進、官軍發矢如雨、連殪數人、信政不撓、濟川奮戰、信光望見壯之、大呼奬勵、信政益進、與兄信忠、弟信長、信隆等、登陸擊走官軍、大井戸既潰、東軍齊至、官軍不能支、逃還京師、信光等進與安達景盛俱攻供御瀨、遂陷京師、東鑑、承久記、以功補安藝守護、尊卑分脈、義光流系圖、信光祝髮更名光蓮、世稱伊豆入道、東鑑、鍊習弓馬、通習笠懸犬追物流

鏑馬儀、世稱信光及小笠原長清、海野幸氏、望月重隆曰弓馬四天王、義光流系圖、後與幸氏爭地界不決、訴之鎌倉、以信光爲曲、時有流言、信光竊圖北條泰時、信光恐懼、乃誓書示無異志、東鑑、寶治二年卒、年八十七、信光嘗授射於北條時頼、情好款密、至是時頼爲建寺于甲斐市川莊、義光流系圖、子朝信、信忠、信政、信長、信隆、朝信稱太郎、善射、信忠世稱惡三郎、尊卑分脈、義盛之亂、與父赴幕府、信光遇朝夷名

義秀于若宮大路、將角鬬、信忠進而當之、義秀感其孝勇、舍而去、後忤父旨、信光怒告幕府、欲斷父子之恩、泰時開諭、信光不聽、一日信光在泰時座、信忠伺便來訴曰、信忠孝養匪懈、今何得罪、如建保承久之役、代父踏死地、此明公所素知、藉使父不慈而罪之、明公何不少爲我地也、泰時懇請信光、遂不肯顧、謂信忠曰、汝言不妄、我豈忘之、然汝性行悖戾、我今因義斷恩、汝當自省、信忠涕泣而去、

東鑑、信政稱小五郎、以源義平女所生、爲頼朝所寵、信光亦愛之、立爲嗣、至正四位下刑部大輔大膳大夫、義光流系圖、信長稱一條六郎、便弓馬、子孫傳其法、尊卑分脈、

小笠原長清、刑部少輔源義光之玄孫、而信濃守遠光第二子也、尊卑分脈、生于甲斐小笠原、義光流系圖○按系圖又曰、遠光娶和田義盛女生長清、據東鑑長清屬平氏在京師、聞頼朝起兵歸甲斐、會頼朝于黃瀨川、今以建保元年義盛死年六十七推之、則治承四年義盛年三十四也、外孫長清履歷年齡不應如此、且據系圖長清以仁治三年死、年八十

（一則少義盛十四歲、益見其妄、故今不取、）稱加賀美二郎、爲左京大夫相模信濃守、（尊卑分脈）源賴朝之起兵也、甲斐源氏悉至駿河黃瀨川會焉、先是長清與兄秋山光朝屬平知盛在京師、託省母疾請歸、不許、就高橋盛綱再請、乃許之、且諭曰、方今兵革頻仍、宜早還來、長清至甲斐、遂謁賴朝于黃瀨川、既而賴朝命弟範賴討源義仲、長清與父共從軍有功、（源平盛衰記）遂從擊平氏、在西海、賴朝遺書範賴善待之、後擊藤原泰

衡于陸奧、（東鑑）承久之役、與武田信光等將兵出東山道、擊走官軍、（東鑑、承久記）以功爲阿波守護、（尊卑分脈）仁治三年卒、年八十一、長清精于騎射、後世相傳以爲矜式、（小笠原系圖）子長經、時長、行長、長經稱彌太郎、爲賴家所親昵、常侍左右、又與比企能員友善、及能員敗、連坐被幽、（東鑑）子長房爲阿波守護、子孫在阿波、長忠爲信濃守、子孫在信濃、時長稱伴野六郎、子時直孫長泰並爲出羽守、長泰與弟泰直、坐安達泰盛事被殺、行長稱大井十郎、子泰綱爲美濃守護代、（尊卑分脈）

佐竹秀義、刑部少輔源義光玄孫也、義光嘗爲常陸介、其子義業娶常陸豪族平清幹女、（清幹姓據佐竹系圖）生昌義、昌義始居佐竹鄉、子孫因氏焉、昌義生隆義、秀義其長子也、（尊卑分脈、居佐竹據系圖）賴朝之起、隆義從平氏在京師、秀義與伯父義政、（伯父據尊卑分脈○按尊卑分脈、佐竹系圖、昌義子有忠義、而無義政、忠義被殺年月與本書合、蓋一人而更名也、）各擁彊兵、威震境外、時

賴朝將追擊平維盛、千葉常胤、三浦義澄等、慮義政爲患、勸賴朝除之、賴朝將兵至常陸、常胤義澄與土肥實平等謀、使平廣常諭義政、義政從之、秀義以其父屬平氏、不肯屬賴朝、退保金沙山、賴朝使廣常誘義政殺之於大矢橋、遣下河邊行平、和田義盛及實平等率兵數千攻秀義、秀義築壘險要、固壁防守、鎌倉兵競進攻之、不拔、實平使人白賴朝曰、金沙之城、地勢險絕、兵又精銳、難以力拔、宜

以計破之、賴朝迺用廣常之計、啗秀義叔父藏人義弘以利、(義弘名據尊卑分脈)義弘導廣常兵潛出城後、大呼攻之、聲振山谷、秀義蒼黃不能拒、遂敗走保花園城、賴朝割其所領與七郡及大田糟田等地、悉賞將士、召見廣常義盛所虜義政部兵十數人、有岩瀨太郎者、獨流涕不已、賴朝怪而問其故、岩瀨曰、思吾主罹禍寃痛爾、賴朝曰、汝思其主、何不死其事、岩瀨曰、將軍誅吾主、臣等不得從、且臣所以忍

詢偷生而至今日者、庶得一見將軍有所自陳、夫將軍不以討平氏爲事、而誅除親族、甚非計也、將軍苟欲滅勍敵、宜與天下勇士勠力、而反誅親族、將軍誰與滅讎敵哉、又使何人爲子孫扞禦也、今士之歸將軍者、徒怖其威耳、非心服也、恐貽謗於後世、願將軍熟慮、賴朝默然、廣常懼其有他心、請誅之、賴朝釋而不問、秀義由之得免罪、及賴朝擊藤原泰衡、秀義率兵會於宇都宮、賴朝見其所建白旗與己旗無異、迺與以晝月扇、使爲旗號、(東鑑)初朝廷召賴朝入朝、賴朝憚隆義躡其後、辭而不朝、其族大兵強、爲賴朝所畏憚如此、(玉海)秀義嘉祿元年死、年七十五、(佐竹系圖)生子重義、爲常陸介、重義玄孫貞義、屬足利尊氏、仕上總介遠江權守、(尊卑分脈、屬尊氏據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族三

足利直義

足利直冬

足利直義初名高國、又忠義、尊氏同母弟也、嘉曆中爲兵部大輔、（參取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元弘初從尊氏攻笠置、（異本太平記）及尊氏歸順、直義每從贊畫軍事、車駕還京、以功爲左馬頭、敘正五位下、尋兼相模守、（參取太平記、公卿補任、）上野太守成良親王出鎭鎌倉、直義爲執權、率東國兵從赴鎌倉、（參取神皇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太平記、）時鎌倉兵燹之餘、殘破尤甚、將士皆懷疑懼、直義招撫遠近、號令一沿北條氏之舊、東國賴安、（參取太平記、梅松論、）

建武元年高時餘黨本間澀谷二氏發兵攻鎌倉、直義遣澀川義季討平之、（梅松論）追論恢復之功、爲遠江守護、（太平記）帝嘗懲北條跋扈、不欲假威權武人、及成良鎭鎌倉、關東軍國事專出於直義、不復須進止、帝始悔焉、時護良親王方疾尊氏、謀誅之、尊氏結帝寵姬藤原氏、誣告護良之反、帝信之、遂流護良于鎌倉、直義遣騎兵迎護、作土牢幽之、防遏甚嚴、明年北條時行反、攻鎌倉、又命澀川義季等討之、義季戰沒、直義親往拒之、見敗、時行乘

勝而進、直義奉成良親王西奔、北至山內、更慮護良在後爲患、命淵邊義博還殺之、走至駿河手越驛、敵兵遮擊、（梅松論）直義窘迫欲戰死、義博等苦戰而死、直義脫去、（天正本太平記、難太平記、）會入江地頭工藤春倫率兵一百餘來援、乃進遇尊氏軍于矢矧、兵合五萬、俱還討時行走之、（參取太平記、梅松論、）帝詔尊氏班軍、尊氏欲奉詔、直義固止之曰、公有蓋世之功、而諸公卿及新田義貞等多妒之、屢有異計、今幸脫虎口、

據萬全之地、奈何復往蹈禍機哉、梅松論尊氏從之、直義乃移書赤松則村等及諸道將士招之、公卿屢奏尊氏之反、帝始疑尊氏將發兵討之、以準大臣源親房等諫事中止、及聞直義害護良親王、帝益怒、下詔討尊氏直義、尊良親王及新田義貞進自東海東山二道、直義聞之請拒戰、尊氏不肯、上杉憲房細川和氏佐佐木高氏謂直義曰、方今天下庶政初歸王室、公卿擅權、有功將士視之奴僕、是

以所在武人日夜襄首仄耳、望有起事者、將軍天下望冑、威名素著、一日起而指撝、誰不景從、況今時勢出不得已、是天殆啓將軍也、然將軍不肯者、只是以有君臣一時之分耳、非敢甘就禽滅也、如其少遲延、恐失兵機、願早思其計、直義從之、太平記乃令高氏等先發、尊氏言拒王師非己意、以軍事一付直義、直義繼進與官軍戰手越大敗還、太平記梅松論尊氏已遁入建長寺、直義患之、用上杉重能計、僞作討尊氏綸旨、持視尊氏、尊氏乃出、軍氣大振、語見尊氏傳、直義進與新田義貞戰于箱根不利、既而尊氏大破尊良親王於竹下、義貞軍從潰、直義等踵後而進、延元元年陷京師、車駕幸延暦寺、尊氏與官軍戰于京師大敗、走于兵庫、新田義貞等追至豐島河原、直義返戰見敗、會大友貞宗大内弘世厚東宗西等率舟師來附、直義董其軍戰于湊川、又敗、遂與尊氏走筑紫、太平記菊池武敏發兵來

拒、時見兵僅千人許、軍情危懼、直義領兵五百、進與武敏戰于多多良濱、尊氏陣赤坂、爲之後拒、會北風揚沙走石、白日昏瞑、武敏軍士瞋不得進、直義從上風縱兵乘之、追至博多、武敏返兵決戰、勢甚鋭、直義遣使謂尊氏曰、直義死于此矣、將軍宜赴周防長門、徐圖再舉、因截衣袖遺之爲訣、士卒皆奮勵殊死戰、尊氏來救、遂大破武敏、直義追擊至太宰府、降附甚多、梅松論乃議再犯京師、尊氏由海

道直抵兵庫、直義由陸路進、圍福山城、守將大井田氏經戰敗走、於是官軍徇地中國者、聞風退走、新田義貞與楠正成屯兵守兵庫、尊氏以水軍當義貞、直義統陸軍、與正成戰于湊川不利、直義馬傷危急、藥師寺公義以己馬授直義、步鬬斬數人、尊氏視直義走、分兵救之、正成力戰死之、直義乃與尊氏軍合、擊義貞大敗之、尊氏奉豐仁親王爲帝、太平記三年直義爲左兵衛督、征夷副將軍、參取公卿補任、

太平記時武人傲猾無禮、多不奉法令、土岐賴遠驕傲使酒、射光嚴院駕、直義大怒將族之、賴遠逃還美濃、直義命土岐賴康擊之、賴遠惶惑潛至京師、依僧疎石謝罪、直義不聽、執而斬于六條河原、二階堂行春坐流于讚岐、由是武人震悚、驕橫稍熄、直義爲人強忍狡猾、而畏人議己、外示恭順、內實深刻、初尊氏圖反逆、動未有名、將欲先除護良親王及新田義貞等以漸成其志、及討北條時行平鎌倉、直義勸其早叛、凡所爲姦謀密策、多成其手、而其害護良、招兵四方、尊氏雖不明言指導之、而皆其所欲爲、直義乘之逞姦、尊氏意快之、而終歸咎於直義、直義甘受其罪不辭、唯恐其叛意之或不固、遂令尊氏得志、多直義之力也、太平記興國六年光明院授從三位、公卿補任直義執政數年、威權赫奕、薰灼一時、其吉凶慶弔、上自光明院、下至公卿士庶、贈遺訪問、輻湊其門、當時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

嘗臥病、光嚴院親製願文、禱祀石清水宮、其勢燄之盛如此、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直冬爲子、後生子特鍾愛之、時直義以僧疎石曉禪教、崇信之、命諸國創安國寺、弘其教、參取太平記、梅松論、疎石薦其徒妙喆、○本書喆作吉、今據鎌倉大草子訂之、妙喆慧黠有容止、直義深敬信之、爲建寺堀河居焉、勢利之徒阿諛奔走、貨賂山積、高師直師泰甚惡其所爲、屢加陵辱、妙喆大憾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雅與師直等不協、

乃深結妙喆、俱謀除師直等、妙喆講楞嚴於直義前、因竊說曰、昔者秦皇用趙高、二世而喪天下、自古國家治亂、係執事賢否、今師直兄弟驕逸無行、恃勢紊法、其常言曰、國有帝王、多費郡縣之入、途有禁闕、過則下馬、令人艱拜趨、若無帝王而不可邪、木造銅鑄其像也、我必執生帝王者、竄之遐方、若斯人與聞國政、天下安得寧謐、公宜早誅彼等、以上杉畠山爲執事、則有利於公令嗣、而子孫萬安

矣、公豈無意乎、直義深納其計、乃以直冬爲中國探題、欲令居外爲援、正平十四年與粟飯原清胤等謀、託事召高師直、簡兵一百餘匿于戶外、師直已至、清胤遽改圖、目師直示變、師直覺而逸去、聚兵自備、師泰將兵于外、聞變馳還、直義憂懼、遣使於途諭師泰曰、師直才智庸劣、不任理務、更欲以卿代之、師泰拒弗聽、勒兵扞衞、於是人心洶洶、都下騷擾、兵士絡繹旁午、分黨羣集、石塔賴房、足利高經、細川賴春、細川顯氏等將士、與直義者七千餘人、尊氏使使召直義入謀事、直義至尊氏所、從士又多亡、師直師泰以兵五萬圍之、尊氏使人責讓師直、師直請必獲畠山直宗上杉重能等而退兵、益麾兵圍逼、尊氏憤恚、欲親出戰、直義止之曰、何將軍擧措之輕邪、彼所欲獲者、止直義及重能直宗而已、宜姑許其請以濟急、尊氏乃罷直義政務、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師直乃退師、尋遏殺重能直宗

又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肥後、直義屏居無聊、懼嬰飛禍、每不自安、（太平記）竟剃髮號慧源、（公卿補任、太平記、）示無復用之意、明年直冬起兵鎭西、師直勸尊氏親往攻之、且請殺直義、（太平記）直義夜走奈良、依內侍原好專、聞好專得師直書、復走大和、（天正本太平記）依越智伊賀守、○（名闕）越智供侍甚篤、發鄉邑兵保守、時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將士多屬官軍、直義已爲師直所逼、入官軍內地、又懼王師來襲、上書請

降權大納言藤原實世請因其降而誅之、源親房與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自平、帝從之、納其降。（太平記）直義又請任武家管領、朝議未允、會石塔賴房・畠山國清等率兵來附、直義軍勢稍振、乃復用觀應號、私署守護地頭、（參取太平記、吉野事書案）遂絕不復言歸款之事、六年、直義觀兵于男山、桃井直常將北國兵進據延曆寺、時尊氏西擊直冬、留義詮留守、義詮棄京師走、直常入京師、尊氏旋

軍擊直常走之、其夜尊氏部兵多畔降直義、尊氏麾下單弱、遂走播磨、直義使石塔賴房往攻、賴房進陣光明寺、尊氏率兵圍之、賴房遣使請益兵、直義使畠山國清・上杉義依・石塔義基赴援、大破尊氏于御影濱、尊氏走入松岡城、饗庭氏直潛抵國清營議和、國清曰、三條殿之意亦如此也、和議已成、高師直・師泰懼罪、剔髮出降、途爲上杉・畠山所殺、（參取園太曆、太平記、）尊氏還京師、直義往會之、自是意復盈

滿、藤原有範頗知讀書、爲直義所信重、常以直義比西伯、自比太公望、且曰、義詮淫慝迭于殷紂、以公聰明仁智、行政於天下、誰敢敵之、直義亦自以爲衆心所歸也、意欲義詮授政務於己、以故與之不諧、尊氏兩解諭之、（太平記）帝尋敕源親房贈書諭之曰、上世神明創業、傳至人皇、聖聖相承、九十餘代、其上上正正之道、亘古今不易焉、苟有悖慢斯道、莫不立取覆滅矣、鑒乎古昔、將來可知也、然文治

承久以來、朝廷俾武臣專操兵權者、抑亦有以也、當時源賴朝建勳殊大、所以賞之亦度越前蹤、是以父子相繼、藩屏邦家、能上其上、而一日不怠、且其所行皆稟朝廷進止、不可謂之僭越焉、但將兵之家、勢不久存、是以僅傳其二子而絕、平政子繼之、能修明庶政、未有遺失、而如承久之事、未應天意、遂有北狩之禍、北條泰時克承成績、志在治安、能正其正、毫無所私、是以神明贊之、能保其後嗣於

百年之久、至於高時、荒怠其職、自速亡滅、先皇應運赫怒、以統一天下、上慰累聖之積憤、易如反掌矣、當是時、建武征東將軍翻然歸義克立功效、累蒙寵擢、然大功不終、遽聞軍士姦謀、濁亂清世、先皇遂銜忿昇遐、禍亂之起前後十有六年、父子骨肉、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地、膏血瀝野、海内騷然、無復寧歲、顧其變亂之慘、宇宙所未有、而任其咎者誰也、夫其爲志、毫不在民、而徒崇奉神明、歸依三

寶、欲以横邀福應、其何所益、今也足下蹶然改慮、累送懇款、有順命之請、議者固知足下之志在藉朝威掃内難、而天意洪大、特錄其前功、以聽其請、詔敕既降、則謂足下當速奉正朔、凡大小軍政、來取朝旨也、然猶未改觀應僞號、私署守護地頭如故、足下豈設虚誕之辭、務事欺誑、而其實無來庭之意邪、如斯則人心將安適從、禍亂無所底止、生靈曷日得息肩、且足下已數送款、而復懷觀望、坐失

時機、身爲主將、其舉措宜如此乎、或謂足下部兵浮言相動曰、政歸朝廷、恐失其土邑、以故不樂、足下爲此舉也、夫朝廷撫納足下、本在欲使南北混一、上下各得其所、凡所率軍士功田、一如舊日、猶將賞賚勸誘之不暇、奈何猥自爲過慮、不思使蒼生免干戈安其堵哉、夫今日之天下、先皇之天下、今上誕受神器、實爲人皇之正統、足下審天命之所在、能上其上、正其正、速納元弘之區域、翼贊中興

之治、上以慰先皇在天之靈、下以數天下一統之化、身榮當時、聲播後世、豈不美乎、幸熟慮焉、如所請武家管領、則當族入朝之後而議之耳、直義答曰、覇者扶王業、武將護皇家、天下古今之通誼也、建久中源右大將管諸國總追捕使、實中興武家、朝廷隆替、天下安危悉係焉、及承久之亂、北條義時行廢立、朝權政柄、併歸其掌握、降至元弘初、其子孫已衰、家將軍遭遇先皇秉機起義、天下響應、旬

日之間、四方大定、建武中又親督兵誅滅關東遺賊、凡其元勳殊績、今古無比焉、然左右姦邪、迷惑聖聰、將有異處分、於是擐甲內向、以謀除君側之惡、而精誠終不被照察、構成禍亂、大駕再幸山門、窮兵黷武、始講和致成、先皇脫屣、神器有所付、則某等將謂可率由舊章、輔佐公家也、又俄遇移蹕於吉野、無復如之何而已、近將耀兵威懲家人不順、以慰衆心怨苦、因有所奏請、亦誠欲闡敬神崇佛

之道、濟生民於塗炭云爾、然猶未蒙允諭、頃更有不逞之徒、叨稱承詔旨、驚擾近畿、豪奪所在神祠佛屋香火田邑、擅易置守護地頭職、又多頒下教書于諸國、視之皆盟約之文、固非和親之言也、此等若出近臣妄作、宜痛賜誅絕也、來書以一統天下見期、夫以先皇之盛烈、混同四方、僅不能三年、而海內覆亂、則可見夫武人勇卒固不樂俯從公家、爲卿相之奴隸僕圉也、而今日復能保其革面服

承乎、請幸見察、唯速聽所請、車駕還京、一從武家往日所施設、則先皇聖子神孫、保寶祚於無窮、而天下自太平矣、吉野事書案、較源親房據房玄法印記、○親房作此書、房玄記無明文、今考前後文書之、且其持論與神皇正統記吻合、亦可以爲證矣、帝下公卿議、親房固陳不可、乃止、房玄法印記尊氏罷義詮、復命直義掌政事、園太暦而中心實不和、直義既秉權柄、桃井直常石塔義房等矜功恃勢、與仁木細川諸將不合、樹黨分類、互相輕侮、時訛言每夜有治兵于郊者、

是以各懷危疑、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逃還國、義房直常謂直義曰、仁木細川輩承將軍父子之意、還國起兵、赤松則祐亦降吉野、外示順從、纘兵近畿、是實謀我也、公晏然無備、如一旦有警、何以禦之、公宜姑赴北國、當時同盟、越前有足羽、加賀有富樫、能登有吉見、信濃有諏訪祝部、公飛檄徵兵、塞木目荒血之險、則雖勁敵百萬、不能入界也、甲斐越中、義房直常之分國、境內豐安、足以供軍資、是

萬全之策也、直義從之、卽夜與直常等數人出走、兵士稍稍追至、比抵敦賀、兵號六萬、尊氏率兵來攻、直義率細川顯氏等諸將至近江、陣八相山、太平記 佐佐木定詮舉城降、與尊氏戰于山下不勝、顯氏畠山國清勸直義講和、直義從之、復與尊氏平、直常固排和議、顯氏國清怒計不行、遂降尊氏、從兵亦逃散、參取天正本太平記、園太曆、 直義遂走鎌倉、遠江以東悉應之、尊氏尋復來攻、宇都宮氏綱率兵往應、尊

氏、直義命桃井直常斷氏綱援路、令上杉憲顯石塔義房圍尊氏於薩埵山、直義陣伊豆國府、節制諸軍、義房等謂敵軍糧乏、不能持久也、因命軍士勿浪出戰、既而氏綱大破直常、乘勝而進、將士聞敵兵日集、請速決戰、義房不許、俄氏綱兵三萬餘奄至古宇津、炬火綿亘數里、義房大懼、不戰而走、仁木義長追至國府、直義不能支、竄伊豆山、尊氏贈書招慰、直義出降、明年與尊氏俱還於鎌倉、暴薨、

年四十七、四十七據公卿補任貞和五年直義出家年四十四之文○常樂記、足利系圖並作四十五、尊卑分脈四十六、 咸謂尊氏之志也、太平記、足利系圖、 稱古山大休寺、尊卑分脈、足利家傳、難太平記、 十三年後光嚴院追錄功、贈從二位、有子夭、嗣絕、園太曆、太平記、

足利直冬、尊氏庶長子也、尊卑分脈、太平記、 以母賤不爲尊氏所育、幼出依東勝寺、正平初竊至京師、求見尊氏、久之不得、請居僧玄慧家、從而受學、玄慧頗器之、爲言於叔父直義、直義

乃召見試之、命居其家、數爲請尊氏、尊氏未許之、適會紀伊兵起、尊氏始許爲父子、請光明院任右兵衞佐、將兵往擊、破之而還、時人稍重之、而嫡母赤橋氏深惡之、密讒之尊氏、故尊氏終不恩遇、視與仁木細川族等、太平記、 直義遂子養之、尋進從四位下、爲宮內大輔、足利系圖○敍任年月無所考、今姑書于此、 四年、直義欲討高師直、乃請尊氏出直冬、爲中國探題、除令爲外援、園太曆、太平記、 直冬往留備後鞆、視事明審、賞罰

號爲平允、狡黠之徒竄跡遠遁、國人多歸心、是時師直爲執事、專決天下之務、其所與奪莫不一出於愛憎、至是其惡益彰、（太平記）直義將舉事、使使來告、（園太曆）直冬欲往應之、師直使赤松則村遮拒于備前美作、又令中國將士圖之、於是杉原利孝率二百騎來襲鞆、（利孝名據金勝院本太平記）適守兵甚少、直冬殆見獲、其兵磯部左近等射而禦之、直冬僅脫走肥後宅磨守直等以兵來屬、師直又矯尊氏令、使西

國人殺直冬、而人皆曉其詐、莫敢應者、直冬納少貳賴尚女爲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石見人三角某等亦遙爲之聲援、天下分裂爲三、稱官軍爲宮方、尊氏兵爲將軍方、直冬兵爲右兵衛佐殿方、師直勸尊氏親擊直冬、會直義歸順、引兵討尊氏、以故尊氏不果來、未幾直義爲尊氏所殺、國人皆背直冬、（太平記）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因吉良滿貞石塔賴房歸順、西國諸將又起應直冬、（園太曆）

八年直冬爲國人所逐、流落安藝周防間、適山名時氏自京師還但馬、奏奉直冬爲大將、（太平記）詔以直冬爲總追捕使、遵承久已前故事、裁決守護以下事、（園太曆）九年詔與山名時氏復京師、足利高經桃井直常並以北國兵來屬、直冬進到丹波、聲勢大熾、尊氏棄京師而遁、明年直冬入據東寺、尊氏與諸將來戰、月餘、直冬兵食日乏、乃退保男山、見兵五萬餘、謀族近畿兵集、更與尊氏戰、羣議不決、乃

祈八幡宮、巫言不吉、諸將聞之犇散、直冬遂還石見、十七年山名時氏徇山陰山陽、使富田直貞攻宮信兼于備後、直冬率兵出應之、屯宮內、使僧謂信兼曰、恢復期至、諸將戮力、足下獨何意不爲相援、計當今之士足倚賴者、莫如足下、若能仗義來歸、則籍沒以下事當從所請、信兼不聽、使子氏信攻宮內、直貞敗走、直冬戰屢不利、乃引還、（太平記）應永七年卒于石見、（和漢合符足利系圖）法名道昭、號慈恩寺、（難太

平記子冬氏爲兵衛佐、○左右居備後、世呼曰未詳

中國武衛、子爲僧、名乾珍、住相國寺、足利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族四

足利基氏 子氏滿 孫滿兼

足利基氏幼名龜若丸、○龜若或作光王 尊氏子也、正平四年尊氏以基氏爲關東管領居鎌倉、

時尚幼、以上杉憲顯高師冬爲執事輔之、喜連川系圖 足利直義之歸順也、憲顯遙應之、奔于上野、師冬奉基氏攻之、兵僅五百、皆不欲往、道劫基氏歸、師冬走甲斐據洲澤城爲諏訪祠官諏訪隆種所攻自殺、太平記、隆種名據金勝院本 既而尊氏執直義至鎌倉、基氏營救甚至、尊氏不聽、基氏憂之出奔安房、尊氏遣人召還之、參取圓太曆、太平記、喜連川系圖、 崇光院授左馬頭、太平記 遷左兵衛督、公卿補任 七年尊氏親出拒新田義興義宗脇屋義治于金井原、既而義興義治來薄鎌倉、基氏聞敵在三浦、遣南宗繼將兵擊之、不見軍而還、俄而義興義治來攻、衆未脫甲、基氏出拒大敗、奔于尊氏石濱營、尊氏與義宗戰於小手差原破之、義興義治棄鎌倉退保河村城、尊氏基氏襲走之、明年尊氏還京師、留畠山國清爲基氏執事、及尊氏薨、義興謀乘喪復攻鎌倉、基氏患之、使國清誘殺義興、親至入間河大耀兵威東土帖然、時兄

義詮新襲將軍職、衆皆以爲基氏久在關東握兵柄、必爲義詮所疑忌也、畠山國清因請發兵攻吉野、以避其嫌、基氏然之、大舉東國兵屬之國清至京師以請義詮、義詮悅之、共攻陷行在而還、國清罰軍中私還者千餘人、收其俸邑、衆詛基氏怨訴甚急、殆將作亂、基氏乃遣人數國清曰、卿前日之役名攻吉野、而實圖殺仁木義長也、今復擅沒軍士食邑、結其冤憤、豈非欲激成兵端以亂國家乎、卿

罪惡已稔、宜疾罷去、勿爲濡滯不決、坐取誅戮、國清乃奔于伊豆、據修禪寺城、基氏發兵三百餘人擊之、反爲所敗、更遣新田義一將兵往攻之、親出軍箱根、國清乞降、乃引兵而還、是時上杉憲顯匿居信濃、基氏宥罪招之、命代芳賀禪可爲越後守護、遂徵還之、復爲執事、禪可出兵遮之於上野板鼻、基氏大怒、親將兵將攻禪可於宇都宮、遇禪可子高貞高家於武藏若林野交戰、基氏驍捷多力、善

揮大刀、戰數刻、刀毀缺如鋸、遂斬高家、退而憩兵、聞愛將木戶每氏鬭死、大哭曰、彼每約與我同死生、彼今已死矣、我豈忍食前言邪、乃提刀而進、衆皆奮從、戰益銳、基氏馬傷而斃、敵兵望之、爭進圍之、基氏揮刀斬殺無前、大高重成馳至、面贊其勇、以馬授基氏、基氏喜曰、昔源平之戰、後藤守長乘主君馬而遁、卿之所爲、與彼相反、呼卿姓大剛、不亦可乎、○剛高音相近巖松直國勸基氏與己易甲、敵兵以

爲基氏競趨之、會日暮、敵兵引退、基氏追擊大敗之、進次小山、將攻宇都宮氏綱、會氏綱至軍陳謝、且告以禪可已懼罪亡去、基氏乃還鎌倉、參取太平記、喜連川系圖、是役也獲高貞子八郎、基氏愍其幼弱放還之、人稱其寬裕、太平記十九年敍從三位、公卿補任○喜連川系圖係五年是歲安藤九郎等二十餘人有罪、誅之於府內、初諸將恃功驕戾、動多異圖、至是莫不震慴、參取太平記、喜連川系圖、二十二年基氏薨、年二十八、太平記、常樂記、尊卑

分脈、喜連川系圖、法名同昕、號瑞泉寺、難太平記、尊卑分脈、喜連川系圖、初尊氏與直義議曰、義詮不堪負荷、恐墜吾業、然使關東諸國不叛則不至失天下、吾當使一子鎭關東、乃使基氏鎭東國、及尊氏薨、東國諸將多有憾於義詮、往往勸基氏圖之、基氏峻拒不納、難太平記能脩其職使義詮無東顧之憂、及訃至京師、人皆哀惜焉、太平記○難太平記曰、義詮深忌基氏、基氏恐有變、祈死於神、無何而沒、子氏滿、氏滿幼名金王丸、及基氏薨、氏滿襲爲管領、

年甫九歲。明年平一揆、據河越城。氏滿率執事上杉憲顯攻滅之。宇都宮又亂、擊平之。有頃、新田義宗脇屋義治竝起、圖興復。氏滿遣上杉憲將上杉能憲等將兵攻之。義宗敗死、義治走出羽。建德元年、義宗等餘衆勃起于武藏上野間。氏滿遣上杉朝房及畠山基國攻走之。文中二年、後圓融院授左馬頭、敘從五位下。天授五年、土岐康行起兵、畔足利義滿。義滿徵兵於氏滿。氏滿遣上杉憲方赴之。

聞康行降而還。喜連川系圖 是時義滿頗怠政事、稍失人心。會義滿將誅土岐賴康、徵兵諸國。氏滿遣上杉憲方將兵赴之。於是氏滿欲乘機篡代義滿。上杉憲春苦諫自殺。氏滿乃止。參取花營三代記、難太平記、鎌倉大艸子、喜連川系圖。 明年爲左兵衛督。進從四位下。小山義政起兵、宇都宮基綱往擊、不克而死。氏滿乃遣上杉憲方攻義政。義政披僧服請罪。氏滿赦之。弘和二年、義政又起兵。氏滿親擊斬之。元中三年、義政子若犬丸又起兵、與陸奧人田村則義通謀、據小山城。氏滿將兵攻之。若犬丸戰敗、走陸奧。氏滿遣上杉憲孝追殺之。氏滿進兵至白川、則義亦敗自殺。乃引還。四年、小田五郎據男體城。遣上杉朝宗擊之。明年朝宗攻拔之。滅小田氏。八年、山名氏清作亂。明年春、氏滿將援義滿。聞氏清已平而止。義滿以陸奧出羽遥授氏滿。進敘從三位。○本書係前年、誤。今據明德記訂之。 應永五年薨。年四十。○或作四十二。 法名道全。○全或作仙。 稱

永安寺。氏滿嗜酒、每雨聚飲。會內外臣僚、必盡款曲。嘗大醉、語侍者曰、天子人也。將軍亦人也。我亦人也。事我者亦人也。而上人不如下人之知疾苦。上下易位、則治不難矣。森元信光進曰、公言不可。鄙人豈耐爲君。勉爲明察。民不勝命。氏滿大悅、厚賜之物。其納人言如此。文祿清談 五子。滿兼、滿直、滿隆、滿貞、滿秀。滿直稱稻村殿。同姪持氏自殺。滿隆稱新御堂殿。同姪持仲自殺。滿貞稱篠川殿。同持氏子

義久自殺、滿秀爲日光山別當、稱大御堂殿、喜連川系圖

滿兼任左馬頭、敍從四位下、喜連川系圖、古河系圖、應永五年襲爲管領、遷左兵衞佐、六年巡行陸奥出羽而還、會大内義弘擧兵至界浦、滿兼遙應之、發軍抵武藏、陽言援義滿、既而聞義弘伏誅、頓兵不進、明年義滿以下野足利莊畀滿兼以紓其謀、滿兼乃還鎌倉、無何宇都宮氏廣作亂下野、斯波持詮擊斬之、以首來

獻、滿兼勞之、授以氏廣封邑、九年滿兼遣上杉氏憲於陸奥、擊伊達政宗平之、十六年卒、年三十三、喜連川系圖法名道安、古河系圖稱勝光院、子持氏、持仲、喜連川系圖世呼其家號鎌倉御所、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一

平廣常
千葉常胤（子胤正　胤賴）
三浦義明（子義澄　義連　弟義實　義實子義忠）

平廣常出自上總介高望、父曰常隆、任上總介、（平氏系圖○本書隆一作澄）廣常爲上總權介、（東鑑）稱介八郎、保元平治之亂屬源義朝、以勇聞、（保元物語、平治物語、）所謂十七騎之一也、（平治物語）後屬平氏、源賴朝起兵、北條時政說賴朝以廣常東國望族先致之、（源平盛衰記）賴朝遣和田義盛召廣常、廣常觀望未應、○（源平盛衰記、義盛爲安達盛長、）既而石橋軍敗、賴朝奔于上總、復使義盛趣之、廣常託以徵兵未集、不時赴焉、（東鑑）聞千葉常胤等應賴朝始師周東周西伊南伊北廳南廳北兵二萬、往會于隅田川、賴朝怒其後至、不輒見之、使土肥實平傳命曰、當在後軍以受指揮、初廣常意方今天下兵馬無非平相國之管轄也、賴朝單身起兵、事不必濟、若其人庸瑣而非將帥之器、則當斬以獻平氏、且以謂我令驅大兵赴之、其必大喜矣、及聞命意大沮、謂有人君之度、遂傾心事之、（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賴朝併廣常軍、兵勢大振、及平維盛敗于富士

河、賴朝欲進兵躡後、時佐竹義政佐竹秀義擁衆在常陸、廣常與千葉常胤三浦義澄勸先滅之、賴朝赴常陸、義政秀義宗族強盛、威振闔境、故與諸將胥議、以廣常有姻好、往說義政秀義降之、而秀義以父隆義屬平氏在京師不從、唯義政與廣常俱來、賴朝紿屛其從者、令廣常斬之大矢橋上、秀義遂據金沙城、金沙高峻險絕、賴朝進攻不能拔、明日廣常謂賴朝曰、秀義叔父有藏人義弘者狡黠

多欲、啗以重利、必將離畔、如得義弘、取秀義不難矣、賴朝領之、廣常往説義弘曰、東國之人、莫不歸仰武衞、今冠者據守孤城、欲與之抗、其亡可翹足而待也、爲子計、宜早改圖、攻殺冠者、則不啻免死、所在采地、永爲子有矣、義弘大喜、引廣常兵、鼓譟出城、後城兵驚擾不能支、秀義棄城走、廣常素多兵馬、恃功驕恣、三浦義澄享賴朝於三浦、廣常應召來會、望見賴朝、據鞍長揖、佐原義連勸之下馬、廣

常曰、我家三世未慣其禮、遂不肯下、宴酣與岡崎義實乘醉忿爭、賴朝積不能平、漸疏薄之、廣常亦稍覺之、以賴朝雅愛重京師人、薦其女壻前伯耆守平時家、以自媚焉、賴朝終不懌、東鑑後命梶原景時圖之、景時與廣常博、乘其不意斬之、愚管鈔子良常稱小權介、亦被殺、千葉系圖廣常嘗納甲一領於上總一宮、至是祠官告之、賴朝意其有異、遣人取之、中有一封書、折閱則皆爲賴朝祈靈佑之語也、於是始知其寃大悔、赦其弟天羽直胤相馬常清、東鑑及賴朝朝京師、奏法皇曰、有上總介平廣常者、素多兵衆、臣建義之初、召充義旅、數立大功、然常謂臣曰、方今盤據關東、誰敢圖之、何勤勞王事之爲、臣竊懼蓄不良之徒、天譴將及、故前已戮之、臣至誠奉君、以身狥國、以是察之、蓋以廣常雄傑有聲望、特擧以藉口焉、愚管鈔

千葉常胤與平廣常同族、高祖常將居下總

千葉郡、常將生常永、常永生常兼、爲從五位下下總權介、常兼生常重、常胤其長子也、世稱千葉介、參取東鑑平氏系圖千葉系圖爲人厚重謹儉、世爲關東望族、源賴朝起兵也、遣安達盛長傳檄下總、盛長見常胤致賴朝意、常胤沈吟未答、子胤正胤賴在側、進説曰、武衞仗義起兵、爲國除害、而首徵兵於我、扶順討逆、事在不疑、請速應命、常胤乃報曰、將軍爲祖先興廢絶之業、常胤敢不奉命、乃命盃勞之、且告盛

長曰、今幕府所駐、非有要害之固、相模鎌倉、源家祖先之故地、宜移軍據之、常胤亦當率子弟奉迎、盛長還報、賴朝大悅、常胤聚兵將發、胤賴曰、國之目代、平氏所置、豈坐視我所爲乎、宜先逐目代、而後進兵、常胤然之、使胤賴等襲之、因風縱火、敵不能支、胤賴手斬目代、千田親政者、與平氏有姻、聞目代敗死、勒兵欲攻常胤、常胤孫成胤、擊擒親政、於是常胤帥騎三百餘、迎謁賴朝于下總國府、獻虜、

賴朝大喜、延置座右、款接甚渥、且曰、自今以往、我視卿當如父、（東鑑○按源平盛衰記、石橋戰敗、賴朝赴上總、遣使于廣常常胤曰、將以廣常爲父、以常胤爲母、與本書異、）常胤建議曰、將軍宜多建旗幟、以壯軍容、江戶葛西之徒觀望者、皆謂精兵大集、當躡踵來歸、賴朝從之、（源平盛衰記）壽永三年、從源範賴討源義仲、又攻平氏於西海、皆有功、常胤老將、威望素著、賴朝命範賴特尊禮之、文治元年、範賴至長門、將赴豐後、船艦不具、糧食匱乏、還軍周防、將士多東國人、日夜思歸、和田大多和等諸將、至有謀棄軍東歸者、常胤獨不言勞苦、既而範賴徵糧於近國、戰艦稍集、將發、常胤先諸將而進、賴朝諭範賴曰、常胤以衰暮之齡、奮不顧身、宜優待超等倫、如常胤之功、終身報之、亦不能盡焉、尋以功增食下總三崎、三年、在京武士擾、所在群盜充斥、朝廷命賴朝戢之、於是賴朝遣常胤及下河邊行平彈壓、臨行、賴朝遺書權中納言藤原經房曰、中原親

能大江廣元、雖在輦下、是唯監聞院修造土木、且其人非有武幹、若有搶攘、非彼曹之所能制、故今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二人、關東勇士、多領兵馬、按治橫暴、莫若二人、故選而任之、宜竭其用、至則盜賊斂迹、京師肅清、五年、賴朝擊藤原泰衡、命常胤製旗上之、常胤撰賴義東征所用以獻、及出師、常胤與八田知家將東海道兵、經岩城岩崎、渡遇隈河擊之、陸奥平、建久元年、賴朝朝京師、命畠山

重忠爲先隊、而後隊未得其人、八田知家曰、千葉常胤宿將、衆所推服、卽其人也、頼朝從之、法皇敕頼朝舉功臣十人授官、常胤當賞、辭而讓孫常秀、初頼朝賜諸將文書、紙尾必親畫花押、及拜右近衞大將置政所、不復親押署、視事之始、賜常胤下文、稱閥閲勳勞、令子孫永襲采地、常胤請曰、今之所賜、惟署有司姓名、此不足傳後嗣、願賜親畫以爲光榮、頼朝從之、又請美濃蜂屋莊、頼朝曰、卿勳勞最大、我不敢忘、然後白河帝有約、蜂屋莊不

得補地頭職、他日當擇便宜之地以資子孫、語意懇惻、常胤感泣曰、將軍至誠遇臣、臣雖不得其地、無復所憾、東鑑進敘正五位下、建仁元年卒、年八十四、東鑑、千葉系圖初頼朝起兵、常胤闔族歸嚮、累立戰功、展力竭忠、諸將莫能及、頼朝深倚信之、軍機巨細莫不諮決、終始眷遇不替、能保全其功名、頼朝常曰、行賞功臣、當以常胤爲首、其寵異如此、實朝命功臣家

上頼朝所賜手書、諸將所上皆不過兩三紙、唯千葉氏小山氏各上數十通、時人榮之、東鑑子胤正、師常、胤盛、胤信、胤通、胤頼、僧日胤、皆顯于時、師常出爲相馬師國養子、稱小二郎、胤盛稱武石三郎、千葉系圖胤信稱大須賀四郎、建曆中、實朝詣鶴岡社、以胤信善射、命懸調度、胤信固辭、實朝怒曰、故將軍有制、自非發二十矢斃二十人者、不得與此選、而汝不知故事、視以爲賤役、甚無謂也、罰停謁見、久之得釋、東鑑胤通稱國分五郎、千葉系圖僧日胤稱律

靜房、居園城寺、治承中、受頼朝密旨、祈其興復、乃限一千日、詣石清水社、默誦大般若經、以求神助、一日夢神授金甲、覺而異之、會以仁王起兵入園城寺、日胤聞之、使弟子日慧代己禱祠、從王赴柰良、至光明山、王中流矢、日胤與追兵奮戰、斬六人而死、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斬六人據長門本平家物語、頼朝悼之、附伊賀山田鄕于園城寺、祈日胤冥福、源平盛衰記

胤正襲爲下總介、世稱新介、賴朝之起、擊伊北常仲於上總有功、藤原泰衡故將大河兼任舉兵陸奥、胤正與葛西清重擊平之、東鑑子成胤常秀、千葉系圖成胤稱小太郎、襲爲下總介、從父祖歸賴朝、兼任之亂有戰功、賴朝壯其勇、且恐輕敵深入、賜書曰臨戰自重勿競先登以履危殆、賴朝獵那須野、選近臣善射者二十二人、執弓矢列從左右、成胤預焉、其他勳舊不許持弓矢、時人豔羨、和田義盛之亂、

率家族赴難、幕府賴安子胤綱襲爲下總介、常秀稱堺平次、賴朝朝京師、常秀以祖父功爲左兵衛尉、賴朝再朝京師、時民間流言源義經源行家餘黨狙賴朝於途、常秀與比企能員奉命詗察東海道、後爲上總介、二子秀胤時常、秀胤爲上總權介、娶三浦泰村妹、及泰村敗死、北條時賴遣兵襲秀胤上總一宮館、秀胤積薪炭環其家、縱火自殺、時常稱埴生二郎、初常秀割埴生莊與時常、常秀没後、

秀胤奪之、由是兄弟有隙、聞秀胤有難、赴之同死、時人義之、東鑑

胤賴食下總東莊、因稱東六郎大夫、東鑑、千葉系圖、操持堅正、少在京師、是時平氏用事、胤賴不阿附權勢、以遠藤持遠薦仕上西門院、敍從五位下、聞神護寺僧文覺名往訪之、一見有契、遂爲弟子、文覺謫伊豆、協謀勸賴朝起兵、及檄至、又說父應之、賴朝深德之、眷遇最優、子重胤稱平太、善和歌、爲實朝所親昵、嘗就

休采邑、月餘不歸、實朝賜和歌趣之、而不時還、大失實朝意、蒙譴家居、重胤深自悔恨、以情愬北條義時、義時教之、使詠和歌謝過、重胤立作和歌授義時、義時懷而入府、爲請貸罪、實朝見其歌、意乃釋、恩眷如舊、子胤行亦善和歌、有寵于實朝、每有讌會、莫不陪從焉、後爲中務丞、剔髮改名素暹、寶治中賴嗣特命掌問狀教書、常胤子孫世以武顯、惟胤行兼曉吏事、因有此命、千葉氏補文職、蓋是爲

始東鑑

三浦義明姓平氏其先出自上總介高望高望子良文稱村岡五郎生貞道稱小五郎平氏系圖貞道據平家物語劍卷今昔物語○本書作忠道平群系圖云忠道仕賴光時藤原忠道關白以故改曰貞道據此則忠道即初名也貞道事源賴光與源綱等齊名平家物語劍卷貞道生爲道稱平大夫居相模三浦因氏焉爲道生爲繼稱平太郎平氏系圖勇力絶倫名振關東從源義家擊清原武衡有功奥州後三年記爲繼生義繼爲相模介義

明即義繼長子也三浦系圖稱大介爲人剛勇重信義東鑑源平盛衰記源賴朝起兵遣安達盛長檄招關東將士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迎盥漱讀檄揮涙曰吾謂左馬頭殿之亂流亡殆盡無復存者常深嘆恨而今聞此舉何幸加焉顧謂子孫曰我老且病朝不慮夕今辱受命實一家之榮也且天運循環興廢有時平氏久竊政柄窮奢縱欲自招覆墜右兵衛佐殿我累世主君既奉院宣爲國起義爾等宜竭力輔翼討滅亂賊垂功名於不朽矣若事不成捨生取義勿懷貳心辭氣愿款衆皆感動乃宴饗使者遺以刀馬賴朝軍于石橋山義明遣子義澄孫義盛等將三百餘騎赴之未至繆聞賴朝敗死引兵而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坂破之歸三浦義明曰明日重忠必來攻爾等宜據衣笠而待義盛曰衣笠坦夷便于馳突然非要害奴田城三面負險一方臨海我有精兵一二百彼雖百萬無所用其

衆義明不聽曰奴田僻邑人少知名衣笠名城世所稱道我曹没後人將言三浦黨守衣笠而死亦足以成名義盛曰二城共在管内何論彼此凡守者曠日持久使敵疲勞是爲上計今據衣笠不日而敗反爲世笑願熟圖焉義明大怒曰今舉天下爲讎敵無由求生而一旦棄名城據僻地雖引時日反得怯懦之名是勇士之所深恥也源家興復之日以父祖戰死之地子孫得賜衣笠豈非榮哉況

軍之勝敗、在策之長短、不在地之險夷、顧身畏死、不如不戰、如不用命、我當獨守衣笠而死、衆不得已、遂入衣笠城、兵僅四百餘騎、義明女壻金田賴次帥七十餘騎來會、(東鑑七十爲七千、今從本書及長門本平家物語)衣笠一面有沼、一面穿塹三重、設二梁而開戰路、僅容二騎、令曰、善射者多貯弓矢、不便射者持梃伏篁叢、待敵薄城、弓手連射之、人馬傷痍陷于塹、則伏兵急出、以梃撻之、(源平盛衰記)乃命義澄義連守城東、

義盛賴次守城西、義景義久陣於其中、(東鑑)既而畠山重忠河越重賴江戶重長等、將金子村山山口兒玉横山綴丹黨三千餘騎來攻、初小坪之戰、義盛弟義茂斬獲綴黨三帥、綴黨欲報其讎、別率二百餘騎進偪城門、城中雨射、兵士被創多陷塹中、梃卒亂毆之、死傷甚多、綴黨不能支而退、金子家忠帥兵三百繼攻、奮勇血戰、奪其二門、義明命義盛射、一發中之、家忠墜馬、弟近範肩之而去、三浦餘一追之、反爲近範所殺、義澄下令曰、餘一單騎追敵、竟致此敗、汝等唯射其來攻者、不得離群獨進、義明激士卒曰、汝等何愛生之甚、今視其鬭猶兒戲耳、坂東之俗、父死于前而子不撓、子斃于後而父不顧、踰屍蹀血、立決勝負、今當連騎出衝、誘敵入險、偪而擊之、豈不快乎、義澄以兵寡不敢出、義明勵聲曰、我年十三操兵以降、屢歷戰陣、今垂九旬、衰病交侵、碌碌死牖下、常以爲憾、幸遭今日、吾願

畢矣、汝等視我戰死、乃整甲將出、作勢不能起、六卒扶掖纔得上馬、義澄(○長門本平家物語義澄爲佐野平太)扣馬止之、義明叱曰、臨陣致死、兵家之常、當短兵接戰、衝堅挫銳、汝曹乘城放箭、猶射場角藝、何日決雌雄乎、揚鞭擊義澄、義澄等執轡擁而入城、會日暮、義明集子孫諭曰、今日力戰、亦不失勇名、且城兵盡疲、不可復戰、意佐殿智勇邁人、不必一敗就死、誑敵全身、走房總以圖再舉、亦未可知也、汝曹宜乘

夜出城、一會麾下、竭爪牙之力、殄滅強寇、坂東之士、皆源家臣僕、一旦屬平氏、誰不戀舊主、義旗所指、望風自歸、老人之言必驗、後當思我言、我筋力衰耗、步騎不便、與汝等同去、恐不得免、若爲敵所逼、欲脫我則勢不可、棄我則負遺親之名、我亦得愛生之譏、不如留守此城、多張旗幟、以疑敵、一戰快死、義明九十之齡、不足惜也、惟以不見佐殿成立爲憾而已、淚下歔欷、親屬飲泣、固請扶行、不聽、義

澄等不得已攬淚而去、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明日城陷、義明遭害、時年八十九、○按、源平盛衰記及長門本平家物語曰、義明從兵不忍棄去、強輿而逃、行里許、敵兵追及、勢甚急、棄而奔散、追兵僞褫義明衣甲而去、遂爲江戶重長所害、本書所不載、故今不取、賴朝滅平氏、後追感義明忠誠、悼念不輟、建久中相地于三浦矢部鄕、營建佛堂、薦其冥福、東鑑、子義宗、義澄、義久、義春、義季、重行、義連、義宗稱杉本太郎、義久稱大多和三郎、義春稱多多良四郎、義季稱長井五郎、重行稱森六郎、三浦系圖、

義澄稱荒二郎、源平盛衰記、居矢部鄕、東鑑、世稱三浦別當、源平盛衰記、及賴朝軍于石橋山、義澄與姪義盛等帥兵三百、浮海赴之、東鑑、兵三百據源平盛衰記、遭風不能進、將由陸路、聞丸子川暴漲、駐軍一日、義盛趣之曰、會戰有日、緩而失期、則悔莫及、乃倍道而行、進抵丸子、水勢猛不可濟、欲俟水衰而濟、會大沼三郎從石橋逃來、言佐殿戰歿、衆愕然失色、曰、我徒喪主將、無所倚賴、前有伊藤梶原等、後有畠山陣金江

川、腹背受敵、進退甚艱、與其死于卒伍手、不若自殺、衆咸然之、義澄詰大沼曰、子面視佐殿之死邪、曰否、義澄曰、傳聞之言不足信也、得非敵兵詐爲此言、使我徒解體乎、石橋連山接海、澗壑之閒、潛匿可免、安房上總相近、可輕舸而走、吾一見北條土肥諸將、審佐殿存亡、事若實、則擊大庭畠山以報其讎而死、未晚也、衆從之、避畠山重忠軍、遵海而還、弟義連不肯、○長門本平家物語、義連爲和田義茂、曰、重忠乳臭

兒、未習軍旅、彼衆五百、我衆三百、固易與耳、直衝其軍、奪良馬而往、義澄曰、我兵奔馳數日、馬足疲勞、重忠結營休士、以逸待勞、欲取彼馬、反失我馬、宜潛兵自海濱過、使兵馬聲與波濤相混、敵兵不覺、擊之非計也、義盛曰、今避其鋒、後必受侮、乃與義連策馬而馳、當重忠營、大呼而過、重忠追及小坪坂、義盛等返戰破之、遂據衣笠、重忠與江戶重長河越重頼來攻、義澄等戰敗、乘舟遁于安房、遇頼

朝於海上、相見大喜、（源平盛衰記）從赴上總、夜投民舍、土人長狹常伴素屬平氏、欲襲頼朝、義澄偵知、掩擊敗之、及重忠重長重頼等來降、頼朝懼義澄等復其讎、諭之曰、彼雖有罪、不藉其兵力、則大事不成、卿等專存公忠、勿宿私憾、義澄之先世居三浦、自父義明掌國事、至是又命義澄襲其職、因稱三浦介、從源範頼攻平氏於西海、進軍周防、初頼朝命範頼曰、周防之地、西則宰府、東則京師、宜扼咽喉

以接軍機、範頼將赴豐後、聚諸將議曰、欲使勇謀多兵者居守周防、誰可者、千葉常胤曰、三浦義澄其人也、範頼乃命之、義澄辭曰、臣願先登立功、不欲留此、範頼曉諭再三、義澄不得已從之、及源義經攻壇浦、義澄率兵往會之、義經命之先鋒、進至奧津、距敵陣可二百步、平氏不戰而走、頼朝擊藤原泰衡、義澄從至熱借山、力戰卻敵、進至岩井郡、獲其魁帥若二郎、初頼朝之起也、義明首應之、拒敵

戰死、義澄義盛等攻戰數年、蕩平強寇、其功居多、以故頼朝待三浦族最渥、凡軍旅機密、義澄等多所參預、頼朝朝于京師、義澄從焉、以功當任官、請而授子義村、頼朝任征夷大將軍、敕使至鎌倉、特命義澄受制書於鶴岡社、人咸榮之、正治二年卒、年七十四、（東鑑○按諸書不載義澄敘爵、然本書云三浦介平朝臣義澄卒、則有如敘五位者、雖無明文可徵、姑從本書、文書卒、）子有綱、義村、重澄、胤義、友澄、義村胤義自有傳、有綱稱山口二郎、重澄稱大河戶、

爲大隅守、（三浦系圖○本書有綱作有繼、今據東鑑訂之、）義連稱佐原十郎、身長七尺五寸、（三浦系圖、）有膽略、小坪衣笠之戰、皆著勇名、（東鑑、源平盛衰記、）壽永三年從源義經討源義仲、（源平盛衰記、）又從攻一谷、義經自將精銳、潛赴鵯越、欲下山襲之、路極險惡、至半途、斷崖壁立、衆不能進、義連進曰、我徒射獵于甲斐信濃山中、備慣險阻、此山雖險、以吾觀之、好射場爾、乃策馬而進、義經曰、義連壯士、勿使獨死、麾衆繼之、遂大敗敵軍、（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初賴朝過義澄家燕飲、岡崎義實與平廣常乘醉忿爭相罵、義連大吒義實曰、叔父老狂、今日將軍臨席、實一門光榮、奔走營辦、唯恐不及、叔父何傲慢、廣常亦何無禮、如有所言、豈無他日、閧譬再三、二人愧服而止、賴朝心韙之、親遇日厚、北條時連加元服於幕府、賴朝不豫點加冠人、及期豪族畢集、賴朝特命義連加冠、義連辭不敢當、賴朝不許曰、我嘗遊三浦、卿一言解紛、我

知卿於是時、此兒夫人所鍾愛、將來賴卿調護、善視之、義連乃從命、人皆榮之、賴朝擊藤原泰衡、義連從軍有功、建久元年賴朝朝于京師、又從焉、以舊勳奏任左衛門尉、（東鑑、）子景連、盛連、家連、政連、盛連爲遠江守、家連肥前守、景連政連衛府尉、（參取東鑑、三浦系圖、）盛連子經連、廣盛、盛義、（盛義據三浦系圖、）光盛、盛時、時連、初三浦義村女適北條泰時、生時氏、後離婚、再醮盛連、以姻好奉北條氏甚謹、泰村之亂、諸子俱入援幕府、及泰村敗、支族多死、唯盛連諸子得免、（東鑑、）義明弟義實、

義實初稱三浦惡四郎、後家岡崎、因稱岡崎四郎、（源平盛衰記、三浦系圖、）賴朝在伊豆、義實傾意推奉、賴朝亦深倚信、及擊平兼隆、特豫密策、石橋之戰、義實力戰、子義忠爲長尾定景所殺、及定景降、賴朝與之義實、甘心焉、義實素慈仁、不忍遽殺、因之于家、定景自知不免、日夜讀誦法華經、義實悚聽、心深愍惻、詣幕府請

曰、臣怨定景淪浹骨髓、而彼持法華專修勤苦、臣聽其唄聲、怨念漸消、令殺之無益于死者、而徒增罪業耳、願赦其死、以助冥福、賴朝許之、初義忠娶波多野義景女、生子實忠、小名先法師、義景采邑在相模波多野、義景在京師、義實時之私請賜其地、義景還而聞之、大怒訴于幕府、賴朝命置對辨析、義實曰、義景嘗有傳其莊園于先法師之約、義景曰、先法師者我外孫也、外祖尚存、何爲請之、是義實之姦曲也、義實屈伏、因罰之宿直鶴岡、及勝長壽院一百日、會義實從士捕山賊渠帥于箱根、以功得贖罪、後告老剔髮、正治中見北條政子、泣訴家門衰薄、政子甚憫之、告賴家曰、先君創業、義實等爲爪牙、今聞年耄家貧、以子孫爲憂、不可不優恤、宜增食邑一所以報舊勳、命未下而沒、年八十九、（東鑑）子義忠、義清、義清出嗣土屋宗遠、（源平盛衰記）

義忠稱佐那田餘一、（東鑑）剛勇多力、善馭騁馬、

石橋之戰、賴朝謂衆曰、敵皆東國精鋭、大庭股野爲其先鋒、我麾下誰能當此者、義實曰、賤兒義忠少有膽略、請命之、賴朝乃命義忠先鋒、既而敵來攻、義忠等奮戰與股野景久交搏墜馬、將刺景久、長尾爲宗馳來援景久、會昏黑雨甚、彼此聲色不辨、義忠紿爲宗曰、在下者義忠也、景久曰、莫錯、下者景久、上者義忠、摸索盔甲認之、義忠乃足蹴爲宗、急拔刀刺景久、刀不脱鞘、頻刺而不入、遂爲爲宗弟定景所害、時年二十五、（源平盛衰記）三子實忠、成實、實久、（三浦系圖）皆幼弱、及賴朝赴下總、遣使慰撫義忠母、慮其幼兒爲敵所搜捕、取置軍中、後賴朝至義實家置酒、召見三子、厚撫恤之、實忠亦稱餘一、爲左衞門尉、和田義盛擧兵、實忠率其子二人屬之、事敗而死、（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二

北條時政

小山朝政（弟宗政　朝光）

北條時政、姓平氏、稱四郎、伊豆北條人、其先出自鎮守府將軍貞盛、貞盛子維將、生維時、

維時生直方、直方生維方、自維將四世歷守介、（北條系圖、印本尊卑分脈、）維方生僧聖範、聖範生時方、（北條系圖、印本尊卑分脈一說、）為伊豆介、（尊卑分脈、）曾祖直方養為已子、（北條系圖、）時方生時家、敍從五位下、即時政父也、（北條系圖、印本尊卑分脈、從五位下據系圖、○帝王編年記、以時方為時政父、誤、）時政為人外厚重而內深阻、能以權略收衆心、（東鑑、增鏡、）源賴朝流于伊豆、時政與伊東祐親監視焉、（異本平治物語、曾我物語、）賴朝居祐親家、後遁歸時政、（源平盛衰記、曾我物語、）時政女政子與通時政、佯為不知者、稍益親厚、（東鑑、源平盛衰記、曾我物語、）治承四年源賴政勸以仁王、下令旨於賴朝、及諸國源氏討平氏、賴朝招時政、諮詢方略、（東鑑、源平盛衰記、）時政曰、坂東八國將士莫不蒙源氏之恩、而其役屬平氏者、不過欲免死耳、今平廣常為藤原忠清所讒、平氏將召而罪之、君若因啗以甘言、彼必至、千葉常胤、三浦義明、族強兵衆、素重信義、必不背舊恩而為違敕

之賊、能致此三人、則八國將士、縱欲背叛勢不能以寡弱而孤立於其間、東國既順服、則北國西國亦將風靡、大庭景親服從平氏、聲勢漸張、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屬平氏在京師、重能子重忠、有重子重成、必不來、而兵力皆不減景親、今舉事宜先擊破之也、賴朝深納其言、（源平盛衰記、）未幾賴政敗死、清盛欲殲源氏族屬、以絕後患、賴朝懼遇害、謀及其未發而起兵、先擊目代平兼隆、兼隆館於山木、依

據險阻、賴朝使人陰圖山川要害、台時政開示軍士所由道徑、發佐佐木定綱等八十五騎、以時政爲將、夜襲兼隆、東鑑、源平盛衰記、自北條至山木有二道、是日値三島神祭、時政度牛鍬大路、往來駱驛、爲衆所怪、欲取道蛭島、賴朝不聽曰、擧事之初、何用間道、且蛭島狹隘、不便騎乘、可徑赴大路也、東鑑、已發、台還時政曰、我欲決成敗於一擧、今日之事、何以相報、曰捷則放火揚煙、敗則馳使告之、請速自裁、

乃分定綱等、別擊兼隆驍將堤信遠、時政自率子宗時義時等襲兼隆、兼隆力拒、時政少卻、賴朝令人升木望煙、久之不見、遣佐佐木盛綱及加藤景廉堀親家助時政、遂克之、斬兼隆、時政遂從賴朝、與大庭景親戰于石橋山、兵敗、賴朝走土肥杉山、景親追躡、幾及、時政父子還戰、力疲不能從、及昏相得、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賴朝匿箱根山、避僧良暹之難、將往土肥、使時政間道赴甲斐、趣武田族、時政至中途、以爲撓敗之餘、行無定止、不告主將所駐、彼將疑而不應焉、遂還土肥、自巖浦舟行赴安房、與三浦義澄等相遇海上、賴朝尋至、時政又赴甲斐、得武田信義等精兵二萬、會于駿河黃瀨河、東鑑、及賴朝入鎌倉、迎政子于伊豆、時政以婦翁益被親重、賴朝有愛姬蓄伏見冠者廣綱、姓闕、家、間密往來、時政妻牧氏告政子、政子素妒、即使牧氏父宗親逐廣綱、毀撤廬舍侵辱之、廣綱攜姬逃匿大多和義久

家、以狀白賴朝、賴朝託出遊至義久家、召宗親面責之、親起斷其髻、時政以爲恥、不告而歸北條、賴朝怒其專肆、久而獲解、文治元年賴朝將擊義經于京師、親將兵至黃瀨川、義經出奔、乃使時政率兵一千、兵數據玉海、扞衞京師、搜捕義經、不能得、東鑑、賴朝因託言糾察姦慝、使時政奏請國衙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其所在擒之、朝議難之、東鑑、玉海、保曆間記、時政往復論辯、遂得如所請、源平盛衰記、領七國地頭職、無

何辭之、先是國司領家私以平氏親黨家人多署地頭、時政檢籍入官、於是賴朝分遣家人有軍功者、爲守護地頭、（東鑑）王綱之不振、實由于此矣、（神皇正統記、增鏡）是時平氏孤兒寓于民閒、餘黨藏竄山澤、搢紳士庶與義經親善者衆、（東鑑、源平盛衰記）而喪亂之餘、盜賊充斥、時政居京師歲餘、吏務繁劇、而彊敏無滯、措置懸合賴朝所筭、京畿無虞、以幹事聞、及歸鎌倉、帝亦惜之、敕自擧代、以賴朝意、薦從弟時定、警

衞京師、時定亦頗著名稱、（東鑑）賴朝薨、賴家襲職、時政敍從五位下、任遠江守、（東鑑、將軍執權次第）爲政所別當、總軍事、賴家淫縱、嬉戲無度、人皆知其不能繼業、時政無意規諫、循默自保而已、賴家病劇、政子分關東關西守護職、授賴家子一幡弟千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圖滅北條氏、事泄、時政適將修佛事、歸名越宅、政子使人急報之、時政按轡思念、徑造大江廣元謀曰、能員頃年負威陵人、世所知也、今乘將軍羸困、矯命作亂、吾欲先其未發誅之、柰何、廣元答以誅否任意、時政意始決、至荏柄社前、謂天野遠景仁田忠常曰、能員懷異志、今日誅之、煩公等行、遠景曰、彼老翁無能爲也、召而誅之、一夫力耳、於是復延廣元、議密定計畫、時政擐甲自備、使善射者二人立小門內、遠景忠常伏西南戶內、部署既定、託佛事招能員、能員至、遠景忠常擒殺之、其子宗員挾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子義時、率諸將

攻之、悉夷其族、幷殺一幡、諸與能員姻昵交通者抵罪、賴家病少閒、聞之、命和田義盛及忠常誅時政、義盛密告其謀、時政與政子謀、幽賴家于伊豆修禪寺、奉千幡居己家、立爲嗣、是爲實朝、（東鑑）明年弑賴家於伊豆、（保曆閒記）以變故之際、人懷危懼、時政諭告將士、安堵如故、於是威權傾天下、諸將不敢以等夷視之、（東鑑）時政諸子母氏各異、牧氏最後所娶、傾險驕恣、時政寵憚之、所言皆聽、平賀朝雅畠山

重忠皆時政女婿、而重忠妻非牧氏所生、保曆間記 重忠子重保與朝雅忿爭、朝雅讒之牧氏、牧氏乘閒誣以謀叛、請殺重忠父子、時政遣兵殺重保、遂遣諸將殺重忠於二股川、人以爲冤、東鑑 牧氏以朝雅亦源氏疎屬、欲彊時政殺實朝立朝雅、密聚兵士、政子使三浦義村結城朝光等取實朝移居義時家、用義村計、勒兵矯實朝命、如將誅時政狀、迫使剔髮、幷牧氏徙于北條、東鑑、參取愚管鈔、○按保曆間記、牧氏與時政謀請實朝至私室、將行弑逆於浴室、事泄、政子召義時告急、義時自馳至時政家、抱實朝而還、實朝心尚疑不安、義時具告以實、即命誅時政、義時陽爲殺之、并牧氏幽之伊豆、與此小異、建保三年患瘍卒、年七十八、東鑑、北條系圖 法名明盛、北條系圖 號淨福寺、將軍執權次第、鎌記、將系拔萃、○北條系圖曰、號願成就院、按東鑑、賴朝伐藤原泰衡時、政爲建佛祠於伊豆北條、號願成就院、以祈其捷、陸奧平後、搆賴朝別館於祠傍、堀地得古榜書曰願成就院、時政修繕、以扁祠宇、據此則願成就院者、爲賴朝設、而非所居院、故不取、又按太平記曰、初時政詣江島辨才天祠、祈子孫蕃昌、期滿七日、夜有一婦、容貌端麗、告時政曰、汝前身箱根山之僧也、寫六十六部法華經、藏六十六州之靈地、因此得再生此土、而子孫相繼東國柄矣、若行不循度、不可過

七世、言訖變龍入海、留三大鱗、時政取貼旌旗、從此相傳以三鱗形爲徽號、其說怪誕、今附于此、子宗時、義時、時房、政範、宗時從賴朝戰死于石橋山、東鑑、北條系圖、義時時房自有傳、政範以牧氏所生、甚見鍾愛、東鑑 敘從五位下、爲左馬權助、早卒、東鑑、北條系圖、十一女、長政子、及賴朝薨、擅制中外、廢置將軍、北條氏之專權、實由此、事詳列女傳、擅制以下、參取諸書大意、餘皆適搢紳將帥門、族之盛、無與爲比焉、北條系圖

小山朝政稱小四郎、下野人、藤原秀鄉之裔也、秀鄉以討平將門功、任下野守、參取東鑑、尊卑分脈、曾祖行尊下野介、生行政、行政生政光、稱小山四郎、爲下野大掾、政光生朝政、尊卑分脈 朝政與足利忠綱同宗、俱以州豪相軋、以仁王下令討平氏、朝政將應、告忠綱、不聽、及信太義廣圖襲賴朝、率兵入下野、誘朝政及忠綱、忠綱應之、而朝政將逆擊之、會政光宿衛京師、居守單弱、乃詐聽、及義廣來議軍事、密率兵出屯野木社、設伏林薄以待、義廣過社前、伏

起升樹亂呼聲震溪谷、義廣不測其衆寡、軍大驚擾、朝政乘之奮擊、殺傷頗多、義廣射中朝政墜馬殆死、會弟宗政自鎌倉來援、力戰救之、義廣退屯社西南、朝政與宗政合擊之、適飇風大起、沙石眯目、義廣兵不能復戰、遂逃散、下河邊行平據古我高野之津、要走路、又敗之、足利有綱等又擊之小手指原小堤、義廣走信濃、朝政乃遣宗政獻捷鎌倉、賴朝沒義廣黨食邑、授朝政常陸村田下莊地頭

職、殊賜書賞其功、壽永三年、從源範賴討平氏於一谷、尋從至西海、軍中乏食、將士多思東歸、獨朝政宗政與千葉常胤等能忍艱苦、銳意攻戰、賴朝下手書褒焉、源義經薦爲兵衞尉、文治中、從征藤原泰衡、泰衡敗走、朝政往搜物見岡、泰衡已逃、朝政等與其所留兵戰而殲之、初賴朝出師、次下野古多橋、朝光獻駄餉、有介士侍側、政光指問其名、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也、因盛稱其戰

功、政光哂曰、以身徇主、士之常也、彼何足多、顧彼無屬兵、故單身奮戰、爲世稱譽、如政光等每遣從兵效力、此其所以不同也、乃顧朝政等曰、汝輩是行宜獨戰樹功、以蒙無雙之名矣、朝政等遂奮勵力鬭、士卒亦能致用、凱旋之日、賜旗幟弓嚢於政光家士有功者、旌異之、明年、從賴朝朝京師、舉將士有殊功者任官、以朝政爲右衞門尉、東鑑、尋任左衞門尉、東鑑、小山家譜、檢非違使、小山家譜、尊卑分脈、敍從五位下、爲

下野守、東鑑、小山家譜、尊卑分脈、正治元年、爲播磨守護、建仁初、宿衞京師、車駕覲法皇、朝政從之、會越後人城長茂謀叛、以兵圍寓舍、朝政家士拒卻之、既而還居鎌倉、及比企能員圖滅北條氏、朝政與二弟及畠山重忠等擊而平之、有人譖宇都宮賴綱謀叛、實朝特命朝政將兵往誅之、朝政曰、賴綱與臣有外戚之親、然捨私從公、如其防戰、豈不盡力、但專當使命、實所不忍、敢辭、乃密以狀諭賴綱、賴綱因陳

謝得免。承久之役，朝政以耆舊留鎌倉，參決軍謀，調遣兵士。東鑑 曆仁元年卒，年八十四。先是薙髮，法名生西。東鑑、小山家譜，薙髮據東鑑。〇按家譜一說爲寬喜元年卒年四十二者誤 子朝長，任左衛門尉。承久之役，與武田信光同經山道，與官軍戰尾張大井戶，有功，進犯京師。東鑑 弟宗政、朝光。

長沼宗政食下野長沼邑，因氏焉。〇尊卑分脈長爲中 敍從五位下，任淡路守。結城家譜、東鑑補遺 從源範賴擊平氏，有功。建保初，人告畠山重忠子僧重

慶據日光山謀不軌，源實朝遣宗政往捕之。宗政斬其首來獻。實朝使人讓之曰：「向重忠無罪抵死，良可哀也。今其子雖有叛謀，而一浮屠爾，何能爲也。我遣汝收之，本欲按問之後，徐有處置，而汝擅斬之，何其輕易也。」宗政瞋目曰：「彼反形既露，無可容疑。臣若生擒致之，則或有侍女乞其命者，將軍從而全之，亦不可知。是臣所以先斬而後獻也。且故將軍嘗嘉臣有戰勞，將有顯賞，臣固辭其命，因請

賜蟇目箭，糺東海十五國不法之徒。將軍素重武備，竟得聽許。如今日之事，非無辭也。臣竊視將軍近時所爲，不講武事，唯和歌蹴鞠之耽，寵婦女而疏將士，諸所沒收之地，率皆賜之寵嬖。榛谷重朝之邑與五條局，中山重政之邑賜下總局，此豈治政之所宜乎。」辭色抗厲。實朝怒，宗政屏居踰月，兄朝政陳謝，乃得出。東鑑 延應二年卒，年七十九。東鑑補遺 初宗政自負勇武，以爲門族之中莫能及己者。弟朝

光之被讒也，同列連署劾梶原景時，白朝光無罪，宗政亦與之，處其有後禍，不肯押印，時人甚醜焉。東鑑

結城朝光稱小山七郎，東鑑 食下總結城邑，故亦稱結城。結城家譜 其母八田氏，源賴朝乳母也。東鑑、結城家譜 及賴朝起兵，母攜之往候隅田驛，請以兒給仕左右。賴朝親加之首服，賜名宗朝，置諸近臣中。東鑑 後更今名。東鑑、結城家譜 信太義廣之亂，賴朝禱鶴岡社，拜訖曰：「事卒何如？」朝光

奉劒在傍、率爾對曰、彼已爲臣兄所滅矣、賴朝顧喜曰、此非汝言、必神之所憑也、果然則厚賞汝、是日果得朝政捷報、乃分義廣之黨食邑賜焉、時年十五、由是眷寵益渥、及長善弓馬、賴朝擇親信有武幹者衞寢室、朝光與焉、出入莫不隨從、文治中從賴朝征藤原泰衡、泰衡遣兵守熱借山、朝光意欲先登、密至山下、與畠山重忠等先嘗敵、大軍乘之、敵兵敗走、進攻其城、朝光等殊死戰未決、朝光及

宇都宮朝綱豫遣驍勇七人、乘夜潛出敵後、登高丘讙呼連射、敵兵以爲大軍夾擊、驚愕大潰、朝光追斬其副將金剛秀綱、賴朝嘗召諸源及千葉三浦諸將朝政朝光等、親抱子實朝囑之曰、此兒吾所鍾愛、卿等戮力輔翼之、及賴朝薨、朝光深感殊遇、不忍復立府朝、欲爲僧資其福、以其有委託之命未果、一日衆中微啓其端、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梶原景時譖之、賴家惑焉、遂欲誅朝光、阿波局密

告朝光、朝光大懼、諸三浦義村計議、義村乃率其同列與朝光連署、劾景時以訴其冤、景時遂獲罪、而朝光得免于難、和田義盛之亂、朝光與佐佐木義清等屯大倉拒之、義盛不得過而退、（東鑑）寛喜元年、敍從五位下、爲上野介、（關東評定傳、結城家譜）嘉禎初爲評定衆、無幾辭之、幷辭上野介、薙髮法名日阿、（東鑑、關東評定傳、結城家譜）還居下總、三浦泰村之亂、出兵援幕府、旣而至鎌倉見北條時賴、語及其事、因敍與義村

有平生之舊、哀惜淚下、且曰、我若在鎌倉、不使泰村至此極、時賴稱其忠厚、及論將士功、僉謂朝光不宜賞也、時賴以爲朝光失言、適足見其忠朴、今以微嫌不賞勳舊、恐虧政體、乃賜小鳥莊、（東鑑）建長六年卒、年八十七、（東鑑、關東評定傳、結城家譜）稱稱名寺、（結城家譜）嘗從賴朝落東大寺會、僧徒以事與護卒忿爭、梶原景時諭之、接待倨傲、僧徒益怒喧鬧、賴朝乃遣朝光、朝光敬跪加禮、辭理切當、僧徒竦聽乃定、（東鑑）子

朝廣、朝俊、時光、重光、朝村、結城家譜朝廣稱七郎、敍從五位下、歷檢非違使左衞門尉、上野介、結城家譜、東鑑爲大藏權少輔、敍正五位下、尊卑分脈承久之役、與北條朝時、自北陸道進戰越中般若野有功、明年將軍藤原賴經、簡兵直府朝廣預焉、東鑑嘉祿中有詐稱僧公曉者、作亂於陸奧白河、朝廣與淺利知義擊平之、東鑑脫漏朝俊稱平方四郎、時光稱寒河四郎、皆爲左衞門尉、重光稱山河五郎、結城家譜、尊卑分脈亦爲左衞

門尉、補檢非違使、尊卑分脈朝村稱綱戶十郎、結城家譜、尊卑分脈任阿波守、結城家譜朝村善射、嘗從賴經朝京師、遊關白道家第、有籠鳥適逸、集庭樹上、賴經令朝村射之、朝村乃削虛骲箭、射中之、鳥入骲中而不傷、衆皆嘆賞、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　校

將軍家臣三

佐佐木秀義 子定綱 定綱子信綱 定綱弟盛綱 盛綱弟高綱

佐佐木秀義稱源三、東鑑 其先出自敦實親王、親王生雅信、賜源姓、雅信生參議扶義、扶義嘗爲近江守、生兵庫助成賴、尊卑分脈、參取佐佐木系圖 成賴居近江佐佐木莊、生章經、章經生經方、經方生季定、季定生秀義、稱佐佐木三郎、初秀義年十三、左衛門大尉源爲義約爲父子、印本尊卑分脈 保元之難、從義朝攻白河殿、保元物語 平治之亂、屬源義平、與鎌田政家等十六騎拒平重盛軍、既而義朝兵敗東奔、追兵甚迫、秀義力戰卻之、平治物語 義朝既死、秀義還鄉、不肯

屬平氏、遂奪所管地、率諸子赴陸奥、將依姨夫藤原秀衡、路過相模澀谷莊、司平重國愛其驍勇、留不遣、以女妻之、寓澀谷二十年、生子義清、先是源賴朝配在伊豆、秀義遣子定綱盛綱候問不絕、治承四年、以仁王傳檄諸國討平氏、軍破時大庭景親還自京師、密招秀義曰、余在京師、面相國幹臣藤原忠清、忠清披一封書語余、是長田入道所告北條四郎比企掃部允等奉伊豆流人源賴朝謀反、事非細故、自高倉宮首事、我相國欲按治諸國源氏、而此書適至、不可不速白相國也、景親與君有舊、故泄所聞、聞賢郎與賴朝相周旋、宜及時改圖、勿偕禍敗、秀義謝而歸、卽遣定綱告之賴朝、賴朝因速舉事、定綱及弟經高盛綱高綱等首建戰功、東鑑 壽永三年、平田家繼等起兵于伊賀伊勢、爲平氏聲援、襲大內惟義、轉入近江、秀義發甲賀郡兵、邀于大原莊、隔水互射、家繼等盡銳進攻、秀義冒陣

督戰中矢而斃時年七十三從兵憤惋濟水奮戰惟義來合擊敵走之(東鑑、源平盛衰記)子定綱、經高盛綱高綱義清經高自有傳、

定綱稱太郎(印本尊卑分脉)客居宇都宮往來澀谷省父秀義命定綱往伊豆告大庭景親語於賴朝賴朝喜曰我將建義事已聞于京師料平氏必使目代平兼隆及大庭景親擊我我將先彼襲擊本欲召汝兄弟幸而適至宜留在此而召諸弟(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定綱請還取甲

冑與諸弟俱來賴朝乃戒日遣之且附書幷召澀谷重國重國不至定綱率諸弟來赴會秋潦道不通後期一日賴朝以爲重國方事平氏恐事漏洩意頗悔之翌日定綱與諸弟偕至定綱經高乘羸馬盛綱高綱步從賴朝見其艱苦深賞忠款曰遲汝等來故今曉不襲敵卽夜與經高高綱從北條時政襲兼隆賴朝留盛綱及加藤景廉自備兼隆黨堤信遠驍勇別居山木宅北時政遣定綱經高高綱襲之信遠家兵發矢禦之定綱兄弟力戰斬信遠還入時政陣俱擊兼隆敗之(東鑑○長門本平家物語信遠作兼行)石橋軍敗賴朝奔竄箱根山謝遣將士定綱盛綱高綱匿重國家(東鑑、源平盛衰記)賴朝擊佐竹秀義定綱從攻金砂城累功爲左衛門少尉補佐佐木莊地頭(東鑑)建久初爲近江守護先是佐佐木莊租入充延曆寺千僧供料遭水潦多逋負僧徒遣日吉社宮仕奉神鏡入定綱宅誅責暴急擊破門牆侵辱

奴婢放火傍近民屋時定綱在京師子定重忿怒麾兵禦之傷宮仕二人僧徒誣奏定重放火斷橋縱騎扼歸路殺傷甚多乞得定重父子兄弟甘心(參取玉海、東鑑)又許賴朝朝議處父子遠流繫下手者于獄僧徒固請不已奉日吉神輿詣闕凡延曆寺所請累朝曲垂優容賴朝以建義勳舊多方營護然力不能得流定綱于薩摩子廣綱于隱岐定重于對馬定高于土佐僧徒猶不慊意固請殺定重不得

已斬定重、梟首辛崎、四年定綱等遇赦、皆歸鎌倉、賴朝又以定綱爲近江守護、悉復食邑、東鑑子廣綱、定重、定高、信綱、廣綱及定重子久綱、自有傳、

信綱任左近衛將監、東鑑、關東評定傳、遷右衛門尉、關東評定傳、佐佐木系圖、承久三年從北條泰時至宇治、遇大雨、河水暴漲、官軍撤橋、引大絙水底、以遏東軍、泰時欲諸軍齊進、乘銳決戰、乃斂衆而退、使柴田兼義往偵、兼義得水淺處歸報、

泰時便命兼義及春日貞幸先渡、信綱在傍聞之、乃隨兼義、問其所、兼義不答而進、信綱馳馬繼之、兼義馬畏水不進、信綱拔刀斷絙而進、遂得先登、參取東鑑、承久記、轉左衛門少尉、爲檢非違使、近江守、以功補近江守護、東鑑、關東評定傳、佐佐木系圖、兼數所地頭、東鑑、敘從五位上、爲評定衆、薙髮法名虛假、東鑑、關東評定傳、佐佐木系圖、屛居高野山、東鑑、關東評定傳、仁治三年卒、○關東評定傳爲二年、子重綱、高信、泰綱、氏信、佐佐木系圖、重綱宇治河之戰

年十五、攀父馬尾、泅而涉河、抵中島、承父命使于北條泰時軍、往反將命、時人壯之、參取東鑑、承久記、高信任左衛門尉、嘉禎元年監修勢多橋、發高島郡民丁、郡有日吉神人雜居、延曆寺僧徒攺補其數人、及發攺補者請免公役、高信吏不聽、至與神人忿鬭、於是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訴之、朝議流高信于豐後、東鑑、豐後據百錬鈔、泰綱任左衛門尉、印本尊卑分脈、補檢非違使、爲近江守護、任壹岐守、東鑑、印本尊卑分脈、

嘗與澀谷武重番直幕府、泰綱稱武重爲大名、武重怫然以爲調己曰、我今不列大名、然家祖澀谷莊司實厠大名之列、足下曾祖流離之日、嘗衣食於我門、而今子孫見爲大名、何得高自矜持而侮人哉、泰綱曰、日者源氏之衰、關東將士皆款附平氏、雖足下祖莊司亦不能獨立、我曾祖獨抗節不回、去歷世所傳佐佐木莊、率諸子僑寓相模、莊司以女妻曾祖、結子婿之分、則亦非不齒人類者、況及

右幕下創覇圖、與諸子建殊勳、凡弟五人補十七國守護任、檢非違使則昔日流落、何足爲恥、武重語塞、泰綱爲北條氏所親信、子賴綱加首服于時賴宅、幕府上佐來會行禮、氏信任左衛門尉、遷對馬守、（東鑑）曾孫高氏自有傳、泰綱氏信子孫聯綿世至國司衛府（佐佐木系圖、印本尊卑分脈、）定綱弟盛綱

盛綱稱三郎、年十六謁源賴朝于配所、賴朝命安達盛長加首服、（佐佐木系圖）賴朝起兵之初、

從軍有功、壽永三年源範賴擊平氏于西海、平行盛據備前兒島、範賴聞之、棄舟至藤戸、敵屢揚扇招之、範賴軍阻水不得濟、盛綱求一漁者訪淺處、漁者曰、上弦在東、下弦在西、卽夜與俱濟、竊立標還、○（諸本平家物語云、盛綱恐漁人告淺處于他人、殺之滅口、）明日敵又招之、盛綱與數騎躍馬入海、範賴懼其沒溺、使人遏之、盛綱爲不聞而進、諸軍相繼濟、擊走行盛、（源平盛衰記○本書及平家物語共以此役係九月、然據東鑑則範賴以十月至安藝、此役在十二月、而不載範賴事、且據明年正月賴朝與範賴書、則盛綱不在範賴麾下、而本書云盛綱屬範賴攻兒島、恐誤、然無他書可徵、姑從本書、）賴朝手書奬勸曰、自古亂河者有之、未聞騎馬渡海者、眞希世之武功矣、（東鑑）因賜兒島、（源平盛衰記）累功補左兵衛尉、爲伊豫守護、食邑越後、賴朝薨、薙髮法名西念、及賴家嗣職、寵待稍衰、坐事奪食邑、建仁元年越後人城資盛反、佐渡越後兵討之不能克、幕議以爲將領非其人、賴家命盛綱擊之、時盛綱在上野磯部、書至、適在門外、卽上馬揮鞭

而發、從士不遑束裝、倉皇追隨、諫其輕易、盛綱曰、吾聞天慶中平將門反、宇治民部卿爲追討使、方食詔書至、拋箸入朝、賜節刀、不還家徑赴東國、是勇士之所尚也、乃倍道兼行、三日到越後鳥坂、遣使諭告不聽、於是將越後佐渡信濃兵傳城、盛綱子兵衛尉盛季先登、海野幸氏爭先、盛季從兵攬轡止之、盛季乘間先登、幸氏繼進、城兵殊死戰、盛季幸氏竝被創、資盛姑坂額多力善射、藤澤清親射

中股、遂擒之、資盛敗走、城陷、子信實、盛季信實稱加地太郎、父盛綱與賴朝爲雙陸戲、信實時年十五、陪側觀之、工藤祐經後至、抱遷信實代居其席、信實色變、起而飛礫中祐經額、血流汚衣、走出不知所之、賴朝怒使盛綱追索不得、盛綱謝曰、永絕父子之恩、不傳立錐之地、賴朝曰、汝須造祐經謝罪、盛綱曰、臣與祐經本無怨讐、今以兒故屈膝儕輩、非勇士之意、願賜幕下寬譬以慰祐經意、賴朝然

之、遣使諭旨、祐經曰、原事所起、臣之過也、童子所爲、固無纖芥、況盛綱無所支梧乎、事遂得解、信實薙髮法名西仁、後被赦事幕府、承久之役、從北條朝時由北陸道入京師、參議藤原信成兵河勾家賢據越後加地莊願文山、信實擊敗之、林石黑等望風而降、東鑑盛綱弟高綱

高綱稱四郎、驍健有膽略、依姨在京東吉田、稍長欲事平氏、既而歎曰、家大人與六條判官約爲父子、世均骨肉、吾豈執役仇家哉、聞賴朝起兵、辭姨赴之、無由得馬、贏縢履蹻、至近江野洲河、天未曙、道路無人、有農父牽馬過、高綱假而騎之、濟河直去、馬主將大叫呼、高綱恥得賊名、殺馬主而去、遂謁賴朝于伊豆、石橋軍敗、賴朝逃于杉山、道路巉險、不得前、大庭景親躡後垂及、賴朝將射之、高綱曰、從者尚在、君何輕鬬、宜速去、臣請假君姓名而當敵、乃取弓矢、自稱賴朝、呼曰、東國武士、

世臣屬源氏、汝曹跨馬迫近、何無禮也、乃射敵馬、馬斃蹊塞、敵欲除去之、賴朝得間脫走、高綱與定綱力鬬數合、遂卻敵、追及賴朝、賴朝大嘆賞之、源平盛衰記壽永三年討源義仲於京師、賴朝有二良馬、曰生唼、曰磨墨、生唼最駿、弟範賴及寵臣梶原景季欲得之、賴朝靳而不與、以磨墨賜景季、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勞之曰、吾謂卿徑向京師、不料至此、曰、臨戰陣者、不期生還、願生日一得趨謁、且親受

指揮以竭驅馳之力、自發鄉里三日到此、馬
既疲頓、欲就親故丐之、然方今人人自備、竟
不能得、故等輩皆發、臣獨未行、頼朝曰、義仲
聞大軍至、撤宇治勢多二橋以拒我軍、卿能
先登乎、對曰、臣生長近江、宇治河深淺廣狹、
諳熟久矣、先登固臣之任也、頼朝乃賜生唼
曰、此吾所深愛、今特與汝、向者蒲冠者梶原
景季皆請之不與、汝當識此意、高綱大喜、拜
謝曰、將軍如聞敵未敗而臣既死、則是爲人
所先也、如聞臣生存、則宜知其能踐前言、於

是倍道兼行、至浮島原下馬、使馬卒數人牽
之、景季見之忿怒、欲刺高綱、當道而俟、高綱
望見目語從騎曰、景季不能得生唼、將洩憤
于我、嚮者將軍所諭、殆爲此也、爭馬共死、不
特無益、亦可媿焉、我將以温言慰之、然事未
可測、汝等竊備焉、語未畢、景季果問曰、君得
賜生唼耶、高綱和顏曰、適從近江來、馬病無
副、欲就公厩借之、然吾聞磨墨既賜君、生唼

則君與蒲殿屢乞不獲、君等猶然、況高綱乎、
故誘馬卒盜之耳、他日如蒙咎責、請幸營救、
景季以信然、意釋、俱抵宇治、義仲遣其將根
井幸親楯親忠禦之、撤橋、水底布鹿角、引絚
以梗馬足、高綱兵鹿島與一善泅、沒水底竊
撤之、然雪消水漲、諸將未能涉、高綱景季單
騎自小島崎徑進、投于河水、爭先、景季先于
高綱、高綱紿曰、子馬肚帶緩、景季謂信然、更
約肚帶、高綱乘間截流、大呼先登、畠山足利
三浦之徒相繼而濟、幸親親忠敗走、逐北入

京師、與義仲戰于六條河原、破之、從義經見
法皇、源平盛衰記 累功爲備前安藝等七國守護、
源平盛衰記、佐佐木系圖 任左衛門尉、東鑑 初頼朝之逃于
杉山、謂高綱曰、我今日獲不死、實汝之力也、
我如得號令天下、必分其半與汝、及討義仲、
又曰、事平必踐前言、至是高綱以爲賞薄怨
之、源平盛衰記 薙髮入高野山、東鑑、源平盛衰記、佐佐木系圖 建
仁中延暦寺僧徒據金子山相攻、經高盛綱

奉敕擊之、高綱子重綱從焉、將發、高綱聞之往見二兒、且說兵略、熟視重綱、久之無言、二兒在側、盛稱重綱武幹、高綱曰、不然、甲冑欲輕、弓矢欲短、便驅馳故也、山上坂本用步兵之地、今重綱厚甲大弓、器不稱身、欲免死可得乎、重綱果敗死、東鑑 高綱弟義清稱五郎、居相模大庭、尊卑分脈 娶大庭景親妹、源平盛衰記 依外祖澀谷重國、東鑑 石橋之戰、屬景親軍攻賴朝、賴朝匿杉山、義清與景親追之、兄高綱讓曰、

我父與六條判官約爲父子、世與源氏款密、汝獨離父兄、執役敵軍、盍自知愧、義清不答、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 後被擒、幽于盛綱家、以父兄故被釋、事幕府、東鑑 爲隱岐守、東鑑、尊卑分脈、 玄孫鹽冶高貞自有傳、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三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07
SS号=14664007